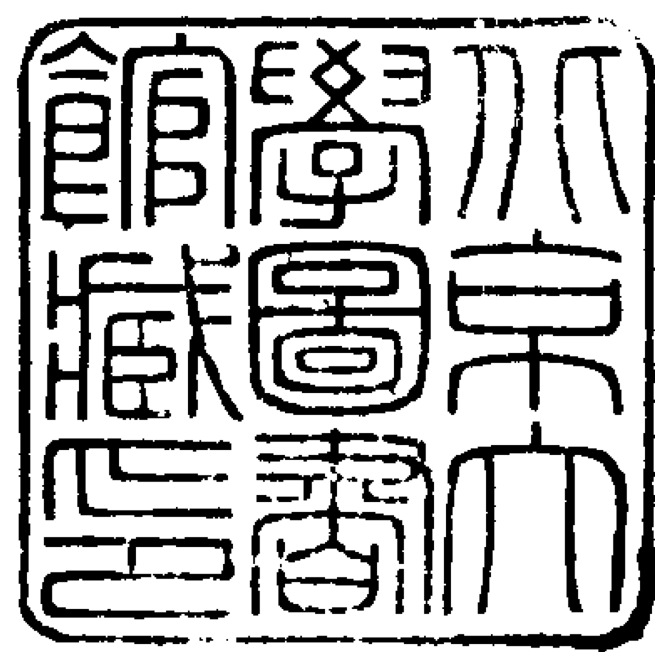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

齊魯書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



37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 孫言誠
鮑時祥
賀偉
封面設計 王悅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全三十七册 索引卷一册）

整理者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
出版者
發行者 齊魯書社
印刷者 江蘇省金壇古籍印刷廠
開本 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十六開本
印張 一九一〇
字數 二一〇〇萬字
版次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三〇〇套
書號 ISBN 7-5333-0550-7/Z·42
定價 人民幣二萬圓

霜崖集一卷 道光己酉刻本 劉啟瑞

明謝元汴撰元汴字梁也澄海蓬洲人少孤家中落元汴以孤子奉母性至孝能承母意下帷讀祖父書經史之外兼及莊騷百氏其所為詩文奥博權奇有不可一世之概雅與其為人相稱崇禎壬午舉于鄉癸未公車至白下聞河北道梗遂由鎮江轉蘇杭遊虎邱西湖而歸是科以中原寇亂各省舉子到者寥寥改于八月會試元汴欲成名以博母歡趲程再赴禮闈成進士以念母請假遄歸明年五月聞闖賊陷京師北向慟哭方往來觀變會土賊黃海如陷澄海蓬洲適當賊衝不能歸遂由揭陽至郡城城門晝閉縋而入有舊僕至始知妻劉罵賊死家人分竄有鄰俠護其母至南澳得脫時土寇充斥路絕行人八月間道走漳州迎母僦屋居焉元汴不意數月之間國破家亡憂時念亂形諸咤叱母知其意勗以大義乙酉六月南都覆沒唐王監國福州元汴投袂而起辭母趨赴天興九月以明黨策稱旨授兵科給事中元汴起自單寒性戇直不能隨時俯仰所進六太息疏

侃侃數千言指斥時弊與時局大相鑿枘十一月奉差宣慰兩粤充冊封二藩副使便道奉母回潮丙戌二月至端州蒼梧行冊封禮三月至桂林時有逆紳附賊者希鄭芝龍意織款劾元汴革職還潮聽勘九月唐王殉國汀州十月桂王立于肇慶丁亥大兵定廣州王走桂林戊子二月總兵李成棟叛附桂王迎王還駐蹕肇慶七月潮鎮車任重之變潮州大亂元汴幾不免脫身至廣州十二月至肇慶謁王復授兵科給事中連上十事四議諸疏皆直言時務鑿鑿可見諸施行而時事孔亟諸道援兵皆潰贛水殘山勢難終日元汴鬱鬱不得志己丑五月奉差平遠募兵為廣州聲援大兵再定廣州桂王由梧州奔南寧遂入安龍兩粤以次悉定元汴奉母避地轉徙于興寧長樂間至豐順僑居大田授徒養母不復與世事相聞亂定奉母還居郡城母卒棄家披緇流寓澎湖臺灣後不知所終集中有弔黃道周陳子龍揭重熙張家玉諸公殉節詩蒼涼悲壯精悍之色猶存局睫他著作多散失惟制藝及奏疏與放言詩集存學者稱

為霜崖先生云云此馮奉初撰傳所稱也此集亦為馮奉初所定訂者見於馮氏題辭略謂予向讀給諫制藝而奇之欲考其為人而府縣志不詳備且按之時事不合曾使人至給諫故里求之則子孫他徙墳墓碑碣無存耿耿於心者數年後有不知誰何之老者欣然攜書卷投於書坊主人主人知其名家藏稿也轉以授城南林孝廉恒亨孝廉閱其書即給諫集也予聞之驚喜索觀則詩古文皆全書筆瘦勁塗乙紛錯宛然作者手迹考其行皆烈士高人之行讀其

文皆忠臣孝子之文為之肅然起敬嗟乎求之數年遇之一旦豈文章顯晦固自有時歟抑老者何人顧欣勤若此殆忠貞之氣瑰瑋之文不容磨滅有為之呵護者故二百年聲銷影熄之後其光氣騰達終不可遏抑歟是誠足寶也已云云馮氏表潛闡幽之功於是可知矣惜乎集中所存僅文一卷不及詩什非全豹也至於文之若何見於梁佩蘭序梁氏謂其愈瘦愈勁愈削愈刻愈奇愈放愈幽愈老而總之愈嚴其推許可謂甚至梁氏為嶺南三大家之一素不輕許人而推崇若是是則霜崖文之若何可知矣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馮奉初撰傳

瞻六堂集一卷　道光己酉刻本　劉啟瑞

明羅萬傑撰萬傑字貞卿號膺菴鄉人私謚曰文節
先生年十八登崇禎庚午舉人甲戌成進士甫釋褐
丁外艱服闋改行人司行人兩奉册使封吉荆二藩
庚辰名對便殿給筆札問修練儲備四事敷奏無諱
深中時艱隨擢吏部清吏司尋轉員外郎時冢宰鄭
三俊力澄銓政以公正直不阿破格畀以選事公一
矢公慎請託不行任事一年後以内艱歸里值揭邑
祲倡境内殷户出糶全活甚衆甲申三月北變耗至

輒慨然起憤不欲生會南都舉號盡廢其家産約同
志勤兵勤王已聞朝政日稗將驕兵悍上下嬉逐無
度乃聲咽氣塞徵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不就散諸
勇健痛哭入山結茅於埔陽之雙髻峯林樓谷汲日
習枯禪時有同里被難諸生祝髮稱語山者相與酬
唱詩歌於煙嵐竹樹中三十年絶口談世事足不履
城市雖家人父子邀如隔世興朝定鼎海宇廓清簡
求遺逸當道爲具薦牘敦勸出山公有卻聘詩云竹
馬迎來冬日溫條風遠拂隴頭村首陽亦屬周疆里

敢道食薇不是恩又云一掃浮氛今已清幾家雞犬
月中行道人只合孤峯頂卧聽康衢擊壤聲著作殊
多卒逸其稿疾革遺命題碣曰明龍山樵夫之墓以
自志其躬丁厄運忠孝未純云云此族孫濬撰家傳
所云也案傳既稱其工詩是則當與文疏共爲一集
而此僅存文與傳云不合又卷首有沈歸愚序亦稱
其詩之造詣甚高不及文疏蓋本有專集行世詩文
合爲一帙此乃潮州耆舊集删訂之本祇存文而不
及詩也其文多有關世道人心如貞社序敬社序等

率以崇道爲言而疏文炳烺尤有功於社稷馮奉初
評是集亦甚推許畧謂余嘗讀鄭忠節宛在堂集其
表疏多連及吏部語蓋吏部當甲申國變後不忘明
室嘗欲與郭忠節募兵同赴國難既而棄家行遁祝
髮空門與澄海謝兵科元汴同時同志兵科當唐桂
二藩監國猶一再出山崎嶇戎馬而吏部沉機自廢
前不受南都副憲之召後復卻興朝當道之禮決然
一往鹿豕同群與密之魚山諸遺老遥相應和余嘗
過荼陽至盤湖寺訪吏部當年遺事猶有能道其髣

幽者空山寂歷，時若有黍離麥秀之遺響，颯颯乎出於其閒，不禁擊節沉吟，太息不能自已。存稿一卷，風神秀朗，不露抗忿焦殺之音，蓋身世滄桑之感，已消融於三十年貝葉經聲中矣。小雅怨誹而不怒，讀是集者當於筆墨外求之，是蓋深知萬傑者，宜乎為之唏噓弗置也。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羅濬撰家傳

太阿秋水集不分卷亦川詩鈔不分卷 家刻本

劉啟瑞

丹陽於震撰。震字亦川，武諸生，乾隆乙酉南巡名試二等。先是制府薩公、學使莊公錄送南巡名試，以誤入擡子幾罷試，後內臣鈐小印始獲免，竟列二等。後客死海陵城外，宮惺持為立石，題曰丹陽詩人於亦川之墓。著有太阿秋水集、亦川詩鈔，即此本。其詩骨力開張，格調宏亮。評見於京江耆舊集，畧謂亦川七言律骨力開張，格調宏亮，幾入七子堂奧。流寓海陵，羅老薑、葉儕雪極相推重，一時學詩者多從之遊，於此可証。然律詩而外，其他諸體亦率類是，如昌化大溜歌，即其一例。詩云：唐昌地軸盤天高，帶以古縣群山包，山泉萬道向空落，奔騰爭赴錢塘潮，灘迴石出鼓其勢，盤渦往往妨行橈，我來三月水正發，行船半在山之坳，於潛漁潭五六里，晝抵半道夾中宵，撫膺悵然坐不樂，蒼茫萬緒紛煎熬，舟人倚舵向余笑，君乎乃未經風濤，前途咫尺達大溜，令人涉之朱顏凋，乍說與君或不信，明發鼓曳看吾曹，半夜枕邊萬雷

發地維劃斷天根挽熊咆兕鬥下河岸百谷競沸千
崖號披衣欲起筋骨顫傒忽逢背揪陰飈馮夷怒鞭
雪山立排空倒瀉星辰漂中流巨石列奇鬼挺戈壁
立爭相鏖纔夫挽船觸石上擺磨無計凌嵁嶢巉嶢
船頭仰天泊魂魄坐卧懸猿猱晨風吹水勢益烈崖
垠及走迎船梢舟人衆呼負船起叫呼直欲窮青霄
砉然船騰浪腹出忽登天上相招摇俛視萬檣短於
笴浪底猶自喧群艑始信舟人不余誑買魚沽酒酬
其勞我借扁舟過三峽巫峰十二煙嵐消杳然遐渡

無所苦胡為人世傳喧嘵祇緣杜老擅高詠意氣遂
與山川豪此灘雖險頗奇特涵虛亦自瀅秋毫匝岸
崩崖插天秀可作雷雨興蟜蛟奈何道路屈僻遠千
秋記載空寥寥洒闌泊船獨欹枕緣窗仿彿談山魈
偶閱君言故相慰名勝安得終藝蒿乾坤夷險境不
一聲名顯晦隨其遺精靈歲久必有託君言無乃多
牢騷焉知造物非有意遷汝萬古幽光標氣勢雄峻
波瀾壯瀾方之律詩各不相讓淮海英靈集評其詩
謂秋水雅好騎射性情豪邁時人以徐文長比之群

雅集亦云亦川負才任俠坎坷終身藝苑惜之所為
詩雄秀沉鬱得力少陵吾郡布衣七人毋徒冷士嵋
余京鮑皋金壇潘高禹柄溧陽彭桂丹陽則亦川皆
卓然可傳者又寄心盦詩話亦云亦川抱長才有任
使氣而終於武諸生未得建白殊可惜也詩識力俱
起聞名試之前日為舟子誤挐舟至擋子內不得出
與舟子爭語內臣知之訊為何人亦川云乃召試誤
入者問何憑曰有憑即探懷巡撫文示之內臣扯碎
欲擲亦川出內一大臣曰人家辛苦至此將以何憑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報名耶內臣遂取小印押其所碎文曰持此去當報
名無誤也後閱卷者列為二等上然之不改各家所
評均稱其詩蓋其識力俱超不同凡響雖云武生而
造詣若是宜各家稱道弗衰也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曲阿詩綜

國朝正雅集

東江詩鈔十二卷 康熙丁酉精刻本 劉啟瑞

太倉唐孫華撰。孫華字實君，居東港，別號東江。東港者城中斷渠，不容刀，而東江則震澤分流入海三江之一也，即小思大，因居願人指東港而細東江，自命可知也。九歲織纂先生顧麟士見而奇賞之。十七歲補博士弟子員，三年而試恆為諸生領袖。時復社餘波判而派曰慎交社、曰同聲社，各植門戶主壇坫，未定誰雌雄。自先生入慎交社，而壁壘一新，斬將搴旗，莫敢與爭鋒者。里中張氏有學山園，邸第絕勝，主人延館園中。康熙初年，文風始變，操選政者無慮數十家，坊賈爭請刊布，牟利。先生乃裒名流傑構，丹鉛而評騭之，為學山園選本。自學山園本出，而諸選悉廢。業科舉者人抱一編，若金鍼寶筏，熟其程度，取青矜登上第猶掇之也，而先生顧浮沉諸生中且三十年。有試入場屋，晦不欲人知，鄰舖生有問字者竊窺卷端，見籍貫姓名，大驚曰：此唐夫子耶。傾號聚觀，羅拜請教，益乃散去。年五十一，始以明經貢入太學，丁卯舉京兆試，明年捷南宮，年五十有五矣。先生於書無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一

所不讀，而尤邃於史學，以文章經術，久負海內盛名。顧不屑屑於聲律間，雖偶有題詠而流傳者絕少。晚歲需次京華，乃舉平日學問之所積，沈浸穠郁，而一發之於詩文，質相宣，正變迭奏，軒軒霞舉，其標置在少陵、義山之間，而尤於玉句為近。一時之詞客騷人莫不奉敦槃進也。史稱高達五十始為詩，而詩即工，說者謂達夫之詩在五十以後，而達夫之學在五十以前。嚴滄浪固云：詩有別才，有別趣，而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東江論詩，以為學問性靈缺一不可，有學問以發抒性靈，有性靈以融治學問，而後可與言詩，豈非橫截衆流，獨標心印，與嚴氏言若合符節，而為談藝家之金丹大藥乎。先生授朝邑宰，行有日矣，會大臣有以閎博薦者，改京職，嗣以考功郎典浙闈試，所摸索皆名下士，偶緣他事左官，遂堅卧不復出。生平不服藥，亦無疾苦，年逾九十乃終，蓋詩人之令名而壽考者也。此鄭方坤所評也。沈歸愚國國朝詩別裁集，時亦選孫華詩入錄，並加評云：東江勤於學殖，不重綫冕，歸田後與二三老友登臨醼飲

有香山洛下之風，至九十餘乃辭世，生平固天爵自尊者也。論詩謂詩必有為作，每與史事相表裡，故其詩不趨高超，專崇質實，皆其言有物者。咏門神詩偶然戲筆，而外間傳誦，和者紛紛，毋乃採驪龍而專取鱗爪耶云云。沈氏所評，証之鄭論，亦殊相合也。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太倉州志

清

九柏山房詩十六卷　嘉慶十七年遂初堂刻本

劉啟瑞

陽湖楊倫撰。倫字西木，乾隆四十六年進士，官廣西荔浦縣知縣。倫博極群書，早傳聲譽，生平論學以不欺為本，德氣溫醇，望而知為儒者。晚主講江漢書院七年，門下多尊信之。詩得力於少陵，與孫星衍、洪亮吉、徐書受輩唱酬最富。所著杜詩鏡詮二十卷，王昶謂其能照見古人心髓，足與朱鶴齡相上下。時袁枚論詩不分唐宋，倫謂高卑升降繫於世風，學者當戒歧塗，慎趨向，唐宋不分，其論殆未公云。有九柏山房集，即此本，凡十有六卷。其詩取法三唐，專宗少陵，雖洪北江詩話謂楊大令詩如臨摹畫幅，稍覺失真，譏其擬仿少陵未能盡似而且失真，但較之別家，實稱佳勝。其古體善者，如黔羊峽篇云：江流日奔騰，聲過如萬弩，偪仄驚入峽，程途此驚阻，林莽交蔽黑，不復辨子午，高崖坐群猱，垂臂引客語，梢出向靈山，微陽竊初吐，人家嵌石壁，如蠣未可數，沿塘種木棉，插棘防猛虎，月起聽蠻歌，誰知我心苦。其近體善者，如登

越王臺詩云移檄三閩霸業開龍川老令亦雄哉拒秦初用任囂計謝漢能知陸賈才運去樓船收國𡑞年深越浦剩荒臺時平極眼無邊徼萬里方看海舶來其古近體詩均仿少陵縱未盡似而神韻似之其他各什亦復如是吳會英才集評其詩謂楊進士博極群書早傳聲譽與孫淵如洪稚存徐尚之輩倡酬最富適年主講江漢公餘談讌出觀所著杜詩鏡詮知其得力於少陵者深矣亦稱許其摹杜而西禾辨袁子才論詩唐宋不分之語尤爲世人析服寄心盦詩話云隨園論詩不分唐界宋楊西禾大令論詩則云高卑辨詩派升降繫世風唐宋界不分此論殊未公譬如王者責被服垂山龍𨺩臺有十等豈可比而同得毋所習偏護短處見攻歧塗慎趨向學者乃得中法藏推正眼吾取滄浪翁此論似攻袁說余謂詩關情性不離一真字真則可唐可宋能令久傳不真則隨時消滅千古以來不少具眼當於真與不真辨之亦推崇西禾之說蓋詩道演變代各不同唐之不同於古猶宋之不同於唐烏可論詩不分滿案詩道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袁氏奮其肥說鼓簧欺世苟無西禾之言則詩道凌亂不可言矣是則西禾衛道之功甚鉅又豈僅以詩工哉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常州府志

近青堂詩集四卷　家刻本　劉啟瑞
江都卓爾堪撰爾堪字子任一字鹿墟為明少司農
敬之後人嘗輯忠貞公忠節錄二卷幼學擊劍挽五
石弓年未二十從李文襄公之芳南征閩逆鹿墟為
右軍前鋒摧堅陷陳身被數創猶居士卒先從軍七
年以母病乞歸既遭母喪遂不復出席門委巷賦詩
學古與宣城梅定九曲阜孔東塘黃岡杜茶村同郡
張山來吳薗次納交倡和仲弟子厚客死粵東以其
喪歸以未舉子遊吳越納妾蔡雛文蔡能詩以詩聘

之鹿墟于思大腹壯遊四方遼江荊衡皆所遊歷又
嘗航海數千里經普陀蓬萊觀海市故其詩多雄奇
慷慨之音李文襄以為兩漢三唐之作著近青堂詩
集四卷即此本其詩古今體悉備而尤以古體勝集
中如從軍行還家吟寧羌將軍行行旅怨雪行烏龍
江詩戰士骨詩等並慷慨激楚淒涼悲壯而要以從
軍行為最詩云門外戍行李門內辭高堂恐傷阿母
意不敢更戎裝阿母方進食阿弟繞母牀阿妹進脯
脩新婦捧壺觴牀下從軍子一拜淚千行阿母投箸

起兒心沸如湯佩兒湛盧劍解兒芙蓉裳為兒從容
言從軍貴飛揚生當畫麟閣死當為國殤述慈母之
愛骨肉之離一片情真渾然欲涕其他諸什亦多類
是阮元淮海英靈集評其詩略謂其佳句如宿紫陽
寶乘寺云古殿鐘清山鬼拜危樓月滿夜烏啼送人
詩云繫馬歌嫌三疊少戀人心覺一官輕方園詩云
遠烟村路白多樹郡城青憶弟云嶺高迴塞雁江遠
斷春潮送梁五檠云鷺鷗思舊侶貔虎拜書生訪石
濤和尚云其尋前代寺偏倚夕陽樓送人見月云同

看千里月今夜二分明李文襄公之芳近青堂詩集
序云乙卯南征閩逆年家子卓子爾堪捧八閩制府檄
謁余于衢郡為右軍前鋒余壯其書生而能為灌夫
未幾有桃花嶺常山五山并壓潮源口諸險之役爾
堪果摧堅陷陣身被數創猶居士卒之先惜未獲大
用而以母病乞歸卓氏忠孝有本自少司農敬殉建
文難其世家之忠孝節烈多昝爾堪少孤家中落母
老弟幼身之所繫甚重因不忍堅留遂其所請而去
越十年持所著詩近青堂集政于余格高法老氣靜

神閑其古詩近體而漢三唐也此真潛心學古者嗟乎遇不遇天也才不才人也人能有奇特之才則必有奇特之遇爾堪之不遇為親也絕裾而出嗌指而還孰劣孰優吾奇爾堪正不遇也國家優禮賢士至於巖穴立一代之言而播之清廟亦如立一代之功而註之丹書余正拭目而望爾堪也世必不許其徒考槃而老矣云云信能知爾堪者其評論亦至允也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揚州府志

貞一齋集十卷附詩說一卷 乾隆間刊本

劉啟瑞

吳江李重華撰重華別有三經附義已著錄四庫入經義總類事蹟並已詳前此則其詩集詩說也重華少承庭訓學詩出語即能越俗既從張匠門先生遊匠門故以詩自豪負笈者趾相錯顧於玉洲獨發起予之歎而何義門先生尤所咨賞葛稚川之歎元圃積玉沈范兩尚書之詠霧夕芙蕖其傾倒殆不是過玉洲既天才獨絕追與諸鉅公大人遊磨礪淫漓上下其議論而詩學益進水銀丹砂入其爐鞴皆成丹也么絃襍韻經其調和皆成樂也辭如時花婷如美女蓋其醞釀深厚而成就高格者金玉追琢既歷多年是以意餘於匠情深於文鏗鏘幽眇而自成一家言也玉洲家笠澤往來吳門日久而地故多詩社玉洲率後至酒闌燈灺每詩成衆口皆嘿而息既乃擊節狂吟拍案高歌僉謂固宜讓斯人出一頭地也洎成進士列侍從鋪陳雅頌淵涵金石益復出天入淵變化縱橫而不拘尋常應制體格極重焉既以細故

去官遂得以蕭閒無事之身肆其力於詩歌而又之蜀走棧道入劍閣經白鹽赤甲弔屈原武侯杜老蘇公遺蹟客山左登泰岱謁孔林觀登萊天風怒濤青紅海市諸幻境其留關中過秦漢之故都覽潼關之防衛望華嶽終南太白武功之形勝怪瑋奇傑之才有據之而無盡者信乎其為慧業文人而又獨得江山之助也已玉洲隨其令子視學齊魯於予有一日之雅竊嘗請益謂夫詩有三要發竅於音徵色於象運神於意三者缺一焉不可又謂詩之在人也其始油然而生其終詘然有節要惟六義為其指歸故凡冶艷流蕩與夫怪僻險仄之詞宜無復業效焉知是解者將旦暮遇之也是豈易與俗人言哉此鄭方坤國朝名家詩鈔小傳所評也証之詩集殊屬確評集中佳什要亦以登臨遊覽者為多如詠五丁峽詩云絕壑霧奇盡鬼工傳時便識五丁通雙崖翠影侵天合萬竅雲根入地空杜宇魂生迷鳥道蜀山蛇拔剩龍宮金牛縱被秦人誤開闢何曾讓禹功其詩雄深壯闊蒼莽浩瀚雖云一律勝於千百言賦矣方之鄭

評可謂確合沈歸愚國朝詩別裁集亦評謂玉洲天賦俊才後得匠門指授生平遊歷入巴蜀客山左留秦關經三楚登臨憑弔發而為詩嶔嶔歷落俱得江山之助宜足繼匠門而興起也詩話一卷或引而不發或金針度人可希風昌穀談藝錄云云沈評亦與鄭稱多相類且兼及詩説推許備至較鄭評又過之矣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蘇州府志

曇雲閣詩集八卷附錄一卷外集一卷詞鈔一卷音韻隨筆一卷　道光癸卯刻本　劉啟瑞

吳縣曹楙堅撰。楙堅字樹蕃，號艮甫，道光壬辰進士，官湖北糧道，遇事匪殉難，事蹟具詳清史稿本傳，著有曇雲閣詩集等，即此本。艮甫少失怙恃，浪遊南北，足跡遍塞外，歷滇黔，飽經憂患，故所為詩骨得於山川之助。世人常稱其黔山雜詠，幽峭奧拔，迴出塵凡。其第一首云：南出城鄉塘，記險從此始，山脈悉連絡，形若臂使指，又如駿馬足，一逸不能止，峭根拔地生，

危峯倚天起，光含朝暾紅，氣積暮煙紫，雲閒壁面削，雨過骨翠洗，行人望不見，下馬秋色裏，恍入秦中游，作詩媲子美。第二首云：行行大山凹，復至大山了，衆嶺鬱蜿蜒，深谷含嵯峨，頑石踞豹虎，攫人生齒牙，馬行穿細霧，鳥歸帶殘霞，岩樹夏生果，澗卉秋垂葩，村舍急雲碓，溪田翻水車，曠然清風來，吹我烏帽斜，落日滿墟里，排佪數人家。第三首云：修林不知暑，衆木吟寒蟬，山深抱嵐翠，秋色墮馬前，溪迴緣小橋，斷流鳴濺濺，隱約見禪刹，亭閣盛蜿蜒，山僧餉客茶，自煮山中泉，我欲訪精舍，落日催征鞭，荒墟暮煙合，獨數投村處。並險峻奇突，豪邁蒼莽，詩境既雄，詩才亦壯，然據寄心盦詩話，謂猶為少作，証之集中，誠然。至於壯歲諸篇，其造詣猶不止此也。王嘉祿評其詩云：艮甫幼而失恃，奔走四方，客滇中尤久，少歲悼亡，骨月之閒，備極愁苦，詩博涉古人門徑，尤推服東坡，瀾翻成誦，極摹仿之。其論詩也，喜功候老成之作，以刻峭真摯為主，故自為者亦然。至音之噍殺，意之悲哀，則食蘗腸苦，處境迫之，非無病呻吟者比也。又康伯山

詩話評云：昔王菊泉刺史聘艮甫主講胡公書院，繼又與修邑乘，艮甫以太學生坐擁皋比，手操史管，同學譁然，余與艮甫一見傾心，雖欲為曲解，勢亦有所不能，唯嘿爾而息，不爲左右之袒。如是數年，而艮甫之捷音至矣。又符葆森寄心盦詩話評云：艮甫爲國子生時，預修泰州志，文名日起，當時卿大夫盡折節下。官御史，以直諫聞。早歲客滇南，黔山吟云：陰崖不可狀，作意露奇態。都勻山行云：癡雲出其外，飛鳥不敢越。皆少時之作。壬子見於京師，云將欲歸休，未幾

官湖北道憲癸丑粵匪入武昌殉難詩有奇氣而情態最深摯動人云云三家所評皆能得其腠理並推許其功候老成情態深摯衡之篇什亦復信然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蘇州府志

述堂詩存二卷 焦氏刻本　劉啟瑞

江都郭嗣齡撰嗣齡字引年號述堂貢生郭光子居北湖黃珏橋與郭九成鈺玉同師事處士范荃荃于文無所不學以詩古文授九成以時文授述堂乃守師訓精研宋儒理學求先正文體從遊者至數百人中康熙辛卯科舉人乙未進士官松江府學教授雍正癸卯分校浙江鄉試卷時文尚駢麗述堂獨取古雅者爭元雖抑置第二至今稱之所著有述堂文集拾存稿若干卷時文稿最多有和滄懷玉論語全篇文一卷門人焦星若沛然刻之此詩集二卷亦焦沛然所梓據卷末跋語知嗣齡既歿詩稿多佚沛然為蒐拾之始得數十首合為是集故集中諸詩年次多紊有為晚作而列卷一者有為少作而列卷二者蓋焦氏梓時未能深考所致然闡幽存佚之功固不為不巨也集中佳什允以古體為勝如題松江童子張延年小言集詩云八歲小童子書卷不釋手更能運妙腕筋骨競顏柳字大徑如箕小亦圓於斗一時賢長令延致惟恐後親見落筆時驚歎曾未有複試以

小言錄心而編口我習聞阿翁交遊絕不苟閉户著名山校書窮二酉不謂陋若予翁竟許為友每服翁貽謀累積良孔厚是翁生是子造化豈其偶翁年雖予齊迴異予衰於日視兒詩文芳名不脛走才調既神奇器尤堪大受翁樂在天倫優游登上壽詩境雄淵詩氣磅礴雖云溢譽於童子然不失長者期許之意而詩之造詣甚深可為矩矱縱存者寥落然已足傳矣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揚州府志

樊山詩集七卷　家刻本

劉啟瑞

南通州石為崧撰為崧字五中號樊山康熙辛酉舉人戊辰進士由縣令歷官户部員外郎令靈邱時噶爾丹犯順羽檄旁午馳驅戎馬謂動合機宜繼任樂平民有爭山墳者自宋以來不決為作文祭山神立起墳山無左驗以六百年被占之地歸之原主遠近傳以為神又縣有雞角村環村懸嶄險絕明末馬氏避兵其中聚族而居負固式徵六百金抗不納歷來苦之單騎往諭即懾服樂輸焉先是撫軍年羹堯勢

張甚值歲大旱差官嚴檄迫徵民課崧時祈雨稷壇就焚其檄持檄者訴於年年曰若老名士屈居下僚固宜有此後撫軍張公鼎得其異政甚嘉之報最第一未幾告歸所著有樊山詩集七卷存詩二百餘什古今體皆備古體排奡突兀近體丰姿綽約而古體又勝於今體其間古體佳者如題馬文毅草書字彙歌雪霽登毘盧閣望西山放歌購戴文進漁翁畫軸歌為張孝子擬古樂府一首為泰州儲節婦賦寡鵠篇一首均造詣深邃效法漢唐而尤以雪霽登毘

盧閣望西山放歌為最勝，詩云：我登髙閣上，對西城西峯，但見太行東走渺無極，翔舞鸞鳳騰蛟龍，又見殘雪的皪山之坳，日光晝射冰枝消，此時下界纖塵都不翳，浮空萬仞飛寒翠，仙人忱把玉芙蓉，古佛正映青螺髻，我昔曾為汗漫遊，四百寺前烟雨秋，石壁倒鋪沈潭黑，鮮霞朝冠蒼苔幽，更騎代北馬，往來三關頭，秦城山腰縈如帶，長虹宛宛渾河流，舊夢倏過那能記，十年不踏燕山地，短衣何事逐風塵，聽鍾又住城西寺，閣上正春風，憑望天漾漾，十山萬山森足底，嵯峨忽起羅心胸，人生萬事亦何有，醉眼朱顏成老醜，還攜綠玉杖去，問采芝叟，青山可識向來人，臨風酹酮一杯酒。其詩俊爽之氣，沈摯之思，溢於紙上，惜久困下僚，未能一抒懷抱，以故詩中多骯髒不平之氣，蓋有感而發也。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通州直隸州志

埋照集二卷　家刻本　劉啟瑞

江都田登撰，登字梅岑，康熙間滇黔逆變，從祖將軍南征，駐湖湘者數年，其詩多沈雄矯鷙之音，與黃岡杜于皇齊名，揚州太守傅肖菴愛重其才，嘗分俸養之，且謀為置田，所著有埋照集二卷，蓋即此本。集中各體皆備，均雄壯沈鬱，卓然唐音，其佳者抑且過之，而要以五律為最勝，如入大峯山詩云：一徑入蒼翠，羣峰下馬登，草纏眠虎地，壁老挂猿藤，巖壑時聞磬，塵懷不到僧，風塵吾老矣，欲往更何能。又如夜行詩云：舟師暗相喚，行子各登舠，有虎知山險，無雞覺夜荒，月斜孤島磬，笠重滿天霜，此際鄉思切，煙中辨渺茫。此其五律也。蓋其生平風工五律，信手拈來，皆成妙諦故也。然其七律亦殊不惡，如長安秋日送祝竟臣歸青山草堂詩云：碧天隱隱雁南飛，樽酒河橋對夕暉，醉裏不知家更遠，秋來又送客先歸，黃金臺畔葉初落，白紵山前橘正肥，自愧餘生仍浪跡，何年一棹叩君扉。又如初歸有感詩云：廿年烽火動江湖，海歸來始覺閒，檻外青山依舊在，階前海鶴幾時還，

凋零親串低回問、狼籍詩篇次第刪、獨愛仲容能解事、一樽朝夕破愁顏、論其土力亦殊不減五言律詩也、玩元韓淮海英露集評其詩云、梅岑尤精五律、如重晤沈天士云、月明沙路淨、雨歇稻花香、雨夜云螢冷窗侵雨、圃荒鐙引蟲、斗門鎮云、破扉猶入燕、老樹自閑花、秋杪過雪公靜室云、院靜松聲細、山寒鳥語稀、九日尋準提菴云、修林辨夕磬、細路到江花、望湖亭云、荒林孤鳥下、寒渚數家連、香草亭云、鳥影溪光定、苔痕殿甃荒、姚復陶招飲旗亭云、野路行秋潦、孤城上夕曛、春日懷人云、峯巒猶含雨、江聲欲上湖、句、皆可摘錄云云、其摘句可謂至當、證之集中、猶不僅此、然即此已可例其餘矣、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揚州府志

洞庭集詩十八卷文十二卷　嘉慶二十一年家刻本

劉啟瑞

華亭王慶麟撰、慶麟字希仲、號澄淵、嘉慶戊辰舉人、著有洞庭詩集十八卷文十二卷、家刊行世、惟詩集卷一之二原闕、文集卷七之九原闕、祇得詩十六卷、文九卷、且刊刻時有散落歟、抑原本非全帙歟、其詩宗法古昔、摹擬樂府古體、尤得前人妙諦、如夜聽鄔侯誦詩詩云、鄔侯東海英、行藏悉坦白、夜過鵁鶄館、談詩具精識、誦我別弟篇、清淚如欲滴、古來天下士、至性不可飾、立言窺根原、風騷接遺則、昂首吟近詩、殷殷出金石、蒼天高無雲、怒雷迸四壁、白月荒荒下、兩手擎寒魄、山魈簾外聽、悲慟自倒擲、更漏寂不聞、人間此何夕、夜闌送君去、黃葉亂打幘、又如元夕送楊閑菴之沂洲詩云、楊侯風格青珊瑚、昔年杖策游燕都、金闕仙人留不住、迫然一笑思江湖、春明門外與君別、別君未幾我亦出、十月梅花夢敬亭、相思千里煙波闊、梓里春光到眼新、遲君握手慰情親、君來話別何匆遽、短衣匹馬蘭山去、望海樓頭煙景穠、萬

花如海嬌春風今宵一別家山月我去江東君海東並縱橫跌宕古樸淵雅寄心盦詩話稱其詩其色穠古其音鏗鏘而其才則縱橫跌宕似古人而非古人余取其弟昆朋友之間纏綿溫厚性情有不可及者尤善集杜累百數十章幾如無縫天衣才人游戲未易測也又張炯序其集亦評云希仲隨官宣城者有年登敬亭山謁七賢祠登南樓北樓余生長是邦游歷未曾徧涉脆弱不能攀繪山水希仲放筆抒懷若與謝李縱談接席樂府雜詩及咏物諸什俱原本風騷自出機杼朝夕奉庭訓析衷盡善以登大雅之堂二家所評均推崇備至稱其能詩而集中諸什恣意肆情才力奔放亦恰符二家之所稱蓋亦善於為詩者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松江府志

覺生詩鈔十卷詠物詩鈔四卷詠史詩鈔三卷感舊詩鈔二卷覺生詩續鈔四卷自訂年譜一卷　詩鈔等嘉慶庚辰自刻本續鈔年譜同治四年六月退一步齋刻本　　劉啟瑞

山陽鮑桂星撰桂星別有藏書樓駢體文鈔已著錄事蹟並已詳前此則其詩鈔也詩鈔為罷官前後所作見張松山聽松廬詩話略謂覺生由編修游升侍郎緣事得罪降革奉旨閉門思過後蒙恩賞編修集中詠史七律百餘首詠物五律百餘首感舊五律數十首大氐皆罷官閒居時作也云云集中大畧可以緣知又張氏詩話稱覺生述其師吳澹泉之言曰詩之有格猶射有鵠工有規矩入格則為詩不入格則不可以為詩不入格之詩其工者駢儷文耳其奧者古賦耳其妍者詞耳其快者曲耳其樸直者語錄耳其新穎者小說耳其紆曲委備者公牘與私書耳覺生頗以為然云云今檢覺生諸詩頗宗吳氏之言如入日懷張皋文都中詩云隔歲驪歌罷酒聽歸來草閣畫長扃山中病起逢人日輦下春寒卧客星夜雨

懷君楊柳綠，東風告我杜蘅青，徘徊欲寄相思句，不分燕鴻去杳冥。又如詠涿州詩云：神州萬里控提封，南北梯航此要衝，地坼黃河奔鉅鹿，天迴紫塞入盧龍，軒皇礜野車塵絕，漢主樓桑蓋影重，落日孤城深駐馬，薊門雙闕五雲濃。又如詠蘇秦詩云：手過秦兵十五年，蘇家季子亦豪贇，如何洹水盟終敗，至竟陽城學不傳，六國印歸窮巷改，千金財散故人憐，初心未必關天下，恨少河南二頃田。均格律極嚴，韻調極工。良宗吳氏第張松廬詩話譏其過是，云余謂詩安有定格哉，但有真才、真學、真性情，其詩自有佳處，然世人為詩，亦實有蹈此數病者，則滄泉之言不可泥，亦不可不知云云。不免語具抑揚，譏滄泉兼及鮑氏矣。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淮安府志

白蒲子編年詩三十六卷　家刻本

劉啟瑞

如皋姜任修撰。任修原名耕，字自芸，晚號退耕，如皋白蒲鎮人。學士秦大士傳略云：先生少孤，不問家人生產，為經世之學，天文地理、禮樂刑名，及詩古文詞，無不精貫旁通，六壬奇門、醫卜星相、青烏之術，與夫吹竹彈絲、騎射拍張、書畫奕算，皆詣絕品。冒巢民曰：姜子早飲香名，當突過陳髯。陳髯者，其年檢討也。儀封張清恪公撫吳中，見先生文，奇之，招致幕府，與講洛閩之學，甚契，一時學子翕然從之。康熙庚子舉京兆，試易名任修，辛丑捷南宮第三，授翰林院庶吉士，癸卯散館一等。時重守令親民之官，特簡知清苑縣事，聽斷如神，案無留牘，任事凡五月，卒以剛直罷歸。晚年患足疾，一榻蕭然，猶讀書不廢，年七十六卒。著有讀易輒書五卷、讀詩小箋六卷、漢魏六朝詩繹四十卷、唐五七律繹八卷、楚詞繹十卷、白蒲子古文十二卷、時文若干首、白蒲子編年詩三十六卷，此阮元淮海英靈集之所稱也。其所稱編年詩，即此本。按年編次，古今體雜廁，其間或清或腴，或隽或鈍，良可以考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其進德之速，而古今體無不擅場焉。集中佳什，如詠春述詩云：野燒凝寒未解痕，陽春何日到衡門。從教射虎難封廣，底事聞雞便舞琨。萬古羽毛空碧落，半龕燈火送黃昏。成蹊桃李爭時艷，凍蕊消香是故園。又如崇川北山下拜駱臨海墓詩云：古墓犁田出石稜，題名不是此邱僧。斷雲埜鶴黃泥口，誰向秋風奠駱丞。又如詠園居詩云：相隨鷗鷺伴樵漁，斜向西河結小廬。非為倚窗堪寄傲，本來閉戶得安居。羅豪班掾輕投筆，窮老虞卿苦著書。惟有灌園陳仲子，一生樗散把犁鋤。又如看劍詩云：賸有狂奴態，誰為斫地歌。眼看三尺水，心受十年磨。卻讓鉛刀利，仍然結友多。底須不平事，暗匣夜鳴鼉。均工穩雋逸，秀雅淡遠，方之陳氏，其年各有勝處。若云綺麗則未逮也。自巢民許其突過陳髯，則未免溢譽矣。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如皋縣志

淮海英霧集

豐湖漫草一卷續草一卷　嘉慶辛巳家刻本

劉啟瑞

嘉應宋湘撰。湘字煥襄，號芷灣，嘉慶四年進士，歷官湖北糧道，事蹟具詳清史稿清史列傳本傳。此則其豐湖漫草也。書凡二卷，分為正續，存詩百餘首。大率為佳什。按宋氏為粵中詩學名噪，寰區各家詩評俱推崇之，即以是編而論，各家亦多美評。張南山聽松廬詩話謂詩善用逆筆，倍覺生動，嶺南群雅則謂磊磊落落，實從真性情汩湧而出。乾廬詩話則謂芷灣觀察病起看菊云：人因秋老心先瘦，花為名高理不肥。真能寫出菊之身分，較之唐人此花開後更無花尤為蘊藉。十二石山齋詩話則謂張南山與宋芷灣在楚北同賦江夜聞楚歌，張云：四愁本是吾家物，不聽清商髩已絲。宋云：如何一副千秋淚，不唱吾家大小招。俱有意味。寄心盦詩話則謂芷灣觀察有詩云：讀書萬卷真須破，念佛千聲好是空。多少英雄應下淚，一生纏死筆頭中。可為千古儒生同聲一哭。均推崇備至。於此可知其詩若何矣。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清史稿

清史列傳

還是讀書堂集不分卷　家刻本

劉啟瑞

江都李道南撰。道南字景山，號晴山。乾隆辛卯進士。崇祀鄉賢。生平學問深邃，操履端潔，既補儒學生員，以學行高於時。所居草屋數間，冬夜葛行者夜分猶聞讀書聲。學使者重之，有寒氣逼人之嘆。儀徵阮元親師事之。晴山既歿，為之作傳，並梓其集，即此本。詩不分卷，存者不及百首，大率晝拾於斷楮敗紙者。蓋晴山素不輕作詩，亦不輕存，故梓者僅此也。是編以古體居多，如五十自述詩云：五十父生我，我今復五十，生男只如此，顧影堪於邑。一解 來日不苦短，去日不苦長，親亡始愛日，墓木悲蒼蒼。二解 父願兒為儒，母願兒為儒，為儒幾餓死，不及反哺烏。三解 葛衣母禦冬，溫被被亦朽，母沒兒衣煖，兒煖親知否。四解 父書亦盈箱，母鍼亦盈檢，欲啟不敢啟，心痛雙手掐。五解 一巢生數子，群飛不並集，有子戀舊巢，哀鳴亦何急。六解 貧賤離親戚，妻子以為友，再彈絃再絕，何以慰衰朽。七解 舊巢既已毀，何日營新巢，因貧轉藏拙，不使後人嘲。八解 文章亦自知，得失歸人手，敝帚享

千金、聞者掩且走、九歲 却行卻得前、妄行失故步、少小負師傳、老大悲歧路、十歲 高適既工詩、伯厚晚篤學、古人非速化、功在累而磓、十一歲 好學不厭老、難後補其初、屈指數甲子、可讀十年書、十二歲 眷眷父母、哀我劬勞、故不覺言之淒切、如是、阮元廣陵詩事云、吾師李晴山先生與兄雷皆側室胡氏出、既孤、胡太孺人以女紅撫之、讀或勸理舊業、太孺人曰、吾將以貧勵子學、不願使從富家子遊、鉞鬻數十年、遺斷鉞盈篋、先生撫之泣、海內通人名士爲詠其事、先生錄爲斷鉞吟一卷、先生酷貧、一錢不苟取、當除夜空無一有、友人將周之、先生逆知其意、曰、今夕但論古、餘勿及也、既成進士、座師莊方耕閣學屬同人醵助之車馬在門、先生嚴卻不受、閣學深歎其介、云云、詩事所云、與五十自述相較、可知晴山孤苦丁零、學行廉介、不僅以詩文見工者、抑且可以爲世風矣、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揚州府志

阮元撰李晴山師傳

學福齋詩集三十七卷首一卷文集二十卷近遊詩鈔二卷　詩文鈔乾隆三十六年辛卯至三十九年甲午刻本　近遊詩鈔乾隆間有華書塾精刻本

劉啟瑞

華亭沈大成撰大成字學子號沃田壯年耽心經籍通經史百家之書及九宮納甲天文樂律九章諸術嘗謂西法出於周髀周髀者蓋天也蓋天者渾天之半渾天者蓋天之全又謂其入中國也唐高祖時已然不始自明之末造而徐光啟之徒未嘗讀書從而尊奉之甚矣其惑也其說引通典職官為證能發人所未發初以父卒官為受代者所窘家遂中落自是屢就幕府徵由粵而閩而浙而皖前後四十年然性勤敏舟車往來必以四部書自隨晚年偕惠棟寓官梅亭益以學業相砥礪其校定十三經注疏史記前後漢書南北史五代史杜氏通典文獻通考昭明文選說文玉篇廣韻顧氏音學五書梅氏歷算叢書尤為一生精力所萃古文刊落粗獷別有幽光於震川獨得神解能詩初學黃之雋繼而出入唐宋不名一

體後館於江春家手編詩文五十八卷為學福齋集卒年七十二無子江春為刊以行世此清史列傳本傳所稱也傳稱其詩文五十八卷乃就晚年手編者而言若近遊詩鈔為其早作另刻行世蓋未之及也其詩三十七卷首一卷為賦賦者古詩之流亞也故冠於詩首文二十卷以古文為多其近遊詩鈔則行役所得者其詩不名一格已見稱於本傳集中如新樂詩云晨發新樂北栖鳥鳴啾啾紆迴沙路長蕭條風已秋我生耽寂寞遠行將何求去住制僕夫觀覽不自由回首古皇臺靄氣漫不收策馬絕大河蒼黃在中流守拙營一巢仰愧林間鳩又如過韛州詩云章貢北流千疊水粵閩南限一重關風吹深峽蛟龍鬥日落高城虎豹閒出險今朝堪把酒望鄉何處祇看山推蓬喜聽弓弦響叢竹驚飛雉子斑一為古體一為近體均各有造詣之不同焉惠棟云沈君邃於經史又旁通九宮納甲天文樂律九章諸術故搜擇融洽而無所不貫古人有言知今而不知古謂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沉温故知新可以為師吾

於沈君見之矣沈君詩古文咸可傳世行遠世多知之茲不論論其學云又符保森寄心盦詩話云沃田毘陵入城訪潘敏惠公第後四語云舊時家令人猶識故第尚書客尚驚曾受征南恩不次幾番回首獨含情可謂真摯均能評得其當蓋皆深知沃田詩者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松江府志

清史列傳

閩游草一卷 道光丙午刻本 劉啟瑞

甘泉薛傳均撰傳均字子韻諸生少工駢文高麗冠儕輩後博覽群籍強記精識然沈潛謙退不以所能自高十赴鄉試輒報罷以家貧就福建督學陳用光聘用光見所著書恨相見晚旋以疾卒於汀州試院年四十一傳均於十三經注疏及資治通鑑功力最最深注疏本手自校勘旁行斜上朱墨爛然於先儒訓詁抱殘守闕實事求是未嘗以臆竄改讀史則研究治亂得失之故於遺文瑣事亦記誦靡遺嘉定錢大昕說文答問深明通轉假借之義傳均博引經史以證之成疏證六卷又以文選中多古字條舉件繫疏通證明為文選古字通十二卷此則其詩稿也劉毓崧撰子韻墓志銘稱其詩詞大都酸惻愴楚鬱抑恆不自得今以之觀其集誠然子韻生平沈潛學問不事詩辭應聘閩中始稍為之即此本是然存者至寡而篇什又率多為悲愴悽楚之作與劉評適相類茲就其稍異者言之如登獅子樓詩云高樓百尺峙南天旅望春初景物妍山列翠屏深霧裡江聞金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夕陽邊越王宮殿餘衰草素女祠堂冷暮煙未必白龍猶可釣長竿空擬獨投淵則對景紓情緬懷往事雖具慨歎卻無悲傷方之其他諸什蓋已異矣然類此極少是以劉氏有無窮之感也又王僧保序其集稱其精說又小學不屑帖括遂終不遇是亦有幸有不幸矣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清史列傳

劉毓崧撰文學薛君墓志銘

書酉詩存一卷　阮氏琅環仙館刻本　劉啟瑞

甘泉喬椿齡撰椿齡字書酉性穎悟勤學通諸經義涉獵百家子史尤深于易探著屢有驗善屬文以漢魏為法補儒學生員試輒高等而未嘗食廩餼省試亦不中式先生性剛直廉介跬步必以禮交游皆擇正士友有過相規無隱一時倜儻之士見先生皆深自斂抑居陋室甚貧枕席皆書苟非義雖周之不受體羸多病不昏娶元幼受業於先生乾隆癸丑元督學山東迎先生冬十一月相見於曲阜衡量孔顏曾孟四氏子弟之文謁至聖林廟觀禮器先生欣然踴躍若滿志焉明年春至登州道病返至青州卒於試院年四十三野有古木元伐之為先生棺歸葬揚州云云此阮元撰傳所云也元嘗師事喬氏故推崇若此是集亦為阮氏所梓存詩祇數十首大半摹擬漢魏宗法三唐佳什如咏晚烟詩云江南暮色最銷魂煙景濃時莫閉門秋月漁舟楊柳岸春風牛背杏花村晚晴半入斜陽影濕雨低迷遠樹痕半抹山腰看不足鐘聲何處又黃昏又如贈鍾蔚崖詩云萬卷詩

書入眼空、茆廬蔬圃舊家風、咏狂我尚呼兄事、窮病人都數道窮、筆陣酒兵旗鼓壯、荊花珠樹日星紅、世間冷淡應加耐、徑入繁華想不同、此則宗法三唐者、又如將之山左留別諸同學詩云、久別殊可惜、遠行何惻惻、抱書出門去、千里若同室、念我素心人、長少共肝膈、風雨孤病時、綢繆若膠漆、破屋兩三間、酣歌發金石、黃河催我渡、背聽江流急、掃雪登泰山、南望江南日、魚鷹拂雲來、如見齋頭筆、此則摹擬漢魏者、並各有造詣之不同、雖未盡逮於古人、要亦有似者矣、焦循撰墓志、評其文詩、畧謂先生沉酣六藝之精、涉獵百家之賾、故其操筆為文、厚而不愚、樸而不陋、論文非漢魏不出諸口、作文非漢魏不安於心、其詩亦然云云、可謂知喬氏者、即此以為定評可也、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揚州府志

阮元撰傳

焦循撰墓志

得齋詩稿四卷　家刻本　劉啟瑞

甘泉林文建撰、文建字聖與、號得齋、太學生、世系出福建莆田、明天啟間、遷江南鳳陽、繼遷高郵、又以水患乃居甘泉之西山陳家集、至文建凡五世、與儀徵阮氏世為姻婭、文建、阮元之曾外祖也、元為撰傳、書云、公年十一、善屬文、弱冠通五經大義、家饒田宅、不求仕進、銳意于詩古文詞、尤精史學、好歐陽永叔文、以為聱牙佶屈、說奇隱僻、非文家所重、故所為文、安雅和適、詩則汪洋渾灝、取法少陵、能默誦全集、精書十榭、如通鑑十七史、皆手自丹墨、績學之勤、莫與比也、天性仁厚、好施予助耕助讀、一鄉賴之、嘗書聯寄季子大田令梅谿公云、留意莫輕砵一點、驚心切聽鼓三聲、大田公懸之于堂、公卒于乾隆二十六年、年八十四、例封文林郎、所著史畸二十卷、閒覽筆記十卷、得齋文稿二卷、詩稿四卷、公嘗選錄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之詩為四家詩鈔、元母林夫人傳之、以授元、元幼年學詩、實自此集始云云、文建事蹟得此為詳、文建詩彷少陵、見於阮傳、然證之集中、實有未逮、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集中佳什如詹讓翁代錄歐文甚工賦此誌謝詩云、愧我衰遲似夕陽、多君翰墨重詞場、然脂暝寫松煙潤、弄筆晨書竹露香、楷法于今追李海、文章從古重歐陽、琅函便欲珍雙絕、夜夜虹光護草堂、又如秋暮覓得異菊數本移置齋中邀同社共賞詩云、妙選東籬幾種來、綠樽紅蠟共追陪、花當隱逸閒人賞、秋值晴明笑口開、照影最憐涼月瘦、銜杯便覺玉山頹、重陽風景真清遠、坐對寒香日幾回、均氣韻茶弱格調卑靡方之少陵未見似處、阮氏所評不免溢譽矣、然若言其對仗工切、遺辭雅贍、亦尚有可取處、抑亦豪矣、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揚州府志

阮元撰傳

弇榆山房詩畧十卷　道光間家刻本　劉啟瑞

海州許喬林撰、喬林別有朐海詩存、海州文獻錄、均已著錄入總集類事蹟並已詳前此則其詩集也、王豫群雅集稱喬林與弟月南同以詩古文詞崛起海上、時稱二許、蓋時人推崇其昆弟也如是、符葆森國朝寄心盦詩話亦稱喬林居宿遷時見新柳寄卓借園云、攀條却憶平生語、名士成名髩已絲、註云、余少居宿遷與借園見馬陵新柳謂曰此如美人未嫁、名士未成名也、語最感慨云云、尤能得其真旨、今覩集中諸詩半多感慨、或緣遭時不遇、乃有無窮之歎歟、其佳什如晚登任城太白樓詩云、纔河欲流天似洗、一丸古月風吹起、天寶開元須臾耳、蒼然暮色橫郭樓、鷗鷺爭作南池秋、魯酒不洌難澆愁、誰解金龜償酒債、來踏青蓮花世界、百尺樓頭且一拜、此樓俯瞰運河限、過客誰真冠古才、玉京芙蓉招不來、飛下丹梯學鸞吹清露、滿身縱歸天上酒星應早醉、又如棗香亭與吳子野夜話詩云、黃河走東海、吾亦與浮沉、性計逢年拙、豪情得醉深、如聞多狗盜、未肯革梟

音高生訣兵易憑誰扣劍鐔又如東阿項王墓下作云穀城多樹易斜曛誰掃荒沙拜此墳風亦喑嗚來作陣山如部勒欲成軍少時讀史疑黄石昨夜聞歌化采雲霸業消沈思慧業東藩故地且論文又如過河閒哭故太守孫蘭村詩云不到州門忽四年過車腹痛感人天遠書誰更求周禮遺集應須作鄭箋一路都行棠蔭下三生相憶杏花前留題舊部旗亭壁姹女能歌亦悃然其詩或古體或今體並牢騷抑鬱悲感無端故所為詩音屬不平之鳴憤激之語昔人謂詩必窮而後工者殆於喬林見之矣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海州直隸州志

萬里遊草二卷 家刻本

劉啟瑞

江都梁嘉稷撰嘉稷字五藥號瀛陵山人居北湖之梁家巷祖子湙為明末忠臣嘉稷隨其父兄隱居鄉里不事生産依姜將軍遊滇南豪華之習不少變而山川遊覽每以吟咏寄其胸抱歸老里中益勤詩律所著有萬里遊草二卷編即此本集中録詩至多大率登臨遊覽之作或奇氣縱横或奇句排奡均可説其至性然五七言律詩又複格律森嚴韻調鏗鏘其造詣殊不減於古體其佳什如姜青藜將軍招同大理赴任留別同鄉諸子詩云為別交親跨玉驄部擁書劍入滇中武皇地軸西南大丞相天威遠近同會見送人常作郡豈知垂老學從戎他時君輩如相憶一片蠻雲樹萬叢又如咏橫港太白書院詩云供奉專祠碧巘高仙人曾此領風騷千年天寶悲流水萬古山靈護彩毫光焰文章懸斗極飄零杯酒入江濤有時月下吟魂出縹緲雲霞見錦袍又如咏小孤山詩云楚江一柱小孤山四面孤懸不可攀動地驚飆逢石轉拍天奔浪觸崖還望中神女空遺廟住處枯

倡合閒闊終古潺溪常在耳此心空洞水雲閒均雄厚穩健恰似杜陵雖有未建要亦近之阮元評其詩謂摘句如鐵索橋云禹從石罅蛇行上人似雲端蟻附來拜武侯祠云何處一抔留漢土尚餘八陣在人間龍泉巷云燕子巢空秋社近鷓哥花映晚霞閒再送黄涇齋云嶺嶠樹遮西日黯關河秋盡北風尖皆可誦云云信能知梁氏者蓋梁氏不僅以氣韻勝且以對仗工也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揚州府志

白華入蜀詩鈔十三卷 嘉慶間刊本 劉啟瑞

南匯吳省欽撰省欽別有白華前後稿均已著錄事蹟並已詳前此則其入蜀詩也詩凡十有三卷編年為次始自癸巳迄於丁酉存詩近千首所作率沈雄豪邁卓犖嶔奇見稱於各家詩評而張松廬詩話尤推其入蜀諸作頗有深思厚力蓋能深知吳氏者今檢集中諸詩要亦以登臨涉險之什為工然其餘諸作亦多類是初不以入蜀為然也茲就其各詩言之如送人屯田出關詩云月落村星黃華燈照急裝春

聲沉鼓角漢詔務農桑候雁音書迴鳴駝井牧良營平遺壘在豈止為河湟又如湖口見月詩云彭蠡春秋雁潯陽上下潮迴腸對江影古月滿清宵五老碧雲外微茫如我招關河有羌笛夜夜旅魂銷又如木洞得泉之信詩云峽斷風無定孤舟下水難山圍巴郡外人出楚雲端猿語傳清怨魚書戒早寒分明佩萸節獨自傍烏蠻又如雨抵榮經詩云竹霧沉吳石磴遙棕櫚葉暗接芭蕉楚人聚落空嚴道漢相威名始孟橋峯勢極天圍古碑潤聲終夜打秋潮來朝走

馬關山阻、欲醉芳樽意已消、均各有勝處、五言則工力穩沈、七言則丰神搖曳、或樸或麗、或雋或拙、蓋皆有深詣、不同凡響、炙硯瑣談、謂白學有根柢、兼擅詩筆、嘗贈余詩云、十年山水縣人唱、使者詩清氣大來後、風流無盡時、樵薪幽逕墮漁網、夕陽支安得凌風翰、逍遙與子期、標格冲淡、漁網句有聲畫也、松江詩鈔、亦云白華散文堅卓古勁、如唐之孫樵劉蛻、宋之柳開穆修、其詩初猶以漁洋竹垞為宗、後則謦欬堅挺、直與川楚之山雄水猛相抗、洵為傑搆、藤陰雜記亦云白華司空省欽久困鄉闈、丙子被貼、飲長干酒樓云、歸燕吟成近十霜、吳鞭重踏大功坊、故侯寥落遺民老、忍見西風字數行、大功坊被貼處、又寄心盦詩話亦謂吳都憲白華詠馬嵬詩云、豈有牽牛聽夜語、竟無飛燕鬥春妝、甚新、較李義山此日六軍一聯、尤有深味、各家所評均有至理、皆能知其詩者、丙王蘭泉評獨謂白華之詩意必堅凝、句歸清峻、尤能得其腠理、誠可為定論矣、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松江府志

南匯縣志

吹劍集一卷 康熙壬午精刻本 劉啟瑞

吳縣吳士玉撰士玉字荊山為諸生操數寸不律舟
鉛海內舉業之文名噪一時時義門過喜諸選本盛
行丙篋中一集與相驂驔故海內佔畢士無不知有
荊山先生者商邱宋公撫吳日延致之為經師其子
弟經指授者所為文章皆溫醇雅正循循然守先民
矩矱不少軼公雅重之然固未識其能詩也一日首
夏集吳下諸名士賞芍藥為婪尾會倡五言古體一
章諸賓客皆屬和公乃矚先生酒强之詩先生亦欣
然詩詩輒工四座大驚又和公延熹華嶽廟碑歌益
縱橫排奡奇氣不可方物家愈駭乃垂首服膺太息
於通材之無不可也毘陵邵青門客幕府久與處論
詩最合為敘其集以行中丞公評其詩則曰氣清格
穩唐人正派又曰原本昌黎而沈鬱頓挫直入少陵
之室錄入十五子詩選中其所賞之也如此既成進
士第入史館二十餘年歷官至太宗伯卒於位賜謚
文敏說者謂詩人多窮若斯之身名俱泰者見亦罕
矣云云此國朝名家詩鈔小傳所稱也然小傳所稱

荊山和宋湯堂諸詩以延熹華嶽廟碑歌為最寶則
和湯堂之玉帶生歌始為傑構其說見諸各家書序
其歌云中丞好古摅幽情示我寶硯光晶瑩紫衣通
身腰橫白云是景炎故物玉帶生曾遊鐵門翻白雪
向陪皐羽號冬青其先文山早結契揮灑神筆凌雲
崢銘鍚貢珠四十四至今的爍光日星斐几摩挲追
往事感慨鬱律何能平或云信國當年初射策生也
即隨顧盼趨承明萬言一掃盡龜鑑鐵肝石胆生風
稜轉瞬煙塵昏澒洞生同顛躋哀零丁丹心磨礪句
不滅正氣磅礴歌吞聲天崩地塌壯士死但聞西臺
擊竹聲悲鳴可憐宋社淪海水片石更有神靈憑鼎
遷者三歲五百貞質不毀堪嗟矜英英紫玉暈痕透
有如白虹貫日昭精誠仰止孔石陋桑鐵笛管之族
非其朋焦琴况出自奸相蘇囊邪混申椒馨彼哉客
寮並數七嘈雜非偶徒虛名豈如我公位置肅左圖
右史箋遺經濡翰端可斡元化作歌雅欲親典型公
歌突過玉筍作為生寫真垂千齡按玉帶生者文丞
相硯也紫質而玉紋因名為玉帶生承相殉國硯歸

謝皋羽轉歸楊鐵崖後復輾轉歸宋氏故湯堂作歌紀之而荆山和之沈歸愚亦曾選此篇入國朝詩别裁集評謂萬言一掃四語見硯與文丞相一生關切後將賈似道之琴作一反襯忠姦判别波瀾不窮矣云云其推崇可謂備至評亦殊得其條理也

附録傳記參考材料

蘇州府志

雲溪草堂詩三卷茶坪詩鈔一卷　康熙戊寅精刊本

劉啟瑞

武進徐永宣撰永宣字學人别號茶坪爲副憲荆山先生之子少隨父任所肄舉子業於陳西林學詩於胡香草兩先生皆以學問文章推重里閈所目爲叢桂崇蘭奇玉特珠者也茶坪負絕人姿又耳目擩染得諸父師指授者爲多故富縟綺之歲而詩名藉甚同里如楊青村錢絅菴輩皆文壇老宿旗鼓中原卒未敢以常兒相畜既而聲氣漸通交游漸廣則叩青門之扉泛秀水之權賞奇析義轉益多師又與張匠門顧秀野查悔餘徐大臨諸君子遊磨瑩去角出門有功宋漫堂先生開府江南時曾録其詩入十五子中蓋心賞之矣康熙庚辰成進士時茶名已及而意不欲遽出曰吾姑歸里鍵户讀書更十年而後仕未晚嗟夫舉世皆以進士爲讀書之終而茶坪獨以進士爲讀書之始不肯以半通之綬五兩之銅易其千秋之業其志尚居何等也後以謁選逾期援例改授部曹間歲而卒年未滿四十也長齡未騁而蘭玉早

凋、鍾記室之痛悼於謝法曹者、古今有同慨也云云。
此國朝名家詩鈔小傳所評也、國朝詩別裁集亦謂
茶坪天爵自貴、不就選人、詩全得力於東坡王壚東
耘勁極稱道之、謂其晚唐風韻、各有會心、其評亦殊
相合。至卷首李馥、張大受、錢名世諸序所評、亦正與
此相類也。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常州府志

芋村集不分卷 家刻本 劉啟瑞

興化任大椿撰。大椿別有弁服釋例、深衣釋例、字林
考逸諸書、已分別著錄入各類、此則其詩集也。洪北
江評其詩、謂如灞橋銅狄、冷眼看春。王西莊評其詩、
亦謂子田五言、澹風遠響、入韋左司、柳儀曹之室。均
極推崇。而符保森國朝正雅集評其詩、更謂子田樹
原樂府、下逮騷漢、故雅音為多、尤能得其真旨。今觀
集中諸詩、多以樂府為勝。如青陽詩云、駕彼倉螭、時
臨總章、卣人縮鬯、羅彼椒漿、厥明燔柴、歲星皇皇、太

皡之德、當發若藏、木精觸地、氣達句芒、命我司事、用
格青陽。又朱夏詩云、火運蕃昌、品彙畢遂、百物負霆、
軋力於地、嘉雨既沛、氣無沈滯、擢日披風、玉華金穗、
壁贊陽光、肅將禋祀、燎薌晻曖、昭升赤帝。又西灝詩
云、金飈宵振、霜落斗高、物盛而返、生息其勞、氣所必
耗、澤不能高、歸華於實、外剝中牢、秋昊澄素、嚴威用
昭、肅肅建祀、柘坎燔膋。又元冥詩云、吉日既筵、載祀
顓頊、佳穀畢登、太祝以告、水骨既堅、土膏既沃、息陽
於陰、用無不足、冥靈霏霏、凉風肅肅、猗歟至德、萬物

斂育均典重禹皇威儀肅愼方之詩頌殆得玄旨昔人論詩重在得詩始六義之旨至摹仿雅音則未敢建丙子田乃似之毋亦以其積力深而致意勤乎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揚州府志

清史列傳

國朝詩人徵畧

抱桐軒詩集三卷 乾隆間浚成堂精刻本

劉啟瑞

太倉顧陳垿撰陳垿別有鍾律陳數八矢注字圖說並已著錄四庫分別入樂類小學類事迹並已詳前此則其詩集也陳垿康熙丁酉舉於鄉以湛凝齋纂修律數淵源中和樂府諸書議敘補行人司行人二年移疾歸自是屢有薦辟終其身不出矣為人負奇氣自少時而已然康熙戊辰科龍首浙人也時年十一謂塾師曰江南人何遽不浙若耶塾師舉黃陶菴狀元三年一人吾輩當為千古一人語富之則大喜曰然則科名固不足重人也讀書多冥契創獲不主故常為詩詞數百言立就速趣坌涌然率以為戲若鴻篇鉅製必窮日晷殫覓狂搜力追古人而後已其在湛凝齋也所纂修半出其手書上得溫旨王大臣雅重之禮遇出諸同館上每試期朝士皆屬目謂得此君作第一人乃稱揭曉之夕通衢列炬喧傳餞陳垿得會元者眾喙如亂鵝鴨已而寂然如是者不一次書成卒叙官以去士論惜之自不以介意也平生

絶學有三曰字學曰算法曰樂律嘗造八矢注字圖說謂字學居六藝之半聲音樂也形體書也而口出耳入則皆有數焉初得徐文定公歷書研求一月遂創造開方句股諸法在湛凝齋日各省送算學三百餘員集闕下主者令與試聖主親策之得七十二人君為冠內廷呼為算狀元云既於字學算法溯流窮源遂通樂律亦所謂神解非閣解與少與同里王小山為性命交其詩名亦相伯仲然顧奧博得之學力者居多王俊逸本諸天分者為勝子雲相如同工異

曲婁東人士或不至河漢吾言云云此鄭方坤所評也然猶未為當沈歸愚則謂婁東詩人雖各自成家大約宗仰梅村祭酒陳垿晚出欲自闢町畦而能不離正軌亦後輩中矯矯者則推崇戴鄭氏為勝証之各詩要以沈評為足稱也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太倉州志

梅坪詩鈔不分卷 家刻本

劉啟瑞

武進董大倫撰大倫字叔魚文友先生子四歲而孤又二年就外傳讀書必數十遍始成誦然所誦輒記憶及長執經於湘靈錢先生之門耳濡目染者久之遂工詩及舉子業年二十補弟子員以苦吟嘔心病且死獨日向藥鼎繩牀閒索句歿時年三十六耳其友孫時宜為作傳大意謂詩能窮人以故東野貧長吉夭方干羅隱孤魂及第有一於此人猶冤之叔魚兼茲數者又卒無嗣所以三復其詩而泫然不知涕

之落也語最悲痛幾於義山所云上帝深居閉九閽巫咸不下問重冤者矣詩出入中晚唐兼擷宋元諸名家之勝尤工詠物其新穎秀鬱處幾欲突過乃翁昔人稱王獻之善隸草骨勢不及父而媚趣過之若梅坪之過正誼堂乃正在骨勢也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常州府志

西林詩鈔不分卷　家刻本　　劉啟瑞

武進陳鉄撰鉄字道衆所居名西林學者稱西林先生幼讀書過目成誦長以諸生領於庠文譽大起所為制義雄深雅健奄有前明大家之長復以餘力研索漢魏三唐造北征南山之堂而嚌其胾間闌入子瞻山谷閒大畧妥帖排奡不以鞶帨為工辟慕盧先生最心賞之謂能化故為新點俗成雅墨工數人難手擬議已既鬱鬱無所施一切身世之緣與夫物態人情俶詭離奇之境胥於五七言乎發之卒摧傷困頓以至於死昔孟東野困云惡詩得好官好詩抱空山讀西林集得不歎為知言乎云云此鄭方坤所評也沈德潛選國朝詩別裁集亦曾以鉄詩入選如野望書懷一律云霜晨閒踏舊魚磯地僻應憐廢葚稀何處水雲孤雁叫滿天風雪一僧歸杜陵廣廈蓬茅是白傅長裘擴鼻非豈獨表安正僵卧千村隨在足寒飢並加評云書生負如許懷抱韻語中可以想見生平其推崇若是証之鄭評亦足相表裏也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常州府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雙紅豆館遺稿一卷 同治十三年刻本 劉啟瑞

錢塘王潔撰。潔初名沅，字芷香，後改名潔，字養雲。生而穎異，早失怙恃，事祖母孝。年十七，應童試，額溢未售，遂棄帖括，習古文詩，及長，性疎曠，好山水，遊工畫，精篆刻，尚氣節，不屑干時會。遭兵燹，客遊十數載，藉筆墨自贍，居恆落落，人莫測其涯涘。同治十二年四月遘疾，卒於滬上，年三十有七。鄉黨交游咸惋惜之。余裒其殘詩得一卷，壽諸梨棗，以待世之採風者云云。此李克訥撰序所稱也。而集為友輯，於序可知。是集存詩不及百首，古今體詩畢備，而尤以近體為勝。如登北高峰詩云：中天飛鶴上遥峰，如此清幽少客筇。夾岸泉聲雜九曲，四圍嵐翠竹千重。錢塘花柳湖光麗，越國江山海色濃。回首樓台風力峻，下方烟霧落疎鐘。又如丙寅感賦詩云：多少風檣夢感牽，霄空寒聽雁橫天。萬難時命生三十，幾死江湖客五年。梅月有情逢眼底，歌詩無味落愁邊。輸他佳麗江南地，誰使男兒到可憐。或清新俊逸，或牢騷窮愁，並格律工穩，氣韻搖曳。朱潤之題其集，評謂養雲詩文主清新，不拾牙慧。遭亂無家，流離江海，故集中十多愁苦之音，然能出之以俊逸之筆，益覺可泣可歌。惜天不假之以年，使竟其學，且平日為衣食所驅，未能盡力於此。是君之才可喜，而遇又可悲也云云。誠可謂知養雲者。而詩之造詣如何，亦於是可徵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卷首李克訥序

石里詩鈔不分卷 家刻本

劉啟瑞

吳江張尚瑗撰、尚瑗別有三傳折諸、已著錄四庫、入春秋類、此則其詩鈔也、尚瑗才情藻逸、性尤嗜佳山水、既登第、贗館選、即假沐歸里、終歲作汗漫游、岍幘江皋、巖壑林莽、抉幽覽勝、累牘連篇、所為詩最工翦刻、峭拔清遒、不作一凡近語、在昔戊辰一榜、詞客聯翩、如湯西厓、史蕉飲、唐東江、趙紫泉諸前輩、皆雄踞騷壇、金谷蘭亭之會、月必四五舉、山鳴谷應、酧唱極頻、損持以同館同年、曾不肩作齊盟之押主、皎皎亭亭、別具雅人深致、而澄鮮之餘、溢為光怪、所謂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者、湯史諸君子未知誰為伯仲也、久之以庶常外調、終興國令、遺草屬有存蓋、出於蟫蠹煨燼之餘、而澤家一集、皆嶺海作、不佞少壯宦遊、歷今兩紀、某邱某水、邈若山河、惟日展是編、而相把玩、恍若武夷旗鼓之獻狀於前、而丹荔江瑤之悅我口也、思鄉轉深、能無感陸平原之言、而喟然三嘆也哉、此鄭方坤所評也、方坤殊折服其詩、而尤欽其為人、故推崇若是、証之集中、亦屬確評、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蘇州府志

紺寒亭詩文集九卷 康熙間精刊本 劉啟瑞

嘉定趙俞撰、俞字文饒、一字蒙泉、高才博學、與同邑孫致彌、王晦、侯開國、華齊名、時稱嵝城四子、蓋比前明唐婁程李四先生云、既登進士第、寓次家居、一時黨論大興、元黄戰野、獨以身赴師友之難、忌者出不意擠之死地、橐饘複壁、亡命走京師、久之事得白、除定陶令、其述懷詩有云、平原一郡嗟連染、元祐餘官許濯磨、又幸沐君恩還故物、笑如女嫁久愆期、蓋亦喜心到極而創深痛定之思也、先生本工詩、亦思著作、承明一抒所學、而楚國亡猿、塞翁失馬、顛連瑣尾、五稔京華、用是益激發其性情、舉所為穿鑿不平、與夫雄怪奇傑、不可方物之氣、骨磅礴蜿蟺於行墨間、每一篇出、鉅公宿老、輒驚詫為未曾有、一時奉使出牧、錢送投贈、非得其繭紙半幅、則不足以壯行色、權同人姜西溟編修所云、恣突如崩隄、勁健如屈鐵、奇古如頓文、藴蓄者比物連類、固知非溢美之詞也、花谿徐先生典庚午閩闈、試先生實捉刀焉、暗中摸索[illegible]皆名士、顧獨心賞先子文、不置榜後相逢、結金蘭契、及今追憶、則已如塵如夢、不可復尋、蓋皋魚之淚斷久矣、悲夫云云、此鄭方坤所評也、惟方坤稱其集名紺碧亭詩鈔、兩刻本作紺寒亭詩文集、名稍異、豈方坤有誤歟、抑所見為另一本歟、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太倉州志

嘉定縣志

皋原詩集十六卷　家刻本　劉啟瑞

如皋姜恭壽撰、恭壽字靜宰、號香巖、乾隆辛酉舉人、工詩、傳其父任修之學、作詩不拘一格、惟求其是、然其勝者、則幾似唐音、時人皆許其造詣、著有皋原詩集、即此本、凡十有六卷、按年編詩、據詩系事、既可考進德之年、更可為詩史之助、其詩各體皆工、多具佳什、如渡東津橋詩云、下春發草萍、夜半渡東津、鳴澗何黯闇、我行如盲人、石圯代浮棧、欲前復逡巡、絙屬五百丈、接續多不勻、或斷四五尺、往往陷蹄輪、既過且股栗、輕此父母身、又如詠稻花詩云、欲雨不成雨、秋風原上來、稻花綴其英、柴門晝不開、烏犍臥牛宮、陂塘亂鳴蛙、豈無蘭與桂、而非余所諧、昌昌天地心、邈邈黃農儕、浩浩君國恩、悠悠沮溺懷、又如送同里易翁詩云、江月灑秋衣、風前雁背飛、夕陽官渡寺、黃葉釣魚磯、正及稻初刈、況當蟹已肥、遥知啟西閣、未老故園薇、又如寄山陰潘丈退翁詩云、故人一別鶯如雨、芳訊猶傳老布衣、燈灺白頭搔更短、月明烏鵲繞還飛、禁春風雪盈長路、自古江湖賤少微、無恙皆山歸亦得、竹西重過惜交稀、其古體排奡嶔奇、今體手神綽約、蓋各有造詣之不同、淮海英靈集評謂香巖工篆書、善畫事、詩宗魏晉、嘗往來閩楚間、雷翠庭中丞督學浙江時、佐幕府、有詩云、燈花吐燄虛前席、莫謂無神鑒此衷、晚年耳聾、悒悒以死、臨歿命以古五二校華嚴經一部殉殮、又崇川咫聞錄評、謂靜宰倜儻不羈、為文援筆立就、灑灑千言、如同宿搆、辛酉登賢書、闈墨出、一時傳鈔殆遍、雷翠庭副憲督學江蘇、延之幕中、校閱試卷、所甄拔皆一時名下士、時青浦王述菴司寇尚為諸生、靜宰得所試詩賦、愛之、遂與定交、詩學三唐、不拘一格、皆能詳得其當、蓋香巖於詩用力最深、故其造詣亦最邃、各體皆工、固不必拘於一家也、又府志稱其別有文集二十卷、及叩錄時文一百二十篇、未見、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揚州府志

芑野詩鈔不分卷 家刻本 劉啟瑞

武進唐惲宸撰惲宸字晴元康熙時諸生性豪邁喜飲酒泌跋藝苑與古為徒幼讀三國志憤陳壽之帝魏偶蜀也慨然有意訂正後卒成季漢史若干卷義例一本春秋而文筆則出入班馬一時人極稱之詩尤刻意生造集中如大招夢魔諸篇奇氣不可方物骫辭飛揚其寄託亦畧可見矣高僧傳云谷之傳聲語雄而響屬然高者砥而下者肆陂者歛而險者斂侈者筰而弇者鬱均未可以道古也芑野體物瀏亮淵淵然聲應金石其與牛鐸細響正自判若天淵云云此國朝名家詩鈔小傳所評也証之各家所論亦殊相合爰表而出之為論晴元詩者取焉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常州府志

冰庵詩鈔不分卷 家刻本 劉啟瑞

太倉王吉武撰吉武字憲尹別號冰庵門弟清華甲於江左公生三歲不好弄唯與之書一冊則翻覆不厭七歲就家塾授以唐律誦如素習師出句索對應如響而句輒新異年十五隨父武昌官署坐一小亭儵然吟諷不涉他事士子舉於鄉丙辰成進士授中書舍人左遷國子博士稍遷民部郎出守紹興治用寬簡違大吏意時相國遂寧張公適撫浙張固大賢所以保全良吏者數矣而嫉之者蓄怨於傍伺張之去而遂中以計典奪其位是時冰庵年始五十然難進易退敝廬數椽汙萊二頃日匡坐手一編雒吟不輟如是者三十年終不復出太倉以經師授學里門者為周慥著先生冰庵少從之游治經求濟世之用不屑屑為章句而先大夫學憲公固為文章鉅伯以詩名於時冰庵既性嗜吟咏又胚胎前光遂世其學凡為諸生及宦游所至無不詩及為郡遂一一行其所學故溫柔敦厚人如其詩風動聲入政如其詩遠近胥歎服如一口公於詩固由天性亦稟家風祖禊

父子兄弟人有集、而母吳夫人及三女咸工詩、家庭無事、輒命諸子女拈題分咏、吳夫人為第其甲乙、標芳競秀、以為笑樂、既倚至老、猶詩筒往來不絕、明季若趙凡夫陸卿子沈君烈薄少君、標婁江佳話、未足多也、婁東固詩地、而王氏多詩人、前明自昌穀鳳洲而後、至梅村祭酒、而大振高揭標幟、海內爭起拾遺、揚塵、爰有婁東十子、而王氏居其六、自是而婁東之詩冠四郡、藝林領袖、輒推唐王、而嘲風弄月、排比聲律、東江恆自嗛不如冰菴也、云云、此鄭方坤所評也、

沈歸愚國朝詩別裁集、亦引其詩入選、如咏劉參軍錮詩云、伯倫沈酣、萬古轉睫、醉醒五斗隨身、錮地然土木、委化從之、杳杳冥冥、天方醉時、復加訶云、未語形出典午之昏四字、抵什伯言云云、其推崇之意、與鄭評亦殊相合也、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太倉州志

芋莊詩鈔五卷 康熙時刻本 劉啟瑞

武進胡香昊撰、香昊字芋莊、籍本新安、後遷毘陵、遂為毘陵人、少治舉子業、見金陵應試者披襟跣足、及肆卒搜檢狀、乃喟然曰、士不可賤、余先自賤、何、遂棄去帖括弗事、而專肆力於有韻之言、窮源竟委、變化從心、蓋烹鍊三十年而始卓然成家、所為詩喜用僻事、又每鎔兩三事在一句中、如無縫天衣、滅去鍼線痕迹、為騷壇別開奧窔、亦可云斬新日月、而特地乾坤也、少日事壯遊、所得金錢隨手散去、晚歲貧不自聊、嘗擬築香草堂為息關計、蹉跎歲月、迄不能成、惲南田羅飯牛均與作圖、而江磊齋題其尾曰、畫裏雲山供大隱、意中邱壑屬長貧、亦可想其嶔奇歷落矣、詩最夥、不自收拾、歿後同里諸君子搜刻其遺集、得若干卷、此鄭方坤國朝名家詩鈔小傳所云也、惟所云詩鈔之名、為香昊草堂詩鈔、又不著卷數、疑所見或另一本歟、何以不同若此也、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常州府志

邵山人詩集不分卷　刻本　　劉啟瑞

南通州邵潛撰潛字潛夫通州布衣少喜詩古文詞家貧不治生產晚年僅一嫗給餔食流寓如皋王文简極重之詩工五古精篆籀八分著有循吏傳友誼錄眉如草州乘資邵山人詩集等多未梓梓者僅詩集亦不識為何人所梓也是集存詩不多率為五言閒有七言亦頗寥落其五言佳者差似陶音如遊惠錫園詩云零雨暮云歇秋氣晨益清名園延探歷四顧村中情空翠映蕭叢飛泉深階庭岩花漸凋謝汀芷揚其馨翔翼拂高漢游鱗浮且沈式觀孤征雁載吟寒蜩鳴春此愜幽賞離憂聿已平何當占一壑永畢吾餘生頗得靖節遺意其他諸什亦多類似惜卷中存詩較寡未能窺其全豹也王漁洋帶經堂詩話有云通州邵潛夫年八十餘無妻子僑居如皋予按部至縣邵以書來云苦門夫之役予抵縣次日晨往訪之所居狹巷不容車騎予下車徒行入蓬門栖室臥榻與竈突相接所著書板充棟出市酤留飲予為引滿數觴盡歡而罷邑令聞之即日免其徭役云云

是亦嘉話也，爰表而出之，以為論晉夫詩者取焉。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通州直隸州志

南遊小草一卷續草一卷　家刻本　劉啟瑞

南通州丁腹松撰。腹松字木公，號扶夫，又號丘山，海門鄉人。康熙癸未進士，官內閣中書，改授陝西扶風縣知縣，以疾辭歸。扶風人思其德，祀名宦祠。既歸田，課親舊子弟，給以膏火，文風振起。初海門隸揚州，為中縣，江坍後人民逃竄，附籍通州，而本籍未失，歲入鄉學六名，撥府學四名。既而改通州為直隸州，府學不可得，丘山捐資首事，乞廣額以垂久遠。壬子七月，水泛溢，流民奔逃無依，丘山各與衣食之，存濟兩晝夜，民賴以活者八百餘口。晚年以餘財[illegible]分三族，貧者各有所遺，年八十五卒。所著有南遊小草一卷、續草一卷，即此本。木公少好遊，弱冠常涉嶺嶠，入桂林，覽天下之佳山水，故所為詩骨得於山川之助，如詠嶺南一律云：「涓涓微雨滯萍蹤，春色留人意正濃。榭地潤多紋石蘚，嵌空山有白雲封。喬柯結草懸牛飯，滿米迴輪代宿舂。最是嶺南時序早，山田三月已花農。」繪景增情，宛然如畫。時嶺嶠道路猶未盡通，遊者率多裹足不前，而木公獨奮壯志，遠適異鄉，時人已

貴其雄毅及至倦遊歸來滿載篇什雖造詣未盡勝
鍊鍛未盡工然已足貴矣遑論其詩哉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通州直隸州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傺園遺稿二卷　汪氏刻本　劉欣瑞

江都王賓撰賓字賓王號傺園先世涇陽人商於揚遂籍江都康熙癸卯舉人汪懋麟為撰墓志畧云吾友王君仔園以康熙二十一年春就禮部試撤棘之明日聞其父喪時客涇陽館舍大叫泆不得下反衣手裹兩手據木榻目直視髭髮怒張晝不食夜不貼脇客往吊唁不能聲折發聲悲號如是者五日而卒年五十五予與計給事筠菴經紀其喪集同郡同舉之官京朝者會哭僉曰仔園死孝請以斬衰殮其老僕載柩歸於揚先是癸卯秋予與仔園同舉省試情好尤篤君家有高樓風月之夕詩酒宴客及公車屢放益加長全益盡屏居僻園搆草亭編蘺蒔藥集海內名素之詩低眉論次期以行遠而傳後也計偕時尚抱卷帙纍纍論議不少倦其將死時忽起促筆取敗紙細書哀毀之情又云余生本關門僕僕與四方名賢相接投贈遂多檢校奇矯之作以付殺青皆本手夙嗜非託聲譽其字畧可辨者如此後數行傾敧有無不可復識是則君之絕筆矣云云賓王事蹟

得此為詳，而實王李思不匱，至於聞訊身殉，尤為世人之難能可貴者。是集乃汪氏等所輯，大率得自友朋收度，僅數十首，合為一集，介分二卷，名曰遺稿，志輯梓也。是集古體少於近體，並各有造詣之不同。其古體佳者如元夕步月詩云：醉餘挈酒伴，散步春燈市，珠絲光炫目，笙歌聲聒耳，歸齋娛心意，明月東方起，遊女爛若雲，輕風拂羅綺，東鄰歡秉燭，西鄰爭挾技。蕪城大賈家，宴酣競豪侈，誰信四郊人，逃荒飢且死。逃荒飢且死語含刺諷，辭寓昭戒，有昔人樂府遺

意。至其近體更多佳什，如送阮天雲歸白下詩云：那堪半載內，兩度送君歸。白髮生涯苦，青氊事業微。江梅斜照席，臘雪細沾衣，分手離亭暮，悽然望落暉。淒然望落暉。又如雨中重集春草堂詩云：濕雲依戶隱梧桐，高會今朝與昔同，小樹頻添前日綠，繁花却勝早春紅。一年酒興清明後，三月詩情夜雨中。不是主人能戀客，百壺那得又城東。百壺那得又城東並屬格律工整，氣韻深厚，縱手神未盡，逮於綽約，然亦有可取者矣。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揚州府志

汪懋麟撰墓志銘

秀谷集唐詩鈔八卷 家刻本 劉啟瑞

江都李義賢撰、義賢字芝庭、熟於唐人詩集、著秀谷集唐詩鈔、乾隆庚辰勒成八卷、氣體自然、無異己出、劉六松攜謂其一聯如得意萬事不關心、離邱錦江花不過如是、然屬對之妙、正不止此、如以張輅山晚月初下、對蔣吉天寒雪未消、寒食送別以王勃野烟含夕渚、對王維疎雨過春城、宿東巖寺與僧夜話以沈佺期流澗含輕新、對姚合穿山踏亂雲、客中逢楊已畢以孫狄今日逢新夏、對錢起前程未夕陽、江邊閒眺以徐牧慚無下鈎處、對孟浩然徒有羨魚情、宿瓜步以徐祐淺水孤舟泊、對李商隱殘燈獨客愁、途中以温庭筠門靜人歸晚、對趙嘏枝閒鳥下空、元旦以譚用之甕邊難負千鍾綠、對盧同鏡裏堪驚兩鬢霜、詠柳以劉禹錫一聲玉笛向空盡、對姚合萬朵金絲著地嬌、江口夜泊以冷然巖邊樹動猿下澗、對羅鄴溪上月沈人罷春、悼古詩以李商隱蕭何只解追韓信、對李憕賈誼何須弔屈平、遊吳氏林亭以許渾山翠萬重當檻出、對杜光庭烟嵐一帶隔簾浮、登江樓以羅隱瓦檣尚攜京口酒、對薛據布衣恐惹洛陽塵、皆工穩絕倫、妙合唐賢、世之集唐句者至多、若此者固不輕覯也、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揚州府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嬾真草堂集二十卷　江甯蔣氏慎修書屋校印本

劉啟瑞

明顧起元撰、起元別有金陵古金石考、說略、客座贅語、蟄庵日錄事詩、均已著錄四庫分別入目錄類類書類、小說類、別集類事蹟、並已詳前、此則其詩集也、據卷首自序、謂詩凡二十卷、今撿集中十一之十七七卷並缺、即第八卷亦寥寥數葉、恐亦有缺者、是則存詩僅十三卷、猶未足也、又序云文集尚有三十卷、今並不傳、是則傳者僅此而已、其詩卓然不群、迥異流

俗、當時詩人已有是評、而自序亦如是言之、集中諸詩如歸園居感興詩云、荒園不盈畝、秋風捲蓬艾、嘉樹何婆娑、清川相映帶、中有結茅居、迥與眾芳會、明月媚潛虬、輕飈激天籟、勝境引濁醪、獨往謝傾蓋、莊周守其真、老聃塞其兌、湫隘難為容、玄賞自物外、華屋連九衢、山丘竟何賴、深夐遠、幽稚、淵淡、自然流露於字裡行間、以示其孤標自潔之意、其他諸篇亦多類是、江甯蔣國榜印是集時、並系跋云、先生稱詩時、前後七子飈舉雲興、足以攝海內之士而歸之、先生獨

迫然自得、不為風氣所縛、江表稚村、若焦弱侯之博洽、顧華玉之俊逸、與先生如驂之靳、為亦不為所掩、蓋學養既粹、才又足以副之、且匪獨其詩之善也、初授編修、即上祈天永命事宜六條、一親郊祀、二培祖德、三舉賢才、四恤民隱、五清刑獄、六省工作、其恤民隱一條有云、自開採征榷以來、民心之怨咨甚矣、寬恤之詔、反汗而未肯渙也、停止之令、屯膏而未肯下也、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虎狼之齒牙未厭、黎庶之骨髓已枯矣、自古人君所以失民、非必家被虐而人中毒也、唯其所行之一二、有以傷輩心、而買眾怨、則海內起而叛之、不知其何以響應者、人心之可畏、固如此也、所言激切、卒不報、明祚亦浸衰矣、先生蹇蹇之忱、又可以詩人目之哉、誠能知顧氏者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鵠巢詩集十卷　家刻本

劉啟瑞

江都唐思撰。思字再可，紹祖季子，官雲南知縣。讀書學詩外，尤善騎射、劍槊。乾隆甲戌援江賑例，試令雲南之呈貢縣，旋攝騰越州事。是時緬匪跳梁，襲逼關最逼，賊衆數萬將至州城。守兵先為副將某率領他往，餘不滿百，居民恟懼欲竄。再可持矛躍馬出，謂衆曰：賊至，吾分與城俱死，君等即走，卒遇賊，恐亦不免。若能各持刀杖，示賊無懼心，彼或望而生疑，可不戰而卻也。縱不幸而城破，我當先諸君奔敵，賊獲我則意滿，諸君四散未晚。衆皆感奮從之。賊疑其有備，不敢進，由是州境得全。甲午歸里，乙巳卒，年七十有一。著有鵠巢詩集若干卷。著有鵠巢詩集十卷，即此本也。思詩源出家學，宗法三唐。父紹祖有改堂詩鈔，時人評謂卓然中唐大家。思亦以中唐為主，如琉球刀歌云：客來滄海驚颼颸，蛟身龍骨寒光韜。斗室電掣天為高，出鞘示我琉球刀。逼人鋩鍔明秋毫，腰閒佩曲絲於倏。長蛇封豕曾鬬鏖，班駁血污餘腥臊。風波萬里休怒號，皇華使者能賢勞。國家定鼎弓天櫜，六合烽息輸包茅。奸邪伏釜無騰逃，泰階武備陳干旄。敷文太史皆青袍，筆鋒鐫錯推名豪。此其古體也。若今體如老官屯軍營作云：貔貅萬衆樹功勲，破壘搴旗水陸分。牧馬汗嘶千帳月，戰船壓壓一江雲。諸蠻翹首生霓望，窮寇驚心怕鶴聞。大纛分明新部曲，旁人猶號故將軍。亟氣勢雄厚，韻調鏗鏘，方之中唐，殆有似處。昔四庫著錄紹祖改堂文鈔，已深推許，而不及其詩。不知詩尤勝於文。今觀是集，益信其淵源有自矣。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揚州府志

冠月樓詩一卷出關草一卷　家刻本　劉啟瑞

泰興李開生撰、開生字天中、號冠月、順治丁亥進士、入翰林、擢禮科給事中、以建議謫遼左、年三十三卒、姜西溟稱為諫臣第一、著有冠月樓詩並出關草各一卷、其弟振宜為梓行世、振宜並書後云、此余兄安置遼東諸什也、順治乙未、余兄釋服出關、庚子夏、世祖章皇帝下詔、將賜還余兄、而余兄不幸於己亥年已歿、世祖特旨允歸葬云云、可知開生遭際之難、殉身遼左、故所為詩、皆屬愁苦之音、旨哀而辭苦、如關前誌別詩云、罪軀幸得主恩全、餞酒蕭條轉授鞭、奄晉灘平魚陣淺、句離天闊雁行偏、不辭馬骨埋邊雪、敢惜牛衣臥塞烟、今日玉關無內外、臨歧握手莫潸然、一片喪離遠別之心、不禁溢於言表、其他諸什亦多類是、徐乾學序其集云、往歲戊子、天中先生為諸生、赴試金陵、而人不知也、徐序惲言均足徵開生一生落寞、半世流離、既不獲遂志於生前、姑留文字於身後、讀其詩可以知其人矣、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通州直隸州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曹集考異十二卷　蔣氏慎修書屋校印本

劉啟瑞

上元朱緒曾撰、緒曾別有金陵詩文徵、已著錄入總集類、事蹟並已詳前、此則所撰曹子建集之考異也、子建集、隋書經籍志作三十卷、唐書藝文志作二十卷、然後曰又三十卷、蓋三十卷隋時舊本、二十卷者、為後來合併重編、實無兩集、陳振孫書錄解題亦作二十卷、然振孫謂其間頗有采取御覽書鈔類聚中所有者、則据撫而成、已非唐時二十卷之舊、文獻通考作十卷、又並非陳氏著錄之舊、但現世所傳曹集之本、允以宋嘉定六年刻本為古、而庫著錄即為是本、然卷數亦十卷也、是十卷之傳世已久、而曹集篇佚亡失、亦已久矣、至於篇章異誤、字句脫落、尤不可勝舉矣、朱氏爰輯各家所引、廣為考異、成書十卷、復輯各家評論為序錄一卷、又撰年譜一卷、考其行誼、合為十二卷、蔣國榜為印行之、總名曰曹集考異、蓋從其原目也、蔣氏並附以跋云、右曹集考異十二卷、上元朱述之先生著、先生名緒曾、道光丁酉舉人、浙江台州府同知、窮年矻矻、以著述自娛、是編要約不煩、該贍不蕪、實曹注之收弁、先生著是書、與山陽丁氏晏銓評同時、而丁書晚出、各不相聞、其精覈視銓評且過之、唯沿乾嘉考據之末流、以多為貴、不加裁汰、如一沬字也、辨論至數百言、而歸於互通雙用一義、斯頌魯也本為斷句、而引申亦數百言、至大饗碑已明辨為衛覬文、而猶附於末、引元劉履之注、展轉紛難、或從或違、蓋亦辭繁不殺矣、若陳思孤忠貞志、鬱伊不申之懷、先生並為推闡、而章顯之、百世而下、皦如日星、則先生有功於陳思者大矣、初為曹子建集十卷、又敘錄年譜各一卷、今合為十二卷、而以考異名之、從紫陽校韓文例、且先生原目也、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江甯府志

仲玉詩鈔一卷　家刻本　　劉啟瑞

江都尤璋撰。璋字仲玉，號醒鄉，諸生。事父母孝，居喪，至於嘔血。其孫諸生仁武輯其詩七十首，為仲玉詩鈔一卷，即此本。集中編次先後畧以年序，其無可考者，則依詩體古近分釐之。其詩古體多於近體，蓋夙擅古體故也。其古體佳者，如白紵辭云：玉簫綫柘鼓低，吳兒含笑歌春詞。芙蓉為面雲為衣，聲隨舞節媚以遲。啟明星促紅樓月，樹影蠓朧啼百舌。堂上清歌猶未闋，起視東方忽不悅。又如車迷迷篇云：車迷迷兮馬蕭蕭，思勞人兮心忉忉。黃河潤兮風颼颼，妾夢往兮苦波濤。波濤息兮會有時，魂夜來兮君不知。均古雅淵茂，厚重樸逸，方之漢魏樂府，或有未逮，然較之唐宋擬作，抑且過之矣。至其律詩亦頗可誦，如與葯齋秋夜論詩詩云：犀垂簾峭寒遲，尊酒文夜雨時。味外酸鹹稱表聖，詞中珠貝說陳思。按圖求索終無駿，視譜安排豈有棊。識得風騷真意在，一心提印復何疑。語識甘酸，辭表辛苦，非深於詩道者不能言此，鍾嶸詩品而外，論詩者當有取於茲矣。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揚州府志

寒錄齋詩集四卷　家刻本

劉啟端

儀徵吳文瑩撰。文瑩字謁雲，號蒲褐老人。原歙溪大族，移籍儀徵。詩境清奧古艷，皆唐人正軌。錢塘厲太鴻稱其善造語，始驚其言若臨絕壁斷壑，悵惘欲返，繼乃索得微徑，往往見幽葩奇卉。其刻削如孟郊，其詭幻如李賀，高吟冥搜，無不如志云云。其推許可謂甚至。今以盱衡是集，殆屬確評。其佳什古體如自題寒綠齋詩云：窠石玲瓏幽草風，枝枝梅葉凋秋紅，齋旁冷艷聚雅玩，粉蕉綠卷紗幃中，香絲欲沈月一角，思纖密雲膩如髮，串瓶蟹眼風颼颼，浮殘嫩陰茶色活。詩授芒角腸轉枯，燈搖禿影吟魂孤，埋頭十載不出戶，書味橫腹來相呼。又如舟返大飄山秋心辭云：樓船颿影鋪橫波，白雲擘天山全遮，水荇落穗菱浮花，風勢一側旋平沙，荒岡老稚啄牛角，踈墨抹林岡一幅，答笞罥柳魚腥簇，錢官也解歸田錄，菰蒲十里飛清霜，自釣秋江膾寒玉。今體佳者如送和同人舟秋江上草亭詩云：秋情寒鏡落芙蕖，獨擁香幃賦瑟居，藤架夾花幽鮮滑，竹籬吹葉冷烟踈，串帆江影雁飛後，一抹山痕簾捲初，輸與閒卿豁清臆，串篝漁火十車書。又如秋錢辭答高鳳岡詩云：昏林幾樹葉凋紅，野篆初銷泊岸風，櫓曳鄉愁飄白港，竿挑山色挂烏篷，涼雲欲斷鐘敲影，素景都澄水印空，牘得離花香滿路，拂衣倦倚小蠻童。均幽奧嶔奇，古雅淵茂，乍繹之不能識其大旨，再繹之則豁然開朗，有唐人之風。方之屬〔厲〕氏所評，誠可得其當矣。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揚州府志

淮海英靈集

永報堂詩集八卷　嘉慶間自然弇刊本　劉啟瑞

儀徵李斗撰。斗字艾塘，號北有，乾隆時諸生，博學工詩，通數學音律，著有永報堂詩集八卷、艾塘樂府一卷。晚年以疾食防風而愈，名所居曰防風館。所作揚州畫舫錄十八卷，於名勝園亭寺觀風土人物蒐採詳贍，阮文達公為序其集，此揚州府志所傳也。傳稱其著述，祇云及詩集、樂府、畫舫錄，而於奇酸記傳奇、四卷、歲星記傳奇二卷，未之及，蓋已有所遺矣。是集八卷錄詩近五百餘作，古今體皆備，詩宗靖節，得其雅談，問涉三唐，挹其明麗。集中佳作比比皆是，擷其秀者，古體如湖上詩云：修景遲熱客，薄暮涼疎鐘，但餘高樹日，乃來前浦風，泛舟虹橋間，淼淼水雲趣，夕雨過南溪，已入江上峯，初月如蛾眉，照人意不濃，隅岸有小市，侯客勤晚春，且聚螢為燈，攜之歸城東。近體如贈東莞蘇傳號秉寄孟將軍詩云：傳輿己兩日，愁絕孟將軍，鐵券空中據，金笳夜半聞，依威須振武，懷遠待斯文，峒生休相泣，刀光豈識君。又如詠嚴陵詩云：九里山連七里灘，炎劉傳此兩漁竿，朝臣豈待功臣薄，天子由來禮數寬。前後漢書歸正史，東西京賦出郎官。如何天下精兵處，不及高蓬釣艇安。又如寒食過安文墓詩云：寒食荒邱日落春，路人遥指舊將軍。平原無子誰營壙，明遠工詩自唱墳。寶劍相還終及我，高才到死始憐君。忽然破涕一舒嘯，如此青山與白雲。並平淡幽雅，清新雋逸。集中各作大率類此。阮文達嘗云：吾鄉李君艾塘少不受帖括束縛，極鏤刻之致云云。此文達序其畫舫錄所稱也。今以之衡其詩，亦若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春雨樓詩畧七卷 嘉慶九年刊本 劉啟瑞

上元孫韶撰。韶字九成，乾隆時附貢生，少有詩文名，年十八即補縣學生，為人和易，喜交游，所交皆名公卿，而能自矜重，無詭隨之習。為詩以清雅有蘊蓄為宗，世人多稱之。此春雨樓詩畧凡七卷，存詩四百餘首，古今體詩悉備，而皆工。其古體佳者，如西山寒溪寺懷古詩云：寒溪寺外青山暮，山中百道飛泉注，曾是吳王避暑宮，沿溪尚有前朝樹。紫髯霸業定三分，一面風當百萬軍，秣陵王氣雄天塹，赤壁江聲走陣雲。此地當年盛樓閣，閒攬江山入寥廓，蜀江波浪自黃牛，漳河臺榭空銅雀。轉眼舟師下武昌，千尋鐵鎖盡沉江，殘碑猶刻吳黃武，騎土都歸晉太康。於今廢址人經過，寒煙衰草牛羊卧，右憑鄂渚左蘄陽，蒼芒戰壘愁無那。徙倚臨風心又曠，赤烏遺事忍重論，老僧指點山頭石，猶帶當年試劍痕。其近體佳者，如別晉安諸友詩云：黃州久住作并州，忽更燕臺事遠遊，八月涼風吹客騎，幾番清酒餞江樓。斜陽煙雨千山暮，長劍關河萬里秋，為有群公高處望，征鞭已試又回頭。又如重九前一日海州城遠眺詩云：烟嵐縹緲認雲臺，落日孤城畫角哀，秋少稻粱無雁到，地當溟渤有潮來。時清兵亦歸農畝，歲歉官方見治才，太息膏腴荒欲盡，幾家明日酒盈杯。古近體並各有佳勝，古體則蒼莽堅勁，近體則丰神綽約，而撫事興懷，即景生情，感慨悽涼，低徊欲絕，則古今體皆同。然於感慨之中，猶寓蘊藉之意，尚不失風人之旨。袁野才隨園詩話評云：句請金陵孫秀才韶詠小孤山云：江心突兀聳孤峯，飄渺還疑月裏看，絕似凌雲一枝筆，夜深橫插水精盤。後過此山，方知此句之妙。又符葆森寄心盦詩話：金陵孫蓮水以春雨詩得名，袁太史最相激賞。中有佳句云：寒侵幽夢重衾覺，水長平湖畫舫知，遠煙如夢迷山影，新綠和愁上柳痕。又望九華山云：殘雨吹風斷，遙青渡水來，天空疑化水，燈遠欲沉江。亦復秀絕一時，二家均極推崇，蓋孫氏之詩造詣極深，故時人稱道弗衰也。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江甯府志

聞音室詩集四卷遺文一卷　嘉慶二十一年刻本

劉啟瑞

無錫王嘉曾撰、初名廷商、改楷曾、通籍後、改今名、字漢儀、一字甯甫、號史亭、乾隆丙戌進士、官翰林院編修、著有聞音室詩集凡四卷、又遺文一卷、附詩集以行、其詩平淡幽推了無塵態、恰如其人、集中佳作、如送同年雷雷峰赴館詩云、三年韶景赴煙波、落落門庭雀可羅、鴻雁鄉關書札少、弟兄京國別離多、花磚曉日移温樹、螭首清宵絳河、寄語玉堂諸侍從、晝

鈴珥筆近如何、又如過劉去華祠詩云、三殿傳宣啟正牙、上書容易向天涯、中朝涕淚存風漢、左仗干戈及大家、異代靈祠依壁水、當時吟卷對槐花、不知淪謫何年返、春雪黃陵日又斜、又如潯陽送別圖詩云、琵琶蕭瑟荻花疎、九派潯陽夜月虛、比是枝枝猶怨惜、白頭淪落老尚書、並清韻雋逸、澹泊遠明、許巽行撰其墓誌、亦稱史亭詩如其人、生平澹泊緼藉、屏絕世俗紛華靡麗之習、與人交誠摯肫篤、敦信義重然諾、居恒靜默寡言、至與朋儕語及經史疑義文字源

流與凡六書音韻律算諸法辨析精微雖館中前輩
如翁覃溪戴東原諸公無以難也云云稱許可謂甚
至評史亭詩者蓋有取於斯言矣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無錫縣志

藕怡詩鈔四卷 乾隆庚子刻本 劉啟瑞

興化顧仙根撰仙根字藕怡諸生風神清雅工為文書法晋
唐詩學尤邃沖淡古樸不作風雲月落之辭運使曽
燠曽延致題襟館中唱和極富著有藕怡詩鈔紀荒
詩略詩略未見見者祇此本按興化顧氏向以詩名
芑子麟瑞孫繼春繼華繼棠曽孫驌繩繼繼各有專
集世稱顧氏世以詩鳴幾比之王氏過江人人有集
而仙根柢柱其間尤稱矯矯而澗雅淡泊清澄逸遠
更高於諸顧今以觀之全集大率類是其佳什如贈

容詩云客行既多日見人非一類顏色亦甚温客心
已先寒如何幽居士不肯早閒關咫尺寒萬里語笑
成波瀾但自得寸地不異雲在天浮雲本虛空變化
已自仙金玉冢壘埃賢智俱奸頑豈無知心人豁達
誠獨難又如宣城道上詩云江光雲外白新沐及春
晨上馬問前路餘寒尚戀人山風如帶雨澗水不沾
塵客子行當午炊煙散遠鄰亟古樸雅茂幽深夐遠
方之諸顧抑且過之矣阮亨定香亭筆談謂藕怡詩
境登潛嘗至杭與余同游西湖諸山歸時余贈以一

絶云、湖光山色上吟衣、幾日閒遊便欲歸、歸去詩情定何許、清晨登隴看雲飛、其推崇若何可想見矣、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楊州府志

立崖詩鈔七卷 嘉慶戊午交翠堂刊本

劉啟瑞

長洲蔣業晉撰、業晉字紹初、號立崖、乾隆丙子舉人、官湖北同知、著有立崖詩鈔、王西莊稱其詩鈔致精、其詩亮而能沉、瘦而能厚、自成一種風骨、世皆稱為確評、今以之衡全集古體佳者、如途中紀事詩云、役夫老且病、附我車後塵、纔行三百里、兩足愁屈伸、屈伸尚艱難、何以走西秦、呼天愴莫救、分與異鬼鄰、我聞心惻惻、哀哉此窮民、古有脱驂贈、彼雖非其倫、苟能通大義、亦可行吾仁、日減一餐飯、日解囊中緡、市恩殊可恥、積善何足論、我心別有感、感此異鄉人、今體佳者、如咏新柳詩云、一見一回緣、依依似故人、煙花橫驛路、別緒動江津、我憶武昌種、遙憐玉塞春、今希高士傳、悵觸歲華新、又如承塞上詩云、高嶺倚層穹、寒生萬壑中、驚沙常暗日、衰草自生風、霜落征衣薄、秋高塞馬雄、揮鞭一長望、煙樹正冥濛、此五言也、又如入函谷關詩云、中州鎖鑰倚崔嵬、獨客今朝去復回、九國師延憑此險、一丸泥閉仗誰才、谷深天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全湯固關隘秋防畫角催、何必聽雞更懷古、夕陽駐
馬幾徘徊、又如懷善度香比部奉使入蜀詩云、入蜀
虛期魏闕攀、何時復命覲天顏、師行景象星軺內、國
政權宜羽檄間、已喜新疆屯萬馬、還聞髯鬼哭千山、
出羣才望安危署、想見躊躇度劍關、此七言也、綜此
五什、各具佳勝、或宛而能沈、或瘦而能厚、與王氏所
評相合、其他諸什、亦率類是、袁枚評云、作者為諸生
時早、已逸情雲上矣、解組十年、又出入於塞草邊風
金戈鐵馬間、宜其詩之感激豪宕、氣吞五嶽也、又春

融堂文集評跋、吾友蔣君立崖吳之詩人、其議論意
氣、往往凌厲一世、放筆而為詩、則感激豪宕、稱其為
人、又孫星衍評云、氣成風雲、聲出金石、七古七律、開
闔頓挫、直到古人、又石溪舫詩話云、立崖豪邁、詩如
其人、乾隆甲寅端午日、潘榕皋戶部、陳雲濤中翰、邀
余同錢竹汀、袁子才兩先生與君集於虎邱、觀競渡、
入夜燈船尤盛、畫湖櫻讌集圖、以余當王晉卿、故有
句云、科頭畫我當花生、絕代蛾眉皆捧箋、及余三過
吳門、則君與錢袁皆歸道山、惟榕皋清健如昔、追憶

舊事、能無泫然、各家所評、多稱其詩感激豪宕、開闔
頓挫、直到古人、誠能知立崖者、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蘇州府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自春堂詩十二卷　道光九年石瓢仙館刊本

劉啟瑞

丹徒楊鑄撰。鑄字子堅，號石瓢，乾嘉時布衣，工詩文，為江南名宿，著有自春堂詩十二卷，即此本。宋大樽嘗評其詩云，世謂子堅神似六朝，神似青蓮，僕乃謂神似清風明月，閒罷獨飲一斗，仰天大笑，欲呼下九萬仙人相與遊戲，語竊謂此境亦頗神似子堅，詩云云，殊推崇之。今以其語衡之集中，如暮入蓮花洞，歸宿獅子巖下詩云，疏竹警秋夢，颯颯摇深煙，呼尊坐苔石，月已來尊前，山氣白成水，杓斗横青天，澄潭深喬木，萬影皆飛懸，我情殊浩蕩，下界方惘然，又如送石處士遊盧山詩云，一峯一飛瀑，流出洞邊雲，雲裏不藏月，山中來照君，梅花何處好，仙樂半空聞，萬仞香爐頂，高歌酒未醺，又如山中不寐詩云，長天飛鳥倦，知還那得頻，來靜掩關，好月就人還，到枕亂雲如浪，忽況山地臨空際，秋心遠，燈閃虛堂古佛閒，夜半有誰騎鶴至，相從石窟探瑯嬛，又如咏韓侯釣台詩云，烹狗無須怨沛公，知音終勝楚重瞳，恩仇已快繳時願，衣食能酬蓋世功，不信王侯符相士，劇妨刀俎伏深宮，臺前逝水奔騰去，慷慨雄心夕照中，並清新明麗，秀雅雋逸，方之宋評，殊有合者。符葆森寄心盦詩話謂昔賓谷都轉遊焦山，見石瓢聽琴詩於壁間，長吟明月在水不在天，秋聲在空不在弦兩句，數以為太白佳境，淵如小峴兩先生謂其詩排盪似黄仲則而俊逸過之，此論尤足為的評也。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鎮江府志

丹徒縣志

以恬養智齋詩初集六卷 道光九年碧城仙館刊本

劉啟瑞

嘉定程庭鷺撰。庭鷺字序伯，號蘅鄉，又號箬庵。嘉道時諸生，以詩文名於世，著有小松園閣雜著、箬庵畫麈等。此則其詩集也。詩宗唐人，得其清腴，見稱於符葆森寄心盦詩話，畧謂余由吳之松江，迺棹復過吳，晤序伯於黃君秋士湘華館中，觀所作畫，純乎古人門逕，詩氣清而腴，余比之孟陽傳派。嘗從軍兩浙，有夜半戍樓笳吹急，滿江燈火過臨平之句，頗得唐人風格。今以符評衡之，集中佳什如朱莊望積雪詩云：有約看積雪，出門較客早，已有笠鞋痕，一逕侵晴草，村樓足舒望，萬象泯昏曉，西山凍雲外，雙峯難了了。居人日伏蟄，鑿戶蟻穿小，奇景不可狀，所得付窈渺。予心方悄然，艱難思遠道。又如春盡日齋中對花作詩云：春風悄然去，如客還其家，獨客別家久，春去猶看花，晴薄少階蝶，草長喧池蛙，避酒野酌廢，抱病重帷遮，閒門無屐印，禿管凋詞葩，羈孤況憔悴，相對羞芳華。又如水驛詩云：水驛去匆匆，相離一夢中，殘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歸客棹，孤角戍樓風，愁思隨潮闊，頑心借酒雄，蜂煙回首近，辛苦念征鴻。又如答頤道師繁昌書并寄此詩云：悵望南陵路渺緜，宦情鄉思久遷延，縣城花發猶前日，江驛書來已隔年，山水新吟娛謝朓，門牆華首感彭宣，西溪老屋應無恙，早盼歸來種秫田。均清真淡遠，幽雅古茂，誠合於符氏所評。其他各什亦復如是，是蓋學唐人得其神而遺其貌者。序伯亦工畫，墨林今話云：嘉定以四先生著，李長蘅故址在焉，君因取蘅鄉自號，以志嚮往，故其畫清蒼渾灝，逼近檀園，往來吳越間，名益噪。近輯練水畫徵錄，尤有裨於文獻，兼擅鐵筆，由丁黃以溯秦漢，中年以後，忽夢前身為青箬菴僧，故又號箬菴。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嘉定縣志

太倉州志

雙白燕堂詩集八卷集唐詩二卷　道光二十二年刻本

劉啟瑞

武進陸耀遹撰。耀遹字劭文，繼輅從子，縣學生。詩醞釀深至，人亦蘊藉，斂采黯然可思。遇事侃侃無所疑畏，秉筆遨遊，尤長尺牘。嘗客陝西巡撫朱勳幕。會教匪反滑縣，命陝甘總督那彥成至河南，過長安，求士於朱，朱言耀遹知兵事，即請見，為陳機宜緩急數十事，因屬具草以上，入奏多見施行。道光元年舉孝廉方正，試二等，以教諭用，選授阜寧縣教諭。之任百日，

卒，年六十三。性嗜金石文字，隨所至搜輯摹拓，暇即伏案考証，補青浦王昶金石萃編所未備者，成續編四卷。此則其詩集及集唐詩也。耀遹與從叔繼輅同以詩名，人稱二陸。詩亦類相似，皆以蘊藉深厚見長。集中古體佳者，如荊南吟云：浮雲思故岑，倦翮思故林。吳絲蜀桐苦刺促，請君聽我荊南吟。黃頭掉船不須楫，千里滄波幾回別。仲宣樓下賤枯枝，青眼高歌竟誰識。宣城白酒斗十千，暖香吹鬢雲屏前。金鯨援筵夜三五，曳雪牽雲作楚舞。團團寒月當空來，酒酣走上章華臺。荒臺茸茸對秋草，直西便是江陵道。抽帆夜逐南風歸，萬柄芙蓉鏡中老。其近體佳者，如歸次盱眙感賦詩云：昔年亂馬經過地，塌落能將別緒催。暝色數峯隨客到，秋聲一夜渡淮來。冠裳異代餘松檟，龍虎英風沒草萊。兩載倦遊重弔古，不堪檣醉步層臺。均醞釀深厚，氣韻沈雄，與從叔繼輅詩相較，可無愧色。李養一序其集云：吾友陸君劭文，其性情宛摯纏綿，其學問沈博絕麗，其吐屬和暢蘊藉，故其見之篇章者，逸而近風，莊而近雅，其悱悵宛轉，具有

點染處猶吞吐綽約之美。晚以特科邀一廣文，乃甫任而歿，士林惜之。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清史列傳

常州府志

華陽散稿二卷　乾隆丁亥松槐書屋刻本

劉啟瑞

金壇史震林撰。震林別有西清散記，已著錄，事蹟並已詳前。此則其詩稿也。震林好仙佛，詩亦近之，多禪語，往往在可解不可解之間。然興至落筆，則多華辭，而清雋之氣，亦時見於字裡行間，固未可悉以仙佛之辭擬之也。其詩佳者如贈邢九相詩云：南湖無水草連沙，此地重留玩晚霞，明日滿臺君已去，春愁交與杜鵑花。又如趙鳳淇聞叔訪余集雲菴詩云：殘月僧床聽曉鐘，預愁相別悔相逢，淡黃雅和湖西路，得送孤帆是遠峰。則又丰神搖曳，韻調鏗鏘，雖語近解脫，有類佛禪，然詩境高超，迥異凡俗，亦非深於詩者不辨也。墨香居畫識評云：梧岡教授告歸，往來淮揚間，從游者日益眾，然性孤介，不肯與時俯仰，喜禪說，多方外友，故詩文往往近仙佛，亦復隨事諷諭，誘人為善。工八分書，中年酷摹曹全碑，後更參以己軸，其寫樹石蘭竹，一以生秀為宗，不落前人窠臼，可以知其人矣。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金壇縣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東皋草堂詩集十卷　乾隆間家刻本　劉啟瑞

番禺韓海撰海字緯五一字橋村生而敏慧尤肆力
詩古文詞是時嶺海文社數百人推梁佩蘭執牛耳
海以後進居末座佩蘭顧獨與海言詩成輒稱善坎
坷場屋二十餘年居無聊乃爲詩俯仰呻吟以紓其
胸中噫嗌之氣性不喜酒而託興甚豪嗜遊至羅浮
登飛雲絕頂觀日出自言天風一吹幾欲駕而翼去
雍正元年舉於鄉年近五十矣十一年成進士官封
川教諭初到任集諸生諭敦實行崇古學學舍一新

會舉博學鴻詞總督鄂彌達巡撫楊永斌欲首薦海
再三徵至命賦五色瑞露及夏蓮詩海有云欲待移
根歸太液須尋十丈藕如船蓋寓言也鄂彌達覽詩
愕然遂不復强而海疾亦作矣越數日卒於家年六
十著有東皋詩文集二十卷此清史列傳本傳所云
也傳稱其集二十卷乃兼詩文而言此本十卷則
僅詩也詩古今體畢備率多登臨遊覽之作其氣高
其辭壯其境超其意深凡山川巖壑奇怪之狀莫不
寓之於詩以故詩無不工麗可喜如廉泉澗中詩云

樹密不知雨谿深微覺寒夾天松影濕到地葉聲乾
風勢見秋瀑雲香聞夜蘭與君投寺宿吟向曉鐘殘
又如次和黃省齋遊白雲山詩云笑御天風到上方
一山煙霧鬱蒼蒼松杉翠壁高秋冷雷雨丹崖白晝
長五色雜英環箬笠數聲清磬出幽篁九龍泉近堪
尋勝滿椀銀花合飽嘗均氣韻沈雄格調高古類此
者至多斯僅其一斑而已嶺南詩鈔評云先生少爲
鄢給事際泰推許及爲諸生名益著殿撰王世琛中
允王元衡河督周學健來粵皆心折之顧困於衣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恒賣文自給性孤介書授徒富人家以坐位小失即
拂衣歸借隣米以炊市片糖下飯怡然無悔色年近
五十始領鄉薦又十年成進士會舉鴻博再三徵竟
不就高尚其志也如此而詩亦如之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清史列傳

中洲草堂遺集二十六卷 南海伍氏重刻本

劉啟瑞

明陳子升撰。子升字喬生，南海人。年十五入邑庠，累商試不售。聖安登極，舉明經第一。明年隆武改元，於閩拜中書科中書舍人，使粵而閩淊，奔謁行在於邕州，拜吏科給事中，遷兵科右給事中。入清不仕。事具薛剛生始亨所為傳。是集凡二十有六卷，卷首為各家所為序傳，卷一為賦，卷二為四言詩，卷三為樂府，卷四五為五言古詩，卷六七為七言古詩，卷八之十為五言律詩，卷十一之十四為七言律詩，卷十五為五七言排律詩，卷十六為五言絕詩，卷十七為七言絕詩，卷十八為葩經體，卷十九為詞，卷二十為曲，卷二十一為琴操，卷二十二為雜著文，卷二十三為硯書，卷二十四為疏草焚餘，卷二十五為四子義易義，卷二十六為中洲說詩，卷末為采摭群言附錄，又集外撰述為識名廣編。其二十四之二十六及集外撰述均註嗣刻，蓋已原闕，而南海伍氏重刻遂亦仍之，蓋是集實不足二十六卷。為伍元薇刻是集時並有跋云：先生文忠介弟，鼎革後目覩滄桑，寄跡菰蘆，以寓其麥秀黍離之感，其人品自不可及。王阮亭謂先生頗用楊用脩格調，朱竹垞謂古詩愛仿玉臺金鏤，五律規摹太白浩然，然心慕手追者區海目也，似未足以盡先生所長。先生詩無所不仿，亦無所不合，間有效范致能、楊廷秀、陸務觀者，未免自蹈窠臼，且亦微嫌太盡，少含蓄之致，而要能於屈、鄺、陳、梁、湛滌、九谷諸子而外另樹一幟，伍鐵山、梁南樵、王蒲衣、吳山帶一輩恐未如也。各通志、府縣志俱無傳，阮通志僅著錄藝文略中，新脩南海縣志列傳亦據集中附錄薛剛生所撰傳為之。雅善鼓琴，尤工詞曲，故第二十卷、第二十一卷嶺飲琴操附焉。然張孟奇西園存稿有先生所撰白玉樓記序，而記已不存矣。第一卷有擬賦釭玉棋觥，賸續編謂陳元孝賦擬特假以寄慨，然獨漉堂文集賦序：客有示余擬賦者，推其意而和之，則客殆先生矣。第二十四卷疏草焚餘、第二十五卷四子義易義、第二十六卷中洲說詩均註嗣刻，然已刻者亦幾湮沒不傳，良可慨矣。是書為黃石溪明經

影鈔本云假自先生後人者因轉與其嗣君借鈔而重料之云云是書大凡可以緣知矣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明薛始亨撰陳喬生傳

陳文忠公遺集十一卷 道光庚子南海伍氏刻本

劉啟瑞

明陳子壯撰子壯別有經濟言已著錄四庫入類書此則其詩文集也是集凡十有一卷為南海伍元薇輯本載於伍跋略謂先生大節在天壤我朝定鼎幾二百年迄今粵中婦人孺子間說陳探花殉難時事無不欷歔憑弔而專集顧罕流傳四庫全書於劉宗周黃道周等諸臣遺集均已著錄而是書缺焉或以此歟是書不知何人所輯有陸夢龍序則先生未殉

節以前所撰耳曰練要堂集曰秋痕統曰陳文忠公遺集按屈翁山廣東新語先生在禮部時見朝廷大小政事隨書之以遺子弟凡十九首名曰秋痕玩通志練要堂後集一名秋痕以是書證之則翁山之說恐誤然集名錯出體例頗乖今更為釐定統曰陳文忠公遺集而以練要堂集秋痕分屬焉凡十一卷仍校勘以付梓人先生詩輪囷瓦鼎古色蒼然望而知為端人傑士文更清剛雋上有曹公蒼莽古直悲涼之概柬孫念先與凌茗柯二書周櫟園尺牘新鈔錄

之謂其氣息逼近晉人恐先生爽然不屑也家書十九首尤多足與史傳相發明者第四首謂衣繡戎劾太監張彝憲總理户工二部錢糧疏請司府州縣各官齎冊投赴以隆體統爲有爲而發當不其然然先生亦謂人言如是非不满於臨侯也罪記一首孟記在獄諸臣言外淒然欲淚然亦可見當時之秕政矣屈翁山廣東文選録先生文四首惟從又軒記一首在集中而議改授宗秩疏表璽卿遺稿序南園五先生詩序已不存矣則遺佚者正多也是書不尤當寶貴耶云云具見伍氏輯編釐定之勤而文忠詩文得傳亦足見其表彰先賢之功矣

附録傳記參考材料

明史

蓮鬚閣集二十六卷　南海伍氏刻本　劉啟瑞

明黎遂球撰遂球字美周番禺人遂球生而岐嶷博學能文舉天啟丁卯鄉薦初上公車四方賢士爭求識面名噪京師南歸適丁外艱遂杜門著述益肆力古文詞詩賦服闋再赴春官不第時揚州進士鄭元勳集四方才人於影園賦黄牡丹詩推宗伯錢謙益爲之品題懸金罍爲賚遂球南還過焉即席立成十首竟冠諸賢一時藉甚共呼牡丹狀元既歸交遊益盛是時流寇内訌邊疆多故有詔令部院大臣保舉經濟名儒以任方面守牧禮部侍郎陳子壯首舉遂球以母老不就丙子粵東饑遂球畫賑濟之法存活甚衆崇禎末寇亂大起有叛將擁衆數萬自湖南挾吉藩突至連州省會洶洶將有變遂球爲言諸臬司方震孺令嚴警備厲人心徐以檄呵叛將去亂遂寢甲申北都陷遂球聞變痛哭決意致身陳子壯謂其可託大事力薦之趨金陵將拉之偕行不果乙酉遂球始出授官兵部職方司主事提督廣東兵赴贛州城破與弟遂琪死之贈兵部尚書謚忠愍建祠表揚

所著有周易文物當名蓮鬚閣詩文全集易史行世此即其蓮鬚閣集也集凡二十有六卷卷一為賦卷二為四言詩卷三為五言古詩卷四為七言古詩卷五為五言律詩卷六為五言排律卷七為七言律詩卷八為七言排律卷九為五言絕句卷十為七言絕句此其詩集也餘卷則為文卷十一為論卷十二為策卷十三四為書卷十五為碑記卷十六為記卷十七為序文卷十八為集序卷十九為傳卷二十為銘卷二十一為題跋卷二十二為緣疏卷二十三為行狀卷二十四為墓誌銘卷二十五為祭文卷二十六為雜文此其文集也其文其詩均有獨到據卷首李模序評畧謂吾嘗詮次其書論序最富詩次之賦又次之其論許衡也義正辭嚴與邱文莊陳文恭如出一口詩五古若從軍結客諸篇激昂慷慨義烈動人使閱者掩泣沾襟盡懷殺身成仁之志是皆有補於人倫予嘗於春山詩語極論之然竊怪五古始自河梁而蘇李二人忠不忠迥別論者謂都尉文士漢武用失其所長以至於喪師朔漠名敗身頽然子卿鹿鳴野草之章黃鵠遠別之什稱為高古非清廟朱絃一唱而三歎更無可喻而其在北海時卧起持節凜然不可推辱亦獨何耶豈其獨非文士而有以異夫都尉之所以為文者云云評殊允當而推崇亦備至信可謂黎氏定評矣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廣東通志

區太史詩集二十七卷　道光庚子伍氏刻本

劉啟瑞

明區大相撰。大相別有文集，已著錄，事蹟並已詳前。其詩分三帙，曰前使集，曰後使集，曰海目詩選。此乃彙刻之本，都二十有七卷，計卷一錄賦二首，四言詩銘贊六十七首，卷二錄騷體歌詞十四首，卷三錄樂府雜體四十有九首，卷四之八錄五言詩一百九十四首，卷九之十錄七言詩四十六首，卷十一之十八錄五言律詩六百四十二首，卷十九之二十錄五言排律八十五首，卷二十一錄六言詩四首，卷二十二之二十四錄七言律詩一百七十二首，卷二十五錄七言排律三首，卷二十六錄五言絕句一百三十三首，卷二十七錄七言絕句一百七十一首，都錄詩賦銘贊騷歌等一千五百九十二首，合為一集，而以陳子壯序及前後出使自序附之。此伍氏所刻之本。伍氏並有跋云：先生有前使集、後使集、海目詩選行世，此其彙刻之本，故陳文忠一序外，前使、後使二序附焉。朱竹垞靜志居詩話謂持律既嚴，鑄詞必錬，嶺南

山川之秀，鍾此國瑰。又謂如純鉤初出，拂鐘無聲，切玉如泥，又如鏡吹平江，秋空清響。其推挹至矣。翁山屈氏則謂嶺南自張曲江倡正始之音，明三百年詩之美，海目為最，在泰泉蘭汀崙山之上，而均有憾於虞山錢氏列朝詩集置而不錄，置而不錄於先生，何損哉。鈕玉樵觚賸續編謂先生全集多館閣之作，宜為檀萃楚庭稗珠錄所譏，謂鈕稱詩尚操吳音，於先生全集但取醉隱記，此先生集中下下者，而以為可傳，豈知先生者。然醉隱記實非詩也，另有文集，當曠求之。楚庭稗珠錄又謂先生集如黃鍾大呂，高文典冊，而翁山屈氏所論，殆阿好之言。屈氏謂白沙詩勝曲江，固匪持平之論，至謂先生詩能繼曲江，在泰泉蘭汀崙山之上，則後有作者，當無不心折此言，夫翁山亦豈阿私所好者哉云云。區氏詩評，亦可緣知其大凡矣。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廣東通志

秋水亭集一卷飲淥軒隨筆二卷　家刻本

劉啟瑞

陽湖伍宇澄撰、宇澄字既庭、宇昭弟、幼時與兄夜坐、兄以徐芝仙馬後桃花馬前雪句、令下轉語、即應聲曰、春光不度玉門關、其警敏若此、較原作出關爭得不回頭、故當勝、因大奇之、由是知名、歿後兄宇昭為訂其集、並冠以序、畧云、乙巳歲之杪、吾弟既庭病且篤、作書遺余曰、兄去我游齊、不幸致羸疾、咯血數升、貌日益癯、神日益衰、恐自此永訣也、有詩若干首、可覆醬瓿耳、然十餘年勞心於是、敢以此累兄、嗚呼、得書數日、而凶問至矣、詎不痛哉、弟生五歲、許始能言、及長、自負奇氣、其所為詩、陽羨張君壽青謂其芒角四射、才致故未易多有也、惜乎天不永年、所造僅若此、余以門祚衰落、困於飢寒、淹迹齊魯之郊久矣、資性疎懶、與世多齟齬、比年髮白齒落、兩目昏眊、無所見、距吾弟歿時、屈指又十年所矣、今將返棹里門、為吾弟畢棗梨之役、隻雞斗酒、焚一編告於墓、所弟亦可以無憾矣云云、宇澄事蹟、得此為詳、而集為兄梓、於序可知、至其詩之造詣若何、更可於序推之、而張謝評其集、亦謂毘陵伍君青望稱詩里中二十年、喜交游、而不屑屑於聲譽、嘗以為古人之詩、作者盛而詩盛、後世不然、作者盛而詩衰、常疑其持論與時左、而終不能奪也、往昔吾鄉前輩儲長源史衎存兩先生、並好以風雅獎借後進、一時亦稍有聞其風而起者、顧獨取希夷澹泊之旨、孤鳴於淫哇競奏之餘、未嘗求知於人、而知者亦少也、惟青望獨深嗜之、山巔水涘、婆娑不厭、既又得其仲氏既庭、青望擅風調、多纏綿宛篤之思、既庭爽爽適上、各肖其為人、其有合於風人之致一也、云云、詩與兄捋於張序可臻矣、是隨筆二卷、則宇澄所記詩文說諸雜事也、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國朝正雅集

蒼湖吟稿三卷　家刻本　　　劉啟瑞

瑒湖伍魯興撰、魯興字康伯、宇昭子、乾嘉時布衣、宇昭既以詩名、而魯興克傳家學、卓有法度、常與諸老輩唱酬、稱雄壇坫、見於自序、畧謂憶自乾隆乙巳歲、薄遊京師、時朱柘田先生觀政戶部、以詩就正之、泗閒先生謂余於五七字好之甚篤、他年必可名家、迄今先生謝世久矣、回憶曩時相與飲酒賦詩、忽忽如夢中事、先生嘗受詩法於史蒙溪先生、與張潄里、萬香南、陸以寧、徐步苑、暨家君先叔結雙溪吟社、一時風雅稱極盛、三十年來、余浪跡燕趙齊秦諸境、上泰岱、渡渾河、嵩華之勝、歷歷在目、嘗登黃金之臺、弔夷門之叟、與夫擊筑之酒人、和歌之游子、狂呼徵逐於胡姬之酒肆者屢矣、一時意氣之盛、亦旁若無人、未幾而年已六十矣、依然故我、夫復何言云云、其詩之淵源若何、造詣若何、得於江山之助者若何、悉可於自序繹之矣、是集為自訂、存詩百餘首、析為三卷、大率登臨遊覽之作、而思親懷人、亦間錄之、其師張潄里序其集畧云、伍子康伯幼、習於詩、余嘗識之髫髻

時、喜其溫潤謹於矩則、蓋得之家學以然、十、餘年來、康伯年且壯、比歲以飢驅省其尊人青望先生於濟南、已又薄游輦下、所經渾河岱岳、極望千里、風餐浪泊、鞭絲鈴馱之間、與夫擊筑之酒人、和歌之游子、纏緜悱惻、皆見於詩、故其詩亦一變、然皆優柔愉夷、無悲惋憤激、不自聊之態、非獨有合於風人之旨、蓋其胸中實有過人者焉、青望得詩法、於吾鄉儲長源史衎存兩先生、尤喜於余輩切磨、往復一字之長、虛己受之、無恡色、故其所作久見重於世、比以病目、不復為詩、獨時時喜與兒子輩說詩、新知舊雨、丹鉛盈案、對此即欣然移晷、蓋三十年如一日也、青望年且老、不樂客游、一時同調者頗頗亦畧相似、憶往歲相遇金陵、贈其詩云、丹穴欣聞雛鳳聲、白頭休作牛衣泣、既歎其窮、而又幸康伯兄弟之能守箕裘於弗墜也、若其詩之工、與其所以工者、康伯則既知之矣、固不待余之多言也、云云、其評殊抑揚有致、蓋魯興詩雖未盡工、然亦自可傳矣、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常州府志

磊軒小藁不分卷　家刻本　　劉啟瑞

陽湖伍嗣興撰。嗣興字頡少，字昭子，事蹟不詳。據卷首嘉慶庚申自序，畧謂余少羸削多病，家大人恐其不能成立，不復課以句讀之學。年十有五，置身闤闠，終日碌碌，無所息，然心慕書史，尤喜風雅，因取唐人詩十數家讀之。每夜闌人靜，更鼓既紞，諷誦不少休，久之胸中覺有所得，輒作一二小詩，然不敢出以示人，即余父兄亦不之知也。叔父既庭性耽吟詠，常見賞於宜興史蒙溪先生，又與漵里香南兩先生為莫逆交。壬寅歲，香南先生過郡，時家嚴遠客濟南，留宿叔父齋中，兄康伯適見余稾，取以質諸先生，獎許過當，以為得句堂之神。繼漵里先生來，亦蒙印可，恆自念才學膚陋，雖有窮愁抑鬱無聊之作，而不能達意者多矣，何敢與詩人談藝上下其議論哉。忽忽十數年，近又患目，精神昏眊，豈尚能嘔心瑑胄從事騷壇耶。今歲家大人梓詩文集，復取叔父及兄之作，竝付剞劂。余搜視篋中，纍纍盈百數十首，多諸先生所刪訂，不忍棄擲，輒附諸後，而述其緣起如此云云。嗣

興詩源家學於序可知是集不分卷存詩數十首大率撫時感事詠物懷人詩亦蒼莽渾灝宛轉瀏澁方之字昭追有似處汪玉珩評其詩畧謂昆陵伍君穎少爲吾友青望先生次子青望得既庭爲之弟穎少有康伯爲之兄一門四美兩葉二難塤篪迭奏於前昆季嗣音於後洵可謂秀氣所獨鍾薪傳有極盛者矣穎少領父兄之枕祕得師友於家庭擷秀摹華敲金戛玉燈暗相如之壁但解看書日斜庾信之畦遠思抱甕羞敎王郎斫地還知鄭禹笑人攜柑坐玉局祠前春風攏鬢振笛向真如塔下夜月舒眉西塢接紅暎寫絮飛之影東郊采碧曉聆竹戛之聲正值盛年已收清響噫嘻世非無恬淡之士大都在急流勇退之年近不乏瀟洒之人亦必俟閱事日深而後若則潘岳二毛之候便似泥黏太沖三賦之餘都如反吟結響和平摛詞清麗笑對花酣柳宿叉手成吟行經水複山重探囊投句契合元經非比逐貧之揚子胸懷彩筆迴殊善恨之江淹識君佳句解我愁懷爰製蕪詞以呈名友一賡一肚不衡謝氏之兒爲李爲

元真屬太邱之子云云推許可謂甚至汪氏素不輕許人而獨挹當備至是則穎少之詩如何可知矣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卷首自序

王子仁文集四卷　家刻本　劉啟瑞

高郵王壽昌撰。壽昌字子仁，念孫孫，引之子。道光元年恩蔭主事，籤分戶部，補雲南福建司主事，兼廣西司，以明察聞。書隨尚書朱士彥視黃河決口，因建分瀦濟運之策。旋簡河南歸德府知府，有政聲。補浙江嘉興府知府，在任十年，卓著政績。升甘肅寧夏道，調河南開歸陳許道，署河南按察使。堵中牟決口，驗核工料，節省百萬，奉旨賞戴花翎。升授廣西按察使，入都覲見，尋卒於旅。是集凡四卷，卷一為書說文示，卷

二為文簡公行狀，卷三為自撰年譜，卷四為詩詞。其書說文示，大氐為從政之作。行狀則紀文簡事蹟，年譜則自記行誼，至於道光二十五年乙巳五十四歲，其間可補正王光祿、王文簡事蹟甚多。其詩詞則為酬應之作，亦頗見性靈。如飼蠶曲云：育蠶忙，育蠶忙，家家陌上斮條桑。三眠都說桑葉好，晝夜理蠶懶理妝。大箔小箔滿蠶室，食葉聲聲風雨疾。莫謂小姑避忌多，一年辛苦無多日。洗葉要乾潔，買葉勿殘缺。食葉莫暫停，灑葉勿斷絕。願祝馬頭孃，教我養蠶訣。煮繭報恩施，誠心神自知。但願桑葉肥且滋，年年豐盛毋居奇。天氣清和最得宜，使我飼蠶無礙無猜疑，共樂昇平無盡時。述育蠶辛勤之狀，尤見關懷民瘼。卷末其子恩泰跋，謂先大夫幼承庭訓，薰習聲音訓詁之學，長而服官，勤作文章經濟之治，但以宦游遷徙，舊稿頗多散佚。先大夫去世後，恩泰年尚幼，未加搜葺，嗣經兵發，喪集愈難。乙卯歲于役之江，獲覩遺篇數首，強半皆公牘文字。恩泰深幸手澤猶存，因請長洲陳碩甫先生亟為釐定，並先文簡公行述、先大人

年譜及詩詞，彙付梓人，以昭謹守云云。述是集輯訂緣起，蓋集為陳碩甫所訂，宜其精審如此也。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陳奐撰子仁王公墓志

養餘室雜著不分卷吟草一卷試帖一卷十二銅鼓軒
詞碣一卷　家刻本　　劉啟瑞
高郵王彥和撰彥和字子美晚號慕遽念孫子引之
次子累官安徽寧池太廣兵備道咸豐五年以存杜
浙江交巡撫何桂清差遣委往徽州軍營未至而中
道病喝卒是編合雜著詩詞為一集雜著録文數十
首多試策從政之作如防海備夷說籌備倉儲說時
事說籌議江面緝私說致姚石甫劉賦說致盧厚山
宮保書與華曉亭方伯書答祁竹軒宮保書上大府

書答琦峙瞻書緝獲匪犯稟與壽州定遠合肥等處
父老俗約示重修博白縣志書示兒諳等此皆有關
從政者若其存卷試策則多從聲音訓詁文字中而
來蓋淵源家學使然末附水師輪船構法並列圖以
明可臻留意師旅不僅以文章政事稱者雜著而外
吟草詞稿各一卷存詩詞各十數首亦頗根柢至性
淵源騷雅若詩詞互較則詩較勝論其佳什如題壁
二首云十丈蠻烟濕戰袍妖氛深處擁旌旄三山慄
鼓青鯢浪八月寒飛白馬濤扼險漫言軍縱鴿搏虛

惟教木升猱昇平俱武知多日夜半占星首自搔又
云麟閣宏開待策勳錫恩詔下萬方聞頻傳插羽馳
三捷未見搴旗奮六軍不戰共看牛馬走甚蒐誰戢
鸛鶩紛連城烽火君山近湘瑟哀彈咽暝雲此律詩
也若古體佳者如越江全培之出示宋忠節公朱書
節字硯遺蹟歌云全君示予一片石瘦蛟蟠繞斷紋
碧其旁但有節字題筆力堅凝秀風格我初諦視殊
茫然問是何朝摹古跡君言硯背銘且誌此事驚人
動心魄昔在宋元擾攘間楚國湘潭慘兵革壯哉忠

臣李學士殉難焚身遭險厄崇祠歷久邑蒸嘗比歲
風霜如廢宅幸逢廉使傅公來修之平之棟宇潤捐
輸義俸增祭田樹以豐碑高數尺我鄉全君楷法精
屈玉垂金稱肥瘠巨文炳耀虔書丹拈毫節體思變
易從竹從草兩躊躇忽見髯夫甄毛磔神光閃爍駭
兩仆起視硯朱標清白乃知竹節勁幹撐草則披靡
盈阡陌全君胡為書不全君子小人義須繹嗚呼忠
臣曠代心惟此區區抒誠赤一點一畫血淋漓與爾
端方共無數君不見顏常山蔡州一書貽手澤又不

見文信國正氣一歌垂巍赫千古英靈壽碣遺偶試
毛錐非輕擲君其寶茲片羽光毋使塵污損圭璧均
各有造詣各具境解一則格律森嚴感懷時事一則
氣勢雄厚追念古人並渾灝流轉了無滯澀皆有可
稱者至其試帖拘於五言八韻殊有佳者工整覺出
然不免失風雅之旨矣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宗授辰撰王公子美墓銘

月倉文集六卷 光緒二十四年庚氏刻本

劉啟瑞

永福呂璜撰璜字月滄號禮北嘉慶十六年進士官
浙江知縣累遷海防同知時稱循吏所爲千餘獄無
能翻異者民皆廟祀之尤嚴於檢身嘗服膺其鄉先
哲陳宏謀學問須看勝我者境遇須看不及我者二
語以自治卽以誨人晚年歸里以古文名大吏聘主
秀峰講席先是吳德旋嘗受古文之法於姚鼐璜師
德旋聞其緒論故德旋所著初月樓稾中與璜書論
文極詳至同時朱琦龍啟瑞王拯皆步趨德旋及璜
而益求廣其術於梅曾亮故桐城宗派流衍於廣西
璜文於紆回百折之中復有峻嶒離合之勢著有月
滄文集卽此本凡六卷計卷一錄古凶論南田弛禁
議附舟者說書蘇子瞻范增論後書元祐黨籍石刻
後書屠生秉松庵圖卷後書烈女王淑姑題詠冊後
書焚香默坐圖後書王竹嶼觀察黃河歸櫂圖後書
汪少海孤山雪霽圖後跋徐星溪總戎春波滌硯圖
後跋陳文恭公家書冊跋劉葦間先生書東坡小簡

卷、鴻案聯吟圖跋、李園圖跋、筠山試律跋、跋黎青川書畫册、卷二錄與陳鑒堂大令書、答李海帆大令書、與李海帆書、答王竹嶼書、致陳蓮史修撰書、與余爽庭書、答鄞縣令程朗岑書、答毛生甫書、與吳仲倫先生書、答吳仲倫書、上石琢堂先生書、答毛生甫書、答毛生甫書、上陳碩士先生書、答陳碩士先生書、卷三錄岳秋塘先世遺聞序、陳厚齋文集序、歸春泉詩集序、學治體行錄序、心知堂詩集序、應未堂先生時文序、警省錄序、壽堂雜著序、映雪樓藏書目錄序、魏春松先生紫陽講舍圖序、王問渠通守即景圖序、樓觀滄海日圖序、五峯觀瀑圖序、松聲池館勘書圖序、千巖萬壑搜奇圖序、長風萬里圖序、西湖泛月圖序、孟鐵琴詩序、命理考驗集序、卷四錄棠陰驪唱集序、筠江話別圖序、鈴閣聯吟圖序、銅鼓聯吟集序、喻茱峯山詩草序、葛曉山遺集序、感亡草序、陳紫瀾詩序、灘太守試律詩序、贈畫者項果園序、贈趙生夢齡序、送喬見齋太守陞任甘肅鞏秦階道序、沈石齋學博六十壽序、仰山俯泉書屋記、卷五錄廣西太平府知府

王君傳、吳屺來先生傳、李顯資先生傳、單照裹傳、王曉塘傳、郭琢如傳、陳子敦傳、陳氷絨傳、總兵朱公死事畧、王大令逸事、宋李忠節公靈蹟紀事、海塘問答、卷六錄甘肅高臺縣知縣加知州銜臨桂周先生墓志銘、署建昌縣學訓導臨川李君墓志銘、禮部侍郎江西新城陳公墓志銘、國子監司業廣西學政楚雄池公墓志銘、胡母秦孺人墓志銘、李母金太宜人墓志銘、遂江縣學訓導伯貞李君墓志銘、贈文林郎例贈承德郎郭府君墓表、浙江慶元縣知縣泰州劉君墓表、呂貞女墓表、浙江寧波府鎮海縣知縣加通判銜休寗戴君墓表、都文八十有八首、其文悉宗姚氏、特其超雅之材、悉屏岐途、拳拳桐城、以闢粵西文派、厥後朱伯韓龍翰臣等繼之、梅伯言至謂海內文章、殆在粵西、其推許可謂甚至、是則呂氏文之若何、可以知矣、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清史列傳

東溟集五卷 李氏愛吾鼎齋刻本 劉啟瑞

明翁萬達撰萬達字仁夫揭陽人嘉靖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再遷郎中出為梧州知府咸寧侯仇鸞鎮兩廣縱部卒為虐萬達縛其尤橫者杖之閱四年聲續大著會朝議將討安南擢萬達廣西副使專辦安南事萬達請於總督誅酋悉應機宜始破其巢尋遷浙江右參政總督奏留之以平安南論功擢四川按察使歷陝西布政使擢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尋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翟鵬總督宣大山西保定軍務劾罷宣府總兵官等築長城內墻以禦邊和俺答興復套之議立進兵部尚書名理部事以父憂歸尋名入都以事忤旨斥為民未幾卒年五十五萬達事親孝父歿負土成墳好談性命之學與歐陽德羅洪先唐順之王畿魏良政善通古今操筆頃刻萬言為人剛介坦直勇於任事履艱危意氣彌厲臨陣書身先士卒尤善御將士得其死力嘉靖中邊臣行事適機宜建言中肯窾者萬達稱首隆慶中追謚襄敏事具明史本傳是集凡五卷悉錄文計疏二十有九論事九議五說二雜錄四序十有一碑一上書十有六均議論炳烺言中肯綮同時曹忭序其集極推重之略謂忭誠不學書覽觀載籍奇偉間特之士階勛華垂彝鼎出入將相大抵皆經文緯武鴻猷遠略信非淺中狹閱偏材曲見所可擬致即如典謨誓誥其言炳炳烺烺至今不朽蓋黼黻潤色上以贊襄治道傳宣奏白下以指授戎機一言關百世之利害片詞定頃刻之安危苟非其人何言華國宮保東涯翁公崛起嶺南以豪傑自命登第後與同志輩講談理性之學夜分不寐以此學有本原文匪剽竊公又挹至性負奇氣作為文章能包括今古自成機軸至乃奏對邊事陳說虜情料敵如神立言指掌昔人所謂雖隔千里如對面談一山鄒公與公為忘形之交撰公墓志謂公崇論宏議浩如江河之不可竭嫉惡鋤暴迅如疾霆之不可抗出謀寔慮秘如鬼神之不可窺蓋得其旨矣余謂公茲集之行不但以為文焉爾方今南北困於夷虜集中如區畫三鎮兵機歷歷皆已效良方效於北可通於南真如中疾之砭劑適用

之秉帛海內將爭先覩之為快詎直文云乎哉云云

評殊得當觀其序即可以其文之若何矣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明史本傳

玉簡山堂集一卷 道光己酉刻本 劉啟瑞

明陳一松撰一松字宗巖海陽人嘉靖丁未進士選庶常除兵部主事遷湖廣僉事乞歸終養母寢疾侍湯藥衣不解帶者逾年比卒哀毀廬居免喪補蒼梧道調福建儲糧道湖廣副使陝西參政理福建按察使江西右布政應天府尹所至有聲民為立祠祀焉轉大理寺卿工部左侍郎督修皇陵加俸服一級乞省墓歸杜門謝謁卒于家諭祭葬生平不迎合上意然亦無刻覈故無後艱云所著有玉簡山堂文集行

世集為自訂見於自序畧謂世謂立言為不朽之業乃緦緦焉競成一家言以蘄有聲於代文集之盛溢於域中矣夫六經無文法三代無文人古先賢聖吐辭為經足以垂世立教初何嘗雕龍斧藻而遂曰不朽在是耶壯夫不為漢儒蓋嘗嘆之矣不佞廛忝學道無成又鮮奇抱謝足述作之途諸所應酬靡當於心而乃欲遺災於木不亦謬乎但惟五十無聞蹉跎且老去歲病起檢所存稾逸去過半顧手澤之謂何平生泛應雖無驚世可喜之論然素性過戇亦不能

作媚語以取澤於時為我子孫僞有賛者覽而繹之亦足以知吾意之所存於是刻而藏之山堂以示我後之人非敢以聞之大方云云可以知其為文之旨與夫存文之意而集中諸文如復毁軍門揭又復毁軍門揭議慎任將領檄等二十餘首並紓衡時勢緬懷君民發而為論各具卓識良符古人立言之恉馮奉初評其集謂士不患無才患在抗震厲群物之才而無道德之氣以居之有赫赫之名乏溫溫之度後世才人所以招尤取忌而鮮克有終者往往多由於此公性端凝自部曹而臬司而卿貳舉能其官丰骨內含仁聲外著其於聲華馳逐之場若將浼焉其發之為文者皆沉實淵懿之言有關於世道人心風俗之大而不苟為炳炳烺烺以悅時人之耳目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詩云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惟公有之云云信可謂評得其當矣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潮州府志

同野集二卷　道光庚戌刻本

劉啟瑞

明蕭端蒙撰端蒙字曰啟潮陽人嘉靖庚子鄉薦辛丑成進士選庶常著論二十餘萬言上重其才授山東道御史稽屯伍清釐內軍糾官邪悉報可命巡按貴州疏請置督臣增試額差旋途病予告歸上疏陳潮民疾苦請拓城除害等六事又陳時政十餘疏多切利弊不報癸丑秋俺答大舉入寇京師戒嚴起浙江道奉詔選延安綏德精兵入衛還賜金綺按江西病卒有同野集即此本凡二卷錄者大氐為疏義之文或有關於民生疾苦或有關於郡國利病或有關於廟堂謨猷或有關於人倫風化如增解額疏特建總督重臣疏條陳地方事宜四事疏條陳邊省吏治四事疏議處驛站疏陳末議以裨軍政六事疏舉明節義疏申諭二省撫臣同心討賊疏條陳遠方民瘼六事疏議禁灘收稅疏鑄錢議治運河議等皆是他如贈姚西川任宜山令叙贈郭子知南靖序贈少溪鄭子教建昌序贈楊靖州序贈兩川郭子拜袁州教授序尚友說論時政書等亦復議論炳朗洞悉欵要

方之諸疏、各具奥玄、順德馮奉初評其集、見於題辭、畧謂御史朝廷清要之官、兩巡按代天子巡方、大事奏請、小事專決、與撫院同稱兩臺、其任尤為雄劇、疏闢宮闈、則天子為之動容、規及黃扉、則宰輔惶然待罪、廉錢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為能不負所學哉、同野侍御為鐵峯太史長子、學有淵源、通知時事、由翰林改御史、歷按貴州江西、使車所至、風采肅然、所言皆軍國重務、為人人所欲言、亦人人所不敢言、即桑梓利病、無不激切敷陳、冀以少甦積困、洵不愧名臣奏議、行文修雅有度、讀之者共喜為威鳳之和鳴、非同秋鷹之搏擊也云云、評殊得當、至集名同野、乃取易同人于野之意也、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潮州府志

澂海縣志

半憨集一卷　道光丁未刻本

劉啟瑞

明王天性撰、天性字則衷、號槐軒、別號半憨、澄海金砂人、以詩文名於時、性豪爽自喜、不顧世情、嘉靖壬子以尚書領鄉薦第四人、初任盱眙教諭、却饋遺、周貧乏、都院唐順之視師鳳陽、每召與語、質所學、器重之、未幾、遷縣令、初署江西豐城、邑大民刁、吏苦虛糧之害、天性至、適承丈田革祛宿弊、奸宄斂跡、明年平豐堤決、躬相地勢、移馬胡實地僉工分丈修築、完固、辛酉聘典楚試、未撤棘、遷上高令、抵任、即作矢言痛詆貪墨令、警夜者搖鈴誦之、丞簿尉無不仄目、積年胥隸悍其嚴明、多託詞告罷、役庭無留獄、鋤奸剔蠹、豪右不得售其奸、轉擢南昌通判、南昌多要官、又處會省、天性秉公而行、不恤利害、如蟻一條鞭法、不曲順都御史旨、不阿督學逐生於非罪、權貴犯法、繩以律無倖免者、同官皆為天性危之、既而南科以風聞劾不職者十九人、天性與焉、吏部覆留調用者二人、天性其一也、天性不赴調、拂衣歸家、止圖書無復餘物、居二年、則前令豐者憾天性發其贓事、嗾奪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官矣天性既去豊城士民思其功德特建生祠祀之事載明一統志中著有半憨集即此本楷存文甚寡僅得文二十三首而已然所言者要皆可以傳其學與行如訓士俚言序代州守贈張梅巖榮奬序贈田三尹擢官休致序送羅石山之平樂郡博序羅石山詩集序北溪詩集序袁氏家譜序袁將軍武胄剩詞跋顧伯龍增築澄海縣城記郡丞王賓菴輕賦建祠碑記邑侯王全吾濬渠闢澗建橋碑記邑侯王全吾建橋砌磯碑記志左侯應祀名宦事略半憨先生傳

邑侯王全吾傳略祭劉健菴文與周鹿野邑侯書與張應亭邑侯書與夏印峯書與吉安令劉節齋書與林盤溪書與南昌守陳暨瑒書二首與唐曙台書等並實事求是務期真質邑人姚士袠序其集稱其文質其事核可謂評得當又謂讀半憨集大端酬應之作要無飾說而有實用與集中自撰半憨先生傳所言有相類者証之各文益足信也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潮州府志

自撰半憨先生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明農山堂集三卷　道光己酉刻本　劉啟瑞

明周光鎬撰。光鎬字國雍，號耿西，潮陽人。隆慶辛未進士，授寧波推官，有聲，從銓部郎守順慶。萬歷丙戌，西南不靖，邛筰陸梁，中丞徐固知其能，疏請監軍。光鎬輕騎飛渡，傳呼所至，賊衆驚匿，抵越巂，部署諸軍，三路並進，所向無前，直搗賊巢，擒獲賊酋安守大小三十餘戰，斬首四千有奇。壬辰，寧夏哱拜告變，全陝震動，朝廷以臨鞏為彝夏咽喉，擢臬司，移駐賀蘭。值歲饑，帥屬賑濟，活者萬計，諸酋亦帖然無敢乘釁搆

禍。洎寧夏平，城郭殘破，奸人反側，非聲望大僚不足以資彈壓，晉鎬僉都，駐節寧夏，先撫綏，修城堡，簡卒乘，備芻糧，規模一新。尋晉階大理寺卿，以老乞休，著明農山堂集。年八十一卒。是集祇三卷，為潮州耆舊集所選存者，錄疏記書札為多，據卷首翁方綱序，謂明農山堂彙草三十四卷云云，是原集固存，文甚衆，此僅選本而已。翁序又謂廷尉白沙弟子，而發之於經濟，其賀蘭諸疏，指陳邊政，可補史事，集中實瑩富以此。顧集自有體，未知茲集編輯何年，刻者何人，黄

河賦何以入詩內，而壽敘賀啟亦太多否，凡刻一書，期傳其人之精粹而已，奏疏式亦不應爾，且傳誌皆闕焉，若欲重刻其書，非真讀書之通人弗能辨，是語學官還諸其家，而族其後人能知此意者云云。凡原集大凡可以緣知，又據此序，可臻原集兼錄時文，茲僅錄文，未免失之隘矣。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潮州府志

潮陽縣志

謝御史集一卷　道光庚戌刻本　劉啟瑞

明謝正蒙撰。正蒙字中吉，惠來人。萬歷戊子舉人，初任安鄉令，邑濱洞庭，田多被水，正蒙謹隄防，湖水不為患。屢卓薦擢監察御史，巡按直隸，彈劾不避權貴，尋視兩淮鹺政，革商規，修范公堤，以衛場竈。丁內艱歸，服除，陞河南參議，不赴，卒。著疏草四卷，祀鄉賢。此潮州府志所稱也。府志云疏草四卷，而此僅一卷，率為疏議，蓋潮州耆舊集已刪訂也。此卷存疏十有九，章曰給假疏、粵東增遣稅使疏、粵東苦稅疏、參奏討

蘆洲疏、循職請弊疏、邊餉請弊疏、恩釋舉人疏、參採珠池疏、參通政阻格奏本疏、閹璫恣橫疏、藩封吉期疏、惜庫貯免粵解疏、十庫積弊疏、察吏懲貪疏、蠲稅釋逮疏、鹽法不堪再壞疏、藩使支鹽疏、違禁夾帶疏、懇辭新命疏。大氐有關民生疾苦、朝廷誤詔，均詳論明策畫周至。禹奉初評其集，謂隆萬之世，朝廷大勢，趨重言官，其昌言讜論為國為民者，固有之；至於植黨行私，假公報怨，朝端水火，動起戈矛，則比比皆是。識者有世道之憂焉。侍御由安鄉令推臺諫，巡按直隸，監推淮揚，乃能正色立朝，劾採使，參銀臺，請罷採珠，請免鹽徵，批鱗逆耳，凡人所嚅囁不敢吐者，獨侃侃言之，而未嘗憑私攻訐，大有埋輪補牘之風。吾粵海忠介為南部總憲，城狐遠辟，社鼠潛蹤，天下仰之若神明。若侍御者，其殆聞忠介之風而起者耶。云云。正蒙比忠介雖或未逮，然疏議侃侃，殆亦有相似者矣。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潮州府志

拯庵集一卷　道光戊申刻本

劉啟瑞

明薛雍撰。雍字子容，饒平人，郎中張公翺謫潮，雍上書論時事，張大奇之。嘉靖辛卯鄉薦，以親老不會試，讀書蓮花山，聞親病，月夜踉蹌歸，虎眈眈伏草際，不為却步。喜參稽天下之務，及天官律歷諸書，著策四十三篇，詳明博洽，偉然經濟才。親沒，數上公車，不第，嘗語人曰：吾視恆情所羨，不啻土苴矣。未仕而卒。有南湖詩集傳世，此則其文集也。集中諸文，除金山讀書記外，大率為策論，如邊策三則，論交南當復與復之之策；邊策五則，論經營居延女真之略；律策一則，論推歷有合及中節二氣，因詳律呂長短之分；律策二則，論五音及蕤黃鐘九寸之非；律策三則，論上下隔八相生之誤，及三分損益之差，並各抒卓見，各具宏謀，而論律三策，尤發前人所未發，可為研律者參証，而金山讀書記，灑灑千言，述其進德，尤可為論世知人之助，謂之自序可也。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潮州府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　集部　別集類

醉經樓集二卷　道光己酉刻本

明唐伯元撰。伯元字仁卿，澄海人。萬曆二年進士，歷知萬年、泰和二縣，並有惠政，民生祠之。遷南京戶部主事，進郎中。伯元受業永豐呂懷，踐履篤實，而深疾王守仁新說。及守仁從祀文廟，上疏爭之，因請黜陸九淵，而躋有若及周、程、張、朱五子於十哲之列，祀羅欽順、章懋、呂柟、魏校、呂懷、蔡清、羅洪先、王艮於鄉。疏方下部，旋為南京給事中鍾宇淳所駁，伯元謫海州判官。屢遷尚寶司丞、吏部尚書楊巍雅不喜守仁學，

心善伯元前疏，用為吏部員外郎，歷考功、文選郎中，佐尚書孫丕揚澄清吏治，苞苴不及其門。秩滿，推太常少卿，未得命。時吏部推補諸疏皆留中，伯元言賢愚同滯，朝野咨嗟，由臣擬議不當所致，乞賜罷斥。帝不懌，特允其去，而諸疏仍留不下。居二年，甄別吏部諸部，帝識伯元名，命改南京他部，而伯元已前卒。伯元清苦淡薄，人所不堪，甘之自如，為嶺海士大夫儀表，此明史儒林傳所稱也。傳稱諸疏具見集中，而尤以爭王守仁從祀一疏，炳炳烺烺，為明至道，蓋慨正學之弗昌，懼新說之日熾，毅然以道自任，直接宋儒之源流，而疏瀹決排之，以廣其教於天下。至其餘辯解、書記、叙說、雜著，亦無不沉酣于六經之津液，而去其糟粕焉。順德馮奉初評其集云：明至嘉隆間，良知之學遍天下。選部爭祀典一疏，獨昌言排之，至於竄斥荒遠，而不悔，蓋欲伸伊川、紫陽之說，不使後世之士得以輕議先賢，其為程朱閑衛者，用意可謂勤矣。及賜環八司，文選計典，稱平，旋告歸，不復出。嘗學於白沙再傳弟子呂巾石懷之門，淵源甚正，立身行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集部　別集類

動合典則，文亦光明正大。先民是程，當時如顧涇陽、耿天臺諸公，咸相推重。明史防王學流失，列入儒林傳中，信乎其為程朱功臣。抑不可謂非陽明之諍友也云云。於其抑王尊朱之功，推崇備至，是蓋能知伯元者。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明史儒林傳

三溪集一卷 乾隆二十五年刻本 劉啟瑞

明饒相撰相字志尹號三溪大埔人嘉靖乙未進士授中書舍人晉戶部員外郎監山東河南漕運條奏四事一申明舊例以速限期二改撥軍船以省虛費三實報災傷以蘇民困四請給關防以防詐偽悉採納癸卯以詿誤謫無為倅權州事乙巳量移兗州判官遷淮陽郡丞己酉擢守南昌時寧藩既廢諸王勢頡頏莫能一事下撫按屬相勘處相議曰推貲之舉一時權宜之制不可為常而郡王互相統轄則爵位並肩勢亦難行莫若比照襄垣山陰事例郡王同城無親王者各自分轄其祭祀開讀諸禮則輪遞從尊奏上報可以建安樂安弋陽三王分治八支乃相安無競癸丑升饒州兵備饒屬安仁之鄧家埠餘干之黃坵埠瀕湖多盜相分居民為八區每區擇有行誼者為約長交相覺察其康山諸賊出沒處以民兵二千戍之四境帖然乙卯建疏乞歸家居三十年請蠲閩邑無名租賦上策殲巨寇張璉等三河為邑門戶倡議建城世多稱之既歿裔孫咨疇蒐輯遺文數十

篇屬邑人楊纘緒選定為一集名曰三溪集並為序云大埔肇建於前明嘉靖五年其褎然首舉成進士開埔邑文運者觀察饒三溪公也余於公為鄉後進竊聞公之嘉言懿行如立烝嘗以將孝享修家乘以教惇睦廣置義田以贍族人之惸獨無告者固已心焉儀之以為孝思不匱永錫爾類可以風矣屢欲購其全集而舊簡散佚不可得見乾隆庚辰春余自西安解組歸里適公之裔孫咨疇蒐輯公遺文數十篇將付剞劂屬余為序余喜吾邑文獻之有徵也亟讀其文光明俊偉涵泓演迤皆有關世道之言其尤可傳者因埔邑糧少丁稀疲於供億奏撥鄰封里圖以均徭役又監兌河南山東漕糧條陳四事皆洞悉時勢酌群情所便達諸當宁朝聞而夕報可始嘆公實本道德為經濟故其見之奏議者剴切詳明犁然有當於人心也公年甫逾強仕即辭榮勇退自是優游泉石以詩文自娛者三十餘年觀集中所載於當道之實心愛民捍患卹災卓卓有循聲懋績者每津津樂道紀其實且以為後來者勸自非素存心於愛人

利物何以流連贊嘆、不啻自其口出若是哉、言者心之聲也、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是之謂歟、據序所云、志尹之文藏否若何、可以緣知矣。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潮州府志

鶴泉詩選鈔十四卷　嘉慶二十年遂園刊本

劉啟瑞

高郵夏曉春撰、曉春字南指、號鶴泉、夏之蓉子、乾隆庚午舉人、官山東滋陽縣、曹縣知縣、署曲阜縣、曹州同知、寬租調、懲猾吏、開曲阜春亭等社、水利、別漕弊、頗著循聲、甲午以父母年並八旬告養歸、卒、鶴泉少穎敏、文譽冠儕輩、豪於詩、落筆千言、有潮海之觀、子味堂曾手錄鶴泉詩鈔、寄阮文達乞訂、文達為選其詩入淮海英靈集、並推許甚至、此傳即淮海英靈集所載者、較邑志為詳、詩凡十四卷、存詩千餘首、古今體詩悉備、而要以古體為多、其功力亦正在是、故阮氏作傳、許其有潮海之觀、蓋指古體而言、集中所選北阿天祐府二篇、亦正為是集之精英、其北阿篇云、北阿名所傳、本自戰伐餘、稍記太元歲、復數光宅初、義旗非無名、危祚功所扶、云何營窟穴、戀棧失遠圖、秉韋山東望、飯參兵伸鋤、迴軍七千級、於此血滿渠、馬腹誇往智、鳥噪悲亡符、蒜山一潛遁、海上傳因浮、同時楊初成、秉節毅且孤、房州縱未還、精誠諒難渝、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風生草檄處、零落悲須臾、煌煌紫陽筆、起兵仍大書、又天祐府篇云、江淮久安居、尚論增感喟、孫楊昔攻奪、此州轉相踏、小大自侯王、兵甲裹精銳、誰從至正末、草澤盜名字、建府羅旌旄、揭竿恣睥睨、斂耕志穿遠、公壓逐時會、父老誇彰頤、割據帶形勢、豈知熸火光滅、不待終歲、宮豬故礎消、榛蕪悉燒、雜遺場白駒近、指點空繚戾、向來負興販、生活亦自計、飢寒苟無門、莫道甚微細、按北阿爲兵鎮、昔晋太元中謝元敗秦兵於三阿、唐光宅中李敬業取潤州屯兵下阿溪即

今北阿鎮地、又天祐府者、昔張士誠初據高郵、僭稱周、天祐州故有天祐府、明平吳後、即毀、故鶴泉以之入詩、蓋取弔古悲今之意、其詩良具史識、宜爲阮文達所稱也、淵雅堂文集有是集序、評其詩云、曉春少承醴谷先生之教、博學修文、以循良自著、又以其餘勤風酌雅、寓意山川、極命艸木、篇翰淋漓、富贏千首、又惜抱軒文集有是集序、評其詩君謂醴谷先生長子南芷令君以文嗣其家學、所爲詩蓋具有半舫之法度、意韻、南芷自少至老、中歷仕宦、晚依子舍、爲詩不掇其性情趣向、固有以異於俗、而足世濟其美矣、二家所稱各有定評、衡之阮說可証、其詩之造詣若何、臧否若何矣、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高郵州志

淮海英靈集

國朝正雅集

東莆集二卷　道光己酉刻本　劉啟瑞

明林大欽撰。大欽字敬夫，海陽人。幼穎敏嗜學，家貧無書，年十三，從父入郡，過書肆，見眉山蘇氏嘉祐集，心好之，佇玩移日，不能去，頃之成誦。後操筆為文，絕似三蘇。未幾失怙，家益貧，傭書自給，貲載籍於交遊中，以廣學識，由是旁通子史百家言。嘉靖辛卯應鄉試，對李綱十事，巡按御史吳麟嘆曰：必大魁天下。果如其言。以母老乞歸，居東莆，築室以聚族人，與吉水羅念菴、武進唐荊川、餘姚王龍溪時往復寓書講學，寄意於山林詩酒之間，自謂豪舉。客至，或莫能見其面。母終，哀毀踰禮，卒。著有東莆集，即此本也。集凡二卷，悉為文稿。卷一錄廷試策、李綱十事策論、牛李之黨策論、孤注策論、潮州八賢論、重修寶雲巖記、重修寶雲巖後記。卷二錄與高公秉書、復陳碧洋書、與孫西村書、與羅念庵殿撰書、復翁東涯書、復段午峯書、與王心齋書、與曾前村書、復東涯書、與王龍溪書、復張教諭書、與羅見川論盜賊書、復翁東涯書、再與王汝中書、與王汝中書、與王汝中論東廓書、復羅念庵書、與諸理齋論盜賊書、與龔少東明府書二則、復鄒一山書、復薛中離書、復東涯書，都文二十有九首。其文論崇議宏，良得東坡遺範，而廷試策纚纚數千言，所陳皆唐虞三代之治，時人皆以為蘇文之矩矱在焉。其他諸篇亦多類是。卷首吳穎序，評其文云：昔蘇子瞻自評其文，曰：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東莆之文有焉，蓋文猶水也，東莆其川之方至乎，蓄積者深而行之以氣，觀於海而知東莆之有其沛然莫禦者也云云。証之諸文，殊屬信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 集部 別集類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潮州府志

本書吳序

藏舟亭集六卷　家刻本

劉啟瑞

陽湖伍宇昭撰。宇昭字青望，晚號松寮老人，乾隆時廩貢生，候選教諭。是集六卷，卷一之五為詩，卷六為文。文素不擅，辭達而已，詩則各體皆工，盛著時譽。徐其志評云：伍君寓居宜興，與敝邑詩人唱和，是時主壇坫者為史蒙溪先生兄弟，體製皆宗中唐，音律銜婉，詞旨遜綿，誠為一時之盛，而無渾灝流轉之響，故後之人譏焉。又符葆森評云：荊南風雅，專主性靈，而青望每多奇句，如人語雞聲水氣中，背觸群峰巧降

天，天入星河忽倒垂，皆荊南諸公所罕見者。二家所評，可以知其詩造詣若何矣。今據此二家所評，以衡其集，則凡銜婉綿邈者比比是，如宿澄光寺詩云：幽意同猿鶴，藤蘿自可攀，秋陰生大壑，雪瀑響空山，落日入孤往，深林鳥倦還，笑依禪榻畔，雙鬢未成斑。又如再宿泰山店詩云：獨客齊遊倦，征車此再經，泉飛千澗白，山壓半城青，老鶴盤空闊，蒼松入杳溟，夜深清磬落，塵夢一為醒，均婉轉瀏麗，惜少隱約渾厚矣。又徐其志評所云史蒙溪者，有序冠集首，略謂伍君青望少耽吟詠，吐屬不凡，予識之最早，比年來所學日進，每構一篇，拈一韻，必取諸靈府，攬結窈冥，不屑屑以蹈襲剽竊為工，信手獨得詩人之性情者，君年甫及壯，自茲以往，其益精進不已，浸之以卷軸，幹之以風力，奚患不克追步古人哉。君為予邑沙氏之甥，時時往來予邑間，本蠟屐探幽，佐其吟思，予最喜其南澗晚歸一絕云：嶽寺風高起暮鐘，殘陽歸去興猶濃，停車欲指登臨處，忘却西南第幾峯，意境恍然，直契古人不傳之秘，恐非應酬訛雜埋沒其性情者所能

解也云云，評殊得其腠理，與徐符二家所云有相合者，特不免溢譽耳。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常州府志

國朝正雅集

大樗堂初集十二卷　道光庚子刻本　　劉啟瑞

番禺王隼撰隼字蒲衣父邦畿明末副貢以詩名隱居羅浮著有耳鳴集隼七歲能詩早年志棲遁嘗棄家入丹霞寺入匡廬居太乙峰六七年始歸性好琵琶家稍裕即理書卷手胝口沫無休時窘即彈琵琶聲益急則其窘益甚娶潘楳元女能詩兼通史漢諸書樂貧偕隱字曰孟齊女瑤湘亦能詩卒年五十七著有詩經正訛嶺南詩紀梳山七書大樗堂集等此清史列傳所云也是集十二卷分體編次卷一二為賦卷三為樂府卷四五為五言古體詩卷六七為七言古詩卷八九為五言律詩卷十為七言律詩卷十一為七言絕詩卷十二復為七言律詩其所以闌賦入詩集者以賦亦古詩之流亞也是書為嶺南伍氏刻本伍氏有跋云先生夙承家學復與屈陳梁諸子交好故所作具見本原亦國初詩人之傑出者兼工詞曲所著有琵琶楔子自謂得未曾有相傳性好琵琶窘即彈之聲愈急則窘益甚會歲暮其妻潘孟齊之弟聞其聲懷金遺之置之几而彈益切餓而閩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　集部　別集類

使者及粵大吏先後饋至合五百金乃舍琵琶召賓客大作歲事分饋貧乏親友無何而琵琶聲復聞矣誠倜儻不羈之士趙秋谷飴山詩集謂其與陳元孝梁藥亭並稱嶺南大家未免過相推挹然屈翁山謂其賦才奇麗能出其新意追琢為樂府五七言體陵轢漢魏三唐仍其家學陳元孝謂說作詩清古峭健而蒲衣以春容富麗承之又謂麗則典贍與其尊人若有濃淡之分而骨清神寒即無差別亦可謂精於談藝者玩通志藝文畧作十四卷而是集僅十二卷曾經翁山後人所藏者似非缺本又翁山文外有集序一首無題百詠序一首未刻不知何故而百詠題詞則屈士煌泰士撰泰士翁山仲兄也熊燕西序亦有缺頁所謂豫章王孫者也佚購得補刊之所著詩經正訛及韻考五律英華嶺南詩紀並不存則是書又可聽其湮沒耶云云據此是蒲衣著述世多不存存者僅此又復闕卷文人之傳與不傳殆亦有天定歟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清史列傳

李駕部前集四卷後集二卷青霞漫稿一卷 道光庚子伍氏刻本 劉啟瑞

明李時行撰時行字少偕嘗讀書羅浮青霞谷因自號青霞子番禺人蚤以穎悟聞弱冠即為郡諸生多士推下之督學田公汝成文名擅海內君獨被鑒賞嘗試君作書擬庾太子辨江充奸益奇之謂當魁天下嘉靖庚子舉於鄉辛丑舉進士壬寅授浙江嘉興縣知縣地當津要多宦族鉅家桀驁難治君吏盤錯若不勞餘力諸犯法者悉捕治之不少貸時邑有宦

家子睚眦殺人君覆案得其狀竟伏法舉郡壯之民有訟其兄析產多自與君驗其券即令更相授各俛首慹服御史行部至蚳廉君治行交章薦於朝乙巳徵為南兵部車駕司主事流言風起宦橐實陰構之而一時同官忌君名太著復有騰飛語中之者君不能自明遂拂衣而起結方外之士延攬西湖卧遊天竺下會稽探禹穴陟天目臨虎邱東歷泰山西上匡廬發胸中之幽藏形諸聲詩以散其孤憤激昂之氣歸而杜門讀書逍遙六籍漁獵百家小說稗官授羅

殆盡。他如法書名畫，古今稱絕藝者，多購而藏之。暇日則披圖長唫以自遣。吾鄉甘泉湛先生、泰泉黃先生倡絕學於東南，君先後及門，多所述作，有重名。西郊築浮邱草堂，北城闢別業，題曰小雲林，仍扁曰青霞洞天，嘯詠自如，冲冲乎若與世相忘也。甲子柘林守兵叛，城門晝閉，內地震恐，君與友人霍鍾錫抵掌浩歎，欲請於當路，提偏師身自擊却之，尋奪於浮議，遂不果。乙丑命仲子奇芻為太學生，君扁舟與俱，由吳越歷燕趙齊梁之墟，謁孔林，登太白樓，所過名山大川，輒艤舟停驂，凝望久之，而後去，飄飄乎胸藏五岳，氣吞九州，其所獨得，若有不能語人者。所著駕部集即此本，原書無卷數，南海伍元薇為釐定之，計前集文二卷、詩二卷，後集文一卷、詩一卷，青霞漫稿附焉。若評繹之，文未算名家，然有球宕之致，間作儷體，而去古尚遠，明人積習大都如是。黃泰泉詩集序亦不見佳，而屈翁山廣東文選獨收之，竊所未喻。黎維敬送先生令嘉興序謂先生謙退冲約，厚積而慎修，識遠而計深，與余同學，能為古歌詩，上者薄鮑沈，下者無論王孟也，未免過相揚詡。朱竹垞靜志居詩話謂清穩而無叫囂之習，此言得之。溫謙山舍人粵東詩海例言則謂冲和有味，惜稍膚耳。而檀萃楚庭稗珠錄又謂先生七律格高調逸，可以追逐滄溟先輩風流，迴非後來所及，惜無佳序弁之耳。然文徵仲集序一首、青霞漫稿序一首，亦自斐然，餘則等之自鄶無譏矣。昔人著撰，顧獨以序傳哉。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龐尚鵬撰傳

廣東通志

遥峯閣集一卷　李氏愛吾鼎齋刻本

明黄一淵撰一淵字積水大埔縣人幼頴悟篤學能文與同里隱士藍嗣孝廉李梗爲莫逆交日以詩文相切劘然負才數奇僅博一明經而終此邑志文苑傳所稱也傳未言及其集而此僅一卷存者爲文疑非全帙考之集首各序獨証其非全豹蓋已有所删訂矣至其詩文若何各序均有定評如李梗序略云閒嘗論之文可以竟吾辭以達吾意詩不可以竟吾詞而達吾意文不限於韻而詩必限於韻韻所不在雖有妙語直當剷畫决不敢有牽扯彌縫之事文可以單行詩必取配宜不得其配遂有黙黙十年難焉展轉反側若文王之思得后妃也然二者非奇才不可非深情至性實有鬱於中而勃於外不可非好學深思遲歲月以俟機感不可三不得之説余得之積水黄子焉黄子當世奇男子夙胎於情長於俠幼失怙恃傷於怨彷徉於山川而又久於窮故其爲詩必奇無陳必高無下必永無近必曠無狹然凡其怪怪元元望而難即者一皆準於人情物理事勢以爲之端而絶遠夫埜白同異浮游之説特其寄托深長筆墨幽鬱者山水之遠觀借天空以相際悤蒼淡漠之色浮山水上耳陳仲謀先生謂其氣格似韓愈感慨似杜甫信非虚也閒嘗閲之同人讀黄子詩未有不掩卷拘案欲急趨其人者吾鄉昔惟張曲江使人如此孫仲衍未能也黄子别業之門有天外數峯黄子以名其閣余取以名其集噫當世有黄子者其天外數峯哉又馮奉初題辭亦云嘗攬廣朝易代之際往往有高人畸士自放於山巔水涯以寄其虞夏黄農之感處士生當明季離亂之秋温温無所試有東野閬仙之才而并不遇右丞昌黎可藉其宏奬風流以顯名於當世何遇之蹇也今觀其論詩以詩歸爲詩之功臣亦一偏之論而非詩家正軌及讀其上張翰科書序李其礎集諸作則激昂愴恍拔劍哀歌以飲流棲谷之人而不勝風景河山之慨然後知處士爲勝國之遺民匹夫而以君國天下爲憂者也嫠婦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殞古之傷心人别有懷抱予每一讀之輒懷慨不能置云二家所評皆推許甚至良

以黄氏身丁亂離，遭逢世變，緬懷家國，興慨黍禾，發為文詩，聊寄抑鬱，故二家所評，皆以是為言，惜乎存者僅文，不獲窺見其詩若何也。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大埔縣志

珍帚編詩集四卷 傳鈔本 劉啟瑞

番禺崔弼撰。弼字積臣，號鼎來，嘉慶辛酉科舉人，官都察院都事。乾嘉間羊城名宿能讀萬卷書者，群推鼎來。鼎來嘗欲自以銜名詣闕口奏，請頒四庫全書於粵東，所撰駢表幾數千言，宏肅淵博，世人稱之。純廟八旬萬壽，安南王入覲，鼎來紀七律十首，高皇精切。此文此詩，洵不愧為當代燕許大手筆。擬撰波羅外紀，其書雲記波濤閒，著粵東水道考於三十六江，分派井然，手箋黎忠愍黃牡丹詩，預分纂本省通志。卒年八十餘時，阮文達公總制兩粵，題其墓曰詩人鼎來，寶藏曹賓谷方伯亦折節下交，贈詩有燕寢清香一杯酒，眼中復得謝與崔之句，謝謂太史澧浦，與鼎來同時齊名者也。鼎來最工詩，生平詩什至夥，而存者僅千餘首，所紀純廟萬壽，安南王入覲詩在焉。其詩分體編製，先古體，後近體，各以五七言為次，而尤以雜詩為工，其過岳廟雜詩如詠鐵像云，全針刺吾背，鐵椎椎汝輩，千椎萬椎汝不碎，碎之復鑄汝毋悔，東窗空燃石榴皮，林氏一蜚兒安在，人心不死汝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心死、泥首因冠跪相對、椎之椎之鐵不知、汝污吾鐵鐵奚罪、又詠全牌云、將軍親擂過河鼓、背嵬之軍怒如虎、先聲直逼黃龍府、羽書馳來忽旁午、勞軍手、督戰手急、如星火莫敢忤、建炎天子親無睹、坐使將軍足千古、又詠黃龍府詩云、魚服白龍生不歸、白符鳩唱空歔欷、錢塘江上水不轉、五國城頭白雲滿、背嵬軍前尊酒空、青衣人去氈裘煖、黃龍痛飲欺諸君、昔日英雄今氣短、又詠莫須有詩云、君不見柳元景斛律光、功高不賞情之常、若狡兔未死走狗烹、飛鳥未盡良弓藏、吾見之建炎南渡之朝綱、夫差汝忘越人之殺爾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胡為使屬鏤賜子胥亡、昨日誅曲端、今朝戕武穆、何章乎彼蒼、羸童瘦馬鐏酒香、虎卬山下攜詩囊、千秋心折韓蘄王、均感慨蒼涼、悽愴悱惻、其論古人處、尤獨具隻眼、別有會心、非淺學者所能道、其他諸什、如朱仙鎮、銀瓶井等首、亦複相類、信可為論史者之巨手也、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番禺縣志

公餘閒詠詩草不分卷　傳鈔本　劉啟瑞

歸善張玉堂撰。玉堂字翰生，廣東水師大鵬協副將，少習舉業，應文童試，屢拔前茅，未售，投筆從戎，洊推副將。夙精八法，能拳書、指書，嘗作"海鏡"二大字，勒於澳門媽閣海島，群推偉觀。又書"墨緣"二字，自稱"翰墨將軍"，筆挾龍跳虎卧之勢，而骨超味雋，不墮雄強。性好學，好善，愛兵，愛士，元戎小隊，時與騷人墨客唱酬其間，飲酒賦詩，風流藉甚，妙擅蘭竹，丰神瀟灑，其詩五律逼近唐音，餘亦顧視清高，不作凡響，有公餘閒詠詩草一帙，即此本也。詩五律佳者，如日暮泊舟詩云："日暮寒風起，江頭夜泊舟。推蓬對明月，落木感新秋。隔浦蟬鳴樹，何人笛倚樓。來朝挂帆去，浩蕩大江流。"又如南行別弟詩云："友愛如兄弟，塤篪伯仲呼。祇因求薄祿，遂使別長途。事毋厚期汝，立官深勗吾。分飛傷此夕，明日雁行孤。"又如初秋新晴詩云："昨夜聽疏雨，今朝喜乍晴。梧桐一葉下，秋色滿江城。日出曉雲散，風來爽氣生。蓴鱸風味好，猶憶故鄉情。"均工穩妥貼，戛然唐音。至於七律，亦復相埒，如詠柳花八首和雪樵韻詩第四首云："休向旗亭問客程，且將絮果証前生。節殘月影兼烟影，攪碎風聲雜雨聲。舊日王恭頭已白，新歌司馬韻猶清。莫嫌寂寞無聊賴，單粉凝脂洗鍊成。"又第五首云："吹過長橋更短橋，離枝意絮太飄蕭。卧虹流水香俱寂，墜玉懸金影獨搖。糝徑客疑和雪掃，賣花人想帶烟挑。萍蹤到底歸何處，擬傍龍池咫尺遙。"又第六首云："閒過吳姬賣酒家，春深打甕伴梨花。絕無依傍因風起，恐太顛狂倩霧遮。白燕影藏千縷細，黃鶯梭織幾枝斜。韶光荏苒春將老，古道啼烟有暮鴉。"又第八首云："負風無力數枝柔，去矣東風且莫留。捉搦兒童纔幾日，馳驅雨雪又經秋。漫隨羌笛吹關外，錯認梅花寄隴頭。綴上亞夫營畔樹，春旗齊映綠楊洲。"均詠物確切，運典工整，非深於詩道者不辦。而其他各體，亦復可誦者多，雖云豪莽之氣時露行間，生澀之辭雜亂格調，要未足為其病也。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歸善志

蕉鏡軒詩鈔不分卷 傳鈔本 劉啟瑞

靈山梁炯撰。炯初名炅，字蓼圃，一字蕉坡，癸酉順天舉人，官曲江教諭。蓼圃為馮魚山高足弟子，初至京師時，以馮魚山遺集求北平翁覃溪學士、無錫秦小峴少司寇、嘉應宋芷灣太史訂定，諸鉅公稔其學行，皆器重之。白小山閣部視學粵中，時適舉拔萃科，殆將百人，都為一館，委蓼圃總課其事，因始通政吳公嘗聘其入直隸學使幕，分校得王曉林中丞卷，稱奇不置，王報以師禮，連平顏惺甫宮保延之切磋其子，魯與後由詞館總制閩浙，其在曲江兼攝相江山長，成就人材尤夥，前學使翁常熟相國每閱所改月課卷，曰使天下教官能如梁君，無不通之士子矣。蓼圃詩文生平所作至夥，毋慮千數百首，殁後，弟子邱玉珊訂之為十卷，而周酉山為之刊行，旋燬於兵，此則其僅存者，得詩百首而已。詩中諸什大率為登臨遊覽之作，如望桂嶺詩云：黄芩迴首顧衡陽，桂嶺分蹤鎮大荒，幾輩兒孫雄百粵，千重雲水墜三湘，遺祠尚紀司空蹟，老樹還留太古香，莫向羅浮說離合，上游

門戶竟誰當沈雄壯潤別具懷抱而古詩尤爲生色如後觀海行云陰森春曉寒已薄空濛蜃氣高不落偶然遊眺得梗概轉恐魚龍畏寂寞狂客徑招狂主人路熟好趁海鷗約危岸却立微風末霏烟乍斂鏡匣開鋪出琉璃一萬頃表裏瑩潔無纖埃紅沙環底呈潋灔鳥雷口外方喧豗於時朝潮肆號怒奮起欲慽扶桑樹天輪倒激地軸翻巨鰲擺蕩翔烏怖波竊稍息陽戾威魚牛虎蛟匿無數睛眩乍喜擴雲還髣髴更露三神山紺宮琳宇倚雲出想見神仙官府幽

且閒瑶草琪葩叢密豐茸不可以悉紀日南之南氣暖滋福瀰沿海居民尋常服食且百歲檳榔扶留辟瘴消食詞何悭可憐秦皇之仙骨但從東海觀日出射蛟之棨遅强弩勤石胸界煩勁筆六經已避祖龍燄半夜空驚左眩失豈知東海寒孔多滔滔先感逝者波安期子喬不肯過鉛汞相配理則那草姜竈冷奈丹何吁嗟草姜竈冷奈丹何豈若交州洲島長駐和均大氣磅礴古傲嶔奇得山川之壯麗巖阿之曲折信手運筆千斤得自然之妙矣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靈山志

春暉書屋詩集四卷　傳鈔本

劉啟瑞

順德何太青撰。太青字藜閣，嘉慶己巳進士，官浙江乍浦同知，少刻苦，既登第，由庶常散館出宰於潛，調德清，改仁和，擢嘉興海防同知，所至有聲。在於潛，有越界售鹽者，適集於津，實人自爲肩負，未嘗黨結。營弁偵獲，遂以合股私梟通揭上官，將窮治其獄。藜閣廉得其情，侃侃爭於大府，得分案薄懲，存活甚衆。與顧耕石太史元熙同館，有夙契，太史官德清時，延藜閣課其子，迨太史督廣東學政，藜閣戒子弗歸試。生

平定識介節多類此。任乍浦同知時，以督修戰艦，愆期被劾，官橐蕭然，身外僅餘書畫而已。最工詩，凡畢生之經歷，一切可驚可怖可喜可嗔之事，莫不寓之於詩，以故詩無不工，而類多慷慨悲歌、淒涼欲絕者。晚年宗釋老，折節讀書，詩遂一歸於平淡。如樹萱篇詩云：園林無雜樹，庭砌多芳菲。中有忘憂草，竹裏生稀微，春膏不能到，旭日照無輝，移樹北堂側，轉眼綠成幃，樹萱勿傷葉，葉傷花不肥，樹萱勿傷根，根傷葉漸稀，根培花葉茂，色映遊子衣，花花競秀發，葉葉旋翻飛，風飛花易落，何以報春暉，春暉報有時，遊子勿忘歸，則幾近摹陶詩矣。至若今體亦頗擅勝，律詩如詠厓門詩云：不堪回首帳厓門，正氣如今鬱九原，寸土已無仍却敵，孤兒猶在敢忘恩，寒潮怒捲沙沈戟，落日魂歸草市村，一代君臣悲奪港，依然遺黍故宮存。又如詠袁督師祠詩云：遼左勳名百戰多，崎嶇重整舊山河，長城自坏悲袁粲，抗疏翻寃少岳珂，早悟麒麟難繪閣，定從麋鹿走巖阿，水南燕北皆祠廟，兩地忠魂恨若何。又如送伯兄筠堂歸里詩云：送徧歸

鴻我未歸，街齋三載故依依，他鄉骨肉難爲別，薄宦沈浮計總非，天末有情懷弟妹，春暉無術報庭闈，去年此夜西湖月，猶照泥痕上客衣，均音調鏗鏘，格律嚴正，或追懷古蹟，憑弔昔人，或悲述弟昆，極盡友愛，其他諸什亦復各有懷抱，自具丰神，言順德詩者，固當爲藜閣置一席焉。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順德縣志

知不足齋詩草三卷 傳鈔本 劉啟瑞

南海鄧翔撰。翔字鳳翔，號巢閣，道光辛亥舉人。譚玉生嘗評當代經生家，其詩超然清妙者，惟朱竹垞、毛西河兩先生。鳳翔著有易義引參十卷、詩義繹參四卷，其說經專取理明詞達，闢拓學者心胸，所作五七古，疎峭雄奇，近體亦清拔雅贍，雖學問淹博，著述宏富，或未及毛、朱，然冰雪聰明，自不為訓詁所錮云云。世皆服其知言。鳳翔生平好遊，近舉諸山水，俱窮探其勝，年近杖朝，吟身尚健，有友諷其垂老不廢禮部試者，謂舉人八十會試例得監簿等銜，鳳翔夷然不屑，其意其量之高也如此。是編多古體而近體則居什之二，樂府居什之一，如西潦行、甲辰西潦詩，則樂府也。道光乙未廣州大雪詩、詠中和堂後蠟梅花詩、寄家詩、天師井詩等，則古體也。詠張睢陽廟詩、謁南灣鄧忠襄公廟詩、接家書詩等，則近體也。凡此皆是編之佳什也。而尤以午後尋小桃源後洞詩、又望老人峯詩為最，其尋小桃源後洞詩云：朝暉金碧霞千點，東望林巒畫濃染，幽巖預欲履生雲，曲水先謀觴泛激，洞中高士今何在，茁茗山疎失雲广，何似醉翁弄雲瀑，酩酊雪花飛笑臉，洞口有醉翁石 雁蕩匡廬入夢奇，日午濤聲洗秋簟，蝶遽恍惚又曾遊，起策枯節探奇險，桃花紅瀉小雲泉，似有幽人綠蘿掩，別開生面角清幽，欲闖仙蹤善藏斂，谷深風籟韻於篁，徑狹雲根削圭剡，僻寂天慳俗士緣，泉石幾曾塵眼玷，洞口石筍林立鋒銳上刺人迹罕到 會商梅屋臥林逋，止許茶神祀鴻漸，誅鋤荊蔓築蝸廬，疊架柴門杜松掩，名山著作待何年，白髮蒼顏空荏苒，迴瞻高閣暮煙橫，西山夕照歸鴉閃。又望老人峯詩云：南極一星名老人，側身佝僂駘背形，萬古無人見真面，天高不可階而升，羅浮之峯名老人，偃蹇兀傲山骨皴，聳肩昂首睨南極，悠然太古嬉長春，東遊東樵始華首，遙見雲中坐高叟，仙飛芒屨躡層雲，杯獻南山壽耆耇，勝情未倦足力慳，游心縹緲巖彎閒，苔深草淺石縞摺，如見老人浮垢斑，朝凝晴烟白鶴髮，暮帶餘霞紅醉顏，青山不老人易老，羽客高僧半枯槁，逶迤斜日落荒林，颯颯秋風搖百草，老人大笑東南天，何如高坐羅浮巔，神仙不壽古

佛死疊見滄海耕桑田並莊嚴劉茲幽敻嶔奇其冥冗處似韓其沈雄處似杜而清麗又過之譚玉生評其詩古體疎峭雄奇近體清拔雅贍信能知其詩者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卷首各序

陳禮部集十卷 傳鈔本

劉啟瑞

番禺陳其錕撰其錕字棠溪道光丙戌進士官禮部主事書法深厚上追北海超比南宮所作碑版照耀遠近而詩律精深遂為書名所掩故張南屏贈詩有句云共道戲鴻書入妙豈知詩力掣滄鯨又云賈傅文章白傅詩憂來和淚寫淋漓此皆指其晚年撫時感事諸作云然也桂星垣觀察文耀但賞其三月菜花黃似酒七字蓋不足以窺其全集之大也其錕夙嫻詞律兼通琴理其詞名月波樓琴言主羊城書院講席垂三十年成就人材甚衆大吏擬為奏請議敘其錕力辭詩分含香循陔載酒三編而統名曰陳禮部集凡十卷而晚年撫時感事之作皆在焉其感事二律云狼烽傳遍粵東西一片邊聲入鼓鞞伏莽久同深穽虎探丸時類觸藩羝黃巾到處皆張魯黑稍何人似粟磾萬室可憐蠶室盡焦枯無地活蒸黎又云亂已如絲莫解棼養癰遺患更何云傷心玉石同歸燼刺眼梟鸞竟不分豈有神通花帽賊大都兒戲棘門軍百年魚米豐饒地樂歲稱戈古未聞時粵匪

之亂已深、故其鋸、有感而發也、至若顛沛流離之際、干戈紛擾之時、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間、發為呻吟痛苦之語、其鋸亦莫不紀之以詩、譜為樂府、其樂府大都言之切痛、聞者歎息、其感人之深也有如此者、如養盜行云、屬吏養盜如養豕、大吏諱盜猶諱瘡、十室流亡九室燬、鮮民之生不如死、以官餌盜盜益多、橫行白晝敢誰何、農廢耕耘士廢學、良民痛哭莠民歌、身入縣門投片紙、令曰吾職催科耳、汝課未完姑舍、是故盜為竊令則喜、君不見渤海之盜弄潢池、龔遂治劇如治絲、又不見曲隄險阻多豪客、但有宋公自屏迹、古人成法廢不修、昔為父母今仇讐、寡妻弱子困誅求、一朝手刄縣令頭、出爾反爾如相酬、吁嗟乎、群盜若虎吏亦虎、殺人如草莫收捕、銜冤至骨痛徹腑、慎勿言之違官怒、凡當時下民之隱痛、上官之諱匿、莫不言之如繪、瞭然在目、他若桂林警、行擄贖行、永安行諸樂府、亦莫不與此相類、方之新豐折臂諸行、殆有相似者矣、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廣州府志

番禺縣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紅樹山莊詩鈔四卷 傳鈔本 劉啟瑞

番禺李景元撰、景元號雲巢、道光時布衣、性孤潔、閉戶罕出、生平有抱真子之風、詩工五律、清幽處近王孟、清超處近屈鄺陳古樵大令題其集云、老輩日淪没、孤吟存此翁、幽踪寄沙鳥、清響答秋蟲、格老律逾細、感深情不窮、故園論風雅、吾訪水門東、此詩可作雲巢小傳、雲巢一生潦倒、半世場閑、故所作詩大率牢騷拂鬱、令人不忍卒讀、然如登臨遊覽之作、風雲月露之篇、則又逸興遄發、生趣盎然、如夜歸水門詩云、夜氣昏堤樹、村深寒更增、人歸溪上櫂、犬吠雨中鐙、顧影憐身世、難謀歎斗升、亦知陳仲子、端合處於陵、又如薄暮溪上詩云、暝色隱溪樹、溪雲生客衣、蟬鳴沙岸靜、鳥下夕陽微、燈影出林薄、櫓聲何處歸、水邊明月上、遠扣酒人扉、又如幽居詩云、負郭門常掩、春深長薜蘿、客緣貧到少、鳥聽暮啼多、汲水閒澆藥、謀身自製蓑、安排事耕釣、慎勿笑蹉跎、又如贈漁父詩云、江深殘日落、來月下蘆灣、孤櫂此朝夕、與鷗常往還、湖山雙鬢白、天地一蓑閒、安得從君去、投竿烟水閒、又如訪西溪田舍詩云、綠擁重重樹、紅蒸處處霞、遙問隔溪犬、知有野人家、地僻沿堤入、門開向郭斜、隱耕吾愧子、生計足桑麻、均幽雅淡遠、蕭然自若、方之靖節、殆得其清者、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卷首各序及題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奉使庫車瑣記不分卷　稿抄本

清慶林撰。慶林字樾庭，滿洲人，嘉慶八年考中繙譯筆帖式，九年選補刑部，十二年調鑾儀衛整儀衛，十三年因事革職，發往吉林効力，翌年赦回，尋納資為刑部筆帖式，累遷道光四年升至河南司員外郎，五年以京察一等，放貴州安順府知府，十五年升廣東粮道，署臬司，十二年以部議降通判，十三年令為庫車辦事大臣，十四年調河南糧道，十五年遷山西臬司，調山東，十六年改為奉天府尹，尋因事罣吏議，降級留任，十九年卒。是書為其使庫車時所記，首誌自京至庫車驛站距里，次為庫車形勢、與該地官職俸餉、出產、天時、衛署等概略，再次為箪年園記，乃衛署旁之別墅，末為慶林之德政碑記等文，皆當地伸民頌揚之作也。庫車處天山之南，距新疆省垣較遠，至此境者，亦少記載，是編雖記事不詳，究屬目擊，故有可取。查新疆圖志職官表，故不列慶林之名，藝文志復未著錄是書，今得此本，可補新疆圖志之遺漏也。

經棚日記不分卷 稿本

程廷鏞撰。廷鏞，廣東人，精電機之學，任職於交通部。民國甲寅冬，赴經棚修補電報桿線，因記自熱河承德起程，以訖經棚往返路程及經辦各事之原委，以成是書。考經棚為蒙古克什克騰旗，前隸於熱河，因距赤峯縣治過遠，管理不及，乃改附多倫。民國初年後，因蒙匪滋擾，調經棚防營赴援。事平，復隸熱河，派兵戍衛。為北部要隘，以電報桿線被毀，故議修復。然其地距外蒙衛近，居北緯四十三度，出地高三千六百尺，號為高寒。觀其記中所載行路之艱險，風雪交加之情狀，萬里流沙，變成晶瑩，雖膚裂身殭，知覺幾失，然奇境異狀，亦足快人心目。至於記中知該地人民之生活艱辛，樂寡具之缺乏，居屋無門窗，夜

尚防狼至，貧苦之情狀，有非中原人士豐衣玉食者夢想所到。是書雖不免自矜勞瘁，然頗貴直書，亦可多得邊部民情也。

遊秦偶記一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柴桑撰。桑江蘇崑山人，事蹟不見於郡縣志。按記中所載遊秦蹤跡而度之，擬為有清中葉之幕賓，漫遊各地。由毘陵渡江至滁州，轉亳州鄭邑，出關入陝，仍經許、亳乘舟至盱眙，往揚州。既缺年月，無法考訂其時代，惟觀其對荷賦詩，可知其為季夏之時矣。所記不相聯貫，而注重沿途古蹟，

據陝西省疊為歷朝國都所在，名勝遺跡，難以枚舉，尤以驪山、函谷山水宜人，林木幽僻，峻險插天，名人軼事，參以神話，間有吟詠以誌懷抱，雖不為徐霞客之窮山盡水、考源溯流，亦足以怡情悅目，俾資臥遊耳。

據鞍錄不分卷 乾隆刊本

清楊應琚撰。應琚字松門，漢軍正白旗人，雍正七年以父廣東巡撫文乾廕授戶部員外郎，八年擢山西河東道，尋調甘肅西寧道，十四年陞甘肅按察使，十五年遷布政使，十六年擢巡撫，官至太子太師、陝甘總督。三十二年以勦討緬甸貽誤軍機誅，事詳清史稿本傳。是書為乾隆四年任西寧

道時，奉檄赴京引見，因紀行程以成是書。自西寧起程，以達潼關，其後進京之路則略而未載。沿途輿地，既多引證古蹟、景物，信手紀錄，且於昔時用兵戰場之地，詳其原委，山川脈絡多引水經酈注之說，剖析極明。應琚久任封疆，屢督甘陝，初為營經得法，蓋明地理形勢，則易於措置。惟書中於民生土俗不甚注意，蓋是書之作以

仍見聞非關心得廣而博詢留意也、
書名乃兩漢書馬援撮錄所明之意、
亦自於參考聞之才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西行日記不分卷 同治刊本

清海霈撰海霈字侯周滿洲人刑部司員同治六年命左都御史鄭敦謹前往山西查辦事件、派海霈為隨員、取道彰德懷州、以達平定州入晉閱月蔵事以時值捻匪未靖燕趙阻隔乃改道雁門轉宣大回京往返八十餘日計程二千餘里沿途風土古蹟即事吟詠同人間話有足錄者亦隨筆記之以成是書蓋晉直徼凡赴甘陝新疆者往往經此、遊記之作不勝枚舉是書不過作筆紀其見聞其所詠詠亦大都酬應之作未見精雅至其查辦之事一字未提以事関機要礙難披露歟、

紅亭日記二卷

清徐志鼎撰。志鼎字調元，號春田，浙江平湖人。乾隆三十九年舉人，四十年進士，五十年選授四川南溪縣知縣，期年以盜案落職。上官重其品學，主講東川書院，課士務實學，蜀人愛之。嘉十五年入都祝釐，後原銜歸家，主桐鄉之分水書院，并纂縣志，書甫成，卒。此日記乃乾隆五十六年九月自成都起程入都，經梁雍豫冀并幽各地，所記凡山川名勝、沿革故實，皆援所見，復博引輿地志乘，以及昔人遊記，都一百二十餘種，分條著錄，又加考覈，亦甚精嚴，間有按語，則附爲小注。蓋推王士禎之蜀道驛程記，而更更其體例，以類書將一隅前人記載之作，彙爲一處，俾後人博覽之餘，而將山川夷險、風物特性、陵谷變遷、史蹟原委，均萃一編。並繫古今體詩八十餘章，其關於古今治亂、足爲知人論世之作者，固不概義選言，皆前人所未發，洵爲遊記之佳作也。文學昌黎，奇險斗絕，并著有爭光集、吉雲草堂集、玉雨詞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蒙古考略一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龔柴撰柴有苗民考已著錄是篇首述蒙古之沿革部落之分佈内附之始末管理之制度及其地之風俗人民之性格出產之物品宗教之信仰均作概畧叙述考記蒙古之作均推張石洲之蒙古遊牧記然以地域爲主分類以誌此則綜合而論與龔自珍之蒙古臺卡略佚名氏之蒙古沿革考二篇可互爲參閱者也惟述蒙古之沿革云夏曰獯鬻周曰獫狁秦漢曰匈奴唐曰突厥宋曰契丹然考遼史契丹爲東胡之一種非契丹即匈奴也蒙古爲室韋之別種亦非即爲夏周之獯鬻獫狁也其論遼爲韃靼且當魏晉南北朝時尚有鮮卑隋唐有吐谷渾均盛極一時似不應佚去不載論蒙事而不援蒙古源流宜其簡畧多誤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藏程紀畧不分卷　稿本

清焦應旂撰。應旂貴州清鎮人。康熙三十五年舉人，任陝西涇陽縣知縣。五十四年準噶爾策妄阿喇蒲坦作亂，侵擾哈密，復西擾藏地。翌年二月應旂奉檄從軍，轉運糧餉，歷時四載。終於五十九年押運隨軍，由西寧出關，走日月山、哈什哈、水柴、雜口，至騰腦兒，以及奪洛、達巴等處而入藏。至拉薩，敉平之後，復任涇陽原任，因將身經目覩之事，誌其原委，以成是書。其所經歷，皆深山窮谷，道途難識，赤日之下，雷電時加，伏暑之中，嚴霜夜襲。且用兵貴奇，捨大道，覓捷徑，人畏蜀道，入藏尤難，況當風塵澒洞之時，其艱險之事，更十倍於平日。是篇記事詳明，而用兵之途亦可得概畧，補方畧所不及，史乘所未備。且記藏事之作，成於乾隆之時，其成於雍正朝者，僅李彩藏紀槩一書，而是書成於康熙六十年，即事平之翌年，可謂清代最早記藏事之書也。應旂從軍六年，崎嶇備歷，仍歸原任，不聞遷擢。其字句之間，以得生入玉門為幸，毫無貪功邀祿之心，可謂勞而忘功，其心境曠達，尤為過人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卷　部

內外蒙古考不分卷 舊抄本

清馮一梅撰。一梅籍貫事蹟不可考。是述內外蒙古之沿革，上溯秦漢，下訖清初，記其部落由來、歷代名號。蒙地之演變，凡古地名，皆注釋其今在何處，屬於某旗。惟章目不分，頗有眉目不清之感。且既考地域，述其部落，而於得名由來，語言不詳。考蒙古二字為胡語銀之意，以遼用鑌鐵為號，女真以金稱國，故取銀為名，皆謂壓服之意。此說久見史乘，然究其實，似屬後人附會之辭。考蒙古之名始見於長春真人西遊記，而以前或作盲骨，或作盟骨，而唐書作蒙兀，均譯音之異耳。唐初契丹女真尚未勃興，更無鐵金之號，而蒙古之名已傳，是不待知與取銀之意，而久已為其部落之號，可明知矣。是書既謀考蒙古源委，而不及此，足見疏略。惟所述清初內附之事，尚屬可據。若就此稿本而再加釐訂，不失為一有用之書也。

圍場蒙展策不分卷 鈔本

任嚳撰。嚳籍貫經歷不詳，按是書所載，可知嚳於民國元年二月，以志整木植局局長何昭然之招，赴口外調查森林牧畜，周歷圍場全境，乃統籌蒙展之策。二年上其策於國務總理熊希齡，不果行，乃刊佈其策，以示人。是書要意，以圍場地方在熱河承德府西行，廣袤各五百餘里，其地東界

內蒙卓索圖盟，北連昭烏達盟，西接多倫諾爾廳，爲交通要道，且爲漢蒙貿易之所，森林蕃茂，最宜墾植。其論關於木植之事，爲保存、圍久、清售三法；牧畜則述其現狀，謀其經營之法，防獸疫，計利益；其關於工商者，則主設火柴、鋸木、製泥肥料、肉類、皮革及西洋傢俱諸藝各工廠，並有交通移殖諸條，均言之成理，實爲利源。然籌

辦諸事，經費過大，即其議，須數千萬元，以次第經營諸事，需時不足，況當財政局不定，肉食者爭權奪利之不暇，孰能待數十年後之利益哉，宜其屢獻策於當道，而終歸無效果也。

廓爾喀不丹合考一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龔柴撰。柴有西藏紀畧，已著錄。廓爾喀、不丹爲西藏邊境兩小國，久爲中原藩屬，而交通不便，往至其境者甚少，故國人未加注意，學者或不知兩國所在，故紀載殊少。其廓爾喀之事蹟，尚有平定廓爾喀方畧、平定巴勒布紀畧及趙咸中使廓紀畧等書可爲稽考，而不丹則僅附見於西藏志、西藏圖考之中，亦語焉不詳。是編舉兩國之情形、內屬之經過、入貢之始末、物產風俗之概況，均極簡畧。惟末記不丹於咸豐時貢使中輟，而清廷不問，深致微詞，謂五印度故直將見於目前，責鑒於清廷。末季內政不修，邊事廢弛，迨英窺西藏，先取哲孟雄與不丹，唇亡齒寒，藏事日急，而國人漸謀方策，而是篇所論，可謂有先

見之明矣。

西藏紀畧一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龔柴撰。柴有蒙古考畧已著錄。是篇舉西藏之地勢、山川、天時、物產，作概畧之叙述，而於其沿革、政教、制度、風俗均不詳焉。並謂倚馬拉山為天下第一高山，峭巖奇險怵人，有曾經其地者謂日當正午，僅見太陽上半輪，下半輪為高嶺所蔽，莫能窺也。然考英人榮赫鵬之西亞崁非尔士峯探險記及瑞典人斯文赫定之亞洲腹地旅行記等書，均影踏冰雪，親歷山巔，並無僅見太陽半輪之事，足見是說之不可信。蓋希馬拉雅山為世界最高峯，夏雪不化，而山陰之處永不見陽光者則或有之，而峯高蔽日，理固難通。近來科學昌明，探險人才輩出，則昔人之傳聞謬論，自可一掃而空矣。

青海圖說不分卷 抄本

章光庭撰。光庭事蹟鄉考不可考。是書有說無圖，其所記地域乃自川邊甘孜、石渠兩縣及青海交界之處，以達新疆、西藏等邊境各地。分為八章：第一為種類之變遷，第二為界址，第三為關於邊界之地形及險要，第四為關於邊界之河流，第六為市會及村落，第七為物產，第八為習俗。內復劃列細目，各具段落，其中種族之派別，羅列珠詳，而於山川地勢、河流之嶮峻[illegible]崎嶇、險夷等，均能絜其綱要。復有玉樹二十五族新舊對照表、玉樹村落調查表等，均為實地調查所得，尤可珍貴也。

天山南北路考略一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龔柴撰。柴有西藏紀略，已著錄。是篇雖以天山南北路爲名，而總論新疆全省輿地之言，天山南北路故名同而實異。首述其地歷代之沿革，次爲清代內屬之經過，與疊次叛亂剿撫討平之始末。記載與魏源所撰征準噶爾記、蕩平準部記、勘定回疆記等篇盡同，而遜爲簡略。再次爲天山之形勢，再次爲回地習俗、服飾、天時、物產，均摘錄各書總述或文，並無新穎獨到之處。觀龔柴所撰邊防各論，僅述梗概，而少精要。其用意蓋將邊情輸諸國人，使得稍曉而已，故多不求甚解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邊疆簡要三卷 光緒石印本

清李慎儒撰。慎儒字鴻軒，江蘇丹徒人。素研輿地之學，曾著有瀛環新志一書，行世。而以徐松龕中國地輿總國而不繫說，未足以昭示後學，乃舉邊塞地方，述其疆宇狀況，以成是書。分爲三卷，上卷爲東北疆，中卷爲西疆，下卷爲海疆。以何秋濤朔方備乘及蔽東錄等書爲藍本，而引伸其說。明其地理情勢、防禦設備、國際邊界。關於外蒙之事，即附東北之部；而康藏之情形，略附新疆之內；海疆首自粵閩各省以迄直隸、海灣，羅舉通商要津。海宇曲折，洋面距里，均粗舉厓略，未能詳備。而於新疆建省設治，諸多引當時左宗棠、劉錦棠諸人章奏，以明其創設諸務。外蒙與俄交界之卡倫，亦枚舉各處，蓋以是時俄人覬覦蒙

新日益迫急，而東北之地已為蠶食不少，故特詳誌之，以冀引起國人之注意也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庫倫誌不分卷 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考書中有記清季經營庫倫之事，疑為民國初年所纂故者，前後無序跋目錄，且多勾乙增刪之處，諒為未定稿本。首述庫倫之沿革，自突厥以迄清末。次為山川源流，多引古今輿地名家考證之說，復以明清歷朝實錄、清一統志、會典等書為準。則次記庫倫辦事大臣所轄圖什業圖汗及車臣汗兩部之地勢及各旗方位，并附戶口之數、礦產之情。蓋仿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之体，而方輿紀要一書於邊省蒙藏各地則簡略不詳，意是書即補其所未備歟。然僅記輿地形勢，而不及民俗物產、官制政情，似於方志體例不合，而定名似不盡得當也。其中後多自注，頗見精要，惟空白之處極多，殆為未成

之稿本，均不免蕪雜，並待補正者也。

藏事瑣記不分卷　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惟書中有興祺之名，所述乃民國初年所上政府之說帖、籌藏策略。考清季有陸興祺者，廣東人，曾入藏，疑即此人也。其所上籌藏說帖，主聯絡藏人感情，並派員入藏直接商議，以免英人壟斷，諸說最中肯要。所述藏情，亦屬目擊之談。後附瑣記多則，均為清末民初之事，俱可徵信。如云中國陸軍不敵藏人，款述駐藏幫辦大臣鳳全於巴塘被戕，四川提督馬維祺率兵進剿，焚燬丁林寺，致有滅教之嫌，而引起藏人之仇視等事，皆屬實情，可謂深悉藏情者矣。

海東諸國記不分卷　朝鮮總督府影印本

朝鮮申叔舟纂。叔舟字泛翁，又號希賢堂、保閑齋之號。慶尚道高靈人。世宗己未擢文科第三人，校典農直長，歷官領議政，[封]高靈府院君，字奉使日本征討北虜，有諸難佐翼之功。叔舟於成宗辛卯成化七年撰進是書，記日本本國九州及一岐、對馬兩島之事並東及琉球，以稱海東諸國也。圖其地勢，叙其國情，及交聘往來事變沿革，[illegible]使臣館待禮接節目，以明交隣之梗概。書前列海東諸國總圖、日本本國圖、日本國西海道九州圖、一岐對馬島圖、琉球國圖，次記日本琉球世紀、國俗、道路里數、朝聘應接等事，極為完備。叔舟修成以後，後復人續補，是書末事附載畠山殿副官人良心曹饋餉日呈書契（弘治五年三月禮曹佐郎南悌臨地三浦倭戶失火時受報旨倭三浦地圖，且調查倭人居三浦之戶口。成熊川薺浦之圖、東萊富山浦之圖、蔚山鹽浦之圖，置入本圖之後。宣慰使成希顔越琉球調查琉球國情，亦附琉球國記後，所傳之地圖，並存精工，凡例云一國中並畫

各道界，墨畫為州界，紅畫為道路，惜其書為影印本，未能窺其原式，然可知其傳書之精審。原書現存朝鮮內外所存共，僅有四部，朝鮮總督府修史編修會藏草刊本者即行世。當朝鮮世宗朝當日本室町時代，近世時期，日鮮交涉可於此窺見，為研治東亞交通最為翔實之書，可與明李言恭之日本考並傳也。

蒙古沿革志二卷附錄一卷 稿本

清沈宗衍撰。宗衍，山東人。乾隆四十一年奉命往準噶爾。五十五年廓爾喀寇藏之亂，宗衍入嘉勇公福康安幕，前後遍履蒙藏各地，每莅一地，必留心其沿革山川風俗，耳聞目睹，即記以册，迨後家居，重爲編訂成沿革志二卷。卷上分爲漠南內蒙古、漠北外蒙古、賀蘭山等三篇，卷下分爲準噶爾厄魯特蒙古、青海厄魯特蒙古等二篇，又將其山川道里、兵制風俗雜記等彙成一卷，附於卷末，名曰紀聞，其中記平蒙古各部落之事頗多，而康熙間平定厄魯特之事，則錄殷化行西征紀略、錢良擇出塞紀略之文。内容尨雜，故例於附錄。考是書纂成頗早，觀序作於乾隆五十八年，是先於張石洲之蒙古游牧記。惟其中所述，或未盡可據，如云蒙古乃唐古特之分支，與正史所載唐室韋別種，其先出於東胡者不合，是其考訂未能精密。自序稱不能窮搜博採，殊爲遺憾，蓋亦自知未能臻完善，此所以久未付刊之故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三藏志畧二卷　稿本

清沈宗衍撰。宗衍有蒙古昭單志，已著錄。宗衍之祖父振麟於康熙五十五年隨大將軍岳鍾琪征藏，及歸，鍾琪以所記西藏風土地理之稿數十葉交振麟，命其編撫為志。翌年振麟卒，而未就。迨乾隆五十五年，宗衍隨福康安入藏，因探索各地之情，後得舊稿整理增補，纂成是書，分為上下兩卷。卷上為昭單源流、疆畧、地理、山川、形勢、寺廟、建置；卷下為駐防、兵歛、風俗、奇異、宗教支派，附錄為歷汗事畧等目。以康衛藏三地為一，故名三藏志略。其源流大致與衛藏圖識、西藏聞見錄等書相同，並多引衛藏圖識、西藏記之文，惟可考者，其中有引嘉慶四川通志之文，而奇異篇中並記有嘉慶十三年第八輩達賴呼畢勒罕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勅立事，及按語中有記道光二十一年。考其蒙古昭單志自序，乾隆五十八年所撰，下注時年六十一，至嘉慶十三年，計其年則已七十六矣，尚可云為其後所補記者，若道光二十一年則年已逾百，必非本人所記，其為後人續貂無疑也。其中革率外誤之處亦所難免，如云四川打箭爐外已塘察木多之地為前藏，亦曰喀木，考喀木即康，雖前曾附藏，實難以康為前藏地也。又云欽奉佛乃元季喬僧導愍海渡之術，本仍經教，此亦不志藏經之故，考大威德怖畏金剛尊佛儀軌全經，詳載其說，原非無本。夫西藏為神秘之區，因難以中原禮教之說相繩，惟歷汗事畧乃按沙爾巴胡土克圖所撰蓮花漢史雜噶韓爾第汗所編經卷源委及古昔蒙古汗等

源流、大黃冊等七史諸書，為他書所未見，考西藏宗教者，當詳察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喀什噶爾略論一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美國林樂知撰。是篇首述喀什噶爾內附之經過，次述同治回亂之起因，與阿古柏據天下南路為王之原委，及阿古柏與英俄通商之始末，終論清廷收復回疆之策。考阿古據新疆之南部，歷年十餘載，與英俄通商訂約，儼成一國，而新疆史籍於其背叛之事，均語焉不詳。是篇揭發，明其終始，於中外大勢，觀察之照澈，多見地。並謂英俄兩國通商，而外無須爭地爭城，中國若能解去疑團，調兵前進，一復其地，悉照阿古柏之例，與英俄一體通商，英俄柯說之辭，在當時亦為通達之論。既而左劉諸公平定新疆，阿古柏死亡，英俄亦無能為助，此論亦[illegible]隱相脗合也。惟首記回教內附之事，與史載不盡相符，或據西洋史

故有異同也

盧龍塞略二十卷 明刊本

明郭造卿撰，子應寵纂。造卿字建初，福建福清人。諸生。工詩文，為戚繼光幕客。遊薊門先後十六年之久，為燕史薊略未竣，而繼光去位，乃删繁就簡，縮為永平志，而卷帙尤繁。子應寵繼故志，重加纂述，錄其關於邊政者，署曰盧龍塞略，彙為十部，首以前經，次以謨表，曰紀，曰傳，曰考，曰議，曰阨，曰譯。前為各處之形勝，經為古今防守之策略，謨其治平，表其邊防，紀為明代各朝經略之原委，傳為各將鎮守之事蹟，考分兵屯、撫夷、修邊、戎具、貢市諸目，議為漕、鹽、山海、將兵、守邊、車戰、神銃、百子銃、火箭等篇，以形險、構路為阨部，天時、地理、居處、品職、倫類、身體、生靈、通用、各門、植物、獸畜、羽族、鱗蟲、珍寶、冠服、飲食、器皿、戎具、色

目等類為譯部、是於塞上故實、山川阨塞、甲兵錢穀、夷虜情形、諸戰守具、靡不臚列、瞭如指掌矣、考廣寧薊遼之交、自唐宋以來、久為重鎮、而明代外寇擾邊、尤為軍事要區、是書詳誌此域、皆重實情、非紙上談兵之作所可同日而語、首有葉向高王象乾兩序、二人皆躬任防務、同志邊情、徵贊此書、謂非有裨掌故、抑亦籌邊者所宜知、乃目為實用之書也、是書千頃堂書目所未著錄、清代禁燬書目中亦未羅入、各家藏書記解有論及、意當明代末季已屬罕傳之本、今得此秘籍、堪為研究季北方邊務者一助也、

清水河廳志二十卷 精抄本

清文秀修、盧夢蘭纂、文秀字雲章、滿州鑲藍旗人、以翰林院筆帖式於光緒六年外任清水河廳同知、夢蘭字香谷、山西陽曲人、世襲雲騎尉、太原府學生、光緒七年山西巡撫曾國荃札飭各廳州縣重修志書、而清水僻處邊陲、原係蒙古草地、從乾隆初年始設官內隸、諸多草創、荒陋殘缺、是以前文無獻可徵、後鮮事蹟可述、乃據前署倅恩樹堂修輯所見所聞蹟、積歷兩年、廣詢博訪、重加釐訂、僅補缺以成是書、分為二十卷、卷首為圖考星野、卷二為疆域、卷三為山川附以水利形勢橋梁、卷四為市鎮村庄附以義塚、卷五為古蹟附以八景、卷六為公署、卷七為廟祀、卷八為義學附以碑記、卷九為倉儲、卷十為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貢，附以貢係役食、勸賑、獎叙，卷十一為營汛，附以兵丁數目，卷十二為驛傳，附鋪遞，卷十三為田賦，附以積料，卷十四為户口，卷十五為列女，卷十六為風俗，卷十七為祥異，卷十八為兵氣，卷十九為物產，卷二十為藝文。條理尚屬粗而叙次不盡得當，且不列名宦與人物傳，而將忠臣孝子義士等傳附於列女壽民，殊屬不倫。蓋主修者既屬滿員，編纂者亦少椽筆，不遑抄錄排比，以應上憲之令，固難於中原名郡縣志書多出於名手者相提並論也。

中衛縣志十卷 道光刊本

清鄭元吉修，余懋官等撰。元吉字孝堂，江西人，道光二十一年任中衛縣知縣。懋官字子佩，江西人，廣勢州州判。中衛在寧夏之西，清初屬寧夏府，乾隆二十五年始令黄恩錫纂修志刊行，自後八十餘年迄未重修。迄元吉來宰斯邑，乃博加采訪，共議體例，而懋官任編，加輯核，分為十卷，以星野、沿革、疆域、山川、水利、古蹟、風俗為地理考，城池、堡寨、公署、倉廪、學校、祠祀為建置考，蠲徵、户口、税課、物產、鹽法為貢賦考，塞垣、營制、邊防、驛遞、関梁為邊防考，官職、名宦為官師考，人物、忠節、孝義、節女、流寓為獻徵表，科甲、鄉貢、武階為武舉表，名景、祥異、軼事為雜記，末附藝文二卷。條目雖尚明晰，而類列尚未得當，如塞垣、関梁可

入地理之中、營制當併於師之列、目有藝文而缺金石、亦屬疏陋，此邊地典籍罕傳、碑誌亦少，固難與文風繁盛之區相比擬也。

萬曆福州府志三十六卷 明刊本 劉啟端

明潘頤龍撰。事蹟不詳，僅據卷首題名知為福州府知府而已。按本書實出官修，頤龍徒以知府而居其名，據卷首知掌修者頤龍等十七人，同修者舉人袁表等三人，纂修者郡諸生王應山等六人，校者郡事胡世重等二人，同校者府學教授吳御等二人。卷首有郡城總圖、福州府總圖、閩侯官古田閩清長樂連江羅源永福福清等九縣分圖。卷一至卷八為輿地志，卷九至卷十五為官政志，卷十六至三十二為人文志，卷三十三至三十六為雜物志，各志下均有子目。輿地志分建置、山川、疆域、土風、城池、水利、食貨等七目；官政志分祀典、戎備、官署、職員、歷官、名宦等六目；人文志分選舉、先儒、名賢、忠烈、良吏、先達、孝友、隱逸、文苑、鄉行、遷寓、方伎、烈女等十三目；雜物志分古蹟、時事、丘墓、寺觀等四目。按本書傷於繁冗，所分子目亦頗瑣碎，如人文志中之先儒、名賢、忠烈、良吏、先達、鄉行諸目均

覺區畫未清頗易混淆雜物志中各目分列亦未盡當丘墓寺觀宜可併入古蹟時事記歲時諸事亦可併入土風凡此俱有可議蓋徒張門面不究體例官修方志往往然也

附錄傳記參攷材料

卷首題名

萬歷杭州府志一百卷 明刊本

明陳善撰善字思敬杭州人弱冠舉進士仕至雲南左布政使未六十乞告歸講學里中按善撰是志乃承督撫徐栻學使晉因阜之命開局於襃忠祠歷十年而成大率取材夏時正成化杭州府志者十之四採景時武林文獻錄者十之三分沿革郡事紀國朝事紀會治職官表序令表形勝風俗山川溝洫戶口田賦征役土產城池坊里衢巷鎮市兵防公署學校察行都宮室宮室橋梁祠廟墳墓古蹟郵政禮制藝文選舉吳越世家名宦寓賢人物遺文雜志寺觀等三十七門卷首有凡例十五條及府屬各縣圖按本書雖綱舉目張而分門未能盡善郡事紀國朝事紀仿朱子綱目一方之志儼若一國實乖體例坊里衢巷市鎮橋梁之各列一目亦傷猥瑣宮室之前別列察行都宮室亦可省併吳越世家更屬不倫惟職官序令二表用旁行斜上之體實能寓繁於簡人物一門據凡例云其

人雖歿而出身在三十年之內者均不為之傳足見謹嚴是皆可取本書歷十年而成可見採摭之富雖不無一二可議之處然就大體而論其材料固頗可供參攷也

附錄傳記參攷材料

浙江通志

靈州誌蹟四卷　嘉慶刊本

清楊芳燦修、郭楷等纂、芳燦字蓉裳、江蘇金匱人、由拔貢應廷試得知縣、補甘肅伏羌、以功擢知靈州、會仲弟揆甘肅布政使、例迴避、不樂外吏、入貲為員外郎、丁母憂歸、主衛杭及閩中書院、事蹟詳清史稿本傳、楷字雪莊、甘肅武威人、己卯科進士候銓知縣、嘉慶乙卯主講該地、而芳燦以靈州自秦漢以來、久隸版圖、二千餘年、州志未修、乃網羅史籍、搜採方志、五閱寒暑、迄未卒事、而傳郭楷為之補纂、搴其蕭稂、剗其瑕纇、因成是書、分為四卷、卷一為歷代沿革表、星野、地里、山川、城池、堡寨、公署、學校、壇廟、坊市、橋梁、津渡、名勝、風俗、物產、古蹟、卷二為丁稅、賦數、水利、源流、戰守、勝氏、兵數、營伍、驛遞、歷朝宦蹟、卷三為

人物、鄉獻、忠孝、義烈、藝文上，卷四為藝文下、歷代邊防事蹟、歷代祥異等十八目。芳燦夙具文名，是書蒐集至為詳贍，而志屬創始，尤少依據，地屬邊陲，人物罕傳，得此纂錄蒐緝之功，可為邊疆修志之模範矣。

越南疆域考一卷 刊本

清魏源撰。源字默深，湖南邵陽人。年十有五補諸生，究心王陽明氏學，尤好讀史。嘉慶十九年以拔貢入都，復從胡先生承珙問漢儒學，姚君學塽學宋儒學，又別受公羊於劉先生逢祿，詩古文詞則與董君桂敷、龔君自珍相切劘。道光二年舉順天鄉試。善化賀公長齡為江蘇布政使，延輯皇朝經世文編，由是留心時務。九年納貲為內閣中書，得徧觀秘籍，由是又熟於國故朝章。二十四年成進士，以嘗改知州，殿試後仍以知州發江蘇用。所著有聖武記十四卷、海國圖志一百卷，行於世。是編凡一卷，首境域、次道路、次州郡、次面積、次形勢、次山川，清代世系沿革附全書所述，類皆典雅足資考據。惟州郡門謂越南分為十二承政司云云誤矣。案盛慶紱越南地輿圖說云嘉慶初，廣南阮光中借兵復國，仍取舊廣德營地定為富春京承天府，而以廣治廣平兩省為左圻，廣南廣義二省為右圻，以河內興安等十六省為北圻，以平定富安等十省為南圻，明張燮東西洋考云安

南分為十二承政司即舊清華順化等十二府是明鄧鍾安南圖誌云今圖中東西二都十二承政司乃其偽制也知承政司為明制而非清制也至所附清代世系沿革紀載較詳誠可補徐延旭越南世系沿革畧之所未備焉

安南小志一卷 光緒年刊本

清姚文棟撰文棟字子樑上海人增貢生博涉能文章邃精輿地家言志趣遠大辦事誠懇光緒七年由兩江總督劉坤一廣東學政使張百熙薦充出使日本隨員自至東瀛益講求當世之務繼由侍郎洪鈞調赴俄德等國隨同辦事成績優異洪鈞以賢能保薦得旨以知府儘先補用並加鹽運使銜差滿歸國呈請遊歷印度緬甸等處道出巴黎經出使英法大臣薛福成派令查勘印緬商情並滇緬界務因取

道緬甸新街經騰越入雲南沿道流覽凡有關形勢之處無不博訪周諮繪圖紀載光緒十七年六月抵昆明即留滇差委光緒十九年銷差回籍修墓所著有天南文編辛卯雲南邊事記西南備邊錄雲南初勘緬界記雲南大事記雲南勘界籌邊記宜園雜著滇緬間道里考各若干卷是編成於光緒末年首位置次面積次沿革次山川次港灣次島嶼次暗礁次氣候次人口次種族次服制次風俗次言語次物產次工藝敘次頗有條理考證亦多精確惟沿革一

門謂諒山高平等十六州爲古之交阯地廣治廣德等九州爲古之占城即林邑占婆地未免謬譌案晉書云林邑國本漢時之象林縣南則馬援鑄柱之處也梁書云林邑者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之界也夫林邑既爲漢之一縣則其面積當無九州之大五洲地理志畧云安南南段爲古林邑地即今南圻之北四道也信然姚氏此說固爲無據而東埔寨條謂其地古分爲暹和等六州後法蘭西更分爲伯里等十九區視他記所載爲詳至謂下交阯中之波魯

宮得羅島於西曆一千七百六十一年降法與史稍有不同又稱一千七百二年英國嘗佔領之一千七百四年島人爲亂悉殺英人逃脫者僅二人云云則尤史所未詳是不僅可訂史傳之異猶可補其闕畧焉

越南志二卷 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不題書成年月然其中有安南兵數於一千八百年間約有十四萬今則不過五萬人之句知其書成於清嘉慶後也所紀首位置次山川次世系次兵制次賦税次戶口次官制次章服次文字次物產訂古證今援据尚稱典核然間亦未免謬誤如謂安南原有三國一曰廣南一曰千波底阿一曰東京千波底阿地接廣南當即明史之賓童龍者是案徐繼畬瀛環志畧云越南即安南古之交阯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外記類

秦以後唐以前皆隸版圖至五代時乃列外藩是越南即古之交阯何隸中國首府曰東京即今之河内也周達觀眞臘風土記云眞臘國或稱占臘其國自稱甘孛智後訛爲甘破蔗萬曆後又改名爲柬埔寨五洲地理志畧法領安南條云柬埔寨古眞臘地唐以後名陸眞臘萬曆後始有柬埔寨之名近人或作千波底阿魏源海國圖志云占城東南瀕海有賓童龍國今并入廣南境内知千波底阿爲柬埔寨之別名而非明史之賓童龍也明矣至謂千七百七十四

年廣南阮光中攱難遁於海島遇佛蘭西教師阿特蘭彼此投契共懷義憤遂回法乞師與正史嘉隆王阮福映適入暹羅始乞師於法討滅光顯者微異蓋徼外南荒道里迢遥異域傳聞無由核實小小錯誤在所不免而全編所紀大致精博宏贍實不在元黎崱安南志畧下云

征撫安南記一卷 刊本

清魏源撰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陽人年十有五補諸生究心王陽明氏學尤好讀史嘉慶十九年以拔貢入都復從胡先生承珙問漢儒學姚先生學塽問宋儒學又別受公羊學於劉先生逢祿詩古文詞則興董君桂敷龔君自珍相切劘道光二年舉順天鄉試善化賀公長齡為江蘇布政使延輯皇朝經世文編由是留心時務九年納貲為内閣中書得徧觀祕籍由是又熟於國故朝章二十四年成進士以書改

知州殿試後仍以知州發江蘇用明年權知東臺縣為政平恕民便之又明年丁母憂歸二十九年服闋復權知興化縣興化位於内河地極窪先生至盡心擘劃修復運河西堤自是水不為災咸豐元年補高郵州知州三年粵賊擾江南先生創辦團練督以防堵人心乃安已而與大吏忤坐驛報遲誤奪職明年周侍郎天爵督軍於皖奏留營以勦宿州匪降其衆復原官所著有聖武記十四卷海國圖志一百卷行於世是編記清初征撫安南之經過首述鄭阮之爭

權次述阮氏之專橫次述阮惠之篡奪次述滇粵之
會討次述師行之所由次述清軍之敗績次述安南
之形勢宏綱細目包括賅備中如行軍策略一條稱
安南有二國都以形勢論西都強於東都當大兵之
分道入安南也其正兵由廣西出關直搗東都其奇
兵當由廣東海道入廣南順化以覆巢穴而絕後患
云云所論尤獨具隻眼較諸師範之征安南記畧平
鋪直敘者為上惟彼所記係得諸目歷此乃勦襲以
成書其虛實真偽自判然矣

越南道路畧一卷 刊本

清徐延旭撰延旭山東臨清人咸豐十年進士以
知縣用籤分廣西請假修墓在籍辦理團練以河北
肅清功賞加知州銜同治二年到省署容縣知縣尋
以克復容城戡定梧州在事出力得旨補缺後以同
知用五年廣西巡撫張凱嵩以賢能保薦奉旨補闕
後以知府用旋經吏部揆奏議駁會潯州官軍擒巨
寇姚新滬全股殲滅延旭偕遊擊黃才貴督軍攻破
賊壘張凱嵩上其功命以知府用並賞戴花翎尋署

太平府知府兼理龍州廳同知值賊勢鴟張撲犯府
城延旭擊破之捷聞命免補同知以知府儘先補用
並加道銜九年補梧州知府光緒二年克復越南省
崖賊巢有功賞加鹽運使銜八年正月陞廣西布政
使九年授廣西巡撫仍駐軍越南諒山十年二月以
邊防調度乖方革職所著有中越交界各隘卡畧越
南世系沿革畧各一卷行於世是編首述中國入交
趾之舊道次述河內至富春之新道次述由鎮南廳
入越南之各道皆記其道里載其日程頗為詳具且

於舊道，則考其變遷，核其利弊，如謂入越三道，廣東利於水軍，伏波以來皆行之，廣西雲南便於陸戰，宋元以來始行之云云，此乃經驗之談也。至所謂新道者，乃由河內至新都富春之道路也，計行十八日程，三十萬四千六百九十九尋，皆詳記其沿途地名，以備考覽，誠可補志乘之闕略矣。

安南論一卷 刊本

李提摩太撰，李氏英之漢學家也。同治年來華，足跡徧冀、晉、豫、魯諸省，於風土方言山川形勝，靡不粗識大畧，而於中國之經史子集，尤酷嗜而涉獵之。嘗謂寰球九萬里，邦國之古，民人之眾，惟中國首屈一指，而輓近國勢之所以日弱，領土之所以日削者，推原其故，皆由新學之未立，聞見之不廣也。歐西各國報館林立，各國利弊無不周知，故新學中以報館為教育人才之一端。余僑寓中國久，在四民之列，深欲中國明德新民，聞見日廣，以漸底於富強云。先生既素抱此志，願即於光緒十六年應友人之請，主持天津時報，藉此將所知所能者徧告國人，蓋於借鏡異方，補苴中國之意，日諄諄焉，猶恐其未當也。所著時事新論十二卷、泰西新史攬要二十四卷，是編首述清初安南內亂之經過，次述安南與法國發生關係之原因，次述法國佔領安南各省領土之面積及其人口，條例簡明，頗有體要。惟書中稱公元一千七百七十三年，安南內叛，別立新王，驅逐舊王，其舊王一家

中國、一入暹羅、而聖武記則謂乾隆五十三年、公元一七八八年廣南阮文岳文惠率兵進攻安南國王黎維祁遣使投訴中國、明年朝廷命兩廣總督孫士毅出師討伐阮氏云云、較前後差十五年、又稱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即咸豐八年、法人赴安南踐約率兵據安南之西貢、而清史稿稱法國佔領西貢時同治元年也、較前又後差四年、何其歧異若是耶、蓋清代內地交通尚未發達、而南北相距何止萬里、文書之往來需時、而史館所書、皆爲報到之日期、此所以常後差若干年也、然未可斷此之必是、史之必非、今仍其舊文、以從闕疑之義焉、

遊越南記一卷 光緒間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作者於光緒丙申二月由上海乘輪赴越、十四日抵海防、十八日坐公司小火輪由海防開行、溯小河而上、十九日旁午抵河內、二十二日乘公司小火輪順江而西、經過屯關、二十四日抵安拜埠、二十五日又乘輪而西、水淺灘多、航行維艱、越十日始抵保勝、亦名老街、初五日喚舟過渡至河口、此越遊之經過也、凡輪蹄所至、無不記載、於海防則述其山川船塢鐵廠、以及海關碼頭、河內則述其宮殿教堂亭閣寺廟城垣街衢、以及砲臺紗廠、安拜則述其土民之生活、以及法兵之防守、老街則述劉永福之官邸營壘、以及負郭村落、河口則述其房屋寺觀、以及電報局等等、雖無所考證、而工於點綴、敘致時有可觀、中如海關虐待華人一條、稱無論官商士民上岸後、當由會館主引至法國總領事館前報名納稅、每名逐年繳洋六元五角、即拍照一紙存在捕房、乃可在其地貿易、在街道行走云云、詞意類遊覽指南、雖不甚價值、然未嘗不可補舊志之闕畧、至所

述華僑之分佈狀況、商業情形及黑旗兵哥老會之活動範圍極為詳盡、尤有資於研究南海史地者之考證、非惟廣見聞已也

從征安南記一卷 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案交趾入我版圖始於唐堯自秦漢以來叛服無常故歷代王師屢征討之漢討徵側、宋討黎桓元討日烜清討阮惠其較著者也是編雖不記其從征年月然中有竊念前明時代安南歸中國者十九年之句、知其作於清朝也考乾隆戊申、廣南阮氏背叛兩廣總督孫士毅巡撫孫永清以聞翌年上命滇粵會討於是孫士毅等遂由南寧進軍滇督富綱等即率所部由馬白關入越有清一代滇粵

會師南征惟此一次耳是編中有元人四次用兵於安南、其始也兀良合台由雲南征之未知所由之路即今師行之路否耶之句知作者為富公麾下其師係由雲南出征者也所紀首述氣候物產山川險要風俗習慣次述歷代征討之盛事及軍旅所由之道路中如元明征討安南一條稱元憲宗七年丁巳十一月兀良合台次交趾境遣徹徹都等分道並進抵安南京北姚江上案蒙自蓮花江之下游稱姚江即元代師行所經之地也又云明初之征安南主以英

國輔以黔國黔國之始征也自雲南至白鶴所謂白鶴即今之白鶴社也凡所考證皆咨訪研究得其實據非剽竊史傳以成書與書生紙上之談固有殊焉

中越交界各隘卡畧一卷 刊本

清徐延旭撰延旭山東臨清人咸豐十年進士以知縣用籤分廣西請假修墓在籍辦理團練以河北肅清功賞加知州銜同治二年到省署容縣知縣尋以克復容城戡定梧州在事出力得旨補缺後以同知用五年廣西巡撫張凱嵩以賢能保薦奉旨補缺後以知府用旋經吏部援案議駁會潯州官軍擒巨寇姚新淯全股殲滅延旭偕遊擊黃才貴督軍攻破賊壘張凱嵩上其功命以知府用並賞戴花翎尋署

太平府知府兼理龍州廳同知值賊勢鴟張撲犯府城延旭擊破之捷聞命免補同知以知府儘先補用並加道銜九年補梧州知府光緒二年克復越南省崖賊巢有功賞加鹽運使銜八年正月陞廣西布政使九年授廣西巡撫仍駐軍越南諒山十年二月以邊防調度乖方革職所著有越南道路畧越南世系沿革畧各一卷行於世案中越交界東起廣東之欽州迤西歷廣西之南寧太平鎮安三府至雲南之臨安廣南開化各府俱相毗連關口隘卡不勝枚舉是

編因作於廣西故特詳於南寧府遷隆峒至鎮安府小鎮安廳之一百六十四隘卡所紀以隘為綱以卡為目先述隘之形勢及其營房之所在次述卡之多寡及土勇土兵及隘目隘丁之數目詞藻清麗敘次簡核可與李秉衡等之中越交界圖說肩隨然是編所述僅及廣西一地不若秉衡等所撰之圖說統述粵桂滇三省隘卡者之賅備耳

巫來由部落志不分卷 張美翊公遺書本

清張美翊撰美翊字讓三浙江鄞縣人光緒間曾隨薛福成使法生平研究輿地之學於南洋地理尤熟美翊有婆羅洲志蘇門答剌島志檀香山志澳大利亞洲志已著錄是編首總說略論巫來由之地勢氣候次部落各述其名稱位置疆域戶口人種山川物產經緯明晰節目詳具前後始末一覽了然按巫來由族散處於巫來半島及新嘉坡檳榔嶼一帶而其地因此得名計屬於泰義國者分六崑森哥剌大

哖三部屬巫來聯邦者分雪蘭莪霹靂森美蘭彭亨四部屬於巫來屬邦者分吉連丹丁加奴吉打朝霍爾加央五部屬於海峽殖民地者分新嘉坡麻六甲彼南島三部此皆見於圖籍彰彰可考者也然因方言與時間之不同往往實為一地而名歧三數者如森哥剌亦曰孫姑那又曰宋腒勞又曰沖古剌是書則稱為宋卡大哖亦曰巴大尼又曰巴坦尼又曰巴打宜是書則稱為大呢雪蘭莪亦名石郎我又曰沙剌莪是書則稱為石蘭莪霹靂亦曰潘劣克又

曰畀力克、又曰俾拉克、是書則稱為仙蠟、森美蘭、亦曰色米蘭、又曰桑比蘭、是書則稱為士美蘭、吉連丹、亦曰吉冷丹、又曰咭蘭丹、是書則稱為吉蘭丹、丁加奴、亦曰登牙儂、又曰丁加路、又曰丁家廬、是書則稱為丁噶奴、吉打、亦曰吉達、又曰計噠、又曰蘇洛高、是書則稱為吉德、朝霍爾、亦曰烏丁礁林、是書則稱為柔佛、加央、亦曰玻璃市、又曰柏利斯、是書則稱為咸利司、彼南島、亦曰卑南島、又曰庇能島、又曰偏難嶋、是書則稱為檳榔嶼、麻六甲、亦曰滿剌加、又曰馬剌

加、是書則稱為麻剌加、名稱不一、稽考維艱、是不可不辨、又顏斯綜南洋蠡測云、新嘉坡有唐人墳墓碑記梁朝年號、知此島於九世紀初、已有華人僑寓、而是書謂泰西人巫來由史稱、新嘉坡為海門屬部、西元一千一百五十年蘇丹始築城移民於此云云、與我國志傳所述頗有出入、蓋研究南海古史而依據西洋近代紀載、未有不舛誤者也、

暹羅別記一卷 刊本

清鄭麒光撰、李宗昉訂正、麒光字聖昭、江蘇金匱人、本姓季、故國朝耆獻類徵初編作季麒光、博學多聞、為文典麗、詩尤雄古、康熙丙辰成進士、初令福建閩清、後移臺灣諸羅、時臺灣甫入版圖、諸羅以新闢之邑、諸所措置規畫、日無留晷、嘗條議事宜上大府、一郡賴之、與泰松、華泰松、如揚銘、敦王世濟、周大經、吳遵鍈、張浩、高洪等交甚投契、所著有臺灣雜記一卷行於世、宗昉字靜遠、江蘇山陽人、公生而岐嶷穎

悟絕倫、八歲能屬文、十六入縣庠、嘉慶辛酉舉於鄉、壬戌捷南宮、廷試第二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充實錄館纂修、國史館協修、甲子充陝甘副考官、己巳會試分校、癸酉遷中允、視學貴州、未幾、歷侍講侍讀庶子、洊擢國子祭酒、名回京所著有文集十九卷、經進集五卷、行於世、是編不分門目、隨事載記、書雖一卷、而於風俗物產服飾房屋交通水利、文字禮節敘述特詳、其他如暹羅歷朝入貢中國道路考、及其疆域變遷考、皆極精確、與他地志之牽強附會者不同、惟

湄南河條謂其地上通黃河與星宿相連四月水至皆黃色王亦徙居遠山民盡登樓以處牛羊犬豕亦畜於樓上人則乘舟往來云云誤矣夫黃河源出青海噶達素齊老峯匯星宿之水循山東流所謂百川朝宗於海也至印度支那半島之山脈乃屬我國之橫斷山系皆南北行而其水亦皆循山入海與崑崙北支中支東西行之水系誠如風馬牛之不相及而謂其地上通黃河與星宿海相連亦可見其地理常識之缺乏矣然陳倫炯海國聞見錄暹羅條稱從海

口至國城溪長二千四百里名黃河水深濶容洋舶隨流而入通黃河支流云云可見清初學者常稱湄南河為黃河而麒光沿襲舊說致有此誤耳

蘇門答剌島志不分卷 張美翊公遺書本

清張美翊撰美翊字讓三浙江鄞縣人光緒間曾隨薛福成使法生平研究輿地之學於南洋地理尤熟美翊有巫來由部落志婆羅洲志檀香山群島志澳大利亞洲志已著錄是編首述名稱之沿革及各部滅亡之經過次述各部之位置面積人口都會山川物產番社風俗均極典核可取惟謂巴鄰傍首宋明時曰三佛齊詹卑乃其王號云云未免舛誤案宋趙汝适諸番志三佛齊國條云蓬豐登牙儂吉蘭丹

單馬令加羅希巴林馮新拖藍無里細蘭皆其屬國巴鄰傍蓋巴林馮之轉音則三佛齊非巴鄰傍也無疑元汪大淵島夷志畧舊港條云舊港田利倍於他壤云一年生穀二年生金言其穀變而為金也明張燮東西洋考云舊港本南蠻別種故都為爪哇所破更名為舊港以別於彼之新村俗名吉寧邦其地舊稱沃土諺云一年種穀三年生金言其米穀盛而多貿金也島夷志畧所述舊港之地質物產與東西洋考所謂吉寧邦者盡同知舊港即吉寧邦也志畧舊

港條又云自淡洋入彭家門民以竹代舟道多磚塔水淺灘多不便航行明馬觀瀛涯勝覽舊港條云舊港古屬三佛齊番名浡淋邦先由淡港入彭家門繫船於岸岸上多磚塔却用小船入港内始至其國夫元明兩代之所謂舊港既皆由彭家門進口而且岸上之景物不殊可知宋之巴林馮明之浡淋邦皆舊港之番名也且諸蕃志與島夷志畧兩書均以三佛齊與舊港並列為二國益足證明美翊此說之無據矣又唐公路北戶錄云詹卑出扁核桃藤田豐島夷志畧校注云三佛齊乃室利佛逝之訛宋曰詹卑西文曰Jambi近人譯為占碑知詹卑乃地名而非王號也至蘇門答剌之異名頗多島夷志畧作須文答剌元史作速木都拉又作速木答剌明一統志作須門答剌皇清通考作蘇門答臘地理備考作蘇麻答剌外國史略作蘇門他拉東西洋考云啞齊即蘇門答剌是蘇門答剌又名啞齊也而是書僅謂蘇門答剌亦名須文達那元史外夷傳作蘇木都剌其徵引未免簡陋云

澳大利亞洲志不分卷 張美翊公遺書本

清張美翊撰美翊字讓三浙江鄞縣人光緒間曾隨薛福成使法生平研究輿地之學於南洋地理尤熟美翊有巫來由部落志婆羅洲志蘇門答剌島志檀香山志已著錄是書首述澳洲發現之經過及其建置沿革之大畧次述其位置面積氣候物產商業交通教育風俗以及新聞事業華僑人數出入口貨值等中如物產商業交通教育諸條皆依據英國屬地報告書譯出故均極精確至於澳洲之發現者原為西班牙人墨瓦蘭而是書謂當明萬曆二十九年有葡萄牙人哀爾的亞始行船至此島北岸云云其誤一也澳洲位置據最新世界地圖乃列於北緯三十度至南緯五十度東經一百度至西經一百三十度而是書謂澳大利亞洲自赤道南十度四十分至三十九度十分倫敦東一百十三度十五分至一百五十三度三十分其誤二也又達林河長一千二百餘里為澳洲第一大川而是書謂其發源於戈斯居義司哥峰者曰莫來河或作母賴河此為全島大川

云云其誤三也澳大利亞本洲全土屬於英國分新南威爾士維多利亞昆士蘭南澳大利亞西澳大利亞五殖民地而是書僅紀新南威爾士及維多利亞二地餘若昆士蘭南澳大利亞西澳大利亞等三地俱不述及遺漏未免太多云

婆羅洲志不分卷 張美翊公遺書本

清張美翊撰美翊字讓三浙江鄞縣人光緒間曾隨薛福成使法生平研究輿地之學於南洋地理尤熟美翊有亞來由部落志檀香山群島志澳大利亞洲志已著錄是編首位置次沿革次氣候次山川次風俗次政治次物產核其所述以薩巴沙拉窪克三巴斯蒙特賴多邦底亞納克生比邦惹爾馬生都遜達亞克古達早路萬老高諦敦等沿海諸部為較詳餘若新當亞門丹義等部所紀皆極簡畧蓋內地大半榛狉未盡開闢山深林密人所罕至猶多神秘之鄉無由知其究竟也按婆羅洲位於菲律賓群島之西南東隔馬加撒海峽與西里伯半島相對南隔爪哇海與爪哇島遙望西北臨南海面積二十八萬方哩為馬來群島中之第一大島種族複雜部落林立與中國交通最早者有婆羅勃泥兩國而是書謂此島在唐曰婆羅在宋曰勃泥明史則婆羅勃泥分為兩傳實祇一國云云未免謬誤唐樊綽蠻書彌諾國條云百姓皆樓居披婆羅籠男女多好音樂唐書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類外紀之屬

蠻傳云赤土西南入海得婆羅總章二年其王遣使與環王使來朝蠻書雲南城鎮條云東南至大銀孔又南婆羅門波斯闍婆勃泥崑崙數種知唐代此島已有婆羅勃泥兩國並峙而婆羅即勃泥之說當不能成立矣至謂英屬之北般鳥在島之東沙爾窪克在其西按之最新輿圖其位置亦不相符然在清季地理知識幼穉時代此種舛誤誠屬司空見慣無足怪也

檀香山群島志不分卷 張美翊公遺書本

清張美翊撰美翊字讓三浙江鄞縣人嘗隨薛福成使法生平研究輿地之學於南洋地理尤熟美翊有亞來由部落志婆羅洲志澳大利亞洲志蘇門答剌島志已著錄茲檀香山群島以盛產檀香得名通商約章類纂作山域治埃蘭瀛環志畧作阿丕希歸查叢刊作撒得維茲蓋皆夏威夷之轉音也位於北太平洋中心為玻里尼西亞最重要之部土地肥沃物產豊富祇以開發較晚故其山川故實之見於紀載者絕少光緒間美翊宦遊巴黎公餘之暇廣蒐博訪著為是編謝希傳跋稱希傳曩初使祕魯道經檀島有粵商古今輝等作東道主導遊全島一周因索得群島圖本歸舟與譯者繹之得稿數葉途次無書可檢頗嫌簡畧未敢示人也及經巴黎張讓三大令美翊聞之殷然見索踰月以所撰檀香山群島志寄示核其全書實採拙稿十之三四云云知是編乃剽竊以成不盡美翊所作也所紀不分門目首總說畧述其位置沿革教育政體氣候物產次島嶼各載其

面積、都會、交通、港灣、山川、湖澤，間亦略及沿革。其卷帙雖無多，而徵引詳核，足資考據。纂輯之功，有足多者。惟檀香山群島乃合大小二十餘島而成，而是編所紀述者，僅瓦湖、哈歪、伊麻、維麻、拉開、賴拿、哀開、赫老、高哀、納訶等八大島，餘若摩都、麻奴、尼蓋、爾意、斯雷、加爾、乃耳、麻羅、雷雙、利西、亞司、儀貝、爾勒、良耳、美米、威居、雷巴、得羅、尼西、攸摩、雷拉、日痕、斯敦等十三島嶼，盡付缺如，挂漏頗多，殊不能稱為群島志云。

日本國志十卷　東槎二十二種本

清姚文棟撰。文棟字子梁，上海人，增貢生。博涉能文章，邃精輿地家言，志趣遠大，辦事誠懇。光緒七年由兩江總督劉坤一、廣東學政使張百熙薦充出使日本隨員，自至東瀛，益講求當世之務。繼由侍郎洪鈞調赴俄德等國，隨同辦事，成績優異。洪鈞以賢能保薦，得旨以知府儘先補用，並加鹽運使銜。差滿歸國，道出巴黎，經出使英法大臣薛福成派令查勘印緬商情，並滇緬界務，因取道緬甸，經騰越入雲南，沿道視察，凡有關形勢之處，無不博覽周諮，繪圖紀載。光緒十七年六月抵昆明，即留滇差委。光緒十九年銷差回籍，修纂著有天南文編、雲南勘界籌邊記、宜園雜著諸書。是編作於光緒壬午，成於光緒甲申。凡十卷：第一卷總說，附東西兩京；第二卷畿內；第三卷東海道；第四卷東山道；第五卷北陸道；第六卷山陰道；第七卷山陽道；第八卷南海道；第九卷西海道；第十卷北海道。每道分為疆域、形勢、沿革、郡數、戶口、田圃、租稅、府縣、治軍、政學、校名、邑山、嶽原、野河、渠湖、沼、

港灣、岬角、島嶼、暗礁、燈台、燈船、浮標、工場、物產等二十四門，其經緯幅員、治體、皇宮、官省、軍艦、砲台、開港、鐵道、電機、郵便各門，則總載於首卷中，至古蹟名勝無關政治者，均不採錄，所引用書籍，計日本風土記、民部省圖帳、大八洲記、天保郷帳、輿地實測錄、日本地誌提要、國勢要覽、五畿內志、遷都考證等九十九部，遇有疑問，即隨時就正於塚本明毅、中根淑、北澤正誠、柳楢悅、川田剛、荒井郁之助、岡本監輔、藤野正啟諸氏，蒐羅繁富，指導得人，故考研精審，詮次有法，

上下二千餘年，一覽而盡，視他志之捋撦附會者，較為勝之，惟有關國本之軍政、官制、食貨、刑法、礦產、驛程諸門，皆在所畧，遠不如黃遵憲日本國志之詳備云。

琉球地理志五卷 光緒癸未刊本

清姚文棟撰。文棟字子樑，上海人，博涉能文章，遂精輿地家言，志趣遠大，辦事誠懇，光緒七年充出使日本隨員，自至東瀛，益講求當世之務，繼由侍郎洪鈞調赴俄德等國，隨同辦事，成績優異，洪鈞以賢能保薦，奉旨以知府儘先補用，並加鹽運使銜，差滿歸國，呈請遊歷印度、緬甸等處，道出巴黎，經出使英法大臣薛福成派令查勘印緬商情，並滇緬界務，因取道緬甸新街，經騰越入雲南，沿道流覽，凡有關形勢

之處，無不博訪周諮，繪圖記載，光緒十七年六月抵昆明，即留滇差委，光緒十九年銷差回籍修墓，所著有天南文編、辛卯雲南邊事記、西南備邊後錄、雲南初勘緬界記、雲南大事記、雲南勘界籌邊記、宜園雜著、滇緬間道里考，是編成於光緒八年，凡分十二門，首疆域，次度數，次形勢，次沿革，次間切，次山嶽，次河渠，次港灣，次岬角，次海峽，次島嶼，次暗礁，補遺說畧附綱目，該備，秩序井然，中如間切門稱琉球政制，省管間切，間切管村，省如日本之郡，間切如日本之鄉，

首里那霸二邑任世官子孫不稱問切云云分析明晰皆足與志乘參證至補遺及圖說所紀小琉球之形勢山川風俗物產與夫户口租稅尤為詳核固可備職方之掌而補王會之圖矣

呂宋紀畧不分卷 刊本

清葉羌鏞撰羌鏞江蘇太倉人少凝重姿秉英偉七歲讀史漢即能疏別其氏里髫稚輒屬於學刻苦專讀該貫宏博遂無不覽為文娓娓千言倚待立就祖父奇之十五為邑諸生折節自修質行魁磊不屑為齟齬小儒鄉國同學之士時時從質疑問業一經指授皆成名流既而數蹋省門不得志乃旁及居積之術以為治生學者本務與其遊謁干人曷若經營自力因即側身商界所著有蘇祿紀畧行於世是編

中有曾見甲必丹曉諭告示上一行書大清嘉慶十七年下一行稱化西土一千八百十二年之句知其作於十九世紀末也所載位置現勢地形氣候風俗習慣宗教學校以及物產言語極為詳備中如名稱沿革一條考證亦頗不苟惟謂呂宋古名岷裡朧以邑名為國名其誤一也又謂其地原為嘆咭唎屬國後為紅毛所奪因所入不敷所出復璧還之故至今仍為嘆咭唎地以嘆咭唎為西班牙其誤二也然此種譌謬在清代原屬司空見慣蓋當年一般學人對

於外國地理及民族絶少研究一旦執筆以書則張冠李戴固所不能免耳

北印度以外疆域考刊本

清魏源撰源字默深先世由江西太和遷居湖南之邵陽曾祖諱大公考諱邦魯生四子先生其仲也八歲受書即解大義局一室少出偶一出犬不識輒群嗥父母恐其致疾夜滅燈趣之寢先生候二親睡熟更篝燈被底默誦年十有五補諸生乃究心王陽明氏學尤好讀史嘉慶十九年以拔貢入都復從胡先生承珙問漢儒學姚先生學塽問宋儒學又別受公羊於劉先生逢祿詩古文詞則與董君桂敷龔君

自珍相切劘道光二年舉順天鄉試其時善化賀公長齡爲江蘇布政使延輯皇朝經世文編由是留心時務九年納貲爲内閣中書得徧觀祕籍由是又熟於國故朝章二十四年成進士以嘗改知州殿試後仍以知州發江蘇用所著有聖武記十四卷海國圖志一百卷行於世案印度爲世界文明古國向有五天竺之稱以其歷史悠久面積廣大故往往一地而名數易異地而名互同者我先哲不加深考致常有張冠李戴南轅北轍之記載而以元明正史紕繆殊

甚魏氏於閱讀之餘恐其相沿既久以偽亂真特為考以辨之所引證據確切精當糾繆良多惟謂賽馬爾罕城為古大宛之區南距克什彌爾尚二千餘里云云未免訛誤蓋大宛國原在大月氏之東北嘗為漢武帝所破其故城在今俄領之浩罕境內而賽馬爾罕西元前三百二十九年為歷山王所據西元前一百四十年頃為大月氏佔領十世紀頃為回教都會十三世紀而為成吉思汗所破史蹟俱在無難稽考而魏氏謂其地古屬大宛未詳何所據又引成吉

思汗遇獨角獸及耶律楚材立神道碑之地以考鐵門之位置蓋仍未脫穿鑿附會之習也

呂宋備考一卷 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不題書成年月然其中有十七百六十九年教皇禁止耶蘇會中人再到呂宋至我大清咸豐九年弛其禁而准教士復至之文蓋作於咸同間歟凡一卷首述西人發現呂宋之經過次述統治之政策次述賦稅之法則次述學校之制度次述教會之活動次述群島之面積人口與特產敘述簡潔考據亦頗該洽惟謂西元一千五百二十一年有一西班牙名士馬及蘭乘舟環繞世界於亞洲東

南發現呂宋島即登岸與島主訂立商約及進而至馬尼剌為土人所殺後西人繼至始盡征服之又謂明隆慶(西元一五六七至一五七二)末年忽有華人李曼洪率水師一二千名以日本人西亞可為統帶配舟六十二艘直取呂宋西人集衆禦之數戰不利呂宋幾為華人所得既而李軍失機敗績華兵星散呂宋仍歸西屬云云與中外志傳未免畧有出入按西班牙史稱發現呂宋群島者為葡萄牙人麥哲倫彼於一五一九年八月十日拜西王命率五艦

自塞維里港出航十一月二十九日抵南美仍鼓勇西行繼續發現新地於一五二一年四月七日在宿務島(Cebu I.)登陸麥氏欲心服宿務土酋助其攻鄰島描丹(Mactan I.)不幸喪命於敵人之手云云知麥氏當年并未至呂宋島而殺之者為描丹島土人非馬尼剌市民也又明史呂宋傳稱呂宋國於洪武五年正月遣使偕瑣里來貢自後久不至萬曆四年(西元一五七六)官軍追海寇林道乾至其國國人助討有功復朝貢萬曆四年三月癸卯實

錄云總督兩廣侍郎凌雲翼以廣賊林鳳棄衆投番撫散餘黨三千報下兵部議因論鳳在呂宋非閩中用間諭夷宜有潛遁之日及其黨回潮非廣中相機諭撫寧有底定之期事在相左實則相成均宜查敘為苦心任事者勸許之菲律賓史記李馬奔(Limahong)侵呂宋事言之甚晰李馬奔今人考之與林鳳原為一人而李曼洪與李馬奔乃一聲之轉知所謂李曼洪者亦林鳳之訛也至林道乾之為寇實錄雖亦言及然無逃亡呂宋之說而明史獨言林道乾此書則獨言李曼洪而於林鳳皆畧而不論其亦以訛傳訛之所致歟

瀛環志畧訂誤一卷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案自歐人發現新航路以來宇宙之內輪蹄幾徧而民族國家之競爭尤以地理為切要故其輿地之作不但供博覽之資且足備經世之畧顧自利氏艾氏以後記載雖夥不失之誇則失之俚徐繼畬先生有見及此因於官閩時以五年之勤輯為瀛環志畧一書冀矯時弊於將來敘述明晰較諸謝清高海錄與陳倫烱海國聞見錄實有過之而無不及惜其亦不通曉西文僅據美人雅裨理所譯輿圖與歐人漢字雜書數十種詢譯成書故其用功雖劬而舛誤亦所難免光澤何秋濤氏著朔方備乘一書時嘗取其志俄羅斯者為辨正一卷其他牴牾之處尚多無名氏特取當時所譯諸輿圖并其出洋之得諸目覩者參考校勘鈎稽貫串輯為是編列舉其謬誤之大端如經緯數目之誤邦國稱名之誤方向錯置之誤地勢斷續之誤部屬遺漏之誤島嶼遺漏之誤島名錯置之誤川名錯置之誤東西互易之誤遠近失考之誤大小失實之誤數十條皆一一為之補充訂正搜羅繁富考核精詳洵稱善本此書出而徐氏無遺憾矣

緬述一卷 光緒戊申刊本

清彭崧毓撰。崧毓字于蕃，號稱宣，又號錢孫。道光間進士，官至雲南迤東道。先生性穎悟，幼誦書史，即能講解。弱冠以後，即潛心經義，有志儒者體用之學。於四書致力尤深，凡精義、語類及大全之說，皆博觀而審擇之。所作舉業文，精深博大，當代名儒咸歎為異才。通籍以後，研求不務雜博，每遇一語，終日玩索，體諸身心。嘗曰此心不可使片時之放。又曰學莫先於辨義利，功莫切於克己，能不以生死動心，方謂實

有心得。其好學深思如此。著有求是齋文存。按道光二十八年，先生官騰越廳同知時，永昌民回交訌，制府林公督師進勦，檄先生集練勇士，徵土夷犄其後，緬甸聞之，特遣聶緣等至騰越鎮廳衙門，述夷王意欵關，詢師，而聶緣嘗隨貢使兩至京師，能通華語，留館中旬餘，因詰以彼國之風土歲時，並質諸緬商。輯為是編，凡一卷，首位置，次沿革，次都邑，次路程，次風俗，次氣候，次物產，敘述頗為簡核，就中以風俗一門最為詳贍。如謂歲朝以水澆佛，次及王及妃、王子、王孫、大小官屬，無不澆洗，略如中國之浴佛節。又謂八月朔至晦日，止國中廣張燈樂，晝夜嬉遊，士女駢闐，歌笑無忌，略如中國之上元節。又謂九月朔，居民戶外皆立燈杆，杆上懸燈，累累如貫珠，十五日夜爭以橄欖拋屋上，用祓不祥，略如中國之端陽節。諸如此類，殊風異俗，足供吾人之參考比較者。此書皆能一一詳述，而核實之，於東方民俗學上之貢獻，固亦甚大焉。

緬甸述畧一卷 刊本

清師範撰師範字端人自號荔扉既又自號為金華山樵雲南趙州人先生少有異才下筆千言立就於書無所不窺年二十一以中雲南鄉試第二人入都鉅公先達咸歎為國士而惜其未遇後挑補劍川學博卒以軍功獲舉授望江縣知縣當西南用兵之時軍事繁劇州郡承應懼不能給先生以閒曹受當事之知委理州事處之裕如且出奇策以濟軍餉一時賴之及蒞望江以整風勵俗為任察奸猾懲務除

民害先生慷慨有大節重然諾自幼倜儻多能凡有關民生國是者莫不考求實用尤熟於水利邊防事宜指陳古今盡中利害性果毅任事邑有大獄多所矜全凡在望江前後八年一介不苟而節已以恤孤寒譽聲徧境內先生詩文集久出問世晚成滇繫百卷為西南不可少之書有志時務者必將有取爾也是編作於乾隆三十二年凡一卷首述甕籍牙擾邊之經過次述明瑞等入緬之路線次述征緬失敗之原因次述緬甸之形勢次述制邊馭夷之要術言簡事賅較諸王昶征緬紀畧為勝蓋師範滇人且熟緬事故所述馭夷之策如約十土司各自為戰及以粵舟搗其巢以滇屯奪其隘使其背腹受敵諸項皆善良可用惟不甚諳地理謂緬地近佛郎機已屬舛誤又好穿鑿字義謂緬酋之先於漢則有雍由調於唐則有雍羌於明則有雍罕與莽瑞體於今則有孟隕與甕籍牙雍甕同音孟莽相通今之甕籍牙即漢雍由調之末胄今之孟隕即明莽瑞體之後裔云云尤屬附會儒生喜談小學動稱六書為萬事之根本

其弊往往至此也

海上紀畧一卷刊本

清郁永河撰永河字滄浪浙江仁和人官至統帶性耽遠遊足跡徧江南諸省康熙間平定鄭氏臺灣入我版圖常以不得一覽其槪為憾乾隆丙子冬榕城火藥庫災硝黃火藥五十餘萬付諸一炬有旨責償守官聞臺灣之雞籠淡水等地産硝黃因命永河往採之彼欣然應諸赴臺開採其事已見於采硫日記中是編不題書成年月然中有余於臺郡遣二船赴雞籠淡水大風折舵舶腹中裂之文其亦作於采

硫于役之時歟凡一卷首臺灣次琉球次日本次紅毛次安南次東浦寨次暹羅次六崑次大年次柔佛次麻六甲次緬甸次咬𠺕吧次啞齊次萬丹次馬神次文萊次蘇祿次呂宋計十九邦國各述其山川道里風景人物土産氣候頗為簡括就中以道里一門最為該備蓋得諸舟師舵卒盡屬目擊之談足供吾人參考之處頗多然所述諸國之地望名稱往往舛訛按麻六甲即麻剌甲在雲緬之南而此書謂由廈門至麻六甲已轉出雲緬之後又咬𠺕吧一名噶羅巴薛福成出使日記續刻云巴達維亞在爪哇島北岸左為萬丹右為井裏汶中國稱之為噶羅巴知咬𠺕吧即今爪哇之首府其地在麻六甲之東南而此書謂自麻六甲斜指西北為咬𠺕吧始渡西海云云此地望之誤也又稱紅毛夷即荷蘭一名波斯胡據有咬𠺕吧及呂宋諸島云云此名稱之誤也至所述海神天妃水仙帝禹伍相屈子等種種靈顯事跡尤屬誕妄不經不足為据然由此亦可見舟子信仰之一斑矣

新金山記一卷 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不題書成年月然其中所記島內版籍之數與海國圖志所記者同蓋作於道光間歟新金山究為何地乎世界地理圖說云澳洲全土屬於英國分新南威爾士維克多利亞昆士蘭南澳大利亞西澳大利亞五省首都曰堪培拉在新南威爾士省南部南墨爾鉢恩而北悉尼為聯絡兩地之中樞實佔形勝之地墨爾鉢恩在維克多利亞省南部為聯邦臨時首府附近產金甚旺因名曰新金

山對美之舊金山而言世界地理云墨爾鉢恩濱悲利浦灣華僑名之曰新金山而此書謂東南洋海中有大島曰澳大利亞即粵人所呼為新金山也現屬於英國始載於職方外紀云云蓋誤以府名為洲名矣是編首緒論次位置次人口次都會次港灣次河流次物產次風俗敘述頗為雅潔其辨悉德尼即粵中所呼之雪梨一條足補舊志之疎惟以方音不同所譯名稱往往與中州者異如 Murray R. 澳洲一暨及世界輿圖俱譯為莫來河此書則譯為墨來河 Darling R. 則譯為達林河此書則譯為他鄰河 Murrumbidgee R. 則譯為麥拉姆皮居河此書則譯為墨倫比河夫實同而名異一有沿誤援引都非是不可不辨世界地理圖說云澳洲全土輪廓簡單為大圓塊海岸線無大屈曲港灣頗少而此書謂澳洲海口甚多商船隨處可以停泊云云其所記與現代輿圖未免牴牾又發現澳洲者首為西班牙人次為荷蘭人然皆不甚重視其地後英人至始從事開發造成一世外桃源而此書謂西班牙人得之未嘗

經營之後荷蘭人東來即於海濱建埔頭名曰新荷蘭旋為法蘭西所奪云云未詳何據蓋亦子虛烏有之說耶

蘇祿考一卷 刊本

清王錫琪撰錫琪字壽萱晚號瘦丹江蘇清河人僑居山陽王氏故素封先世多畜於壽錫琪乃垂六十顧中道破家客死悲夫君天資開敏工於辭章屢以詩賦冠其曹一日自以詩貺者君方樗蒱口啜小史次韻答之斐然可觀君磊落自喜不事生產雖身為家督不自省察故家毀而債無一償守令持之急久乃稍解嘗編輯山經地志為輿地叢鈔分類別部一續再續都百十萬言又別采前人未刊著述印行之統曰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海內文士莫不知有小方壺小方壺之名與知不足齋粵雅堂埒其中最關文獻者有阮吾山先生茶餘客話足本顧秋碧先生補後漢書藝文志丁儉卿先生山陽詩徵君又續編山陽詩徵視正編尤夥其他單詞片帙罔不爬搜昔人謂刊穀遺書比之掩骸埋胔君殆無愧云案蘇祿群島在菲律賓與婆羅洲之間明永樂十五年東王巴都葛叭答剌西王巴都葛叭蘇哩峒王叭都葛巴喇卜各率其妻子來朝貢獻珍珠玳瑁諸物清雍正四年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類外記之屬

又遣其臣阿石丹進表效貢累世向化而終不免於淪亡悲夫錫琪恐其史蹟之湮沒也亟為文以誌之所引書籍計明一統志大清會典地理備考外國史畧海國聞見錄瀛環志畧薄海番域錄海國圖志及海語海錄等十餘種搜羅雖頗繁富而蘇祿始見於記載之汪大淵島夷志畧一書尚未引用實貴史料殊多遺漏誠為可惜島夷志畧云蘇祿珠色青白而圓其價甚昂中國人首飾用之其色不退號為絕品貿易之貨赤金花銀八都剌布青珠處器（原注處州磁器）鐵條之屬知蘇祿於元代已與中國互市其發生關係實不始於明初又蘇祿群島大小約百六十島而此書謂蘇祿接連三島島俱渺小云云蓋沿徐繼畬瀛環志畧之誤也

讀三國志札記一卷

清宗室壽富撰。按晉陳壽作三國志，宋文帝嫌其簡略，命裴松之注補之。其書以魏为正統，涑水通鑑因之，亦帝魏而偽蜀，後儒病焉。雖然，公論終不可沒也。當時即有習鑿齒漢晉春秋之駮議，趙宋蕭常、元郝經亦皆有續後漢書，紫陽綱目是其大者。蓋晉承魏統，陳壽晉臣，偽魏即是偽晉，故不能不以曹氏为正。涑水帝魏抑蜀，一因趙宋承周，正与魏晉禪代相似；一由于作者推崇家世所自出，連類及於典午氏之所承。司馬懿著籍溫縣，所以涑水封溫國公。公父名池，自言晉安平獻王孚後，亦其證據，不特此也。陳壽先仕蜀为馬謖參軍，謖被罪，壽父亦坐髡，以私怨故，三國志於蜀於丞相亮多作不良之語。又丁儀、丁廙有名於魏，壽向其子索千斛米，不与，竟不為之立傳。他如曹操不言本生夏侯氏，高貴鄉公之卒不言被弒，雖後儒謂其不言本生而列夏侯惇、淵等於諸曹傳中，不言被

弒而載司馬昭之奏，以为用筆高簡有法，終屬不成信史。職是等故，遜朝杭世駿繼裴松之而再撰補注，又有人作三國志辨誤，各於陳志、裴注多所指摘。獨俞樾有蜀漢非正統之說，此外不多見。鄭邸宗人壽富撰此札記，著論四十二事，未經刊行。其曰蜀、吳稱帝皆在獻帝廢後，故其亡也不亡於篡弒而亡於敵國；曹氏以篡弒得國，故不亡於敵國而亦亡於篡弒，名分之繫，風化所由，可不畏哉。吳主稱帝，究屬僭分，故有孫亮之廢。若蜀以後主庸弱之君，自始至滅，終無震主之大臣，且其亡也，必待後主之名而後羣司始降，其故何哉？昭烈起兵以義，從之者皆忠義之士，心知有漢故也。諸儒以天道循還論之，猶未免蹈空云云。立義正大，實有關名教之言。其敘吳主孫休名其四子一條，於第三子名下作口注云音如奔，非是。茲為補正：名頲，音如草莽之莽，奔之与莽形近而誤。又孫晧之名从日不从白，猶之吳術士干吉非于吉也，併附誌之。

北史論略不分卷 民國二十五年鉛印本

清王筠撰、筠字貫山、號菉友、安邱人、道光辛巳科舉人、歷官鄉寧曲沃等縣知縣、撰有說文句讀說文釋例文字蒙求、說文繫傳校錄說文韻語校鄦宰四種、菉友肊說、禹貢正字等書、此書乃筠讀史時所劄記者、計有元魏北齊北周三朝、每朝首為總論一篇、暢論一朝君主治亂得失、皆為洋洋數千餘言、總論之後、各附所論事實、以歷代君主為綱、逐條摘錄、俾可與總論參考、其論元魏道武帝之成帝業、實徼天幸、孝文帝之北破柔然、南救馬圈、皆為應兵、初未嘗自開釁、實非用兵不息者、宣武帝廢歷世立子殺母故事、而亂大起、實有天命、又謂魏室之君多被弒、大半制於强臣、實非由於自取、駁呂東萊咎由自取之論、謂宋儒多袒護南朝、于北國多苛辭云云、皆極具史識者、其論北齊、則謂世濟其凶、未有如高氏者、於北周武帝備致惋惜、謂求諸漢唐、未易多覯、慨其壽命不長、繼體不肖等等、亦皆篤論也、是編原稿、原藏其孫甥陳蜚聲家、蜚聲跋語、謂稽諸兩家譜牒、當係先生壯年在甥館時所編纂者、其孳孳劬學、儉以養德、概可想見云、濰縣丁錫田、求得其稿、以有關于鄉邦文獻、遂編訂先後付諸刊刻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史評類

宏福寺造象碑考不分卷 民國二十四年鉛印本

清郭麐撰。麐字子嘉，别號望三散人，濰縣人。諸生。撰有濰縣金石志、濰縣方言、急就新箋、濰縣古城考、濰縣金石遺文錄等書，均未付梓。是編乃考造像題名者。蓋濰縣西北有洪福寺，清道光間村人修寺，得造象碑於地中，石已中斷，用鐵鋦之，重立於寺。至同治七年，麐始知之，遂偕其友譚某至寺推拓一紙，蓋往返共六十餘里。歸而掌挲其文，詳為考定。蓋麐以是碑不載年月，而題名共八十餘人，內有太守、縣令、輕車將軍、統軍、長流參軍、祭酒從事史、功曹史等官，因取北魏、北齊二書對考之，得姓名同者三人，姓同而名若兄弟者四人，如高顥、高恭之等，均與魏書同。又驗其佛像字體、官職、人名，皆在隋唐以上，因定為元魏所立者。麐跋謂拓得後或據地端詳，或映日揣摩，窮五日夜之力，始得著錄其文。又以魏齊二書中人對考，雖不能盡有實據，然除二書以外，則絕無一合云云。末復有陳介祺跋語，謂得見吾邑宏福寺造像碑，并子嘉郭君考，耆古顓勤，性情與俗學大異云云。按是碑道光間始出土，歷來金石諸書，皆未著錄，而麐是考數十年來僅存稿本，因特為著錄之，俾金石與著述，乃並存不朽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金石類

移林館吉金圖識一卷 石印本

清丁麟年撰。麟年，字紱臣，山東日照人，官山西知府。清代金石之學，齊魯為最盛，若諸城劉氏、壽海豐吳氏子苾、利津李氏竹朋、日照許氏印林、濰縣陳氏簠齋，皆以收藏金石文字著于宇內，而丁氏為後出，鑒賞尤精，生平收藏古物凡數百事，晚年有移林館吉金圖識之作，刊刻未半，而丁氏中殂，稿遂散佚。是書僅錄銅器三十事，凡三代器二十八、漢壺二，圖形皆依拓本攝景，間有攷釋，器銘亦有可商榷，而所藏三代重器多未入錄，首尾無敘跋，次第亦甚殽亂，是猶未成之書，是以流傳甚稀。昔羅振玉三代金文著錄表曾錄其書，容媛輯金石書目亦舉其目，惟傳本未曾常見。民國二十九年，來雅堂書肆搜得原本，由黃川孫海波為之編次，重為印刷，始有印本流傳。蓋清代金石書流傳最廣，類錄之家靡不有書傳世，夫以麟年搜求之勤，收藏之富，而著述卒不顯于人間，亦可哀已。是書所著錄之器雖寥寥數十事，惟以全形拓本入錄，頗開近世景印之先河，在金石學史上不失為具有相當之價值，此其可稱者也。今為之著錄，以表彰其所學云爾。

巖窟藏鏡一卷 影印本

梁上椿編、上椿字義齋、山西太原人、專治古鑛冶之學、自言跋涉山川、而升降于地平綫上下者二十有餘年、因與大自然之金石作共同生活、久而生愛戀之念、曾對岩鑛物之標本、採集作相當時間之研求、繼而欲念所及、遂對金石學之金石、亦生覬覦之野心、第漫言金石、其部類亦至廣泛、衡以光陰智識、以及經濟能力、殊覺望洋興歎、不過心焉好之、乃就其中之一小部門、如古銅鑑鏡者、稍加涉畧焉、是集所收皆先漢式鏡、凡九十五鈕、分為十類、一純地文鏡、共六鈕、二花葉文鏡、共六鈕、三山字鏡、共范三片、鏡十鈕、四菱文鏡共四鈕、五獸形鏡共五鈕、六連弧文鏡、共四鈕、七細地文鏡、共十鈕、八蟠螭文鏡、共三十五鈕、九虺文鏡、共八鈕、十素地鏡、共四鈕、每鏡之下、注明年代出土地、質之厚薄、鑄造程度、直徑、鈕、地、銘文、色澤、前附概說分論二章、詳述其原流製造、先漢式鏡、在吾國研究古鏡之文獻記載中頗屬罕見、各著錄書中、雖亦偶有發見、然多被誤列唐漢鏡中、蓋足資研究之材料既寡、古

人又率喜牽強附會、加以我國為文字之邦、研究者每多偏重字銘、而先漢式鏡、則因彼時文化風尚習俗之關係、花文精緻而字銘稀少、故後世研究者未獲門徑、遂致先秦式鏡不能廣事流傳、是書於先漢式鏡、詳攷其出土之流域、與文化上之關係、誠為論鏡者不可多得之書也、

濰縣金石志八卷 家抄本

清郭麐撰。麐字子嘉，別署望三散人，濰縣人，諸生，嘗幕遊四川、湖北、直隸等處，撰有濰言、急就新篇、濰縣金石遺文錄、濰縣竹枝詞、漪上亭集等書。是編分金類、刻類、石類三門，自上古以迄胡元，皆在收錄之列。每類之中，首錄欵識本文，次記金石大小，再錄各書釋文考證，末附已見，並附現存及收藏地址焉。其所依據，類多得之目見，大半以陳介祺十鐘山房所藏者為多，此外如阮元山左金石志等書，亦加甄採。麐夙有金石之好，自在漪上時，即思就邑中見聞所及者，捋為一編，暇輒從事於荒煙蔓草間，斷碣殘碑，往往而獲，然拘於力，十數年間，僅得九十餘種，其後得其同邑陳介祺之助，相與補訂，共得二百三十二種，始纂輯成書。今考其所著錄者，類多外間罕見之品，尤以石類為多，至古代彝器，則大半以陳氏十鐘山房藏者為據，惟貨幣璽印等品，不濫收錄，以其有關濰縣者，始著錄之，是其於愼亦可概見。要之，著錄山左金石者，益都金石記、曲阜碑碣考以外，以此書為最足稱許者矣。吳縣潘祖蔭得其稿，比之武虛谷段赤亭，其書如何，概可想見。錢塘汪鳴鑾曾許為付梓，以事未果。今濰縣纂修邑志，其金石一門，即根據麐書增補而成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金石類

齊山磨崖辨四卷 貴池劉氏刻本

清陳蔚撰。蔚見上。潘瑛序略謂齊山自唐杜牧刺池州登高賦詩，其名始著。宋南渡後，學士大夫往來南北者道經此山，輒憑眺流連，賦詩記事，以故遊踪日盛。自元明至國朝，洞壑間磨崖殆遍，千餘年來，其人其事有可與史傳相發明者，而舊志所載每挂一漏萬，踵謬沿訛。陳君嗜奇好古，凡遺文軼事，有裨考訂者，恒爬羅剔抉，不遺餘力。所著齊山磨崖辨一編，不僅僅於字畫文義證其差謬，而凡舊志所未及者，恒

躬履巖谷，剗苔剔蘚，揭本諦視，參諸舊聞，及各家本集，務得精確，以斷其是非，俾後之覽者有所折衷，厥功偉矣。

三晉見聞錄一卷 鈔本

清齊翀撰。翀字雨峯，乾嘉時婺源人。是編乃翀主講晉陽時所作，凡三晉名勝之區，物產土風，遺聞軼事皆有紀載，而於傅青主（初名鼎臣，字青竹，後改名山，字青主，一字仁仲，而以青主為著）最。作蔡忠襄公傳書死難事太略，（蔡懋德巡撫山西，流賊陷平陽，自縊死，諡忠襄）且多微辭，特引正史為之補正，（且據府志補同知李一清之主於忠襄祠，為文祀之）又以王太史珻所記周遇吉死難事，係得之遇吉故卒太原馬守備所述者，與他異，以為悠悠之口未足深信。其發微闡幽實有關於名教，於以知士君子之皋比坐擁於地方文獻亦當在留心之列云。

呻吟語一卷 舊抄本

宋無名氏撰。此書前有確菴重訂數字，在宋咸淳時，已不知確菴為誰。卷後附無名氏跋云：呻吟語二十頁，先君子北狩時，就親見確聞之事，徵諸某公上京劄記、鈍者燕山筆記、虜酋蕭慶雜錄，編年紀事，屢筆屢刪，以期傳信，未及定本，遽爾厭世，不肖又就燕人塵所載，可相發明者，件繫於下，亦以承先志云。可知是書所本，及記述徵信，觀書中所記，絕筆於梓宮南返，當是奉近諸老手筆。跋云遽爾厭世，或係自盡。全書除原紀載外，以燕人塵附錄於每條之後，尤可參攷。所記始於靖康二年，徽欽北行，迄於紹興十二年，與丁特起孤臣泣血錄、靖康遺聞等，均足互證，且可補宋史紀傳之闕，及正南燼紀聞、宣和遺事諸偽書之謬，洵珍貴史實也。按是編取日記体逐日記錄，稱宋帝曰太上曰少帝，金人曰虜酋，凡當時宋君臣所受恥辱、傷心慘目、不堪卒讀，其有關史事者，如靖康二年四月云：太上抵中山，呼守將曰：我道君皇帝，今往朝金帝，汝可出降，守將痛哭不奉詔，提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轄沙貞殺之以城降。據宋史忠義傳，守中山者為陳遘，提轄沙貞，史作步將沙振，此事可補陳遘傳之闕。又建炎二年八月云：滕茂實卒於雲中。宋史茂實傳，不著卒之年月，而近世刊宋濂撰滕忠節公使金本末亦云茂實卒於建炎二年八月甲寅，與此符合，足証二書均為信史，皆可補宋史之未備。又其中最重要者，如建炎二年虜封太上為昏德公，少帝為重昏侯之詔制，及燕人塵所錄太上少帝謝表，與金人賜兩帝時服之詔旨及謝表等多種，均他書所無，其屈辱之情，亦可慨已。因書中所錄金人詔制，宋帝謝章，皆為正史所不載，而雜史所忌諱者，故此書記載及燕人塵附錄皆罕見史實，而又詳確也。按靖康之禍，自古所無，野史雜錄尤多荒謬，即四朝聞見錄諸書，亦有傳聞之誤，他可知矣。而此編及開封府狀、宋俘記等，或舊宮故檔，或虜中紀述，皆播遷時親見確聞，不僅史實重要，亦考宋史者之根據也。

宋俘記一卷 舊抄本

宋可恭撰。可恭爲誰不可考，然非金人即宋之降虜者。此書記靖康時金人入汴，執二帝及宗室等數千人北去之人名略歷，與開封府狀所紀玉牒名數可互參攷。卷前有可恭小序，於趙宋備極詆毀，其非宋臣可知。如首称大金應天順人，鞭撻四方，汴宋一役，振古鑠今，自來战伐，必乘衰微。宋當靖康，犹称極盛，我軍所至，如摧枯拉朽，幕府仰体聖意，不屋其社，頓兵城闉，冀得悔禍，彼昏闇昧，寡信輕諾，父子君臣，若合一轍，五千萬金，信口漫承，不計財力，致質妻孥。是雖人事，亦有天道。又云彼太祖上欺孤寡，得國之始，已非正道，太宗居心刻恶，歷古所無，天鑒不遠，禍延後嗣，授人以柄，使括其囊，盡室偕行，實相爲報，用紀其詳，爲世金鑑云云。观其语意，頗似金人。其紀載始于天會四年，即宋靖康元年，謂既平趙宋，俘其妻孥三千餘人，宗室男婦四千餘人，貴戚男婦五千餘人，諸色目三千餘人，教坊三千餘人，都由開封府列冊，遞送諸可攷索。北行之際，分道分期，逮至燕雲

凡分宮眷、宗室、戚里、臣民四卷。首宗室共分七起，皆詳紀男婦人數，起程日期。次宮眷則皇后、貴妃等。次宗室二。此書記當時情形甚詳，洵皆實錄。以一代天潢貴胄，结局如此，較之晉時青衣行酒，殆有甚焉。據書中所載，宗室宮眷至燕者，男十存四，婦十存七，没於道途者極衆。蓋不勝其苦楚蹂躪，或竟自盡者。[illegible]據所記男丁多在五國城，婦女多入洗衣院，悽慘之狀，不堪卒讀，誠有國者之金鑑。又此編紀述，皆宋史及三朝北盟會編所無，實[illegible]均重要史料也。

灤州庚子紀事一卷　光緒刻本

清王聚奎撰述。聚奎灤州舉人，為邑耆宿吳海秋門人。吳氏名會隆，學術事業稱著於時，尤以保全桑梓勛績尤偉，其及門弟子，中式鄉試會試者凡數十人。此書記灤州庚子事變後，各國洋兵入境搜討義和拳匪，由吳海秋與其門人力任交涉，使地方不受兵禍之始末情事，足為拳亂史料。其較其他言拳亂之記載為重要者，則在其紀述洋軍情形。而灤州因屬俄軍駐防，始於光緒二十六年五月，拳民肇衅，至洋兵退去，中如土匪之崛起，地方之驚惶，通事之要挾，及交涉之困難等，均可見當時真相。如謂八月初六，俄軍約三四千人突然壓境，異貌猙獰，望者却步。吾師遵慶親王札繳接待以禮，聽候議和，并向俄帥陳說衷情，因洋軍以保護鐵路及搜剿拳匪二者為要務，乃言自唐山至偏涼汀一百數十里，毫無損壞，非灤民保護鐵路，何以坦坦蕩蕩，此絕無義和團之明証也。俄帥乃受所餽牛酒等物，復索衣褲米麵茶葉白糖洋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果品等供應，為數甚巨，如棉衣棉褲，各索六千件，彈丸之地，焉能办此，後乃知皆通事故作要挾，向見俄帥，減去七八，咄嗟立辦，俄帥大悅，當囑保護鐵路，檢查村户，伊亦保全灤民云云。所記情事，極為詳盡，洵屬信史。按灤州為京東孔道，以此巨變而能苟全，誠匪易矣。如所云洋軍赴永平府，鞭笞同城文武各官，足徵暴虐，且當時以德俄兩軍最為橫蠻無理，觀此紀載，亦見大凡。又此編記事後附鄰近各邑所送吳氏功德牌匾，京外官紳列名者至數千人，亦足見其功德之宏矣。

庚子西狩叢談四卷 鉛印本

清吳永口授，劉治襄筆述。永字漁川，吳興人。庚子任懷來縣令。[illegible][illegible]兩宮西巡，以迎駕功聞名於時。旋以知府隨扈，督辦行在糧台。後以道員外放治襄。蘭溪人，自號覺園居士。壬寅舉人，聯捷成進士。入詞垣，有聲朝列。此書乃後來吳、劉同寅時，由吳講演庚子拳亂始末，及[illegible]迎駕經過，劉氏為之筆記。時永已衰老矣。全書共四卷。第一卷自義和拳發難，迄於兩宮出狩。卷二記永在懷來縣任時，禁

遏教匪，與後來所受之險阨。卷三自兩宮駕抵懷來，永沿途扈從，至抵太原駐蹕。卷四則自西安起程回鑾，至黃河南岸，登舟北渡為止。所日記体，逐日記述。書中除叙道路行程外，其間多政變要聞、宮庭記注，與當時內外大臣、鉅璫貴冑之語言風概，旁章側引，雲詭波譎，可驚可愕，可歌可泣。凡亂民暴跡、朝野遺聞，多屬信史，誠言庚子之變之實錄也。是編除事實徵信外，文字亦典雅明達。按兩宮西狩，永以末吏得接天顏，且極為太后所喜，於

是吳永之名遂傳海內，稱為佳話。當時上海戲院並編為新劇[illegible][illegible]，觀者塞途。蓋彼時倉皇之際，又值小邑一甌豆粥，親進璇幃，萬里芒鞋，遠隨金勒，洵主憂臣辱之會，捐頂糜身之時，以身與其役之人，追維往事，宜其繪聲繪色也。今讀此編，誠不禁有黃冠朝士，省說開元，白髮宮娥，再談天寶之感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征剿紀略四卷附十陣圖 光緒刊本

清尹嘉賓撰嘉賓字樂亭阜陽人咸豐中盜賊蜂起嘉賓從其父設立鄉團保護桑梓鄉里子弟咸樂從遂成勁旅洪楊之役勝保命嘉賓接辦團練調所部為行營駐紮豫皖交界其後轉戰淮南北征伐之績冠於一時同治中又剿除捻匪積功至信陽協鎮誥授振威將軍簡用提督賞戴花翎勁勇巴圖魯是書即紀其征剿之事上自咸豐辦團練討洪楊中滅捻匪張總愚賴文光迄光緒庚子拳亦文猶安戢河南地面戡除亂民蓋一生未嘗離戰行馬書

凡四卷卷一為諸人題序并自序或詳其事功或識其軼事嘗其槩一序於嘉賓之出處事業叙述尤詳卷二之卷四三卷則全為嘉賓行軍之迹其中多洪楊秘聞可補正史野史之不足平捻一役與張錫綸之軍書彙鈔所載者俱可為剿平捻匪方略增補蓋一詳於山東一詳於河南也嘉賓治兵之方大略亦可見之於其叙行軍之文字中然莫詳於序文所言大旨謂為將者須先審地利因時宜然後擇人事鼓其膽勇奮其忠義因其材服其心又曰善將兵者遇山使知陟躋之法遇水使知涉渡之法遇街衢使知巷戰之法遇林麓田畝使知設伏破阻之法又曰兵之最忌者知合而不知分知進而不知退又曰兵易亂也而以靜主之兵易危也而以安鎮之類乎此率皆嘉賓得自戎住可謂深合孫子之兵機者宜乎其攻戰無不克捷世稱為良將焉其十陣圖首亦冠嘉賓序并弁創辦團練要略於首又略述軍器之制選兵之訣十陣圖曰參堂曰走隊曰齊鎗曰進步連環曰八卦曰圓城曰方城曰長矛跪鎗曰退步連環曰收隊其法變通古說參以時宜錯綜微妙幻動萬端嘉賓自序轉戰數省所以克捷之由者是遵古乃能變古準古尤能酌古是真能於古兵法神而明之者矣

宋事始末一卷 明抄秘冊叢說本

明高岱撰。岱字伯宗，京山人。嘉靖進士，官刑部郎中。時董傳策等疏劾嚴嵩，嵩欲致之死，岱力言於尚書鄭曉，得遣戍，又為治裝送之郊外，人皆欽其正直。嵩聞之大怒，會景王之國，出為長史。岱善屬文，並習典故，常采國家大事為鴻猷錄，又著楨論、楚漢餘談、西曹集等。此書紀明初史實，頗多正史所不載，洵實錄也。書凡一卷，始元至正辛卯，迄明吳元年，述劉福通擁韓山童倡白蓮教起事本末。

蓋山童死後，其子韓林兒於軍中稱帝，呼小明王，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大封臣下為丞相、平章等，並建營宮闕，從之入党者頗衆。元遣將征之不克。至後宋軍敗亡，末記上遂以宋主韓林兒還金陵，諸將議於中書省設御座奉韓為主，劉基從後踢上所坐胡床曰：牧豎子耳，奉之何為？密陳天命所在，上意悟。會陳友諒來入寇，遂議征討，不果奉。丙子十二月，韓林兒殂於建康。先是上紀年猶稱龍鳳，命令下則稱皇帝聖旨、吳王令旨，至是始改明年為吳元年云云。故是編名宋事，亦紀實也。按韓林兒事，凡蒙兀兒史及明史均有記載，惟皆不逮此編詳盡。攷之正史、野乘，與此書頗有異同，然本書按月紀敘，首尾貫澈，間有小誤，尚無大疵。以明人追記元明間事，而猶如此，是知作史之難矣。其他野史稗乘，謬訛尤甚，於此書猶可得其大略焉。致本書缺点在所述多關韓宋與元戰爭，於其所倡白蓮教義及惑衆之術則反闕略，雖為時代所限，要屬未能究其本源，亦文采有餘、史識不足之病也。又秘冊中有白蓮教一卷，足與是編互相參証而補其闕焉。

安南棄守始末一卷 舊鈔本

明人撰述。按此書不著撰人姓名，全書一卷，或明初從征安南者所紀。錄其記載始於永樂二年，終於宣德十年，皆紀安南更易之事。吳翌鳳跋云：是書僅見於絳雲樓書目。己亥春日借甫里嚴蔚本鈔，惜未得彼國志載而一証之，足徵是書流傳之少。近世則見於丁氏善本書室，於是始有傳鈔本流行。考之是編內容記載詳實，首末具備，洵考明初安南事跡之專著也。按有明一代其末造困於東北九邊，然其國初與外藩交涉重要而頻繁，則莫如安南。蓋永樂宣德間始而封詔羈縻，繼而用兵戡亂，終至兵敗棄守，誠皇明之大事矣。此書所記參之大越史記及明史記載雖有詳略異同，要以是編為此役專書，洵可貴也。考安南統系當明洪武建元，初使易濟往諭，時國王為陳氏日熞。建文以後屢有變故，其國陳氏亦被篡奪。永樂二年，乃命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張輔等為總兵官，率西廣江浙諸軍討之，陷其東西兩都，遂平安南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陳氏子孫絕嗣，於安南開設交趾並設都布按三司及軍衛衛門，立官分理，共設十五府、三十三州、一百七十二縣。安南遂入中夏版圖。旋黎利復叛，明將馮騏等兵敗，擅與議和，利亦謝罪朝貢，於是詔撤交趾各官吏軍人使回原衛及歸京師。宣德六年並命黎利權署安南國事。實則利已僭號稱制，建東西兩都，安南復獨立。所謂棄守者，即指此。全書紀敘是役始末，多可補正史之缺及証傳聞之誤，蓋實記雜史中最重要之記述也。

王享記一卷 秘冊彙說本

明高岱撰。岱字伯宗，京山人。嘉靖進士，官刑部郎中。時興尚書鄭曉力救董時策等，世稱其剛直。因董等疏劾嚴嵩，嵩欲置之死，而岱亦以此忤嵩。會景王之國，出為長史。岱工於文辭，並習典故，於元明間鼎革大事、朝野政聞，尤注意其演變，而為之記，著述極富，然所撰宋事始末、延攬志及此書，因未刊梓，人多不知。是書一卷，專紀明初四夷來王事，故稱王享記。始於洪武元年上遣漢陽府知

府易濟頒詔于安南，迄於二十年丁卯諸藩來貢。全編記安南、暹羅、高麗、琉球及占城、真臘、爪哇、西洋瑣里、三佛齊、錫蘭、加尔各答、天方、渤泥、蘇門答剌、呂宋、婆羅門等數十國來貢請封及明廷遣使賜印加封始末，亦可見明代之世界地理知識。而版圖之廣，東及遼海、高麗，以至琉球，西迄安南、暹羅、印度，南至南洋羣島，考之明史所載，此記不無夸張。按之實際，所謂入貢受封者，亦僅安南、高麗等接壤數國而已，其他則多託諸空言，否則明之

版土，將倍於元矣。又末記上製祖訓有曰：東南諸夷，限隔山海，後世不必征伐云。是此固足徵太祖遠識，而用兵遠征之不易舉，及征伐四夷之艱難亦於此可見矣。按此篇彙錄成書，足與明史四裔互証，亦讀史者所資也。

拳變餘聞一卷　鉛印本

清羅惇曧撰、惇曧廣東順德人、以乙科任部曹、光緒庚子辛丑間、時作吏郎署、值拳匪之亂、事後以其耳聞目覩、撰有庚子國變記、此編蓋繼國變記之作、其小序云、余既為庚子國變記、復捃集記載、乃連年旅京津、所聞[illegible]較確者、錄為拳變餘聞、與至即書、不復次其先後、視國變記尤詳盡矣、全書所記、多庚辛間拳亂佚事、至聯軍入京、及交涉情形、其中頗論及當時執政人物、所錄雖不無傳聞之訛、而條理明析、亦多秘事、如述義和拳源流云、義和拳源於八卦教、起於山東堂邑、舊名義和會、東撫捕之急、潛入直隸河間府、景州獻縣、乾字拳先發、坎字繼之、坎字拳蔓延於滄州靜海間、張德成為之魁、設壇於靜海之獨流鎮、稱天下第一壇、後為天津之禍、乾字拳由景州、深州、冀州、而定興、固安、以入京師、故天津北京拳匪本分二系、皆出於義和會、其後皆稱義和團、坎字拳為林清之餘孽、乾字拳為離卦教郜文生之餘孽、故皆尚紅、其後有黃色一派、則乾字拳所創、乾坎各拳、授法各殊、又有震字坤字等云、書中凡述當時之宗教政治、以至人物、皆能溯源竟委、讀之可明其大略、蓋其博聞強記、與鈔襲陳言及專事耳食者有間矣、又氏所著庚子國變記、亦詳實、與湘鄉李希聖撰之庚子國變記、均言庚子之役之佳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史中要言二卷 康熙十五年刻本

清汪淡撰。淡字泰茹，安徽休寧人。是書為其讀史時隨筆錄記者。據凡例稱，摘取要言，存其大概，必須言之關乎身心世道者，庶幾節錄。是其輯文原旨在善惡之勸懲，而政治得失似非所注意也。然採摭何書，並未明言。檢之目錄，各朝皆稱紀，知取之通鑑綱目諸書也。自序又謂史雖浩繁，其要語自有數，涉獵之暇，采其尤善錄之，亦限既嚴，不事多收。計五帝紀一則，周紀三十二則，秦紀三則，漢紀八十四則，東漢紀百三十七則，後漢紀三十一則，晉紀十則，東晉紀四十一則，南北朝宋紀十七則，齊紀三則，梁紀九則，陳紀四則，隋紀八則，唐紀百十二則，後五代梁紀一則，唐紀七則，晉紀二則，漢紀一則，周紀四則，宋紀百二十四則，元紀一則，明紀九十一則，都為六百三十一則。每則為何人之語，即據以標目，注當時帝號於其下。大約擷要棒浮，尚具鑒裁之功，而不條誇誕之談，亦見矜慎之意。惟始末不著，無以明立言之旨趣，年月缺書，更不便於稽考。雖云未嘗欲作史册觀，然書為讀史之用，義例自不能一概抹煞，祇以其選錄尚精，標旨甚正，究與徒膏事文者不同，故為著之錄焉。

明史分稿殘編二卷 振綺堂叢書本

清方象瑛撰。象瑛有封長白山記，總目已著錄。考象瑛康熙六年成士，授內閣中書。十八年，以倉場總督嚴沆薦，召試博學鴻儒列二等，授翰林院編修，與修明史。此書各稿雖錄存在二十六年已遷侍講之後，而卷首仍題編修，則以在史館時官銜為記也。自序稱己未五月奏奉命修明史，至十二月十七日開館，明年正月分撰景帝本紀、景泰天順成化朝臣傳，辛酉六月分天啟崇禎朝臣傳，壬戌四月分隆慶萬歷朝臣傳，通八十六傳，次第上史館。癸亥春借用穆神兩朝實錄，日夕覽尋，悉皆改定，比脫稿而怔忡病作，迄今五載，究未得愈，衰病乞歸，所上諸傳稿，因錄藏笥中，俾後之覽者知所考取焉。蓋其稿初什襲於家，未肯示人，後流傳於外，遂收入振綺堂叢書中也。據其總目所載，有景皇帝本紀一卷，今無其文，所有天啟崇禎朝臣徒存目錄，而傳亦闕，殆已散佚不全，收者僅就存者刊之，故以殘編為名也。茲取明史相校，經併削者不過何文淵、謝一夔等十餘人，餘皆有傳。復核傳文，明史實以此稿為藍本，加以增刪簡鍊，固較此為精當。然芟薙過甚，反有不如此稿質實之處，如建州王兀堂、李滿住等寇邊叙述，毫無諱避，不似明史之隱約其詞也。明

史成於乾隆中年，文網正密，執筆者不敢直書，而事遂晦而不彰。得此為參證，勝於雜記無根之談已多矣。

何法盛晉中興書附徵祥說 黃氏逸書考本

清黃奭輯。隋書經籍志晉中興書七十八卷，起東晉。宋湘東太守何法盛撰。新舊唐志八十卷。已略有分析。宋史不見著錄，而太平御覽等書多援引其文，蓋至南宋遂散佚不傳矣。其書體例雖依舊史，特均易稱，以標新異。將紀表志傳史名為典注說錄，劉知幾史通各篇已摘論之。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復廣為徵引，以明之。是原書雖不傳，猶可得其彷彿為。史通謂何法盛勒成一家，首尾該備。又云，東晉之史，作者多門，何氏中興實居其最。更可想見其書尚合史法，記載詳贍，所以當世能盛行也。奭取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文選注及太平御覽、事類賦注等書，為之爬梳，依次綴記，成為此書。載於所著經史鉤沉中。核檢所輯逸文，於諸書小有異同之處，皆為指出，附記。又與晉書相校對，異文過有誤載，注記於下，為案語以折衷之。全書博涉群籍，用力專摯，間加考訂，亦多是正，非僅以撰輯能著也。

今史存錄不分卷 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首末亦無年月無由得其始末全書所載皆清代未入關前太祖太宗兩朝事實按年編次雖不分卷皆各具起訖自清太祖降生之歲迄萬歷四十四年為一段四十四年至天啓六年為一段皆記太祖事跡末附史臣論贊並附錄朝鮮復滿洲書又自太宗即位起至崇禎四年為一段又崇禎五年至九年三月為一段九年四月至十二年為一段十三年至十六年為一段皆記太宗事跡者統觀全書大半以未改以前之實錄為本故書中

譯名多從舊譯書首有凡例兩條一記名氏官爵之書法如本國稱某貝勒某台吉他國則於初見及卒時書某名某官餘時則只書名又貝勒台吉外他大臣如某蝦某札爾固齊亦於始見稱其官餘只書名若皇子有只書名者則因實錄不著其官之故第二條辨實錄之誤謂實錄稱代善阿敏莽古爾泰某某四貝勒某某即太宗後又稱大二三四貝勒但前此未有大二三四之號使讀者不悉為誰何且太祖長子曰褚善賜名阿爾哈圖土門者乃代善同母兄頗有戰功卒亦未久何以代善稱大貝勒若一概書名則有關太宗御諱而太祖紀中又不得稱太宗故是編於太宗稱四貝勒於他人則稱某名某貝勒云是其識見極為謹嚴書末跋稱凡與明和議諸書一一具載見太宗當日體天好生實無利天下之心但書詞不能悉載刪節略以存其要以不失立言之旨為主云

尚友集二百一卷韓氏家抄本

清韓茂椿撰、茂椿字大千、淄川人、明崇禎癸酉副貢、清順治甲午貢入監、歷官太僕寺主簿、是書已殘缺不完、計存卷六十至六十五、八十三至八十六、八十九、九十一至一百一、一百三至一百六、一百十三至一百三十二、一百三十四、一百三十九至一百四十八、一百五十五至一百五十七、一百五十九至一百六十六、一百八十五至一百九十七、共僅八十一卷而已、書首題般陽韓茂椿會輯、丹鉛男知臨參閱、桓臺王士序訂正、每卷之中、首爲題綱、次就通鑑正史之文、會而輯之、按年敘列、據山東通志藝文志、謂茂椿有順治戊戌自序、略云、廿一史通鑑綱目、左國諸書、束髮即受業、然史病其繁、目病其簡、鑑病其無統、取目之綱、取鑑之文、取史之詳、盡周悉、刪繁存要、增所未備、輯而讀之、加丹鉛焉、又謂全書起自唐堯、斷自明穆宗、歷年三千九百三十、爲書二百有一卷云云、是書所存、計有隋唐宋元明及五代等、皆不完全、茂椿謂其書非以矜長、實以濟鈍之意、亦可略窺其大旨矣、山東通志又載道光辛丑海鹽俞浩謂其書疏通證明、折衷諸說、即未能追宗涑水、亦足與馬驌繹史相配云云、統觀全書、浩序所云、實非誇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續尚友集二十卷家抄本

清韓茂椿撰茂椿字大千淄川人明崇禎癸酉副貢清順治甲午貢入監歷官太僕寺主簿撰有尚友集已著錄是編即續正編而作者自明神宗起至懷宗止附以福王唐王桂王三藩事蹟卷一至八為神宗卷九至十四為熹宗卷十五至十八為懷宗卷十九為福王卷二十為永歷帝書首附明紀略歷述神宗以下各帝名諱世系徽號等茂椿是書撰於康熙初年清室入關未久多仍明制忌諱亦少而明史既未纂成野史亦多未出茂椿僅就耳目見聞者纂輯成書故於三藩事蹟自極疏略舛誤之處亦極衆然萬歷天啓間清人犯邊之史實因無所忌諱故書中稱奴酋奴虜之處極多或可於其中略窺清人犯邊之真實材料較之正編其價值似尤駕而上之茂椿嘗謂明自神廟以迄懷宗三案疊出互為勝負既靡所信從又三朝實錄載在史館緒閲無從懷宗而下則概未聞因念近代不悉遑稽遠代今人不知遑問古人故序中稱清世祖詔修明史博求遺事遺文寬忌諱之令然山林窮谷之士無由覩其大成購其真本惟就坊間刊行學士傳誦者為簡錄

伏而讀之云云又自謂是編所續非續其備續其所不備也非續其餘續其無所餘也非續有餘以成其大備續其無餘以成其不備抑非續其無餘以終成其不備實欲續其無餘以俟其無不備無不餘也原書原闕卷二三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共九卷殊令人有未窺全豹之感耳

黔亂紀事 鈔本

清劉書年撰書年字仙石河間獻縣人又著有劉貴陽經說咸豐中官於黔中而未臨下游諸地其時適有楊隆喜之亂苗民並起全省鼎沸書年雖未親預征剿拒禦之事而列城失守守吏死難情形則閱之極悉恐後世有傳聞異詞之歎遂就見聞分別述之首爲總論次桐梓次仁懷次普安次安南次岩門次都江次丹江次台拱次清江次八寨次古州次施秉次黃平次凱里次清平次都匀次麻哈次羅斛次銅仁石阡思州思南次玉屏次印江次婺川次鎮遠次黃平舊州以上俱以地分次沈世良次石虎臣次劉寶善蔣嘉穀王紹榮則俱以人分所記失土者必窮其故殉難者兼論其人而於苗匪陷城官兵交訌民變猝作胥吏舞弊記之尤詳如古州都江八寨丹江即爲民變桐梓仁懷羅斛則失于吏胥之手思南普安安南則又紳衿内叛類此俱關乎守土之責據事直書證諸唐炯援黔錄沈丙瑩春星草堂集及晚近凌惕安咸同貴州軍事史諸書信非曲筆其述自咸豐甲寅以來絡繹而調之兵反樹賊黨積累而糜之餉半齎盜糧嗣則兵無可調餉無

可籌惟恃募練以應而練丁朝東暮西聚散靡定此即春星草堂新堡營諸詩所感慨而詠者可以互證之也

述菴秘錄一卷 傳抄本

此書不著撰人，卷首署王元生著，其經歷無可攷，或係託名。書中記述清室遺聞，觀其文意，蓋亦清吏。尤以紀慈禧后主政時事最詳，取唐人小說体，分條紀錄，所記如圓明園、八旗兵、及恭親王、李鴻章諸事，雖多謬譌，間有實錄。蓋有清一代故實，諸如順治出家，世宗繼統，以及同光兩朝宮闈軼事，傳說日多，荒誕益甚，聞者不察，鮮有不承訛踵誤者。且宮庭禁嚴，君父体尊，其言行世人又何從知之。入民國後，掃除忌諱，公檔私記，得見於世，於是昔日所傳之是非真偽，賴此得以証明。故如本書本屬筆記小說，不類正史，所述亦瑕瑜互見，然陳陳相因，久之遂以為秘冊野乘，固不可以不辨，是在讀者之善自選擇也。又書中記載瓦德西考試書院生，文題不教民戰，詩題飛旆入秦中一節，他書未見。其述聯軍入城後，無恥紳民勾結逢迎之態，無所不至，徵之時人書札，恐非盡誣也。

北略四卷 道光甲辰品石山房刊叢書十二種本

清初無名氏撰。余初閱是書名，以為或係節錄計六奇氏明季南北略以成書者，旋審其内容，記載二書名雖同，而紀事則大異，蓋同為明季野史，惟各有偏重[illegible]。是書不著撰人姓名，據刻叢書之葉晴峰氏序，謂有明鼎革之際，時事實繁，記載不一，自我朝順治初，有鄒漪明季遺聞一書，而正史野史相踵雜出，不啻百十家，且有散見國初各家文集者，其間或同或異，或詳或略，亦難枚舉。己亥秋余檢篋中所存崇正時事書籍，得十種，彙為一編，名曰叢書十種。往年晤閬石劉十二先生，謂余曰，十種已備見梗概，然猶未詳盡，因出無名氏南畧、北畧二種[illegible]，亦之有前集所未載者，亦有前集已見而互有同異者，因續刊之於後，曰十二種云云。足見是書大略與前集所錄甲申紀事、綏史、流寇瑣記、諸書之關係。此編四卷，前有無名氏序，以有明之亡，不亡於崇正，而亡於萬曆、天啟，嚴嵩父子之賊害忠良，及魏閹客氏之貪酷殘忍，故北略首

記忠賢、見亡明之漸也云、其体例取傳記体、分條記載、凡三十餘篇、由信王登極、至李自成、辨末附國變難民鈔、全書所述、均極重要、且多實錄、而附錄之難臣鈔、分四類、足考明季縉紳行事、尤關史實、可與縉紳志略諸書互勘也、又本書紀述雖繁、而以魏忠賢李自成事最詳、他如勸進本末、選陛陞臣、大變日錄諸記、亦皆治明史者所必取資也、

洋務權輿二卷續記一卷 同治八年續刻咸豐十年本

清李德菴原本、子鳳翎編輯補續、魏默深、李春醴鑒定、德菴番禺人、博聞飽學、通達洋務、為粤中名士、道光中鄧廷楨林則徐、等督撫两粤、皆禮聘入幕府、參軍政、為大吏所倚重、中英鴉片之役、氏以粤人任粤事、身歷其境、目擊其事、因以交涉始末著為洋務遺稿、其子鳳翎字少珊、克紹箕裘、亦深明政治外交之務、咸豐庚申、耆齡撫粤、由湘奏調回省、襄辦夷務、於梓鄉頗著政績、因將其父遺稿編輯付梓、又以近事、增補續記一卷、仍名洋務權輿、此書前有咸豐庚申耆九峯序及同治四年曾望顏與自序、全書記載始於道光十八年黄爵滋奏請禁烟、至英夷北擾沿海失陷、續記則始於咸豐五六年之交涉、至廣州城陷、總督葉名琛被虜、以丁巳之亂為主、全書於英人入寇始末、記敘各事、既詳且確、議論尤多卓識、誠言海防志洋務者僅見之專著矣、所紀時事除粤東及沿海各地夷事外、他如澳門、臺灣、寧波等洋務頗繁之區域、亦詳記當時真相、蓋以身經其役之人、所述自較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實、且多有處務本末及他書所不載者、按鴉片中英之役為中國外交失敗起始、亦即後來國家大變局之因、故官書私記、言者眾矣、然求如是書之詳盡通達者、殊鮮、惟考傳氏華延年室題跋中有夷氛聞記五卷題云、右乃番禺李秋農司馬邁平家藏[illegible]舊鈔本、甲申夏初、浼友人輾轉假錄、其書記道光朝英人內犯始末、具有史裁、足以信今傳後、惜不知誰何手筆、近與邱雲巖太守談藝、始知為順德梁氏所撰、粤中曾付剞劂、以敘述時事、恐涉嫌忌、不著姓名、梁氏名廷枏、由舉人官澄海教諭、閎學極博云云、惟不知是否即此書、而為李氏所襲、良以是編、所謂史裁記敘、俱稱傑作、姑錄於此、以資參考焉、

光緒政要三十四卷 宣統元年排印本

清沈桐生輯、據凡例稱、是編之輯、因前政務處有每月彙編政要之奏、奉旨依議、適董君蘭涓搜輯官書報章私家著述、積久成帙、屬桐生為之斟酌體例、芟削繁蕪、既竣、名曰光緒政要、庶與政務處所奏之命名相符、然則此書選材、出於董沅、而桐生編次者也、起德宗入承大統之年、迄於賓天之日、凡三十四年、年為一卷、所錄政事、仿綱目體例、其提綱之句、另行頂格書寫、其紀事則低二格錄於其次、大約以諭旨為綱、奏疏為目、其草野條件陳遇有嘉謨讜論、間亦采及之、刪繁趨簡、咸見逆裁、尚符舉要之義、至丙子丁丑間收復新疆平定回亂之役、及甲申法越之役、甲午中東之役、庚子拳匪之役、甲辰日俄之役、均為外交上之重要事件、又戊戌庚子之變法、乙巳之下詔立憲、亦為內政上絕大之變動、其原因結果、自非一紙奏疏所能盡詳、則博采旁搜、著其大凡、尤有裨於參考、蓋德宗一朝、由於外患之激盪、而引起內政之改革、最為多事之秋、著者亦以通曉時務為倡、鼓於訂約通商遣使游歷、以及練新軍設船廠築鐵路、興郵電改官制修法律等項新政、皆詳搜備載、為全書精華之所萃、可供研討清季政治之資助、惟間錄及平反冤獄、鄉賢入

祠等文亦嫌為例不純諸多可議然就大體論之固為有用之書也

王會篇注一卷王會圖贊二卷 七略盦藏鈔本

清胡元儀撰元儀字子威湖南湘潭人諸生與皮錫瑞交游曾研鄭氏學著有毛詩譜此書成於光緒乙未年未經梓行是以人罕知之不見著錄也據自序所言以何秋濤王會篇箋釋最稱詳善惟大義脫文尚多率畧且浮濫繁衍不免違失遂取其書為之釐正改為斯編兹加檢覈其於原書遺文錯簡補正甚多如謂相者之堂上脫堂下之西面五字天玄穀璧綦十二上應有東方二字正北方義渠以兹白正北方下脫東面者三字北方臺正東下脫北面者三字皆北嚮下脫南方臺正東北面八字等皆據已見前文為之補增於是位次方嚮始釐充然有序至別鼓鐘鐘為一國謂當臺者稷慎至會稽西面二十國義渠至奇幹東面亦二十國臺之正東高夷至山戎七國其西般吾至匈奴亦七國臺南東方權扶至長沙五國其西亦應五國據舊本只得魚復蠻揚倉吾三國何本訂南人致眾為南人致象亦只得四國今出鼓鐘鐘為一國正合五國其言尚近於理然所釋鼓鐘國在今山西垣曲縣既自知與上文不倫而又無別考以明之始為是說亦未見為得也其於地理名物雖取何注間多考訂為案語而折衷之如國名白民為流球夷乃雲南

之恕夷、猿夷之屬等，又名物在子為芋、山甲、羚羊為四不象，來黃為橐駝等，均何注所未詳者，茲乃博徵廣引，為之釋明，亦足見用力之勤。全書鈎沈撮要，補涂[illegible]詞，博採衆說，辨別疑義，大體簡淨精湛，為通王會之名著也。圖贊二卷，成於撰注之次年，計上卷為內臺外臺覽圖、國名圖贊，卷下為貢物圖贊。王會內外臺之制，書中記之雖詳，然文詞參錯，不能即明，得此圖而觀之，自易瞭然。又考訂列貢者凡六十四國，復以近今輿國核記之，亦有助於披尋。所繪貢物圖，俱有根據，不同懸揣，尤足珍視也。

世本集覽五卷 四明叢書本

清王梓撰。梓字楚材，浙江鄞縣人，道光甲午優貢，考取八旗教習，期滿出為廣東樂會縣知縣。此書自序稱世譜之學，以世本為宗，而世本之全卒不可見，且世本多為史記所本，亦未見其盡，當因其名而不欲復其舊，觀古人之書，因無事綴輯也。秦氏世本輯補一書，專為世本而輯，與梓所輯體例迥殊，抑集覽之編，既因世本之名，亦不能不採錄焉。張壽鏞序謂世本集覽其原起、提綱、條例、目錄、通論，有清本所謂集覽者，分卷四十有八，而待整理者也，然望洋興歎，其難則更甚，逡巡其間，懼其無終，先刻原起、提綱、條例、目錄、通論五卷，播之於世，俾見之。凡是知著者志在編纂古代世譜，遂仍用世本以為名，搜輯既廣，勒卷繁重，特未經整理成書，傳世者僅有此五卷，無以窺見其全豹。然就其目錄觀之，亦頗知注重史實，計自盤古至神農為皇古三，黃帝至有虞為帝世四，自夏至東周為王朝五，其不涉帝系者為雜錄，亦以皇古、帝世、王朝區別之。其提綱內稱唐虞之際當合而不分，又條例內稱世次亦與年表相間，表中以年繫紀表，即略載其事蹟，可見其編纂體裁，於敘次之外，兼有年表也。斯編列記上古世紀頗備，亦古史之流亞，故為著錄於本類焉。

汲冢周書輯要一卷 郝氏遺書本

清郝懿行撰懿行字恂九山東棲霞人嘉慶己未進士官至户部主事是書擷取逸周書各篇佳句名言以為省覽之助故以輯要名之自序稱六經而下文字近古有裨於性命道德文武政教者無踰於此書特辭義踳駁者十二脫爛難讀者十三亥豕混淆者十五然奇辭奥義亦往往襃發於其中前世引用則始於左氏傳間為采節置諸案頭用存時省由是論之其書卑賞詞章不惜出以割裂矣然間事考訂頗有發明足補諸家校釋之漏略如大匡篇名冢卿三老三吏謂孔注冢卿公卿三吏

三卿也然文王方伯三卿之外無復有冢卿周禮有鄉老鄉大夫之職諸侯三卿此三老三鄉之老也三吏三鄉之吏也即鄉大夫也不然三吏二字並誤當作三老五吏矣又作雒篇九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二年又作師旅謂按二年成王二年也明堂解周公攝政六年天下大治七年致政成王此處九年二年並有脫誤此外於音義脫文亦多補正雖為卷無多自存精義可貴在此故為著之錄焉

征緬紀略一卷 嘉慶己巳刻本

清馮魯巖撰按此書不署撰人名氏卷前有署理福建陸路提督軍門浙江衢州總鎮英海序首署「魯岩馮公從征緬甸[illegible]紀略」序謂高宗純皇帝三十二載緬甸肯亂上命明將軍討之余從戎行公隨戎幕尔時子興公隨侍將軍不離左右卒以孤軍無援將軍陣亡領隊捐軀存者僅矣又云公以軍機章京奉旨隨戎厥後旋師京都沐恩不次出入中外四十餘年云云據卷末其子肇跋稱先總

憲公謂釋褐後由部曹入軍机考之東華錄及他書言緬事者云乾隆三十二年以承恩公明瑞為雲貴總督代楊應琚征緬所領滿漢各營軍威極盛從征者有漢中道錢受穀軍機司員傳顯馮光熊共襄軍事是魯岩即光熊字考光熊嘉興人乾隆丁卯舉人由内閣中書挑軍機章京屢官甘肅布政使貴州巡撫平松桃苗官至左都御史故肇称先總憲[illegible]清史稿列傳有傳此書紀征緬始末雖篇幅不多然極精審誠言是役之可信記載

也、按今北平圖書館藏有魯岩是篇稿本、後並附黔楚苗變憶略、大約即撫黔平松桃苗時所著、未經刊印、彌足珍矣、又此書流傳極少、今日幾成罕見之籍、然所記錄、實極重要之史材也、

[illegible]

藏書題識二卷 戊寅叢編本

清汪璐撰、璐字仲連、號春園、錢塘人、乾隆丙午舉人、候選太常寺博士、著有松聲池館詩存、汪氏藏書其自璐父憲號魚亭、乾隆時修四庫全書、璐兄汝瑮進書六百餘種、得賜佩文韵府、藝林傳為盛事、璐子誠孫述孫能傳其學、振綺堂藏書之名、海內艷稱、鮑淥飲贈魚亭詩云、插架牙籤萬卷陳、[illegible]自詩敦詩云、振綺堂中萬卷書、杭嘉九郡有誰如、[illegible]、璐輯成書錄五卷、咸豐庚申辛酉杭城兩遭兵燹、振綺堂藏書損失殆盡、書錄無存、光緒乙酉、曾孫曾唯、自[illegible]里得其曾大父璐書錄題識二卷、惜存經史子三部、每書注其卷數刻本[illegible]、考證版本之源流、述其撰集之過程、足以決人之問、如張世犖周易象彖跋云、此書周館手鈔、案[illegible]先生壽登七旬、而序此書是四十以前未舉時所作、[illegible]下二行、不及[illegible]以下、其云求藏當更留入他書[illegible]其從漢完[illegible]、竟不可知、余生也晚、得見先生手跡[illegible]數函、好問諸[illegible]之口、謂先生注[illegible]不傳、今[illegible]

此書、每屬刊誤常滋，無異於異。時人亦見其書，及序論大旨，往見其匠跡，不合時宜，遂併其書同攢毀之。其他所涉諸家之說，兩多偏於記事一流，如丁叔身流寓錄、跋等，茅檐坐雨，聊閱一過，家書畫燬，徒寄康德，豈能釋然於懷，從神明陰騭時，再作片刻消遣讀之，能令人消趣。吾不平之日，書生得優游於書叢之中，以視今之兵戈擾攘，不足無處，此其樂為何如也。

持靜齋藏書記要二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莫友芝編。友芝事蹟見前。同治丁卯，繆秋杰、友芝游浙游，遂及吳門，丁禹生中丞日昌屬為檢理持靜齋藏書，二百有餘匣，皆宋元佳槧，舊鈔精本。輯為是書，分宋本、元本、抄本，皆為考其源流，著其時代，並注其書之內容，如宋趙善譽東南進取輿地通鑑三十卷，題云善譽以三國六朝攻守之變，驗古事以考今地，每事為之圖，其書限於三國至南北朝東南攻守。圖從又附以地理考及本事始末，蓋為南渡後圖全而作，是當日杜有心人，極有用之書。其他各書，間有按識，是有撰述之體，要有區別，家之長者也。寶於林友松所編書目為善。據其自序云，太府所藏，軍興以來，散亡殆盡，吾中丞親悲時艱，力振頹敝，而數歎，傳聞即典冊不去手，計十年，蒐集浩瀚，可十萬卷，其中宋元善刻及舊鈔大都小編，單秘無行本，此且居十之三四。於廣當世，編目為主備，不能詳錄編錄，因舉傳本希見，指述大界，為記要二卷，此書既名記要，則宜考其藏書之源流，並其得書之月時，吁陸為簿錄，與其書之名稱未稱耳。

持靜齋書目四卷續增四卷 清刊本 光緒

清豐順丁日昌藏，門人林友松寺編。丁氏藏書著於東南，閩有士禮、藝芸舊本，其書以舊刊善。經部如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宋刊本綿紙初印，墨寶紙先上，竭甫漢。史部如漢書一百二十卷，宋景祐本，為北宋刻最前之本，惟絳雲有其目，世不多覯；資治通鑑目錄三十卷，宋刊本，綿紙四端絕寬，字體渾穆，古色古香，流溢簡外；陳氏所刻多訛脫，幸賴此本為暗室之燈。集部如韓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遺文一卷，附傳一卷，宋廖瑩中世綵堂精刻本，廖雖賈似道門客，而嗜好書籍，廣刊經史，亦有微節可取，相傳其刊書時，用墨皆雜泥金香麝為之。此本為當時初印，字一律皆虞歐體，紙寶墨光，醉心悅目，既藏經六七百年，而居然如新，觸手若未觸，真天壤間第一秘寶。是書坊間近已有影印本。其次則為抄本，經部如明朱升周易旁注四冊，四庫存目僅收其圖說，此為足本。史部如乎墨齋彙鈔七家書目八冊，精抄本，字畫秀潤圓健，無一懈筆，末署嘉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丙子吳門趙先照手錄，汪士鐘曾藏，有三十五峯園主人、試先學齋汪氏家藏等印。是書近歸東方文化會圖書館。至史部集部向有異謬，抄偏江不倫，是目又報，今已為舊書坊來薰閣所有矣。

滂喜齋宋元本書目一卷 晨風閣叢書本

清潘祖蔭藏。祖蔭字伯寅，吳縣人。事蹟見子部雜纂之屬。祖蔭收藏金石圖書甲於吳下，其藏書印曰八求精舍，曰龍威洞天，曰分甓百宋，移架千元，(其書之所目滂喜齋)。此書如宋刻金石錄十卷，即讀書敏求記所稱馮研祥家本，宋刻白氏文集殘本，依村先生集殘本，舊鈔歸愚集，淮海居士長短句，皆士禮居舊藏，北宋本廣韻，則澤存堂張氏所刊祖本，其他亦倘士冊，斷璧零縑，皆世間希有之秘。蓋(祖蔭)文勤當同光大

亂初定之役，勤任持於一時，延攬學者、書籍名士，退食之暇，刊(擴其校刊叢書)羅日散佚，收宋元佳槧，時得列於滂喜齋中。圖書之富，盛極一時也。潘氏所藏宋元(善本)書目，祖蔭生前並未編定(目錄見之)，葉昌熾館於潘家，得獲觀相識，無懈一書，乃所錄成滂喜齋讀書記二卷，是目書先從乙未文勤自紀甚詳，居南歸，取翻為檢點，書移時所錄書，屬陳四雲錄入日記中，上虞羅振玉(借)假鈔，遂錄爲此宋晤所刊於晨風閣叢書中，今其書不知流傳何所矣。

晦堂書錄二卷 乙卯鉛印本

清陳澹然撰。澹然字晦堂，桐城人。布衣，為近世古文家之一，張其鄉姚鼐之學者也。嘗遊江南北各大吏幕，受江督劉坤一聘，修忠義傳，著書都三十九種，合三百四十餘卷，惜未刊者幾四之三。數遊京師，中主講京師大學。光緒戊戌後，已著文名，而吳汝綸謂其意境淺狹，弗為延譽，遂不為鄉士所重。追汝綸沒，治古文者益寡，時林紓之流，徒能評

点或小說傳記，澹然名遂大彰。然其文失之繁衍，特較紓為免俗，是編前有自序，謂生平刻志輿圖史傳，以世局紛紜，乃取所著前二十九種，仿四庫提要例為晦堂書錄一卷，及後至皖，當道索觀全錄，取後十種為一卷繼之，過此以往，書之存否不可知，姑述其概略，如是云云。故此書凡前後二卷，均自撰述。按澹然著述可云等身，然世人皆知其江表忠略、權制諸書，其他多未之見，觀此錄乃得識其全豹，惟惜其未刊印者頗多重要之作，如宋太祖本紀一卷、文集六卷、疏牘四卷、紀聞二

卷、叢記四卷、王文成年紀一卷、似園叢鈔十二卷等、尤以紀聞叢記二書、自謂多本朝掌故、未敢以示人者、則其中必多史事遺聞、其似園叢鈔、則刻而未成者、迄其未刊印者、於每書之下、皆詳述其撰著年月、及其內容、未知遺稿尚存其家否耶、特錄於此、以資著錄家之考証焉、

萬幅樓書畫目不分卷 上虞羅氏藏稿本

書凡四冊、無撰輯人名、但於卷端署魯氏萬幅樓書畫目、無起訖首尾、書畫既無區別、時代先後、亦屬雜無倫次、乃就所藏、隨手輯錄、而未經董理清繕者也、惟不僅錄目於其人之字號、籍里仕履、卷軸之脩闊裝褾之新舊、以及款識印記題跋、皆一一疏記、間亦記其生卒年月、及書譜無有其人、以供考訂、殆欲薈為一書、而未果、所錄上至元代而止、亦頗有冷僻名不著者、中鈐藻鏡樓藏魯瑤仙借觀一過兩印、及變光兩字半寸許小印、按變光字瑤仙、號卓窗、蕭山人、以好古名於時、冊中纍纍其印、即變光所藏歟

漱芳閣書畫記一卷 上虞羅氏藏鈔本

日本淺野長祚撰。長祚字梅堂，日本藏書家也。所藏多異本精槧，身後其尤者悉歸其國宮內省圖書寮。此記一卷，乃其所著，未嘗刻行，書名漱芳閣書畫記，而有書無畫，書亦僅宋元本，殆後人摘鈔別行，非其全書止此也。凡著錄宋元板書十九種，每種皆約舉行款板式，而繫說於後，時引天祿琳瑯書目、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相引證，論列原委，蓋長祚非徒以收藏名，兼通漢籍，解鑒別也。中如宋板史記，為建安黃善夫所刊，長祚謂與他宋本俱不合，疑為明仿宋本之祖，中土所未見。又如宋永州刊柳文殘帙、宋刊竹友集、元程復心四書章圖纂釋、元余氏勤德書堂刊廣韻、至元辛巳建安虞氏務本堂刊譚潤編趙子昂詩集，並中土希覯秘笈，僅存海外，是雖戔戔小冊，已足俯視儕輩。其論古本日匱月微，幾成斷種，比之夏后氏之璜、闕鞏之甲，又見其寶愛之篤矣。

古歡堂經籍略一卷 庚子叢編本

清吳翌鳳撰。翌鳳字伊仲，號枚庵，吳縣人，諸生，博學嗜古，尤精校讎，撰箸甚富，大都刻行。此經籍舉要一卷，乃就所藏經籍為之疏解，旁及板刻源流、流傳本末，雖未甚博贍，亦庶幾晁陳之亞矣。原本為邑中黃氏、顧氏所遞藏，前無序跋，章鈺跋以府志藝文載所箸有古歡堂經籍略二卷，疑此即其殘存之一。然據翌鳳撰經籍略前後兩序，言名以經籍，從古也。又言諸家書目，惟錢氏述古堂門類繁簡得宜，子宗之，又參以晁陳焦諸家以成此書，是其書不限於甲部，頗疑充類至盡，非兩卷所能容，似經籍略祇列書目，隨得隨編，故序中有二集三集以至十數集猶不至之語，而舉要別是一書，章跋誤也。

若水齋古今算學書錄八卷　光緒石印本

清劉鐸撰、鐸字振愚、江南人、光緒壬辰科進士、授內閣中書、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酷嗜天算、復好搜求古今算學書藉、光緒中曾邀集歷算同志、立算學書局於上海、刊書講學、可謂集算學之大成、先後刊成古今算學叢書一千卷、復纂算學書錄八卷、為之提要解題[illegible]此編即其算學書目、亦可見[illegible]全書內容大畧、門類畢具、約分為經史、象數、樂律、兵法、格致、天文七類、所列古今書藉凡二千五百餘種、共若干卷、就其中擇其最精要者、編為叢書、都一千卷、先撰此書、以供疇人之參攷、以為叢書之先導、其七門中最重要者、厥為象[illegible]數、凡古今歷算名著、多備於是、由元明以迄清末、如李氏遺書、朱氏四元、以至清代各算家專著、皆選其最精者錄之、此外更搜求稿本秘藉、為之刊布、故此書實[illegible]中國算書之總滙、又皆各家之傑作、取精用宏、嘉惠來学、洵非淺鮮、又參校叢書者凡數十人、如王季同、王澤沛、葉耀元、龔傑等、多同文館教習、以歷算格致名家者、其規模之[illegible]巨、蓋非前此所有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宋國史藝文志輯本 民國二十二年北平圖書館印本

趙士煒輯士煒貴陽人士煒以宋史藝文志蕪濫待修擬為整比而首應整理者厥為宋人書目官錄蓋皆宋史藝文志所自出也又因國史志最為重要乃從事網羅合三朝兩朝四朝三志於一編統曰國史志其已明言某朝志者別與註明都三百餘條首冠三志原序末附書名撰人通檢並假錄有關國史之紀載於後均有裨於參證也按宋史藝文志著錄者凡六王旦等三朝國史一百二十卷呂夷簡等三朝國史一百五十卷王珪兩朝國史一百二十卷鄧洵武神宗正史一百二十卷王孝迪哲宗正史一百五十卷李燾四朝國史三百五十卷未著錄者有淳祐間所修中興四朝國史神哲兩史紹興初以褒貶失實廢而不用王旦之書則南渡時已不傳其餘四者玉海通考並曾引用宋史亦據以損益成書是元時尚存也而今乃失其傳本斯編所輯雖僅藝文一志嘗一臠於九鼎不難追慕宋國史之神貌是此編不徒以目錄為貴矣

惜抱軒書錄四卷 刻本

清姚鼐撰鼐見前是書第一卷經錄十二篇第二卷史錄十六篇第三卷子錄二十四篇第四卷集錄三十四篇稿為鼐纂修四庫全書總目時所屬取以校頒刊之本時有差異蓋進呈乙覽時總裁官稍潤色之令與他篇體裁畫一焉鼐刊文集時不以入錄其後道光間姚瑩屬武進李兆洛校錄之特為補刊附全集以行世

羣書題跋無卷數桂苣書目無卷 家刻本

清程晉芳撰、晉芳初名廷鐄、字魚門、一字蕺園、歙縣乾隆癸未進士、授編修、晉芳先世業鹽筴、居揚州、當乾隆初兩淮殷富程氏尤豪侈、多蓄聲伎、晉芳獨愔愔好儒、罄其資購書五萬卷、招致方聞綴學之士、與共討論、延接江淮老宿、賦詩讌飲無虛日、著有羣書題跋、桂苣書目、蓋就家藏之書而品題編次者也、

思古堂雜著目錄一卷 家刻本

清馬徵慶撰、是編為其自著史子集三部之目錄、其隸史部者為朔史、史學提要、訂本長江圖說、地理沿革圖說、懷甯縣志、素行居藏書目要、仙源書院藏書目錄、家乘四識、清節堂章程、計九種、其在子部者則仙源勵士參語、龍舒勵士淺語、學部隨刊、淡園隨筆、校正武經三子、計五種、集部則為淡園集、歷代文誡、楚辭音絕句詩選四種也、

朱子著述考略一卷 鈔本

清董昌珂撰。昌珂婺源人，董大鵬子，潛心正學，惜早卒。是書將朱子著述盡數羅列，加以精確之考證，雖為卷無多，而表章先賢殆無遺蘊，江永曾為之跋。

仙源書院書目初編七卷續編四卷 家刻本

清馬徵慶撰。孫璧文續。徵慶已見前。璧文字玉塘，太平人，同治六年舉人。徵慶於同治十三年東鐸太平，與邑令鄔君倡辦藏書，邑故有仙源書院，鄔君傾其行篋，送置書院。徵慶亦取插架之有副儲者略備門目。於是邑人士以典籍饋者踵相接也。徵慶因與在院之士參酌義例，編成書目，提挈簡明。士林珍之。凡七卷。璧文復四出勸募，醵集鉅資，於湖南北、江、揚、蘇、杭、滬上、廣州及日本長崎等埠購書，所至二千百五十餘種，二萬七八千卷之多。續編書目凡四卷，刻於武昌。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績溪金紫胡氏所著書目二卷　家刻本

清胡培系輯。宋名臣胡舜陟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故舜陟後人自稱其族為金紫胡氏。培系乃舜陟裔孫，祖匡憲，父秉元，而世稱三胡之胡匡衷（號樸齋）為培系從伯祖，胡秉虔（見前）為培系世父，胡培翬（見前）則培系族兄也。是目所載自培系三世祖胡嶠所著梁朝名書錄至培系自著風雨懷人錄，詳分存佚，共得一百二十三種。凡舜陟後人之作，咸在焉。撰述之富，洵非他族所易企。經洪楊之役，書多散佚，培系懼其族人久而罔識所自也，爰輯此目，用見梗概。光緒甲申春胡廷楨校刊，由世澤樓印行。民國二十二年胡晉接等重印，皆金紫華胄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培風閣藏書目錄十卷　家刻本

清朱琦撰。琦字玉存，一字蘭坡，涇人。嘉慶進士，官至贊善。培風閣為朱氏藏書之所，自琦曾祖時即建。是閣積年既久，書亦增多。至道光癸卯冬，琦徇羣從之請，將各書順次羅列，以十千為紀，并作目錄，以備稽核。九匱之中，凡三萬三千卷有奇。而癸部別種暨重出本復七千卷，而贏外各宗自置者，琦與其兄稱最，餘有差，併而計之，可得十萬卷。目錄亦附刊，可離可合。

經鋤堂書目七十二卷 家刻本

清倪模撰。模、當模未通籍時、聚書已多、既在京師、常與書賈遊、得舊本不惜質衣以易之、自名其堂曰經鋤、即以是題其書目、舉所得諸書、分為四部、悉行載入、并附解釋、

宋元舊本書經眼錄三卷附錄二卷 清同治間刊本

清莫友芝撰。友芝博學好古、通金石目錄家言、是編為其自同治乙丑迄己巳數歲中客遊所見者、凡宋金元明刊本暨鈔本稿本書百三十種、或解題、或攷其槧鈔善劣、或僅記其書槧行款、或並錄其序跋及經藏家跋語印記、皆經眼時隨筆記之者。附錄二卷、則為友芝舊為書衣跋記並金石題識、皆有特見可取云、

史籍考無卷數 鈔本

清馬宗璉撰。宗璉字魯陳，一字器之，桐城人。嘉慶四年會試中式，歷署合肥、休甯、東流教諭，畢沅修史籍考，延宗璉纂史學部、音義、評論、編年部、斷代、歷表、譜牒部、專家、圖畫、年譜諸門。

西藏史不分卷 稿本

不著撰人名氏，攷書目自叙，論及英人侵藏之事，並目錄中有達賴喇嘛之廢立，當為清季時人所撰。書分四編，第一為幕時代，第二為宗教改進時代，第三為法王紀元時代，第四為改教分離時代，復析為十四章，分目紀載，上肇唐初，下訖清末，惟其中尚有三章未行完成，其記事甚為淩亂，惟於藏中諸官權轄尚為明晰，蓋是篇之作，乃備授課之用，信筆摘錄唐書明史所載，並未嘗參邊防典籍，致僅得其畧，而於藏地形勢、風土人情，均未及焉，自叙云專記藏事書籍甚少，益見其孤陋寡聞，且所名書均未注出處，尤屬數典而忘其祖矣。

開國龍興記一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魏源撰。源有撫綏西藏記，已著錄。源熟於掌故，筮仕京師，入史館秘閣，得借觀典籍，因成著作多種，而是篇記清起滿洲之事蹟，首述其世系源流，次爲肇祖、興祖、景祖、顯祖四世創業之情形，再列爲太祖、太宗征服以境及內蒙古各部落，並及朝鮮之臣服，外蒙之入貢，均爲入都燕京以前

之事，而興明戰爭之事不載焉。敘事簡而扼要，於邊境地域尤多考證。是記原爲聖武記之首篇，自創業滿洲，定鼎燕京，以及勒平南明各王唐王桂王諸事蹟，王錫祺節去興明戰事，僅存征服滿蒙之事，而刊於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云。

滇紀編年十六卷 稿本

清周昱撰。昱字依堂，其籍貫事蹟不見於史乘，阮元修之雲南通志藝文志紀滇事書目中，亦未著錄是書，惟書首有乾隆乙亥九月自序，可知爲乾隆中葉時人，以滇自唐虞即通中國，而郡縣則肇自漢代，不久即爲蒙酋楊氏等所據，至元代始入版圖，而唐宋以後史事繁多，乃采正史志乘，

凡有關滇省地方之治亂，民生之休戚，及忠孝廉節之不可泯沒者，上溯唐虞，下訖明末，仿通鑑綱目之體，每事揭其綱要，事繫於後，編年紀月，摘事直書，前後數千年之史蹟，瞭然在目，張甚爲詳贍，並取前人論斷，足資考鏡者，悉爲列入，而取雲間倪蛻之滇雲歷年傳之說尤多，其已有所見，亦附按語，或論史事之得失，或糾前人

之外誤均精要可據於地理沿革古今異同之處尤特誌之足其考訂之勤袁愚後學殊非鮮淺也書中句乙添注之處不勝枚舉必為未成之稿本凡例云凡清代之事別有續紀六卷今續紀不傳殊堪惋惜也

守蒙紀畧不分卷 同治甲子刊本

清賀緒蕃撰緒蕃貴州黃平人以山西知縣效力臨淮軍營值蒙城縣員缺出即署理其事蒙城為安徽省垣鎖鑰當同治初年捻匪縱橫皖省是城為西北全局關係所繫數被兵災城市殘破戶口凋零而緒蕃到任不久捻首張落刑雖已伏誅而苗沛霖復繼之叛亂據懷遠破潁上進圍蒙城自同治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圍城至十月二十六日僧王援兵破而走圍始解圍守半載備極艱險是書即詳記半載圍守情形皆目擊之談故極翔實未附蒙城圍守圖亦可見當沛霖之圍蒙與之猖獗其勢在必得緒以防禦得法迄未得手緒蕃就民之宜晝夜措置之功殊足多者其記苗沛霖叛亂始末及守蒙事蹟因

可與飛龍勒記并傳，而補史乘之

未詳也。

達延汗十一子世系表一卷 傳鈔本

此元惠宗七世孫巴圖蒙克達延徹辰汗中興
蒙古國察哈尓傳統世系也。表以薩囊台吉之
蒙古源流為藍本，与明萬曆間宣大總督蕭大亨
所撰北庭世系表略同。達延汗係太陽汗之音
轉，取義与元初乃蠻國主稱号同。蕭大亨表作
歹顏哈。他本或書作大元、大燕、大衍、迪延、岱音
等汗。字汗有子十一人，長圖嚕博羅特，即圖嚕
拜瑚，拜琥蓋百戶之音轉，蕭表作鐵力擺戶。
次烏魯斯博羅特，名子，蕭表作五路士台吉。三
巴尓斯博羅特，号賽音阿拉克，蕭表作賽那剌，
衆其号也。四阿尓蘇博羅特，即墨尓根鴻台
吉，蕭表作我折黃台吉。五阿尓博羅特，蕭表作
阿赤賴台吉。六阿勒楚博羅特，蕭表作納力不
剌台吉。七斡齊尓博羅特，蕭表第七子係那力
不賴台吉，即倒身。八格呼博羅特台吉，蕭表第八
子係稱台吉。九格呼森扎台吉，蕭表作格列山
只台吉，但係第十一子。十鄂卜錫袞青台吉，蕭

表作五八山只台吉十一格呼圖台吉蕭五十九表作克列兔台吉但係第九子其長房傳統世次圖嚕博羅特傳博迪阿拉克汗即蕭表之不地台吉再傳達賚遜庫登汗即蕭表之打來素台吉再傳圖們扎薩克圖汗即蕭表之土蠻台吉再傳布延徹辰汗即蕭表之不彥七慶台吉蕭表至此而止有布延徹辰汗傳莽和克台吉再傳陵丹巴圖尔庫圖克圖汗本表止此此北元十四代嫡系傳統也元自惠宗北去中原國統已亡然而彼其子孫自昭宗以下至陵丹汗系統緜延世王北徼土地人民權衡自主不承認其國之亡也察哈尔最末之君为陵丹巴圖尔庫圖克圖汗陵丹名也即靈丹二字之對譯或又書作林丹巴圖尔即滿洲之巴圖魯勇也庫圖克圖即胡土克圖有福也明人書作虎墩兔以上二語皆陵丹汗稱号汗驕武佳兵侵掠諸部天聰八年為我朝所克走死黃草灘其子孫部衆舉族內附改察哈尔为牧廠國始云亡

補漢書元后本紀一卷 鉛印本

清王延釗撰延釗有春秋列女圖考已著錄此補元后本紀亦題名漢書元后本紀補成於光緒二十六年京師兵禍困守危城時卷端小引言嘗讀後漢書張衡傳衡以班書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為元后本紀衡傳又云更始即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為其將然後即真宜以更始之号建于光武之初云更始年号一條後世編年各書久已遵而行之惟元后本紀迄無繼其後者方今世道陵遲內外交訌幾於漢晉雖凝窮儒既無伯之竭執殳以前驅尚借光与頑口誅而筆伐庶使亂臣賊子曉然于名分攸關雖千百年後不能曲為之恕云結銜署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冬月下澣濟寧鏡航氏按此孝元王皇后本紀補大較取材於班氏前漢書元后本傳而加之芟節故書后為王莽之姑以明戎首世系自其祖父賀禁始事歷則述至不能禁莽攝皇帝改元稱制止

其紀年以孺子嬰立之元年丙寅起歷四年己巳實新莽始建國元年猶以漢統爲系追嬰八年二月元后崩矣既爲后紀自應絕筆乃仍繼續其至十八年癸未接淮陽王更始元年李松殺嬰始其西漢亡如是筆法至爲嚴峻延釗丁光緒庚子國變深疾朝政之非因後漢書張衡傳語循呂后明空例追補元后本紀意似揣摩時事有所指而爲之耳

庚辛之際月表一卷 鉛印本

清王延釗撰延釗有補漢書元后本紀已著錄光緒庚子辛丑二十六七兩年北方亂事實曠古未有之奇變延釗表而著之自識緣起云庚子夏拳匪肇禍喋血京師僕以末職微員忽從建白然口欲言而心見及其已有人言及之見及之矣往事追思殊呼恨恨幸賴南州羣彥謹遵朝廷各守疆土之諭與外人訂互保之約不致全局靡爛誠不幸中之大幸避兵之餘有所見聞輒走筆記之鑾輿還京後按月編次都爲一冊依太史公月表之例起庚子五月迄辛丑十一月凡二十閏月因名之曰庚辛之際月表云署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五月濟寧鏡航氏識

凡例謂是冊所記皆共見共聞之事一切捉風捕影諷語微詞槩不敢入又謂二十閱月之中要事可記者尚多因見聞甚隘不免罣漏俟有所聞再爲補編又謂是冊原爲粗記大略藉明當時情事至于詳細記載自有執史筆者在云

本表體例自光緒二十六年五月起至二十七年十一月止，具如上述。月分朝廷、各國、土匪、各營、京津、各省六格，每月記以大盡小盡及月建，並依古法，各論有各事，故皆繫月朔干支。所記事項亦頗翔實。惟北京條約十二款中遺漏昭雪被害尚書徐用儀等五臣及日本使館書記生杉山彬被戕派侍郎那桐赴日代表惋惜二事，疏忽之至。

越南世系沿革畧一卷　刊本

清徐延旭撰。延旭，山東臨清人。咸豐十年進士，以知縣用，籤分廣西，請假修墓，在籍辦理團練，以河北肅清功，賞加知州銜。同治二年到省，署容縣知縣，尋以克復容城、戡定梧州在事出力，得旨補缺後以同知用。五年，廣西巡撫張凱嵩以賢能保薦，奉旨補缺後以知府用。旋經吏部援案議駁，會潯州官軍擒巨寇姚新淐，全股殲滅，延旭偕遊擊黃才貴督軍攻破賊壘，張凱嵩上其功，命以知府用，並賞戴花翎。尋署

太平府知府，兼理龍州廳同知。值賊勢鴟張，撲犯府城，延旭擊破之，捷聞，命免補同知，以知府儘先補用，並加道銜。九年補梧州知府。光緒丙子克復越南省崖賊巢有功，賞加鹽運使銜。八年正月陞廣西布政使。九年授廣西巡撫，仍駐軍越南諒山。十年二月以邊防調度乖方，革職。所著有中越交界各隘卡畧、越南道路畧各一卷，行於世。是編成於光緒二年，首述夏商以上交趾名稱之沿革，次述周代越裳之重譯求朝，次述秦始皇發贅壻賈人畧取南越陸梁地，次

述漢初南海尉趙佗之自立、及漢武之平定南越、次述女子徵側之背叛、及伏波將軍之征討、次述東吳兩晉南朝及隋唐之經營南越、次述宋初丁部領之背叛稱制、及元世祖之討伐陳日烜、次述明初陳日煃之遣使入貢、及內附之始末、次述清初越南內亂之原因、及阮光平求降之經過、上起三代、下迄有清國王之世系、牧守之姓氏、逐一敘述、無稍遺漏、採摭繁富、而考據精核、誠可補歷代史越南傳之所未備焉、

龍飛錄一卷 咸豐元年重刊本

宋周必大撰、必大字子充、又字洪道、晚号平園老叟、廬陵人、紹興進士、孝宗時除起居郎、應詔上書、皆切時政、權給事中、歷事四朝、守正不阿、不避權倖、官至右丞相、封益國公、卒諡文忠、今有周文忠公全集行世、必大長於文史、著述極富、因身列名臣、尤為世重、宋史有傳、史稱其著書八十餘種、今存者僅二十餘種而已、此書一卷、紀南宋初宮中瑣事、朝野軼聞、皆殊重要、多他書所不載、足補史傳之闕略、全書起紹興壬午、迄隆興癸未、雖

僅一年行事、而朝章國政、社會風習、於此悉備、按必大以名臣而好學問、兼留意時事、故所紀述、皆具卓識、中如宋金外交、朝廷典制、均分條記敘、事必徵信、文必雅馴、可補史志遺文、可正僞史訛誤、洵所謂信今傳後之著也、又文忠遺書、自宋以來、流傳即鮮、歐陽氏以之重刊流布、亦嘉惠來学之盛業也、

親征錄一卷 咸豐元年刻本

宋周必大撰。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晚號平園老叟，廬陵人。紹興進士。孝宗時除起居郎，應詔上十事，皆切時弊。權給事中，繳駁不避權倖。官至右丞相，封濟國公。歷高、孝、光、寧四朝，守正不阿，時稱賢相。慶元初以少傅致仕，著書八十餘種，卒謚文忠。

按必大以名臣而學問，所著書今所見者僅周益國公文集及雜著數種而已，其記載皆極可貴。此書一卷，紀紹興三十一年金人敗盟，帝出師親征事，始辛巳十月，迄壬午六月，歷述當時內政、外交、軍事諸大端，分條紀敘，足補史傳之闕，足正野史之誤。因必大身與其役，聞見既多，紀載自確，洵第一流之直接史材也。按是役金人大舉南侵，陷江北各郡邑，時金人踞揚州，宋師守鎮江，帝之親征者，蓋欲振作士氣，保衛京畿也。旋以完顏亮為其下所弒，宋金復議和。宋史及其他志傳，皆紀載是役，惟不逮本編詳盡而真實。又書中除紀當時政軍朝野遺聞外，並間及山川風物，彼時情勢，於斯略備。而最要者，則為書中多錄其時重要文件，以資參証，洵具史識。如議和時金人致宋室通牒，及往來交涉狀況，皆先後臚列，並詳注年月。如大定元年十一月三十日金國大都督府牒國朝大宋皇帝，中述宋金兩國應罷兵修好，可考見宋金間條，為他書所無。古人所謂文獻足徵，此書有焉。

戊壬錄一卷 光緒鉛印本

清宋玉卿撰。玉卿山右人，以乙科授內閣中書，後改部曹。光緒庚辛間，拳變陡起，玉卿困居京師，目覩拳亂之始末，又以寓京日久，習於掌故舊聞，事變後以所聞見分條紀錄，因索閱者衆，纂成是篇，均述同光兩代朝野軼事，雖真偽雜陳，要亦言國史者所不廢。全書所記，自光緒戊戌政變，凡當時士大夫之言論與新舊兩派之起伏，及朝廷主旨、閭巷輿談，皆尋源竟委，究其真相。蓋因新舊兩派之爭，又以外人袒帝，致釀成仇洋滅教之庚子事變。庚子回鑾以後，國勢日蹙，外力日張，作者目擊十年間朝政之演遞、政治之得失，所述頗能扼要，且發其隱微。惟其紀義和團始末，雖原原本本詳敘京畿拳匪之黨派別由來，細考其記載，實多取之羅氏庚子國變記一書，僅稍增損，亦足見羅氏書之價值與流傳矣。按庚子一役，神京淪陷，兩宮蒙塵，實國史所僅見，尤清代所未有，故人心憤激，紀述特多，惟各雜史筆記中多鈔襲一二名著，以自成編。此書雖多取之羅氏，亦僅拳亂一篇，其他如記戊戌、談掌故，因得之見聞，自有足供參考者，是在讀者善自選擇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北京察疏略不分卷 舊鈔本

明吳應箕撰。應箕字次尾，貴池人。善古今文，意氣橫厲，為復社中堅，世稱國士。當阮大鋮削職居南京，擬聯合瑠人叔持當道，應箕與復社諸生為留都防亂公揭討之。中崇禎副榜貢，入京，甲申變後，南都不守，起兵應金聲，敗走被獲，慷慨就死。有樓山堂集、讀書止觀録等。此書不分卷目，按其內容乃紀萬歷三十九年辛亥京察事略，多録當時奏疏，首述是役京察舉國分為二党，曰西北，曰東朝，其實東林也，曰崑，曰宣，其時南也。主計者為吏部尚書孫丕揚、左侍郎王圖等，以不謹被察。孫王均陝西人，與東林講學相應。翰林湯賓尹則宣城人，其門人王紹徽後入逆党，是察頗主正道，舉小不浮。遲時王圖子淑忭為寶坻知縣，貪酷淫虐，為宣党藉口。其党秦聚奎有拚死報國疏，為東林與宣崑諸党交搆之關鍵。是編記載此役經過始末，雖多偏袒東林，亦可略見概略，惟卷末稍有缺頁，聞友人言，劉氏刊貴池先哲遺書，以此書附之別集，檢查原書未見此卷，或別本歟。考明史職官志，吏部條記內外官之京察黜陟甚詳，實肅清吏治、考核賢否之良法，而流弊所及，遂結党樹援，引用私人，以演成明末門户之爭，竟至國亡。又明季京察曾以此次党爭最為激烈，紀述評論者亦多，如周念祖撰萬曆辛亥京察記事本末，尤稱詳盡，足供參考。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懷慶守城記 故宮藏鈔本

清余福清撰記其祖炳燾守城事炳燾元名廷珍字吟香號芝田晚號仙圃浙江會稽人道光三十年官河南懷慶知府自陝西定邊同知遷也咸豐三年洪楊之亂據金陵掠淮鳳蹂歸德圍大梁不克去而西路温縣直逼懷慶炳燾與河内令裘寶鏞分督士民親登城堞固守卒使不得逞炳燾亦以禦寇功擢陝西鳳邠道後特調河南南汝光道五年遷按察使署布政使與巡撫提督議迕解職回任七年卒於官同治八年祀懷慶名宦祠是書首冠炳燾剿辦禹窑聯莊會本末任按察使時所為者也及墓銘傳記軼事等文福清記守城始自咸豐三年五月初一日戒嚴止於八月十五日解圍顛末具備其記守城辛勤固詳予言之即賊勢敵情亦略識之可以見洪楊自南而北蔓延之迹也又懷慶被圍日奉命援救之師皆守而不前福清於此憤慨不已蓋據此可知洪楊一役動亂與咸豐一朝相終始固其乘虛搗隙易收其功然當時疆臣大吏實無善策以處之苟安之不暇遂不及計議攻守此晚清政治之所以壞非無因矣

東寧紀續一卷 舊鈔本

清楊廷理撰、廷理字清和、號双梧、廣西柳州人、初名廷礼、由乾隆拔貢朝考授閩縣令、歷任福建臺灣及建寧郡守、官至廣東瓊崖道、生平居臺甚久、建樹亦多、如闢噶瑪蘭之荒地、與討平朱濆之亂、皆為世稱道、著有東瀛紀事、東遊草等書、此書一卷、多記在臺北淡水、噶瑪蘭諸處政績、其政治開闢荒野及收噶瑪蘭等地、書中記云、丁卯秋予堵緝海寇、始至噶瑪蘭、經申請收入版圖、未荷允奏、今奉旨查辦、方制憲交予籌度、又云、開彰鹿之道路、息田蔡之鬥爭、故東遊草詩有不矜權術老迂儒、天付精神續舊圖、勞勤敢云惟我獨、馳驅偏覺與人殊、云云、即指上諸事、蓋臺北噶瑪蘭之創始、實氏之力、所紀軍事、最要者為林爽文之亂、林及嚴某、創立天地會、傳布教義、土民多被煽惑、至彰化諸羅淡水鳳山諸郡邑、先後被陷、乃命大將軍福康安率師往剿、逆首伏誅、全臺始平、是書皆詳述用兵始末、及當時民氣風俗情形、足與通志與噶瑪蘭志略互相

參考、又役後廷理以臺灣府知府、護理臺灣道事、於彼時臺海疆吏中、頗稱健者、故此編雖記臺北史實、而其紀載均得之見聞、故能道其內幕真情、詢可補史志缺畧、而稱實錄也、

義和團事實一卷 舊鈔本

清黃石孫撰[redacted]述、石孫名彥鴻、福建人、光緒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庚子時正官御史、匿居京師、於庚辛間拳匪亂事之始末、北京社會之狀況、皆身親目擊、故能言之歷歷、按石孫於彼時雖未身任地方職責、然其暗中籌畫、凡保存國体與民命者甚大、此書一卷、首有自序、畧謂義和團之役、以舊攻新、以妖妄兒戲之事、為捍國禦侮之策、不已傎乎、然其事極愚、其心可哀、吾人紀述此事、固當畧其迹而求其真、而已、書中首敘拳匪傳教之派別、次述亂後之人物社會情事、尤以所記有關京師地方者最為精采、為他書所不載、如記聯軍分區管理之情形及告示、與夫[redacted]名妓賽金花、襲侯曾紀澤、與西[redacted]帥接洽之事實、如云聯軍據京師、內外城皆分段畫[redacted]界、外城分屬美[redacted]俄、西南城屬德、北城屬法、東城屬日、西城屬英、永定門內外正南屬奧比、其中以日美兩界最和平、政令亦寬、以德俄兩界最暴、頗有騷擾、[redacted]賽因隨洪學士出使時與夷酋素識、常往說之、保全者多、曾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澤襲侯居宣南爛麵胡同、屬美界、侯因常使英俄善英語、與其國頗洽、城南京官多徙居就之、深得其庇云、所述與故老傳聞者相同、惟加詳實耳、又記云、陳玉蒼尚書璧、以丁丑進士、時掌山東道監察御史、巡查中城[illegible]亂後職居宣南、時亂已平、人極思漢、予因謂之曰、君為巡城御史、何匿不出、且為籌謀、代擬告示、乃會五城御史、出貼告示、又遣人偵視、伺洋兵不在、劝陳車差役以出、由是西人漸知尚有地方官、巡視井市、後陳因是遂擢府尹云、按此事於保存國体、關係極鉅、自述其事、當屬可信、蓋本書雖紀拳亂本末、而其重要實在北京社會之沿革演變也、

思陵錄二卷 道光重刊本

宋周必大撰、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晚號平園老叟、盧陵人、紹興進士、孝宗時除起居郎、應詔上十事、皆切時弊、官至右丞相、封益國公、歷高孝光寧四朝、守正不阿、時稱賢相、卒謚文忠、必大以名臣而好學問、著書八十餘種、有周益國公全集行世、其文集雜著奏疏等、記載史實、皆極可貴、此書分上下卷、上卷起淳熙丁未八月、迄戊申二月、下卷由戊申三月至己酉二月、凡三年之事、所謂思陵者即高宗永思陵、故此書所記、皆高宗逝後之朝章國政及宋金外交、與夫建築陵墓工事、足考南宋時之內政情形、書中最重要者、除陵工外、則為宋金往還之書、如記丙子延和奏事、呈接伴金國將來弔慰、上曰將來正旦人使到闕、設素幄引見、外欲不受其禮物、庶表不敢當慶賀之意、或量受些小、何如、予奏今有司商議否、上曰令議云云、可見南宋君臣、於外交儀節、頗為重視、又卷下丁亥、云上令引金國報謝使副章鐘劉瑞仁、其回書云、頃聞

以訃想極悲傷馳遣使車往為弔祭在叔侄情當
如是於國家礼亦宜之復致函書備陳謝悃會方
羅于夏暑冀少節于哀悰云此書雖極和平典雅
而仍稱叔侄又卷下有金國制一篇閔於熙宗熙
孝成皇帝陵事雖屬金事亦閔宋史按改熙陵制
書金史失載新修金史卷八考証載思陵諸錄又
多删節不全惟此本為存其實云於此可証宋時
所脩金史今已不傳於此書猶可徵其佚文也

畿南濟變紀畧不分卷　光緒鉛印本

請劉春堂撰述春堂直隸肅寧縣人由增生與
弟春霖同舉光緒庚子辛丑恩正併科鄉試春霖
於下科會試聯捷成進士廷試第一春堂則作吏南北
以讀書著述終其身然兄弟同舉鄉試亦稱佳話此書
分題紀述均京外各地拳匪擾亂事實取紀事本末
体体例內容皆極謹嚴亦言庚子事變之佳著也按庚
辛拳亂雖以京師為最而其起事實始魯晉及京
外滄州靜海各邑後之記載者多偏重京師於變亂

諸地反●致缺略春堂自謂教讀畿南目覩拳匪往
來竄擾及洋兵來津剿平始末因以見聞所及次第
撰述文不求工事必徵實以供後來者之採擇焉考之
書中所述凡京南等處義和團之興起與剿散及妄
誕之事實騷擾之經過多有為他書所失載者與「天津
變亂紀事」「永清庚辛紀略」「平原拳匪紀事」「燕晉弭
兵記」諸書可互相參証皆記京外拳亂之信史也

武昌兵燹紀略一卷 咸豐原稿本

清無名氏撰、此書不署撰人姓名、惟卷末附論敘長文、自稱瑤琢子、書為原稿本、記咸豐二年洪楊軍由湘入鄂、攻陷武昌情形、觀其文字語氣、作者蓋身與其役、見聞既確、故能言之詳也、是記始於咸豐元年辛亥洪秀全起事粵西、至二年壬子秋、延及湖南、時總督程矞采駐湖南防堵、主鄂事者為巡撫常大淳、提督雙福、二人皆畏葸之流、十一月初三日岳州失守、十二日臨漢陽、十二月初四日武昌亦失、巡撫布按提督總兵府道各文武官均死之、此書詳紀當時情形、及洪軍入城後之建設、頗稱詳核、書中於巡撫常大淳之死、極致微詞、於按察使瑞元、知府明善之慷慨赴義、則力贊揚、於學使馮培元之降賊後死、則極力譏評、直筆可取、良以當時大淳、雙福事前漫無防備、致三鎮同罹浩劫、故雖死節、而人猶深恨之、無恕詞也、謂方寇之初入也、大淳以官舍寇必至、乃微服之百夫長楊某宅、諗楊以出避計、楊乃力勸之殉節、楊款逼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並謂同死、大淳縊未絕、楊某已先縊矣、故武昌人有諺曰、常公之名楊君成、大府曾不如老兵、云云、又書中最可注意者、如所記洪楊軍之拜上讚美、及告示語言等、皆係粵音、讀之幾不可解、亦証作者之親見親聞矣、按咸豐初太平軍起、武漢據長江上游、為軍事所必爭、洪楊軍凡前後三破武昌、一次為咸豐二年十二月、至次年正月放棄東下、即本書所紀、二次在咸豐四年六月、至八月為湘軍所奪、三次在咸豐五年二月、至次年十一月為巡撫胡林翼規復、自是武漢不復為太平軍所有矣、惟後二次皆無專書、第三次佔據時間尤久、劍川陳徵言撰武昌紀事、亦記第一次、足與此書互相發明、特較詳耳、

武昌殄逆紀略一卷 嘉慶十八年刻本

清張芑撰、芑字雪岑、安徽桐城人、由監生任湖北武昌府通判、官至工部員外郎、是書為康熙二十七年五月、芑攝武昌知府時、有督標材官夏逢龍者、糾合裁兵倡亂、陷武昌漢陽等地、巡撫柯永昇、布政使葉映榴、掌印都司宣德仁、均不屈死之、而蘄州防營又附從之、於是逆焰頗張、東南震動、芑初為賊所執、誓死不從、屢瀕於殆、乘間懷印微服逃出、首會至九江、謀恢復、嗣隨大軍進勦、每戰克捷、至七月、夏逆授首、遂告敉平、事定之後、乃將始末經過、撰為是書、然當時查昇記夏逆之變、尚有鄂渚紀事、芑後人梓書、亦將查作附綴於次、兩相比對、終不若芑書之詳、蓋身經耳聞、當有不同、惟所敘情實則無大出入、是芑雖自述、究符公論、與誇飾自表者迥乎有別矣、至亂事之起因、由於被裁兵弁、觖望不平、遂致挺而走險、其實督標中軍副將顏傅爵、與左營千總胡耀乾等、以涖官不易、意欲職等遊榮、乃始激兵變以脅官民、繼拒賊首以見功績、暗中操縱、以便私圖、夏逆椎愚、竟為所賣、乃鄂渚紀事謂傅、胡以驕蹇伏誅、而未著其挑撥之罪、得此可以補其遺也、

世本五卷 道光元年刻本

清張澍輯注、澍字伯瀹、號介侯、陝西武威人、嘉慶己未進士、散館授江西瀘溪縣知縣、官至貴州玉屏縣知縣、是書以世本一書、隋唐史志尚見著錄、至宋遂亡佚不傳、乃以搜羅所及、有引用者、輒摘錄之、凡集得作篇、居篇、氏姓篇、帝繫篇、王侯大夫譜篇、共五篇、每篇之前、雜取群書論述之語、以著篇名之義旨、援採頗稱淵富、斯制亦極精確、然後列眾諸書引之語為正文、而標出處於下、其間事有文闕者、則為補列於末、俾免湮沒、亦均言有根據、不同懸揣、復於正文後、各為案語、詳為詮釋、於原文舊說、多所是正、尤見發明、至於世本之作、劉向謂古史官明於古事者所記錄、顏之推據皇甫謐帝王世紀謂為左丘明所纂、劉知幾史通謂楚漢之際好事者所錄、劉恕通鑑外紀以為經秦漢儒者改易、孔穎達尚書正義以為經暴秦為儒者所亂、眾說甚為紛紜、澍則取劉向之說、斷為秦漢以前之書、又謂隋志所載世本王侯大夫二卷、劉向纂也、有纂之云、猶纂集之、非作之也、世本四卷宋衷纂、衷蓋注而廣之也、王侯大夫譜云、趙孝成王丹生悼襄王偃、偃生今王遷、是作者猶值趙王遷、特且司馬遷已采用、豈劉宋二人所作乎、斯則以本書之原文、正史

志之異詞，尤為有力，然非細心鉤稽，不能抵其隙也。惟諸家考輯，王侯大夫分為二篇，別有謚法，共為七目，此書為篇祇有五，稍有不同，然以澍之淵博，不應不知，或出於移慎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憶臺雜記二卷 光緒二十二年鉛印本

清史久龍撰。久龍字蓮蓀，姚江人，以乙科官遊閩海有年，因悉於臺灣情事。光緒中由候補知縣屢任臺北鹽務局及腦務局各總辦，久龍雖為地方官吏而工於詩文，通乎史志。此書即紀臺灣各地之疆域沿革與夫建置，所記始於光緒壬辰迄甲午，乃二次游臺所著。除述當時臺灣情事外，凡山川道里、物產風俗語言、設官分職諸大端，莫不記載，不啻一臺灣方志。惟全書取雜記体，雖屬追憶，然殊詳實，誠言臺事者之傑著也。書中時引臺灣地志及有關臺事諸書，足徵史氏不僅居臺久，深悉地方掌故軼聞，且博聞强記，故能窮原竟委。按言臺著述自乾嘉間楊廷理氏而後，記載極少，而自楊氏開墾後，則沿舊章，無多建樹。久龍在臺，其勳業位望雖不逮楊氏，而是書翔實重要，固足與東寧紀績、東遊草諸撰著媲美也。

應天府志三十二卷 明刻本

明程嗣功修。嗣功字汝懋，歙人，嘉靖丁未進士，歷官浙江參議，累陞廣東右布政使，進南戸部右侍郎，總督糧儲。明時應天府，即今南京，領縣八。是志蓋即官戸部時所修也。

惠來志不分卷 鈔本

明游之光撰。之光字伯謙，婺源人，萬曆辛卯領鄉薦，署江蘇宜興教諭，三試邑令。令惠來時，兼署潮陽，篆又令分水，擢知平度州。明時惠來縣屬廣東潮州府，之光在惠來時，多善政，修是志，出其獨手。

邑乘十二卷 鈔本

明王焞撰。焞字次公，繁昌人。天啓時歲貢，官金山衛教授。繁昌自東晉時即有是名，中經改革，至五代後遂確定不易。然邑志訖無人紏修，焞素留心文獻，乃摭拾遺聞，輯成是書，以備修志者之採擇。

湯溪縣志八卷 鈔本

明汪文璧修。文璧休甯人，由湯溪知縣官至霑益知州。湯溪在明屬浙江金華府。文璧是志成於萬歷三十二年甲辰，爲綱者八，爲目者五十有一，所載田畝戶口之數，歲輸征發之條，於錄爲最詳。湯溪故有宋志，至文璧時已有百三十年未修，且舊志庶事草創，据摭多遺，所謂猶之乎弗志也。文璧開局年餘，成爲是志，其事核，其辭文，其指歸切而有要，爲當時所稱道。志首有洪啓睿序及文璧自序。

續處州府志八卷 鈔本

明許國忠修。國忠宣城人，由處州同知擢處州府知府。處州為古侯國，漢唐以來沿革靡常，或隷會稽，或隷臨海，明時屬浙江，領縣十。國忠是志繼熊志而作，成於萬歷三十一年（熊志成於萬歷七年）。次序悉依前志，次含紀不載衛所營建、官師表不載武職、死難之臣，國忠並補之。又前守任可容修建之儒學外庠題名碑、擣秀樓及國忠自建之向日軒、環翠樓，既書其事，復具載當日之記序及詩，蓋國忠亦酷嗜風雅者也。志首有郡人葉志淑序及國忠自序。

成安縣志不分卷 官刻本

清王公楷修。公楷字木重，錦州人，順治辛丑進士，知成安縣。成安清時屬直隸廣平府。公楷因成安縣舊志龐雜舛譌，不足傳信而垂遠，乃禮聘李廉、張樁主其事，學博要胤昌任采輯，而邑之人士皆與於摭拾之役，公楷亦時加指示，代為讎校，凡八易晦朔而後卒業。疆域山川為一書，城郭壇祠為一書，戶口錢穀為一書，典制風俗為一書，官師人物為一書，嘉言懿行為一書，綱凡十二，而條目分附之。彰往詔來，大公無我，誠如公楷所稱一邑之全書，堪供國史之弋蒐者矣。

巖鎮志草四集 家刻本

清佘華瑞撰、華瑞字朏生、號程齋、歙人、雍正十三年詔舉博學鴻辭、辭不赴、後以選授桐城訓導、是書分元亨利貞四集、共十餘門、前有志草發凡、又有程佶序及華瑞自序各一篇、華瑞自言慕其鄉曹白僧之所為、搜輯二十餘年、乃能成書、凡鎮之所可稽者莫不畢載、而于賢良節孝垂為典則者、獨加詳慎、巖寺為歙西大鎮、華瑞以當地之人役志紀實、不參臆見、既已編次、復經程佶校閱、然後壽世、故雖小紀、竟成鉅觀、佶字自閑、華瑞姻友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蒙化府志六卷 官刻本

清蔣旭撰、旭字闇菴、蘄人、康熙時官雲南蒙化掌印同知、是志即其剌蒙時所輯也、按蒙化為唐時之蒙舍詔、元為州、明為府、清為直隸廳、今為縣、旭是志蓋猶沿明舊稱也、明嘉靖間別駕趙維垣始創蒙志、至旭時已百餘年、兵燹頻仍、業經殘闕、旭是志繼維垣之後、手自操觚、數易稿始成、分地理、建設、賦役、秩官、人物、藝文六大綱、緯以四十有二目、蒐羅淹博、綜核精詳、至天文地輿、惟繪二圖該之、列諸篇首、不事穿鑿、不近勦襲、亦為有見、前有旭自序及總督王繼文、巡撫石文晟、布政使劉櫰、永昌道李興祖序各一篇、

續耀州志不分卷 官刻本

清汪灝撰。灝字從沚，旌德人。援例知耀州，有治績。歷攝鄜州、綏德、同官、藍田等處，皆在陝西。耀州明清皆屬陝西西安府。是志分九門，後綴拾遺一卷。乾隆二十七年六月所成。灝有自序。

嵊縣志十四卷 官刻本

清李式圃修。式圃字果亭，合肥人。道光時知嵊縣。清時嵊縣屬浙江紹興府，本漢剡縣也。是志共四十門，以儒林賅道學，以經籍別藝文，以封誥歸仕籍，武職附之，例嚴矣。而崇學校，標殊勳，編詩文，彰苦節，抑又備矣。其他山川、文派、形勝、扼要、戶口、田畝、忠孝、隱逸諸門，無不折衷至當，博而要，覈而詳，殊非舊志所及。書成於道光八年，前有李可瓊、清紹台道馮清聘知紹興府事兩序及式圃自序。

重修郟縣志十二卷 官刻本

清姜箎撰。箎字曉山，皖江人。咸豐時知郟縣。清時郟屬河南汝州。箎以咸豐乙卯任郟事，適值捻匪不靖。箎督鄉團相機剿捕，逾兩載而匪平。戊午九月，遂開局修志，次年四月成書。分沿革、職官、輿地、建置、政典、祀典、學校、選舉、人物、雜志、藝文十一門，又附錄一卷。與於編輯者有李康、郭瞻亭，而學博葛靜山、劉泰甫亦多所考證。前有瑛棨、李鴻藻、程廷鏡（洧溪人）等序及箎自序。箎之為此，意謂以郟之忠臣誼士、孝子順孫勸郟之人，信而有徵，觀感易入，有不油然生其親上死長之心者，豈人情乎。夫而後戰則可克，守則必固，於有備無患之計，誠為要務歟。是則箎固非徒為偃武修文之計也。

建昌府志三十二卷 官刻本

清邵子彝修。子彝，皖南人，翰林院檢討，官江西建昌府知府。建昌在清時屬縣五：南城（府治在此）、新城（今黎川）、南豐、廣昌、瀘溪（今資溪）。是志係子彝奉大府命設局纂修，禮聘會太史之友陳觀察子崧襄助其事，悉心裁度，於人物之去取，無遺無濫。他若沿革、建置、分野、輿圖，與夫川原之變遷、物產之豐耗，則仍其舊聞，參以新訂。同治十一年書成，子彝乃為序冠其端。

皖志識略二卷 抄本

清陳澹然撰。澹然見前。是書以皖志創始於道光，續修於同治、光緒間，顧二書皆沿江南通志之例，擬分十志。陳陳相因，等於簿記，以流遯謏膚闒茸六字抉其癥結所在，欲變更其體例，以一曰略，二曰傳，三曰考，四曰圖，五曰典，六曰表，約為三編。先以略、傳為首編，次考、圖為中編，終典、表為下編，分之各自為書，合之可成全志。文必求其雅馴，使人讀之有餘味。至事實之或繁或俗，而不能删節者，則仿通鑑輯覽法，納於分注，令大小字一氣貫通，則文簡而事備矣。是書若成，則體例一新，可期完善。惜未成編，澹然已歸道山，循復斯言，為之感愴不已。

雄縣志四十卷 官刻本

清姚文燮撰。文燮字經三，號羮湖，桐城人。順治十六年進士，由建寧推官官雄縣知縣，最後署阿迷州。雄縣在後周時為州，明降縣，清屬直隸保定府。文燮以名進士出宰是邑，簿書之暇，多方搜輯，手成是志。循舊志者十之四，芟其繁雜而不倫於今制者又四之。辛康熙十年成書，授之剞劂。前有胡簡敬、董秉忠、丁思孔諸序及文燮自序。

象山縣志十二卷 官刻本

清汪大潤跋行、大潤字存菴、新安人、官象山知縣、唐武后神龍間、始析鄞之東南境、置象山縣、明清皆屬浙江甯波府、是志成於康熙二十二年、（今有道光壬午刊本）先是縣有吳學周舊志十四卷、李令郁得之於燹餘後、又得馬騉與周光春所修未刻稿四卷、郁乃損益而補輯之、聊以成書、及大潤蒞任、乃為跋以行之、時康熙癸亥也、（即二十二年）前有萬歷戊申吳學周舊序、康熙壬戌王垓序、李郁亦有後序一篇、

重修肅州新志二十卷 官刻本

清黃文煒修、文煒字飛赤、歙人、拔貢、官至臬司、肅州本漢酒泉郡、晉時西涼都此、隋置肅州、清時為甘肅省直隸州、今為酒泉縣、領縣一、高臺、今之金塔、（清駐王子莊州同）毛目、（清駐縣丞）亦其所屬、文煒修肅志時、正官分巡肅州道、署安西兵備道、距舊志付梓已百二十年、文煒鉛槧數月、粗爾成編、如訂正酒泉太守竺會之為竺曾、張奐之為淵泉人、而非酒泉、大禹治水合黎不當疑龍門積石之不在此、慧達為沮渠蒙遜僧、非明初人、又如考證哈密之為唐伊吾、伊吾郡士曹番之為交河北庭二郡、巴里坤為伊吾縣之北境、蒲類天山之東境、皆其勝於舊志者、志成捐俸數百金而授之梓、亦屬難能可貴、卷首有乾隆二年文煒自序、

滎經縣志二十一卷 官刻本

清勞世沅修。世沅字湘南，懷甯人。雍正元年舉人。官滎經等縣知縣。是志為世沅乾隆十年在滎經時所成。按滎經縣北有長漬河，南有周公水。長漬河即滎水，周公水即經水，二水既合，縣遂由是而得名。置治始於唐。清時屬四川雅州府。環居而雜處者，皆蠻夷也，漢民之介其中，不過什之一耳。明崇禎間，張維斗叔為縣志，世沅因之，存疑補闕，間參已見，列為九帙。世沅既去，由後任殷廷瓚付梓，前有石杰、勞世沅、楊華鮑、成龍、殷廷瓚諸序，并附有世沅之蠶桑說（六條）及勸戒條約。（勸十四則，戒條十四則）

內江縣志十六卷 官刻本

清張元澧修。元澧字雪蕉，桐城人。官內江知縣。內江本北周所置中江縣，隋改名。故城在今四川內江縣西二里，尋徙今治。清屬四川資州。元澧是志，成於道光七年，主其事者為王退齋等。志目三十二，每志冠以小引。有姜錫嘏、王者瑞、張揩、徐豊及元澧等序。揩字笏齋，宛平人。豊字芑東，楫山人。皆前知內江縣修志者也。

珙縣志十五卷 官刻本

清姚廷章修。廷章，桐城人，官珙縣知縣。珙本古西南夷服地，秦滅開明氏，僰人居此，號曰僰國，後為夜郎王所覆屬。漢武帝使唐蒙略通僰道，取夜郎，置南廣縣於此，屬犍為郡。蜀漢後帝又於此置南廣郡，以南廣縣為首邑，晉及六朝皆因之。隋改南廣為協州，唐改為鞏州，又改因忠郡、扶德州，宋僅為羈縻鞏州，元末明玉珍改為珙州，明洪武四年改為珙縣，而珙之上下羅計落亥青山等處仍設土官，萬曆元年平都掌蠻，改設流官，此地始皆屬中土，明清皆屬四川叙州府。廷章是志成於同治七年，自謂多仍曹王兩舊志。蓋珙志有所謂丙寅志（修於康熙二十五年）及己丑志（修於康熙四十八年）附於府志，書僅數頁（丙寅志廷章纂）。後乾隆癸未曹受一又裒輯一帙，是為曹志。逾數年至辛卯，王聿脩復編采軼蹟，折衷曹之遺意，纂珙志十五卷，訂為八本，是為王志。廷章本是二志，與邑紳鄧杏樹舊志纂修，閱一載而志成，為卷十有五，為目六十有八。諸志多不志農桑，此志農桑重民事也。志前廷章自序及李

永祺、王聿修、曹受一、何源濬、邵廷章各舊序，王聿修、李元舊跋皆在焉。

鄱陽縣志三十卷　官刻本

清徵志培修、志培定遠人、官鄱陽縣知縣、按漢之鄱陽國、吳徙置今治、明清皆為江西饒州府治、志培是志係請邑進士王蓉鄉、名廷鑑李康陳穆堂董其事、而以諸李康明經茂才十三人任分修校馬、志培亦以聽政之暇、間為披閱、自同治庚午五月杪開局、至十月而稿成、按鄱邑有志、肇於宋嘉定、續於元至正、明清兩朝、又迭有增修、至是更為完備、卷首有同治十年志培自序及王廷鑑駢文一序、

石門縣志十二卷　官刻本

清余麗元修、麗元字介石、婺源人、由知石門縣事、官至補用道、清時浙江石門縣、本明崇德縣、屬嘉興府、與湖南之澧州屬之石門同名、今仍改為崇德縣、邑志之修、以宋淳祐辛亥邑令會稽黃元直之語溪志為最先、明世洪朱陳靳凡經四修、其書皆不傳、及清又有鄺世培康熙十三年耿維祐道光元年所修之二志、為麗元所憑藉、耿志又詳於鄺志、故取資為最多、石門自五代晉高祖天福三年始置縣、至麗元成志時、已越千年、光緒五年踵事增華、開局二載成、綱十有一、目六十有四、條分縷析、燦若列眉、惟志後有詩存一集、計選六十餘家、因刊資未充、尚須待梓、志前有嘉興府知府善化許瑤光序、及麗元自序、

增修甘泉縣志四十卷　官刊本

清徐成敟等修。成敟字賓菴，宿松人。同治時拔貢，官甘泉知縣，捐升江蘇試用道。（前志成敟作孚敟）甘泉以城西山甘泉名，蓋以泉名山，即以山名為縣。清時與江都縣同附郭於江蘇揚州府。本江都縣北境，分設於雍正壬子。邑之志書，創於乾隆癸亥，續於嘉慶庚午。成敟光緒三年蒞任，又毅然有續修之舉，加委提調，遴集縉紳，不開局，不支薪，鈔胥委之書吏，采訪託之薦紳，收掌歸之提調，校對屬之幕賓，纂修之事，則成敟自任。惜書甫脫稿，成敟即歸道山。及光緒六年，桂正華知甘泉縣，復為詳其體例，汰其荒蕪，捐俸付梓，以行。七年六月開工，十二月告成。有董恂、卞寶第、洪汝奎、徐成敟、桂正華諸序。惟此志題督修洪汝奎、程義洛，總輯徐成敟、桂正華。觀洪序所言，似非事實。正華，石埭人。

歷代正閏考十二卷　舊鈔本　　劉思生

明沈德符撰。德符別有秦璽始末、飛鳧語略、敝帚軒賸語、顧曲雜言，均已著錄入四庫，分載政書、雜家、小說、詞曲類。事蹟並已詳前。又有野獲編、清權堂集，及是書，皆為四庫未錄者。是書紀歷代正閏，分十二卷：卷一三皇五帝唐虞夏商，卷二周，卷三戰國秦楚，卷四西漢東漢蜀漢魏吳，卷五西晉，卷六東晉南朝，卷七北朝，卷八隋，卷九卷十唐五代，卷十一宋遼金，卷十二元，各附以僭偽諸寇，簡要詳明，朗若列眉，洵史本也。

附係傳記參考材料

四庫提要

楚漢餘談 一卷 舊鈔本 劉思生

明高岱撰。岱別有鴻猷錄，已著錄四庫入紀事本末類。事蹟並已詳前，此則更詳之著述也。是書目錄爲陳平以策干羽、公孫伯强諫范增、蒯史論保關中、項伯諫羽殺沛公、蕭何薦韓信、牢父諫漢王、隨何使九江、韓信請爲假王、任卯生諫韓信、謁者諫僞遊雲夢，凡十篇。前有祁曦翁引云，楚漢餘談一卷，京山高岱著，仿國策而文氣簡勁則不肖，亦于鱗秦使對白起云類也。高長史著作之佳者，鴻猷錄以外，亦枝葉鱗瓜耳。踣從渼生雲本錄出者。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本書

校補海國紀聞 家刻本 績乙

清俞正燮撰。正燮字理初，黟人，道光元年舉人。是書詳記海外通商諸國情形，皆係得諸傳聞。是時中外初通，正燮以爲殊方遐國，人所必忽，遂成是書，亦瀛寰志略之流也。

庚子中外戰紀二卷 刻本　　續L

清程瞻洛譯述。瞻洛字嗣伊，號筱菴，桐城人，光緒諸生。是書原為法國武弁佛甫愛加來施米農合撰，詳載庚子中外戰事，與華人所着拳匪紀事一書拉雜湊合者不同。瞻洛於光緒壬寅供職江南製造局，乃取是編與鍾雖、劉翹翰共同譯述，成二卷，凡分六章：一紀俄人在滿洲之舉動，二紀俄人備戰爭之機謀，三紀俄人臨戰時之佈置，四紀聯軍在直隸之征進，五紀聯軍援使署之源流，六紀聯軍進攻保定之運籌。

明異典述五卷 明刊本　　劉思生

明王世貞撰。世貞別有史乘考誤、弇山堂別集、嘉靖以來首輔傳、畫苑、書苑、弇州山水題跋、異物彙苑、彙苑詳註、觚不觚錄、世說新語補、讀書後、弇州山人四部稿、鳳洲筆記、弇州稿選、尺牘清裁、全唐詩說等，均已著錄四庫入各類，事蹟並已詳前。此則紀明世之異典也。首有自序，略謂：夫異典者何？以非常典也。當高帝時取天下於元，勢不得不有所更革，開創於始，庶事草創，往往進止一時之念而遂為制，雖異非異

也。自是而後，始稍稍為制束矣。然或不無一時之好而有所登進，或不考於絜令之舊而有所牴忤，或言路啟於新進而不暇詳，或曹局迫於奉行而不暇執，施之者為常而得之者為異也。余故志而編之，凡五卷，聊以備稗官一采耳。據書所云，可知其書。書縫版心下有世經堂刊四字，蓋王氏家刻也。

附錄傳記參考材料

明史

靖康紀聞一卷附拾遺一卷 四古堂鈔本 劉思生

宋丁特起撰。特起別有孤臣泣血錄，已著錄。四庫入雜史類，此則靖康紀聞，蓋補孤臣泣血錄之未備者。書前有宋孤臣丁特起泣血謹書序，後有拾遺一卷，不署撰人。案文獻通考載靖康拾遺錄一卷，何烈撰，又名靖康小史，又名草史，疑即是書。並紀聞所載全與泣血錄相同，大約輾轉鈔傳，或更名為靖康蒙塵錄，名雖三而實則一也。黃蕘圃靖康孤臣泣血錄題跋云：明刻是錄，因是葉石林君孫慶增兩家藏本，故收之。歲辛酉得郡中青芝堂所儲鈔本，遂手校一過於刻上，覺勝此遠甚。今以此鈔本與萬曆王刻本對看，覺語句條貫，格式整齊，勝刻者數倍，想即與青芝本同出一源也。版心有四古堂三字。四古者，乃吳石倉名允嘉之書室。卷首署校字的係石倉手筆，可珍也。石倉名允嘉，字志上，錢塘人，富於藏書，嘗輯武林耆舊集、甄錄逸傳。

附錄 傳記參考材料 杭州府志

三國志注補六十五卷 廣雅書局刻本

清趙一清撰。一清有水經注釋，四庫總目已著錄。是書以裴松之三國志注雖信溢原書，事已加詳，特脫略仍多，未能完密，而寫刊之際，尤滋疑誤，乃重事勘校，正其錯訛，而於注之欠明晰者，更博采群書，補闕漏，是以增益獨多，遂以注補名之。蓋觀所注，於陳書裴注所不詳者，均逐句標舉，附綴釋語，誤則正之，略則增之。考訂既務豪取，亦審與漢紀相參者有間。如事涉漢晉兩朝，即據後漢書、晉書所載以詳之。注所引九書，並取隋書經籍志著錄者以明之。至山川郡邑，最關史蹟，則援水經注及讀史方輿紀要諸書詳為解釋。一清嫻於地理學，故詮注尚少遺失，尤為全書之精華也。惟摘摭史文，累牘連篇，頗嫌未加剪裁。又好記災異，於魏紀之書月者，率有所記，於晉書、宋書外，兼採及述異記等誌怪之書，不失之於濫；至記曹操七十二疑塚與孫權壽好珍物，皆小說家言，採錄甚多，史家所譏。然大體該洽，有裨於史，縱有小失，不足為病也。其稿原未鐫梓，舊藏錢塘丁氏八千卷樓，廣雅書假而鋟刻，始問於世。特廣雅叢書又經見遺未收，所以流傳甚希。近時北京大學就之影印，其傳遂廣矣。

日本志略韻言 紫江朱氏藏稿本

清傅鍾濤撰。鍾濤字筑仙，貴陽人。鍾濤以黃公度日本國志一書詳博精該，允稱佳構，惟卷帙浩繁，非初學所能誦讀，遂就其書撮要鉤玄，編為韻語一卷，都二千餘言，不唯披精挈要，於日本數千年史實敘簡而意賅，抑且推闡日本立國精神，娓娓淵淵，又可以資治，不僅為童課用也。其書無刻本，僅有手稿，首有小記，韻語下間有注釋，亦沿黃氏之舊也。

西洋雜誌八卷 清光緒庚子黎氏家刻本

清黎庶昌撰。庶昌字蒓齋，遵義人，廩貢生。同治間上萬言書，以縣令發兩江，官至川東道，兩使日本。是書皆摘錄出使大臣日記，分門別類，條貫整齊。卷一載各使呈遞國書情形；卷二載出使酬應並各國習俗；卷三載各國政軍設施並教育慈善之措畫；卷四載各國實業狀況；卷五載各國名勝古蹟並娛樂；卷六載各國幣制；卷七載各國游記；卷八載庶昌書牘札，皆關於洋務者。又附錄赴俄返新疆之路程考略。前七卷雖采摭舊說，而隸事分類頗有助於考索洋務；至卷八則前者為庶昌之碩畫，後者為庶昌精心絕詣所成，以貽國人，俾有事於西北者參考之資，皆無空談。去今雖遠，且情境迥別，然要有精義存焉，可為借鑑，因著錄之。

北遊紀略不分卷 鈔本

清黃良棟撰、良棟字晉僊、桐城人、少困諸生、遊太學、乾隆十七年、御試得官、令赤城、署龍門、調武清、護府篆、為中朝于敏中所知、而方觀承總督直隸、尤重其能、按以太學入選用知縣故事、無有自良棟始、蓋異數也、是編為其罷官後所追紀、辭質事覈、舉所為進退顯晦之迹、一委於不可知之命、無幾微慍憾關於心、殆古之所謂知道者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伯山日記一卷 鈔本

清姚東之撰、是書乃東之蒞揭陽任之日記也、自道光十二年壬辰十二月二十三日起、至十三年癸巳二月十四日止、除例紀各事外、凡政治風俗及地理沿革亦略有所載、最重要者、則為所錄各種書疏稟檄條議論文、以其皆鍼對揭陽利弊、娓娓而談、頗資後來之則效、是以此區區日記、竟可作政書觀矣、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譯史綱目十六卷 光緒辛丑刻本

清王勳撰勳字仲畝貴陽人勅授文林郎揀選知縣後任雲南算學館掌教是書仿朱子綱目義例摭錄外國紀事使隸於中國干支列綱繫目於各國善政既書之以為法其不足為訓者亦書以示戒意在取其所長揭其所短並以朱子綱目體例不足以限外國史事乃自為新例凡十四章五十四條義法謹嚴不苟又儼然春秋筆誅之義清季以還外史風行雖多可采然或傳而寡要或質而近俚欲求至衷至當蓋不多覯是編之出國風會使然而弋獵舊聞垂為治法則是編未可遽廢也

楚邊圖說一卷 鈔本

明吳國仕撰國仕字季升號長谷歙人萬曆甲辰進士授刑部主事擢守嘉興晉湖廣江防兵備參政川東數轉至福建左布政遷南太常卿晉戶部侍郎是書即官兵備時所著也國仕備兵辰沅值苗酋龍滔叛殺官吏國仕築邊牆一百一十里建哨堡一十有七砲樓三十有三增戍兵九百餘人清查屯糧及屬支賸充歲餉不煩加派兵食以足龍滔卒就縛爰著圖說以明其形勢及其備禦之方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滇南雜錄一卷 鈔本

明程旦昰字孟明、歙人、正德癸酉舉人、嘉靖癸未進士、授戶部主事、後備兵雲南、進按察使、擢浙江右布政、是書乃在雲南時所著、時有土官楊訓陶炳與久不決、旦分別是非、明罰勅法、鞫不移晷、夷人駭服、又有征安南之役、旦陳便宜十事、洞中要領、錄中皆備一言及、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官制沿革表四卷 家刻本

清馬徵慶撰、是書分為四卷、首卷為黃帝唐虞三代兩漢三國之官制、次卷為兩晉之官制、而南之宋齊梁陳北之魏齊周以及一統之隋唐咸入焉、三卷為宋元之官制、末卷則為明清之官制、上自宰執、下逮庶僚、間或遺漏、旁行斜上、眉目一清、信為治史之要書、惟五季十國遼金二代記載闕如、豈亦有所未逮乎、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前漢紀校釋三卷後漢紀校釋三卷　南菁小記本

清鈕永建撰、永建[illegible]江蘇上海人、此書為光緒十八年永建肄業南菁書院時之課程、所校荀悅漢紀、及袁宏後漢紀、各得三卷、分上中下三編、案文獻通考載漢紀李燾跋、謂自天聖中、已無善本、又四庫總目稱、明黃姬水所刊、亦間有外訛、康熙中平湖蔣國祥蔣國祚、與後紀合刻、附兩漢紀字句異同考、今用以參校舊本、稍稱完善焉、是則推崇蔣本、皆為校勘、然其書猶滋譌脫、後來番禺陳璞復合諸本而校之、益臻詳密、刊於廣東學海堂、永建取陳本再事校勘、糾發謬滯、補所未備、閱時七月、草稿六卷、即為斯編、檢其書、取史記及兩漢書為據、逐年考覈異同、不徒為文字之糾正、且於史事亦多抉發、其誤記之大者、如後紀沖帝元嘉元年、則據范書順沖質紀及東觀記為證、謂沖帝即位、改元永嘉、不曰元嘉、特為改正之、又脫文過長者、復取太平御覽等書所引以補之、因其力博心細、所以是正頗多、甚有功於讀史學、雖偶及瑣細、無關宏旨、然一字之疑、不肯輕放、校讐之學、固當如是、不能以此議之也、

播變紀略一卷　光緒甲午四川刻本

清碧山野史撰、此書不著撰人姓氏、作者欽跋、亦未署名、卷內署碧山野史編年、書中記咸同間貴州遵義土匪髮匪起事本末、取編年体故云、首列小序、略謂遵義三代以上為鬻國、漢為犍為郡、唐以為播州、宋更遵義軍、明萬曆間始設流官、初隸川省、國朝雍正五年、乃割隸黔、自康熙二十年逆藩平、至道光三十年、凡百六十載、皆太平盛世、咸豐初變乱復起、最著者如土匪苗匪及太平軍石達開所部之髮逆、泰極否生、至是而極、不有人稾筆於紅燐白骨間、後之史官、何所資為掌故、爰取耳聞目覩者、筆於篇、闕所不知、以待鄉人士之參補、或亦異日采訪者之一助也云云、足見其著述原起、全編始於咸豐元年、洪秀全反、徽郡兵五百人、迄同治五年乱平、凡髮賊之竄擾、苗匪之興起、土寇之竊發、與夫官軍之攻守、地方之情況、莫不按月紀述、詳其原委、蓋以時地為綱、人事為緯、簡而扼要、事必徵實、誠遵義一郡之信史也、按清咸

同間各地變乱鋒起、士大夫之紀載著述、多詳於東南、而忽於西北、其與洪楊同時之滇南回乱、貴州苗匪、世多不詳、而杜文秀且稱號建制、與洪楊同、貴州亦苗匪土寇、發於前、洪楊髮軍継於後、在當時皆稱大乱、然則是書、雖記一郡兵事、其關係源流、固極重要之史志、豈僅足資掌故而已哉、

通鑑紀事本末前編十二卷 明刊本

明沈朝陽撰、朝陽字宗明、江寧人、天啟間貢生、官池州府学教授、工詩文、知記載、於明季頗負文名、此書首頁署張天如鑒定、沈朝陽纂編、焦竑校正、猶存明代格式、前有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烏程唐世濟、督河督水仁和李之藻二序、及朝陽自題辞、書凡十二卷、由上古至春秋列國、分題紀述、取本末体、故称前編、自序略云自建安袁氏取通鑑所載、分事紀之、名通鑑紀事本末、前乎威烈、後乎五代、固未之備也、曩歲高安陳司

勲氏、因北海馮宗伯所編宋史紀事本末就之、書仿袁氏例而續成之、朝陽亦出家藏手稿、預參閱焉、惟前編尚闕、私心嚮之、因覩自威烈而上至於唐堯、有蘭谿金仁山氏通鑑前編、又溯唐堯而上至於盤古有四明陳子桱氏通鑑外紀、二公皆勝國大儒、所紀有足述者、於是取而編次之、仍檢左國史記補其缺、庶上下數千年之事臚列條分、俾学得覩其全焉、云云、可見此書撰述之旨、按沈氏以青箱世学、玄草宿儒、以通鑑本末独缺周威烈王以前、及五代而後、猶未纂輯、乃取金履祥之前

編陳桱氏之外紀益以經傳所散見者薈萃成之其筆削損益皆極精核凡諸荒經及外家所剿說者均黜不錄故此書雖本之前人之遺而自成家言所謂良史之業典誥之緒五代而下資其閎博洪荒以上採其雅馴亦竹書簡家之足以傳信而薦紳所不廢也後學所取資也又沈氏尚有閑里書四庫錄入傳記存目余近又見有皇明嘉隆兩朝聞見紀十二卷亦朝陽撰不見於諸家著錄著或係禁書然流傳之鮮亦難得而可貴也

孝慈錄一卷 明刻本又鈔本

明洪武七年太祖高皇帝敕翰林院學士宋濂等撰保定巡撫張鹵校呈皇明制書之一種卷前有御製序略謂洪武七年秋九月貴妃薨詔翰林定議服制云父在為母服期年庶母無服朕思之再三以為迂儒俗士不識時務母之期服不近人情夫父母恩一也父服三年父在為母則期年低昂太甚于是立為定制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為庶母皆齊衰杖期使內外有所遵守云署洪武七年十一月一日以下列舉古人為母喪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願服期年大功等服者僅十四人次列斬衰三年及衣冠絰屨等制度圖說次敘服一子為父母二庶子為所生父母三子為繼母四子為慈母五子為養母六母在室為父母七女嫁反在室為父母八嫡孫為祖父母承重及曾祖父母承重九為人後者為所後父母十為人後者為所後祖父母承重十一夫為人後妻從服十二婦為舅姑十三庶子之妻為夫之所生母十四妻妾為夫等制齊衰以下至緦

麻各制度圖說皆從略。考明太祖貴妃孫氏薨，無子，帝命吳王橚（後改封周王）主喪，持慈母服斬衰三年，太子標及諸王棣等皆齊衰杖期。太子奏曰：「禮惟士為庶母服緦麻，大夫以上則無服。陛下貴為天子，臣忝居嫡長，而為庶母服期，非所以敬宗廟、重繼體，不敢奉詔。」帝大怒，羣臣震讋，不知所出。正字杜彥良言太子當緣君父之情，不可執小禮以虧大孝，太子乃服以拜謝，帝怒始解。清純皇帝以孝慈錄所定服制輕重頗允，及制書甫頒，太子輒敢狃私意而違父皇之旨，且恃屬居嫡長，泥舊說以相爭，孝道已虧，尚何足與言禮乎。見通鑑輯覽注及御批。

濟美錄九卷 明刻清印本

明陳杲編。杲吳縣人。是編乃杲輯其先世鎰、僎二人誥敕、奏議、詩文、贈序等，以顯揚其親者。按陳鎰舉永樂壬辰進士，擢監察御史，歷湖廣、山東、浙江按察副使，陞右副都御史，鎮守陝西，兼督寧夏、延綏等處邊備，陞右都御史，入掌院事，轉左都御史。其子僎，字汝翼，舉進士，由南京河南道御史陞四川按察使僉事。是編誥命凡二十九通，即鎰宦歷所授及推恩褒封三代考妣及妻室者。勅命凡八十一通，皆鎰鎮守陝西時所授者。奏議二十七通，類多計劃陝西邊務者。詩則五言、六言、七言律絕均有之，共凡四百六十餘首。文七篇，則贈序，則為鎰致仕後胡濙、陳循等所贈者。文七篇、詩十首、壽詩十七首、諭祭文、行狀、碑碣、挽詩等共九十餘篇，末為崇祀鄉賢公呈。其第八卷，為僎之誥命、贈序、行狀、誄詞、輓詩等。第九卷則陳天錫重刻時所添陳燁奏疏及誥命等。鄭洛序有云：「僖敏公位至宮保，歷官四十年，建事五朝，自宣宗十年為西帥，迄英宗十四年，朝廷倚以為重，西垂畏而懷之者二十餘載，歷敭中外，為時碩臣。汝翼公從子也，踵武于公，勤國事以死，父子握憲，鼎貴

已極手足編讀之凡先朝誥敕暨公父子奏議詩文碑碣哀誄俱在云云其各類後景均有識語敘編輯始末此本為康熙三十五年十世孫鳴烈重訂者按原印舊集修輯釐整而印行者書首有鄭洛胡纘宗等人序及沈淡後序云

武功紀略一卷 同治刊本

清林肇元撰肇元字貞伯廣西賀縣人咸豐間以廩生從軍轉戰鄂陝蜀黔諸省蕭清洪楊巨酋石達開餘党又平貴州苗教各匪由方伯官至貴州巡撫清史列傳有傳此書專紀湘軍劉嶽昭事於洪楊苗匪各事蹟頗多遺聞前有肇元李端棻梁肇煌彭瑞毓黎敬培諸人序本書取編年傳記体始咸豐五年迄同治五年凡當時西南軍事於此可見其概略按道咸間洪楊乱起天下軍興湘軍崛起田間蕩平大難其將帥多由行伍位至節鉞其中亦僅多才智之士然世所習知者如胡曾左李（續賓續宜）與羅（澤南）楊（岳斌）彭（玉麟）蕭（孚泗）諸人劉氏則鮮有識者劉嶽昭字藎臣湘鄉人以軍功官至兵部尚書雲貴総督雖係咸同湘軍名將而名弗顯大致其人從事西南與曾左無多關係考其生平行事實関西南大局於是編即可見故此篇所記凡正史所不傳賴是書以詳之劉氏之不能自達者賴林氏以張之固不僅劉氏之

功臣、亦西南史實之參攷資料也、

患難一家言三卷 光緒戊子刻本

清胡恩燮撰、恩燮字煦齋、江寧人、諸生、世居金陵咸豐初洪楊陷省城、改建天京、胡氏全家被擄、旋逃出投江南大營自効、並與江寧廩生張炳元、吳蔚堂諸人密謀内應、引清軍入城、時欽差大臣向榮數遣人偕恩燮入城中探虛實、迨内應謀洩、炳元、磔死、氏在外得免、乃由幕僚得軍功、此後即奔走蘇常各地、爲諸侯上賓、東南恢復、氏策畫之力居多、事平後任利國鉄礦總辦、官至太守、此書即紀被難始末、與其同邑李圭所撰思痛記、大致相同、惟事實各異耳、書分上中下三卷、始於咸豐初元洪楊起事、至光緒中開礦止、前有盧崟諸人序、其中最精采而有裨史乘者、則爲所述避寇日記及居賊中情形、尤以内應一事、記載雖多、均不逮此篇之詳、其原委明其真相、因恩燮即當時三首領之一、身予其役、因感之深、故能言之切也、他如記洪軍各館之名目、與上海劉麗川之響應、皆較他書詳盡、足稱當時實錄、洵記傳中最有價值者也、

西征紀略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殷化行撰。化行字熙如，陝西咸陽人。年二十中武科鄉試。康熙八年成進士，會吳三桂反，滇黔皆陷，化行以軍功官副將，駐漢中。癸酉調寧夏總兵，後從征西北，屢官至參贊大臣、廣東提督。四十九年卒。國史有傳。化行雖武科，而深通兵略，所至有功，上頗重之，如以漢總兵俾與議政之列，實稱異數。生平功績多在甘陝，此書記康熙三十四年乙亥，上親征厄魯特，從[illegible]軍情事，按時紀述，凡蒙疆之山川道里、地方情狀，以及親征方略，皆極重要可考，見當時用兵始末，止於三十七年戊寅。書中最要者，如回疆之風土民物，及化行所製子母礮，於清初史事，裨益良多，考聖祖親[illegible]征寧夏，為清初大事之一，載在方略，此書所記雖多瑣錄，然與官書可互參證。又氏為長安之靳李卽人，生平勳伐甚茂，潘稼堂殷公武略記中，固班班可考，與此篇所紀雖有詳略，亦足資參考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刦火紀焚一卷 光緒乙酉重刊聚珍本

清何桂笙撰。桂笙紹興人，以浙東名諸生，遭還洪楊之變，後痛定思痛，撰為此篇，以紀其事。書中所記，頗有關當時清洪兩軍之軍事政治及地方情形。[illegible]惟書中不署姓氏，只著高昌寒食生稿，前有光緒八年曲園俞樾、沈寶森序，及自序，又李士棻芋仙、王發園諸人題辭，末附何門人周天麒跋。皆一時士夫名流。俞序云，咸豐同治間，東南數千里淪陷于賊，人民塗炭，市廛煨燼，何君桂笙為浙東知名士，余主講詁經精舍，君曾與肄業，固已心識其人，近承寄示刦火紀焚一卷，蓋紀辛酉壬戌之亂者也。當是時越中失守，君崎嶇戎馬之中，奔走鋒刃之下，而適有包村義民[illegible]包立身者，與賊相持，其地與君鄉密邇，事定之後，乃追紀之，至今讀之，猶為心悸，則當時可知矣。包村事言人人殊，讀君文知官軍收復寧波及嵊、上虞、餘姚諸縣，皆包村牽制之功，而其敗也，則由於困守孤村，皆歷歷言之，異日修志乘者，表彰忠義，舍此曷以哉云

云、據此序文、可知何氏略歷、及全書內容、與其重要、此書体例、先敘本事、後附以詩、凡六十餘條、於色村事尤稱詳盡、書中如髮軍之典制規則、文字語言、莫不記載、考之他書、皆相符合、故此篇實淅東諸地之徵信實錄、俞氏稱其足補史志之闕、非虛譽矣、

年譜志略一卷 光緒丙申四川刻本

清張桂林撰、桂林字筠珊、又號馥山、山西平遥縣人、癸酉舉人、光緒十八年任刑部員外郎、安徽司行走、旋即分發四川、任黔江縣知縣、并兼教職、此書即自述其行事也、始於光緒癸巳出都、至丙申五十歲而止、全書不分卷、前有光緒乙未趙大煊序、書中首述刑部官廳人物之掌故軼聞、次述出都經秦入蜀、凡沿途見聞名勝古蹟、莫不備記、間附吟詠、次記接篆黔江縣情形、與夫地方狀況、蓋黔江為蜀邊邑、接壤苗疆、邑雖瘠苦、而極重要、又最要者、謂前任為同年張九章、袁甫按張九章撰有「雙冷齋文集」若干卷、多關黔邑事、尤以「黔志拾遺」一卷、世稱佳構、惟全書不署姓氏、無從稽考、此書並附載與九章來往函札、足資考証、且記九章家庭不良、擬以其姬妾贈之、桂林林不敢受云云、又紀蜀中同寅人物、如川東觀察黎庶昌、即用知縣武丕文等、皆當時名士、並記其行事、附以評語、亦可攷訂光緒中葉蜀中人物、及治蹟、又書中亦

多記載黔江風俗沿革，與張氏雙冷齋集可相參証。要之是編雖云紀個人事實，實関乎全蜀政聞，洵徵文考獻之一助也。

賓陽紀事一卷 嘉慶乙亥刻本

清吳恕恒撰。恕恒字寶山，一字心如，號寬園，安徽涇縣人。以名孝廉於嘉慶壬申出宰雲南賓川縣，及乙亥陞補知府以去。此書即紀在賓事跡，故卷首署「滇南賓陽紀事」。均吳氏宰賓時所撰記事詩文，書凡一卷，多傳記文。按賓川地居滇南，且在邊陲，其文物風俗，除邑志外，鮮有記述。此書即吳氏去任時刊印，蓋欲備後來史志之采擇。中如重建賓川州聖廟坊碑記、重建賓川筆山書院及蒼聖閣碑記、重修明巡撫雲鄉鄒公祠碑記諸篇，或足補史傳遺文，或可徵地方風教，文皆精警，事必徵信，良以此等著述雖紀一邑一郡之事，且具地方色彩，而其佳處亦在此。蓋非身履其境，並注重文獻者不能道也。據各記文所述，謂經大地震後，凡故舊之廟宇衙署，大皆傾圮，故云重修。又文中於嘉慶中滇南教匪之亂，紀載亦詳。末附賓川守吳大夫榮陞去思碑記，為州人壬子舉人王錫蕃撰。於恕恒政績、地方建置，均錄列敘述，亦可概見其人。而邑中文教景物、民俗匪亂，皆於此可

考、較之僅記聽訟、政績、而今張其詞者、蓋有高下之分矣。

戰功叙略一卷紀恩述德一卷 光緒九年刊本

清宋錫恩等編。錫恩事蹟不甚可攷，據自署為道員，用貴州候補知府。戰功叙略述全祖凱戰功。祖凱原名彭鶴，字翊臣，湖南清泉縣人。年十九，以武童隸鎮筸標中軍。鎮筸為楚勁旅，有事輒先徵調。咸豐元年，洪楊亂起，祖凱轉戰各方，繼又援黔，以游擊而遇缺即補。九年，以參將改留湖南。十年回黔，迨同治元年，署理貴州鎮遠鎮總兵。剿除貴州苗匪，祖凱之功居多。丁憂服闋，簡授山東兗州鎮總兵。是編所叙，即止於官兗州時，為光緒七年也。洪楊之役，楚軍樹績頗有可觀，而其所以克除大敵，端賴有名將勇卒。祖凱身經大小無數戰，以救援寶慶、解圍餘慶、規復甕安、清鎮諸城，攻克古佛山、木影、項等岩，宣力為多，而蕉其坪、鼎山城之役，尤危甚。蓋又為楚將中之佼佼者焉。咸豐、同治間，軍興未已，亂禍迭仍，史固所詳載，然亦不免有拾大遺小之病。此雖私人表彰功績之書，而適足以補綴乎匪諸書。又附紀恩述德一卷，則為祖凱裒集其先人誥軸、像贊、傳記為一編，所以表彰先德也。

南昌教案記略一卷 光緒石印本

日本町村氏編錄、按此書前後無序跋、亦無年月、首署町村格藤氏編錄、豫章董生校訂、町村氏經歷不詳、據書中所記、多涉外交文件、或係駐中國之外交官、而習於中國之風俗語言者、全書記光緒甲辰南昌教案、詳敘天主教徒傷害南昌知縣江召棠事始末、以教民竟敢戕官滋事、洵清季教案中之最重大者、因召棠由上高縣調署南昌、以辦教案有政聲於時、庶民愛之、教士嫉之、後又因龔姓屢興教堂為難、召棠兩方開導、[redacted]然其時正值庚子亂後、約和初成、外人之勢復張、法教士自焚教堂、稱為莠民所為、教徒王某竟聚眾傷害南昌知縣江召棠、江氏身受十餘刀而死、清廷初命鄂督張之洞就近辦理、之洞委按察使梁鼎芬赴南昌查其事實、嗣以案情重大、又移京與法人交涉、旅京江西京官、復據實陳奏、請澈查、於是巡撫胡廷幹撤任、二十年不准補授、臬司余肇康[redacted]革職、永不敘用、其餘有關府縣、亦多革任、此書取材多當

時函札告示、及奏議[redacted]、並與英法屢次交涉條款、極為詳盡、且始末俱備、誠此案之專著也、按天主教由來久矣、而教案之起、實盛於鴉片戰爭之後、教民鴟張跋扈、社會側目、終釀成庚子仇教之變、然以中國之敗[redacted]、教案復起、此事特其重大者、[redacted]然讀此篇、亦可見清末之政治及外交矣、

日本輿地通志畿内部六十一卷 清道光東武劉氏味經書屋抄本

越州關祖衡撰、井河永續輯。是編分國編次，曰山城國、曰大和國、曰河内國、曰和泉國、曰攝津國。每一國内，先繪為圖，以示郡界所在。次依建置、沿革、府治、疆域、形勝、風俗、祥異、租稅七類記載。再次則分郡記述，每一郡中，舉凡鄉名、村里、山川、關梁、土產、藩封、神廟、陵墓、佛刹、古蹟、氏族，亦皆依次記載焉。書中祥異，皆採之六國史中之膾炙人口者。土產雖不珍貴，以其出多為名者亦採錄之。神廟本延喜之式，佛刹之在名山大川者載之，不然雖高臺麗祠，概不

載入。首有凡例八條，記述頗詳。日本自二神畫野分土，創立八州，以後遷改無常。建武之後，南北爭雄，諸國瓦解，應仁以來，豪傑遞興，併吞列國，取邑則革鄉，拔城則改郡，各冒本國所近之名，是以郡名、縣號、名山、勝地，錯亂相糅。天平年間，風土記成，始別其州縣，定其山川，分其圻界，條其物產。其後厄於兵火，散佚無傳。好古之士，各述所知。關祖衡更蒐訪群籍，訂諸野老，作為此書，未成而卒。井河永續之，巡視五畿，如山川、邑里、神廟、佛刹、橋梁、名產、古蹟、池塘，莫不跋涉登臨，詳其興廢，質於名宿，歷時五年，始完成焉。末

題享保丙辰春新刊。時即清高宗乾隆元年，此本當係劉喜海從刻本抄出者矣。

廣東海防彙覽四十二卷 道光間刊本

清盧坤、鄧廷楨等纂修。是編始議於盧坤，繼鄧廷楨、祁𡎴、怡良等賡續其議，為卷四十二，分類有八，曰地輿，析子目為通論及險要，曰道里，析子目為沿海及各營，曰職司，析子目為文員及武員，曰營制，析子目為裁設為兵額，曰財用，析子目為俸餉、積貯及經費，曰方略，析子目為通論、船政、戎器、操練、巡哨、緝捕、軍政、所城、礮臺、保甲、禁奸及馭夷，曰事紀，則自晉迄清，釐為四目焉。首復冠三路海圖，並南澳、澳門、虎門諸圖，攷粵海三路之制，昉於明代，曰東、曰中、曰西。乾隆丙辰西路分上下，遂有四路之稱。嘉慶庚午東路亦如西路之例，乃並著為五路。茲所繪圖仍沿三路舊制，復參稽籌海圖編、方輿紀要諸書，自潮始，迄瓊終，次第分明，了無牴牾，是最為得體。尤能傳示後世者，即其略古詳今，舉新證舊，史乘而外，盤敘官書，旁核吏籍，凡章奏、諭令，條繫件別，盡廢繁贅之例，較他書之專憑書牘，或則雜入咨移牌票者，頗有簡淨扼要之妙。抑其錄道里，詳晰畢至，凡列戍開屯、畫疆置守，乎量四至，以及汛防之步尺，靡不昭然可查，此其精密者一。清會典載臣工俸廉，不列心紅、薪炭、蔬、兵丁餉米，不及卹故銀錢，茲編則詳陳節目，備於財用，此其精密者二。方略一門，析子目至十數之多，備舉利害，嚴議防守，殆無一慮之遺。廣東自道光以後，風雲變幻，強敵窺伺，故特詳其方略，期為後事之師，此其精密者三。又引書頗夥，尤多世不經見之本，則仿列書名，庶乎可據。復審訂是非，除刈疣贅，或為攷證，或為附按，於原書埤益匪尠，此其精密者四。舉其四端，關其梗概，要非草草塞責之官書所能望其項背者矣。

海國公餘輯錄六卷附雜著三卷　光緒間刊本

清張煜南撰、煜南字榕軒、嘉應人、始為荷蘭主持商務、繼為檳榔嶼領事、是書即服官檳嶼後所輯、分為六種、首為檳嶼紀事本末、臚列檳嶼天時地利仕宦物產等都十七事、引徵志乘、旁參案牘、故撮錄較其餘五種為多、蓋在官言官、於勢能詳耳、次為辨正瀛環志略、都八十餘條、取志略以後所出各書互相印證、可為稽古者之助、次名臣籌海文鈔、類輯當時議論洋務之文、凡所以興利除弊之說、保國衛民之道、靡不備焉、次槎使游歷詩歌、輯晚清諸星使所詠各國風土、可備談瀛者之觀覽、次海國軼事、雜輯各國異聞、或采自群書、或得於游客、都四十八則、末為海國詠事詩、則為張仙根所撰、選材不出瀛環志略、間採海國諸書、自檳嶼紀事本末至海國詠事詩都六種、種各一卷、末又附雜著三卷、首為推廣瀛環志略、次增益瀛環志略、末為續海國詠事詩、皆煜南自撰者也、案徐繼畬瀛環志略刺取海國諸事、開後來治洋務之捷徑、惟其書成於道咸間、迨光緒末、華洋之交涉益繁、已非徐書所能詳、煜南就其闕者補之、誤者正之、雜辭者疏通而明之、

義俠者推廣而闡之、蓋可為徐書之功臣矣、

國地異名錄不分卷 同治辛未廣東刻本

清林謙撰述、謙字若谷、香山人、據卷首陳序云、若谷孝廉、少有大志、壯賦遠遊、聰敏豪雄、博聞强記、遼絕異党之域、則劃以印度傳諸[illegible]圖、喝于緒蠻之音、則諧以意義譯成字、由是漠北蒙古、隸版圖者、脈絡周知、歐羅彌利、通貿易者、損益互証、山分南北中之幹、海辨黃黑裏之形、五洲洞悉源流、三教並溯年代、補利瑪竇所未紀、續魏默深所缺修、別以七區都為一集云云、可見作者經歷及本錄概略、[illegible]蓋謙以舉人隨欽使出國、故得遍遊異國遠達五洲、以其見聞纂成是錄、首列陳昌濂及林氏自序、全書共分七部、首中國、次東三省、次蒙古、次新疆、次西藏、次外國異名、又分東南洋岸國、東南洋島國、西南洋中印度、西南洋東印度、西南洋南印度、西南洋西印度、西南洋西北印度、小西洋利未亞、次歐羅巴洲、次北洋俄羅斯、次極西墨利加洲、次南洋、次葱嶺東三大幹、葱嶺西五内海、次全地五大洲、以上皆屬外國異名、次西域三教、末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外國侵據各洲地方、每頁分二格、上為疆界地名、下列地名考釋、於全地各國、無不詳述、足見昔人之世界知識及各國地理之認識也、故此書實繼魏氏海國圖志之作、雖較簡略、然於地名之譯述、則較詳確可考矣、

驛路歌不分卷 抄本

清張漢撰。漢字月槎，籍貫事蹟俱不可考。惟書尾有咸豐元年春二月長白瑞同農錄字樣，則爲嘉道時人可知。是篇乃將由滇至京驛路，成詩以述，共四十九韻，所過之程大致俱備，以便於記憶耳。後附自滇省至京師郵程，羅列各驛站距里之數，蓋備與詩歌參閱考。赴雲南記程之作，有張邦伸之雲棧紀程、吳其濬滇行紀程集等書，均能詳誌輿地形勢、站程險夷，此則僅記程站，其詳略周覈，於以上各書相並稱也。

北行日記一卷 同治刊本

清楊廷桂撰。廷桂字天馥，廣東茂名人。道光十四年舉人。平居恂恂樂易，若無所能，及遇事輒慷慨激烈。當咸豐末年，廉州賊張阿春、李士葵犯境，廷桂謁郡守，告以舉行團練法，合郡鎮定。後粵匪陳金釭陷宜信，距茂名近，廷桂與郡守蔣立昂誓死守，賊數撲城，卒不得逞，城危復安。當道光十六年冬十月，廷桂由粵北上，經郴州、湘陰、安甯、曹州，而入畿輔，舟車登乘。沿途名山勝水，奇躅芳蹤，遊覽之餘，摹寫其情狀。而於俗傳訛誤之說，頗多糾正，爲述湞陽峽俗呼盲子峽，傳訛由來，非老者之人則不悉土音轉變；過鄱陽湖，證大姑小姑之誤，非詳考古籍，不得其原委。他如梅花嶺下史閣部勝物，表詩顯昭夫婦，頗有勵綱

事維風教之意。過義陽三関，記其設險守禦機宜，則有慎重閑防未雨綢繆之旨。是記之作，與止談風月者，迥不相侔矣。

南還日記二卷 同治刊本

清楊廷桂撰。廷桂有北行日記，已著録。其至京之翌年，又賦南旋，經直魯蘇徽贛而返粵，與來程不同，行期較久，紀載亦多。桂日記之中時寓其攬轡澄清之志，於樂昌辨昌黎書之僞，於東阿辨三歸臺之謬，過東平兄父子狀元坊，引王偁東都事略以證畢漸八十二大魁之不足據，皆於修史考證，確有見地。且於軍政民情，考覈周洽，蓋淵雅之士，非僅以文字見長也。平生著作，多為水潦沒，所存尚有論語詳義、大學詳義、中庸詳義、嶺偶詩存、古文舉、詩舉等數十卷，行於世云。

文登溫泉遊覽記圖內溫泉考畧一卷 刊本

王毓升撰。毓升字遠峯，山東文登人，初為文登中學國文教員，還晉教務主任，績學好辭藻，發為吟詠，動盈篇什，在學校日講授之餘，足不履閾，恆累月經日，人乃以董子三歲不窺園擬之，諸生夜起，亦往往見其室中寒檠搖曳，與朗朗書聲相映，而時已午夜矣。是書為其調查文登溫泉記錄及國內各地溫泉名稱狀況之作。蓋文登故周不夜城，漢不夜縣，漢書地理志謂日出處也，北齊始改今名。其地東枕鄒山，西點嵎喻，南北臨黃渤二海，山水雄秀甲於半島。郎陵回環，林嵐疊翠，入其境者，直疑行畫圖中。而洪水闌湯、呼雷湯、呂陽湯、七里湯四溫泉尤稱勝蹟，惟以擇縣除七里湯一泉曾經縣令賈君菁治外，他均荒廢未修。毓升懼年深代遠，勝蹟無徵，乃自携紙筆及寒溫測量諸器，竭旬日之力，一一度量測繪之，併復徵文獻，訪廣風物狀況，以成是篇。既成，更費餘勇為國內溫泉考畧、續國內泉溫考畧，附於遊記後，雖所收皆有本之學，與遊覽記得諸實驗者不同，亦詳盡可信，國人談溫泉者，要當以此為蒿矢。至是書目次，則一序、二文登溫遊覽記、三畧圖、四跋、五國內溫泉考畧、六續國內溫泉考畧、七說明，都七目焉。

游歷巴西國圖經十卷 刊本

清傅雲龍撰雲龍湖州人以道員聽鼓北洋精句股測圜之術明機械洋務等事與丹徒馬建忠眉叔上海李蓮蘭壬叔齊名時李文忠方爲北洋通商大臣極倚重之歷官游歷各國使臣二品銜北洋委用道總辦北洋機器局兼神機營機器局總辦等著有游歷日本圖經四卷及寔學文導機器圖說考化白金工記考空氣砲記比例尺比例尺圖說字學三種諸書一時言寔學者推圭臬焉是書爲其游歷巴西

之記錄據其自序謂光緒十五年春二月六日寔抵彼土留者十有二日雖自謂僅撮要領而畧于瑣屑不昧利翫而忽于險要然全書都分十類曰天文地理國系風俗食貨攷工兵制政事文學叙例又別爲子目五十一曰經緯表曰中巴較時里差表曰氣候曰地理圖曰沿革曰形勢表曰部落表曰邑表曰四至八到表曰部落名稱歸一表曰山島水通舟河道表曰渠曰礦泉曰海濱雜誌曰國系曰風俗曰人數繫地表曰物產曰鑛產曰農務曰商畧曰進出口貨直表曰別國商物比數表曰海關出口物稅表曰財用曰金銀銅錢比較表曰國債繫地表曰食貨雜誌曰兵器工曰鐵道工曰攷工類識曰海陸兵制曰海陸軍學曰兵船表曰新置戍兵曰政制曰官祿表曰外交曰大事編年曰中巴度量衡比較曰刑畧曰電報曰郵政曰雜事曰學校師生曰問學類識曰自叙曰專例已儼然合史畧地志而一之綜曰取材不免有所借鑑勝薛庸庵諸君遊記奚啻倍蓰耶

出洋瑣記一卷附錄一卷 弢園王氏校刊本

清蔡鈞撰。鈞字和甫，燕山人。同光間，屢隨節使，任折衝樽俎之任，環遊地球一週，因號知洋務，歷任駐日本公使館參贊、留日學生監督諸職。是書即記其出洋瑣屑、東西各地風土人情者，天南遯叟王弢手校刊行之。而瑣記板毀已久，書不傳，是書附錄一卷而已。蓋鈞解日本參贊任乞假回國，方抵粵垣，即為南洋大臣徼調江寧，還又調至京師神機營供職。時越事方亟，鈞感國家知遇，因陳管見，論越事，言法有內難三、外難三、必敗之道三，我有得天者二、得地者二、得人者三，可勝之道六云。又上當國強兵治中馭外管見四條，又辦理中外交涉事使才等管見二，總彙一篇，錄於瑣記後者也。所論自今日視之，雖未盡當，積感之下，對朝廷似亦未能盡言，然在當時，固不能不認為洞明洋務。故讀其書，頗足明清季外交直像，未正可以書蹟棄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類 遊記之屬

扶桑兩月記 教育叢書本

羅振玉撰。振玉字叔蘊，浙江上虞人，僑寓淮安四世，故或以為淮人。原名寶鈺，應童子試更名振鈺，字式如。入學後又易名振玉，字叔蘊，一字叔言，號陸庵、別存、商遺、雪堂、仇亭老民，晚乃字貞松，亦曰抱殘翁，人稱貞松先生。年十六入上虞縣學，已而應鄉試皆不售，乃棄舉子業，專事著述。顧以家素儉，而屢經大事，遂負山積，始設館山陽邱氏、丹徒劉氏，以謀升斗。還至滬，辦農學社、教育雜志、東文學社。時張文襄之洞方總督湖北，耳其名，徵為湖北農務局總理，主持農務學堂。上海南洋公學成，亦聘為監督。又叔師範學校。於蘇州學部成立，辟為參事官，兼農科大學監督。辛亥國變，乃浮海而東，至日本京都，築永慕園以居焉，以見志。於是七年，始歸故國，先後卜居天津、旅順二地，閉戶讀書，而陰謀所以匡復清室。年七十五，卒於家。於學無所不窺，而尤邃於金石考古文字形義之學，與法國伯希和、博伊士、日本內藤湖南教授、福博盛之學三大師。其畢生學業，又以倡明甲骨文字之學、保存搜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輯敦煌寫本收購整理內閣遺檔三事最為盛業所著書已刊者合撰輯校刊至二百種遺著未刊者亦尚三十種以外是書為其光緒辛丑奉江鄂兩督奏派赴日本調查教育之日記是冬渡日至明年正月始歸歷時凡兩閱月故曰扶桑兩月記也在東日除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嘉納治五郎為講教育大意一星期外則逐日參觀大小專門學校故所記皆其制度人情風土諸事惟振玉是行日本東亞同文會會長近衛公爵長岡子爵曾介為江鄂兩督謀日本對俄避免戰爭中

國永彌邊患策畧其事有關後數十年東亞政局者至巨事詳其遺集蓼篇中是書雖未敢明言然就其排日行事亦可與集蓼篇參看固近世秘史之一頁不僅為清季改辦新教育史料也

使琉球記六卷 嘉慶刊本

清李鼎元撰鼎元字墨莊四川綿州人調元弟乾隆四十三年進士以翰林院庶吉士用散館授檢討改授內閣中書嘉慶四年充冊封琉球副使官至兵部主事事蹟具清史本稿是書即使琉球時所撰分為六卷卷一卷二為籌備出使事宜及由京起程按站南行經山東江蘇乘船以達福建

沿途所記卷三以下均為使琉球海程及至該國行動情形皆以日繫言以人擬就凡該國官司之典章山水之麗崎風俗之特異物產之瓌怪俱有聞必錄而冊封儀制與國王酬酢之事尤畢載無遺並與通譯之旨詢談其國士女風節之事亦諸原委蓋實表彰之意也其出使之初為仲春之月歸時已將近臘十月之朔耳目

目所及臚列明晰，至於敘述足資考證，固可與宋趙汝适之諸蕃志、元汪大淵之島夷志略等書並傳，而併可與汪楫之使琉球雜錄相輔為證之作也。史稱影之天才奇偉，遠遊江海，所述名山大川，每藉吟詠以發其志。而書中所載奉使諸作，尤推豪健。其平生詩文甚多，刻為師竹齋集云。

柔佛述畧一卷 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凡一卷，分位置、疆域、沿革、都邑、宮殿、官署、人種、物產、風俗諸門，序錄井然，不支不濫。較諸張美翊亞來由部落志，為精善。惟沿革與物產兩門所述，均不甚確。案明史云：柔佛地近彭亨，一名烏丁礁林。萬歷間，其酋好搆兵，鄰國丁機宜、彭亨屢被其患。國中覆茅為屋，列木為城，周環以池。無事通商於外，有事則招募為兵，稱強國焉。清通考四裔門稱：柔佛在西南海中，背山而國，前臨大海，宮室王

府，即建於海濱。康熙間，嚴南洋諸國之禁，故閩粵無柔佛之船。雍正七年弛禁後，其國通市不絕。柔佛屬國有丁葛奴、單咀、彭亨，皆雍正七年後通市云云。知明清兩代，柔佛皆雄視南荒，並無臣服他國之事實。而此書謂柔佛向事暹羅，自比於附庸之列，誠為無據。又明史云：其國產犀、象及玳瑁、片腦、沒藥、血竭、錫、蠟、嘉文簟、木棉花、檳榔、海菜、燕窩、西國米、冰片、米吉柿之屬。清通考四裔門又稱柔佛土產降真香、烏木、西國米、冰片、海參、胡椒、燕窩、沙金之屬云云。知柔佛

物產頗為豐富而此書僅謂其土產籐條竹木燕、丕
碩莪甘蜜胡椒打馬之屬、遺漏未免過多、然關於生
產及消配、皆能詳為解釋、如謂甘蜜乃染紅色之用、
運銷於歐洲者甚夥、胡椒馬色者由新嘉坡每年商
販出口柔佛佔三分之二、可見其收產之豐、打馬乃
以火炙樹皮流出之精液結成、除燃以照夜之外、可
作下料之漆、運往美洲中國者為多、其地尚產一種
紅木樹皮可用以染牛皮云云、其所敘述、多合乎近
代經濟地理之要義、蓋亦有用之書也、

懲毖錄四卷 日本元祿乙亥刻本

明柳成龍撰、成龍朝鮮人、少有大志、卓犖不羣、折
節讀書、漸擢顯達、萬曆間累遷至朝鮮首相、秉執機
樞頗多善政、此書凡四卷、目錄家多未收其目、初僅
見於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而世無刊本、其後楊氏
日本訪書志亦載其目、亦未聞有刊本、罕覯可見、卷
首有成龍自序、備記著書原委、及日本貝原篤信序
文、亦極稱其書之詳盡、足補史乘之不足云云、册首
詳列朝鮮地圖於輿地險隘、解釋詳明、山川形勢、測
繪精確、案輿啚之學、在中國雖早有濫觴、然臻於大
成者、亦僅始於皇明職方地圖、與皇明統輿圖兩書、
以此類推、則成龍之朝鮮圖、當亦為巨擘可知矣、輿
圖而外、率為記日本豐臣秀吉征韓事、成龍為當時
宰輔、軍國諸政、莫不與聞、故紀述綦詳、尤可補明史
之不足、固彌足珍視之籍也、

諸蕃類考不分卷 舊鈔本

諸蕃類考不分卷、亦不著撰人名氏、凡五冊、所述皆環宇諸國史實地誌有輯錄經史正籍者、有摭拾雜家野乘者、都十數萬言、蔚為鉅著、考覈其源、前二冊自秦漢迄唐諸如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降而至新舊唐書中所有外國傳記諸文、罔不畢錄、故多偏史實、後三冊、則摭拾星槎覽勝、瀛涯勝覽、東西洋考明會典實錄獻徵錄、名山藏、吾學編等書以及私人所述、而此三冊中、所錄之作、又多亡佚之書、如所擷

象胥錄一書、則亡佚已久、至可珍視者也、且又多偏重輿地之述、與前二冊畧異矣、至選輯之方、則大要摒棄蕪雜、采取菁華、故大多詳盡確鑿、鮮荒誕不經之論也、撰人姓氏雖不可知、然書中有台灣考、中有國朝順治十八年鄭成功攻克紅毛諸語、亦可斷為清人無疑、全文辭簡練、腹笥淵深、尤可信為飽學之士也、

義火可握國記一卷 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不題書成年月、而核其所記、多二十世紀初年事、蓋作於光緒間歟、然義火可握究為今之何國乎、王先謙五洲地理志畧云、柔佛在南來半島之南端、首府曰新柔佛、對嘉坡而言、面積九千英方里、人口二十萬、楊炳南海錄云、新嘉坡為馬來種類、本柔佛舊都、後柔佛土酋移於別處、故名舊柔佛、嘉慶二十三年英人買以開埠、招集商民、薄其賦稅、數年來海舶輻輳、樓閣連亘、遂為勝地、而是書

謂義火可握國在馬來半島之南端、蓋王國也、英屬新嘉坡在其南、距今前八十年、英國購此屬地於該王國云云、按以位置核以史實、知所謂義火可握國者、即柔佛之異譯也、蓋柔佛英文曰Johore、今人多譯作佐和耳、而此撰人不察、誤J為I、遂致譯為義火可握耳、是編首位置、次境域、次面積、次人口、次政治、次風俗、不漏不支、飭次有法、如英人懷柔義邦之政策、及其侵畧馬來之陰謀、諸條皆他志所未詳、而氏獨能搜採輯比、使條理井然、誠地志中之有體要

者惟所記義大可握國之面積謂王國廣袤東西僅二十英里南北僅十餘英里云云與柔佛述畧所記者頗不同未免為白璧微瑕矣

澳大利亞洲志一卷 皇朝藩屬輿地叢書本

清沈恩孚撰恩孚江蘇吳縣人少而聰穎既冠補增廣生屢赴鄉試不售年四十不服應科舉旋客滬瀆得徧觀中外新書由是留心時務尤邃輿地之學自明末泰西人東來利馬竇艾儒畧撰坤輿圖說職方外紀吾國人始談西洋地理其後南懷仁復有地球全圖之作魏默深先生在興化亦輯海國圖志先生因將隨使出洋時所搜資料編為是書首總說畧述其位置境域面積人口及政治次山脈畧述阿爾魄斯山與藍山之發脈主峯支幹及分布次河川畧述墨爾累墨來別士加以臘克郎河及大林河之發源流域支流及滙注次氣候畧述境內四季溫度之差別及其雨量之多寡次植物畧述其種類及其布分次人口畧述男女之總額及其密度之大小宗教附次官政畧述各州政府之組織及其官吏之職權次農工畧述各州可耕地之面積及其已成立之工廠牧養與礦產附次商業畧述出入口貨之價值及其大宗項目次交通畧述各州已成鐵路之長度及

海陸電線之道里次邑聚畧述全島都會之位置名稱及其市民之多寡綜核全書皆敘述雅潔可與張美翊之澳大利亞洲志肩隨惟所附錄之答斯馬尼諸條篇幅寥寥未免過於簡畧至斐吉之譯為維底、新幾內亞之譯為奴浮爾第奈尤欠切當難於識別故特辨正之以供究心南洋史地者之參考焉

暹羅考一卷 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不題書成年月然其中有乾隆四十六年正月暹羅國長鄭昭遣使入貢之文蓋作於清初歟凡分上下兩編首史略次地誌所記山川物產皆詞藻雅潔惟考據往往失實案元大淵島夷志略暹國條稱自新門臺入港外山崎嶇內嶺深邃土瘠不宜耕種穀米歲仰羅斛明馬觀瀛涯勝覽暹羅國條稱自占城向西南船行七晝夜順風至新門臺海口入港始至其國島夷志略校注稱新門臺即

今河仙港(在Song-Vinh-te河口)云云則古暹地當在今暹羅之南部又諸蕃志云登眉流國在真臘之西宋史及文獻通考丹眉流條並云北羅斛二十五程核其地望古羅斛國當在今暹羅之中部而此書謂暹羅西北土磽确為古暹地東南土平衍為古羅斛地云云其誤一也唐書地理志稱海峽南北百里北岸則羅越國南岸則佛逝國(按在今蘇門答臘島上)唐書南蠻傳又稱羅越者北距海五千里云云是羅越北部地當在今暹羅灣一帶諸蕃志羅

衛國係稱南真臘之南實加羅山即故名也是羅衛國地當在今暹羅東南境知暹羅實為古羅越羅衛羅斛與暹四國地而此書謂暹羅為古暹及羅斛兩國地云云其誤二也至謂自廣東香山抵暹羅城共需時四十六日與海國聞見錄所紀由廈門至暹羅城共水程二百二十八更之數相差頗大雖未知孰是然自香山至暹羅若順風直達必不需如許時間可斷言也

緬甸圖說一卷 刊本

清吳其楨撰其楨安徽人仕履始末未詳光緒十二年春其楨奉檄查閱騰越關隘布置邊防覺見其隘口過多道路亦復錯雜若就通志及永騰府廳各志查考今昔情形迥異未足執以為據且山徑分歧設防匪易若僅將關隘著明不將土司所屬及地名著出偏舉邊隅亦嫌疏漏因於邊務餘暇翻閱圖志證以聞見輯為是編首論滇甸邊境之形勢次述歷代征緬進兵之大道次述永昌順寧普洱三府沿邊

關隘及道里次述隴川至新街道里次述三關至阿瓦道里次述思茅邊隘道里次述大金沙大盈龍川瀾滄與潞江諸水之發源流域及支流條理明晰分析精詳滇緬邊情一覽了然然其所記入緬道里與舊志傳所記者未免略有出入師範滇繫稱由騰越廳六十里為曩宋為南甸土司由南甸左行六十里為龍拘樹又五十里為杉木籠山而是書謂由廳南六十里至曩宋關交南甸土司界又二十五里至南甸土司又二十里至覽轉橋又南甸土司左一百里

至杉木籠云云此其一滇繫又稱自隴川八十里至臘撒土司戶撒在其北三十里而是書謂由隴川八十里至戶撒又三十里至臘撒此其二滇繫又稱由鐵壁而左二十里至欒等七十里至虎踞關又五十里至南喜三十里至等扬十里至天馬關而是書謂由鐵壁關左九十里至虎踞關又左一百三十里至天馬關此其三其他與舊志傳微異之處尚多茲不備述總之其路程道里既非經實地測量僅憑行旅之估計其數目自不易一致然若能參閱諸書而折衷之則其所得道里當較實數為近也

緬甸論一卷刊本

清李提摩太撰李氏英之漢學家也同治末年來華足跡華北各省於風土方言山川形勝靡不粗識大畧而於中國之經史子集尤酷嗜而涉獵之嘗謂環球九萬里邦國之古民人之衆惟中國首屈一指而輓近國勢之所以日弱領土之所以日削者推原其故皆由新學之未立聞見之不廣也歐西各國報館林立各國利弊無不周知故新學中以報館為教育人才之一端余僑寓中國久在四民之列深欲中國明德新民聞見日廣以漸底於富強先生既素抱此志願即於光緒十六年應友人之請主持天津時報藉此將所知所能者徧告國人蓋於借鏡異方補苴中國之意日諄諄焉猶恐其未當也李氏有安南論一卷已著錄是編首緒言次面積次人口次種族次宗教次物產次氣候敘述頗簡核不苟惟關於緬甸滅亡之原因一條態度殊欠嚴正其言曰英既據南緬其北緬之王最和易多年不生事端光緒四年舊王卒其子襲位君臨之際欲殺其宗族若干人駐

緬英使覲之不洽因勸阻之其王及大臣悉不悅且朝法國求法人保護光緒十三年英人駐緬之貿易者緬王欲重困之索銀九十萬兩以為罰欵英人聞之大怒又恐其勾通法人也即於十四年率兵一萬向北進發長驅直入佔據珉拄云云核其所述似乎緬甸之滅亡實罪由應得然而吾人今日倘一覽英法史乘便知緬甸安南之所以先後覆亡者强半為歐洲政治之反映蓋英法於歐洲既時相傾軋故法國於東方乃事事思所以掣英人之肘而英人於東

方亦處處阻止法人之發展緬甸之爭奪乃印度爭奪之延長英人之所以急於滅亡緬甸之特殊動機實欲以緬甸為印度之屏蔽且以為抵抗法國東方勢力之工具其他一切原因皆屬揑造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者是也

越南山川畧一卷 刊本

清徐延旭撰延旭山東臨清人咸豐十年進士以知縣用籤分廣西請假修墓在籍辦理團練以河北肅清功賞加知州銜同治二年到省署容縣知縣尋以克復容城戡定梧州在事出力得旨補缺後以同知用九年補梧州知府光緒二年克復越南省崖賊巢有功賞加鹽運使銜八年陞廣西布政使延旭有中越交界各隘卡畧越南世系沿革畧及越南道路畧已著錄是書蓋其官粵西時所作首志山計分大

横佛迹東究仙遊金牛丘蟠雲屯大圓鳳翼三島戲馬安獲天琴勾漏芃崑隴艾象等十九條次志川計分天德龍門來蘇富良葉榆海潮瀾滄龍溪浪泊洮江沱江畾江淇江夜澤等十四條其境內之名山大川雖畢載靡遺而於山則多記名勝古蹟物產怪異鮮述及發脈分布主峯支幹於水則多記地勢要津關隘城邑而其發源流域支流滙注亦在所略至富良江及葉榆水兩條雖皆詳為考證然核其實際未免舛訛蓋富良江一名紅河源出我國雲南縣西稱

白岩江而是書謂宣光江今名洱江上游在雲南即瀘水下游即富良江其誤一也雲南之洱海即古葉榆水亦曰西洱河又名昆明池上源出罷谷（在雲南洱源縣）下流入漾濞而是書謂葉榆水出益州北東南流會鎮水溫江而注於交趾其誤二也至謂勾漏蜿蜒於境內盤江流注於東京亦皆南轅北轍張冠李戴之談不足為據也

琉球實錄一卷 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不題書成年月然其中有同治甲子英與日搆釁將議取琉球為駐兵計之文蓋作於同光間歟其書專記大琉球之位置面積氣候物產王府官制名勝古蹟風俗習慣頗為詳悉有體然核其所錄與他志傳未免畧有出入中根淑琉球形勢略云冲繩島地形艮坤長巽乾短縱三十里橫一里至十里內外而此書稱大琉球為東瀛一嶼周圍僅百里云云此其一夏子陽琉球錄云其氣候常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類外記之屬

隆冬間有霜雪而此書稱其天氣與中原異春夏太陽爍烈秋冬間早晚固冷然並無霜雪云云此其二黃景福中山見聞辨異云其國男力耕女力織擔負則男女皆有貧民負薪運米婦人兼為之而此書稱男人賴婦女以養生罕有經營事業者各席坐大樹下持扇納涼左置小煙具右置小茶鐺蕭然有義皇上人之樂云云此其三琉球志略云其國家皆有刀甲人多習弓箭蓋寓兵於農也而此書稱其俗不重甲兵以信義為先云云此其四志畧又云琉球稻米

土人以為糧王族官家亦常食之而此書稱其米粒大而漲色糙不白淨其故為琉球無舂器鮮有食之者云云此其五中山見聞辨異又云蘭花四時俱有俗稱觀音蘭又有水菖蒲大如荷色黑頗麗而此書稱國中花草甚少除月季石榴紅菊數種外餘皆無有云云此其六要之全書失實之處雖多而其敘錄皆精簡古雅較他輿記之冗濫者稍為勝之

暹羅志一卷 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不題書成年月然其中曾引用魏源海國圖志蓋作於道咸間歟凡一卷首位置次面積次人口次民種次風俗次宗教次物產次都邑條理頗為詳明而舛誤殊甚外國地理稱暹羅有湄南河發源於境內之西北部注入暹羅灣長七百五十哩而此書稱緬甸北隅之彌南河發源雲南歷暹羅之曼谷出海云云其誤一也世界地理圖說稱暹羅西北境山岳連亘中央及南部為一大平原他念他翁山脈自我國川邊高原經緬甸入境遂漸傾斜盡於暹羅海灣而此書稱山皆發源於印度之希馬臘壓山云云其誤二也皇清通考四裔門稱暹羅國分郡邑縣隸於府縣七十二府十四曰綵納無老比采東板會辣史疋皮里采野多鐃千無里細辭滑采欲欵細灣沾奔魁山而此書稱暹羅全國劃分二十一府曰義咭曰依彌羅曰巴于含曰金都扁曰曼士格曰捋撞巴戈臘曰木底阿羅曰麥爾古曰松波曰巴爾底阿曰達阿依曰特那色領曰松波巴曰青地

曰波顛曰西晏曰戈倫比曰樟底目曰葉希里曰加磨阿云云其誤三也南洋概況稱暹羅面積約二十萬方哩而此書稱暹羅東西距約三千里南北距約三百哩共九十萬方哩云云其誤四也至謂暹羅國東界安南西界緬甸南界海北界中國云云與現代輿圖亦頗不符蓋我國雖在暹羅之北而其間尚界越緬兩國其疆域並非毗連也

印度志略一卷 刊本

清慕維廉撰維廉英之漢學家也仕履始末未詳著有英屬地志一卷是編首總説略述其面積人口區域氣候次分論略述全印各省之官政人民宗教產業税餉教育都會序事詳略雖頗合體要而核其所記各省面積與漢志傳所記者未免略有出入按印度國志云孟加拉省即東印度英語稱曰羅威爾博羅運司譯曰東方之省廣袤一千五百里而是書稱孟加拉方里一兆七億八萬云云此其一國志又云

西北之省古稱中印度所屬凡四部阿拉哈巴部長千餘里廣五百里亞加拉部長九百里廣六百里德列部廣袤六百里古爾瓦勒部長五百里廣三百里而是書稱西北之省方里七億三萬云云此其二國志又云本若省一名西林德昔屬塞哥國後割讓於英廣袤二千里而是書稱本若比省方里九億三萬云云此其三國志又云烏德省即古揚摩羅國長九百里廣五百里而是書稱烏德省方里二億云云此其四國志又云中部省英語稱為仙德剌博運司譯

曰腹部之省也所屬凡六部賀兒架爾部幅員五百餘里本的勒看部長六百里廣五百里波保爾部幅員三百里來格普爾部長一千五百里廣九百里岡都亞那部長一千五百里廣一千八百里俄力薩部廣袤一千三百餘里而是書稱中部省方里二億六萬云云此其五至所記孟買亞桑及麻打拉薩等省之面積與志傳所記者亦頗不同是皆不足為據也惟所載印度歷年輸入我國鴉片之價值較為準確誠可供研究中英近百年外交史者之參考焉

埃及紀畧一卷 刊本

清韋廉臣撰康臣英國人也仕履始末未詳是編首沿革次位置次面積次人口次風俗次山川次氣候次物産詞約而事該不在日本岡本監輔埃及國記下然其所記與舊志傳未免略有出入魏源海國圖志稱埃及國在亞非里加洲東北北極出地二十三度二十五分至三十七度三十七分止經線自東二十二度十分起至二十三度二十二分止而此書稱埃及經度在英京東二十九度至三十四度緯度

在赤道北二十四度一分至三十一度三十七分云云此其一地理圖說稱埃及全國共有人口一千三百六十萬而此書稱其國開闢最古而人口僅百五十萬云云此其二地理備考稱其國面積約四十萬哩而此書稱埃及長廣約一千七百五十里面積方二十四萬里云云此其三萬國地理全圖集稱埃及國在紅海之濱中間所經之河稱曰尼羅其源有二一名白尼羅出維克多利亞湖西側一曰青尼羅出阿比西尼高地二河會於喀土穆更合阿特巴拉河

繳貫埃及全境而此書稱埃及國中央有尼羅河發源於月山北流入地中海云云此其四至謂地中海與紅海之間陸地二百九十里今泰西人由此處鑿大河一條曰新開河云云按其地望知所謂新開河者即今之蘇彝運河也

澳門圖說一卷 刊本

清張甄陶撰甄陶字希周一字惕菴福建福清人公以拔貢舉甲子順天鄉試乾隆乙丑成進士改庶吉士戊辰散館授翰林院編修尋奉旨以知縣用在粵東歷任五邑以憂歸起補雲南昆明縣罷去為院長於滇之五華黔之貴山者十餘年歸里主講鼇峯書院是時士之為舉業者多株守一經公獨於經史子集旁搜博採自天文地理樂律兵法水利河防以及農桑方技之書無不周覽為文始學眉山汪洋浩瀚大有聲庠序間中丞安居王公學使新建周公尤器重之有澳門形勢論一卷已著錄是編首位置次山水次砲壘次官政次關閘次稅館次街衢次村莊經緯清晰按圖可稽惟核其所述未免略有舛誤澳門紀略云前山北為娘媽角一山嶒然斜插於海娘媽者閩語天妃也而是書謂由十字門折而西經南環又折而西為娘媽角云云此名稱之誤也紀畧又云澳北則青州山澳山盈盈隔一海澳西不十里有北山下有沙尾村而是書稱由澳稍西為青州山由

青州稍北為沙尾村云云此方向之誤也明熹宗實錄云萬曆四十二年始設參將於中路雍陌營天啟元年始立參將營於前山寨調千人守之紀畧又云前山寨自明天啟初始立參將營國初因之康熙三年改為副將相仍至今而是書稱香山縣東之前山寨前明副將守之康熙七年移於邑城以都司統兵一百駐其地此故實之誤也至謂夷人以鉛錬水銀非得華人之睛則不能成故誘人入其教將死則為之懺悔實竊其睛以去云云尤為附會不足信也

澳門形勢論一卷 刊本

清張甄陶撰。甄陶字希周，一字惕庵，福建福清人。公以拔貢舉甲子順天鄉試，乾隆乙丑成進士，改庶吉士，戊辰散館，授翰林院編修，尋奉旨以知縣用，在粵東歷任五邑，以憂歸，起補雲南昆明縣，罷去，為院長於滇之五華，黔之貴山者十餘年，歸里主講鼇峰。是時士之為舉業者多株守一經，公獨於經史子集旁搜博採，自天文地理樂律兵法水利河防以及農桑方技之書，無不周覽。為文始學眉山，汪洋浩瀚，大有聲庠序間。中丞安居王公學使新建周公尤器重之。丙辰入都，桐城方望溪先生見之大喜，公因辭纂修三禮之命，從方公請觀未見書籍，方先生等益以德業相期許，而公名自此益重矣。所著有四書翼註論文三十卷、周易傳義拾遺十五卷、尚書蔡傳拾遺十二卷、詩經朱傳拾遺十八卷、春秋三傳定說五十卷。是編乃官香山時所作，凡一卷，首論澳夷以宗教惑民，及以商業漁利之可慮，次就澳門形勢論其不足慮。其言曰：由香山縣南去一百二十里，前山有寨

名曰蓮花相其形勢宛然惟肖蓋前山如荷根山路一綫直出如莖澳地如心此外如大小十字門九洲洋雞頸頭金星山馬騮洲星羅棋布宛如花瓣澳夷猶如蟣螟蠕動於荷心蓮蕊之中非能為害於華嚴香海也又稱其地不生五穀菜蔬一切仰於內地關閘堅閉立槁非難澳夷知之甚審不過外強中乾以冀苟免云云實獨具隻眼非熟悉澳門形勢及夷情者何能發此高論乎至所論多設艦艇以防走私漏稅與於澳地設同知館一所以稽查奸宄並屬善策惟所陳驅逐夷人禁其布教絕其貿易諸事皆為國際法所不許而張氏主之甚力蓋未免為我國閉關自守之傳統思想所誤矣

澳門形勢篇一卷 刊本

清張汝霖撰汝霖字芸墅安徽宣城人君自縣學生雍正十三年為拔貢生旋以人才保舉乾隆元年引見命為知縣分發廣東任河源香山陽春知縣其至香山者再而攝署之縣猶有三四時廣東有開鑛採銅者七縣地力盡而役未止君攝英德縣知其病請於巡撫奏停焉君博學多聞尤工駢體文及詩所著有詩文集三十卷政牘五十卷乾隆三十四年卒年六十一是編乃官香山時所作凡一卷首述澳門名稱之由來次述前山寨之建置沿革次述澳門形勢之大概雖篇幅寥寥僅具崖畧而於附近諸山之發脈分布主峯枝幹敘述特詳可補澳門紀畧之不足惟謂澳北有山風景幽勝明嘉靖中佛郎機既入澳三十四年即建寺於茲山高六七丈閎敞奇閎云云未免舛誤蓋所謂寺者當係天主堂而所謂佛郎機者究為何國乎明史佛郎機傳云廣東巡撫林富上言粵中公私各費多資商稅番舶不至則公私皆窘今許佛郎機互市有四利從之自是佛郎機得入

香山澳為市、知所謂佛郎機者、即今之葡萄牙、而非法蘭西也、然葡萄牙何以稱為佛郎機乎、蓋歐洲中古之世、有北蠻民族所謂法蘭克（Franc）者、曾統一歐洲西部拉丁諸族之地、建立國家、近東回回人稱拉丁種族為法蘭克、當葡人東來時、所用舌人必係阿剌伯之回商、或與彼等有關之商人、彼即沿其舊日用呼西人之通稱、而稱葡萄牙人、時吾國昧於外情、不加深察、遂亦以佛郎機（Franke）稱之矣、關於此說、職方外紀辨之頗詳、張氏不知據此為藍本、加以修改、仍沿襲明人之誤、何其荒陋至此也、

澳門形勢論一卷 刊本

清李受彤撰、受彤廣西臨桂人、仕履始末未詳、其書不題著作年月、然中有同治十一年、則令我釐厰由拱北灣而移馬留洲、光緒二年又由媽閣而自分洋界之文、蓋作於光緒間歟、是編首論澳夷近患之可慮者四、其言曰、澳夷容納奸民、要犯難獲、患一、包庇走私、漏我正供、患二、陰售武器、盜賊橫行、患三、非爭洋界、則庇奸民、日煩憲慮、患四、次論遠患之可慮者四、粵省民氣不靜、為盜者多、設有不軌之徒起事

澳門為害滋大、此遠患之一可危也、外夷覬覦中華、實非一國、倘澳夷聯絡他邦、進逼省會、虎門要塞等於虛設、此遠患之二可危也、澳門近接香港、入口貨物、直可全從此地走私、新香六厰百餘萬稅釐、澳夷悉可攘為己有、餉項大有關礙、此遠患之三可危也、各國初來、語言不通、道路不熟、澳夷洞悉內情、且歲收厚利、積富生强、恐於英法德俄之外、添我一憂、此遠患之四可危也、次就兵餉糧法四者、論其不足處、現澳夷所練兵約水師二百、陸師八九百、兵分三起、

自其國募來者約三百人募之土著又約三百人其他悉募華人當之皆貧無所事藉以為生烏合之衆此兵之不足慮也其闌姓走私攤館等人遂腥赴羶為利而來若繩之以法立可星散澳夷失此一錢難籌此餉之不足慮也澳無倉儲僅恃渡船濟其薪米扼之口隘禁絕往來即成餓殍此糧之不足慮也方今各國通商悉有和約惟葡不與應即趁此時機聲罪致討令其還我租界否則斷絕通商彼無約可據以爭此法之不足慮也統核全書皆敘述典雅不失古法惟其所論澳門形勢與張汝霖之澳門形勢篇內容頗不一致蓋時代演進自然地理雖依舊而人文地理已全非客觀之環境不同主觀之見解自異理所必然無足怪也

集思廣益編二卷 光緒間刊本

清姚文棟編文棟字志梁上海人卒業於龍門書院為真隸道員曾隨使日本俄德又奉命勘查滇緬邊界撰雲南初勘緬界記一卷及雲南勘界籌邊記二卷是編則為其赴滇時所輯議論緬事之文字凡二種欲以助交涉畫界之參考故題曰集思廣益其一為廣東試用縣丞陳還所撰縷陳緬甸近年情形次為騰越附生王家賓所撰縷陳騰越所屬七土司及一帶野山利弊情形還及家賓經歷亟不可考其陳述則大率俱為目論實情還所言不獨緬邊之事且於其土俗高貴政事地理胥有記載家賓之文則特就騰越所屬七土司而言而附及緬事蓋七土司舊為騰越所屬而為緬甸併家賓於行文之間情志憤慨至不惜欲與英人一戰殆亦晚清愛國之志士也案道光間彭崧毓撰緬述一卷其書成於官雲南時故頗多紀實之語是編言簡論實亦殊不多讓於彭書蓋其意固為防邊而實則言緬也文棟所撰輯諸書多關乎方輿其潛心於此已久故舉述自能明達翁方綱日記謂其文秀而議論正欲以周官參西人教養之術蓋亟稱之矣

北徼彙編六卷 京師龍威閣刊本

清何秋濤撰秋濤字願船福建光澤縣人少負異禀過目成誦自為兒時舉天下府廳州縣名數其四境所至年二十舉於鄉道光二十四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益廣交游博覽傳記學乃大進道光中京師言經學者則有倭文端公曾文正公何文貞公吳侍郎廷棟邵員外懿辰丁郎中彥儔言漢學者則有何編修紹基張州判穆苗貢生夔及公鄉人陳御史慶鏞言古文詞者則有梅郎中曾亮朱御史琦王通政

使拯馮按察志沂公專精漢學而從諸公游處未嘗以門戶標異其於經史百家之詞事務之理考證鉤析務窮其源委較其異同而要歸諸實用刑部奉敕撰律例根源多君手定咸豐三年李侍郎嘉端巡撫安徽奏辟公自隨侍郎罷還京師益究心經世之務謂俄羅斯地居北徼與我朝邊卡相近而諸家論述未有專書乃搜羅載籍纂輯是編凡六卷首冠以欽定四裔考次以清代諸賢或奉使絕域或經理互市或籌畫邊略或研究古今之著述順序排列各自成帙咸載原文加以疏證瑣事軼聞則別加綴錄附於末篇其搜採博而不雜其紀述信而有徵如俄羅斯傳云俄羅斯北邊大國也東界海南界中國西北鄰控噶爾東西距二萬餘里南北窄狹自千里至三千里不等較諸魏源海國圖志所云俄羅斯國有在歐羅巴洲者有在阿細亞洲者有墨利加州者精確多矣何怪乎是書脫稿後陳尚書孚恩見之即命其增衍圖說繕寫進呈文宗覽畢稱善許其學有根柢而曾賜名為朔方備乘也

澳大利亞新志一卷 靈鶼閣叢書本

清吳宗濂趙元益同撰宗濂嘉定人仕履始末未詳元益字靜涵新陽人八歲喪父依外祖父母以居外祖父母以君之早失怙也愛之尤摯故教之益勤年二十補博士弟子員無何粵匪東下蘇常淪陷蕩口以團練獨完凡蘇城故家珍異之物咸集市上君獨好書籍如黃蕘圃汪閬源諸家所藏宋元秘本購藏尤多年二十餘表兄華某邀至上海編譯館同譯西書先後譯成行軍指要測繪海圖儒門醫學西藥

大成內科理法等書各若干卷辛巳壬午間皇太后有疾詔令督撫保舉知醫之士李文忠謀以君應詔行至天津嗣聞報痊遂止戊子中江南鄉試第二十六名舉人明年會試報罷時無錫薛福成奉命使英法義比四國以醫官招君隨行常以暇日譯述西國地志若干種是書殆作於此時歟凡分為境界幅員地形水利氣候人口宗教教育耕耘牧養物產製造商務名城河道鐵路電線十七門中如境界門所紀澳洲之經緯度雖欠精確然餘者均能用簡明文字或統計方式以敘述之如學校條稱一八八四年啟蒙學塾共五千八百四十四處男童二十八萬六千一百一十三人女童二十六萬七千零七十八人男教員五千六百七十四人女教員六千二百一十六人云云十九世紀末葉澳洲之教育概況如何閱此便可了然體例較舊地志者為善其殆學自西洋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外記類

談瀛錄三卷 刊本

清王之春撰。之春字爵棠，湖南清泉人。天資穎悟，狀貌魁偉，自其少年，人莫不意其飛騰雲台，亦厚自負。既屢躓場屋，晚乃得鄉舉，猶自冀一旦遭逢知己，立功名以重於世，不知其命運偃蹇，終身也。然先生才實高，為歌詩得杜骨法，縱橫老健，大類元遺山，近代諸子不論也。惜其以貧故，顛倒所為，不得一意盡力於文章，而行身不自顧惜，致蒙世之訾詬，可悲也。光緒己卯，沈文肅公節制兩江，總辦南洋事務，見日本之國威日振，大有凌駕東亞之勢，乃檄委之春馳赴其國實地考察，用作改革圖強之資。十月十八日由鎮江防營出發，二十三日至長崎，二十四日泊鹿兒島，十一月初一日抵東京，蒙當地官憲之慇懃招待，與誠懇指導，故參觀之地方甚多，因就所聞見，輯成是編，名曰談瀛錄，凡三卷。卷一及卷二曰東遊日記，紀東來及西歸事，中以教育博物館及勸工場兩條所紀最為詳贍，堪稱傑構。惟勸工場之設立，乃聚集多數物品，分別陳列，導人購買，以推廣各工藝品之貿易為目的者，而之春謂此場原為奬勵奇技異能而設，誤矣。卷三曰東行瑣記，乃就所知之日本疆域、險要、戶口、兵額、徭役、賦稅、風俗、習慣等述之，詞意簡略，識見膚淺，不足為參考之助，謂為談瀛錄之外集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外記類

澎湖紀略一卷 刊本

清林謙光撰謙光字益吾福建長樂人少穎敏好讀書年三十三始補博士弟子員家貧以教授自給親舊家有藏書輒往借讀之其教弟子五經句讀字之偏旁音之平仄無少譌溷士大夫有疑義從之取決皆得其意而去為文得奇氣論古今目張口侈嘗渡錢塘遊江南入豫章越梅嶺抵南粵浮海至澎湖足跡所至一發之於文又曾請開海禁以興商務前後上書數千言皆非經生常談先生雖困於無資地

布衣終身而其特立獨行之概固不屑與小生曲儒較短長也是編中有澎湖初無水田可種人或採捕為生或治圃以自給今幸大師底定貿易輻輳漸成樂土之句殆作於康熙平定鄭氏之後與全編所紀詞皈簡略事頗賅洽凡位置面積建置沿革戶口風俗皆一一敘述無稍闕漏可謂體例精嚴藻不妄抒考案清夏獻雲臺灣輿地圖說稱澎湖廳舊云三十六嶼實則有名可數者五十有五廳南十二嶼廳東南五嶼廳東六嶼廳東北七嶼廳北八嶼廳西北六嶼廳西五嶼廳西南六嶼綜計五十五嶼而是編稱澎湖為臺灣門戶大小凡三十六嶼大者曰媽祖嶼等處次者曰西嶼頭等處云云則小小舛誤亦所不免要不害其大致之雅潔耳

黔輶紀程一卷 黎文肅公遺書本

清黎培敬撰。培敬字開周，號簡堂，晚更號竹間道人，湖南湘潭人。公生七月而孤，太夫人以純孝苦節鞠育成立。由縣學生中式道光乙酉舉人，充覺羅官學校教習。咸豐庚申恩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同治三年視學貴州，時黔亂十餘年，郡邑糜爛，前視學者居省會，希出按試，候三年得代去為幸。命下，人皆弔公，慨然就道，間行抵省。任滿，得旨毋庸更換，會同巡撫辦理勦撫屯田事宜。六年十月

賞四品頂戴，署布政使。十一年全省肅清，加頭品頂戴。光緒元年擢巡撫。所著有奏議十六卷、公牘十卷、書札三十卷、求補拙齋詩文畧各二卷。此乃先生自京師赴貴州學政任時紀程之書。甲子秋九月二十日由北京首途，晚宿良鄉。十月四日至河南之豐樂。十七日入湖北之襄陽，晚宿樊城。十九日買舟南下。二十七日至新城，捨舟陸行，至草市河邊易舟入蜀。十一月十五日至巴峽，過培石灘，入四川境。十九日出瞿塘。十二月初二日至重慶，因大定不守，無路可以入黔，遂滯留其地。二十日出發往合江，二十四日抵步。翌年二月九日起程，十一日至納溪，二十二日入貴州境，二十六日宿畢節，三月初十日宿清鎮，十一日晚抵貴筑，此南來之經過也。凡輶車所至，纖悉必載。所紀三峽形勢，謂二山夾峙，聳立摩天，巖石下垂，如肝似肺，亂石蚁蚜，潛伏江心，怒濤奔騰，如馬如雷云云，尤維妙維肖。至所考貴州河流，以今核之，多不甚確，如稱六廣河為猓尕河及六歸河為六冲河，均屬謬譌。案黔江有二源，同出威寧縣境。北源出草

海，東流有六冲河之稱，至六歸會自畢節南來之猓尕河，始稱六歸河。南源出花魚洞，東流有三岔之號。二源會於鴨池汎，始稱六廣河。知猓尕乃六冲之支流，而六歸乃六廣之上游也。黔江為西南大川，蜿蜒曲折，經行千里，培敬未經實探，僅據舊志以論斷，張冠李戴，固難免矣。

北遊日記四卷 古香堂叢書本

清王初桐撰。初桐字子陽，號竹所，原名元烈，字仲耿，江蘇嘉定人，諸生，幼年家貧，無力負笈，從師與兄元勲鄉居互相切劘，於四始六義，其後專治古文，又肆力於長短句，兼好考據之學，入都以後，一心考據，館閣之書無不經其讐校，藏弃之家無不借予繙閱，由是博極羣書，遂為世所推重。乾隆間官齊河縣丞，歷署新城、淄川等知縣，所著有魯齊韓詩譜、夏小正正譌、閑化禮正誤、二雅鄭昭注糾謬、五經文字、九經

字樣考證、資治通鑑考證、續資治通鑑長編考證、路史正譌、水經注補正等書各若干卷，行於世。其側室李湘芝，字秀貞，濟南人，天才藻麗，為清代閨閣詩人，著作亦富。是編成於乾隆甲午，乃初桐入都時水程三千里之叢錄也。卷一自蘇州至箕山，卷二自箕山至夏鎮，卷三自夏鎮至阿城，卷四自阿城至京師而止。經川陟原，据摭殘逸，凡亭臯散步、浦溆維舟，靡不述錄。所考滄浪亭、寒山寺二條，均見典核。其司吾故城條，謂漢司吾縣，春秋時曰鍾吾國，北魏時訛為峒峿，後人又訛為梧桐，即楚霸王生處。又獨流河條稱黃御河支流，自興濟縣北流經青縣，入于易水，謂之獨流水。宋熙寧九年，高陽關南獨流決口不收，至今乾涸云云，尤為精審。其他諸條亦能博引繁稱，折衷確當，可補志乘之闕，訂傳記之訛，與遊覽林巒、流連風物者迥不侔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雜記類

湟中雜記一卷 玉簡齋叢書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不題書成年月，然其中有乾隆四十七年恭祭河源之紀事，知其作於清初也。案湟中以湟水得名，漢書地理志金城郡臨羌縣條注云：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鹽池，北則湟水所出，東至允吾入河，西有須抵池，有弱水、崑崙山祠。知湟中即漢金城郡之西北部地也。後魏至隋屬西平郡，自唐迄元改革不一。宋寧宗三年收復河湟，改為西寧州，此西寧之名所自昉也。明初改為西寧衛，清順治間改為軍民指揮使司，雍正三年改為西寧府。是編多紀西寧府事，大抵可分為七類：曰名宦，曰兵額，曰山川，曰廟宇，曰戶口，曰番俗，曰賦稅。青海各族戶口、各族章京額數、王公等護衛兵員額數、青海王公等俸銀俸緞數目、貴德廳所屬生熟各番族、玉樹等族各番官員與每年額徵，及各府縣每年應解稅銀，附雜條例，駁雜而紀載詳備，可以見西鄙之大畧。名曰湟中雜記，實則青海通志之類也。考乾隆四十七年春，特命侍衛阿彌達祭告西寧河神，因西溯河源，繪圖具奏，而是編所紀查探河源情形及黃河源星宿海甚詳，疑其書出於阿氏等手畢，然則其資料價值實駕欽定河源紀畧而上之，不可以瑣碎而輕忽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雜記類

涑水鈔一卷嘉慶癸酉刊本

清潘焴撰焴字鷺坡江蘇吳縣人官至給事善屬文尤工詩詞性瀟灑好遊嘗尋僧潭柘瀹茗玉泉弄月蘆溝買醉新豐凡百諸勝莫不躡屩支笻而嘯歌焉著有西冷舊事烏蘭誓傳奇海喇行諸書道光初先生役西還道出左邑秦明府鶴舟翰林留纂邑乘於編輯餘暇雜記聞喜山川古蹟以補志傳之闕畧然考證殊多舛誤如謂氷池村為后稷被棄之所桐鄉城為太甲被放之地云云皆附會之談也按史記五帝本紀云帝嚳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正義曰古史考云棄為帝嚳之冑皇甫謐云帝嚳都亳今河南偃師是帝嚳既都偃師則棄當為河南人生於河南棄於山西無是理也史記殷本紀云帝中壬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是為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孔安國曰湯葬地鄭玄曰地名也有王離宮焉夫湯陵所在議論紛紜正義曰括地志云偃師縣東六里有湯冢此一說也皇覽曰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去州三里此又一說也滎河縣志云殷湯陵在百祥村西元時已淪入汾河此又一說也總之湯陵與桐宮雖無定處然依據古籍加以深考當以括地志之說為是蓋偃師為古景亳即湯都之所在也湯既都於此則在堪輿學說未產生時代其葬地當亦在此晉太康地記云尸鄉南有亳坂東有城太甲所放處注云尸鄉在偃師縣西南五里益足證明吾說之不謬矣至謂涑水發源於絳州之小絳台與現代地理謂其源出[illegible]絳縣陳村峪者微異茲特揭而出之以供輿地學家之參考焉

海喇行一卷 嘉慶癸酉刊本

清潘焰撰。焰字鶯坡，江蘇吳江人，官至給事。善屬文，尤工詩詞，性瀟灑，好遊。嘗尋僧潭柘，瀹茗玉泉，弄月蘆溝，買醉新豐，凡百名勝，莫不躡屩支笻而嘯歌焉。嘉慶庚申，自古晉遊歷下，見王訴所撰明湖一書，悦之，遂訂莫逆交。著有西泠舊事、烏蘭誓傳奇、涑水鈔諸書。案海喇堡名，一名海喇都，又名海喇營，位於甘肅固原縣西一百七十里，左控海原，右帶蘭會，黃河繞其北，崆峒阻其南，稱為形勝。往者奎內富庶，常為固原門戶之禍，故守禦於此急焉。蓋其西路徐斌水至黃河岸六百餘里，地勢遼遠，難以保障。明嘉靖中，邊臣請築新邊於徐斌水東北，直接鳴沙州黃河岸，撤兵內守，舍六百里平漫之地，守二百二十里易據之險。得旨允准，因選此林木暢茂、水泉不乏之地，建置土城，名曰海喇，此其原始也。清初日就傾頹，淪為市集，重建靡易。乾隆十三年，臨桂朱亨衍錫守此地，舉墜興廢，儼然堡壘甲邊塞。先生適於是時因公赴隴，見其蔚為大邑，即創為是編，以補圖經之闕漏。其書不分門目，隨事載記，大抵畧於疆域戶口，而詳於古蹟名勝，如華山疊翠、靈剎散花、古寺疎鐘、清池皓月、東岡夕照、西嶺積雪、雙澗分甘、五泉競冽諸景，莫不盡情描寫，躍然紙上。蓋為登臨題詠而設，不為考古訂今而設也。然採摭頗富，雖無補於掌故，而有益於文章。至所論拓甜河發源於會寧，而非發源於靖遠；武川右岸之山為鳳山，而非鳳凰山，諸條於地理之學亦未嘗無補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類雜記之屬

西湖小記五卷 常州新群書社刊本

清許指嚴撰指嚴江蘇武進人性穎悟孝友弱冠以能書名讀書源於家學不沾沾於章句研究六經古史發為詩歌古文融會精液抒寫性靈非徒規倣形似者其為科舉文則理法縝密不尚浮詞故弱冠游邑庠有文譽其後請業者衆師其清真者皆成利器生平無他嗜好惟於山水有夙契嘗慕三山九曲之勝一遊閩中再遊天台歸而胸襟浩然潑墨為山水以畫其壯觀先生不善飲而興極豪與里中吟朋十餘人常以文讌為樂閒日往往破曉出郭暮而忘歸陰雨風雪嚴寒勝暑不以為苦故遊輒致病病已復遊終其身無少壯之間焉是編凡五卷湖艇漫筆二卷略述湖上之名勝古蹟西湖雜記一卷略述古今之文獻掌故及遺聞軼事天竺瓣香一卷略述上中下三天竺寺之建置沿革游杭紀程一卷略述常杭途中之所聞所見卷帙雖無多而於山川佳勝敘述頗為有致且昔有而今無者如湖心亭顯嚴院諸古蹟皆詳為考證以免其湮沒無聞昔無而今有者如阮公堆靈峰亭諸名勝皆一一備載以補傳王露西湖志之不足其為湖光生色不少矣然卷五為紀行之作與此記強併為一未免失之冗雜是其所短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類雜記之屬

塞北紀程一卷 海日樓遺書本

清沈曾植撰、曾植字子培、浙江嘉興人、光緒六年進士、官刑部主事、居刑曹十八年、專研古今律令書、由大明律宋律唐律上溯漢魏、於是有漢律輯補、晉書刑法制補之作、尋充總理衙門章京、中日和議成、曾植請自借英款創辦東省鐵路、不果行、丁母憂歸、兩湖總督張之洞聘主兩湖書院講席、旋還京、調外交部、出受江西廣信知府、為政知民情、故事治而民親、歷署督糧道鹽法道、擢安徽提學使、赴日本考

察學務、三十二年署布政使、尋擢巡撫、在皖五年、重治人而尚禮治、政無鉅細、皆以身先、為學兼綜漢宋而尤深於史學掌故、著有海日樓詩集二卷、曼陀羅寱詞一卷、西江詩派韓饒二集六卷、蒙叟乙卯稿一卷、是編乃赴蒙時紀行之作、所述風俗物產皆頗精核、惟所考山川古蹟多不甚確、如謂白河為古鮑丘水、崆峒山為廣成子得仙、黃帝就而問道處、皆不足置信也、按潮河下游、今尚稱鮑邱河、自明季河道中湮、北運河與薊運河各據其故瀆之半、平時常涸、雨則奔注、俗呼瀉肚河、白河源出獨石口外、流至密雲會潮河、過通縣、稱北運河、與潮河初非同源、安能混為一談乎、史紀五帝本紀云、黃帝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於海、登丸山、西至於空桐、登雞頭、索隱曰、山名也、後漢王孟塞雞頭道、在隴西、一曰崆峒山之別名、正義曰、括地云、空桐山在肅州祿福縣東南六十里、抱朴子內篇云、黃帝西過空桐、從廣成子受自然之經、即此、括地志又云、笄頭山一名崆峒、在原州平原縣西百里、涇水所出、莊子云、廣成子學道崆峒山、

黃帝問道於廣成子、蓋在此、葛洪莊周二說互異、雖未詳孰是、然其山皆在隴西、而不北漢北、知曾植此說之無據也、余案塞程別紀云、三道營北有山一峯直立、上有孔洞、然達前後、俗本呼之曰窟窿、或文之以美名曰崆峒、是此崆峒山原名窟窿、曾植不察、致為好事者所誤耳、

學校格式一卷 明刻本又鈔本

此明代官書，國初頒布，萬曆重修者也。卷前有太祖及英宗諸帝敕諭八道。太祖時去元未遠，以是仍循俗語體裁。敕諭略云：國子監祭酒太常寺丞張顯宗，署司業翰林院修撰韓克忠，同本監教官生員一千八百二十六員名，洪武三十年七月二十三日，于奉天門欽奉聖旨：恁學生每聽著，先前那宋訥作祭酒呵，學規好生嚴肅，秀才每循規蹈矩，都肯向學，所以教出來的箇箇中用，朝廷好生得人，後來他善終了，以礼送他回鄉安葬，沿路上著有司官祭他。近年著那老秀才每作祭酒呵，他每都懷著異心，不肯教誨，把宋訥的學規都改壞了，所以生徒全不務學，用著他呵，好生壞事。如今著那年紀小的秀才官人每來署著學事，他定的學規，恁每當依著行。敢有抗拒不服，撒潑皮違犯學規的，若祭酒來奏著，恁呵都不饒，全家發向煙瘴地面去，或充軍，或充吏，或作首領官。今後學規嚴緊，若是無籍之徒，敢有似首貼沒頭帖子，誹謗師長的，許諸人出首，或綁縛將來，賞大銀兩箇；若先前貼了票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綁縛將來呵，也一般賞他大銀兩箇。將那犯人凌遲了，梟令在監前，全家抄沒，人口遷發煙瘴地面。欽此。以下正統九年三月初三日皇帝敕諭國子監師生，及成化元年三月、弘治正德嘉靖各元年三月，又嘉靖十二年三月、隆慶元年八月各敕諭事同，皆雅言體裁，以次為永樂三年申明洪武舊學規，內有每月功課表，續定學規凡洪武十五年十二條、十六年八條、二十年二十六條，悉從略，不舉。卷末有礼部欽依榜示學校生員事理十三條，大意以事不干己，不許建言代人陳告，並令所在有司鐫勒臥碑曉示。明史選舉志謂明人無地而不設之學，無人而不納之教，庠聲序音，重規疊矩，學校之盛，唐宋以來所不及云。

不慊齋漫存六卷 光緒八年刻本

清徐賡陛撰。賡陛字次舟，浙江烏程人，以候補通判官廣東。此乃署南海縣時輯其歷任公牘文而為是編。卷一曰古文，為記、序、碑誌、祭文、告示，皆屬於地方公事。卷二曰遂溪書牘，卷三曰司權公牘，卷四曰海康公牘，卷五曰陸豐書牘，卷六曰南海書牘，蓋仿王筠一官一集之例而為之。然既擇其近文者都為一卷矣，而各卷中仍有祭文、碑誌、壽序，且有致其堂弟啟書與公務絲毫無關，而亦羼其間，為體不純，殊不解其用意。賡陛頗有才氣，留心時事，其上張之洞二三兩書，言海防事，又稟覆海防籌度情形、籌辦海防第二稟、覆本道論海防書，雖有見地，不同凡論。其陸豐書牘關於教案者尤多，最切直者則稟民教案件不得為中外交涉事件，謂所以不作中外交涉事件另冊造報者，以為中外交涉事件係指華民與洋人涉訟而言，是以事涉華洋，有派洋員觀審會審之例。至民教案件，乃係中國之民與中國之民互訟，向由中國官員審斷，條約并有教士不得干預一款，既與外國之人無涉，則教士竊託領事亟求，均係違約干預，似應據理駁正，以崇國體而杜釁端。其言可謂洞中肯綮。清季督撫一聞教案，動色相賊，視為交涉要件，愈常訛而波瀾愈多。是時官粵督者為張之洞，素號通敏，乃亦以此責賡陛，故賡陛痛切言之，之洞亦無以難也。然使賡陛之言得行，則教案轇轕必省，可以斷言。惜其終於埋沒而不行。賡陛此編，雖稍嫌叢雜，而其足備參稽，則大醇而小疵者也。

古今孝友傳十五卷 家刊本

清劉青蓮撰。青蓮，字華嶽，河南襄城人，恭叔之從子。劉氏以孝友稱于世，而青蓮與青芝踐履尤為篤實。嘗自謂其先世父孝友公、純孝公、先子贈翰林公同居養親，庭闈嫺睦，久為海內所稱述。兩世父以痛母哀毀卒，而先子撫四孫兒，大者十齡，小者纔五六歲，卒克有立，蓋我家先公賦性純篤，根于天至而然也。蓮生也晚，不獲覩一堂和樂怡說之象，聞侍先人語家庭聚順舊事，顧蓮及芝曰，汝輩異日能繼此否，言之泣下，而邑人李子磐石足跡遍天下，嘗謂蓮曰，吾閱人多矣，每談及君家先公庭幃瑣細故實，人皆驚詫為古書傳中所未有，非止近今罕覯也。蓮兄弟淬厲，智率良學，供甘養二親，四十年來，雖家慈親憐愛，而中心慄惧，多所遺憾，鬱鬱厚矣，故披覽紀載凡昔賢孝順事跡，輒愛慕流連，不忍去手，以寸紙集錄，久之成冊，始自陶唐，終迄國朝，上下五千載，得人九百有奇，釐為十五卷，此青蓮

所以輯是編之意也。夫祇父恭兄，人之天性，然必由教而始興，故臨政治民者，既養之以遂其生，即教之以復其性，子敬不寐之明發，弟崇既翁之篤慶，孝弟之義既明，而天下未有不治者也。青蓮既踐履于躬，復推其義，輯為是編，使家有其書，長老倡其教，有益于世道人心甚巨，可與列女傳、忠經、二十四孝圖並傳，非徒資于歷史之參考而已也。

天定錄三卷 元刻至正刻本

宋岳珂撰。珂字肅之，号倦翁，相州湯陰人，鄂國忠武王飛孫，敷文閣待制霖子，官戶部侍郎淮東總領制置使，歷充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此書撰刊之後，多有散佚。元至正二十三年，江浙行中書省重刻之。書分上中下三卷。上卷目錄進高宗皇帝御劄石刻表、進行實編年籲天辨誣表、進家集表、繳進奏狀、上宰執第一書、上侍從給舍臺諫書，凡六篇。中卷目錄經進百韻詩、封王信劄、封鄂王信劄、上宰執第二書、乞付史館堂劄、後省看詳、宣付史館指揮、追封鄂王誥、告碑陰記附，凡七篇。下卷目錄謝封鄂王表、謝宰執啓、謝臺諫給舍侍從兩省啓、都司取索文字申都司狀、加贈先伯雲信劄、加贈張憲信劄、先伯雲贈節度使告、張憲贈承宣使告、謝表、謝宰執啓，凡十一篇。今舉鄂王信劄之例如下，曰：勘會已降指揮，岳飛忠義徇國，風烈如存，雖已追復元

官，未盡褒嘉之典，可特與追封王爵。五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追封鄂王，右劄付故追封鄂王本家。嘉泰四年五月二十二日。此書版本據王國維兩浙古刊本考，為元代所刻，每半葉九行，行十七字。卷前撰者自序，略謂：珂歸自日邊，抗塵南徐，軍庾朱墨，餘暇發故篋，得所上書表及廟堂施行次第、恩詔先後、凡啓謝公牘之屬，釐為三卷，以天定名。傳曰：人衆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千百世有能哀大父之忠而欲知聖朝追褒之始末，即是錄也，不直為覆瓿，而所以名之意，尚庶幾其有考云。署開禧元年十二月癸丑朔。又有後序，從略不錄。

建譜誌餘不分卷 民國十五年鉛印本

清趙宿曆撰、宿曆字吉輔、號福培、掖縣人、貢生、中書科中書、廣西候補巡檢、著有姓彙管見記略、客粵雜記、遊粵小草、綠槐書屋詩草、平叛詩文、軼事後記等書、是編乃彙集有關建文年譜之詩文掌故者、逐條記載、不分類例、不序先後、有得即書、共凡八十餘條、先是宿曆十世祖士喆、於明末年間撰有建文年譜、以補正史之缺、而寄故國之思、書成後直至清道光間始刊刻行世、士喆僻處海隅、見聞未廣、不免有遺漏之處、故李兆元十二筆舫雜錄嘗舉其漏落、謂建文嘗遯跡於杭州安溪之東明寺、見陸次雲湖壖雜記、年譜于永樂二年止云師遊於杭、注引從亡隨筆云會於吳山、遂遊西湖、洪熙七年再遊吳山、亦止注云杭之淨慈寺西房有僧像不去鬚、為建文遺像、初不及東明寺事、又年譜於建文詩篇單詞隻句無不搜羅、而鄭曉遜國記載建文金陵詩、年譜反遺之、又建文至貴州金竺長官司羅永菴題詩壁間凡二首、亦見遜國記、年譜止載其第二首、而又誤書為一云云、今宿曆此編於年譜所漏落者、均為補入、又參攷南畺繹史、綱鑑會纂、鄧州志、列朝詩集、建文遜國臣記、雞窗剩言、鄘亭新語等書、舉凡有關建文掌故、臣工言詞、靖難前後事實、及當時臣工詩文等、無不備載、其搜羅之詳、殊費心力、即清代詩人學者詠建文諸臣忠烈詩文、亦皆載入、惜其為長編體裁、未加編纂、殊為憾事、至其所載清人林崇學羅阡諸人讀建文年譜詩、類多譽揚之辭、既有乖於書之體例、亦未免涉標榜之嫌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傳記類

孟志編略五卷末一卷 清光緒聚珍板排印本

清孫葆田撰。葆田字佩南，榮成人。同治甲戌進士，歷官合肥知縣，賞加五品卿銜。撰有校經室文集，已著錄。是書卷一為孟子年表，卷二為孟子事實，卷三為祀典，卷四為從祀賢儒傳，卷五為藝文，皆歷代注解撰述，卷末為雜志，計有孟子遺事、歷代崇習孟子遺事等三段。蓋清光緒間，山東巡撫周祺、學使鈕玉庚嘗奏請以唐儒韓愈配享孟子，而濟東泰武臨道陳錦督修孟子祠廟時，得博士孟廣均三遷志稿，以其未能雅馴，商之鈕玉庚，交由葆田重加纂訂。於是發凡起例，搜輯舊聞，纂成十卷。葆田並各綴數語於篇末，以述編纂之指。統觀全書，事增於前，文省於舊，頗合於史家之正軌。如年表不以通例為之，而先依六國表分年以繫事，上起孔子卒歲，下至燕人伐齊，二百年間，證諸列國世次，而得孟子出處時地之大略，更於孟子游梁仕齊之歲，詳加考核，以正史記之誤。而其事實一卷，純以孟子書為徵，略采漢人之說為綱，並附清儒考論，而為疏通其是非得失。至從祀賢儒傳後，更附趙岐、孫奭、錢唐三人小傳，以其皆有功於孟子者。又以三遷志稿有日照許

瀚駁辨百數事，並皆附入書內，是其詳備，尤為三遷志等書所不及矣。原書成後，以鈕玉庚之奏不果行，陳錦又以憂去官，因是未能付梓。葆田于是取其前五卷及末一卷，加以理董，將付刊刻。門人李書翰以為有益初學，因用聚珍板行世，書後附李書翰跋云。

聖蹟圖不分卷 清同治刊本

清孔憲蘭刊。憲蘭曲阜人，至聖七十二代孫，同治壬戌舉人，官新泰訓導。是編乃記孔子一生行事，凡其出處進退大節所關之事蹟，各繪為圖。若蓋曲阜有聖蹟殿，自建設以來，歷世增修，舉凡孔子誕降之初，歷聘之終，言行問答之故事，常變順逆之遭逢，無不詳明究切，繪為全圖，鐫刻於石，以垂永久。憲蘭以其歲月既久，薄蝕殊多，恐年湮代遠，迹像愈壞，考證無從，因刊諸木，依舊繪圖，俾孔子事蹟愈久愈新，亦彌遠彌盛。憲蘭之意，既所以廣聞見，亦所以

守遺範也。統觀其書，自禱尼山，至漢高過魯修祠，通二十九事，圖首並附序事及贊詞，若能常玩其圖，考其實，誦其贊，宛然如身生其時，親歷其地，而聆乎木鐸之餘音者。考明代張楷曾刻是圖，僅二十事，流傳極少，與此冊異同若何，不得而詳矣。是編書首有憲蘭新刊聖蹟圖記一篇，敘其刻石源流頗詳云。

顏氏家乘不分卷 清嘉慶刻本

清顏崇槼編。崇槼字運生，曲阜人，顏子七十代孫，為四氏學官，以卓行薦除興化縣知縣。是編即其官興化縣時所編刻者，蓋以表揚其先輩節烈事功者。錄其六世祖胤紹及子伯璟、伯玠，孫光猷、光敏、光斆三世傳誌碑表凡十一篇。計胤紹有明史列傳二篇，其子伯璟為父請旌郵揭帖一篇，續表忠記傳一篇，林璐撰傳一篇，魏禧合胤紹伯璟撰顏氏忠孝傳，吳綺撰顏氏忠孝家廟碑，伯璟有王士禛撰孝靖先生傳一篇，朱彝尊孝靖墓表及墓誌銘各一篇，

光猷有孔尚任撰考功司郎中顏公墓表一篇，又李克敬撰三顏公傳，即光猷、光敏、光斆之合傳也。蓋胤紹於明季官河間知府，清兵至，合家自焚，事聞，贈光祿卿。其子伯璟居家聞之，間道赴河間，求得骸骨而歸，一門忠孝，最為世稱。而伯璟子光猷、光敏、光斆，于康熙間先後成進士，光斆官浙江學政，以清廉聞，世稱學山先生。光猷官河東鹽道，使光敏官吏部郎中，詩文有重名，于是世有曲阜三顏之稱。崇槼即光敏曾孫也。崇槼刊刻其曾祖所撰家誡於杭城時，阮元為撰序，因屬其備錄忠烈孝靖考功三代事蹟，以

便後世有所觀感崇桀因彙為此編刊以行世云。

遵義平匪日記一卷 振綺堂叢書本

清韓超撰。超字廣仲，號南溪，直隸昌黎人。由道光甲午副榜，署貴州獨山、清江、桐梓各州縣，歷任貴省臬司、兵備道、布政使，官至巡撫。其生平均致力於黔，軍功政績著聞於時。此書雖屬韓氏四種之一，而書內署空六居士撰，前有咸豐乙卯居士序，蓋韓氏幕友也。是編紀楊龍喜之亂，由甲寅八月至乙卯五月。時超正宰清江，桐梓為楊匪所踞，并分攻正安州及仁懷、綏陽、安南、普安諸縣，疆吏檄

超進擊，復聞遵義郡城告急，遂先赴郡，以保桑失地方。全書取日記體，逐日記載，凡征勦之難，民間之疾苦，與夫文吏武職之無能，皆可於此見之。而是時粵匪與之響應，屢欲入黔，又可考見彼時東南大局，洵重要史錄也。按空六居士自序，謂是役凡八閱月而事平，予逐日記載，彙成一編，以備久而遺忘云。以當事者述所見聞，自係信史。按是年甲寅春間，初有獨山之亂，秋間又有楊逆之起，雖皆土寇，均為洪楊支流，特大亂中之小亂耳。[illegible]此

書可與獨山平匪記合閱、則當時東南形勢、即知其大凡、其重要固不下於正史也、

獨山平匪記一卷 振綺堂藏書本

清韓超撰、超字寓仲、號南溪、直隸昌黎縣人、由道光甲午副榜捐納直隸州州判職、歷任貴州獨山、清江等知縣、石阡府思州府知府、及貴東兵備道、布政使、官至貴州巡撫、初為胡林翼部下、為胡氏所重、平生政績軍功、著於黔省、世人知者極少、此書為韓氏四種之一、於是人皆謂為韓氏之著按是書署空六居士撰、前有咸豐四年空六居士序、實則居士乃韓幕僚、因紀韓氏政績、故撰此編

及遵義平匪記、攷獨山界連南丹、漢夷雜處、俗好群鬪、道光丁未戊申間、韓氏到任後、力行團練、境內肅清、及韓他調、後任漸弛、迨粵寇事起、各省軍興、奉旨勸捐助餉、地方騷擾、萬姓寒心、匪徒楊元保等借以煽動、遂得起事、因有甲寅三月之變、時匪勢甚熾、連陷郡邑、韓氏以州縣文職削平大亂、誠不易矣、此書即紀其戰功、與撫綏策略、始於甲寅二月、迄秋季、可見當時土匪粵匪情形、及地方狀況、誠為信史、亦咸豐初年黔省軍事之實錄也、

孫氏世乘三卷 上虞羅氏藏明刊本

明孫兆熙茂孚兆勲輯、餘姚孫氏其先籍富春、唐有三司使岳者、史稱康吏、卒葬餘姚之燭湖、子孫因家焉、至宋淳熙進士應時、以理學湛深、為朱子所重、其裔衍緒、聲稱不絕、至明忠烈公燧而大顯、燧死宸濠之難、大節彪炳、有子堪墀陞、陞官至南禮部尚書、謚文恪、陞子鑨吏部尚書、謚清簡、鋌南兵部侍郎、鑛南兵部尚書、墀孫如游大學士謚文恭、並著名績、閥閱之盛、為姚江甲族、兆熙茂孚兆勲、為山東恭政如洵子、鑨之孫、懼先世遺澤久而或泯、爰裒自燧以下五世碑狀之文為一編、以示子孫、其言曰、子孫欲考先人之實事、與其繙閱無定之遺編、不若詳求有據之家錄、俾曉然曰、吾祖父之清白傳家也如此、卓然立偉節也如此、歷卿長執風憲、不忝倚毗也如此、且使天下之人亦肅然起敬曰、孫氏之積有令聞也如此、庶光前之偉伐、以保艾我後乎、其文類出同時巨公手、雖未能盡如有道之無媿辭、要其累世勛德、曠世所罕、不徒閭里子孫、被其光寵、而兆熙等之式誦清芬、不忘紹述、尤足尚矣、

一夢緣一卷庚辰叢編本

明王國梓撰。國梓字廷瑞，號兩峰，漢陽人。以諸生膺楚王華奎郡馬選，成婚纔七日，值張獻忠破武昌，郡主殉節，而促國梓奉母避難，獲全。國梓因記其事之始末，為此書。考華奎非楚藩裔，乃王妃兄王如言子詐為之者，當時曾為宗人華趆所訐，華奎輩金賂權貴，事得寢。及張獻忠勢偪，不夙謀防禦，致城破，為獻忠籠而沈之江，楚宗殲焉。獨其女夙德深明大義，從容就死，有非尋常女子所能。國梓此記，亦哀艷悱惻，情文亹亹。首記已膺選成婚，中記主蒙難殉節，末記賊退入宮，迎主櫬葬先塋，及遵主遺命納官女月英為遣事，累數千言。自來不見著錄，甯鄉程氏曾據舊鈔本付印，流播未廣，近日滬上復據程本印入叢編。以主之烈，國梓之義，幾湮沒於殘編斷簏，蕩為風埃，而卒得大顯於世，謂非靈祇所呵護歟。末附近人蔣國榜撰主小傳，頗能綜括事實。至國梓記華奎仰藥自殺，與史不合，殆諱言之。又史載獻忠陷武昌，為崇禎十六年五月壬戌晦，國梓紀年則作辛巳，是誤以為十四年事。又云盧象昇、左良玉合勦賊，不知象昇已前戰死鉅鹿，則俱國梓所誤記，或傳寫之譌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傳記類

扶風傳信錄一卷

清吳騫輯。騫字槎客，號兎床，浙江海寧人，乾隆諸生。工詩，能畫，藏書都五萬餘卷，築樓藏之，晨夕展誦。時黃丕烈以藏宋本名於時，自題其居為百宋一廛，騫乃顏其居為千元十駕，而名其樓曰拜經。嘉慶癸酉年卒，年八十有一。著有拜經樓詩文集等。是書為騫輯錄記宜興許生遇狐仙事諸札記而成，其事蓋當時所膾炙人口者也。自敘曰：康熙中，義興許生遇狐仙胡淑貞事，世競傳說，而文人學士，登諸載記，如王漁洋居易錄、鈕玉樵觚賸、徐竹逸會仙記、新舊宜興縣志等，不一而足。友人任茂才安上，示余一編，曰敘事解疑，視之即許生大父可觀親筆著錄，皆其祖若孫當日與諸娃晨夕往還問答餽遺之事，年經月緯，按時風雨晦明，歷歷無爽，較得之傳聞者為確鑿可據，并謂可觀為老諸生，所記皆尋常世俗雜務，且辭不達意者，間亦有之。爰稍剪其繁蕪，并取詩辭之近雅者存之云云。所輯除可觀原作經改削者外，附錄有青青柳傳、會仙記、後會仙記、居易錄、觚賸、宜興縣志、修宜興舊縣志等。然可觀原著所記時日，自康熙廿一年正月十一日至同年十月十八日止，而時日縷析，不類追述者，且卷末自署康熙二十五年丙寅五月可觀紀。可觀字漢昭，明末諸生，國朝棄而為農，自號止翁，時年七十有八，亦體例不倫，或所謂任安上茂才好事者為之，而騫不察，更為之輯錄者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傳記類

延福宮曲宴記 賜書堂鈔本

宋李邦彥撰述、邦彥字士美、懷州人、大觀間上舍及第、為文工敏、應對便捷、惟喜綴街市俚語為辭曲、自號李浪子、宣和間邦少宰、都人目為浪子宰相、欽宗時升太宰、建炎初以主和誤國、授建武軍節度副使、潯州安置、此書記宣和宮內遊宴事、足資參攷、首述宣和二年十二月、召宰執親王等曲宴於延福宮、特召學士承旨李邦彥、宇文粹中、示異恩也、次述巽用觳品、瓌奇精緻、非常宴比、仙韶執樂、和音曼聲、合變應節、亦非教坊工人所能彷彿、次述殿閣之崇、並賜諸臣赴景龍門觀燈、與民同樂、由是篇所記、足見當時太平盛世、君臣酣嬉之樂、凡國家大事、皆未措意、盛極必衰、致釀成靖康之禍、觀此文及保和殿曲宴記、太清樓侍宴記諸紀事、北宋君臣、徒宴安於物質繁華、其後汴京之陷、二帝被虜、亦理有固然者也、

崇陵傳信錄一卷 宣統刻本

清惲毓鼎撰述、毓鼎順天大興縣人、己丑進士、授庶吉士、在翰苑時頗得光緒帝之信任、侍帝亦最久、此書專紀德宗一生事跡、頗多秘聞、尤具信史、因毓鼎供職清秘、凡當時宮中府中之事、皆得與聞、前有自序、稱湖濱舊史序略云、先帝御宇不為不久、幼而提携、長而禁制、無母子之親、無夫婦昆季之愛、無臣下侍從暇豫之樂、毓鼎侍左右且久、天顏戚戚、常若不愉、未嘗一日展容舒氣也、弃臣民之後半月、沖主即位、毓鼎侍班壓前、默思先帝生平、遭際困厄、心酸鼻辛、恐後之人、稽光緒一朝故事、所見者懿旨耳、上諭耳、奏疏耳、竊謂繼志述事、此其時矣、乃舉十九年所見所聞、纂為此錄、他日陵谷變遷、函開心史、三十四年之朝局、庶有大明之一日乎云云、故此書實可云光緒朝實錄、與沃丘仲子慈禧傳信錄、可互參閱也、按光緒一朝國事最多、中凡甲午之役、戊戌之變、以至庚子之亂、皆有關於世之大局、是錄皆詳紀之、尤以關于庚子拳匪之禍、與中朝

之旨、記載最為精采、良以[illegible]氏身親目歷、自較可信、如記庚子五月二十二十一等日召見廷臣情形最悉、謂之庚子御前四會議、均他書所不載、亦後來秉筆者所取資、即同時羅惇曧氏之庚子國變記諸書亦皆取材焉、誠言拳亂及清末國事者之珍聞也、

濰陽紀事詩一卷 光緒寫印本

清無名氏撰、此書不著撰人姓名、卷內署無名氏撰、書口書十笏園印、書共一卷、以詩紀事、附以詳注、乃記光緒季年濰縣邪教事、按濰縣地居齊魯之東、素稱文物之邦、光緒庚子辛丑間、初以東撫毓賢袒護拳匪、至釀大亂、袁世凱繼之、始驅除亂黨、此書雖詳紀邪教變亂始末、而不著年月、或以斯事彰彰在人耳目、故略而不書歟、揆之史裁、實屬疏漏、又所記邪教規條、及所奉宗教、與拳匪、八卦教、實白蓮教之支流、大同而小異、如云邪教邪師、斂錢名為栽根、其服飾則首戴黃冠、以銅扎圈為飾、起事時或以紅帛抹額、頗似古人所謂儺及傀儡者、逆首馬剛及劉氏、周氏、劉氏自稱係織女星下凡、編造八卦歌詞、與十卦書、又以黃絹描畫人獸、書寫符篆、皆以意為之、男女鄉民、從之若狂、其匪黨則穿黃衣、着紅裙、男以黑煤、女以胭脂塗面、開監放犯、以戕官者封頭功、稱人入教拜師為學好、後被官軍剿平、首逆伏誅、而劉氏金妮、年十九、從容就縛、毫無懼

色時人以為逆氣所中，故書中云蓮步輕移廿寸碟，笑看彌勒上西天。考書中所紀此役邪教，實似咸同間黃崖教支派，雖崇奉道教，並似白蓮，然與拳匪仇洋之旨殊異，且惑衆戕官，自樹一幟，於此足見齊魯之間教黨極多，作亂亦頻，其旨則仍白蓮餘孽，而俗悍民頑益可証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保和殿曲宴記一卷 賜書樓傳鈔本

宋蔡京撰，京字元長，仙游人，由熙寧進士，歷官開封府、戶部尚書，元豐紹聖間興章惇復王安石新法，貶元祐諸臣，官至太師魏國公，屢罷屢起，凡四出執政，主王安石之鹽錢法，天下病之，稱之為六賊之首，遂有靖康之變，宋史有傳。按京於政治主變法激進，遂至擾民，其文章書法均有可取，且皆佳妙，世稱大家。此書一卷，紀宣和元年保和殿成，上宴群臣於殿之園林，京恭紀其盛，猶可見靖康以前太平之治，君臣之樂，凡殿之建置陳設及其景物皆可考見，且文筆雅潔，亦稱名作。首記宣和元年九月皇帝召臣蔡京、王黼、燕王、楚王、童貫、蔡攸等宴於保和殿，殿三楹，楹七十架，落成於八月，中楹置御榻，東西二間列寶玩古鼎玉器，左挾閣曰妙有，設古今儒書子史楮墨名画，右挾閣曰宣□，設道家之書與諸天隱文，又記各殿閣所陳古器，多不知款識，上親指示，為言其概云。可見北宋宮內文物之盛及宋諸帝之酷尚風雅，夏鼎

周彝皆萃於此、而歐陽氏「集古錄」、及「宣和書畫譜」所記、或猶未盡其名物也、今稽考各書、猶足想見此編雖述宮室之美、君臣之樂、而於北宋之典制古物、略可參証、固未可以傳記文目之也、

同咨錄不分卷 清順治刻本

不著編輯人姓氏、乃順治二年間、清代入關後御史題名錄也、共四十六人、計有王守履、朱廷翰、梁維本、盧傳、何王軒、郝壁、張祺、吳贊元、李嘉彥、吳達、馬兆煃、許弘祥、柯士芳、郝傑、廖攀龍、宋調元、羅國士、王應昌、劉顯績、賀梗、王昌胤、李運長、王顯、蘇銓、孫士寧、莊憲祖、趙端、李起龍、史給、鄧孚槐、李嵩陽、朱鼎延、杜立德、李森先、宋一貞、桑芸、孫襄、吳臣輔、許作梅、孟明輔、榮爾奇、姜金胤、趙弘文、李發元、劉明偀、其間官各道御史及各科給事中者為最多、餘如員外郎主事等、僅二三人而已、其書與硃卷履歷同式、下記字號籍貫生辰等、上列三代、下載兄弟妻子、再記科名歷官、其有由御史外簡者、亦各載其下、如朱廷翰題宣大巡按、吳贊元江西巡按、廖攀龍陝西巡按、王應昌浙江巡撫等、人其中朱鼎延杜立德趙弘文等、位皆至大學士、則是冊亦可備研掌故者之參稽也

新疆奏稿不分卷　稿本

不著撰人名氏，均為光緒三十二年至宣統元年之奏稿、惟每奏稿之尾、有欽命甘肅新疆巡撫部院聯之章、攷新疆圖志職官表，光緒三十二年新疆巡撫為聯魁，則此奏稿為魁撰無疑、聯魁滿洲鑲紅旗人、貢生、光緒三十二年授為新疆巡撫、宣統三年卸任、是稿共五十二件、皆係當時官員升遷調補、及軍政、改革、政費報銷、田賦、進貢、學校創設等事、雖大都例行之件、而官員之升遷、可補新疆圖志職官之未備，政費之報銷、亦可考新省財政之概略、其中有整頓新疆積弊一摺、乃與伊犁將軍長庚會銜、實為當地要政、編之此稿、未曾排比、故雖先後亂然、均有關新省政務、實屬珍貴史料、蓋自左文襄公平定新疆以後、光緒十一年始改省設巡撫、而聯魁雖當清代末年、而適外交內政清亂紛雜之秋、其奏議又不傳於世、以五六年蒞新之久、而僅餘此五十餘件、吉光片羽、劫火餘燼、足珍貴、固不可以斷爛朝報視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南庚奏議十卷 明崇禎刻本

明呂維祺撰、維祺字介孺、號豫石、新安人、萬歷癸丑進士、權吏部主事、陞郎中、崇禎間由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卿、管少卿事、陞南京户部右侍郎、兼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糧儲、升南京户部尚書、賊至不屈遇害、謚忠節、撰有存古約言、四禮約言、音韻日月燈、明德堂文集等、是編乃其官户部右侍郎、總督糧儲時所上諸奏疏也、計卷一五篇、卷二三編、卷三五篇、卷四五篇、卷五六篇、卷六五篇、卷七四篇、卷八四篇、卷九六篇、卷十六篇、附咨一件、其九十兩卷、不載在目錄中、書中不記卷數、以甲乙分集、所上各疏、有根本重地空匱至極疏、摘參怠緩漕折各官、南庚拖欠情弊及振刷事宜疏、南計愈窘南鑄宜急疏、餘如清冗役考倉斞、罷無關新税、税外加税物價騰貴、楚藩乾沒等疏、無不痛切陳辭、實心於國計民生者、自序謂當此中乾外竭、生心害政之時、左晝財用、右又劃元氣、豈真有嘉謨入告、毋亦唯是竭髮膚以仰副宵肝、然而每一展卷、便一仰屋諦觀、通如許、需如許、累債如許、出浮于入又如許、雖有滄海難實漏卮、實目蒿而心痗、當與司官言、吾輩不但視國事如家事、今日任此重担、實即我輩自己家事云云、是其赤心為國、可以概見、曹于汴序、謂誦其疏剴切而婉摯、足動楓宸之感、嚴正而爽直、足寒久竊之心、云云、誠非虛譽也、

餉撫疏草七卷 明天啓刻本

明畢自嚴撰。自嚴字景曾，號白陽，淄川人。萬歷壬辰進士，歷官河南右參議，淮徐兵備道，陝西右參政兼僉事洮岷兵備道，陞按察使，太僕寺卿，天津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理遼東糧餉，戶部尚書，太子太保。撰有尚友編、西征記、度支奏議、撫津督餉、餉撫留憲、留計、各疏草、石隱園藏稿等，均已分別著錄。是編乃自嚴官督理遼東糧餉兼巡撫天津時所上奏疏。卷一計十一篇，卷二計十一篇，卷三計八篇，卷四計七篇，卷五計九篇，卷六計九篇，卷七計十篇，總計六十四篇。當明天啟間，遼事日亟，因特設天津巡撫，備兵防海，贊理征東軍務，並督理遼東糧餉。於水陸適中處所，往來儹運。自嚴首任是職，於糴買兵糧、糧草估計、召商比較、上納以時支放。故編內有津兵調發無餉疏、解運屆期飛輓宜急疏、防兵盡改屯兵海運單虛可慮疏、舊沽屯兵揭、關門本色有限部議全支可虞疏、酌定草束加增料豆疏、運務方殷津糧告匱疏、運額不敷權宜截漕疏、關兵進取芻料關之疏、糧料騰湧召買艱難疏、關運糧粮草價增額縮疏、酌議派徵遼豆本色疏，類皆為遼事極重要之事。且於官商埋沒，將領尅削，一切冒費等弊，亦皆據實參奏。自嚴是編，自清代入關後三百餘年，迄未流傳於世，蓋其家以違礙過多，故嚴密扃藏。近來始漸出，實為明末遼事最重要之資料。書首並有孫承宗序及明熹宗勅諭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陸莊簡公掌銓疏略四卷 明萬曆刻本

明陸光祖撰。光祖字與繩，號五臺，平湖人。嘉靖進士。萬歷中，累遷工部右侍郎，以議漕糧改折忤張居正，引疾歸。居正没，復起，官至吏部尚書。以推用饒伸、萬國欽忤旨去。卒謚莊簡。是編乃光祖於萬歷十九年由刑部尚書改任吏部尚書時所上奏疏也。卷一計十二疏，卷二計十四疏，卷三計十五疏，卷四計十九疏。其重要者有計吏屆期陳飭治維風要務以重大典疏、肅吏治以奠民生疏、袪浮競之習以振風紀疏、舉劾有司官員疏、條議舉廉吏疏、申明職掌、會推閣臣疏，餘如條陳計典、廣諮詢、酌去留、嚴降調、慎用台省、禁餽遺、宴會、言路慎始進及嚴會推、須辨人品、戒偏黨、薦舉公廉寡慾能甘清苦官員等疏，類皆慎重銓衡有關國家大計者。餘則請卹、請蔭、參劾、升降等例疏，如參臬臣李琯，參御史梁問孟、鍾化民，劾巡撫李淶、王致祥等，亦皆不避一切，侃侃直陳。光祖練達朝章，每議大政，一言輒定。再居吏部，推轂人材，不念舊惡，人服其量。蓋其推用饒伸之疏，即在此編，薦舉管志道疏中，可以參攷也。

計部奏疏存三卷 明天啟刻本

明汪應蛟撰。應蛟字潛夫，婺源人。萬歷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累遷至南京户部尚書。天啓初改北部，忤客氏，致仕去。撰有古今夷語、中銓等書。是書即其官户部尚書時所上奏疏，僅存首三卷。叅皆題新餉司，據陳大夏序，謂言新餉居三之一，此僅寥寥三卷，疑非完帙也。首卷二十三疏皆天啓元年者，二卷二十一疏，三卷十四疏，則皆天啓二年者。各疏類皆有關遼事，如清查遼東兵餉、留帑金備東事、解發遼餉發帑金以濟遼急、發帑金振濟遼人、查發關門糧料、運遏遼糧、紀錄辦屬門草束、安撫遼民、山海軍務等，皆其最要者。餘如改照畝爲照糧、特催買運本色、停罷童生輸餉、寄學酌議新餉、解留催查冏地、責成各處買銅解京等，亦無不與遼事有關也。陳大夏序謂歷代司徒之主計者，每自彙其所上之數奏與所奉之俞旨，各成一書，曰奏疏。大抵由舊者十之七，通變者十之三，用以翼典而補其所未備。此疏所以刻也。邇來東西多事，軍興繁而轉餉劇，一時廷臣蒿目國計，几思所以濟其竭而導其壅，塞其漏而隄其潰者，幾無剩劃。主計者悉爲斟酌條對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奏議類

法益以密、今益以嚴、疏亦益多、汪司徒任甫歲餘、而奏草已盈尺矣、余時得佐計、凡所規畫、悉得與聞、每服其深思而意苦、討密而說詳、言新餉者幾居三之一、因彙而梓之以行世云、

計部奏疏十卷 明天啓刻本

明李起元撰、是編卷一為堂稿、計疏三十七篇、內多衰病危篤引退乞休之文、卷二為山東司、計疏二十篇、多關鹽課、卷三四五三卷為新餉司、共疏九十篇、則多關遼事糧餉者、卷六為福建司、計疏十四篇、卷七為貴州司、疏二十篇、卷八為雲南司、疏二十七篇、卷九為四川司、疏十九篇、卷十則浙江司二篇、湖廣司一篇、山西司七篇、冊庫三篇、明代自遼左發難、黔蜀繼之、驛騷徧地、海內奔命、內帑之衰積若掃、履畝之加派、搴劇郡邑之挪借、垂盡、當時號言

不涸之泉、鹽筴鼓鑄墾田三者而已、然鹽筴不過疏壅導滯、鼓鑄之幣亦衆、惟墾田實足國籌邊長策、無如壞多募少、種普獲希、曾未有較一鍾一石充京邊匱乏、故明季財政之壞、實無復加、起元是編、議鹽筴、議鼓鑄、議墾田、連章累牘、皆可見其體國憂民嘔心腐毫而汲汲調劑之意、徐紹吉序、謂其運適達詳諫之謨、於一時權宜之計、析毫末尋丈之辨、於百方補苴之間、較若列眉、明如觀火、且窺公之心、方怵乎有深卹、穆乎懷遠、猶者、不能得之政事、輒借議論為調停、既已得之調停、即著調停為經濟、所以救時

云云、亦概乎其言之矣、

許副都奏疏一卷 子霖堂本

明許弘綱撰。弘綱，東陽人，萬曆八年進士，改
庶吉士，歷御史，有譖之，以建言削籍，旋起
起副都御史，攝兩廣總督，四十二年復以副都
署院事。此卷則在御史任內所上疏也。時時擇
之機方亟，弘綱即上勸陳末議，以濟兩勤疏
其後時科又上西夏叙功，請重賞賚
疏，計典甫竣，又上乞崇實行，以端士習疏。此
三疏在當時均極切要。考明史紀事本末，平哱
拜兩中，令御史葉夢熊等請討賊自辯糗
糧則是魏學曾之功，且不下為詔，又繼以副都
前疏請之，以述備禪脩為言，可謂能挽其家
五于重要一疏，則回是從壓恩至五百餘員
從此世以為徒的特有此疏，亦考明紀士堂
寧夏功臣，葉夢熊、朱正色、梅國楨各蔭
世官，其餘李如松、李如樟等，連及如蘭、
之妻楊氏，皆叙守城功，副都疏以遏賊之
功，如蘭第一，則誠為至允，惜非如黃矣守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本國、別州府卷而西、寧夏早已告亡矣

正史新奇二十六卷 傳鈔本

清李清撰。清字映碧，號心水，江蘇興化人，明崇禎辛未進士，官至大理寺丞，入清後，以著書自娛，康熙間，徵修明史，辭以年老不至。是書摘取正史中新奇之事，分類編次，總以大綱，區以細目。曰君臣類，為目十八，曰父子類，為目十，曰夫婦類，為目十，曰昆弟類，為目一，曰朋友類，為目二，曰德行類，為目七，曰言語類，為目九，曰政事類，為目七，曰文學類，為目八，曰禮類，為目四，曰義類，為目七，曰信類，為目二，曰知類，為目九，曰不欲類，為目四，曰勇類，為目十一，曰藝類，為目十一，曰怪類，為目十，曰刀類，

為目一，曰亂類，為目三，曰神類，為目四，曰疾類，為目十六，曰惠[?]類，為目十八，曰天類，為目一，曰地類，為目二，曰人類，為目十八，曰物類，為目五，都為二十六類，一百九十八目。據凡例所稱，以二十一史為準，兼收及注，而左傳、舊唐書、兩南唐書與太平御覽所錄謝承後漢書、王隱晉書等之屬，均有補史缺，亦據採及之。至正史詞意未暢，間借取小史補足之。是其書取材既廣，多有是正，編排之間，尤具斟酌，皆有裨於史學，惟謂崔鴻十六國春秋原書載記所採，竟不知其書久亡，世傳者乃為偽撰者，至史書義旨要在戒臨[?]，斯編所錄，核諸事文，輯[?]非庸行，而分類

標稱取句論語亦寓有褒貶之意持五常而去仁於勇外別立力類或缺或複未能盡協而細目過繁灑事似有不恰此皆為可議之大者然數千年來成敗理亂是非邪正萃於一書足為名教綱目而風俗美惡隆污亦可假此而披尋望百十年成此能製博勤之功殊可稱道也

幸蜀記一卷 明刊本

唐宋居白撰居白之經歷籍貫皆不可考此書一卷記唐僖宗幸蜀事歸後被馬傷死此事正史皆不載讀此篇可見其大略足補史傳之闕文於此知野史雜記之不可少也按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為宦者所立者七君是唐之衰亡固不止方鎮之患矣蓋人君者朝廷之本也始即位者又人君之本也本既不正而欲發號施令以正天下可乎懿僖兩帝當唐政之始衰而昏庸相繼僖宗雖聰睿

強記好馳騁嗜賭色遂釀成天災人禍以至死於非命是書紀其幸蜀之事歸途中因好馬而被馬踏唐書僖宗本紀僅云文德元年二月乙亥不豫巳丑至自鳳翔三月壬寅疾大漸癸卯皇帝崩於武德殿於致疾之由無一語及之末云年二十七此篇則詳述其事略謂季年寵內園小兒張浪狗好歌能舞尤曉馬伎後聖駕自岐陽回長安聞浪狗買得好馬潛行看之馬忽騰躍踏帝左脅良久方蘇歸稱氣疾詔醫者二十餘人並無瘳効脅痛轉劇

遂崩、實因馬蹄也、又幸蜀事、舊唐書云七月乙未幸成都、新書則謂正月壬子如成都、此書亦無月日、未知孰是、至何為幸蜀、正史亦不記載、更見是書之可貴、又陶輯說郛、曾錄此編、惟剪削太甚、殆可惜也、

歸廬陵日記一卷 周益國公全集本

宋周必大撰、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廬陵人、紹興進士、孝宗時除起居郎、權給事中、繳駁不避權倖、時曾覿、龍大淵得幸、並遷知閤門事、必大不書黃、旬日申前命、必大格不行、遂[illegible]請祠去、屢應詔奏言、皆切中時弊、歷任秘書少監、官至右丞相、封益國公、慶元初以少傅致仕、必大歷事四朝、世稱賢相、宋史有傳、按氏事業文章、本世欽仰、著述八十餘種、或奏疏、或雜記、皆關朝章國故、俱極重要、是書一卷、四庫未著錄、後人收入文忠全集、蓋其追里記事之作也、取日記隨筆體、始於隆興癸未三月、至六月、據書中紀述、於三月庚申出關、六月歸廬陵、越八年乾道庚寅、始還朝、今所傳庚寅奏事錄、即還朝後著也、至是書所紀、多關山川道里、地方風物、及郡邑政令、今讀之猶可想見宋代社會情形、如於歸途中云、壬子欽宗大祥、過仙巖望众峰聯屬、俗呼排衙山、是日泊安仁入金谿界、路稍平易、道中見撫守張安國榜示民戶、凡寄零輸絹、別差官受納、隨給戶鈔、其法可取、云云、隨紀見聞、皆有裨

史事、此卷雖係地方文獻，其重要固不下玉堂雜記等著也。

北行日記一卷 光緒六年刻本

清薛寶田撰。寶田字莘農，上元人，由博學官浙江鹽尹，以精醫理名於世。光緒六年慈禧皇太后違和，徵天下名醫晉京診視。寶田以浙撫譚鍾麟保奏赴都，診斷慈禧太后病愈後，賞賜極隆，時人榮之。此書即自記其入都請診始末，頗聞宮廷軼事瑣聞，多他書所不載，洵重要而珍貴之著也。書中始光緒庚辰六月至冬季，前有譚鍾麟、德馨、孫家穀、唐樹森諸人序。譚序述此事經過尤詳，略謂：光緒六年慈禧皇

太后聖体違和，徵直省良醫，鍾麟奉薛莘農大使仲昂庭訓導應詔。時莘農年七十矣，人皆以冒暑遠征為慮，而莘農慷慨請行，麟甚壯之。附舟入都，與諸醫診視，酌方調藥，兩月聖躬大安，頻叨恩賞，咸以為榮。莘農歸以往返所紀為北行日記，讀之覺忠愛之忱溢於楮墨云云。書中所記，除沿途見聞外，以敘宮中事最為重要，因歷來著述如李圭入都日記等編，多紀都中建置，或宮闕形勢，鮮有言及宮中瑣事儀節者，而是書記入宮請安診脉諸事，允為珍聞。如記云：進宮時

由內務府大臣及大醫院率領、見御榻行三跪九叩禮後、由內務府代問籍貫履歷、並詢南省及沿途安靜否、又云時太后御長春宮、庭中花木、與鍾粹宮同、惟蘋果樹多、且皆紅熟、診時內府大臣及太醫院跪於左室田及同往者仲氏跪於右、命先請脈、余起行至榻前、榻上施黃紗帳、皇太后坐榻中、外設小几、几安小枕、太后出手放枕上、手蓋素帕、惟露診脈之三部、余屏息跪兩旁太監侍立、余先請右部、次請左部、約兩刻許、奏由鬱怒傷肝、思慮傷脾、五志化火、不能榮養衝任、以致胸中

嘈雜、少寐乏食、短精神、或瘦中帶血、太后問要緊否、奏請節勞省心、不日大安、又云方內先敘病原、次論方劑、草稿呈內務府太醫院、與諸醫看後、用黃箋摺子楷書進呈御覽、再送御藥房配藥云、上述足供掌故之參考、可見宮闈之儀注、可見皇室之尊榮、而所奏脈象尤重要直切、蓋光緒初世、正同治中興之後、海內清平、所謂鬱怒思慮者何耶、於此又證為君之自難矣、

從征圖記 同治六年西山草堂刊本

清唐訓方撰、訓方字義渠、常寧人、道光間舉人、咸豐三年謁選得教職、歸里、旋丁父憂、洪楊亂起、投筆從戎、從曾國藩領水師、嗣改由陸軍轉戰湖北江西安徽各省、官至安徽巡撫、拒粵軍於廬州、破捻於靈璧、嗣平叛苗、坐事降官後官至直隸布政使、致訓方在太平一役、以書生而參戎伍、出力最多、其二次克復鄂垣、鄂氏依之如父母、足見其矢志奮力於是役為如何矣、是書圖其從征事蹟凡十六帙、曰雙蹲投筆、曰河口攀轅、曰武安換馬、曰武當閑雲、曰

飛鴉助陳、曰落鐙漬圍、曰灰山夜戰、曰上馬袖書、曰扶病鏖戰、曰燈戲娛敵、曰搗巢乘雪、曰蘄東設險、曰荆橋練勇、曰太湖凱旋、曰築垣障鄂、曰鄂城定變、圖各附說、不僅載其轉戰豫章皖鄂之績、且如出奇制勝之方、設險定變之策、亦靡不詳予言之、蘄東設險一目、更分述關隘碉堡識其途程、志其夷險、又儼然輿地家之言也、其於湘淮各軍行軍進卻之事、亦多有記載、可備談太平掌故者之訓方是圖叢專記其剿擊洪楊一事、他如痛洗張落刑巢穴、殲蘱苗沛霖羽翼、亦關係於咸同間之軍事匪淺、而此編不詳也、

石潭日記鈔一卷附江上語錄左溪裒談忠逆辨（朝鮮抄本）

朝鮮李珥撰。按日記卷首不著撰者姓名，考記中自明宗大王二十二年起，至宣宗十一年止，內有宣宗六年七月以李珥為弘文館直提學，珥退居坡州，辭職不來。此外關於珥事，亦尚多，故知為珥撰。珥字叔獻，又字栗谷，號石潭，德水人。中宗丙申生，明宗甲子生員，及魁文科，官至贊成，歷典文衡。宣宗甲申歿，謚文成，從享文廟。三歲知文字，七歲作古文，十九歲入金剛山受佛戒，專心儒學，從中溪成渾游，往見退溪李滉，退溪極推重之。嘗築室海州石潭，以教學徒，著有大學栗谷諺解行世。日記附江上語錄，不著撰人，內皆答問關於修辭之語，或亦珥之手筆。左溪裒談內皆名人小傳，有李其賓等共三十餘人，並附以婦人事蹟。忠逆辨為延安李敏撰，內多關李珥事。

魯陵志二卷（朝鮮刊本）

朝鮮童士畸編。魯陵者，魯山上王之墟也。上王出居而終於此，藁葬不識者六十年。至明正德丙子始命改葬致祭，萬曆庚辰乃命崇土竪石，既又為之建廟貌，立木主，嘗祀春秋。惟塋壙墳衍，翳薈藏有山火之虞，又距邑治六里而近，樵牧日相尋，非六戶守僕所能禁，於是旁設僧舍，名旨德庵，以資看守。童氏爰輯魯陵志一編，述前後事蹟而藏之菴中。志分二卷，其目首卷曰事實，曰墳墓，附昭陵、貞洞二目，曰祠廟，曰祭祝；卷二曰題記，曰附錄。考其曰事實者，迹夫上王之禍起於癸酉，終於丁酉，其間安平、錦城大事，而國乘中全沒之，禪讓之時改變其事端，遷置之際移易其年月，儘非事實，而野言瑣錄則多有所不可淆者，故擇要收錄，以備秉筆者之採擇。曰墳墓、祠廟者，噫！藁葬以後，天道周星，寅城觀察上請修墓，而儀物始備，嶷川太守吉燭交神，而爭尋無關，貢如莽如，不得無志。曰祭祝、題記者，以四節禋祀，祝史將事之外，別有九重之香祚，其隆替沿革，亦宜有志。事貫癸酉至

丁丑其間多變故、金石文字猶未足以考信、並載小
說雜錄、仍標其所自來、以備參訂、其有異同處、亦皆
分注於下、能據他書證其是非、則加按字以識焉、卷
末有童氏從曾孫東娥跋、稱是書藏中衍久未鋟梓、而
有所謂莊陵志者、刊行於世、雖原於是本、而粗穢顛
錯、頗失先生編次之舊、今因印遺集之役、繼印此、庶
後之覽者、或有因此而感發其忠義之心焉云爾、

華峰庚戌文鈔一卷 寫印本

清吳光耀撰、光耀字華峰、湖北人、光宣間以新海
防知縣分發四川、宣統元年、任永川縣知縣、其地
屬重慶府、乃川南巨邑、光耀至任後、肅清土匪、整
理政治、邑人士多稱之、為後劣紳所忌、誣控於上憲、
遂撤任、此書即其在蜀時所作也、書凡一卷、雖名
文鈔、而皆傳記及紀事本末、多聞咸同間文武將
帥軼事秘聞、均得之親歷及故老傳說、書中如紀
陳國瑞、鮑超、胡世英、彭玉麟及襄陽籐牌兵諸篇、
皆咸同時清洪兩軍史料、頗多直筆、尤以國瑞世
英事、為他書不載、洵足重也、他如記董福祥、則可
見庚子之變與榮祿、記左宗棠、則論述其在西北實
況、及福建之役、其餘遺事瑣聞、如記洋將華爾、曾
紀澤之喜好西洋文明等、證之他書、亦非虛妄、
末附官蜀時所存文稿、並傳記數篇、足見清末四川之
政令民情、故全書記載、皆清季四朝之典故人物、
因無忌諱、遂多信史、與當時著錄、頗多有異同、
且其文詞犀利典雅、是知作者長於史才、又嫻

詞令者也、

湖墅小志四卷 刊本

清高仰年撰仰年字壽山錢塘人少補諸生負氣節不屑場屋之僻固狹陋時天下多故慨然有幹濟艱難之意既知事不可為遂棄諸生為黃老術欲脫然世外以父母在不敢遠遊授徒於仁和陸氏以所入供甘旨每月一至家省覲覲已即返館舍終不入內寢以為常先是貌清癯後稍充悅可數日不食食可兼數日其不測類如此家貧而好客往來皆文士室無應門五尺之童惟一老嫗給事門懸竹梆一客

至擊之則此嫗啟扃而出迎公善談論腹笥極博嫉惡如仇有所白眼者出一語必刺其骨又好遊山水一邱一壑之勝必窮其境而後已性廉潔不妄取與而待人接物常熙熙作春風殆市隱之流歟案西湖亭榭池館多為清代翻建即前人遺構亦經近年重修而浙江通志概列入古蹟於義未安且昔人常因名園之興廢知天下之治亂宋李格非撰述洛陽名園記有以也浙杭之位置雖不若洛陽之衝要而自南宋以來儼然東南重鎮是西湖園林之興廢豈僅

足以候杭州之盛衰亦可以知天下之治亂故先生特撰是編專誌湖墅凡分四卷孤山路一卷北山路一卷吳山路一卷西溪路一卷自快雪堂以下計二十六所皆條分縷析考其建置沿革述其形勢現狀並附載詩文於后其書博瞻有體能詳人所畧畧人所詳刪繁補闕較舊志為完善云

征安南紀略一卷 刊本

清師範撰師範字端人自號荔扉既又自號為金華山樵雲南趙州人先生少有異才下筆千言立就於書無所不窺年二十一以中雲南鄉試第二入都鉅公先達咸嘆為國士而惜其不遇後挑補劍川學博卒以軍功獲舉授望江縣知縣當西南用兵之時軍事繁劇州郡承應懼不能給先生以閒曹受當事之知委理州事處之裕如且出奇策以濟軍餉一時賴之及蒞望江以整風勵俗為任察奸靖慝務除民

害歲大饑先以極災報上且請賑大吏屢加飭駁先生以去就爭之卒得所請民賴以安先生慷慨有大節重然諾自幼倜儻多能凡有關民生國是者莫不考求實用尤熟於水利邊防事宜指陳古今盡中利害性果毅任事邑有大獄多所矜全事上不受貶屈制府委員過境以需索故先生面訶之杖方伯廝役之不法者方伯由是益重先生凡在望江前後八年一介不苟而節己以恤孤寒馨聲徧境內先生詩文集久出問世晚成滇繫百卷為西南不可無之書有

志時務者必將有取爾也。乾隆戊申、安南因阮氏之亂、國王出亡、粵撫孫公永清以聞、而粵督孫公士毅聞訊即馳往南寧籌畫邊防、翌年、上命滇粵會討、於是滇督富綱即督率所部進駐開化、準備出師、時師範供職富公麾下、遂隨軍南征、自馬白關出發、至關南之呪河、即入交趾界、自呪河至東京一千餘里、其間之驛站險要、山川橋梁、咸條分縷述、次第成編、較諸鄧鐘之安南圖誌、尤為精詳、可稱輿記中善本、案黃可垂呂宋紀略稱千絲臘者、西洋番國也、與和蘭勃蘭西紅毛相鼎峙、俗呼為宋仔、又曰實班牙云云、知紅毛之稱、向指歐西白種、而是編何以謂過渡流河有與紅毛國交口大河二道乎、噫、吾知之矣、蓋明末歐人東來、先至南洋之麻六甲、旋即以其為遠東貿易之根據地、商務日盛、蔚成大邑、而中國近代腐儒不察、則常稱該地為紅毛國、師範因襲舊說、致有此誤耳、

南行紀程一卷 文在堂刊本

清蔣超伯撰、超伯字叔起、幼穎異、九歲詠蘆花、即有蘆中人不見、秋雪滿江飛之句、未冠補諸生、學使祁文端公極稱許之、道光十七年、舉於鄉、二十五年、會試第一、總裁大學士穆彰阿稱其文有瞿鄧宗風、釋褐改刑部主事、咸豐五年、補陝西司主事、次年充軍機章京、尋擢安徽司員外郎、轉江西司郎中、十年、授江西道監察御史、時高郵露筋決口、災黎盈野、當軸者袖手旁觀、不籌堵禦、先生抗疏言之、文宗特命漕運總督王夢齡督修堤工、克期蕆事、民賴以安、統兵大員、有視師不力、避寇潛逃者、皆具疏糾劾、先生性耽吟誦、居恒手不釋卷、所著有南漘楛語八卷、通齋集二卷、通齋外集一卷、曉瀛遺稿二卷、文苑珠林四卷、是編作於咸豐十一年、記其自北京至桂林時途中所經、蓋先生是年簡授南寧知府、秋九月朔赴任、午發京師彰義門、其行程係由長興店經保定順德邯鄲而入河南之豐樂、由豐樂經淇縣衛輝至新鄉、因聞捻逼滎澤、乃改道赴汴、二十四日抵步、十月

六日取道尉氏經許州南陽新野而至湖北之樊城十一月十二日買舟峴首經武漢渡洞庭翌年二月三日抵長沙八日出發取道淥口經衡山零陵十三日抵廣西之全州舍舟陸行十八日抵靈川十九日屆桂林此南來行程之大概也計經行五省需時半載凡傳車所過於山川必剖析其脈絡於城邑必考究其沿革條理清晰敘述簡潔無方志家附會叢雜之談與王士禎之南來志可相伯仲惟由桂林至南寧一段未曾紀述致全程有虧為可惜耳

燕京雜記不分卷 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然書中有古藤書屋在宣武門外海波寺街朱竹垞先生故居也先生罷官於此閉門數月輯日下舊聞一編百餘年來已易數主今為我鄉順德會館之句知作者為廣東人又有五道廟有老道士生於明萬歷間迄今二百餘歲歿後年餘余始入都之句知其作於嘉道間也所紀內容雖甚叢雜然大抵可分為名勝古蹟風俗習慣遺聞佚事數門其名勝古蹟多述祠廟墳墓園林苑囿城池碑碣

風俗習慣多述歲時婚喪飲食起居讌會娛樂至遺聞軼事雖乞兒娼妓販夫走卒亦靡不詳載精博宏贍實非他記所能及然既曰燕京雜記所載似宜以是地為限而編中竟述及昭烈宅倒馬關及彈琴峽諸條與地志之體例殊乖至其風俗習慣門氾濫尤甚如謂優童大半是蘇揚小民從糧船至天津老優買之教歌舞以媚人者也妖態艷妝逾於秦樓楚館初入都者鮮不魂喪神奪自稱其居曰下處到下處者謂之打茶圍置酒其中歌舞達旦酣嬉淋漓其耗

貫不知伊於胡底云云似失著書之本義殊屬駢枝
贅疣耳

南行述一卷 二曲集本

清王心敬撰心敬字灃川鄠縣人幼學於李顒為邑弟子歲試提學遇之不以禮發憤曰昔陶令不受五斗米我豈戀一青衿乎遂裂脫巾幘出除其籍居平不苟言笑終日默坐有人問學曰反求諸己而已心敬學問淹通有匡濟之志所著豐川集中論選舉馬政區田法圃田法井利說井利補說諸篇皆可起而行較之空談性理置天下之蒼生於度外者豈可同日語乎朱高安督學關中數造廬請益焉陝西總

督額咸倫年羹堯先後上章薦於朝兩徵不起後羹堯以禮招至幕府心敬見其所為驕縱不法避而不見亦不往謝世宗聞而重之乾隆元年有蒲城新進士應廷試大學士鄂西林相國問灃川安否進士不知為何許人茫無以對鄂相國笑曰若不知若鄉有灃川亦進士耶秦中新除大吏來與夫皇華經過鄂相國必寄聲候灃川動定其見重當世如此著有江漢書院講義語錄諸書是編乃心敬代其師李顒紀錄行程之作蓋崇禎壬午春二月李顒之父從汪總

制征闖於河南之襄城師覆殉難居恒哀痛思及襄城即涕淚滂沱極願一往以母在也及母（一作母）殁服闋欲往苦無資斧康熙九年貸於鄉得四金十月既望乃齋沐籲天哭告母墓啟行十一月初七日抵襄徧訪遺骨不得即設席於其父當年原寓致祭祭畢欲北返適武進駱公遣使來迎渡江講學於是先生遂南遊二十五日宿六合二十七至揚州謁范文正公祠十二月朔抵常州翌年三月北返來回凡百餘日其遊覽所經莫不具載所紀山川城邑皆詞藻簡雅條理明晰不在趙之俊東行述下可稱佳本惟考證之處差少殆以其志在經學不在輿地之故也

東行述一卷 二曲集本

清趙之俊撰之俊陝西盩厔人李顒之弟子也博學多聞經傳子史儒先之書詳說深思具有條貫下筆成文卓犖不羈性伉爽能面責人短是非可否未嘗俯仰入意賓主間覺禮微失即謝去不顧故舊已貴顯者雖相念不肯先以書疏及之聞其峰者咸謂崖岸峭絕不敢輕識其面及習與遊處始知其簡易徑直勸善規過胸臆無所不盡令人久而益思之然非夫曠心遠志高視人表者固未易與之酬接矣是編乃之俊代其師李顒先生紀行之作蓋康熙丁未孟夏先生餞邑侯駱某赴京始東行二十五晚宿興平之定村明日迂道詣茂陵謁漢武帝陵又東至畢郢謁文武成康四陵及太公周公二塚二十七日抵涇干二十八日至下邽謁寇萊公祠二十九日至蒲城謁橫渠張子祠五月二日抵車都十七日赴同州六月九日遊廣成觀十六日赴朝邑謁韓恭簡公祠明日觀於河晚返同州十八日觀蓮於九龍池馬立若力請西臨是晚遂抵沙苑十九日謁馬岑先生祠

二十八日復歸同州七月六日先生別歸經高陵謁呂涇野先生祠又經涇干遊文塔寺十一日抵咸陽十二日至興化此東行之經過也蓋關中為神皋奧區周秦漢唐並建都邑名勝古蹟所在多有先生生長雍州既熟於鄉邦掌故而此行又志在訪古探勝故其陵墓祠廟備載無遺誠可補祁光宗關中陵墓志及畢沅關中勝蹟圖志之不足矣

京師偶記不分卷 刊本

清柴桑撰柴桑字德敷江蘇崑山人為柴奇之裔性樂夷以友朋為性命常與二三同志品題前代名人墨迹茗椀爐香相對竟日不知世間有徵逐游戲事博聞强記孰於鄉邦文獻修崑新邑志者輒就君諮訪傾囷出之無倦色好收藏古今名公尺牘工於漢唐篆隸尤精摹印遠近得者咸什襲珍之甕天室內行修謹言動必依規矩宗族鄉黨推重無間言所著有遊秦偶記行於世是編中有厄魯特噶爾丹違

背誓約與喀爾喀搆怨數為邊患丁丑春悉出銳師討伐軍容之盛於古無比謂噶爾丹竟膽落而死其子亦就擒獻闕下果爾則西郵大定廟堂自此高枕矣之句知其作於康熙三十六年也蓋是時先生僑寓京師就耳目所及筆之於書首述清初天子為元元祈福祭告天下神祇盛事次紀京師歲時風俗旁及邊疆國外之奇聞軼事於內地之古今興廢民情風俗異同莫不考據精審惟國外紀載皆得諸傳聞未免失實如和神國係謂其國氣候常如春深地産

大瓠，瓠中皆生五穀，不種而實，樹木生彩絲，可為衣
裳，水泉皆如美酒，飲之不醉云云，誠屬鑿空附會，蓋
事非親歷，傳者以訛傳訛，宜其依稀影響耳。

西行瑣錄一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德國福克撰。福克精於織造之術，清光緒初年自其本國來華，時新疆甫定，亟謀振興工業，創設織呢局，乃調其赴新議訂織呢局章程，是篇即光緒五年奉調赴新記行之作。同時乃與人滿德偕往，於是年十二月初三日由上海轉漢口，由水路達襄陽，換小船至紫荊關，換舟用轎，經西安、邠州、平涼而至蘭州。織呢局即設於蘭州，故留住二月，後復出嘉峪關，赴哈密謁左文襄軍次，事畢，十一月旋返。為期幾一載，所述沿途山川險夷、風土習俗、物產價值、天時寒煖，而於左文襄經營事蹟，備加推崇，稱其勸農休兵，愛民禁奢，忠正丹心，中西鮮無其匹，曠代罕見，足見文襄豐功偉節，外人亦至為欽佩也。其所記不免瑣

雜、而遇事留心、具見其遊歷不僅流連風景、惟稱經頌田氏為藝頌田氏、固以意改而誤書、亦由不知何本經頌命意所在也、

蒙古吉林風土記一卷 刊本

清阮葵生撰、葵生字寶誠、號吾山、晚號安甫、乾隆中、以舉人選內閣中書、入直軍機處、歷官至刑部郎中、河南道監察御史、通政司參議、終刑部右侍郎、生而才識卓越、為文下筆立就、性慷慨、任氣而折人過、退而忘之、以少即侍父居京師、故多識國家掌故、及官刑部、又熟於律令、屢決大獄、故改御史後、仍兼部務、高宗西幸[illegible]、皆扈蹕往、數詔見和詩、命覆校文津閣四庫書、著茶餘客話一種、記日下掌故殊熟、是書為其紀錄異域風土之作、多隨手掇錄、與客話同其體例、固無條理凡例可按、惟分為上下二篇、上篇蒙古風土、下篇吉林風土、每篇各記其地風俗人情若干條而已、其文字則亦嫻雅可誦、如蒙古篇口琴條云、口琴製如鐵鉗、貫鐵絲其中、銜齒牙間、以指撥絲成聲、宛轉頓挫、有箏琶韻、吉林篇云、霞綳蓬梗為幹、博鞣糠為莖、博之以代燭、燃之青光熒熒、煙結如雲、俗呼糠燈云、均極有致、名家手筆、畢竟不凡也、

滇黔紀聞不分卷 抄本

清方孝標撰。孝標初名玄成，後避聖祖諱，以字行，別號樓岡，安徽桐城人，拱乾長子。順治己丑進士，改庶吉士，歷任經筵講官。世祖嘗謂方學士面冷可作吏部尚書。十四年以其弟章鉞江南科場案，流甯古塔。後以子嘉貞上書訟冤，釋歸。康熙間有所親官貴州貴陽府，孝標夙慕滇黔山水，乃往遊焉。未幾吳三桂反，佯狂避去，剃髮為僧，名方空，歸乃追紀在滇黔時見聞凡風土民情、古蹟名勝，兼及桂王時事，以成是書。刊入所撰鈍齋文集中，書遂流布。其後戴名世留心明代故事，致其門人書，內述及是編。及南山集獄起，遂連累，以其身先故，乃戮骸骨。然細核書中，並無悖逆之詞，僅尊崇弘光、隆武、永歷年號而已。於此亦

見清初文字獄之慘毒也。

苗俗記一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貝青喬撰。青喬江蘇吳縣人，事蹟不詳。然觀記中云曾於臘月抵黔，蓋身歷苗疆，然苗種所占地域，從鄂湘粵桂滇黔等省雜相距僅數百十里，即不同風俗，是記僅偏於貴州一隅，故多引黔書所載，蓋即其經歷之域耳。所記與嚴如熤之苗疆風俗考及方亨咸之苗俗紀聞均大同小異，言述俗舉天氣、飲食、物產，尤詳於跳月之俗，其云月場有號兔狗雜諸名，仍以十二辰為一周，有逐日趕場之風，為他書所未及，總之苗蠻之族，未受文化，不知禮教，任情以為，中原人士目為怪誕，細究其俗，存有上古遺風，今之考族民者，若取苗俗記述之篇與其地而詳核其俗，或有更新發見也。

改土歸流說一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王履階撰。履階江蘇南匯人，事蹟不詳。是篇論苗蠻之地應早改土歸流，而舉其理由，厥有數端，一以苗疆地域與邊省犬牙相錯，且多膏腴陰塞，乃就地形而言，一以其木大材產量極多，乃就出產而言，一以礦產豐富，銀銅俱備，藥餌尤廣，乃就礦物而言，一以苗性頑強，應行感化，乃就撫綏而言，一以苗俗悍蠻，應行教化，乃就教化而言，以上五則，均為政治之要點，末論土司冥頑，刑法慘酷，苗民備受蹂躪，亦間見其情，可謂明達之論也。

苗氏考一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葉樊榮撰。樊榮浙江寧波人，精研輿地之學，尤重邊陲之地理形勢。其所論著，如西藏紀略、蒙古攷略、青海攷略等數十篇，均能扼其要，而溯其源，雖未見精覈，要不失為博學之士也。是篇考苗民之地域及其來源、居處、服飾、喪葬、婚嫁、耕植、性格、禁忌等，與方亨咸之苗俗紀聞、貝青喬苗俗記、嚴如熤之苗疆風俗考不盡相同。蓋苗民種類極多，其所處地域跨鄂、湘、桂、粵、滇、黔各省，就其親聞所及而記，宜其各異也。然就是篇所云，似近邊之地，婚嫁有禮，習知耕種，雖不如中原之禮文繁縟，亦與跳月野合者不相侔矣。況陳鼎之滇黔土司婚禮記，其禮節隆重嚴肅，或較中原者尤過之，孔子所云禮失而求諸野，其此之謂歟。苗疆遼闊，進化之先後不同，故或仍巢居穴處，茹毛飲血，或竟衣冠文儒，行動中節。若能合會諸篇，分地域，定時代，考現狀，較而論之，亦可以知其文化之進步演變之痕跡。是篇雖簡略，不克詳其狀況，然據此亦明一時一地之情形，實不失為有用之作也。

熱河內屬中國及行宮始末記不分卷

鈔印本

不著撰人名氏，書尾僅有道光元年春正月曼殊逸叟字樣。曼殊即滿洲譯音之差誤，為滿人，而其事蹟不可考。原為滿文，經近人王松閣譯為漢文，以滿漢並刊，俾可對照。文不甚修飾，詞亦未盡雅馴，蓋以記實為主，無雕飾而存真璞也。考熱河以有熱泉而得名，自晉魏以來久隸中華。然其內附之原委，避暑山莊之建設，駐防官兵之制度，聖祖巡幸之路程，即張石洲之蒙古游牧記，亦未詳述，而是書頗能拾遺補缺，並與清鑑及熱河諸志互相表裏，尤多證明。如云康熙四十年由烏拉岱獻地築宮，則鑑志均謂是年巡幸塞外，且駐蹕喀剌河屯及七溝等處，實為承德附近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 部

地，其證一。其云由化青溝沿灤河而下也，鑑志同無明文，然熱河志云康熙四十三年幸樺榆溝，清鑑云康熙四十九年幸花峪溝，熱志亦同，且留蒙古兵二百名駐守於此，是其年代雖前後不同，而當青石梁廣仁嶺未通孔道之前，其西由樺榆溝取道灤河先抵承德之東南境，而後至山莊，則明甚，其證二。鑑志於康熙四十年以前皆稱巡幸塞外，至四十一年即云奉皇太后避暑熱河，四十二年又云駐蹕熱河，然則四十二年蓋為山莊落成之期，當非肇建之始，其肇建實在四十年，又實為清代所新建，而非遼元故址也，又明矣。蓋當時不厭以修附觀勤遠略，派大員興土木之事，昭示後裔，而私家紀載則不妨據事直書，且所謂命噶神築宮者，又適

值嘗為直簪之日，亦不誣也。其記三
志稱雍正二年始設駐防兵，然其先
豈有不設一兵之理，則所謂隨帶大
兵丁一千名，是年始撥回，必非無據。
即如河東五大神廟，為志書寺觀壇
廟門所不載，而今則廟宇具在，僉位
猶存，是豈憑空虛造者。其記四庫迴
五十一年閏青石界未經勅碑紀事。
故志書僅有界名而無開鑿年月，至

五十七年閏廣仁嶺則碑詩具載，與
所記若合符節。其記五具此類記，是
記文具有原本，斷非鑿空之談。且著
者自素近時人，距清初尚近，故老傳
聞較為可信，迄今時閱百年而秘本
流傳，實足補史乘之所不及也。

四夷考八卷 寳顏堂秘笈本

明葉向高撰。向高字進卿，福清人。萬曆十一年
進士，授庶吉士，進編修，還南京國子司業，改左
中允，仍視司業。二十六年召為左庶子，充皇長
子侍班，尋擢南京禮部左侍郎，久之改吏部。三
十五年五月擢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王
錫爵、于慎行、李廷機並命。錫爵堅辭不出，慎行
以病故，次輔廷機以人言久杜門，明年首輔賡

亦卒，向高遂獨相。然因其志不行，無月不求去。
帝輒優旨勉留。四十二年二月皇太后崩，三月
福王之國，向高乞歸益數，章十餘上，八月允其
去。向高歸六年，光宗立，特詔召還，未幾熹宗立，
復賜敕趣之。屢辭不得命，天啟元年十月還朝，
復為首輔。然向高以閹人亂政，黨派勢成，時事
不可為，三年乞歸，已二十餘疏。四年六月請益
力，乃命加太傅，遣行人護歸，所給賜視彝典有
加。熹宗七年卒，年六十有九。崇禎初贈太師，謚
文忠。是編蓋受英宗北狩之刺激而作。卷一為

朝鮮與安南考、卷二為女直考、朵顔三衛附、卷三為哈密考、赤斤八衛附、卷四為西番與吐魯番考、卷五為北虜考、卷六紀兀良哈阿魯台及瓦剌等部互相攻擊事、卷七紀北虜寇邊及土木之變事、卷八為鹽政與屯政考。書中所述多四夷名稱沿革及各部散處區域與歷代內附之始末、而於山川形勢概附缺如、後雖論及鹽政與屯政、然皆掇拾陳言、無所發明、誠不足以資防邊之採擇、僅可供讀史之談助而已。且西

北諸夷皆遊牧民族、遷移無定處、而必謂瓦剌為北虜、氐羌為西戎、未免為傳統之四夷說所誤矣。

海國圖志續集二十五卷 光緒己未年刊本

清瞿昂來、徐建寅同撰。昂來字子軒、寶山人、仕履始末未詳。建寅字仲虎、無錫人、父壽、研精數理、博涉多通。咸豐十年、兩江總督曾國藩督師祁門、聞壽名、奏請徵赴軍營、奉旨著江蘇巡撫訪求徐壽資遣赴國藩軍。建寅年十八、隨父壽赴國藩軍、壽父子至專掌製造事、時壽方謀造輪船、苦無法程、日夜凝想、建寅累出奇思助之、屢乃集事。旋壽奉調上海製造局、建寅復往助

之、成惠吉操江測海澄慶馭遠等船、於是建寅之學日益進。時父壽方與西士傅蘭雅等譯西書、建寅亦晰夕從事、成器象顯真附圖三冊汽機必以一冊、闡發汽數之理、為天下倡闢西學門戶、皆壽父子力也。同治十三年、建寅奉調天津製造局、光緒元年、山東巡撫丁寶楨稔建寅才、調總辦山東機械局、建寅躬自營度、未嘗延用外人、三年有成。丁寶楨以心思縝密、條理精詳入告、奉總署傳諭速往西洋考察一切旋授

德國參贊、遂同遊英法諸國、十年回國覲見奉特旨以知府發往直隸、二十二年派充福建船政提調、成兵法新書八冊、測地捷法一冊、議院章程一冊、德國合盟紀事本末一冊、是書成於光緒甲午、蓋續魏源海國圖志而作、所紀克里米戰爭之始末、與歐洲各國干涉土耳其內政之經過頗詳、而於俄土英法無所偏袒、持論之公、讀者自能辨別、不待贅述、至所論兵船布陣之法、以現代眼光觀之、固嫌其淺陋幼稚、而於

清季科學萌芽時代、此猶為差有實際者、黃茅白葦之中、可以謂之翹楚矣、然既曰海國圖志續集、似宜做正集體例、紀其疆域形勢與風土物產、而書中所述、特多史事與陣法、核與名實良有未安、然其志主於通達洋務、與提倡國防、而不在拾人牙慧、補綴殘闕、固亦核實之道、自成志乘一體、未可以常例繩也、

小琉球漫志十卷 二如園刊本

清朱仕玠撰、仕玠字璧豐、號筠園、福建建寧人、曲盧先生猶子、武舉彲第三子也、未生時、母李孺人嘗感異夢、見神人送子來、曰此明鄭善夫也、覺而生仕玠、幼即敏慧、比長盡通經史百氏之書、治古今文、皆造精微、然人多稱其詩、生平與弟仕琇最相友愛、壯年同試京師、琇以古文鳴、玠以詩鳴、同見知於張宮詹鵬翀、沈學士德潛、前輩如方望溪、黃崐圃諸先生、亦交相稱許、由是名震天下、沈學士書序筠園詩集謂

其超佚唐格、脫去閩派、而黃崐圃先生見而嘆曰、吾師新城先生歿後、不見此調久矣、其為世所推重如此、又以閩詩自明初林鴻高棅倡盛唐之學、摹擬失真、沿成習派、仕玠因集何梅、李榮英、族父璜、世父霞四家詩、皆出自新意、不囿土風者、為灘溪四家詩鈔、以矯時弊、仕玠以拔貢生官德化教諭、調鳳山、學卓異、以丁母艱歸、服闋引見、再補尤溪教諭、尋調臺灣、游宦海外、因於往返途次及僑居餘暇、廣為採輯、纂為是編、凡分十卷、泛海紀程一卷、海東紀勝二卷、瀛

漁唱二卷、海東賸語三卷、海東月令一卷、下淡水社寄語一卷。凡所紀錄，皆就耳目所及，加以訂正，務求徵信，無事鋪張，較諸鄭君曾琉球圖說為詳核。中如針路一條，自梅花所開洋，過白犬嶼，又取東沙丁風用辰巽針八更取小琉球山云云，可訂蕭崇過海圖自梅花頭正南風單辰針八更直取小琉球說之誤。名漫志者，蓋以其綱目未備，體例叢雜也。

北遊記不分卷 抄本

不著撰人姓名，題為山陰院云叟著。卷首小引，稱於明崇禎癸酉得預賢書，卷尾世埼穀跋，稱丈人王先生，因知著者為王姓，而曾中舉人。考嘉慶山陰新志選舉志，崇禎癸酉鄉舉僅有六人，而王姓者二，一為王佐，改政名而謙；一為王含鑑，改名三俊，三俊庚辰登進士，無改名，而謙縣志中有傳，只晚年與女夫俞公穀辨康書者千卷，則是書為而謙所撰無疑也。明末海內大亂，諸名士皆擇背談兵，而謙亦受沈將軍刀法，揮霍起舞，志中程度倪元璐成而謙藏鋒鍔為奇人敵，遂折節一意讀書，崇禎癸酉舉於鄉，南都再破，而謙跋涉入閩中，後潛身歸家，清初網羅前代遺逸，而謙因辛生王三俊問於津要，以啟司聘姚

辭去、年九十卒、是書為康熙元年壬寅六月遊燕之作、由其鄉山陰起行、經錢塘、嘉興、蘇州、江甯、四宿諸州、齊魯之地、而入燕京、沿途景物、信筆記錄、而感慨之意、隱於言表、並記至徐州沙溝関帝廟、見一偃月刀而試舞、並證其刀法精嫻、與志中所云年八十餘尚能舞刀者、盡相符合也、

壬午赴藏紀程一卷

清文幹撰、文幹原名文甯、避宣宗諱而改、字蔚父、號達皐、又號芝崖、滿洲正紅旗人、乾隆甲辰進士、散館授編修、累官工部尚書、駐藏辦事大臣、是書即其道光間使藏出巡各地之作也、考書尾有其門人楊學韓跋云、其撰有古今詩三卷、曰庚辛壬、此僅存壬午一卷、紀道光二年八月由前藏至後藏往返行程、山川陰阻、臺壓荒塞、殊風異俗、寺廟番情、俱付詠吟、計古今體詩四十六首、雖不以詩爭雄、而見聞畢載、景物宛然、可與松文清公西藏巡邊記前後相印證也、聞其宦遊所至、若豫若江浙、山右、瀋陽、古北口諸地、皆有什篇、以寄行役之勞、惜未能彙刊、第是卷得傳、今佚其餘半、然吉光片羽、亦足知其生

重輿地之學，而所記亦確實可據也。

石步山人遊記四卷　簡素堂排印本

清許同莘撰。同莘字溯伊，江西新安人，故居江南錫山，同莘生焉，人多以為錫人。早歲入張文襄幕，已而官河朔諸省，至白山黑水閒，大河以北，足迹殆遍。清季創行新政，兩湖恒為首倡，舉凡礦山、鐵路、學校、紡織，皆自文襄發之，同莘在幕亦多襄贊。鼎革後遂隱不仕，撰輯公牘詮義、改正東三省鐵路站名講、許氏譜述、張文襄四稿、新安許氏先集、廣雅堂駢體文、廣雅堂散體文、廣雅堂新箸、要錫許氏宗譜等書二百數十卷。石步山人遊記為其紀遊彙刻，計嵩洛遊記一卷、龍門造象雜記一卷、盤山遊記一卷、恒代遊記一卷，都四種，皆其宦轍所經山游紀勝之作。嵩洛故中州勝地，處處皆東都以來故跡，開母少室，悉足流連。龍門造象尤甲宇內，上虞羅氏所收石刻打本已逾四千。盤山險扼盧龍，恒代出橫亘北晉，而中岳嶢巖奇石，白如漢玉，詩所謂白石鑿鑿之地也。而同莘所記，皆能得其妙處，世之言輿地書籍者，恒左水經注而下漢書地理志，以道元書皆

目驗，非同鄉曲壁，故可同筆，是書有焉。

示我周行三卷 乾隆刊本

題為閩中碧溪鶴和堂輯定，首有自序一篇，稱其屢隨公車，足跡遍天下，驢背風霜，十數萬里，舉所經歷之處，詢之故老野夫，加以博採，詳核彙成一帙，凡疆理山川之轇轕，關津驛舍之次第，皆按程計里，間附古跡物產，旅店之情形，分為三卷。卷一為閩、浙、魯、晉、陝、川、滇、黔、豫、桂、粵、鄂、贛、江南各地分合路程，卷二為自北京至遼東、陝、晉及蘇、皖、魯、鄂、贛、閩、川、貴、各相往來之水陸交通，卷三為各地出產，其中縱橫貫穿，迴環往復，蓋備行旅之人周行各處，俾知距里遠近，而末卷物產，詳註各地價格，及關稅折扣，度量各地之不同，貨物之優劣，是商賈之人特此一篇得所依據，而今之研究社會經濟，後由此得知該時之

物價矣。

新疆政見不分卷 稿抄本

羅迪楚撰。迪楚，四川犍為人，光緒間進士，以即用知縣分發湖北，先為幕友，旋宰監利，不久改內閣中書。三十二年，甘督長庚調其入幕。迪楚素留心邊政，乃草此政見一書，分為二十二篇：曰總序、曰表系、曰國勢、曰獨勢、曰遠源、曰近源、曰物產、曰商、曰工、曰鐵路、曰軍、曰學、曰邊民、曰財政、曰交涉、曰理藩、曰憲政、曰聯絡蒙藏、曰撫法、隣接、曰統權、曰宗教、曰總結，末附與度支部函稿七件，均屬邊民徵兵、茶務、籌款、屯運等諸事。其義大要以新疆地勢僻遠，爲內地屏藩，出產豐富，爲中華資源，而經營之策，謂先宜移民以殖民，合一之教，而物產之開發、工商之提倡、交通之開闢、軍政之講求、學校之普設，均極待施行。所論財政

首言統一事權，發行紙幣以抵制外人覬覦，尤屬當時要務。其引新疆諺語云：用兵乃富，不用乃窮，鈞屬是時確情。其聯絡蒙藏之事，亦有見地。而其與度支部論茶業之事，附錄疆茶務利弊原委說，略於當時茶業情形，亦為詳備，與長庚茶案奏稿互相參閱，可得商業之實情，為經濟之要史料也。惟所論過為空泛，而少核實辦法，例不脫文人積習，然擇其所長要不失為有用之書也。

定藏紀程不分卷 舊抄本

清吳廷偉撰。廷偉字誥人，安徽休寧人，全州知州，時尚書張英有家人犯法，廷偉不少假借，張心啣之，任滿至京候陞，不值出兵征藏，選文官才能者，張薦其才，於是陞為糧程知府，塞感瘴毒，艱苦萬狀，回京年餘未見推陞，乃執贄於張，即陞甘肅道員，乾隆三年告歸。是書即康熙五十九年四月，皇十四子撫遠大將軍允禵自西寧衛駐兵木魯蘇，平逆將軍延信帥師定藏，廷偉隨軍往返路程，因成是記。自西寧起程，經索羅木、木魯烏蘇、雷東廟等地入藏，再由藏都經類五齊、巴塘、裡塘、打箭爐等而至成都，復由成都轉綿州、劍州、蘭州而返西寧。計程一萬三千餘里，自五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起程，迄六十年五月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十日事竣，為期一年有餘。凡所經之崎嶇路途，特異風土，均按站而記，尤注重水草險夷之處。與後人所記路途遠近，頗有出入，而地名亦不相同。如類五齊作立五齊，裡塘作立塘，皆譯音之差。且以前紀載殊少，當無所根據，僅憑土音，故多舛錯。然所經山川險阻，均為注明，亦足以為遊藏導師。而是役用兵，隨軍之作，先曾得李彩之藏紀槩，今復獲是本，雖所記路程不同，然可相輔為用，皆屬珍貴之秘本也。

衛藏紀聞二卷 舊抄本

清楊揆撰。揆字同叔，號荔裳，江蘇金匱人。乾隆四十四年南巡召試，賜舉人。五十六年廓爾喀賊首擾後藏，命將軍福康安進勦，由青海入藏，攻務拉木，直抵帕浪古賊巢平之。揆以從征功賞戴花翎，擢內閣侍讀。五十八年授四川川北兵備道，苗匪及川楚教亂，均襄討有功。嘉慶五年任為四川布政使，旋辦總督事。九年卒於官。其事蹟詳清史本傳。是書乃隨征廓爾喀時，曾經歷前後藏各地，因將行軍所見所聞，凡山川險要，用兵詳情，以及藏地風土物產，均紀載頗詳，身歷目擊之談，固可徵信。而文字亦淵雅可喜。其駢文尤沈博絕麗，平定廓爾喀碑文，即揆所撰。詩學長慶。其軍中所作詩文，亦附書中，列有藤華吟

彼詩詞十六卷文一卷行於世云

滇省輿地圖說不分卷 精繪本

不著撰人名氏。攷圖說之中有記清嘉慶中葉之事，當為是時所撰者，而滇省輿人圖說卷尾跋文一篇，有雲南督臣奉詔以三迤山川人物設險經野諸大政，括舉校概登之圖繪，用佐乙覽等語，則知為奉詔敕撰之作，而此本當為進呈之品，故繪法精密，楷書端正，的為罕見之本也。書中不分卷，首為全省總圖，次為各府之圖，每圖之後，附說明一篇，述其土地之源流，官制之改革，民情與風俗，四至之邊圍，山脈之蜿蜒，川流之四達，地勢之高下，均能詳其原委，洵為滇省輿地之佳作。惟繪之法，既無經緯，又無比例，不免境域大小不明，方里難計，然此時代輿圖繪法尚未改進，固難以後來新法相苛責也。

滇省夷人圖說不分卷　精繪本

不著撰人名氏。與滇省輿地圖說為同時進呈之作。五彩繪寫，極為精細。滇省開化較遠，夷人種類衆多，風俗迥異。此圖乃分別繪諸夷人之日常生活行動狀況，都一百餘幅。其都市者早受濡化，與中原人士相似，而荒遠之區仍未脫茹毛飲血、巢居穴處上古之遺風。每圖附以說明，諸其種類、奇風異俗，均得一覽無遺。且迤滇之作，論人極多，然每詳一隅而不及全省。此則備載全省，尤詳邊陲。其圖所未備者，如鹽井之利，蓋外番之異情，壁疆之概況，緬甸接邊之原因，撫制野人之方策，採銅之方法，均附於卷尾跋文之中。阮文達公修雲南通志，藝文志中特輯記錄本省事蹟志乘書目，載卷至稱閎博，而不及此本，則是書傳本極少，可知彌為難得之珍本也。

新疆地畧一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馬冠群撰。冠群江蘇武進人，素精坤輿之學，尤多地理之著作。是篇述新省疆宇，首自烏魯木齊，次爲喀密、土魯番、喀喇沙爾、庫車、阿克蘇、烏什、葉爾羌、和闐、英吉沙爾、喀什噶爾、巴里坤古城、庫爾喀喇塔爾巴哈臺、伊犁、哈薩克東布魯特等地，分區以述，其沿革疆域、山嶽河流，其所轄重要政治亦縷記之，蓋取其易於稽查，故條列以清眉目，間有引證，則附以小注，所論大都可據，頗稱精要云。

青海考略一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龔柴撰。柴有西藏紀畧，已著錄。是篇首述青海之沿革，次叙清初平定之始末，及入貢內附之事，末紀地勢山川物產，均簡畧不詳。青海山脈川流，最爲重要著名者，如積石山、西傾山、豐利山、曼頭山、洮河、星宿海、查靈海、大非川，均缺而不載；述番情而不及宗教，論政治而不載制度，未免採驪失珠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奉天形勢一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張尚賢撰。尚賢，鐵嶺人，以備貢。奉天故在遼，言遼備陳奉天形勢，以成此論。其主旨大畧謂京都猶人腹心，盛京猶木根本，腹心雖壯，根本尚虛，亦非長治久安之計，不如及時料理，民雖稀少，尚可招聚，地雖荒蕪，尚可墾闢，城池雖毀，尚可經營而已。至所言形勢，大抵分河東、河西兩路。河東曰明季舊邊，自開原至黃泥窪牛莊是曰明季海防，自牛莊由三岔河至金復蓋旅轉鳳凰城鎮江鴨綠江口是。河西曰北面皆邊，南面皆海，所謂一條邊之地，自山海關以東歷中所前所、所至錦州大凌河之地是曰青代新插柳邊一帶。總其情況，無論河東河西邊海皆黃沙滿目，一望荒涼，故以外患言，無論奸賊果發，海寇突至，皆猝難抵禦，以內憂言，河東西城堡除奉天遼陽海城，幾皆荒土，而遼海兩縣仍無城也，鳳凰城金州不過數百人，撫順更惟有流徒人等，真所謂荒城廢堡，沃野千里有土無人境也云云。是無異乎日併之斷，日本舟師直搗金復海蓋之如入無人境也，甚已矣。欲弭外患，必當籌畫堤防，欲消內憂，必當充實根本，尚賢之言，固千古不易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東北邊防論一卷 印本

清姚文棟撰。文棟上海人，早隨洪文卿鈞使德，因兼贊日俄印緬交涉出使諸役，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幹員，蓋一時洞悉外情、憂時之士也。是論為其敷論關東三省形勢，且議籌吉林黑龍江邊防文字。蓋懲於同治初回疆之淪陷，實因回匪起事於哈密迪化間，內外聲援中斷，任其蠶食，而西束手不能救援之事，以為俄自咸豐十年踰大興安嶺而南與我，劃黑龍江為界，而後中國東路天險全失，庫頁島又入俄手，海道亦更無鎖鑰，由是輪舟入海，五日至燕齊，十日至吳越，二十日至閩粵，萬里往還直呼吸間事矣。總之形勝之地已盡與敵，中國反蹙縮退處於敵人藩籬中也，故一旦有事，俄以兵船掠混同江，則黑龍江省與吉林聲援隔絕，而黑龍江省危；以兵船掠松花江，則吉林省城與甯古塔聲援隔絕，而甯古塔亦危矣。謀所以救之，惟有於混同江口至松花江中，練水師一支，於沿江三姓、呼蘭、齊齊哈爾各城設重鎮數處，更輔以陸地植屯，其旗屯即照雍正乾隆屯墾成案，在混同江兩岸辦理，陸

圍以為犄角，難庶稍緩云。夫時當清季，中朝昏聵，將士疏敗，文棟之說自不能行，行亦未必果效，然其說固經久不可易者，誰謂秦竟無人耶。

邊略紀要二卷 精抄本

丁寶奎撰。寶奎字墨橋，甘肅西寧人。光緒十七年舉人。鄉居，逢地方變亂，從事團練城防，採買轉運諸軍事，以秋老家居。二十載始赴京考職，以直隸州州同截取，分發四川。時布政使王人文器其才，請於川督趙爾巽，以邊藏需人，奏派管理後藏糧務。及其入藏，適達賴喇嘛叛，迎英略哲孟雄，藏政日棄，而寶奎蒞任伊始，即設警務公所，練兵勇，查户口，設工廠，種牛痘，頒康新猷。宣統三年，藏內綠營全撤，糧務衙門亦隨之而撤，乃回川。民國二年歸鄉。是書分上下兩卷，上卷爲青海建省政見書、藏衛礦山記略、川邊墾荒紀略、鑪廢烏拉日記，卷下爲西康行軍日記。當民國初年青海創議改省，寶奎乃草此政見書，分爲利益弊害辦法三項，而以開發實業、便利交通、屯墾牧畜爲主，反覆陳說，頗有見地。其於藏衛礦產，詳其地域，列其出產，亦足以備來日開採之參攷。其墾荒之策，主張改良農業，既具新知識。入藏路程，烏拉爲一最要之事，其籌取之難，屢見於前人遊記諸篇，而是書將其當地實情及負重幾何、費用若干、支費俗用之法、置辦食物等事，均極詳明，可補難方入藏須知所不及。蓋值辛亥以駐藏大員入藏，一切瑣事未易深知，而寶奎親民小吏，自能目擊道存。其行軍日記，自打箭鑪起至嘉貢止，於當時形勢、攻守情狀，尤爲詳晰，實爲西康建省之先聲。惜因當時西藏交涉尚未就緒，將入藏各記及西康財政書、西康建省議等篇，均行節去，未得全豹，殊憾。

惋惜也

防海圖論二卷 清初墨莊氏鈔藏本

明佚名撰、按此書一冊、為清初舊抄本、皆論防海事宜、內容共分二部、前為江防圖論、詳述沿江各城形勢、並附細圖、後部為海防條議、下書巡撫翁大立設、考大立餘姚人、明嘉靖進士、隆慶初督河道、河大決淮徐間、大立疏言時事五患、且繪圖以獻、帝從之、歷任工部侍郎、旋被劾罷、萬曆初起任南兵部尚書、以明地理通軍略名世、此書前部不著撰人、未知是否翁氏一人著述、觀此書圖繪甚精、且多評語、史傳稱翁氏繪圖以獻、與此正合、又書中於各圖城池上、皆蓋楷圖朱文印、文曰墨莊、又有飛月樓方印者、按明朱繼暐、清胡承珙、皆號墨莊、而此墨莊當為吾蜀綿州李鼎元氏、鼎元乾隆進士、調元即其弟也、曾使琉球、亦以通達時務、諳悉形勝為世稱道、是編或其抄藏、考全書多論江海防務、尤詳於由吳江至上海一帶、各圖以城為本、皆相含接、形述形勢典制、協明季時事、故此書前部當亦係明清之際著作、至於內容、與明胡宗憲籌海圖編、鄭若曾萬里海防圖論、蔡逢時溫處海防圖略、吳時來江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考、無名氏兩浙海防類考諸書、雖大同小異、實不相侔、此書歷論各處地理軍器、頗具卓識、誠言江海防務者、重要著述也、而全書復經名家評注、更足珍矣、

交食歷書　清康熙刻本

泰西南懷仁撰、懷仁比利時國人、耶穌教會之宣教師、康熙初入中國傳教、以推算歷法為清聖祖所信任、累官欽天監正、卒謚勤愨、著有坤輿圖說、西方要記等、是編悉為黃道九十度表、於康熙二十二年孟春依盛京北極高四十二度所推者、其表示九十度限距天頂若干度分、九十度限距正午若干度分、九十度限在黃道何宮度分、由白羊宮起、依次金牛、双兄、巨蟹、獅子、室女、天秤、天蝎、人馬、磨羯、寶瓶、双魚、各宮順推、懷仁於書首附有圖說、謂黃道九

十度限者、即黃道出地平東西各九十度之中限也、凡推日食、以此為最要、其理論詳在交食歷指等書、然多理之論、亦或可簡略于目前一面之圖、如所見渾天之廣大、簡略于一目之小、然庶可因圖而推立法之原由矣、書末附太陽高度表、及因三角形之理而立九十度表法云、

康熙永年歷法不分卷 清康熙刻本

清南懷仁、閔明我撰，宜嗒喇修。南懷仁，比利時國人，康熙間入中國傳教，以推算歷法為聖祖所信任，累官欽天監正，卒謚勤慤。著有坤輿圖說、西方要紀等。是書凡分六表，各表之後，皆附立永年表法。首月離表，次大星表，次水星表，次金星表，次交食表，次木星表。凡各表之距冬至、月月行、正交行、月孛引數、最高行、伏見行、首朔、太陽引數、太陰引數、交周度、太陽經度、宿記日等，均於表內詳載其度分秒等。又各表均自歷元戊辰二百年後戊子年起，己酉年止，惟全星表則自戊午年起，庚戌年止。各表之前，均有列監副及左右監副校正銜名，及博士天文生佈算銜名。書前無序跋，各表首無記起訖，又無刻書年月，但各行星內尚缺土星表，則非完帙可知矣。

新集通證古今算學寶鑑四十一卷首一卷 明藍格抄本

明王文素編。文素字尚彬，其先山西汾州人，成化間從父林商於真定之饒陽，遂家焉。自幼穎悟，涉獵書史，諸子百家無所不知，尤長於算法。是編首集算詩七律八首，並河圖洛書等二十圖，此下依地支分十二集，編次計子集三卷、丑集三卷、寅集四卷、卯集四卷、辰集四卷、巳集三卷、午集三卷、未集三卷、申集三卷、酉集四卷、戌集三卷、亥集四卷。其子集皆算術初步數名法則加減乘除等法，丑集多乘除中之捷法，寅集則求田畝面積，卯集為通分差分，辰集為開方及不等面積，亦多計算田畝者，巳午未各集類多簡捷法則，申集以次則多勾股之學矣。詳觀其書，純為實用之籍，舉凡田畝交易等應用之法，敘述亟為詳盡之，又多編為口訣，詳為註釋，極便誦習。自序謂留心算術，垂三十年，頗諳乘除之路，嘗取諸家算書讀之，其間辭失旨者有之，問答不合者有之，歌訣包束不盡，定數不明，舍本逐末，棄源攻流，乘機就巧，法理不通，學者莫可適從，因將諸籍所載題術，逐一探深求遠，細論研推，其所當者述之，誤者改之，繁者刪之，闕者補之，亂者理之，斷者續之，復增

乘除圖草定位式樣開方演段捷徑成術編為括歌註以俗解凡二百條三百十七訣十二百六十七問云實朝珍序謂以通玄活變之術斷成詩歌講義誠可變而通之使民宜之且世人每有寸長惟獨善而恐人知既知而恐人得若王公善用心而不吝其有者可謂難矣實非阿諛之辭也目錄內尚詩詞十二卷自序謂訓蒙西域暇中又得詩詞三百餘問分十二卷以續於後今此本不載或已遺佚歟莫可考矣

廣象徹微二卷道光八年刻本

清馬德撰德字任田贛州人所撰是書蓋為發明邵氏皇極經世之作其自言撰述旨趣謂以陽始於一而箸於三陰始於二而著於四邵子言元會運世四也年月日時四也天地陰陽剛柔太少各皆四也是則啟之畫之以四者適所以廣邵學之象四畫成卦者適所以徹邵學之微其書蓋用太陽少陰少陽太陰四象相合為十六互卦此即邵氏所謂四象相交而成十六事也邵氏所言元會運世乃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由卦象推究治亂興亡之跡德更由十六卦十六之而為二百五十六卦以求其體用全備其言二百五十六仍四象之積也故必二百五十六而元會運世之體始全元會運世之用始備邵子以元會運世求天地之始終亦猶以年月日時求事物之始終也元會運世之体用全備然後年日月時可推年日月時可推而事物之數可得而言矣德於書內作横圖圓方諸圖謂横圖以見法象之自然圓圖以見

陰陽之對待方圓以見十六大位之各有其卦德於邵氏之學反覆攷究推廣其理誠可謂能廣邵學之象邵學之微者矣按邵氏之學原本自道士陳摶程朱雖有稱許然與儒家終無關也顧自宋以來習之者代不乏人如張嵲王湜豫牛無邪張成仁祝泌輩皆精研其術者夫數學亦只成一說而已其理遂可貫通而用以決定吉凶固未必然儒者間有篤信於此者實為迂濶云

火珠林一卷 百二漢鏡齋叔書本

題麻衣道者撰按馬氏文獻通考經籍志載火珠林一卷宋藝文志亦載六十四卦火珠林一卷皆不及撰者而麻衣據術家謂為唐末宋初人書中又引有卜筮元龜係宋以後之書故是書當為元明人假名附益而成者又麻衣究為何許人亦不可確悉也惟其術甚盛行且淵源較古頗有可以資參考者據朱子語類云今人以三錢當揲蓍乃漢焦贛京房之學又云以京易考之世所傳火珠林即其遺法按焦氏京氏皆以後天八卦變六十四卦是書即本其法惟不以交重為占以世為占今賣卜擲錢占卦者皆宗於此焉觀其論六親財官輔助合世應日月飛伏動靜並克害刑合墓旺空冲以定斷與俗傳易卜多有不同如所云卦定根源六親為主爻究傍通五行而取注云根源者八卦之宮主而元有六親傍通者六爻之飛象而上下相乘五行者金木水火土而定四時六親者主宮也六爻父子兄弟妻財官鬼定一宮管八卦七卦皆從一宮出傍通者上下宮飛象六爻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也本宮在下爲伏之六親傍宮在上爲飛之六親如六壬課有天盤地盤先看六親之下後看六親之上所乘得何爻而辨吉凶存亡按此即京君明海底不離元宮五向推之旨也又如云財官異路可辨五鄉用有輔助類可付量註云財者妻財官者官鬼是故至柔者財至剛者鬼而有輔體輔體者用官鬼以父母輔之用妻財以子孫輔之値旺相爲有氣休囚爲無氣得生扶爲吉剋破爲凶其意葢以但用心於財官則可括天下之理法至簡捷若分支劈脉瑣碎求之則萬物紛然無以折衷矣法實顯著賅括較諸增删卜易卜筮正宗等書爲髙明焉

玉匣記二卷　刻本

題許眞君撰致晉時有許遜者字敬之汝南人家南昌曾字舉孝廉拜旌陽令晉室棼亂棄官而歸術家謂其幼年曾獲秘術神通廣大嘗斬孽龍靜水患又點瓦石成金代償民稅其踪跡徧江湖諸郡所至處殄滅毒害功行浩大寧康初於洪州西山舉家四十二口拔宅上昇鷄犬亦隨逐飛去按此種傳說自屬荒誕無稽然神僊之成實多由此必使功德在民而後由敬愛以崇其神技建祠奉祀如善醫者成藥神善治河者成龍君皆是此可以見施德之仁與感戴之誠實未可厚非也是書首稱眞君考天曹案内簡籍知六甲旬中天曜或在地府或在人間民間求福須知避忌故錄之以成是書此自爲術家依託之語葢爲宋以後人就五行諸家抄撮而成者書分上下二卷凡六十甲子之中登齋脩建吉凶禁忌福利休祥無不具載並附釋家齋醮吉凶總期便於使用也是書以解說簡明文詞淺顯之故最通行於世爲民間選擇必備之書其影響

較諸三台鰲頭諸書為大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心得要旨不分卷 木犀軒藏書本

明金達撰、書原未著撰人、據舊明萬歷癸卯陶允宜序、僅稱為國子司業金星橋所撰、達形家之學、嘗以所卜葬地、自決其科名、後竟大魁及第、入翰林、餘姚呂文安公為其座師、陶父則其同年、嘗延為看地、云云、攷明嘉靖丙辰科、一甲第三為金達、字德孚、江西浮梁人、主考呂本、即文安、達曾官國子司業、是此書撰者為達、星橋當為其號也、是書即為陶允宜所收藏、又有雍正壬子許紹獅序、伝向人借抄此書、故知久為互相傳抄秘本、迨光緒間、德化李氏始為壽梓焉、是書不分卷、審其內容、或為未定稿本、惟其中分目則甚多、然要不外龍穴砂水四事、其說多本葬經及楊廖諸家、所論於龍穴最詳、論龍有十二勢、曰生龍、曰福龍、曰飛龍、曰應龍、曰蟠龍、曰卧龍、曰潛龍、曰出洋龍、曰怒龍、曰刼龍、曰游龍、曰敗龍、詳記局勢行狀、及真假興敗之理、又於[illegible]察龍時、難辨而宜察者、如枝幹分派、正從行度、格局傳變、陰陽入首偏正、及無中生有、有

中條無行中藏住相住處引行蹤以至於草蛇灰綫雨雪梅浪月等等皆分條解說詞意明括又認龍以个字為喻謂龍起星行時得个字者便是入格之龍有二个字三个字則穴將近矣若無个字多非正龍論穴以十字謂入穴處葬口中不問窩鉗乳突正毬架折蓋粘倚撞斬截弔墜等類俱不能出十字之中若是真穴必生窩靨或開靜肘結成一箇圓暈如太極之圈從圈中打箇十字其棺放于十字之中則真穴得而真氣受矣若離了這个十字則可上可下可左可右非穴也此皆為撰者獨得秘密但堪輿之術究其實則皆屬子虛之論術家之言能融會貫通不自矛盾其說即為可取矣撰者固擅長文辞於諸理論闡述能委曲盡致無所含混此高於一般處也

五行記一卷 說郛本

不著撰人名氏攷兩唐志載有蕭吉五行記五卷而唐藝文志又載竇維鋈廣古今五行記三十卷今按是書記有穆宗長慶年間事吉隋人當非其作或為竇氏之書陶宗儀抄之以入說郛輾轉脫落其名歟是書命名之故蓋以五行金木水火土中所發見奇象徵異撮集成書原帙當甚豐富惜今已不可睹今書凡存十一條其中多為饒有趣味之奇聞如所載唐懷州凝真觀東廊柱已五十餘年道士往往聞柱中有蝦蟇聲不知的處後因柱朽壞易之廚人砍以為薪柱中得一蝦蟆其柱先無孔也又載唐光宅中李崇真為益州刺史廳事前有柑樹有柑大如雞子晚熟微有孔如針群官咸異之方欲將進久而方罷因剖之得一赤斑蛇長尺餘崇真後為兵所殺按此種種記載皆憑已所聞非掇拾他書者可比於博物變異殊有資於談助云其中更有涉及史事者如所載後蜀李雄玉衡十二年扶風人韓豹為太史令雄辛子期

立以豹為太傅猶領侯職嘗言於期曰臣今老志在田園欲植胡桃願賜其種期不悟俄而李壽自涪率衆南向襲克城都發期自立此直可作雜史讀矣總之是書以非抄撮而成頗有資於考證故價值稱大焉

水鑑一卷 錢塘沈氏印本

不著撰人姓氏後有南海吳榮光識語云余家有水鑑七篇不著撰人姓名究似一子世無刻本恐其湮沒也是書故為吳氏舊藏後歸錢塘沈氏始為付剞劂焉全書共分七章曰神骨曰剛柔曰容貌曰情態曰鬚眉曰聲音曰氣色觀其書文筆簡練條理清晰而議論之中又頗具高超決非庸士所能為吳榮光謂似一子誠非過譽也如其所云一身精神具乎兩目一身骨相具乎面部此言即

極為扼要得理解之正又論邪正之辨云相家論神有清濁之辨清濁易辨邪正難辨欲辨邪正先觀動靜靜若含珠動若木發靜若無人動若赴敵此為澄清到底靜若螢光動若流水尖巧喜淫靜若半睡動若鹿駭別才而深思一為敗器一為隱流均之託跡二清不可不辨又論精神云凡精神抖擻時易見斷續處難見斷者出處斷續者閑處續道家所謂收拾入門之說不了處看其脫略做了處看其針線小心者從其做不了處看之踈

節闊目若不經意所謂脫略也大膽者從其做了處看之慎重周密無有苟且所謂針線也二者實看向內處稍移外便落情態矣此皆可謂洞徹心神觀察入微之論攷相術一道淵源已古其始蓋發端於測人善惡如孟子所云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胸中正則眸子瞭胸中不正則眸子眊夫人之形與心實具有深切關繫至於貴賤之殊禍福之差則自屬無謂也是書[illegible][illegible]亦未能免此其云鼻骨犯眉堂上不壽顴骨與眼爭子嗣不立則[illegible]為術家性命之訣矣

奇門一卷 寶顏堂秘笈本

題煙波釣叟撰觀其內容則即世傳煙波釣叟歌訣畧加增益並附入註釋大抵出於術家之手惟詞意尚明簡可取其曰煙波釣叟者宋趙平章之別署也攷奇門遁甲之書隋唐志均有著錄及於宋尤夥無慮數十家但傳者甚稀此蓋因六壬盛行而奇門遁甲之學遂廢故也按其學為五行家三式之一三式者太乙六壬遁甲也其法根據河圖洛書以九宮為本緯以三奇六儀八門九星視其加臨之吉凶以為趨避是書注釋有曰遁者隱也幽隱之道甲者儀也遁為直符謂六甲六儀也天乙之貴神也常隱於六戊之下蓋取用兵幾微之理通於神明之德故以遁甲為名也奇者乙丙丁為三奇也門者休生傷杜景死驚開之八門其說與太乙六壬雖方式有不同而意義固多相通者持斯術者皆謂黃帝以河圖洛書命風后制成奇門為一千八百局後經呂望刪成一節三元二十四分得七十二元故立七十二活局遠於漢代

張良復刪捷冬至十二節為陽九局、夏至十二節為陰九局、一歲計一十八局、此當屬依托、然其為術固頗具理致也、是書皆為七音韻句、附有註釋、引據繁博、如邵雍朱熹等人之說、皆予採錄、近人談遁甲者、以是書為門徑焉、

吉凶影響錄一卷 說郛本

宋岑象求撰、象名字里貫皆無考、宋藝文志亦未著錄、是書中載有治平中黃靖國死見冥中有唐武后獄事、故象求至早亦即北宋末季人也、書中大抵撮錄古今稀奇異聞、全書卷帙似甚豐富、今是書僅載有八條、且朝代亦前後倒置、原書當不如此、必為輯刻者任意鈔錄所致也、其書一條載云、韋丹未第時、洛陽橋見漁者得一黿甚大、丹異之、買投于河、後有元長史名濬之來謝語、即其黿也、按唐國史補亦載韋丹少在東洛嘗至中橋見數百人喧集水濱、乃漁者網得大黿、繫之橋柱、引頸四顧、似有求救之狀、丹問曰、幾千錢可贖、答曰、五千錢、文丹曰、吾祇有驢直三千可乎、曰可、於是與之、放黿水中、徒步而歸、可與此參看、放黿之神奇傳說由來已久、左傳史記竹書紀年等書均有記載、惟化為人形、此尚為昉始、迄於今民間猶時有黿化老翁之說、蓋即發軔於此也、又一條載云、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為雄、一身

毛皆白、又一條云次年南宮傍舍一雌鷄亦化為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按此條自錄後漢書五行志、應作一條、其頭冠尚未變以下、尚有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鷄禍、並歷舉宣帝黃龍元年未央宮雌鷄化為雄、元帝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鷄化為雄、為王莽亂政之豫兆、以証此為黃巾之亂、一大段文字、竟皆脫去、黃龍初元雌鷄化雄鷄事、原見漢書五行志、由是而知是書經輯刻者之手、脫遺實多也、

選擇天鏡三卷 乾隆十三年刻本

清任端書撰、端書字念庵、江蘇溧陽人、乾隆進士、官編修、嗜研術數、善奇門六壬、是書為闢選擇之作、自序稱、予為先宗伯求葬地、深懼時師之謬、常力究地理諸書、復研求乎選擇之要、緝而成書、凡得三卷、名之曰天鏡、使夫年月日時與諸神煞之吉、覽焉而悉曉、予得因是以竟先公宅穸之吉、而世之營宅卜葬以及嫁娶興造諸有事者、亦舉可觀焉云云、蓋為其先人求葬而撰輯者、為人子者、往往因養親而習醫、葬親而探究堪輿也、考端書父名蘭枝、字香谷、康熙進士、累官至禮部尚書、曾奉使宣諭安南、負有重名、是書共分三卷、上中二卷為年圖月神、下卷為日圖時神、約旨曰、夫選擇所用、造葬為重、故書中於此論述頗詳、如謂造以宅長生命幷山向為重、而補龍次之、葬以化命幷補龍為重、而山向次之、先擇大利方位、不犯一切凶煞、次求太陽太陰帝星及歲命祿馬貴人三奇紫白到山到向、然後用事立課之法、須相主扶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培龍補向為第一要義並載陰陽消水訣及八宅五行局圖說等按選擇一事當以年神方位所值與主人生年命主推看吉凶生尅原皆為避禍趨福計耳其說繁多而猥雜矛盾致不可究悉能根據陰陽五行正義而求其相生相尅之道即為可取者矣其所云事固屬無稽然以民俗所尚猶可見古傳成法焉觀是書尚能糾正一般無理妄論不致俗惡不經過甚究為出於儒生之手非庸俗術家所可比也

演禽斗數三世相書一卷 日本景宋刊本

是書原不著撰人惟書中刊刻者識語謂為唐袁天綱作當屬依託占卜命相之書向好歸諸鬼谷諸葛天綱伯溫也攷歷代著錄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皆載有袁天綱相書七卷要訣三卷而宋志又有天綱相氣色詩一卷惟無演禽斗數之名永樂大典中有貴賤定格五行相書一卷四庫存目其內容當為是書之一部分由是而知是書殆為書賈彙集諸家以資應用者所謂三世指過去現在未來求其中吉

凶禍福因果報應也所載演禽之術即十二宮分二十八宿子午卯酉四宮三宿餘八宮各分二宿尋其本命泊在何宮何度假如甲子年正月在子初五日丑時生太陽女四度安命寅宮尾火虎四度起生宮十五十六日起在箕水豹於二十八宿各具十二宮圖像由性情嗜好定其遭遇吉凶備載十二宮神分起訣歌等等書中又載人所生四季時辰謂各變移部位某時生居黃帝之頭某時生居黃帝之手等又載十二時辰分屬貪狼巨門廉貞武曲破軍文曲祿

存咎為圖像此皆就此以斷貴賤豐嗇蓋皆為民間所習用實庸俗陋淺無足稱取也按演禽之術出於黄帝七元之說七元者即二十八宿分六十甲子一元起虚二元起奎三元起畢四元起鬼五元起翼六元起氐七元起箕凡四百二十日而週共得甲子七次也唐以來多有就此星禽年月時日以推休咎者其來源固甚複雜以是書為宋人所採用頗可考見斯術衍遞之迹收之可耳

相理衡真十卷卷首一卷道光年刻本

清陳釗撰釗字淡埜江西義寧人生嘉道閒精嫻相術鏡員佳譽據自序云揣摩二十餘載探賾群言觸類旁通編定成帙其凡例云諸書內有明確者閒有採取參用前賢所定部位各圖確不可移者遵之有無關要而太繁冗者刪之誤者正之遺者補之俱有由來非臆說杜撰蓋晃諸自己多年經驗復參酌舊聞而成者書共十卷卷首一卷載陳希夷心相編及抱朴子行品章此為釗論相所本各卷中所載內容豐富舉凡十二宮五星六曜八卦九州五嶽四瀆六神月令三停三才五官六府十二學堂面部十三位以及五官枕骨心性氣色掌紋面痣等皆詳為闡述並撰歌訣繪圖文字淺顯易解可謂通俗之書其中所述雖憑據經驗然大抵不出一般說法祇譬喻引申較為詳盡耳其無謂之言固所在多有也惟論氣色尤具精義如所云色有形勢有大小氣有緩急有盛衰或有而盛而薄而散或濃而光潤或慘而枯燥或論四時定其休咎斷其吉凶凡看人氣色貴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手天之方曉雞鳴之後平旦之前纔卧起時就帷帳中以紙燭照之辨驗吉凶無失若就鏧前光處見之皆非本分氣也最不得洗面盥口飲食湯藥然後看之亦難驗矣按所云頗具理致夫相人之術原任觀氣辨色所謂睟於面盎於背是也是書於此叙論最詳其第十卷全論氣色書中又時時發揮心相之說默寓提撕警覺尤為可稱如云貧窮之相本屬惡類頓悟前非立心為善則變為富貴之形富貴之相窮奢極欲無惡不作則變為貧窮之形矣按此頗可以導人悔過遷善不以富貴為天賦人致此實有為言數術者之所當本者矣

象吉備要通書大全三十二卷 康熙刻本

清魏鑑撰鑑字明遠湖南黔陽縣人深於河洛象數之學所撰是書自序稱羅代之成書挹諸家之精義釐而正之撮其要領易曰懸象莫著乎日月法象莫顯乎天地是書也吉凶悔吝觸目瞭然固亦有若天地日月之象之易見者因以象吉顏之云云蓋為通紀陰陽五行吉凶生剋明其應行應忌以備日用者也按五行休咎之說載於洪範原為徵見人事得失反求諸本非為禍福趨避計者逮及後世術家附會遂成數理然而流傳已久相沿成習其書固可存以資考研焉全書共三十二卷內容豐富所集如歷法二十八宿度數太陽過宮十一曜臨山恩難生剋理論下元甲子未來流年奇門遁甲一千八十局吉凶適格諸家青課斗首吉格六十年二十四山修方造葬年月家緊要吉凶神煞定局黄石公陽宅大八門修方造葬二十四山羅經秘旨天地人盤分金開門放水吉凶定局以及出入行藏上官赴舉納聘嫁娶及百凡等項無不全備每篇之首皆有說明撮記旨要

文字淺顯易曉極便一般揀擇之用數理之說罔弗無謂但是書(頗)能遵依舊說未甚蕪蔓就事論事要不失為佳製也又觀撰者識解亦非過於誕妄如論葬事有云仁人孝子安親永固為心申報本之誠意天必祐之吉福如人茍能誠敬慎重安親自獲牛眠美地即平穩之所亦當速葬以承天休天理於此而存即地理於此而得吉莫大焉所云堪為儒者之言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是能得其旨(旨)矣

紀慎齋先生求雨文一卷 淮南書局重刻本

清紀大奎撰大奎字向辰號慎齋臨川人乾隆舉人官昌樂什邡等縣後以功擢合州知州好談易通陰陽曆算壬遁之術撰有觀易外編易問老子約說地理末學等書年九十餘卒弟子甚衆是書為求雨之作道光丁未春湖南各地五旬不雨長沙令陳東初其弟子也出是文如法修舉果得甘霖遂為刊布行世今按其書所載為雨壇圖及結祈雨壇祈雨行壇等說祈雨催雨謝雨祈晴催晴謝晴等祝文其方式大抵擇潔淨之地立壇安神位三中曰太昊伏羲左曰行雨仙部右曰本境龍王神前列鐘鼓並置斗盛米方棹八張依先天八卦方位環列用繩貫之上各置淨瓶插楊柳枝並各插一旗旗分八卦別其顏色每日官紳行禮道士誦經經文為大奎所撰根據繫辭說卦如所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

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皆直錄原文、誦經文六遍、別用僧人誦雲輪經一段、僧道相間不停、觀此則大全實欲會合儒道釋以為作用、儒生每好如此、蓋經術原無神道完全求之二氏、後有不願、只好採取攙合一法、此心理隨處可見也、

測字秘牒一卷 百二漢鏡齋秘書本

清程省撰、省字以三、江陰人、精卜筮之術、江湖間饒有盛譽、所撰是書、初皆傳抄、道光年休陽程芝雲為之正偽類次、付諸剞劂、芝雲字山屏、歙人、嗜研術數、嘗校刻百二漢鏡齋秘書四種、此即其一也、書前有程芝雲序、又有自序、自序云、少從異人游、得相字心易秘牒一冊、研究彌年、決疑奇中、其大旨先要明夫五行六神八卦萬象之機、次察夫陰陽消長剛柔進退之理、須沖口而出、得先天之幾、稍加轉念即落後天、便不靈準、蓋斯術實兼採相術以為推斷也、書中首載測字十法、曰裝頭、接脚、穿心、包籠、破解、添筆、減筆、對關、摘字、觀梅、自裝頭至摘字九法、皆就字乘除損益、以判定所問之事、而觀梅一法、本諸康節、其義比較精奧、不盡拘於筆畫、如人字謂凡事可成可敗、只在真誠方安、水字謂流通無往、獨不利於冬、此端在隨事洞察變化、妙用要善於會悟、方能神奇也、次載心易六法、即用六書以測者、其論指事測法有云、必審其情性、察其動靜、兼明其縱跡、內分十法、曰觀

人曰察色曰辨言曰辨事曰察墨曰辨紙曰觀時曰相機曰正論勿好奇曰言語不可雜見似此則究全以審察認辨功夫求其吉凶進退非虛談性命可比擬矣次載測字既驗之語及生平所斷事件語極典雅非庸俗術家所能為而所斷事件雖云未堪即信然殊合數理且頗足以解頤云攷測字之術創於南宋謝石遞相傳授為術數中之一家焉

陽宅闢謬一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梅漪老人撰按梅漪老人為姚文田晚年自號文田字秋農浙江歸安人嘉慶四年一甲一名進士由修撰歷官至禮部尚書其學漢宋並重不為偏激高亢之行言治尤平易近理如教養河漕二疏皆以深明治體膾炙人口認為洞本扶源之論道光七年卒謚文僖所著書有易原春秋月日表說文聲系說文攷異邃雅堂集等是編則閔世之士大夫及一二有道君子或迷惑于術士之言而作原未署名僅弁端有梅漪老人撰五字其意殆因數術之語君子不道不欲以此自汚其名耳書有總序讀之可見作書大恉略曰山龍平壤之書汗牛充棟絕鮮真傳杜陵將大鴻氏出而正之撰有辨正一書苦口婆心昌言救世今雖偽託紛紜異說又熾而薪傳所寄間有其人俗學近託筠松遠証黃帝侈陳禍福駭人聽聞誠使之自述其本源且懵然不知為何義彼于人世禍福安能盡知即有一二言之偶中所謂是亦多言豈不或信也書分為十一篇首篇即總序第一篇辨八

宅、謂陽宅惟乘旺氣、氣在何方、即為何宅、第二篇辨東西宅、謂本根洛書、俗傳東四西四之說皆謬、第三篇辨九星、謂應以九曜分配九宮、第四篇辨曆星、謂宅形以勻整為貴、曆星全出杜撰、第五篇辨閒星、謂曆星已不經、閒星更為荒謬、第六篇辨八卦生克、謂河圖以相生為體、洛書以相克為用、當克則克亦吉、不當生則生亦凶、不能但以生克定吉凶、第七篇辨命宮納音、謂納音本于律呂、祿命用之已為假借、地理用之、更涉支離、第八篇辨神煞、謂惟橋梁衢路殿宇偶風、為真正神煞、其餘空言鬼神、概屬無稽、第九篇辨龍虎、謂四獸之說、本于天象、今人以青龍為吉、白虎為凶、未知于經何據、末篇為後論、則總結所駁、謂形家以形為重、今人置形勢而專言理氣、未免捨本逐末矣、蓋皆本乎事理及經學立論、而非尋常術數以門户分派別爭者也、

河洛理數便覽一卷 慎齋全集本

清紀大奎撰、大奎字向辰、號慎齋、江西臨川人、乾隆己亥舉人、歷官山東商河邱昌樂棲霞福山博平四川什邡等縣知縣、終任合州知州、以衰老乞休、年八十卒于家、入祀鄉賢祠、生平為學篤信朱子、亦兼喜陸王、盡通陰陽曆算壬遁之術、尤精于易、著書有觀易外編、易問、古律經傳附考、老子約說、雙桂堂稿、四書文課、子遺編、地理末學、筆算便覽、仕學備餘、參同契集韻、慎齋集、六壬類聚、金剛經偶說等、河洛理數便覽者、則因世俗所傳陳圖南之河洛理數、多不得其要、司馬温公謂其能存心養性、有益于人、故特取而考訂之、正其訛謬、校其脫失、名為陳氏舊籍、實不啻大奎為之重編矣、其篇目凡四十有一、自天干納甲、配洛書數圖、迄陰陽卦變、以論大小象行年星命、末附以古格二十二造、言至精粹、有理致、非泛泛推論祿命家言也、其例如甲午己巳壬辰乙巳之造、正卦得屯之六三、變卦得未濟之上九、候當六陽、天數盛、地數無餘、為合時、元堂先震東、後離南、得巳月

間春夏間生長之氣，與太歲甲午相生，正卦之詞四德皆備，變卦之象坎離互交，調和燮理之命也。六三為元堂，除兩六三外，上下五爻皆正對，以六三聯二四除之，得山澤通氣；以六三聯四五除之，得雷風相薄；六三聯初二除之，得水火不相射，而未濟則乾坤混合之象。此得先天相錯之全局者，又震巽交則變卦得巽，坎離交則變卦得離，乾坤合則元堂得乾，此化工元氣之自無而有者。觀此可以知其論命之大端矣。

地理末學九卷　慎齋全集本

清紀大奎撰。大奎畧歷已見河洛理數便覽中。此編則專為形家之言。大奎學本于易，雖通風角壬遁諸家術數，而不為所惑，故所論皆一宗于事理，而闢其謬妄如此。書雖分上中下三卷，然每卷又分為上中下，實共為九卷。計為目凡百數十項，而大指則不出五端：第一以羅經之法歷傳紛訛，愈久愈誤，至蔣大鴻作地理辨正一書，自稱祕傳口受，不敢輕洩，于是范宜賓遂作乾坤法竅，自謂得蔣氏之祕，一時風

行，尊而用之，號曰蔣盤，而名世所舊傳者為楊盤。楊盤固非筠松之真，然半尚可考，而蔣盤之陋，不特大悖曾楊，並非蔣氏之說，今流行于江浙豫章之間，害人無異洪水猛獸。第二以張九儀鉛彈子書中有空圈之說，謂祕密不敢輕洩，人多惑之，張氏所學不及蔣氏，然詭曲欺世，為害則一，且誤人必立正向，其害較世傳羅經解及理氣諸書為尤烈。第三以古人一切理氣向法，大率為平陽而設，但當就形勢立向，不必更泥理氣，所謂天然不用使羅經也。第四謂左右

橫水局，當細審形氣立向，不必拘泥羅經方向及左右針法等。第五動向有不能立干維向者，則察天然形勢以納水為重云。至其著書之因，則緣母喪求葬，諸說紛紜，故廣集諸書，探其根原，窮其謬妄，隨閱隨記，決去所疑，專意形穴積而成帙，故每申言人子葬親，求安體魄，使不至有風寒水蟻之患，非藉為子孫富貴計。理氣各家妄談神祕，使人疑惑，久停不葬，為害不小也，洵探本之論矣。

六壬類聚四卷 湧齋全集本

清紀大奎撰。大奎略歷已詳河洛理數便覽提要中。按六壬之術，取象本有一定，猶之易經乾為天為父，為金為冰，為大赤，為良馬；坤為地為母，為吝嗇，為母牛之類。後世術者，不解此義，占者更視為神奇，以六壬能知人姓氏及方界，遂以為于斷詞吉凶外，更別有異術，不知實因某字遇某，即為某，可以隨占者之意而為說也。如姓氏申加酉乘太常，則為趙；申加戌乘河魁，則為錢；子為點水，為耳傍；寅為木傍，為山頭。其他凡百事物，莫不如是。大奎是編，則于六壬術中尋常視為神祕不輕語人者，皆一一以類為從，分別部居，讀者但識起例，即可按類自為檢斷，書雖僅有四卷，除卷一為起例，詳初習入手方法，卷二為論詳取神作斷外，餘二卷共分十一門，曰天文、地理、人事、官祿、尊貴、家宅、婚姻、產育、出行、盜賊、雜占等。每門又分細目，多寡不一，多者三十餘目，少者亦二三目，目更分為若干條，條則詳其所占。例如人事門喚人來否目一條曰：干為我，支為彼，將加日支，相生合，必來，

相刑克不來干克支其人疑恐支克干其人怪我干上見天空空亡我不去喚支上見之其人虛說來二條曰男視傳送女視太乙加孟來仲半道季即至三條曰天罡加日辰倚門可待又如出行門遠近歸期目一條曰凡三千里以外以將軍臨處下為至期二條曰千里外以太歲下為至期三條曰五百里外以月建下為至期四條曰百里外以日干下為至期五條曰五十里外以正時下為至期六條曰視末傳上克下纔動下克上將來相生未動七條曰起將軍法

孟月以午加太歲仲以未季以申視天罡臨于何宮即以此為至期云云蓋皆一定之例俗書散見錯出此則彙而歸納之良便于檢尋也

養菊八法一卷 精寫本

宣紙朱絲欄精楷本無撰人名氏時代亦無序跋成書大約在遜朝光緒年間目錄分菊說養菊分栽法春扦法伏扦法秋扦法接菊法屯芽法澆灌法治蟲法末列集名辨葉都十一門與敦素堂菊譜體例相近頗切時用所謂八法者即分栽以下至治蟲八門也菊說及分栽前半段皆迻錄古人成書別無新意澆灌治蟲兩門亦然分栽後半段叢載整頓以下及扦接屯芽集名

辨葉各門則皆具有裁制不泥古法如春扦法云清明穀雨間將宿本長枝由折處而上摘去四五葉含口中另擇肥土或畦或盆用竹籤探一小穴約二三寸帶唾插入不宜見日月餘即如法澆灌月餘即可生根伏扦法云初伏或中伏小暑大暑間插法如前案上桌頭可供清玩秋扦法云立秋後插如前法種於小盆花開雖不甚足置之短几幽軒頗增雅趣云云至其接菊屯芽二法詳陳手術落落數百言言言切當

非前人舊作時地不合者所能比。紙集錄各色
花名多有訛字，如露盤、羽扇、金如意、佛前燈、金
鳳翎、嬾梳妝、六翮毛、金絡絲、八寶欄、白玉卮、青
蓮紫、向人嬌、黃沙舒、金天池、黃鶴、月映冰壺、
夏鼎、商彝、漢皋解佩、楓林秋豔、楓林落照、金鳳
銜珠、紫鳳銜珠、沈香灌硃、浣花溪水、光祿銀青、
紫鳳梳翎、杏林春燕、太液芙蓉、銀紅絡索、飛燕
新妝、御手調羹、玉尺量裁、天龍豎指、雲龍煥彩、
詩品，或用字不典，或顛倒謬誤，總緣鈔胥徒善
楷法，胸乏點墨，使然。若燕脂樓、玉堂金滿、銷金
批紫，芸作燕子樓、玉堂金馬、瀟湘妃子，叶音潤
色，則又失之過當，遂令名實不副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歷代紀年十卷附最國朝典禮　本會藏鈔本
宋晁公邁撰。公邁字伯咎，號傳密居士，清豐人。以蔭補官，將士
郎，官至開封府刑曹。是書採錄歷代年號，取材正史，分門而記。自
卷一至卷七為正統，卷八為古封建，卷九為僭據，卷十為盜賊
夷狄。股以最歷代年號。其編纂於歷代建國傳緒，先載事略，次
記元號，又次為三公宰輔諸臣名氏，蓋用人行政凡節目之大
而關於體統者，靡不臚載，可為通史之助，不止以考據年號為
事也。黃丕烈跋稱，是書傳布絕少，故知者頗希。檢讀書敏求記
所記不甚了了，如首缺第一卷，並未標明，其云始之以正統，而
後以最歷代年號終焉，似首尾完善矣，何其疏略耶。書錄解題
云歷代紀年十卷，其自為序當紹興七年。此缺第一卷，故自序
不傳。僅是知其書殘缺不完，由來已久，起始於何代，無從而悉。
然據包復常跋，有自唐虞三代以至於今等語，又考之各篇均
於前首記注正史，則卷一所錄自以史記兩漢書為據，以後證
前，大體可以推見矣。至書成之時，宋遼金史尚未經修纂，此書
記宋遼金之事，多可糾正史誤，尤為可貴之處。附最國朝典禮
於北宋之樂舞祀祭，列舉大凡，亦足為考究禮典者參稽之資
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史部政書類

兵政紀畧五十卷 萬曆三年刻本

明李材撰。材字孟誠，號見羅，江西豐城人。嘉靖壬戌進士，授刑部主事。隆慶中由兵部郎中遷廣東僉事、雲南按察使，擢右僉都御史，為言官所劾，免官繫獄。五年釋戍鎮海衛。材服膺姚江之學，學者稱見羅先生，著有李見羅書等書。是編是為其官廣東、雲南兵備分巡道時之公牘，所錄皆為軍務，故以兵政為名。曰嶺西經略者，為廣東高涼一帶谿山叢峻，夙稱盜藪，而羅旁江猺獠、靖駮賊首邵金星等僭稱王號，將軍劉合亡命莫教撈掠為患尤甚。材受任之初，即主痛剿，以除民害，乃訓士卒，籌餉需，備戰具，申法紀，大舉進兵，搗巢破寨，積寇遂告肅清。曰全勝紀畧者，為雲南金騰距緬二千里，中有孟養、蠻莫二土司，叛服不常，為邊郡患。材偕兵全騰，適緬修怨於土司，材統軍破緬衆於遮浪，於是二土司復內附，邊禍遂紓。稽檢其所條公牘，一切籌畫頗稱詳密周到，故能克奏膚功，保障一方。按禁志載材甚優禮士子，部兵懷而謀變，乃嫉之者得據進讒，竟誣報以不實獲譴，因功致罪，全無是白，則明季政綱解紐，蓋有由來矣。

周礼故書考一卷 木刻聚珍印本

清程炎撰。三礼鄭注考之一。其子世萱校。炎字東冶，江蘇長洲人，是書前有自序，及乾隆五十六年九月偃師武億序。自序謂漢鄭康成經各有注，自孔穎達撰五經正義後，鄭之易、書、論語注皆不傳，傳者毛詩、三礼注而已。周礼有故本，劉向未校之前，或在山巖石室者為古文，考校後者為今文。鄭據今文作注，故每言故書作某，識字審音，以知其義，亦讀經之一助云。儀徵阮氏校勘周礼注疏，言周礼出山巖屋壁間，劉歆始知為周公之書，而讀之其徒杜子春，乃能略識其字。建武以後，太中大夫鄭興、大司農鄭衆皆以周礼解詁著，而大司農鄭康成乃集諸儒之成為周礼注。其云故書者，謂初獻于秘府所藏之本也；其民間傳寫不同者，則為今書。有云讀如者，比擬其音也；有云讀為者，就其音以易其字也；有云當為者，定其字之誤也。三例既定，大義乃可言云。程炎此作，以周礼今本考證

古本如天官冢宰胥十有二人注胥讀如諝即比擬其音也大宰三曰官聯注古書連作聯又聯讀為連二曰嬪貢注嬪故書作賓即初獻秘府所藏之本及就音易字者也小宰掌建邦之宮刑注杜子春云宮皆當為官即定其字誤也彙輯古注積累成書不得謂為著述雖間有斷制之語但為數無多曾不如武氏序中徵引三代以逮秦漢金石刻辭與鄭注相例如地官鄉師與其葬輂注故書輂作連證以漢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器用胡輦胡輦即論語瑚璉是輦連為一字也春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注故書位作立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證以焦山鼎銘僉立中廷及戠敦銘邢敦銘周頌敦銘卯敦銘酉敦銘等立字皆當為位武序之于程書大有喧賓奪主之象著書豈易言哉

經學初程一卷 六譯館叢書本

清廖平吳之英同撰平字季平蜀井研人光緒進士歷任綏定射洪等各府縣教授訓導以經學名家尤通公羊學世稱廖經師云之英字伯朅名山縣人光緒優貢任灌縣訓導又主講成都尊經書院於經史歷算無所不通亦清季蜀中通儒按廖吳二氏皆湘潭王壬秋主尊經書院時傑材為諸生時即以經術名世均能獨索精研別闢蹊徑此書即以治學心得筆之於書以為後學津梁亦即今世所云讀書方法國學入門之類也書凡一卷概論為學之道頗多精論於讀經次第尤多名言如謂古人治經先學小學算術學皆所以磨練其心使其耐勞苦思以返樸質蓋小學釋字義理淺近算學核計更無詞華故取效甚速春秋學三傳繁難漢人猶不以教子禮學千頭萬緒更無總綱在群經中最號難治春秋文約理繁多所況是非心思聞悟深明義例者不能知其變化初學治經除三禮三傳外若詩書論孟唯人所擇但治書須

知今古文之異、不宜篤守偽孔之學、先儒所闢、有明徵也、然亦須涉獵偽傳、知其短淺、乃愈見馬鄭之長、詩則有傳有箋、互有異同、各求其旨、以觀其通、論有何孟有趙、舊日最稱名家、及宋朱注出、而近世學人罕讀古注、各有所長、不容相掩、又云學者治經、莫妙看王制、並有春秋以為之証、皆有實據、復舉十效、以明其例、按全書議論創發極多、皆治經心得、實一經學概論、足為學者不二之階、名之初程、自謙撝之言也、

遜悔齋經說一卷 家刊本

清曹肅孫撰、肅孫字伯繩、河南洛陽人、幼承家學、能文章、而窮于遇、以時藝應鄉試十餘薦而不獲售、晚年司鐸於其鄉、著有遜悔齋文鈔、遜悔齋雜著諸書、已並著錄、是編為其說經之文、然多穿鑿、如解論語其為人也孝弟章、謂君子指在上卿士大夫言、方有知人論世之識、然細玩此章語意、引君子務本作結、乃泛指在官者而言、必謂卿士大夫、乃太泥耳、又說巧言令色章、其句讀云、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二句是舉左氏心跡以明之、下句某亦恥之、乃竊比老彭之意、此說亦太牽強、又此章謂左丘明為古之聞人、又於春秋說指隱公章云、左丘明受經孔子而作傳、前後亦矛盾不可解、又是編要言義法、如云看書先辨義法、次辨章句讀、下句某亦恥之、乃竊比老彭之意、此義法也、獨之武退秦師云、讀古人文字、不但當究其義法、尤當辨其真偽、然真偽即於義法中求之、則義法二字、似得之于方望溪氏、然則方氏之說、為文章而

設，不知肅條之所謂義法者，指古人之義例乎，指古人之文法乎。大氐是書用力實多，而見識不及，恐肅條閲書太少，於漢宋兩家治學之家法，皆未能窺其蹊徑，故於經義凡所欲議論處，皆似未得其要領，其短處正在一陋字耳。

禹貢要註一卷 光緒刻硃墨印本

原本題明鄭澹泉先生編註，海寧祝達源條校。考澹泉係明鄭曉別号，曉字窒甫，浙江海鹽人。嘉靖元年壬午科鄉試第一人，明年會試聯捷進士，授兵部職方主事，調吏部考功郎中，遷南京太常寺卿，入為刑部右侍郎，旋改兵部兼都察院副都御史，總督漕運，累任至刑部尚書，卒。隆慶初贈太子少保，謚端簡。著有尚書考、禹貢説、禹貢圖説等。此禹貢要註一卷，乃遜朝光緒十年古虞朱氏刊本，用硃墨二色標印，山名作△，水名作○，地名作□。卷首附禹貢所載隨山濬水川之圖，校者引言大旨，謂禹貢一書，蔡傳外，其專註者，宋時推毛氏指南、程氏前後論及山川地理圖、傅氏説斷諸書，皆足以補蔡氏之不足，疏而糾其繆。至國朝胡氏錐指出，則援據精碻，直駕諸書而上之，稱絕學焉。顧其書採摭浩繁，足供考據家之資，權而初學能讀者鮮。歲癸未（光緒九年），於藏書家得明代鄭澹泉先生要註

一冊，條分縷析，易於循覽。蓋取宋代諸書而纂括其大旨焉。讀禹貢者，以是書爲筌蹄也可。書光緒甲申年十年仲春月，敦好居士校梓并識。按尚書一經，內惟禹貢、洪範兩篇古今多有提出別行箋解者。鄭氏此書大旨本諸蔡氏集傳，抉擇正解，芟艾羨辭，成禹貢要注一編，幼學攻讀，最稱簡易。是書舊時傳本甚少，乾隆庫書及明史藝文志亦俱未見著錄，儒林孤本，未可棄也。

單氏世寶一卷　民國十二年石印本

清單若魯編。若魯字拙庵，高密人，順治三年丙戌科會魁，歷官國子監祭酒，撰有語石居文。是編乃若魯纂輯歷代以來言行有關修身齊家接物應世之道者共七十餘條，間有若魯自撰者，亦皆針砭世俗之文。蓋若魯錄取古人嘉言懿行，及孝弟敦睦之可紀者，居平以訓子弟，故名曰世寶。統觀全書，實乃人倫炯戒，天道桴鼓，誠可爲後學楷模，浮華鍼砭。其垂訓後人之心，讀者宜懍然悟，赧然悔，頑廉而懦立矣。惟其書不考出處，不分體例，即時代先後，亦未定銓次，或若魯志取隨筆，以爲賢己之具，無關倫脊之要也。若魯家素貧，父早故，其母端毅沈慤，而狷峻有士行，勤儉持家。若魯承其母志，於往哲格言信之甚深，故是編實有益身心日用，非玩物喪志所可比擬也。

顏氏家誡四卷 清乾隆刊本

清顏光敏撰、光敏字遜甫、一字修來、號樂圃、曲阜人、顏子六十七代孫、康熙六年丁未科進士、歷官吏部郎中、撰有樂圃集、是編分四門、卷為一門、曰敦倫、所以敦五倫之義者、計二十八條、曰承家、皆述持家之道者、並載其祖胤紹殉國事、計七十一條、曰謹身、所以紀律己持躬之方、計二十九條、曰辨惑、所以辨世俗之佞佛、追薦、持齋邀福者、計四十二條、光敏性孝友、勤於睦族、詩文有重名、今觀其書、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時俗之謬、於世故人情、深明其利害、言雖淺近、義則極為確實、較之顏之推家訓之漫談因果、有好佛之習者、尤勝一籌矣、書內承家一卷、載其祖河間府知府胤紹殉難事尤詳、觀其闔門焚死、足令人悲而慷慨激昂之氣、又使人英英有立志、阮元序謂其訓辭深厚、文義樸茂、知其忠孝所由來者舊矣云云、洵非虛譽也、書後有清平劉湄跋、原書撰成、未即刊行、乾隆間其曾孫崇梨官興化縣令時、始為刻梓行世云、

日省吾齋日錄二冊 清道光刻本

清王德瑛撰、德瑛原名璠、號蓮墅、福山人、嘉慶甲戌進士、歷官安陽縣知縣、撰有日省吾齋讀曲禮內則注、是編乃其讀書處世隨手札記之書、上冊自道光辛巳至丁亥、下冊自戊子至丙申、皆逐年札記者、其中有論學術者、有論治道者、亦間記前賢軼事、及辨證經傳史籍之疑義者、而甲申乙酉所記、則多論喪祭、蓋其時德瑛適居父喪也、至論學諸條、大抵主甘泉陽明一派學說、統觀其書、言雖淺近、然大半自經史中出、沈潛玩味而有得者、如能以之處家涉世、則修齊治平之義、亦不外乎此、實有益於身心日用、非玩物喪志之書所可同年而語、即其論學解經諸條、亦皆引據博洽、而資多聞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雜家類

家言隨記四卷 清同治秦風堂刊本

清王賢儀撰。賢儀字樵湛，歷城人。治刑名，佐府縣幕，撰有修註大清律例。是編乃其七十年間見聞有足法戒者，隨手劄記之書。其卷一為申韓論，為佐治藥言摘要，為忠告節抄，為閱歷偶談，為王氏說，大半摘抄汪輝祖佐治藥言、張養浩為政忠告，蓋其佐幕時閱讀而有心得者。卷二為稽古論略，多評論古人得失賢否，或紀錄古人嘉言善行，間或引據故事考訂訛誤。卷三曰轍環雜錄，多紀山左山水古蹟及祠廟物產。卷四曰交際心殷，紀同時交遊宦山左者；曰尚論景行，紀濟南歷代名宦遊客；曰桑梓敬止，紀歷代濟南人物；曰親戚情話，紀戚黨中有學行宦業者；曰骨肉心關，而以其先祖妣遺訓、先妣誌略附焉。其子鍾霖書後載賢儀之言曰：閱歷七十年，凡所見聞有足法戒，隨手記之。性褊急，少讀書，然處世鮮詭遇，親友相善，志不去懷。刑名至重，得汪煥曾先生佐治藥言，摘錄其要，用以自訓訓人。轍環所歷，一往情深，數十年所書，不覺成卷。世或即吾所記以察吾之為人，而可否之，未始非吾之深幸云云。蓋其書皆樸實說理，悉本人情，而於刑名尤兢兢。故書中佐治藥言、忠告節鈔等，多賢儀識語，於居官居家之道，皆一一閱歷之。轍環所錄，則賢儀耳聞目見，轍環溪山，入懷不忘，皆極有關於山東掌故。至交際心殷、尚論景行、桑梓敬止等篇，於桑梓戚友系念殷殷，亦皆極有資於志乘。毛鴻賓序謂凡治民佐治與夫篤親戚、重交遊，所言皆其所能行，理不外日用尋常，而道則終身由之云云，非虛譽也。全書各節，其子鍾霖識語甚多，或有所發明，或補所未備，亦皆極有關係。書首有張應祥、毛鴻賓等人序，末有其子鍾霖跋云。

梅叟閒評四卷 清光緒十年刻本

清郝培元撰。培元字梅庵，棲霞人，懿行父，乾隆甲寅歲貢。是編大旨，多因物究理及借事抒論之辭。計卷一五十七條，卷二五十八條，卷三五十一條，卷四四十七條，總計一百十三條。類多質慤有味之言，間載其鄉里間有節行事。其自序謂余六旬餘，耳聞目見，事之可記者甚多，久思命筆，旋以中輟。癸丑長夏，閱板橋雜記，興致勃勃，輒欲效作，才謭劣未能也。然鄭自敘云，幾篇家信，原算不得文章，有些好處，大家看看，如無好處，糊窗糊壁。予於是竊有取焉。其書每段均不立題目，類皆隨手記之者。又每段後均有其子懿行評語，亦間載年廷相、林臯言評語。大抵是編旁稗說，間采時事，意主於勸善教人，故於待人接物處世諸大端，記載最多。而其論漢末忠義一條，謂國之興必有其好尚，其亡也亦適如其好尚以報之，數語尤精確不磨。要之，培元於勸善砭俗，其意旨有足多者，即其鄉人之遺聞軼事，亦多藉此書以傳，亦殊有資於掌故也。

錦秋老屋筆記不分卷 李氏抄本

清朱照撰。照字曉村，歷城人，監生，撰有水道考及河圖。是冊乃其子凝台所裒輯者。全書所記多考論遺聞瑣事，而於濟、漯、漳、衛等水辨證極詳，蓋其素所究心者，即其所著水道考及河圖，不獨考據羣書，亦悉從閱歷形勢中來。是書所記，類多引據博洽，足資多識。其中一條，謂吳子蘭墓在玉函山西，完備山下，墓表高大，崖盈尺，碑文三面鐫隸字，未經拓椎，筆畫完好，無殘缺，真漢隸也，無知鄉民因礙其耕種，深埋地底云云，蓋得之目驗，為他書所不載，實足補志乘之缺。聞原書皆照手寫，今藏其同邑劉氏鴻發處，則李氏假諸鴻發抄錄成帙者。濟南府志著錄朱照曉村老人筆記，未知即此書否，然據府志所據大旨與此書同，或一書有二名歟，不可考矣。

素壺便錄二卷 清嘉慶甲子培德堂刻本

清江登雲撰。登雲字舒青，又字愛山，別署素壺，歙縣人。乾隆進士，歷任武職，曾分鎮苗疆，軍政參戎南安，協守袁臨總鎮南贛。撰有讀史輯要、檻陽散志、修本堂集等書。是編上卷九十五條，下卷百三十餘條，不分門目，舉凡國家掌故、名山勝蹟、邊徼情況、名人事蹟、天文地理、星象潮汐、葬喪堪輿、命理符籙、鳥獸蟲魚、花草種植、紙筆製造、茶酒火砲等，無不記載，而於科場制度、貢舉源流、武闈掌故、官階沿革等，記載尤為詳盡靡遺。大半稽諸史籍，得諸見聞，以及

宦轍所經，故老傳聞者。王嵩高序，謂其研理必精，數典最確。本諸舊說，參以心裁，一名一物，考證切實，洵非徒事摭拾者所可企及。其子紹蓮，謂是書為紀事之文，考核精詳，論斷精確，尤生平精力所聚，有裨於學殖良多等語，皆非虛譽也。大抵登雲博通羣書，入頗留心經世之學，故書中自天文地理、禮樂兵農之說，莫不考古審今，討論源委。至其素壺之意，蓋登雲於廟市得水晶壺，用貯硯水，劉柚舫為刻積素凝寒四字，因以素壺自號。登雲自識，謂筆墨所及，零畸雜著，率以此署之，積累有年，檢點得如于許，總曰

便錄云云。原書纂成，未即付梓，其子紹蓮藏諸笥中，幾經念年。其後紹蓮以其年踰六十，久恐湮沒，因急為刻成，用示子孫，俾瞻先人遺範云。

寸陰叢録四卷 咸豐刻本 五知書屋藏

清姚瑩撰。瑩字石甫，號展和，桐城人。嘉慶戊辰進士，官知縣，後至道員。以習台灣事，有聲於時。其作令台北時，頗多建樹，遇事敢為，大吏忌其能，謂為生事，竟被劾去職。既調四川蓬州知州，此書即居蜀時所著。書凡四卷，首有自序，謂待罪蓬州，地僻事簡，公餘讀書，偶有所得，輒筆録之。自念數十年東崎嶇險阻，幸得便安之地，生無百歲，此地此時，不可長得，且以其愚疏拙狂直，數蹈愆尤，聖明皆

寛恕而優容之，一日之息，片刻之安，無非天賜也云云。因任事得咎，不無憤慨，宜其情見乎詞矣。此書取雜記体，大多考証各代史實，與辨論經史疑文，凡典章制度、山川人物，皆其取材，[illegible][illegible]其見聞之博，考訂之精，與[illegible]抄襲纂輯者不可同日語。按瑩生平事蹟，以開發台海，及道咸禦夷二事最著。當時毀譽參半，其著述如東槎紀畧、東溟文集，皆世所知，獨此篇流傳較少，而實精粹，蓋其文集奏稿固可觀其經濟，而是編則足覘其學術也。今清史稿等皆有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芝菴雜記四卷 嘉慶八年刻本瑞藩藏

清陸錫撰述、雲錦字文襄、號蓉裳、又號耕霞、婁東人、為東南名士、工詩善畫、長于山水人物、雖布衣而著名于時、得者寶之、馮金伯墨香居畫識有傳。此書四卷、為筆記雜考、翁有作者小序云、余里居待次、著有讀書記三卷、門類未經編輯、亦間有未卒業者、同學請於余、然不敢漫付棗棃、茲就敝篋中搜出雜記若干條、分為四卷、梓行於世、亦聊以資藝林之談諶云尔。按此書分題筆記、考証精核、而論画與談金石者極鮮、其中如吳中俗諱、八十考、安南使臣詩、明人演戲多於近事、渠山伯祝英臺、京師炒栗諸條、均有關史實、尤以眼鏡、摺扇兩事、考據極詳、窮其原委、辨其沿革、雖屬小文、足徵[illegible]博洽、至其論古物書画、雖僅十餘則、亦均獨到、別具卓識、蓋專門家言、自異恒流也。按是書於今已成善本、因所述皆有關風俗名物、雜事遺聞、固不祗可資談諶也已。

駐藏函稿殘本

清有泰撰。泰有駐藏奏疏及電底、已著錄。此為駐藏時函牘、首卷已缺、故書面有卷二字樣、其中不載年月、然其首篇係賀四川提督馬維騏克復巴塘之信、攷巴塘喇嘛戕害駐藏幫辦大臣鳳全、係光緒三十一年三月之事、而克復係在四月、則此書中函件決為是年四月以後事無疑矣。其復四川總督錫良收回瞻對、使屬川省、設法開導

藏番一函、頗有見地、較諸前任駐藏大臣文海受賄、力阻瞻對內屬、不可同日而語、惜能言而不能行、為清季脂韋官吏惡習、其餘皆當時藏務、若與奏疏電底互相參攷、俱能首尾銜接、惟有泰日記中載與達賴喇嘛及咨行商上之文件、於當時情形最關緊要、而此函稿未詳、豈別本錄存、今已遺失歟。

周官識小一卷 蛾術堂集本

清沈豫撰，豫，字補堂，蕭山人。是書為讀周官之札記，或申其義，或詳其故訓，大都隨文移錄，殊少發明。然亦因此經而論政事得失者，如讀地官司徒條云言地徒之官，下至稾人、七十九職，無非所以足民裕國，而詩書干羽從畧焉，豈急于養而緩于教與，蓋礼義生于富足，而无公化民非徒發然後禁也。又以佐主安擾邦國條云：後世教民之道，朝三暮四，紛更滋弊，故周官曰擾兆民，虞書曰擾而毅，鄭注云：擾，馴也，言非此不足以安之，皆因周官而識為政之本，亦治經者之所不廢也。

周禮輿服志一卷 叢志居僅存稿本

清陳宗起撰，宗起，字敬庭，號叔度，丹徒人，道光乙酉科拔貢生。精于礼學，於天文歷算句股割圜，及水經地志諸子雜家，罔弗精研。著有經說八卷，文集二卷，攷工訓釋一卷，筆記二卷，已並著錄。涇上包世榮，纂毛詩礼徵，車制失攷，寓書宗起徵其說，宗起為撰是編，大要以周礼攷工記為主，注釋以康成為主，旁徵諸經以證其義，下逮史記漢書以攷其形制，元元本本，攷證詳明，先是包世榮已取是編，刊入毛詩礼徵中矣。惟總序未著其姓字，後宗起子克劬編輯遺書，復錄歸本集，而單刻焉。

田賦考辨一卷　清刊本　倫明

清李塨撰。塨有周禮傳註等書，前四庫已著錄。塨撰四考辨，四庫惟著錄郊社考辨，其宗廟考辨、禘祫考辨及此編則俱未著錄也。塨以田賦乃三代大法，古經無正文，不可以無考，且世又多詬周禮之誤言田賦，舉其謬而僞者凡有八事，亦不可不辨，遂據經文一一折之以理，謂疑周禮僞書者，是徒見左傳杜註一段有周禮二字，誤以為周禮文，而遽加詆諆，蓋真能究其瑕結，羽翼古經，非淺識之可及也。其辨鄉遂

公邑賦人不賦車之說，分析孔穎達疏義及經文甚詳。孔疏因鄉遂家出一人，而以司馬法一乘七十五人計之，遂謂七十五人出一乘，然司馬法言成甸出車一乘，未言七十五家出車一乘。塨謂此為穎達之臆說，蓋援古而未實也。又車徒之數，言人人殊，或以武王伐紂，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齊桓公遣兵戍衛，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及晉文公獻楚捷於王，駟介百乘，徒兵千，為根據，以為古兵制一車十人。塨則云不盡然，謂國之車數不必與兵數相合，引證詩書

左傳、並齊語韋昭注等文，或車千乘而徒為三萬人，或為三萬七千五百人，或為萬人而車八百乘，三萬人而車六百乘，且又有行役之車一乘三人者，是車徒之數無一定之經。塨謂不可執一而論，甚是也。大抵塨所辨多本於經義，不事雜掇他說，致真恉轉蒙。其說與毛奇齡相合。四庫謂其郊社考辨即本之毛奇齡，則此編大致亦如是耳。

禮學大義一卷 庚辰叢編本　方V

清張錫恭撰。錫恭字聞遠，婁縣人。光緒戊子舉人。從黃以周游，篤志研經，尤精三禮。光緒末，應徵為禮學館纂修。時喪短服之說沸騰朝野，錫恭獨抱遺經，拒詖黜邪，為時稱重。所著喪服鄭氏學、喪禮鄭氏學兩書，皆麗然巨帙。茹荼軒文集，亦多說禮之文。晚近禮學名家，尤宜首屈。此書為其緒餘，提要鉤玄，敷陳大義，亦時有獨得。如謂鄭義人君左右房，惟天子燕寢、諸侯宗廟路寢為然，諸侯燕寢亦東房西室，大夫士東房西室，惟正寢與燕寢為然，宗廟學官亦左右房。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云云，首云凡建邦國，建者立也，謂周公攝政斥大九州，制禮成武王之意，其時所建立者魯衛齊宋，其封疆豈不足五百里。若夫所因殷之諸侯，則固無此擴大，是以周氏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則所建與因之異，以祛前人之疑，皆精確不刊之論也。

四禘通釋三卷 家刻本

崔適撰。適名懷瑾，字觶甫，歸安人。詁經精舍學生。著有春秋復始、史記探原諸書，已並著錄。夫禘之說，不明久矣，鄭玄生東漢之季，已不能盡知，故所論禘祫，不皆合經義。魏王肅之徒，好與康成為難，立說又殊。有宋諸儒，牽于俗說，尤為聚訟。適謂禘祭有四：其為祭天者二，其為祭先者二。祭天者，冬至日祭昊天上帝于圜丘，一也。建寅之月，祭感生帝于南郊，二也。祭先者，三年喪畢則祫，祫之明年，禘于羣廟，一也。以後率五年而殷祭于太廟，二也。又論祫祭之義，謂禘祫雖皆為合祭，然詩閟宮毛傳、漢書韋玄成傳，皆禘祫對舉，知為二祭。徵引諸說，條分件繫，義例至為詳明。然按禘字古只作帝，有根蒂之義，祭以禘名，實以祭所感生之帝為主，故帝雖有五，而王者之祭，必審其孰為所自生者而祭之，此禘之初

義也。適由祭感生帝而推之，謂祭圜丘亦曰禘，三年喪畢之祭亦曰禘，五年殷祭亦曰禘，而不知其原始則只有一禘，羅列衆說，以矜博雅，而使禮說愈益糾紛，是其可議者也。

逸禮攷一卷 排印本

劉師培撰。漢書藝文志云：禮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又云：漢興，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聖戴德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官，禮古經者，出于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致于天子之說，據漢志說，禮古經五十六卷，卷與篇同，謂于今文十七篇外，增多三十九篇也，故合五十六篇言，則曰古經，亦曰古文禮，即三十九篇言之，則曰逸禮，以無師說，所以終漢之世，其篇皆佚，而篇目見于諸書所引者，聘禮鄭注有朝貢禮，周禮鄭注有天子巡狩禮，烝嘗禮，中霤，禮記疏引有魯郊祀，禘于太廟禮，奔喪禮，投壺禮，皆古文也。師培據諸書所引，一一為之疏通証明之，謂逸禮篇目可攷者計十篇，十

篇而外、若大戴保傅篇引學礼、以及大戴記遷廟釁廟公冠三篇、玉燭寶典所引之皇覽逸礼、然皆不能確定其為礼古經也。

禮疑類輯二十四卷附錄二卷目錄二卷 朝鮮刊本

朝鮮朴聖源撰。聖源字士修，又字廣巖，號謙齋，密陽人。肅宗丁丑生，景宗辛丑進士，英宗戊申登文科，官至參議。英宗丁亥歿。正宗在東宮時，先生官諭善，以輔導功多，故特贈吏曹判書，謚文獻。嘗游學於陶庵李縡之門，學行甚高，著述亦富，有敦孝錄、謙齋集等書行世。其禮疑類輯之作，蓋因潛溪李公惟哲致意於禮，既編前古禮論為四禮集說，又取沙溪問解、尤庵禮疑、南溪禮說而合錄之，別為一部，其意蓋不止此，將以博採眾說，次第收入，而二書俱未成，公即去世。聖源受公遺命，以訖其事。聖源以集說固為家禮羽翼，然猶不為東賢禮論之最切於應變，又近而可易徵也。遂謹就三書，刪其繁複，定其次第，又博考諸集，攟摭要語，凡二十九家三十七書，逐條補入，費十數年之精力，而書始成，釐為二十四卷，附錄二卷，總名之曰禮疑類輯。其目卷一曰冠禮，卷二曰昏禮，卷三至卷十五曰喪禮，卷十六至卷十九曰喪變禮，卷二十三曰祭禮，卷二十四曰祭變禮，附錄上曰宗法，附

錄下曰雜禮每卷首第二行低一字書大目如冠禮昏禮是也第三行低二字書小目如冠禮為大目則告祠堂迎賓之為小目第四行低三字書次小目如昏禮中親迎為小目則設位醮子之類為次小目而其中又有小目者低四字書之又或於一目之中諸說浩多不可無細分者則略以小注標之諸賢之說各有異同不以私意去取俱為載錄諸條中有彼此互看者各注其下以備參考於是上下數百載其間許多疑變之禮異同之說開卷瞭然有所據依其有補於禮教之功豈云少哉

九族考一卷 俞樓雜纂本

清俞樾撰樾有禮記鄭讀考禮記異文箋已著錄此書為俞樓雜纂第九種按九族之義尚書古文家說與今文家說不同古文家謂上自高祖下至元孫凡九族今文家以為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許慎主今文家說而鄭玄主古文家說兩大儒所主又不同至孔穎達撰左傳正義則申許而駁鄭樾參稽羣籍亦以今文家為正從許而不從鄭疏通證明較孔疏尤加密矣然今文家數九族父族四者五屬之內為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己之子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母族三者母之父姓為一族母之母姓為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妻族二者妻之父姓為一族妻之母姓為一族樾則謂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故從父之姓不從母之姓以母之父姓為族亦以母之母姓為族以妻之父姓為族亦以妻之母姓為族是教天下二本非聖人之制又謂族之為言屬也相連屬之謂也有父之族則己之

方乙

昆弟姊妹皆從之矣、有母之父母之族則母之昆弟姊妹皆從之矣、不宜別出其女昆弟、使自謂族因謂今文家之說其言族則是其言九則非、乃更為之說、以高祖之族曾祖之族祖之族父之族為父族四、母之曾祖之族母之祖之族母之父之族為母族三、妻之祖之族妻之父之族為妻族二、并俱列其表焉。按樾駁正舊說其言甚辨、又以父族從高祖以下、母族從曾祖以下、妻從祖以下、具於條理亦頗秩然、雖曰自出新義、於古無徵、要亦可備一說也、

儀禮纂錄二卷　家刻本

清李清植撰。清植，字立侯，安溪人，文貞相國之孫。康熙進士，授編修，出督浙江學政，累遷三禮館副總裁。清植服膺宋儒程朱之學，尤深于三禮，是編於儀禮，以鄭注賈疏為主，注疏所未安者，則下己意以折衷之。如冠禮筮賓筮日，皆于禰廟門之外，並無告禰之文，清植疑禮文有脫，擬前期三日，主人至禰拜告，或宣祝以告。主人降復初位，清植謂初位恐是上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之位，以證疏欲闕字之言之非確。鄉飲酒禮，賓及眾賓皆從之，註：從猶隨也。清植謂主人既速賓介而還，賓及眾賓後面隨至，非同行相隨也。鄉射禮，主人戒賓，賓出迎再拜，主人答再拜，乃請。疏：出迎謂出序之學門。清植謂出門乃出賓之門。凡此皆含蘊經文，以正注疏之誤。蓋福建自文貞以後，士人多治三禮，若官獻之讀周官記，王士讓

之儀禮糾解，並以精搞稱于世，糾解嘗稱引清植之說，可見清植禮學之深。其後陳壽祺校刻清植之書，亦稱其辨析疑滯，非他經生所及也。是其所得者深矣。

禮經舊說十七卷　排印本

劉師培撰。禮經惟士禮最先出，孝武之世，即立于學官，兩漢博士，治者甚衆。自鄭注行而舊說皆晦，言今文者，誣為鄭學，其宗鄭者，又以其為今文而後之，是以古義不明，師說蔑墜。師培此書，甄采古義，蒐輯遺佚，自經傳白虎通通典，以訖唐宋以來類書，網羅殆遍，復下己意折中而疏通之，雖語出轉引，亦為之一一檢校，期于至當，於鄭學而外，別啟康莊，誠絕業也。惟是書本非定稿，中多脫佚，其士冠禮一篇，曾刊于國故月刊，名曰禮經舊說考略。士喪禮既夕禮士虞禮三篇，刊于制言雜誌，名曰禮經舊說，喪服經傳一篇，蒙文通氏藏有傳抄本，士昏禮、士相見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禮、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禮十二篇，殘稿藏于家，均無題名。民國二十三年，寧武南氏校刻劉師培遺書，此

編第一卷名曰礼經舊說攷略，從國故名也。自士昏礼以下，皆名曰礼經舊說，從制言名也。如此補苴，雖亦能完善，然全書已粗具崖略矣。

考禮一卷 漱琴山館本

續B

清高驤雲撰。山陰人。驤雲別有仰止編三卷、說性一卷，於禮法性理之學多有攄發。是編則專攷喪禮。以為親親之殺，莫明於服制，是乃倫教所必先者也。遂通稽古禮，印證大清通禮，復取俗禮以相推比，撰為此書。首列斬衰以下服制八項，凡百三十條。不僅發明禮意，且能明倫紀、篤親誼也。其獨子兼祧兩房者，別列一章，附述於後。據大清律禮部例節錄上，綜其事，不順叙其文，並附論立嗣之法。以為必須昭穆相當，律典至寬，何必招養子以亂宗，見識自在俗談之上。又參考大清通禮及大清律禮部例等書，為服圖示掌圖凡四：曰男子及室女為九族服，曰男子及室女為女親外親服，曰嫁女為本宗服，曰婦為夫親服。驤雲以為應補者附述其中，覽其圖而服制可明，且又足備言禮者之參證也。

禮記注殘本一卷 東方人文科學研究所藏稿本

是編無撰人姓氏，僅存燕義第四十七一卷。其編次首記文、次錄正義、次通論、次餘論、大氏皆錄宋元諸儒之說以實之。其自抒所見，則加按字以別之。至清代諸儒之說，均未入錄，且稿內鈎勒及藏乙之處甚多，似猶未成之稿。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書目錄標題曰礼記通論，其書標目曰礼記燕義注，均非也。今更正之，而著錄焉。

勛儀糾繆集三卷 家刻本

清孔繼汾撰。繼汾，曲阜人，孔子六十九代孫。嘗以闕里礼樂，自罹宋元兵燹之會，幾蕩無餘，賴有三氏教授、導江張達善須詳加攷訂，生徒始得有所循習。明世考訂之人，不可得聞，清代康熙中所修，孔聘之之所訂也，嘉慶之所修，張達善之所訂也。張氏之說，全本朱子聘之間，附會經傳，增益繁文，多与礼經相違。繼汾是書，據諸家所定儀注，一一為之更正，約為三卷，一曰祭儀，二曰祭品，三曰祭器。凡礼樂祭器之名，迎神送神之儀，究厥本原，折中一是，故以糾繆名書云。

禮記經注校證二卷 家刊本

清王祖畬撰。祖畬，鎮洋人。禮記自宋以來刻本譌敓特甚。阮元曾据諸本為之校勘矣。祖畬則据說文諸書，以訂文字之正俗。如撙節之撙，說文所無，祖畬謂古字作剸。刀部剸下云：減也。正此義。隸變作撙。又通作縛。作傳，皆叚字也。又辟呥之呥，說文所無，祖畬据說文耳部珥下云：瑱在口耳之間，引申之口耳之間亦曰珥，此作呥者，蓋

經典傳寫異文。嘫羹之嘫，說文所無，祖畬据說文舌部䛅下云：歠也。从舌沓聲，即嘫字。一切經音義引埤蒼：嘫，歠也。義与說文䛅字合，知䛅為本字。承弣之弣，說文所無，祖畬謂正字當作㧬，說文刀部㧬下云：刀握也。因之弓把亦作㧬，後人別作弣。廣韻九麌弣㧬同，此其證也。攷證均甚精核，視橫校之流，所得為多矣。

禮記附記六卷 畿輔叢書本

清翁方綱撰。方綱，字覃溪，大興人。是編為讀禮記札記之作，網羅諸書，較其得失，收采不為不富，惟發明之處相鮮。禮記一書，西漢經師之說不傳，自鄭玄為之注，而後其書始通行。凡兩漢之殊方異讀，古今易寫，訓詁極為淆亂，鄭君於文字之異者，皆于注中出之，其有功于訓詁甚大。方綱每於鄭注異文處，大肆彈譏。如曲礼拾紱，鄭注：

拾當為涉，声之借也。此明涉為本字，涉為假借字。方綱云：拾涉音雖相近，然竟以為音近致譌，則鄭氏果于自信矣。雖仍其本字而申言之，其誤究宜慎也。又云：凡說經文以訓義言，則容有後師之推測，以形声言，則豈容讀者之借易乎。若鄭氏之讀某為某，某譌為某者，雖仍存經之本字，而附綴于下，然此等處直謂之改經可也，豈以鄭氏大儒而必曲為諱之。此負不知鄭學之精奧，而

為此竊說也。蓋方綱研治金石，究心點畫之間，經學非其所長，故立言多誤也。

古經服緯三卷　家刻本

清雷鐏撰。子學淇箋。鐏，通州人，官崇仁令。學淇，字瞻叔，嘉慶進士，著有竹書紀年疏證、古今天象攷、夏小正經傳攷，亦罳齋經義攷，已著錄。自古帝王御寓，莫不辨等威，嚴礼制，上下有別，天下亦各安其分，翕然相從，而服制猶為彰明較著也。昔管子治齊，著令曰：人君服文有章，命士止于帶緣，散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不得服長鬈貂。賈誼上漢文帝疏云：今庶民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猶曰毋為此可為長太息者也。夫齊与漢，霸王道雜，猶必于此斤斤加意，況古明王，統一宇內，豈不矜式舊叓也哉。自宋以降，服制不修，天下奢靡，庶人皆繡采，優伶得貂鬈，而上下之分亂矣。是編悉舉古經之文，為之條理疏通，起于冕弁，以及服制之等，訖乎喪服之制，原原本本，為之說明。而學淇所箋，

博引諸經，以至漢唐以來注家之說，而折衷之，非治經之讏言，訂舊訓之訛誤，若分別紋衣縞衣宵衣之不盡用帛，縞冠之不用生絹，於古義尤多發明也。

禮記質疑四十九卷　思賢講舍刻本

清郭嵩燾撰。嵩燾，字伯琛，湘陰人。自序謂孔子後千有餘年而鄭君出，由宋以前言禮者受範焉。又千餘年而朱子出，由元以至于今言禮者受範焉。政教所趨，人心所向，凡所嘗書與其行禮之實，確守而尊事之，莫敢違越，而獨禮經之傳授，持之有本，其異于鄭說者終無幾也。國朝諸儒，別立漢學宋學之名，援其說以詆程朱，而鄭學乃大顯。討論研習之餘深，精義之發于人心，亦足上掩前賢矣。而援引傅會，屈經以從其說者，蓋亦多也。乃若斟酌古今以求當于理，有宋諸子之所長也，是其學兼存漢宋，無所依阿。是書雖以鄭朱之說為主，而一字一句，皆沈潛反復，紬繹于禮文，以求乎心之所安。其有注疏未當者，則援据群經，稽覈衆書，而為之說。故全書中有以宋說易注者，有以朱說易疏者，有兼存注疏而不取宋儒之說者，

亦有獨抒所見者，於鄭學之卓然者，闡揚申釋，幾無復遺。以至宋人之精義，亦多采取。是其平心衡量，無門戶騎牆之見，無攻擊爭勝之心，治學態度尤為難得也。

十四經通攷禮記類二卷　家刻本

清式樞日撰，樞日，山陽人，与丁晏同時，而頗慕丁氏之學，此編據丁氏礼記注釋本，而為之攷訂，曲礼：為其拜而蓌拜，注：蓌猶詐也。考云：周礼九拜，七曰奇拜。注：或曰奇讀作倚，謂持戟節身倚之以拜。蓌即倚也。檀弓：陳子車，注：齊大夫。攷曰：國語佞之見佞，果喪其田，田与陳同也。易林：秋糧未成，無從至陳，水深難涉，使我不前。陳与田同也。惟檀弓後文有陳棄疾追吳師，注：陳或作陵，楚人敵。是楚謂陵為陳，然則論語之陳司敗，引娶吳為証，其楚之陵司敗乎。所攷皆補丁書之所未備。後附礼經源流攷二卷，王制里畝二數攷二卷，於舊說多所是正。惟論禮記之傳，出於二戴，刀闢隨書經籍志之非，此尚未達一間也。西漢經學，獨重家法，二戴受學后蒼，俱傳士礼，其見于漢書儒林傳者，記傳甚為明白，礼

記之書，雜糅今古，且又無師說，其在劉向
校書時，百三十篇尚存在秘府，二戴所以傳之
其謂之戴傳禮記者，始於東漢人之所稱
說，以傳經之為時也。

方乙

禮記鄭讀考一卷 俞樾雜纂本

清俞樾撰。樾字蔭甫，號曲園，浙江德清人。道光庚戌進士，曾
翰林院編修，提督河南學政，罷官歸，主講杭州詁經精舍
三十餘年，光緒丙午卒，年八十有六。著春在堂集，凡五百
餘卷，此書為俞樓雜纂之五。其自序謂段氏玉裁作
周禮漢讀考，於注中讀為讀若之義辨之詳矣，然鄭
康成注禮記，亦有讀為讀若之例，湖樓無事，偶一疏
證，以存鄭學，是其書實規橅段氏之書而作也。鄭氏
注內凡某讀為某某讀曰某某當為某者，大氐皆言
其聲之誤也。樾則引據經典，證明其或以聲近而義
相通，或以聲轉而義相通，或以古今字而相通用，義
據皆極明確。又如曲禮以箕自向而扱之注扱讀曰
吸，樾證明其誤，易辨孔疏之為曲說。少儀祭左右軌
范乃飲注引周禮大御祭兩軹祭軌乃飲，樾證明注
文軌當作軹，辨惠棟校為是而阮校為非。玉藻君羔幦
虎犆注讀皆如直道而行之直，直謂緣也。樾因以證
明鄭解論語直道而行為緣道而行，猶云遵王之道
也，與馬注無所阿私之義不同，足補論語鄭注之遺。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若此各條亦為可貴之發明。惟表記衣服以移之注、移讀如禾氾移之移。禾氾移之語、疏不詳其所出。樾據說文禾部、移禾相倚移也之說、疑鄭此註本作禾迆移、氾蓋迆字之誤。案氾是否迆字之誤已屬疑問、即令屬是、亦不足證明禾氾移一語即出說文、則其所出、仍不能明了。此等處似無庸強解之也。

禮記異文箋一卷 俞樓雜纂本 方Z

清俞樾撰。樾有禮記鄭讀考、已著錄。此書為俞樓雜纂第七種。蓋放胡承珙儀禮古今文疏義、徐養原周禮故書考二書而作。故其自序云、儀禮之有古文今文也、胡氏承珙為作儀禮古今文疏義。周禮之有故書也、徐氏養原為作周禮故書考、辨別異同、有功經學。然鄭康成注禮記、亦間存異文。前人未有考究者、輒作此箋、以補其闕。其著書之旨、可以概見矣。書僅一卷、而發明頗多。如曲禮宦學事師、注云、學或為御。又跪而遷屨、注云、遷或為還。樾則疏證其異義非相通。檀弓、杜每束一、注云、杜或作漆、或作髹。禮器、鄉人裼、注云、裼或為獻、或為儺。明堂位、雖異國之君免也、注云、免或為弔。學記、呻其佔畢、注云、呻或為慕。樂記、謹以立動、注云、動或為勳。喪大記、君弔見尸柩而後踊、注云、踊或為哭。表記、終事而退、注云、事或為身。射義、出延射曰、注云、延或為誓。聘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注云、勝克敵也、或為陳。樾則疏證其異文非相通。曲禮、共飯不澤手、注云、澤或為擇。禮器、故癸菓注

云、葛或為蔦、又緇布冠績緌注云、緌或作蕤、明堂位鸞車、有虞氏之路也、注云、鸞或為欒。樂記肆直而慈愛、注云、愛或為哀、樾則疏證其聲近而義通、曲禮奉籩、注云、籩或為幕、又盻於鬼神、注云、盻或為祇、檀弓華而睆、注云、睆字或作刮、襍記四十者待盈坎、注云、坎或為壙、樾則疏證其聲轉而義通。若此各條、徵引義據、皆極明確、他如緇衣事純而祭祀、鄭注、純猶皆也、樾則謂純當讀為訰、而訓為亂、駁鄭義殊未安、儒行、不斷其威、鄭訓為常可畏也、樾則從或本作繼、謂威一發而不必有繼也、駁鄭作斷、其義殊淺。大學一人貪戾、鄭訓戾為利、樾則謂戾者吝之段字、駁鄭義為非。然如曲禮席閒函丈、王肅據或本作杖、謂古人講說用杖指畫、樾則申明鄭注、而駁王氏之謬、議論持平、於古人無所偏袒、非有閎通之識、曷克臻此、宜其與胡徐二氏之書、鼎足而三、並垂於天壤、而莫之廢也、

傳恭堂祭儀未定稿二卷 排印本

清潘德輿撰，德輿，字四農，山陽人，撰有喪礼正俗一卷，已刻入養齋中。此書撰于喪次，上卷訂正祭儀，下卷述所以訂正之意。蓋古礼繁重難行，唐以來諸家祭儀，朱子曾輯之，然書不傳，司馬溫公亦有家儀，繁文縟節，亦非貧家之所能行，非先王定礼之意也。是編所以斟酌古今之宜，而使貧富者皆得遵而行之。故于古礼有不盡遵者，如三虞卒哭是。有雖朱子之說而不從者，如忌日只設一位是。有為俗習而竟革之者，如忌日生日是。有祭雖不經不復更而從經者，如清明七月半冬至除夕之祭是。亦有獨下己意而無所因襲者，如家廟之祭是。皆斠然各當有以沁入于人心，其儀又一準于貧士，雖絀于財嗇于位，比時具物，皆足以粗舉其事而無所難，其用心甚善也。惟以原藁未曾刪定，故未与全集刊行。光緒戊申，礼學館下各省求

禮書，于未刻稿本，搜之尤力，丹徒陳慶年，始為之校刊行世云。

明堂圖說一卷　宣統二年刊本　續B

熊羅宿撰。羅宿字繹元，江西豐城人，光緒丙申丁巳間，以高材生從善化皮鹿門講經於章門景陸堂。鹿門以黨禁被黜去國，羅宿亦竄跡日本，民國二十年卒。其書本周禮考工記而為之釋，說字解詞，剖兼為離析句讀，以為明堂制度，除先見於考工記，復見於載記及逸禮遺文，故錄其文以冠於首。舊解明堂有五世九室之說，是丹非素，守甘忌辛，蓋聚訟數千年而莫決焉。羅宿謂考工記明言內有九室，外有九室，本無五室之言，言五室者，出自後人誤句，其說全本於考工原文，而以載記逸禮遺文互相斠訂，不淆雜議。至後人誤句之由，羅宿亦嘗考之，舊說誤橫為廣，誤縱為修，六合之義以四方求之，遂致考工之真指轉迷，而不明，又駁賈馬鄭諸儒九階之誤，舉六證以九階九出之意為不通，而間接攷證世室重屋明堂確是異名同物，其說蓋以尺度求之，不徒証於空文，較前儒為精審多矣。惟其釋文僅至凡室二筵句，自室中度以几至九卿朝焉，則未載焉。據自序曰，全書

卒業、不知定在何時、又曰今以三書互相譽勘尺度、
實較若畫一、因據圖之、且其書曰圖說、而實無圖、則
其書非全稿可知、然疏別隱滯、昭若發矇、亦釋明堂
之一解、不可視為專詆先儒已也、

筆記礼記集說十五卷　日本活字本

日本中村惕齋撰、惕齋治學、篤信我國朱子
之說，屹然砥柱、不以窮達攖其心、自四書
五經，至小學近思錄之書，皆有注解，鳩巢室
雨森伯陽称為篤行醇儒。是編因衛湜礼記集
說，刪繁就簡、頗為詳明，首有安積信序，
謂當惕齋講學于京師時，伊藤仁齋父子，倡
異言排朱子、氣燄烜赫、震蕩于關西，其間
篤信正學而確乎不可奪，唯有惕齋及鳩巢諸
賢，蓋其于有宋諸儒之學，縕藉者深矣。

禮記疏長編殘本一卷　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本

無撰人姓氏。是編僅成禮記大題一節、曲禮曰一條。禮記大題下，首引孔穎達正義，次錄陸德明音義，次錄四庫全書總目按語，次錄朱武曹禮記訓纂序，次錄姚姬傳礼記說，知其人在嘉道之後。自毋不敬以下，札錄澧嫚，蓋未成之稿，無甚精義可言也。

夏小正一卷　稻香樓八種本

清程炎（際盛）撰。炎，字際盛，號東冶，長洲人。（炎）所著書，刊行者為稻香樓十種，不聞注有夏小正，諸家目錄亦未著錄是書，今茲所注、大都集錄前人之說，無所發明，且亦甚翦陋、注中有曾按者，不知誰氏，是不出炎一人之手，似為家塾讀本，故全集不錄，今所據錄者，稻香樓八種本也。

夏時攷一卷　嘉慶刻本

清安吉撰（吉，無錫人。是書全共六卷，曰讀夏小正，攷定十二月之節候。讀堯典，攷定四時。讀洪範，考定五行。讀豳風，考訂寒暑往來。讀周易，考定陰陽消長。讀詩書春秋傳，攷定三正；攷定閏月。讀尔疋釋天史記天官書，攷定太歲歲星歷十二辰。讀國語，考十二律。辨月令，辨逸周書月時訓，攷二十四气七十二候。辨周官古文尚書時不合三正。此書僅刻第一卷，讀夏小正也。謂夏小正之書，因時布政，知殷周皆因于夏礼，改月而不改時政。月令改其時政，是呂不韋為秦人制礼，非三代之礼也。經典三正並行，夏礼不改。又謂傳震也者鳴也，雊也者鼓其翼也，據徐堅初學記，當作震也者鼓其翼也，雊也者鳴也。經祭未始用暘，據說文瑒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祠宗廟者，經當作瑒字，所陳諸義，皆有卓識，多發前人所未發。書首有阮元序，亦甚致推重。惜全書已久佚也。

禘祫辨誤二卷 東山草堂刻本

清程廷祚撰。廷祚，字啟生，號綿莊，江寧人。著有大易擇言象爻求是說，已並著錄。其釋禘祫，謂大禘為殷祭，禘祭宗廟，非祭天也。王肅解詁，遠勝康成。而烝嘗之祭，必為之合食，所以致其慈愛，蓋推本祖考之意，未嘗不欲如生人之藹然萃于一堂而飲食燕樂也，此祫祭之指也。以祫於親廟為未足，故進而及于毀廟，以祫于毀廟為猶未足，故進而追始祖所自出，而後祫之事畢。禘一而已，祫實有二，曾子問言祫祭于祖廟無虛主，此烝嘗之祫，祫之小者也，通于天子諸侯，公羊傳言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升于太祖，此夏祭之祫，祫之大者也，惟天子得以行之，蓋即禘也。而自來諸儒之失，在以禘祫為非時祭，而五年殷祭之語，又自緯書竄入公羊，學者莫能辨其是非，採箋註之說，承訛襲謬，其來久矣，是編首辨禘祫不在時祭之外，首次禘歲行以夏，次辨公羊五年再殷之誤，次辨鄭玄何休主禮緯之誤，次辨趙伯循禘不兼群廟之誤，次辨胡致堂天子有禘無祫之誤，次辨新安王氏大禘終王之誤。援引富博，頗足供治禮者之參攷焉。

三禮陳數求義三十卷 家刊本

清林喬蔭撰。喬蔭，侯官人，深于禮經，以三礼自鄭元以来，注者多家，而說亦最稽難。其間義物度數，往往有不相通者。乃專取三礼本文，反復尋繹，以彼此前後相參証，其三礼所無，則旁徵諸經，諸經所無，乃取証于秦漢間人言之近古者，以求其貫通。全書凡三十卷，第一卷曰天時，二卷曰地域，三卷曰田賦，四卷曰財用，五卷曰職官，六卷曰學校，七卷曰明堂，八卷曰廟祧，九卷曰祭序，十卷十一卷曰祭儀，十二卷曰郊社，十三卷曰羣祀，十四卷曰巡狩，十五卷曰師田，十六卷曰朝覲，十七卷曰饗燕，十八卷曰飲射，十九卷曰冠昏，二十卷曰宗法，二十一至二十四卷曰喪服，二十五至二十八卷曰喪紀，二十九卷曰宮室，三十卷曰冕服。夫礼有義有數，礼之尊，尊其義也。顧行之有其儀，將之有其物，三千三百，是其數也。苟舍義而陳數，固無由見先王體性達情之故。而舍數而專陳義，又何據而得其明備之實，則是二者，不可偏廢。喬蔭由攷証明物制作之精，以上溯先王制礼之意，故名其書曰陳數求義云。

求古錄禮說補遺一卷 光緒刻本

清金鶚撰。金鶚撰有四書正義及禮說二書，正義之稿已佚，今存之求古錄禮說十六卷，前十卷鶚所自定，後五卷長洲陳奐編定，最後一卷，為鄉黨正義，則四書正義之存藁，非本書也。惟前刻並非完書，會稽趙撝叔至台州，求其遺書，而潘祖蔭為之刊行。一曰郊乘大路解，二曰祊繹辨，三曰八音次序說，四曰祀散攷，五曰款攷，六曰射耦攷，七曰日祭月祀攷，中如論祊繹之非一，正日祭月祀之非制，釋八音次序之異，駁柷始敔終之誤，原原本本，以經解經，確有依据。鶚博聞彊識，邃精三禮之學，受知于山陽汪文端公，同時若儀徵阮元，高郵王念孫，棲霞郝懿行，涇縣胡承珙，績谿胡培翬，長洲陳奐，皆交相推服無異辭，洵為清代禮學大師。惜其間編脫簡，率多散佚，而搜索于灰燼之間者，所得僅止此也。因並錄之，以與禮說之書並傳焉。

懷堂家禮訂疑十卷　民國間鉛印本　　續B三

清周植撰。植字商侯，號湘園，廣東遂溪人。嘉慶丁丑進士，出知江西吉水，權新淦、興國等縣，所至有政聲。以拂大吏意，解組歸，築室曰懷堂。又嘗主講徐聞貴生書院。著有五經註解一卷、四子書註解五卷，俱未刊刻。此則為其族裔所刻者。其書取儀禮、戴記及朱子家禮之可疑者，略參意見，至世俗所行有乖禮意者，亦為訂之。析為十卷。凡禮之通共不可專屬一禮者，錄為通禮，冠於首。其次則分述冠、昏、喪、祭四禮。攷證喪禮為最詳，居全書十之六焉。一禮各分若干子目，綱目井然。先引諸書，次加按語，綜博精深，非淺嘗輕試者可比。如通禮生日為壽，植謂兒周試晬，父母為子設也。兒未長成，事在父母，所以誌己生育之艱。子壯親老，則生日饌食，子為父母報劬勞之德。此禮之所許。其說與顏之推、真德秀、唐太宗、明太祖所言之義初無二致。九拜之說，先儒嘗論之，然見於經傳者僅稽首、頓首而已，他皆無見。植疑為周禮之文之非，其駁覆古籍，固未可視為定論，然果有其禮，則易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書詩及漢人記禮之書，歷朝所行之禮，何得無考？亦未嘗不可供談禮者之研究也。全書抉發殊多，殆不勝一一舉之。可見植沉心潛研於此，固足能為古人拾遺補闕也。又昔人於朱子家禮之真贋，聚訟莫決。黃榦、黃瑩、陳淳、楊復或為朱子壻，或為其門人，俱有言及家禮一書。而武林應撝謙作家禮辨，則引家禮後序，謂非文公所編，並謂文公集有與門人言及家禮為門人編入，以為張本。邱濬復駁之。植則謂撝謙所疑亦有是處，緣其中制度儀節不盡合於禮，且與朱子行逕相違，其言喪與朱子所行異，言祔與朱子與學者書異，此皆作偽之明證。植云或為他手闌入者謂此也。如是邱濬謂其書全為朱子所訂，固有可疑；而撝謙謂為非文公所編，亦非事實。蓋純駁有間，植之言是矣。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攷工記鳥獸蟲魚釋一卷　養志居僅存稿本

清陳宗起撰。自來釋攷工記者多矣，鮮有釋其鳥獸蟲魚者。是編于攷工記所載之動物，一一為之疏通証明，亦毛詩多識之意也。据其子克劬識語，謂宗起當日作此，援据極為賅詳，今原書已亡，僅存殘本，膏者以下，皆已殘缺，故其書僅刻脂者以上十九條也。

輪輿私箋二卷　同治刊本　[七年独山莫氏金陵]

清鄭珍撰。珍，字子尹，遵義人。以古今言車制者，鄭玄攷工記注之說獨詳，自唐賈公彥孔穎達，及宋林膚齋戴仲達，以迄清代惠天牧江慎修方苞戴東原段懋堂金輔之姚姬傳程疇阮伯元諸人，不下數十家，鑽研日臻精密。然往往讀鄭注不得其解，遂奮私肊，而鄭義轉無一是，亦治鄭學者之失也。江慎修曰：鄭注之精微，賈氏猶不能盡通，後人可輕破乎。珍治攷工記，堅守康成，往復尋繹，以紬其義，鄭義既獲，然後平列戴程金阮之說，以証其失，誠鄭氏之功臣也。後附圖一卷，曰牙圍圖，曰轂輻牙合材圖，曰車輿合軫与任正者及受底板圖，曰輿底為鑿受當兔伏兔鉤心圖，曰車輿全圖，曰輈合衡度數圖，曰國馬之輈圖，曰田馬之輈圖，曰駑馬之輈圖，其子同知撰。首有同知自序，謂鄭注之精微，自賈疏以來，不得正解，遂如墮雲

霧，說者日益支蔓，得此而鄭義瞭若指掌，
更不患其制不明。然語鮮數複，猶易眩惑心
目，如再得圖以實之，使讀者按圖以求其說
，似尤簡易省力，此是圖之所以作也。

人鏡陽秋二十二卷 明萬歷環翠堂刊本

明汪廷訥編。廷訥字昌朝，一字無如，別號無無居士，休寧人，歷官鹽運使，工樂府，著有環翠堂集雜劇，廣陵月傳奇獅吼記等書。前提要著錄環翠堂坐隱集選，是編乃廷訥輯十經百氏所載忠孝節義之事，各為立傳，繪圖以志其景仰者。全書分為四部，首忠部，分勳猷、戰伐、諫諍、奉使、致命五類；次孝部，分不匱、竭力、色養、永慕、致死、誠感六類；次節部，分狷介、剛操、臣節、子節、婦節、友節；末為義部，分高尚、惠愛、清廉、義門、義令五類。每類之中，首列小序，記其裒集

之旨，而人為之傳，傳為之圖，傳末更附廷訥論贊。其所收不下四五百人，更附其父母節之節義于各類之後，爲百世而下，觀其圖如見其人，讀其詞思法其行，廷訥之意，殊可嘉尚也。書首目錄，後列訛正姓氏，顧際明以下百零五人，採用考索書目，自經史以次七百五十六種，更附張鳳翼、袁黃、王穉登等十三人序。李登序謂昌朝為近代博雅君子，工詠賦，馳騁詞場，而復有志於淑世之業，於是輯古今忠孝節義事，人為之傳，傳為之圖，分為四綱，綱更分目，俾既往之古人，皆如影像之可睹。陽秋者，褒賞寓焉，觀者想

像其形容景仰其淑懿意至善也惜是編殘缺不完除忠孝兩部外義部僅存高尚惠愛清廉義門四類節部存臣節子節友節三類以卷數計之缺十二十三十六二十二四卷而每類之中缺頁亦多殊為憾事又按明萬歷間木刻板畫盛行而建訥所刻書尤負盛名是編諸圖無不佳妙絕倫也

東游日記一卷 吳縣蔣氏刊本

清蔣黼撰黼字覲辰一字伯斧號文子吳縣人諸生歷官學部候補郎中二等諮議官黼曾祖元甄祖錫寶父清翊並以儒行吏能著稱清翊尤淵雅著述甚富多未梓行黼濡染家學尤精雅詁生值叔季留心事故嘗與同志結學農社於淞濱講求本富之術顧闇然深藏不欲與時流競逐騖聲氣浮湛閒曹年僅中壽士論惜焉性迂緩矜慎著述少不愜意輒毀棄故多不克就寫定印行者僅沙州文錄及此記耳

記中述游程見聞綜括首尾不憚覼縷而尤詳於學制農藝末附調查日本鹽業記及答友人問日本教育概略書書言近日輶軒之使旁午於道往往甞詳瑣屑轉遺本原無以收他山之益因舉定一尊明倫理重公德養廉恥勗自立作勇氣教嬰孩重音樂八事為答頗切中時弊

遼廢王事記一卷　明抄秘冊彙書本

明徐學謨撰記學謨字叔明吳郡人嘉靖進士由分察使守荆州官至禮部尚書為人剛直并博聞强記著述極富最要者如世廟識餘錄萬曆湖廣總志春明稿歸有園稿等此書一卷記遼廢王憲㸅淫暴事亦足見當時宗親故事國家典刑按遼廢王憲㸅者高祖皇裔孫其始祖簡王初國於廣寧建文中以嫌請改內地乃徙封荆州六傳至莊王即憲㸅之父莊王為人不慧業益大墮㸅生而機警為世子時銳意豐殖恣行漁獵國人苦之又沉湎荒淫無有人理後以惡名太甚廢為庶人旋毒發身死是篇述其荒淫始末凡暴虐官吏荼毒人民蹂躪婦女諸事莫不有關當時之社會政治作者徐氏時守荆州目覩耳聞故能得其詳焉且徐又為憲㸅最忌憚之人書中所記多牽及江陵亦可見中外朝政之演變蓋有明之亡朋党宮闈之禍實居其首此書雖專紀廢王行事而明季政令亦於此可考見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延攬志一卷　秘冊彙書本

明高岱撰岱字伯宗京山人嘉靖進士官刑部郎中頗著直聲與尚書鄭曉友善因事不阿開罪嚴嵩嵩怒欲罪之而不得其間景王之國出為長史明史有傳岱長於文詞通曉史事嘗采國家大事古今遺聞纂為典要著作極富多關有明一代故實洵明季史界傑才也此書一卷無刻本僅見於明抄本秘冊彙說中誠孤籍也書中敘記明太祖起事初徵求天下英雄俊傑之概略故稱延攬志其人其事雖多互見於明史紀傳此則彙萃一編足以見先後源流且有數人均可補正史缺略亦志傳中之別裁也本書始於癸巳春(元至正十三年)上年二十六歸集鄉里壯士得徐達等迄於丁未(至正二十七年元亡)戊申上即大位於金陵其中記延攬當時之文臣武將依時紀載言簡意賅於此可徵朱明之有天下非偶然矣如謂上征浙東時胡大海荐劉基宋濂章溢葉琛之賢可用李文忠又荐王禕許元黃天錫諸儒上皆遣使以書

幣徵之，並曰吾為天下屈四先生，從容與論經史，及咨訪時政，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後又置三局，一曰律局，二曰禮局，三曰誥局，以宋濂等領之，并定設文武科取士之制，於是文治武功，天下大定矣。觀此志所記，凡百餘人，多從龍之臣，特詳其事跡始末，而考明開國史者所必讀也。然則世傳太祖不學無術，不尚儒業，非事實矣。

入都日記不分卷 光緒十四年刻本

清李圭撰。圭字小池，江寧人，為金陵世家，以監生習外交。光緒十一年中法鎮海之役，以在事出力人員保奬知州，留浙補用，兼任寧波洋務委員，當時外交家曾紀澤等極器重之。後屢任州縣，又隨欽使環遊世界。按圭作諸生時，為洪楊髮軍所虜，代司筆札，後乘間逸出，而家人亡，因撰金陵兵事彙略四卷，以記清洪兩軍戰事，復著思痛記一卷，以述賊中情形，及洪楊典制。殆隨欽使以隨員出洋，歸撰環遊地球新錄，又著鴉片事略，皆稱傑構，故圭雖屬末吏，且非科甲，而為當時名公鉅卿學人才士所推重，亦以其見聞廣博，文史兼工，一有譔述，人皆爭覩。此書記其入京引見時情事，始於光緒丁亥夏六月，至十五年己丑南返，其中共二年之日記，凡沿途之見聞，及入都後之往還人物，與夫帝京之建置，古蹟名勝之流傳，引見之禮節，朝制，下至京師習俗，政事遺聞，莫不取日記体逐日記載，猶可見庚子前北京情形。按自來著述言京師禮俗者衆矣，大皆陳陳相因，而以日下舊聞諸書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據、其短均鮮新義、主以南人入部、而是編所紀、頗多世人弗習知、他書所未見者、如記清德宗之容貌衣飾、及王大臣等入朝礼儀、又記張老喜、為京師索喜錢者之創祖、皆極重要史料故事也、亦可見氏思慮敏銳、能見其大、故此書實考京師典故風物之佳著、至其記載詳贍、文筆雅潔、猶其次焉、又世人皆知主著有兵事彙略諸書、不知此編、蓋是書流傳較少、而書中又未著撰人姓名故也、

黃檗開山普照國師年譜二卷 其中堂甲本

日本獨耀性派編性派國師嗣法門人也國師即隆琦隱元隆琦住世八十二春、開法三十餘載、六十三歲始東化日本、以寬文十三年寂於日本(當清聖祖康熙十二年)其東化道跡有獨耀性日編為年譜付梓行世、惜其中不無脫略、又獨耀參侍左右僅及兩載、隆琦即遊行東渡、獨耀亦西旋、未能詳載一代化儀以成全譜、不無遺憾、故性派將甲午以後(順治十一年即隆琦初至日本之年也)重加編續、遺者補之、繁者略之、曰興高泉禪師校閱、始得無訛、蓋此二人在隆琦門最久、凡隆琦履歷皆從耳聞目擊、非徒事於空言也、本書分上下二卷、上卷始自明神宗萬曆二十年隆琦之生、以訖清世祖順治十年、卷末復有性日之跋言、下卷始自順治十一年隆琦初至日本、終於寬文十三年示寂、蓋本卷所記者純為隆琦居日本之事、故性派敘之甚詳、且自順治十一年以後、逕接以明曆元年、是明示以此後之事為中土所不知也、卷後附以跋言、乃性派敘其增補年譜之本意及其經過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陽城縣呈尚書白公事實冊一卷（上虞羅氏藏內閣大庫本）

乾隆十五年陽城縣呈尚書白公事實冊，出自內閣大庫。尚書名胤謙，字子益，號東谷，陽城人。崇禎癸未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清初薦授內翰林秘書院檢討，累遷弘文院侍讀，纂修明史副總裁、國史院學士，吏部右侍郎、刑部尚書，以事降太常寺少卿，積遷通政使，致仕卒。冊中首載誥命，次徐元文撰入祀太原三立祠小傳，次澤州府志，次陽城縣志，次自撰誌墓文，次猶子象顒撰事行狀，次魏象樞撰墓表。胤謙少事同邑張慎言，潛心閩關濂洛之學，以存誠主敬為歸。嘗謂道寓於庸，而中為體，時為用，因以歸庸名齋。立朝以忠誠結主，慈惠及物，肅而能溫，廉而有執。晚司邦憲，一以明允平恕為心，雖獲嚴譴，非其罪也。當明亡，遯居邑東山深谷中，迫於薦牘，復事新朝，而自誌墓有云，氣質未融，行能負副，雖忝冒名齋，而品業無成，撫躬知愧，晚年稍知嚮慕正學，恨已老，至天地間一贅民耳。蓋中藏隱痛，故其言委婉如是。後人必其遇兼諒其心，非若孫承澤以流賊僞官抗顔新朝，猶高談性命，冀掩失節，其用心有間矣。

備兵紀略一卷　上虞羅氏藏清內閣大庫本

清崔起鵬撰。起鵬字雲程，原籍盛京廣寧左衛，隸正黃旗。自生員累任涿州同知、吉州知州、山東河南按察司僉事、湖南布政司參議、福建按察司副使、河南布政司參政、太常寺少卿。順治十六年辛丑。是編乃起鵬自輯其任福建副使時申詳上官文告及上官批示而行。人司行人王掞序之，略曰：承平之世，治兵使者以文臣備武事，日惟嘯歌雍容而已，不言兵而兵治。若四郊多壘，則無日不言兵。閩僻處南服，襟帶山海，烏合狂逞，綏靖尤難。雲程崔公昔分憲青齊，予庥宇下，素悉其威名。嘗以元旦衝雪入杉陽，擒生獻馘，不異李沛國蔡州之捷。又嘗破海寇，會城值兵將他遷，倉卒無備，公躬負矢石，驅市人以戰，鼓勵登陴，一以當百，此其制勝禦侮之大略。詰戎之暇，偶共登南樓，則又鳴琴賦詩，磨盾草檄，蓋兼綜文武，肆應不窮，其胸籌萬斛，有未易測量者。今觀卷中所載，甚寥落，未見殊絕過人處，殆未免溢美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道禪公行略一卷 上虞羅氏藏清內閣大庫本

無撰人名，白紙精鈔，出內閣大庫。道禪，清國史館列傳及近脩清史稿忠義傳並有傳，敘述而簡，此文雖亦祇數百言，多足補正傳文者。如傳稱初為王府長史，擢此則年十八以選充內侍衛。康熙十八年七月十八日巳時，京師地大震不止，毀民居不可以數計。聖祖憂勞，道禪謂上好生之德，上契天心，不宜有此，蓋咎在宰執，請奮乾綱，立加懲治，以彰國典。聖祖以小臣指斥宰執，懼開告訐之漸，諭授純禧公主長史，是長史乃諭授。三十五年，大兵三路進勦，道禪奉命往諭噶勒丹，噶勒丹譎降，道禪抗聲罵賊死。據此則事在三十六年，且賫諭至噶營，被遣掠奪，道禪斥止之，遂不敢動。噶又阻前進，慷慨自誓，必達詔命乃已。獨行絶塞，齧冰嚼雪，備嘗艱苦，卒被拘縶，且時迫以非禮，抗節不屈，遂遇難。傳皆略之。至首題議政大臣刑部尚書，則其子那蘇圖官追贈者也。

許少保事實冊不分卷 上虞羅氏藏清內閣大庫本

無編輯人名，乃彙錄許貞碑狀之文。首為制誥諭祭文，次為立功實錄，次為潘耒許少保江右戰功記，次為崇祀名宦實錄附龔章生祠碑記，次為張雄明倫堂記，次為唐朝彝新陂碑記，次為吳一蜚中港陂記，次為家傳，次為其子鳳朝等行述。編次雖草草，蒐討則頗詳備，貞平生言行功績大抵在是。錢儀吉輯碑傳集，求貞碑傳不得，但錄潘耒江右戰功記，得此可補其缺矣。三藩倡亂西南，貞以偏師力扼其吭，使勢孤力單，王師得以驅除，功在社稷。而治軍嚴，持躬廉謹，尤武臣所難。提督粵東，值兵難甫戢，務行之以清靜，閩中晏然，至立祠頌德。又嘗新邑之陂閘及明倫堂，俾以養以教，蒙利尤宏，編中諸碑記是也。

臨潼縣呈方伯任公誌表冊一卷 上虞羅氏藏內閣大庫本

清乾隆十六年臨潼知縣沈達舜呈方伯任公誌表冊，出自內閣大庫。方伯名風厚，字仲禮，號清南，臨潼人。順治己丑進士，歷官淮安柳州通判、建昌同知、汾甯嚴州知府、兩浙運使、福建糧儲道、參議、貴州按察使，而終於湖北布政使。為牧守監司數十年，所至能舉厥職，遇事明敏，察奸斷獄，嚴而不苛，蒞民尤有恩。在嚴州為糜粥以食水患之流殍者，請於上官，發藩庫銀三千兩，糴米平價而糶之，蠲其本年之租。在湖北，請蠲鍾祥、京山七邑之租，發常平倉以賑饑民，又嘗革積年秕政，民尤頌德。王熙撰墓誌，張玉書撰墓表，記其平生政績基詳，故達舜錄上，備史氏之採擇。錢儀吉碑傳集亦載此二文，惟墓表作嚴虞惇撰，蓋本虞惇捉刀為之也。

辛酉記一卷 光緒庚辰刻本

清張光烈撰。述光烈原名有鈞，字小舫，又號辛酉乞兒，蓋紀其遇賊之痛也。錢唐人，以附生襲雲騎尉世職。此書紀咸豐辛酉洪楊陷杭州，光烈闔家殉難始末，頗多史實，足供參攷。光烈以其父母叔伯兄弟親眷皆遭髮軍之亂，且被戕害，故更名光烈，並築烈園以志之。卷前自序，略云：浙城兩陷於賊，辛酉尤暴，赴義全節者，書可得而詳焉。雖然，我則不能卒讀矣。每念先母罵賊被戕，無端遘禍，自叔嬸而下，長幼男婦殉難者共十八人，迭荷聖恩，優加旌卹，貞心勁氣，愈覺光明，然在君上以為可喜，而其子孫則又具無窮之戚，而抱難言之痛也。因編次成文，以存其真，命之曰辛酉記，以紀當時景情云云。書中不列卷目，首述殉難緣起，分里居、尸骸、遺事等篇，次旌表，次碑碣詩文，次附記，即殉難者列傳，次附記二，亦遇賊事實，惟屬於閨閫者，末附記三，則序跋自記。全書雖僅敘一家私事，而當時變亂及髮軍入城後情事，悉具於此，皆實錄

也、所記如太平軍之攻城、清軍之畏葸、以及入城後[illegible]殺戮之慘、淫掠之甚、並謂守城時、以糧食缺乏、竟有賣人肉者、讀之惻然、而徵之其他記載、如「儉德齋筆記」之記長興、越州紀略之述會稽、蕭山、是各地皆然、非虛言也、又此編固係表揚之作、流傳甚鮮、實足重也、

閒居錄一卷 周益國公全集本

宋周必大撰、必大字子充、又字洪道、廬陵人、紹興二十一年進士、中宏詞科、權中書舍人、孝宗時屢應詔上書、皆切時弊、歷右丞相、拜少傅、進益國公、寧宗朝以少傅致仕、卒謚文忠、事蹟具宋史本傳、此書皆記歸廬陵後[illegible]鄉居見聞、頗可考見當時地方社會情形、後編入必大文集雜著中、按宋代掌制最爲重職、往往由此致位二府、必大受知孝宗、兩入翰苑、自權直院至學士承旨、皆編爲之、在位時不避權倖、世稱名臣、是

錄起隆興癸未七月、至乾道丙戌九月、所記雖瑣聞軼事、或地方政令、然朝野大事、山川風物、多具於是、他如名勝古蹟、或遊覽、或記敘、皆能援引古義、可資談柄、如云九月游清都觀、此寺南唐保大中舊號西臺、治平始改今名、臺下荷池、遠眺諸山、蘇翰林爲題其榜、仍留詩而還、稱東坡爲蘇翰林、於此可見蘇氏之名當時已顯、而翰苑尊榮、歷宋相沿、故必大所著各書、如龍飛錄、親征錄諸編、可考南宋時之政治軍事及宋金和議等、至此書與歸廬陵日記諸作、則

足考郡國建置、社會情狀、其重要固相等也、又必大越八年至乾道庚寅始還朝、所謂閒居者、其亦山中宰相歟、

大駕北還錄一卷 明刊本

明陸深撰、深字子淵、号儼山、上海人、弘治進士、嘉靖中為太常卿、兼侍讀、世宗南巡、深掌行在翰林院印、進詹事府詹事、卒謚文裕、深工詩文、頗負文名、並精書法、又賞鑒博雅、為詞臣冠、撰著極富、有南巡日錄、淮封日記、蜀都雜鈔、科場條貫、及儼山集等十餘種、惟除刊入叢書外、其單行本至今皆不易得、此書一卷、與南巡日錄、可互參閱、蓋即記其從世宗南巡沿途見聞之著也、取日記体、按日紀敘、始於嘉靖十八年四月廿一日起駕北還、凡月餘抵京、其行程由湘楚襄樊、循河南直隸東行、書中所述、凡道里站驛、山水景色、及古蹟名勝、民間疾苦、靡不記其概畧、而文筆清麗、誠遊記名作、如云二十五日曉出候駕、登挹秀樓以俟、漢江新晴、洲堵出沒、青山城郭、宛宛在目、慨想宋元攻守之際、何其脩也、又云昆陽蓋古葉地、有舊縣址、又光武戰勝處、城址猶存、云云、於考古抒情、兼擅其勝、洵名著也、又書中閒於行在典制、記載尤多、按是役巡幸、具於明紀、惟不

逮本書詳盡，又深所撰南巡日錄云，嘉靖己亥聖駕巡幸承天府，由是臨軒掛印，內判前驅，雷動風行，雅尚聳峻，至於車旗輦服之制一新，皆出宸辨，大矣哉聖人之作為也，至於諸司印信次第掌署，乃發舊鑄行在印以從，可見當時車服儀制之盛，頗可參考，又詳記行在諸印信，較原印差大，亦屬特異，皆有關於掌故者也，

英人雅片紀略八卷 光緒戊戌刊本

清湯叡譯述，叡字覺頓，其經歷不詳，蓋亦清末革命之士，與梁啟超同事報業，此書乃譯述外人記載而參以己意者，前有戊戌春梁啟超序，時猶未政變也，全書共八卷，附錄一卷，卷一二記鴉片戰爭原始，卷三四五鴉片之戰，卷六與英講和，卷七與英再戰，附再議和，卷八與英法再戰，後附錄一卷，則多與鴉片之戰有關之中英人物小傳，末列中英戰爭年表，按此書雖紀鴉片之役，中英和戰之經過，然記載詳實，洵較其他記述為優，因其取材多外人之著，固不囿于一偏之見，且合乎新史學方法，如首論述鴉片戰爭原起中之英國東洋政略，鴉片未入中國始末，及其禁令，林文公燒棄英商鴉片始末諸篇，皆極精當，均能由外交關係判斷，是非，窮流溯源，卷四至末，雖多述戰事情形，而其論屢和屢戰於當時外交形勢，議論尤允，實同光間敘述鴉片戰爭者不可多得之書也，末附中英戰爭年表，較繁以簡，尤合史例，故是編不僅為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中英戰事之專著，於史學上亦另闢一新法，且可觀清末之西學東漸，此亦足徵矣。

游峽一卷 寶顏堂秘笈本

明王思任撰。思任字季重，號遂東，浙江山陰人。萬曆乙未進士，累遷袁州推官，有能聲。魯王監國時，歷禮部右侍郎，郡城失守，遂隱居不仕。工畫，與董思白、陳眉公伯仲。山林淡遠，空闊林木森秀，做米家數點雲林一抹，饒有雅趣。是篇為其暢遊浙山兩月之記，從嵊江發，經台甌，訪括蒼，歷婺睦，順流錢塘而下，分為東山、剡谿、南明、天姥、天台、雁蕩、孤嶼、華蓋、仙巖、石門、小洋、仙都、釣台等篇，探幽區，搜奇景，山行崎嶇，興窮而步，怪石障路，瀑吼阻隘，曲折寫來，頗多畫意，附以神語，遣聞亦有情趣，行文嫵媚，更多感慨，洵為遊記中之上乘也。

諧聲表一卷 江氏音學十書本

清江有誥撰、有誥篤好音韻之學、讀顧炎武音學五書、江永古韵標準、以及戴震段玉裁之書、謂講音學者、當從此入矣、顧部分分合、猶未盡當、乃冥心獨造、分析古韻為二十一部、第一之部、幽部第二、宵部第三、侯部第四、魚部第五、歌部第六、支部第七、脂部第八、祭部第九、元部第十、文部第十一、真部第十二、耕部第十三、陽部第十四、東部第十五、中部第十六、蒸部第十七、侵部第十八、談部第十九、葉部第二十、緝部第廿一、此表本段氏十七部諧聲表而作、而兼采諸家之長、如東中之分、從孔廣森詩声類之說也、脂祭之分、与戴震之說合、葉緝之分、与王念孫之說暗合、而較段表為密、所表之字、以古韵為主、無者據漢韵及說文形声、俱無則歸唐韵本部、每字之下、取唐韵切音、錄于其下、其古今異讀之字、加以古某某切、俾初學讀之易了也、

等韻叢說一卷 嘉慶道光間刊江氏音學十書本

清江有誥撰、有誥既精研古韻之學、於等韵用力尤深、以陸法言唐韻、部分至嚴、而定韻者又非一人、各守方音、不能畫一、以故同類音或湯析離居、異類者或馬牛莫別、而粵人定為同用獨用、尤為紕繆、蓋審音之學太疎也、是編首釋神珙五音圖、次辨七音十類粗細、次辨字母記讀、次辨字母清濁与發送收、謂七音之所以不紊者、正賴字母以明也、否則牙必混喉、齒必混舌、而人各以意為翻切、俗音之說、無以正矣、若唐韻庚耕音大、清青音細、清當与青同用、不當与庚耕同用、尤三等、侯一等、不應同用、沃一等、豪通之入、燭三等、虞通侯之入、不應同用、月三等、廢之入、沒一等、灰之入、不應同用、薛為祭之入、無平上、不應与屑同用、陌麥音大、昔音細、斂侈迥別、不應同用、皆辨析細入毫芒、學者循是以求、則音声粗細清濁之辨、可以瞭然矣、

入聲表一卷 江氏音學十書本

清江有誥撰。唐韻平声五十七部、上声五十五部、去声六十部、入声止三十四部。陸法言以入声配陰声、而陽声遂無入。顧氏治古音、又悉反陰声之入、悉隸于陽声之下。江永乃調停于二者之間、謂一韻共二三入。于是六十部中、無不可得入声者、有誥則謂平上去入、各部相承、其字之偏旁諧声、無不脗合。此部之入、他部不容假借、因取唐韻之說、入声悉反于陰声之下。所表入声凡七部、之、幽、宵、侯、魚、支、脂、祭也。其歌部亦陰声、亦無入者、蓋有誥不主對轉之說、歌不与元通、故無入也。葉、緝二部不列入者、以其無平上也。其入声之分配、屋韻分為三、其一為侯入、其一為尤幽及蕭豪通尤之入、其以為尤通之入、沃韻分為二、其一為豪之入、其一為豪通尤之入、燭韻為虞通侯之入、覺韻分為三、其一為肴之入、其一為肴通尤之入、其一為侯虞相通之入、質櫛為脂開口之入、術為脂合口之入、物為微合口之入、迄為微開口之入、月為廢通祭泰之入、沒為灰通脂之入、曷為泰開口之入、末為泰合口之入、黠韻分為二、其一為皆通脂之入、其一為祭泰通用之入、鎋為泰夬之入、屑為齊通脂之入、薛為祭通泰夬之入、藥韻分為二、其一為魚及麻通魚之入、其一為宵之入、鐸韻分為二、其一為模及麻通模之入、其一為豪之入、麥韻分為三、其一為佳通支之入、其一為咍通之之入、其一為麻通模之入、昔韻分為二、其一為支之入、其一為麻通魚之入、錫韻分為三、其一為齊通支之入、其一為蕭之入、其一為尤及宵通尤之入、職為之之入、德為咍之入、其所分析、皆極精密、可以訂江氏之失云。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四聲易知錄四卷附偏旁舉畧一卷　道光十年粵東芸香堂刊本（芸香堂刊本）

清姚文田撰。首有文田自序，謂今之科舉官韻取唐韻而强併之，其原出于劉淵，而任臆刪汰，不知其所由始，大率取便場屋，初無義例，故有一字數音而止載一二音者，有一字數義而祇載一二義者，至于茱萸則去茱存萸，枇杷則有杷無枇，施用之字，刪汰甚多，是編取諸韻所收之字，分部條系，使學者尋檢易得，則舛譌自明，云云。知此書為場屋檢字之用，而初學之士，檢閱是編，庶知義隨音異，類從部分，而無偏旁譌舛聲律乖違之失，亦有用之書也。偏旁舉畧，乃依說文形聲，更易俗體，所以正世俗譌陋之書云爾。

古韻發明不分卷　家刻本　道光六年芸心堂刊本

清張畊撰。畊字芸心，山東滕陽人。是書分古韻為二十五部：阿弟一、烏弟二、埡弟三、膺弟四、噫弟五、億弟六、翁弟七、謳弟八、屋弟九、央弟十、夭弟十一、約弟十二、嬰弟十三、娃弟十四、戹弟十五、殷弟十六、衣弟十七、乙弟十八、安弟十九、靄弟二十、遏弟二十一、音弟二十二、邑弟二十三、醃弟二十四、諜弟二十五。大氐本于戴東原之說，而為之分系諸韻，惟分緝盍與浸談各為二韻，則是用王念孫之說，以補戴說之未備。每部之字，先錄，次書流變。然偏[後采]顧江戴諸家之說，以覘其會通，於韻學雖無發明之功，然其徵引典籍，博采眾論，兼綜條貫，脈絡井然，亦顧戴諸子之功臣也。

切字肆攷 不分卷 家刻本 道光六年芸心堂刊本

清張畊撰。切韻之法，始于宋司馬温公指掌圖，用音和類隔諸門，法簡而易明。至元劉士明為切韻指南，成十六攝，製法門十三條，其法遂繁。明釋真空作玉鑰匙，續以七門，凡二十門，其法益繁。是編取指南玉鑰匙之說為主，每攝之下，分別促廣通侷，頗為繁亂，自謂會要法于數條，不覺門類紛糅，集用字于一處，何慮土音參差，非盡然也。唯後附論四声、論反切字母、論韻、論古音、論音義、論五音六律、諸條，收采甚富，有供參攷之處甚多，其書亦不可廢。卷末附載平入混音字，及律詩格式，既与切韻之學無涉，殊嫌畫蛇添足也。

无

述韻 十卷 家刊本 咸豐五年刊本 民國四年鉛印本

清夏燮撰。燮字嗛甫，當塗人。与江有誥交善，明声韻之學，謂自顧氏析古音十部，江氏遞增之為十三部，段氏遞增之為十七部，而戴氏又分去聲之祭泰等韻獨為一部，以別于侵談，詳且密矣。顧氏段氏詳于考古而疎于審音，戴氏孔氏知審音，而但審其近似之音，于其所以弇侈洪細之各從其類者，仍未能析，于至當以歸于是。惟江氏則識斷精審，各造其極，然又泥于二百六部之呼等，不敢逸易，蓋猶未敢能合古韻等韻為一也。是編卷一論古韻之分合，卷二論合韻，卷三論古音弇侈洪細，卷四論古有四声，卷五論去声，卷六論漢讀四声，卷七論古韻等韻同條共貫，卷八至十論等韻變之論韻，多与江晉三之說相通，蓋受其影響甚深。而其辨呼等，則又一依江慎修之說，謂四声卅六母，悉濫觴于周秦，而方音流變，古今異讀，未可以唐人之二百六部相繩。然學者苟不明于二百六部之等呼，而欲求古音，則又港斷絕流而求至

于海，是其意在彌縫于顧戴段江之間，其分古部謂至質等韵為獨部，攷古可謂密矣，而于孔廣森東冬之分，堅持以為未明，殆亦千慮之失與。

古今韻攷四卷 嚴氏刊本

清李因篤撰，因篤字天生，一字子德，富平人，与崑山顧炎武為友，自宋吴才老撰韵補，始言古通某古轉声通某，而分合多未當，顧氏迺始綜古音為十部，婺源江氏繼之，析為十三，金壇段氏又析為十七，曲阜孔氏析為十八，高郵王氏析為廿二，分析益臻精，然皆自顧氏之十部導之，因篤与炎武為講學交，其於古韻，篤守顧氏十部之說，是編凡四卷，依十部集為漢魏六朝唐人通用韻，又彙錄八声之古音，分為四部，又專集唐人古詩通用之韻，照劉平水韻目，提綱于前，以著其稍異于漢魏者，末復取唐初盛諸公近體常用之韻選錄之，以見唐人律韻之嚴，條理分析，頗為簡明，雖音韻沿革源流，未暢其說，而後人復古之說，階實在于此，可謂善述顧氏者矣。

古音類表九卷　家刻本　同治三年刊本　光緒二年大梁刊本

清傅壽彤撰。壽彤字青蓋，貴筑人。謂鄭庠古音六部，顧炎武古音十部，江永古音十三部，密者密矣，然猶未合于五音之原，形声之本也。段玉裁古音十七部，合于形声之本矣，然猶未能統五音之原一以貫之也。乃分二百六韵為三統五声十七部，宮類天統為東冬鍾江，宮類人統為陽唐庚，宮類地統為耕清青，宮類天統附声為侵鹽添，宮類人統附声為嚴凡咸銜覃談，商類天統為真臻先，商類人統為諄文欣魂痕，商類地統為元寒桓刪山仙，敚類天統為支脂微齊皆灰，敚類人統為之咍，徵類地統為支佳，敚類人統附声為蒸登，角類天統為歌戈麻，角類人統為魚模，角類地統為虞，羽類天統為侯，羽類人統為尤幽，羽類地統為蕭宵肴。按五声所以別歌誦，非所以調声音，而壽彤以五声統三統，以三統生十五部，穿鑿附會，謂以此可以探声音之原，不亦謬乎。又五声之徵，從未有作敚者，而壽彤以為即敚字，未知其何所據而云然，是真可謂勇于乱洪者矣。

古今中外音韻通例不分卷 光緒十四年刊本

（又名味根軒韻學）

清胡垣撰、垣字紫庭、浦口人、是書一名味根軒韻學、通例凡一百九十五條、始音呼声韻四圖、總譜十五圖、讀法十六條、次平側声七條、開合呼三條、通轉韻五條、音母十四條、此音呼声韻四端之體皆淺近易辨也、次補空五條、韻母領首字二條、則為前人音韻圖達其幽隱、彌其閒隙也、次合声翻切法九條、分等法七條、留清去濁法二條、配宮商入樂五條、雙声疊韻三條、詩學平仄法一條、則音呼声韻四端之用、皆有矩可循也、次先儒韻學三條、古今韻學四條、今古通韻法三條、明前人好學各有成書、欲為古韻今韻等韻三家袪其錮敝、則音呼声韻莫能外也、次詩經韻法五條、尔雅韻法三條、犀經韻法三條、文選韻法一條、說文及古字俗字韻法廿四條、明經典文字皆由音呼聲韻而成也、次方音十三條、翻譯十九條、隱語傳声四條、明声音之所由分合、次音韻明理十三條、明音學之有關性理、次自述三條、以述是書之所由作、垣于等呼之學、用力甚深、頗能辨析入微、唯于西歐日文皆未深造、其中引英文日文字母、以牽附反切、謂由此可以通古今中外之音、則亦傎矣、

正音通釋二卷 印本　　方丁

朝鮮朴性源撰性源字士濬號圃菴密陽人肅宗丁丑生舉進士精研聲韻之學兼通禮書著有華東叶音通釋祭禮抄等已並著錄朝鮮文字用中國文字為正體而以鮮文為諺文諺文所用之初聲本與中國不同而其方音又多為變並與初聲不同者亦間有之此其不明牙舌齒唇合闢出聲之理故五音相混宮或為羽商或為徵尚無一定之音韻亦由此言文為二務于義而忽于音之致也自世宗作為諺書以叶音律解中華反切之義若其中聲之異國因方言之不同而初終之聲華與鮮同故以反以切無不脗合世遠教衰不復知有終初有聲之義亦不究字母七音之法習音韻者而各以己見為反切不合于時俗從傍之讀性源是編取三韻通考懸華音于字下一依崔世珍所撰四聲通解之音而廣集字書以參訂之依華字聲母韻母以定鮮音之五音清濁凡諺字初聲各有五音之分每字各以初聲辨其屬于某音凡其聲母與華音不同者一從初聲之同華者

定音至諺音譌舛或經書諺解間有謬釋者並書俗書于頭以資參證字音清濁輕重皆注出之至若四聲七音分配經緯之次一依中華韻書等切為主正祖十一年秘閣印行首弁正祖御製序文而鮮人審音用韻咸以是編為規模云

字義聲韻辨異五卷 光緒刻本　　方丁元

清楊維增撰、維增字幹臣、浙江人、官淮北牙釐局當、以讀書首重識字、尤重知音、蓋一字有一字之義、一聲有一聲之別、而世所通行之字書若康熙字典、卷帙浩繁、每興望洋之歎、坊間之五方元音、字義聲韻清混過多、字義辨同、祇有字義而無聲韻、未易披覽、是書分類依韻府、分平上去入四聲為次弟、凡字有四聲三聲二聲及應避諱者均逐字注明而判區別、每字之下、依字典注釋字義、而訓詁無遺、兩韻互收之字、注明與某韻同、與某韻異、俗書減書之字、均依字學舉隅釐正、又以康熙字典佩文韻府之書、解釋字義詳辨聲韻、洵足為初學之津梁、正俗儒之訛誤、惟是卷帙浩繁、不惟貧士購買不易、即富室藏書多種、而案頭檢閱、舟車攜帶、諸有未便、是編分卷無多、而字義音韻兼備、能使字典韻府之要領、瞭若指掌、深有便于童蒙幼學、是其善也、維增未常致力于小學、故古音古義多闕而未備、若夫上究文字製作之原、通古今雅故、以究夫殊方異域聲之變、此小學家之所專業、未可以語于是書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智燈難字二卷 舊刻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無成書時代。此爲汲古堂舊刊本。凡上下二卷。上卷分天文、地理、時令、人物、神鬼、人事、宮室、宮具、軍器、樂器、農器、家具、匠具、船具、祭器、冠服、首飾、身體、疾病、珍寶、紬帛、顏色、飲食二十三目，內神鬼類附祭名。下卷分雜貨、文史、藥材、藝業、穀粟、蔬果、竹樹、花草、走獸、飛禽、鱗甲、蟲豸、拾遺、通用、正俗、辯正、竝肩、三合、誤讀十九目，內藝業類註謂各類細目不載。卷末附課業對類，由三字至七字聯語，各目所收，以二字爲句，不必皆是難字。計天文類收二十六句，地理類收九十九句，時令四十一句，人物百句，各句意義如稱人妻家曰盥宅，家小曰均眷，大商人曰慄客，貨賣六穀曰六陳，慷慨人曰做漢，無恥人曰喇唬，他如醉翁椅云是歐陽修置，太師椅云是秦檜置之類，皆人生習見事物，昧其所以者，書雖不詳撰自何時，然據滁州李調元函海所輯乾隆初翟灝通俗編卷一搡、皺、甩、撬各字釋義，即係引用此書之語，則其必爲雍正以前所作者，而其體裁瑣屑，不離小品窠臼。卷尾三字對類，見之明人所爲邨書六言雜字，其竝肩、三合兩類中从夻等字，又與洪武正韻一類之海篇心鏡等相近，是則或屬異代之書矣。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臨文便覽校誤二卷（同光朝翰苑分書精刻本）

清張仰山編、陳倬校誤、編者係以世行字學舉隅韻辨摘要、合為一書、同治十三年、光緒元年、先後刊行、分上下二卷、上卷韻辨摘要、同治七年、嘉定徐郙撰、有同治甲戌年（十三）聊城楊紹和識語、卷前冠以同治朝敬避字樣及擡頭字樣、磨勘條例摘要三篇、其韻辨篇目分、韻異義異、韻同義異二門、俱以現代佩文詩韻分別部居、較原本為善、下卷字學舉隅道光十八年、長沙黃虎癡、臨桂龍啓瑞同撰、有道光十八年龍光甸、庚子年（二十）朱琦二序、二十六年啓瑞跋、及例言四則、卷前亦首列光緒朝敬避字樣、因續列景皇帝廟諱御名、故不嫌與前卷韻辨重複、本卷篇目分、辨似、增訂辨似、續增辨似、正譌、增訂正譌、（魚尾題作續增正譌）摘誤、及陳倬所撰新增校誤一篇、凡七門、其辨似門中分二字、三字、四字、五字、及偏旁相似五項、正譌分四聲一百六韻正俗字寫法、摘誤分兩段、前段一字至四字之有是字而誤用、與無是字而誤用者、後段列舉正俗各字、用各不同、學者臨時斟酌、宜知所從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云、最後為光緒元年元和陳倬新增校誤一篇、校正上卷韻辨、下卷字學舉隅原本中辨似、正譌、及摘誤各字、本書與寫書之誤、並附陳氏識語、為本編其他版本所不具、不僅為士林圭臬、若百司言事、三館修書、亦罔不資為準繩也、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增訂臨文便覽四卷 光緒精刻袖珍本

清怡雲仙館主人編，姓名未詳。按同治間張仰山彙輯臨文便覽，已經著錄。光緒二年怡雲館主於是書有所修飾，另輯成編，釐為四卷，并丐翰苑張登瀛等分書，裝成巾箱小本，以利舟車，名曰增訂臨文便覽。自識略謂：坊間近刻臨文便覽，蓋合字學舉隅、韻辨二書而成，簡明切要，洵為善本。惟舉隅中之正譌，依韻編次，而韻辨中同韻之字，每與正譌互見，既嫌重出，仍弗便於檢查。臣居多暇，因取韻辨音義，重加考訂，分附正譌之後，復為搜輯，以補其所未備。正譌內間有不入韻之字，刪之。集善書者分繕成帙，謹遵古香齋版式，鐫為袖珍本，庶覽者尤便焉。署光緒二年仲春怡雲館主識。書凡四卷，以字學舉隅為主。第一卷辨似，分二、三、四、五字及八字五項。卷前首列敬避與擡頭字樣，及磨勘條例摘要。第二卷偏旁相似，及刀、力、卩、阝至雋、舊、豊、豐等字之別，乃至增訂辨似，如比較、校閱、鈔寫、包抄等字。次摘誤，如一字、卮二字，小底三字，全曰、碑四字，弋入何、篡及角里、銜、跋等字之類。第三卷正譌上，附韻辨，亦分四聲，一百六韻，由平聲一東至上聲二十九豏。正書大字，俗體小字，例如衷字係正書大字，衷係俗體，則作小字注於正書大字之下。其附入之韻辨，衷字云：方寸所蘊也。送韻當也，折衷之衷，平仄通云云。第四卷正譌下，由去聲一送至入聲十七洽止，體例同前。以上韻辨皆韻義俱異者，其義異韻同者，擇錄於後。全書字類，較原本為多。其將徐氏韻辨綴之字學舉隅正譌後，俾免重檢之勞，立法亦善。惟惜其未將陳氏校誤錄入，不成完璧，為一短耳。

急就篇直音一卷光緒刻本

清王祖源撰。祖源原名伯濂，號蓮塘，山東福山人。道光二十九年己酉拔貢，兵部主事，外任四川龍安府知府。急就篇或作急就章，亦簡稱急就。本漢元帝時黃門令史游撰。其人蓋宦官，始末則不可考。是書唐顏師古有注本，宋王應麟玉海有補注本，詳乾隆四庫全書總目。實後世蒙書三言至七言及各種雜字之嚆矢。祖源用王氏玉海本，撰為直音，成于光緒初年，梨置家塾。其第三子懿榮與平武余定國同斠，而海寧錢保塘為之補音。撰者大意，以為三蒼既亡，漢人小學書之存于今者，莫古于急就。其書盛行于魏晉六朝，衍于唐宋，注之者亦有多人，今惟存有顏王二家注本行世。近陽湖孫星衍氏撰急就章攷異，據玉海碑本為主，參以梁相國國治臨本，此書古本，以六十三字為一章，只均字數，不論音韻，而用韻之句多有在章首者。初學分日程功，不便口誦。茲刻是書以課諸孫，仍用玉海本音，依顏王，而改用直音。遇韻字有古音者，以大方口識之。玉海本後附二章，仍舊列入，前存顏師古舊序，以明原委。截句專以音韻為主，不依古本六十三字為一章之舊。所謂六十三字為章者，古本急就奇觚與眾異至高辟兵上不叶一韻是也。此改急就句至勉力務之必有喜（孫氏考異本作憙）為一段，以筆乙之，以下請道其章至古本第六章檮實陽句為一段。所謂韻有古音識以方口者，喜、卿、兵、明等字，應叶戲、羌、髳芒各音讀之是也。後附齊國給獻素繒帛二章，王應麟云是起于東漢，語頗精確。此本棄章從韻，並為直音，最便學者誦讀，特以稽古尋源，仍當求之孫氏考異本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尚友集[illegible]卷續集十一卷 韓氏家鈔本

清韓茂椿撰。茂椿字大千，山東淄川人。明崇禎癸酉副貢，清順治甲午貢入監，歷官太僕寺主簿。是書已殘缺不完，計存卷六十至六十五、八十三至八十六、八十九、九十一至一百一、一百三至一百六、一百十三至一百三十二、一百三十四、一百三十九至一百四十八、一百五十五至一百五十七、一百五十九至一百六十六、一百八十五至一百九十七，共僅八十一卷而已。每卷之中，首為提綱，次就通鑑正史之文，會而輯之，按年敘列。山東通志藝文志載有茂椿順治戊戌自序，略云：史病其繁，目病其簡，鑑病其無統。取目之綱，取鑑之文，取史之詳，刪繁增要，增所未備，起自唐堯，斷自明穆宗，歷年三十九百三十，為書二百有一云云。是書所存，計有隋、唐、宋、元、明及五代等，皆不完全。茂椿謂其書非以矜長，實以濟鈍，亦可略窺其大旨矣。續編自明神宗起，至懷宗止，附以福王、唐王、桂王事蹟。卷一至八為神宗，卷九至十四為熹宗，卷十五至十八為懷宗，卷十九為福王，卷二十為永歷帝。書首附明紀略，歷述神宗以下各帝名諱、世系、徽號等。其書撰於康熙初年，清入關未久，多仍明制，忌諱亦少，而明史既未纂成，野史亦多未出，茂椿僅就耳聞目見者，纂輯成書，故於三王事蹟，自極疏略。外談之處，亦極從然。萬歷、天啟間，清人犯邊，因無所忌諱，故書中稱於酋以虜之處極多，或可於其中略得真實史料，較之正編，其價值似駕而上之。原闕卷二、三、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共九卷，不無未窺全豹之憾焉。

扁鵲倉公傳彙考二卷 附考異備參一卷 日本嘉永二年刻本

日本丹波元簡著。其子元胤補，元堅附案。元簡字廉夫，元胤字紹翁，元堅字亦柔，江戶人。其考異及備參則元堅弟子堀川濟所著也。是書以史記倉公傳於醫道論理精密，而辭旨幽渺，足以羽翼素、難經諸書，惟文字古奧，間有譌脫，往往不易領解。先是明和中尾藩滕國南氏曾經摘錄詮釋，辨證雖密，不免尚有臆說。遂採取諸家之言，撰此彙考，以匡正之。嗣後其子元胤更加考訂，有所廣續。元堅又附據己見，酌取滕氏之解，復就質於友人海保鄉老參訂，乃彙而成編，釐為上下二卷。元堅復因解釋史文，需求善本，方足為據，乃倩得米澤侯與此所藏南宋建安黃善夫刊本，特摘錄取扁鵲倉公傳及太史公自序中一條，影摹鋟板，冠於前首，更命弟堀川濟取元明諸刻校勘異同，彙出附注，撰為考異。其古書所記有與史傳相涉者，亦隨見旋錄，用備參考，附載於後。案元簡以醫名於世，著述甚富，此書又經三人考訂，於傳文義蘊多闡發，雖謂學者於此二傳尚能講明文義，而後求其微旨之所在，因以決之吉凶，以收回生骨肉之功，亦謂之善讀者。是書為醫家

設言，持見不免稍隘。至如斷闕尺隋等尋常字句，亦加詮釋，更嫌冗蔓。然博涉約取，斷制精核，於通史頗多佐助，要不失為有益唯心之作也。

續公羊墨守三卷 排印本

吳樹榮撰。樹榮、吳興人。是書大旨在尊公羊、謂必使公羊之大義、炳如日星、而後春秋筆削之微權、昭回雲漢、讀春秋必通三世三統黜杞故宋親周王魯之微言大義、而後始知聖人修春秋之旨、而邵公墨守之學、為夐乎不可幾及、故樹榮為此意在發明邵公一家之學、中多精粹之處、唯謂穀梁之書、為歆所撰、以誣其父、又謂胡毋生即壺遂、胡壺古字通、毋乃長言之語聲、毋生字子都、郊遂都鄙皆郭外地名、遂字子都、當係一人、其所稱孔子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礼義、當一王之法、与馬遷述董生之言、一則曰以達王事而已、再則曰王道之大者也、若合符節、則胡毋生即壺遂、凡此皆立言拘牽、亦好奇之過歟、

續穀梁廢疾三卷 排印本

吳樹榮撰。樹榮既治公羊何氏之學、乃續何氏穀梁廢疾之書、更進而證其偽、大旨謂春秋經之有穀梁、直如鄉愿之亂德、令人非之無舉、刺之無刺、蓋左氏傳就原文加以竄乱、故其偽易見、穀梁則合衆手造成、或剽竊他書為已有、或移公羊甲傳以作乙傳、故其偽難知、然就其癥結所在、加以抉摘、一一盡發其覆、亦不啻良桑君飲上池水、洞見垣一方人矣、先是崔觶甫撰春秋復始、始疑穀梁為偽、于是相傳二千年之書、遂被摧廢、樹榮于崔氏為後學、常見崔氏之書、而推其餘波、更謂宣帝時不立穀梁、而穀梁乃劉歆所撰、並以引穀梁傳文之新語、亦為後人所偽、則未免詆毀太甚矣、

春秋左氏答問一卷 排印本

劉師培撰、民國元年、師培游四川、主成都國學院事、兼任國學學校講習、諸生有以左氏問者、師培隨方曉答、計二十有七條、多據漢師遺說、以駁杜失、如答蕭定國問僖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賈氏云月者為公薨不憂隕霜李梅實也、杜駁之曰、然則設不憂、即不得書月、無緣知霜不殺草之月、師培答先師之例、以為憂災則日月益詳、弗憂則略、賈以隕霜不殺草繫月、則為憂災甚明、杜以霜殺草、繫月旨主標時、無關義例、不知憂災之忱、基于憂民、經文之旨、以憂民弗憂民憲臧否、僖以憂民昭美、(弗)以憂民示譏、杜氏未識微旨、其駁非是、又馬壐滋問、文經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傳曰、禮也、注謂僖公喪終、案僖以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此年十二月甫及二年、何得云喪畢、師培答謂左氏謂喪期兼以閏計、文元年閏三月、傳有明文、由僖三十三年十二月、下逮文二年十一月、適盈二十五月、故傳以納幣為禮、若

斯之類、辨析入微、多發前人所未發、洵有功于左氏經傳也、

春秋左氏傳傳注例略一卷　排印本

劉師培撰、師培以春秋三傳、同主詮經、惟左傳為書、體殊二傳、或經無其文、傳有其事、經傳異辭、學者疑之、因詳經傳同、及先師遺說、知傳有經無、所以明經文筆削、試舉其証、約有數端、文經不書蕩意諸歸宋、服虔云、施而不德、襄經書衛弑君剽、不言殺子角、服注以為舉重、襄經書陳殺二慶、弗書以陳叛、及楚討、服虔注云、不成惡人、肆其志、以是知傳書事實、主明經例、舉凡傳詳經畧、以及傳有

經無者、筆削所昭、莫不著義、而漢儒說左氏者、常較二傳為密、凡經書典禮、恆据本傳為說、一也、據本傳所誌事實、以明經文書法、二也、據傳例以說他條之經、凡經字相同、即為同指、三也、引月冠事、經有繫月、不繫月之分、四也、據三統術校經曆、朔閏分至、所推悉符、五也、日食以所食之日為主、據日躔以定分野、專以災異繫所分之域、與二傳師說汎舉時政者、疏密有殊、六也、至杜氏別為傳例、以漢說為溺于二傳、而漢儒之古義盡湮、師培是

書、力闢杜說、而申引劉歆賈逵許慎潁容諸家之注、以發明傳義、洵左氏之功臣也、

春秋左氏傳傳例解畧一卷 排印本

劉師培撰、是編於左氏傳、比類推合、以求傳例、如襄二十九年、齊高止出奔北燕、傳、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此易放書奔、從自奔為文、不以逐止罪二惠之例、又僖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傳、公在會、饋之芻米、礼也、桉經例、不見公不書、時公在會、則非見公甚明、芻米之饋、与行朝礼見公同、故經書介來、凡此之類、杜注皆略、師培輯成十一例、以存左氏之古義焉、

春秋左氏傳時月日古例考一卷 排印本

劉師培撰、是編專釋左傳時月日之例、凡二十有五、一元年例、二春三月書王例、三春三月不書王例、四空書時月及時月不具例、五晦朔例、六閏月例、七是月例、八盟例、九會遇例、十崩薨卒例、十一葬例、十二殺例、十三出奔及歸入納例、十四侵伐襲例、十五戰例、十六滅入取例、十七朝覲例、十八遷至例、十九內外逆女例、二十執殺例、二十一城築新作例、二十二郊雩烝嘗例、二十三蒐狩例、二十四日食例、二十五内外災變例。首有師培自序、謂史公三代世表序云、孔子因史文作春秋、紀元年、正時月日、蓋其詳哉、劉子駿三統曆亦云、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時四也、合而為十、成五體、是則春秋一經、首以時月日示例、公穀二家、例各詮傳、左氏所詮、尤為近實、乃傳文所著、書日例僅日食大夫卒二端、餘則隱含弗發、漢儒創通條例、肇端子駿賈許諸君、執例詮經、于時月日書法、三致意焉、雖遺說湮淪、存僅百一、然

掇彼賸詞、詳施攷覈、蓋以經書月日、詳畧不同、均關筆削、禮文隆殺、援是以區、君臣善惡、憑斯而判、所謂辨同異明是非者、胥于是在、斯書於左氏先取漢例、涉及時日月者、略詮其蘊、劉賈潁而外、兼及服說、左氏例蘊、可謂抉發無了遺矣、

春秋左氏傳古例詮微一卷 排印本

劉師培撰。師培祖孫父子三世並治春秋左氏學、以春秋之書一名二書、前史後經、史出魯臣所錄、經為孔子所修、史記稱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論、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是傳主衍經而作。惟古本經傳別行、不相比附、自杜預為集解、發凡起例、多与兩漢以來師說相背、而古意多不明者。師培述漢儒說左氏之古義、溝通貫穿、為例二十、崇經篇第一、續經篇第二、明傳篇第三、簡策篇第四、明作篇第五、非從史篇第六、詮凡例篇第七、釋赴告篇第八、內事篇第九、闕非例篇第十、箴闕篇第十一、時月日篇第十二、名例篇第十三、禮例篇第十四、地例篇第十五、事例篇第十六、詞例篇第十七、錯文篇第十八、變文篇第十九、序師法篇第二十、蓋以經者制作之微言、傳者經文之通釋、至于文質詳畧、不必盡同、雖制象曲成、而善言應類、杜注所汨、宜有糾繩、漢說既微、實資闡發、用是紬漢說而張微學

退杜例，而闢異端，始于宗經，終于序師法，名曰甄微者，所以明是非，昭然否，以振發古師之微言者也。

讀左劉記一卷 排印本

劉師培撰。師培之曾祖孟瞻，嘗擬拾賈服鄭三君之注，疏通證明，作左傳舊注疏證，上徵子駿叔重之師說，近采顧惠焦洪之遺編，末下己意，以定從違，長編甫具，纂輯未成。其子恭甫賡續之，至襄公四年，後成絕筆，壽治左氏凡例，亦未成書。師培復欲繼成先志，然亦未能卒業，其所發明左氏，率皆見于劉記中矣。書中如辯正左氏為傳經之書，歷見于諸子及漢儒所稱引，又釋左氏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為責君重而責臣輕，又證左丘明為親受業，公穀傳聞于後世，又謂呂覽一書，多引左傳之文，足證秦火以前，左氏久行于世，皆用先師古說，以成一家之學，雖不免有牽附之嫌，然治經重守家法，此漢儒以來之成規也。

續左氏膏肓六卷　排印本

吳樹榮撰。樹榮撰有續公羊墨守三卷、續穀梁廢疾三卷，已著錄。是編論左氏之謬有六，一曰左氏非編年之史，二曰左氏無釋經之例，三曰左氏有增竄之文，四曰左氏多乖悟之事，五曰左氏多違經之處，六曰左氏非傳經之傳。立說尚稱平允。惟謂歆欲傅會左氏以媚新莽，此劉歆為左氏之罪人者一。賈逵引左氏證圖讖，明劉為堯後，附會文致，差為貴顯，此賈逵為左氏罪人者二。杜預于左氏弒君稱君，君無道也，暢衍其說，蓋預既見成濟之事，將有以為昭飾，且有以為懿飾，致令李豐之忠而可斥為奸，王經之節而可指為貳，此杜預為左氏罪人者三。乃孔穎達奉勅為正義，不能加以糾正，一惟元凱之馬首是瞻，杜氏之說，貶孔父、貶牧仇，悖理傷教，孔疏亦附會之，此孔穎達為左氏罪人者四。又謂穎達躬為聖裔，不能匡正杜謬，專務隨波逐流，詆毀先人，數典忘祖，于是為左之禍經，遂如巨浸稽天，汩沉千載，任瀾既倒而莫回，頹

波一往而莫返。夫左氏本不傳經，樹榮辨之甚是。若于劉賈杜孔之注疏，肆加詆毀，幾同嫚罵，殊失說經之體矣。

春秋輯說彙解二卷 家刻本 方丁

清曹逢庚撰逢庚字上章號肅堂河南洛陽人乾隆壬辰科舉人癸丑欽賜翰林院檢討精湛經術於五經皆有著述易書詩禮殘缺殆盡獨春秋輯解十二卷藏於家同治九年其孫肅孫錄出二卷付梓附刻邦之杌棿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一篇秦誓解一篇菁菁者莪全詩一篇以存其經說之梗概春秋一經解者聚訟漢初有今文公羊之學以三統之義說經東漢有古文左氏之學以史解經宋有

胡安國以人事得失解經各家立說紛紛不一要之各有短長莫可折衷逢庚生康乾之世漢儒之學將興而家法之辨未嚴故其立說不為家法所囿而優遊涵泳于義理如祭伯來則以杜氏為是而公羊為非初獻六羽則以左傳為正而公穀皆非穀鄧來朝則以杜說為是而程子胡傳何休皆非王姬歸齊則以劉敞之說為正而左杜之說皆非單伯會伐宋則以孔說有可取而左杜之說皆非如此之類不勝枚舉是皆涵泳義理於心有得而發之然自漢以來治

經者必尚家法立言方為有據惟宋人喜以人事敷論得失不守漢學家樊籬至其默識心通獨造其微之處亦不可沒也論者或視為臆說殆亦過矣逢庚之學自宋儒入故所立論皆有契于心而不能已于言者雖不拘拘于家法其有功于世道人心甚非淺鮮故特表而章之云

檢說文難字一卷 民國二十年石印本 方Q

清王筠撰筠字貫山號菉友安邱人道光己丑科舉人歷官山西鄉寧曲沃等縣知縣撰有說文釋例說文句讀說文繫傳校錄說文韻譜校鄂宰四稿禹貢正字文字蒙求等是書乃筠就曲阜桂馥所著書之名而別輯者其例以筆畫多寡為次凡隸體與篆大異者雖不異而猝難辨者重文之不從本部首者及從部首之省文者皆收之合三字四字為一者亦收之而古文不知所從者及易檢之字則概不收也每畫之中分部首部屬二類部首之字其下注篇卷之次第部屬之字則注部首於右並注其所在卷葉於左惟筠所校之本為汲古閣毛氏所刻本其所記篇葉皆毛本若檢別本仍不易也是書之輯桂馥曾先為之筠在都時稔知李璋煜藏桂氏輯本而靳不與觀因輯此本以便治說文者之檢尋焉筠自序謂楚金以說文偏傍奥窔不可意知遂作說文韻譜以切韻次之雖部首次第及列文次第其深意不可得見然切韻緣之而存今余所輯格式益俗無楚金之美而病則過之云云其意以雖便稽閱然體裁下劣實不足以言著述然治說文者每苦檢尋不便得此一篇自易稽考是終不可廢也原書刊本極罕見且校讎未精其中譌誤頗多凡某字在某部及所注頁次每有不合者許德昌因就鮑鼎所藏刊本依段氏說文校其誤字因付石印云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儀禮評點不分卷 家刻本

清賀濤評點。濤，字松坡，河北武強人。少受從遊于桐城吳摯甫之門，盡受桐城義法，能文章。以儀禮者，聖人盡性之書也，春秋時公卿大夫習于儀矣，孔子處朝廟鄉黨，亦祇如經所言，而論語詳志之，若志所獨者，其儀夫人習而能之，而情隨事發，發乎容色，不待勉強而中乎其節，則非聖人能盡其性者不能也。今儀禮之書，誠無所用之，而讀其書而神遊其時，猶不覺肅然自斂其邪侈，而愛敬哀樂之心，怦然動于中而不能自已焉、豈非其文之至耶。故為之評點，以正斯文之所嚮云。今按儀禮之書，為周代士儀之殘存者，其可貴在可以攷証周人之威儀，其文字脫奪譌誤，佶屈敖牙，豈天下之至文耶？濤乃以評點文章之法施之，誠乃迂腐固陋，于經無所裨益。惟儀禮號為難讀，而是本為之句讀，段落分明，每段之下，加以注釋，頗為醒眉，使初學有無師自通之樂，亦村塾之善本也夫。

喪服表一卷　退補堂刻本

清孔繼汾撰。繼汾，字止堂，曲阜人，孔子六十九代孫。撰有勵儀糾繆集，已著錄。嘗輯孔氏家儀一書，言凶禮者特詳，是表為其中之一，遵古禮以損益時制，五等之服，著表者三百九十有一，降服及袒免者又百一十有七，比類疏通，頗為詳明。又以律無殤服，非草也。朝禮因注代，凡吉凶諸禮著于令典者，原有畧有詳，因為殤服表一卷，次于喪服之後。兩表至明且備，頗便檢閱，是以梁履繩為之單刻行世云。

周礼古注集疏二十卷　排印本

劉師培撰。周官在漢世，有杜子春鄭眾鄭興賈逵馬融諸人之注，自鄭玄注行，而諸家之注遂廢。惟鄭玄作注，稽業扶風，參綜今古，隨文闡義，于古文師說，甄錄尚備。師培此書，不宗後鄭，以杜鄭賈馬之說為主，旁采春秋內外傳大戴記周書之屬，以証古誼。且周礼自瑞安孫詒讓為正義，羅列今古，比義會意，劈肌分理，卓然可觀。師培此書，成于正義刊行之後，多所參攷，故于兩漢古文師說，辨跡遡源，咸有箴論，堪稱為信心之作。當是書告成，嘗迻寫淨本，凡四十卷，交蘄春黃侃，屬為製序代梓。及師培既歿，而黃侃持淨本，久不謀刊，是以世鮮流傳。寧武南氏刊行劉氏遺書時，假劉家所藏稿本付梓，惜卷一至卷六、又卷十三欵物敝任恤者以後，及卷十四，原稿具已散佚。其卷十五均人至大均，與卷二十，則皆為未完之

篇，卷二十以下，原稿均佚，方將商諸黃氏，冀得清稿，而久不獲報。旋黃氏亦下世，浄本更無從得，即以此殘本印行，而師培絕艸之學，遂任湮没不得盡傳，此士林之所共悼者也。

西漢周官師說攷二卷 排印本

劉師培撰。周官出于孝武之世，以無師說，故不傳授。孝平之際，說始萌芽，治經之士，發明周禮，以明殷監。新莽制法，槩模斯類，凡所闡繹，蓋出于歆，斯時本經無說，通以王制，二書並文，莽傳數見，雖地有贏絀，制尚㡭齊，其它品數，推放並准，以近知遠，以淺持博，說有詳畧，例得互補，析二孤于九卿之中，列四伯于二公之外，斯其証也。東漢初葉，往達書興，衆師踵業于南山，景伯振條于虎觀，比義會意，冀別莽說，續代古學，立異今文，曲無細鉅，概主劈析。後鄭作注，稽業扶風，參綜今學，比附移并，同事相違，疑炫難壹，西京遺緒，緼奧難見。師培是書，以漢書王莽傳為主，疏証周官，甄錄賈馬諸說，亦間采刺春秋內外傳，旁逮大戴記周書之屬，以証同制，于周官古義，多所發明云。

周官講義六卷　家刻本

清李步青撰。步青，字吟白，丹徒人。光緒副貢生。撰有左傳講義涵齋隨筆諸書，多未刊行。步青熟于史事，喜讀春秋左氏傳，暇則紬繹其義，嘗謂孔子作春秋，上繼虞夏商周之書，皆史書也。左氏依春秋作傳，雖事緐文勝，而後之學者，欲明三代之禮，求周公仲尼之道，非能通左氏，不足以達北學之源。天生民而立之君，以為民也，君不能獨治也，而立之相，庶僚百司，皆佐君相以承天理物者也。有聖人起，酌古準今，經緯乾坤，範圍朝野，周官六職盡之矣，非通周官，不足以達古代政治之原。然世之不善讀周官者，往往用之以致亂，新莽用之而誤，蘇綽用之亦誤，荊公用之又誤，後遂無敢言周礼者。是書于周官建官之制，命官之義，言之綦詳，先記之以左氏，次記之以史事，縱橫上下，要之以治事為主，異夫箋疏攷訂之

言。然于先王治世之大經大法，發明之處甚多，可謂能識其大，以視孫詒讓周官政要之書，庶足並駕焉。

經詞衍釋十卷補遺一卷 光緒丁丑得一齋吳氏刻本

清吳昌瑩撰。昌瑩字華石，江西南豐貢生。是書於同治丁卯入學時就其族兄子登原稿，於王氏經傳釋詞所略而不論，統多未易曉者，續其援引所未詳，又於其釋之所未及而實為義所應有者，博稽而推廣之。釋之所可通而本義實別有在者，微引而並存之。命曰經詞衍釋。其所略而未釋之詞，別為補遺於卷末。故於十卷後另增一卷。各卷列字詞之次序，悉依王氏。每字詞先列表明王氏凡幾義，後列衍釋之詞，條理極為清晰。所衍各條詳贍廣博，足補王氏所未備云。

雲蓋智本禪師語要一卷 續藏經本

宋雲蓋智本述。智本，筠州高安郭氏子，出家事白雲守端，後住潭州雲蓋山，是為南嶽下十三世，楊岐下二世也。以徽宗大觀元年示寂，壽七十有三。本語錄所收者有五峯開堂語錄、上堂語、法並偈頌。按智本與蘄州五祖山法演禪師俱為白雲守端禪師門下之傑出人物，然論後世之子孫繁衍，似五祖法演為較勝也。此書之語要乃承龍楊岐之穩健宗風，提撕頗為懇切。故曰：祖翁卑卑，兒孫邋邋，有處藏頭，沒處露角，借問衲僧如何。又曰：滿口道不出，句句甚分明，滿目覷不見，山山疊亂青。鼓聲猶不會，何況是鐘鳴。並可見其教人之一斑也。

玉林琇國師語錄十二卷 杭州昭慶寺刊本

清玉林通琇語法嗣超琦書記音緯法嗣行鴻行岳等編纂玉林身世具載年譜已著錄本書共十二卷卷首有敕書四條順治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之皇壇戒牒第一卷為浙江湖州府武康縣金車山報恩禪寺語要第二卷為順治十六年三月一日於萬善殿御旨上堂語要以及皇后皇太后御旨上堂語錄第三卷為吳興報恩寺等之示眾第四卷為古杭良渚之大雄山等示眾第五第六卷為小參問答第七卷為法語第八卷為機緣垂問代語第九卷為頌古第十卷為客問評註工夫說像贊傳記詩偈等本卷中附有客問評註序工夫說序以及王熙所撰之敕封大覺普濟能仁國師塔銘第十一卷為答天童密雲之書牘第十二卷為雜著題跋佛事香語等按玉林為清初佛教中最重要之人物其語錄頗流行並版本不同或兼刻年譜或則刪略也

梵筴式高王觀世音經 明景泰刻本

東魏孝靜帝天平年高王時人所感得之觀音經也失譯人名大藏亦未著錄然其來源甚遠北齊魏收所撰魏書唐李延壽所撰北史之兩盧景裕傳及唐釋道世法苑珠林即有高王觀世音經之名法苑又謂之救生觀世音經云起於南朝晉宋時宋釋贊寧續高僧傳亦載此經元釋覺岸釋氏稽古略又謂之救苦觀音經法苑敬佛篇觀音部略云魏天平中定州募士孫敬德造觀音像自加礼敬後為劫賊所引不勝拷楚妄承其死將加斬決夢一沙門令誦救生觀世音經千遍得脫有司執縛向市且行且誦臨刑滿千刀斫自折以為三段皮肉不傷三換其刀終折如故視像上有刀三迹以狀奏聞丞相高歡表請免死敕寫其經廣布于世今謂高王觀世音經自晉宋梁陳秦趙國國分十六時經四百觀音地藏彌勒彌陀稱名念誦獲得救者不可勝紀續高僧傳所載略同此經現以明

景泰四年趙汝印本為善開卷係诵經靈感應所言即前孫敬德事与法苑小有同異擇錄於下云昔高歡國王在相州为郡敬德为王寶藏官犯法囚禁獄中持诵觀音普门品夜夢一僧教持高王觀世音经千遍當離刑戮並口授诵持得九百遍赴市日請求慢行持滿千遍宣令斬之刀为三段王問得其故處分獄中合死之人各令诵千遍斬之刀盡三段王敕國人悉令持诵此经家无橫事云唐齊王琰冥祥記唐釋道宣三寶感通錄亦有記載经畢繼之以咒及偈頌並八大菩薩名号圖像末云鎮守密雲等處都指揮同知趙汝正統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为事被監在都察院景泰元年正月十五日對天啓許高王觀音经一藏保佑无事出監印捨署景泰四年月日此经之名遠見於北齊人著述法苑亦謂始於晉宋十六國時乃有古德目為偽經者故特表而出之

梵文式觀世音菩薩救苦經救諸難咒 同卷 明嘉靖刻本

失譯人名號時代大藏亦未著錄有二本一署大明嘉靖壬寅辛亥月［二十一年十月］王氏印造一署嘉靖三十三年八月印经一千卷慶瓚過散与十方善人看诵云［卷字以下似有錯誤］二者皆元代梵文式開卷有圖像繪刻簡率題曰佛说觀世音菩薩救苦经救諸難咒经之啓句曰南无救苦難觀世音菩薩百千万億佛云云凡一百六十八字经畢繼之以咒云金婆金婆諦陁羅尼諦尼訶羅諦菩提薩婆訶蓋七佛滅罪真言之簡說也既法苑珠林有大方等经七佛说滅罪咒離婆離婆帝仇呵仇呵帝陁囉離帝尼呵羅帝毗摩離帝莎呵云云即是此咒次为觀世音菩薩救諸難咒云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怛只哆唵伽囉伐哆伽囉伐哆伽呵伐哆囉伽伐哆囉伽伐哆娑訶此即現代通行之白衣觀音大士神咒古亦謂之觀音心咒宋王鞏聞見近錄金州推官朱道誠妻王氏日诵十句觀音心咒時年

四十九歲病篤家人方治後事王氏恍然見青衣人曰尔平生持觀世音心呪但復少十九字增之當益壽王曰我不識字奈何青衣曰隨聲诵记之乃曰天羅神地羅神人離難難離身一切災殃化為慶塵久之而醒疾亦尋愈後至七十九其孫浩信厚士也為余道其詳如此又此呪亦名觀世音菩薩説隨願陁羅尼出法苑珠林呪術篇雜呪部呪云南无觀世音菩薩坦提哋咗羅婆多咗署羅婆多伽河婆多伽婆多伽哦多莎呵附注此法去應須潔淨三業在於靜處佛堂塔院專精禮拜繞塔誦是陀羅尼滿一万二千遍當見觀世音菩薩一切所願隨意皆得即此救訝難咒此呪即唐時即有記載其來源亦甚遠也後附誦咒靈驗所記各各條皆元代事跡故知此卷非明代雕版有足珍貴耳

造像度量經解附續補　清同治十三年刊本

清工布查布譯工布查布烏朱穆秦部落人自幼承清聖祖鞠育以為儀賓雍正間以其通西土之語習熟為西番學總理兼管繙譯之事乾隆中嘗與沙門明鼎同奉勑修大藏惟耽心梵冊酷嗜華言嘗自其師受佛像及塔之尺寸做法然未以問世後又晤陝西洮州敕賜禪定寺崇梵靜覺國師得是經並圖像五篇工布查布遂為迻譯首為序文及工布查布所撰經引經文之先復冠以佛像圖式經文之後殿以經解并續補其經於佛像之制自頂至踵分寸節度一皆具有法則縱橫大少若不可差之毫釐經解則為工布查布依義詮解準法明據經解末附識云此經凡有三譯一疏而是本乃西天三藏達摩多囉與啞哩弄譯師查巴達參同在恭唐邑翻成者也愚雖不肖承諸善智師慈力對勘諸經云云是其書又非工一人之力也其續補旁資博搜以為參証者為目凡九一曰菩薩像二曰九搩度三曰八搩度四曰護法像五曰威儀式六曰妄造誡七曰徒霸略八曰裝藏略九曰造像福增補經義正復不少發中土佛像有漢式有梵式漢式盛於唐代得自

五竺境祖述相傳或謂之唐式焉至梵式則創於元世祖時匠人阿尼哥當時特設梵像提舉司專董繪畫佛像及土木刻削之工劉元傳其學遂為後世密宗造像之權輿此經所述梵像詳於十搩度以百二十指為釋迦本尊高度而略於八搩度九搩度之說得工布查布續補庶足彌其缺憾故其書可視為論梵式造像法唯一完備之籍居今以考求元以後之佛像樣式蓋應有所取資於斯矣

翻譯名義集七卷十卷本 影宋刻本又清雍正刻龍藏二

原本題宋姑蘇景德寺普潤大師法雲編法雲字天端別號無機子俗姓戈長洲人為僧五十一臘住世七十一年紹興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八日示寂著有此書及金剛經注解心經疏鈔等行世此書以經典所用梵語分類編列釋以華言並詳述得名興要及其沿革誠讀內典者不可或少之書本書成于紹興十三年八月現行者凡有二本一南海潘氏平陽汪氏遞藏影印宋刊本凡七卷一清光緒四年合肥蒯氏常耕草堂重刊大清龍藏塞字雞字本凡二十卷兩本為目皆六十四篇卷前皆有紹興丁巳南宋高宗二十七年重午日惟心居士荆谿周敦義序及編者自述並奉勉語又紹興十三年癸亥仲秋金書述意今此舉宋本七卷者為例卷首十種通號等十三篇卷二八部等十一篇卷三帝王等十四篇卷四總明三藏等十篇卷五三德密秘藏等六篇卷六唐梵字體等四篇卷七寺塔壇幢等

六篇後附翻譯名義續補一卷端奉勉語乃法雲自書其中並各篇內敬字避宋翼祖諱皆缺末筆作敬其清刊龍藏二十卷本之篇目及名物次第與宋本少有參差卷末續增大德五年（元成宗第二年号辛丑歲）吉祥雄辯大師普洽所撰普潤大師行業記及其音訓則爲宋本所無也。

別本翻譯名義集四卷　石印漢藏合璧本

亦題名漢藏合璧分解名義大集青海藏文研究社編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青海省政府印刷局石印由省府發行考南宋紹興中蘇州景德寺沙門法雲編纂漢字本翻譯名義集七卷六十四篇刪繁周敦義為之述序表揚已經著錄此西藏語別本名雖相襲但其所輯內典翻譯語句則與皇朝通志六書略所稱之五譯合璧集要相若而門類相加廣書凡四卷分二百八十三章第一卷第一章誌佛名号八十句至一百零四章分析想蘊別名三句第二卷由一百零五章心有所想法名目分別行蘊具想等具想總名目九十四句至一百九十七章兆相名目十五句第三卷由一百九十八章至量慧中本續名理學與乾慧等所用名一百五十九句至二百四十五章九十七語雜語一千四百二十八句第四卷由二百四十六章數目方名聖如來中出數品名目數目方名中聖華嚴經

阿僧祇品中出彭名一百二十四句至二百八十三章病名目八十二句而畢每一語句俱寫蟹行横列左西番語用天竺三彭馬符号右漢語用阿拉伯彭馬符号例如ク丬匚丬ㄈ丬ノ佛：正覺是也五譯合璧集要上下二卷都七十一门九百九十四語此集則四卷二百八十三章僅第三卷二百四十五一章即有一千四百二十八語較之五譯本多：矣

無门慧開禪師語錄二卷 續藏經本

宋無门慧開語，普敬、普通、了心等編。慧開字無门，杭州梁諸人，族姓梁，受業天龍肱和尚，得法於月林師觀禪師，是為南岳下十八世，楊岐下七世也。初住地為安吉州報恩寺，以六十五歲時奉南宋理宗聖旨，開山護國仁王禪寺，于淳祐七年五月十一日入内祈雨，緝熙殿選德對御演法，契旨賜號佛眼禪師。以景定元年示寂，壽七十有八。本書卷首有淳祐九年三月中旬程公許（字季興，一字希穎，號滄州）撰成之序文，次則拾会語錄，即一、無门三十六歲在初住地湖州報恩祐慈禪寺語錄（普敬編），二、隆興府天寧寺語錄（普通編），三、隆興府黃龍崇恩禪寺語錄（普通編）（語錄之終，上堂語一篇稱無门之禪箴），四、平江府靈巖顯親崇報禪寺語錄（了心編），五、隆興府翠巖廣化禪寺語錄（普礼編），六、再住黃龍禪寺語錄（法孜編），七、鎮江府焦山普濟禪寺語錄（普巖編），八、平江府開元禪寺語錄（普覺編），九、建康府保寧禪寺語錄（光祖編），十、開山護國仁王禪寺語錄（一見編），皆收其示衆之語要。又有古香普說、小參、贊佛祖、偈頌、真贊等，卷末收有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八月之刊記，及宋理宗之大尉王隨所撰無门禪師末後事

実並元祿五年春卍山道白禪師之跋文其提撕學人最親切之語見於告香普說云參禪須透祖師關妙悟要窮心路絕祖關不透心路不絕盡是依草附木精靈所以山僧尋常教兄弟將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毫竅通身起箇疑團參箇無字此真可謂振起楊岐之家風者也

山堂僧洵禪師語要一卷 續藏經本

宋山堂僧洵語僧詢福州長溪阮氏子出家事上封本才禪師是為南嶽下十五世黃龍慧南下四世也本書所收乃其於靈石白鹿鼓山之語要凡上堂語三十二篇小參三篇告香普說一篇其最精粹之語如朔風掃地卷黃葉門外千峰凍寒色夜半烏啼雪飛石女點頭皺兩眉又提撕子人曰羊教中道法身流轉於五道故曰眾生眾生現時法身不現此是何言歟盡大地是釋迦老子何處更有眾生便恁麼也只得一橛更有一橛饒儞參三十年也未了付在其重視佛性之主意盡於此數語矣

天章元楚禪師語要一卷 續藏經本

宋元楚（天章）語　元楚名寶月盧山開先寺善暹禪師法嗣青原下十世雲門宗第五世也住越州天章寺舉揚雲門宗風此所錄者乃其接待學人之語也如上堂語云舉雲門云十五日已前即不問儞十五日以後道將一句云云門自代云日日是好日師拈云且道今日是什麼日還有人揀得出麼若揀得出不惟通天通地亦乃別陰別陽若揀不出天章今日不免作箇杜巡宮去也良久云還会麼甲子乙丑海中金丙寅丁卯爐中火参此可見其精神之所在也按雲門法流以宋初為最盛其子孫繁衍者首推香林澄遠一系至天章元楚雖出自澄遠同門雙泉仁郁之法脈然此一系似不若前者之盛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十卷 卍字藏本

元慶吉祥等集　按本書又略稱至元錄依慶吉之序載至元二十二年乙酉春世祖勅命釋教總統合台薩里帝師拔合思八之上足弟子葉璉國師湛陽宜思西天尼麻羅室利、希牙答思翰林學士安藏乃至慶吉祥等凡大德二十九名集於大都撰集本錄至二十四年夏乃遂漸完成本書較之以前諸經錄有三種特點一梵名所已顯明之書目中以漢字音寫其梵名而與其譯名对照二对照西藏譯大藏經目錄（本錄有西蕃本或蕃本）記載其具闕三所謂五大部以外大乘經典分類為顯教大乘經及密教大乘經本書之內容可分為四項言之即初總標年代括人法之宏綱二別約歲時分記錄之殊異三略明乘藏顯古錄之梯航四廣列名題彰今日之倫序本錄以勘同為名者乃因具有勘定以前諸經錄及蕃藏目錄等之作用故对於各經皆叙明其異同存闕故為中土所撰一切經目錄中最後而最有价值者也

山家義苑二卷 續藏經本

宋可觀述可觀字宜翁華亭戚氏子年十六依南屏出家復從車溪擇卿有省乃宗建炎初主嘉禾壽聖寺遷當湖生平凡五住當晚退隱於竹菴因號竹菴大慧嘗訪之对語終日退而歎曰教海老龍也按宋初天台宗有山家山外之爭然是種名稱由自許為天台正統山家派若四明知禮一流之所取非公平之稱呼可觀乃知礼四傳弟子故亦以正統派自命其著此書及竹庵草錄皆祖述知礼之說者也本書上卷有双游義金錍義十篇十不二門中總別義辨岳師三千書諸文下卷有部教義定教義受戒普說議蘭盆五章初破正義料簡借別名通等文考佛祖統紀卷第二十載玉載可觀之著作凡八種皆知礼下南屏门得有美評之著作也

山家緒餘集三卷 續藏經本

宋善月述善月字光遠四明定海方氏子十二出家十五具戒往南湖師事月堂慧詢月堂示寂竹菴主講南湖命其分講所居古柏獨秀因有號柏庭淳熙庚子初主東湖辯利歷慈溪定嚴太師史真隱復請居月波紹興二年主南湖至嘉定八年補左街僧錄十二年秋拂衣東歸以淳祐元年正月十九日示寂壽九十三得夏七十有八按宋代天台宗本分山家山外二派善月為山家派中廣智系之論匠本書論集分教觀二部教篇有開權通論十篇聲聞化源論三篇索車三一義二篇斋探經旨說二篇三分正義三分餘義三疑通說部教大節義無量義經同異倖論方便品題原旨龍女成佛權實文旨四伏疑釋難圓宗修性離合論十篇性惡義三篇六即義二篇双游義三篇六重本迹辨訣法華秘密例三疊流變說得得大要論本迹義圓斷直說三法縱橫義二篇秘密傳不傳義置毒喻論光明題旨判題謂經釋難識辨三篇三識菩薩斷伏義家家定頌說涅槃五佛子回心義觀篇則有觀境真妄論十篇心造文旨三千總別義十種境界義示陀羅尼行位授安心法義香華供偏說輔行普門子序略釋等此外善月著述如仁王疏記等不下十

餘種其弟子亦有十餘人堪與同門石芝宗曉並稱佛祖統紀
中盡失其弟子傳記也

南石文琇禪師語錄四卷 續藏經本

明南石文琇語文琇有增集續傳燈錄已著錄本書所輯者乃徑山等處四會語錄出於門人宗謐妙門復出廷璨良均等編錄卷首有徑山千指庵雪嶠圓信和尚跋語次為永樂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姚廣孝應南石上首弟子寶華文琳長老(維那)所撰序文卷一為洪武五年十二月蘇州府普門禪寺入山語錄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靈巖報國永祚禪寺語錄同二十九年五月十日蘇州府萬壽報恩光孝禪寺語錄卷二為永樂元年四月六日杭州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語錄及頌古舉古十四則拈古十三則佛祖讚卷三為偈頌上下卷四為偈頌下法語題跋小佛事等嘗上堂謂十方無異路為甚麼南嶽天台北斗五臺目前無異草為甚麼桃花紅李花白又謂盡大地是自己森羅萬象從何而有會不得底三十拄杖會得底亦與三十拄杖此可見其提撕學人之宗風也

佛性法泰禪師語要一卷　續藏經本

宋佛性法泰語法泰漢州李氏子出家師事圜悟克勤是為南嶽下十五世歷住鼎州之德山（湖廣常德府）鄧州之西湖（湖廣寶慶府）勅詔進住潭州大潙山（湖廣長沙府）其提撕學人主張擺脫一切直指自然故曰釋迦老子腕鳴聲達磨西來屎臭氣唯有山前水牯牛身放毫光照天地亦此所錄乃其上堂語要其中精粹之語頗多如云達得人空法空未稱祖師家風作得全用全照亦非衲僧要妙直須打穿闗識取向上一竅如何是向上一竅春寒料峭凍殺年少此可以如何向上之法也

寶雲振祖集一卷　續藏經本

宋宗曉編宗曉有樂邦文類諸書已著錄亦書乃為宣揚寶雲之德業而作按寶雲尊者名義通字惟遠姓尹氏以晉大福時來遊中國至天台雲居忽有契悟及謁螺溪聞一心三觀之旨乃歎曰圓頓之學畢茲轍矣久之具體之聲洊聞四遠後欲歸國四明太守錢惟治請止於此遂居焉太平興國七年四月勅賜所居寺額為寶雲敷揚教觀幾二十年升堂受業者不可勝紀以端拱元年示寂壽六十二寶雲生當宋初際天台宗衰微之時繼螺溪義寂之後盡瘁弘揚之事遂使之復興故後人稱為天台十六祖也本書集錄彰寶雲功德之文凡五十餘篇即請勅額奏文省牒勅黃俟帖四明圖經紀造院事跡台州螺溪寶慧院淨光師傳附行錄宋明州寶雲通公法師石塔記寶雲通法師移塔記草庵紀通法師舍利事紀通法師著述遺跡寶雲通法師真贊詩寄贈寶雲通公法師明州寶雲四祖師贊寶雲通公教主真贊寶雲始祖通公法師真贊寶雲開山通法師忌疏常湖師祖寶雲尊者齋忌疏四明法師稟學寶雲尊者慈雲懺主稟學寶雲住持明智法師寶雲住持史太師請堂講師住寶雲疏寶雲院利益長生庫記建法堂慶讚致語法雨堂題

名寺是也書序有云宝雲鼻祖興吾四明為賢父子表裏傳運中興一家若其德業不待於世則教夫宗元後昆奚究因考敷碑實洎諸僧編得師事蹟與爾後繼之者凡二十篇別為一帙亦可知作者用力之勤矣

妙湛思慧禪師語要一卷 續藏經本

宋妙湛思慧語妙湛浙江錢塘俞氏子高宗建炎時人出家師事法雲善本禪師是為青原下十三世雲門文偃下七世也住福州雪峰化風大振嘗謂持高山頂雲海茫茫少室巖前雪霜凜凜齊腰獨立徒自苦疲七日不逢一場懡㦬別峯相見落在半途隻履西歸遠之遠矣此可見其勸人精進之意本書共收其上堂語數十篇提撕學人最為懇切有言詞明顯者如謂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如今此用許多葛藤作麼之類是也蓋是時雲門宗風尚盛至南宋中葉以後乃漸趨衰微矣

別峰寶印禪師語要一卷 續藏經本

宋別峯寶印語寶印嘉州李氏子自幼通六經而厭俗務乃從德山清素得度具戒後聽華嚴起信既盡其說棄依華藏密印安民於中峯會圓悟歸昭覺密印復往省後又至徑山謁大慧慧帝遊印乃西還連主教刹是為南岳下十六世宗臣後出峽住保寧金山雪竇徑山孟徑山弥淡孝宗皇帝召對選德殿稱旨入對曰賜肩輿於東華門內以光宗紹熙元年示寂壽八十二臘六十四諡慈辯禪師本編所錄者為宝印於徑山靈隱等之上堂語普說小參法語立地成佛事等語要其普說語有云別峰箇裏与可與兄弟商量無可与兄弟探究是非緇素得失迷悟盡是兄弟擔帶得來自起自倒別峯一毫不曾動著有志之士切宜細意此頗近於儒家反求諸己之精神也

了菴清欲禪師語錄九卷 續藏經本

元了菴清欲語參學一志元皓等編清欲（號南堂）台州臨海朱氏子得法於古林清茂是為南岳下二十二世初出世中山之開福繼遷本覺三主靈巖勅賜慈濟普雲禪師本書所錄者乃其住三處之三會語錄參學門人一志元皓等所編纂也卷首收有明洪武三年二月朔日序卷一為元天曆二年七月十八日清欲四十二歲入集慶路中山開福禪寺語錄（一志元皓等編）卷二為元統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四十六歲時入嘉興路本覺禪寺語錄（可興文康等編）卷三為至正五年七月十一日五十八歲時入平江路靈巖禪寺語錄（祖運志道等編）卷四為拈古（祖果得度等編）卷五為頌古（文煥克明宗成等編）及偈語（宗胤起宗等編）卷六卷七為偈頌（汝現元寶慧朗等編）卷八為示參學門人之法語（景毅大圓等編）卷九乃題跋（海壽祖燈等編）並癡絕和尚書危菴師相法語等四篇卷尾有應安元年臨川寺重刊之刊記宋景濂所撰慈雲普濟禪師了菴欲公行道記據續燈正統作謂欲公寂於正統二十七年續燈存稿作寂於二十八年均為七十五歲五燈全書作至正丁未卒年七十三皆不如行道記之得其真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平石如砥禪師語錄一卷 續藏經本

元平石如砥語文栖等編如砥號曰佛海老人乃天童山景德禪寺東巖日禪師之法嗣繼南嶽下二十二世法統舉揚無準師範下家風示寂於順帝至正十七年壽九十（按佛海跋千巖長語錄末署至正七祺丁亥時年八十知至正十七年為九十也）故本書乃如砥示寂後九年法嗣等編輯付梓共三会語錄卷首有紹興府崇報禪寺行中至仁禪師之序次則一大德三年三月十五日初住慶元路保聖禪寺語錄（法嗣台州真如禪寺文栖等編）二皇慶二年四月十二日次住地定水禪寺語錄（子昶了閏等編）三天曆二年十二月一日入天童禪寺語錄（弥安元勛等編）四真讚（師稽文斌汝均等編）五偈頌（處林雲岑等編）卷末附載元至元二年春阿育王山松月翁月江正印禪師敘与天童山如砥禪師初相見之題語

法昌倚遇禪師語要一卷 續藏經本

宋法昌倚遇語倚遇漳州林氏子幼棄家依郡之崇福得度受具後遊方名著叢席浮山遠和尚嘗指謂人曰此後學行脚樣子也後參北禪智賢留最久於是師資敲唱妙出一時是為青原下十世雲門五世晚至西山勝僕巖深邃棲息三年始允法昌之請凡住山二十三年寂年七十有七本書乃自其語錄中摘錄其上堂小參有関提撕之語要其小參語有云大凡參學兄弟道眼未明心地未安入一叢林出一保社須當親近良朋善友二六時中將佛法為要直須決擇令心眼精明又云法昌興廢說話如服瞑眩底藥相似一期苦口他時大有得力處所以古者道假饒百劫所作業不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無人替代爾各自努力其提撕學人前進之意可謂懇切矣

法昌倚遇禪師語錄一卷 續藏經本

宋法昌倚遇語。宗密編。倚遇有語要已收錄本書，乃其開堂語要、上堂、小參語、勘辯、偈頌，由法嗣宗密和尚編錄而成。其最飄逸瀟洒之語句，為「春山青，春水綠，一覺南柯夢初足，攜筇縱步出松門，是處松英香馥郁。因思昔日靈雲老，三十年來無處討，如今競愛桃華紅，紛紛滿地無人掃」。書中又有徽宗崇寧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南州徐俯師川居士序及晦堂祖心禪師法嗣靈源惟清禪師之跋。靈源惟清者，黃龍慧南系三世也，其評倚遇禪師云「達法性地，稱性修行，而常以法為娛樂者，予見老法昌其人也」。語錄中又有黃龍慧南與法昌倚遇之唱和及迎黃龍之上堂語，知雲門與臨濟雖各有特殊之宗風，而亦頗有相接近之處也。

無示介諶禪師語要一卷 續藏經本

宋無示介諶語。介諶，溫州永嘉張氏子，十六歲從崇德慧微和尚落髮，嗣法於長靈守卓禪師，是為南岳下十五世、黃龍五世。太師劉公創建甌寧寺，請其居之，後昇住瑞巖、育王，道化大振。性剛毅，莅眾有古法，時以諶鐵面稱之。寂於紹興十五年五月十三日，壽六十九，臘五十四。本書收有上堂語並拈古語要十數篇。其上堂語有云「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一場罪過」，與文殊智普賢行、多年曆日、德山棒臨濟喝、亂世英雄諸語，雖同出於一人之口，而似此處之語尤為不露痕跡也。

無明慧性禪師語錄一卷 續藏經本

宋無明慧性語，妙儼等編。慧性，達州巴渠縣李氏子，出家後參佛照德光禪師，後得法於松源崇嶽禪師，是為南岳下十九世楊岐九世。日本鎌倉建長寺之開山蘭溪道隆即出其門下也。以宋理宗嘉熙元年示寂，壽七十有六。本書卷首有趙汝勷一字齋居士序，乃慧性示寂後七閱年即淳祐三年所作也。次則一蘄州資福禪寺語錄（妙儼編）二蘄州北山智度禪師語錄（圓澄編）三南康軍盧山歸宗能仁禪寺語錄（妙全編）四南康軍盧山開先華嚴禪寺語錄（道隆編）五南康軍盧山棲賢寶覺禪寺語錄（圓照編）六平江府陽山尊相禪寺語錄（法洪編）七平江府双塔寿寧万歲禪寺語錄（並頌古[illegible]）寄頹一齋居士之法語真贊遺偈等，並附有頹一齋居士所撰之塔銘。卷末則有徑山無準師範及淨慈北磵居簡禪師之後序。慧性於日本法界關係頗大，而在中國似不如同門天童文礼首(道)場普巖華藏覺用遇輩名之大也。

無文道燦禪師語錄一卷 續藏經本

宋無文道燦語，小師惟康編。道燦從慶元府阿育王山廣利禪寺笑翁妙堪禪師得法，是為南岳下十八世，即大慧宗杲之三傳弟子也。本書包有其三會語錄，法嗣惟康和尚所編錄，即南宋理宗寶祐二年六月受請入初住地之江西饒州薦福禪寺語錄，次住地江西南康軍盧山開先華藏禪寺語錄，並再住薦福禪寺語錄。收其上堂小參之語要、小佛事之香語、佛祖讚、自讚、偈頌及題跋。按道燦提撕學人之語頗奇，如謂山僧今日開地獄門，普請盡大地人造地獄業，墮地獄果，若有一人成佛作祖，我誓不成正覺，此則非詳加解釋，非初學之所能了解矣。

呆庵普莊禪師語錄八卷 續藏經本

明呆庵普莊語德琇慧啟等編普莊字敬中台之仙居袁氏子參了堂一禪師於天寧一日室中舉庭前柏樹子話莊擬開口堂劈口便掌從此悟入初出世杭州北禪後遷雲居徑山是為南岳下二十三世洪武初莊先詔說法稱旨後銜命祀廬山以永樂元年十月二十三日示寂壽五十有九本書第一卷為南康雲居真如禪寺語錄第二卷為杭州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語錄第三卷為小參第四卷為拈古三十八則第五卷為頌古四十七則第六卷為偈二十九首歌六首吟一卷第七卷為詩凡七言八句二十四首七言絕句六十五首第八卷為詩五言八句二十一首佛祖讚二十七首自讚六首卷末則附有塔銘並云普莊生於元至正七年丙戌考丙戌乃六年是其小誤也

白雲守端禪師廣錄四卷 續藏經本

宋白雲守端語參學處凝智本等編輯小師海譚錄全書四卷卷首有太原王孜之序卷一有江州承天禪院語錄（處凝編）江州圓通崇勝禪院語錄（海潭編）舒州法華山證道禪院語錄（智本編）舒州龍門山乾明禪院語錄（智華編）並示寂前二年即熙寧三年十月一日所撰祖堂綱紀序卷二有舒州興化禪院語錄（處凝編）及守端最後住地之說法舒州白雲山海會禪寺語錄（法演編）卷三有偈頌七十餘編卷四有治平元年四十歲時所撰之自題及舒州法華山頌古一百十則（處凝編）此之蒐羅較語錄為廣故曰廣錄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白雲守端禪師語錄二卷　續藏經本

宋白雲守端語守端衡陽葛氏子幼事翰墨依茶陵郁禪師披剃參圓通訥禪師嗣法楊岐山方會禪師是為南嶽下十二世住舒州白雲山海會禪院以熙寧五年遷化壽四十八本編分上下二卷卷上為上堂示衆語要並再錄贊三篇卷下有頌古一百十則一百十一首按楊岐方會嗣法者凡十二人而守端為其上首歷住承天圓通法華龍門興化海會諸寺所至歸依之衆有如雲集楊岐之派所以能抗衡黃龍且又過之者守端之力也其接提學人之語如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水底按葫蘆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烏飛兔走問不求諸聖不重己靈未是衲僧分上事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死水不藏龍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賺殺你皆語句簡捷而含意甚深此可見其宗風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普菴印肅禪師語錄三卷　續藏經本

宋印肅普菴語印肅宜春余氏子年十五投壽隆賢公出家賢授以法華師曰諸佛玄旨貴悟於心數墨循行何益於道賢大異之圓具之後牧庵法忠於大溈山問參法歸一一歸何處庵豎拂示之有省初住慈化以所詣為未足脇不沾席者十二年一日閱華嚴合論至達本情忘知心體合豁然大悟其異跡不可勝紀以乾道五年七月二十一日示寂壽五十五臘二十八是為南嶽下十六世宗匠此語錄蒐錄其上堂示衆小參法語偈頌讚歌拈古等收於上中下三卷之中在編纂上並不統一卷中收有頌四賓主頌證道歌頌石頭和尚草庵歌頌十玄談等卷下在諸頌贊之中有紙被歌訓行童行住坐臥三十二頌金剛經隨機無盡頌普菴家室等終之以明成祖御製普菴菩薩讚因成祖頗信印肅故於永樂十八年十二月加封菩薩之號也

復菴可封禪師語要一卷 續藏經本

宋復菴可封語可封福州林氏子出家師事潭州大溈山月菴善果禪師是為南岳下十六世楊岐下五世也住常州宜興保安峯揚楊岐宗風其子孫縣延不若同门老衲祖證之盛然其提學人亦頗有獨到之處如曰天寬地大風清月白此是衲僧清平底時節衲僧家等閑問著十箇有五箇双知有祇如夜半華嚴池吞卻楊子江南明橋撞倒半山塔是汝眾人還知麼若也知去試向非非想天道將一句來其或未知擲下拂子曰須是山僧拂子始得本語錄所收者乃其上堂昇座語如云山僧記得在父母未生時有一百二十件事今日一一舉似是汝諸人第一不得錯會良久云早是錯會了也此可以見其思理之入微矣

泐潭洪英禪師語要一卷 續藏經本

宋洪英語洪英邵武陳氏子幼穎邁一目五行長棄儒得度訪道曹山依雅禪師久之辭登雲居睹其勝絕殆終於此山因閱華嚴十明論乃證宗要即詣黃檗南禪師席檗與語達旦曰荷擔大法盡在爾躬厚自愛所至議論聳席晚遊西山興勝首座棲双嶺後開法石门久之遷泐潭是為南嶽下十二世黃龍二世其法席雖盛然後嗣則不如同门之寶峰克文東林常總晦堂祖心三人之盛延瓜瓞也其上堂顧視大眾曰石门巘峻鐵關牢牢目重重关仍高無角鐵牛衝得破毗盧海內作波濤此可以見其崖岸之氣象又如語云寶峯高人罕到雪壓巖邊枯楓倒嶺前嶺後野猿啼一條古路清風掃諸禪德雖然如是且道山僧拄杖子長多少遂拈柱杖子云長者隨長使短者隨短用此則與黃龍之氣象殊異矣

丹霞子淳禪師語錄二卷 續藏經本

宋丹霞子淳語 子淳劍州賈氏子弱冠為僧徹證於芙蓉道楷禪師之室是青原下十二世洞山良价之下八世也以宣和己亥春示寂塔全身於洪山之南本書又名妙續大師語錄上卷有序言師之遠裔良機恐語錄湮沒乃依舊本參考訂正以付梓之意又有大洪山上堂法語真贊偈頌等下卷乃增輯上堂法語拈古頌古者上堂語乃大洪山及天寧萬壽寺入院上堂語與小參等偈頌中有正偏五位頌二種十首等又下卷有上堂語若干拈古二頌古凡一百乃頌前代知名之宗匠如青原藥山道吾雲巖洞山曹山玄沙投子道楷等按子淳之下出長蘆清了天童正覺俱洞宗名匠故於洞宗之弘揚關係甚鉅也

濟顛道濟禪師語錄一卷 續藏經本

宋道濟語 明沈孟柈編 道濟浙江天台人宋高宗李駙馬之後父茂春官春坊贊善年甫十八二親俱喪投靈隱瞎堂遠公出家得其密印後居淨慈放曠不羈言行叵同淫坊酒肆不避譏嫌時號為濟顛以嘉定二年示寂臨終作偈曰六十年來狼籍東壁打倒西壁於今收拾歸來依舊水連天碧本書編纂之方與他種語錄不同蓋頗有記事之意味也大意記道濟為贊善李茂春之子浙東台州國清寺法空一本禪師代命名曰修元蓋取令他修本命元辰之意也長問道於祇園寺道清觀音寺道淨赴蘇州虎丘山參瞎堂慧遠禪師受具參禪問話以及機緣之語要行實又有寂後江心寺全大同禪師靈隱鐵牛禪師寧棘庵長老宣石橋長老之佛事次第及香語又略記道濟侍者沈秀法之行實復附有湖隱方圓叟舍利銘按北磵集十及居簡所撰舍利銘云年歲淨慈寺志十云年六十又云生紹興十八年必有一誤考六十歲之語既見於臨終偈故最為可據今世有濟顛大師醉菩提小說其綱領與語錄所記略同內中穿插之故事亦頗雋永有味

晦堂慧遠禪廣錄四卷 續藏經本

宋瞎堂慧遠語、參學齊己等編。慧遠號佛海，眉州眉山彭氏子。年十三從藥師院宗辯爲僧，詣大慈聽習，棄依靈巖徽禪師。微有省，會圓悟復領昭覺，遠即之。聞悟普說，忽頓悟，自此機鋒峻發，無所抵牾。圓悟順世，即寄下，屢遷名剎，由虎丘奉詔住皋亭崇先，復被旨補靈隱，孝廟召對，賜佛海禪師。以淳熙三年示寂，壽七十有四，是爲南嶽下十五世之宗匠。本編乃法嗣全庵齊己及祖淳、法慧等編。卷首有法姪焦山或庵師體於淳熙四年三月十五日所撰序文。第一卷全庵齊己所編，有滁州龍蟠山壽聖禪院語錄、琅琊山開化禪院語錄、婺州普濟禪院語錄、衢州子湖山定業禪院語錄、韶州光孝禪院語錄、潭州南嶽山南台禪院語錄、台州護國廣恩禪院語錄、天台山景德國清禪寺語錄、浮山鴻福禪寺語錄，凡九會語要也。第二卷乃杭州景德靈隱寺住山時於淳熙二年四月八日奉御旨入內昇座語錄、乾道八年十月三十日受禪師號謝恩陞座語錄，以及乾道七年正月二十三日、八年正月二十八日、八月六日、九年四月八日、淳熙元年四月七日等奏對錄，並淳熙元年五月三十日、二年九月九日賜饗謝恩之語錄。第三卷收有祖淳、法慧等共編之小參、普說、示衆、法語、書、機緣之語要。第四卷收有頌古、讚佛祖、楞嚴六根、瞎堂三句、四威儀等之偈頌、自讚並佛事、香語。第三卷末有淳熙五年葛郯之後序、淳熙四年正月顏度之跋及靈隱拙庵德光之跋。第四卷末又附有淳熙三年八月法姪道解之跋、乾道七年三月七日之奏對錄。蓋編之者非出一人之手，故常有次序顛倒及補充他人遺漏之處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大清三藏聖教目録五卷 乾隆三年刊本

清和碩莊親王允祿、和碩和親王弘晝等奉勅編、先是明永樂間刊大藏於京師、是為梵本北藏、又有民間私刊書本板在浙江嘉興府、謂之南藏、清世宗因閱華嚴知卷帙字句之間已失其舊、爰命義學詳悉推究、訛舛益出、乃知北藏板本刻於明代者、未經精校不足據、爰集宗教兼通之沙門在京師賢良寺官給伊蒲、曉夜校閱、鳩工重刊、欲俾震旦所有三藏不至簡錯字訛、疑人耳目、又歷名僧所著義疏及機緣語録、各就其所崇信者、陸續入藏、未經明眼辨別、淄澠今亦不免刪汰、以至乾隆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共增入五十四種、計一千一百二十七卷、奉旨照歷代朝年次第一體編入字號、此即所謂龍藏也、總千六百七十二部、七千二百四十七卷、亦依千字文編字號、彙刻書目第十九冊卷首釋藏之夾註下有云、我朝雍正十三年特開藏經館、收奇點妥、整理編刊、命和碩莊親王等董其事、至乾隆三年竣工、頒發名省寺院、誠鉅典也、本書因照龍藏前代之藏經而來、故書首載各代之序、有御製重刊藏經序、雍正十三年二月初一日所作也、貞觀三藏聖教序、唐太宗文皇帝製也、永徽三藏聖教記、唐高宗皇帝在春宮日製也、正統御製大藏經序、大明正統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作也、萬曆御製新刊續入藏經序、大明萬曆五年四月作也、萬曆御製聖母印施佛藏經序、聖母印施佛藏經讚、有序、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申時行奉勅撰也、大般若經始會序、西明寺沙門玄則製也、按大清高宗實錄、乾隆三十八年二月諭將全藏諸呪詳加訂譯、就正於章嘉國師、同年中又諭昔我皇考曾命朕於刊刻全藏時、將續藏中所載叢雜者量為刪訂、嗣朕即位後、又令大臣等覆加校覈、徹去開元釋教錄略出、辯偽錄、永樂序讚文等部、其錢謙益所著楞嚴蒙鈔一種、亦據奏請燬徹、所有經板書篇均任一體芟汰、可知整理藏經之事、清高宗實躬親參與、亦足見其重視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大中祥符法寶錄二十一卷 涵芬樓影印宋藏遺珍本

宋楊億等編億字大年浦城人也太宗時授秘書省正字真宗朝累遷至左司諫初不知有佛後會翰林李維勉以宗门事相策發遂生深信著發願文是書之編成進上在大中祥符六年佛祖統紀卷第四十四載兵部侍郎譯經潤文官趙安仁奉詔編修大藏經成凡二十一卷賜名大中祥符法寶錄仍賜御製序云自太平興國以來凡譯成經律論四百十三卷秘書監楊億光梵大師惟淨等編次又以兩朝御製佛乘文集編入大藏下詔襃美考本書所錄皆當代所譯及撰之經籍故又名為聖代翻宣錄前二卷已缺卷第三至卷第十六為藏乘區別年代指明卷第十七至卷第二十（內缺卷第十九）為聖賢集傳翻譯英撰皆依奏進年月為次總計大乘經一百四十部二百九十卷大乘律一部一卷大乘論一十一部一十九卷小乘經四十四部六十九卷小乘律五部五卷小乘論見闕西方聖賢集傳（梵本翻譯者）二十一部二十九卷至於東土聖賢集傳則太宗所撰凡七種六十二卷（各書卷數相合與總數不合疑有殘缺）又有僧傳三種疑原書不止此數而今則殘缺也各書之下俱叙奏進因緣頗便參考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天聖釋教錄三卷 涵芬樓影印宋藏遺珍本

宋三藏惟淨撰惟淨姓李氏江南李煜之從子太平興國八年奏選童子五十人學梵字詔高品王文壽典選政以淨等充選引見令入經院受學淨天姿穎妙冠絕流輩口授梵章便解文義歲餘度為僧與傳法院中印度沙门釋法護同譯新來諸經當時譯師法護而外惟淨為最本書上於天聖五年首卷頗有殘缺各經依千字文編號每字號一帙每帙經之種數不定並普通每帙僅有十卷其中亦有同卷中內容多寡而酌為增減者然為數甚少也此書作於大中祥符錄後故於大中祥符五年五月後續譯出經論等自白衣金幢二婆羅门緣起經至海意菩薩所問淨印法门經總一十七部一百七卷未經編收入錄者則以卷部年次勒成一十帙附大中祥符法寶錄後故本書都收開元舊錄並附續新編及正元法寶等錄共計六百二帙六百二號也

大藏一覽集十一卷 昭和法寶總目錄本

宋陳實編。陳實身世未詳，自署曰寧德優婆塞也。本書之作，乃摘錄大藏經中之所載，分隸於六十品，又括為十門，即卷第一第一門首標大覺先容，備為衆生作則，有先王、因地、示生、出家、成道、度生、入滅、常住八品；第二門次釋教門究意，庶使學者知歸有原，道教、共優劣、究竟、釋疑、證驗六品；第三門絢果於此道可入，豈離自己本來，有託化、五蘊、煩惱三品，卷第二（至卷第五）第四門良由善惡二途，故使升沈六道，有三歸、十善、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方便（附願力智）、造像（浴佛造塔）、事親、雜緣、十惡、懺悔、臨終、報應，卷第六第五門天堂延以少歡，地獄待其劇苦，有賢劫、諸天、四洲、有情、地獄、三災、劫量、大千（八品），卷第七第六門欲超三界輪迴，是假三乘修證，有四衆、入道、聲聞、緣覺、菩薩、等覺六品，卷第八第七門功成果登正覺，相妙用通神，有法身、相好、神足、十號四品，卷第九第八門（至第十）四十九年，苦口未後，一切收功，有教相、持誦、唐梵、宗眼、正傳、旁出分派、散聖流通九品。此十卷八門六十品一千一百八十一則，因緣蒐羅最富，組織精密，最便於初學參考之書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景祐新修法寶錄二十卷 涵芬樓影印宋藏遺珍本

宋呂夷簡、宋綬等編。據卷一有御製序，云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呂夷簡、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宋綬領使潤文，斷自大中祥符四年以後至景祐丙子續譯未入經錄，總一百六十一卷。其真宗朝所譯大乘經五部五十八卷、大乘律兩、大乘論一部十卷、小乘經五部七卷、小乘律一部一卷、小乘論兩、西方聖賢集兩；今朝（仁宗朝）所譯大乘經四部四十九卷、大乘律一部一卷、大乘論二部二十卷、小乘經一部三卷、小乘律兩、小乘論兩。總計兩朝所譯經律論集共二十一部一百六十一卷。分編於三部，曰歸攝藏乘略明經旨一（自卷第二至卷第十一）、聖賢集傳筆叢數例二（自卷第十二至卷第十五）、嗣續興崇譯場詔令三（自卷第十六至卷第十九）。各部皆依進呈之年代之先後排列之，各書目之下復略敘書之內容及進呈之原委焉。

大智禪師語要二卷 續藏經本

唐百丈懷海語、懷海有百丈清規、已著錄、按懷海為南岳下二世、宗匠師事馬祖道一、與西堂智藏南泉普願同號入室、時三大士為角立焉、懷海嘗遇馬祖振威一喝、直得三日耳聾、自此雷音將震、檀信請於洪州新吳界、住大雄山、以居處巖巒峻極、故號百丈、既處之未期月、參玄之賓四方麏至、其所言對於義理無不精進徹底者、本書舉其初興馬祖問話、其上堂唱道心性本自圓成之宗風、更示了義不了義之教、語說無性有佛性之理、按懷海凡作務執勞必先於衆、主者不忍密收作具、而請息之、懷海曰、吾無德爭合勞於人、既徧求作具不獲、而亦忘飡、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流播寰宇、則其門流興盛、蓋非偶然也、

南院慧顒禪師語錄一卷 續藏經本

五代南院慧顒語、慧顒亦稱寶應和尚、河北人、出家事魏府興化寺廣濟禪師存獎和尚、嗣法於汝州寶應院、是為南岳下六世、亦曰南院第一世、住以後周太祖廣順二年示寂、景德及五燈會元俱無卒年、宗統編年作後唐長興元年卒、此據釋氏通鑑、本書收有上堂語勘辯數篇、其上堂語有云、赤肉團上壁立千仞、有僧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語、師云是、僧便掀倒禪牀、師云儞看這瞎漢亂做、僧擬議、師便打趁出院、由此可見慧顒深得臨濟棒喝之用處、蓋是時僅為臨濟之三世、相去未遠、故能守原來之宗風、而無有變易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首山省念禪師語錄一卷 續藏經本

宋首山省念語。省念萊州狄氏子，受業於本郡南禪寺，晚於風穴延沼会中充知客。一日侍立次，穴乃垂涕告之曰：不幸臨濟之道至吾將墜於地矣。省念毅然以弘法自任，遂蒙風穴印可。至汝州自化，名振四方，學者望風而靡。是為南嶽下八世、臨濟下四世，而首山開法第一世也。以淳化三年十二月四日示寂，壽六十有七。本書所收共三会語錄：第一初住首山上堂示眾語要；第二次住廣教院上堂示眾語要；第三宝应南院上堂語、小叅示眾之語要。復次收有鏡清十二問答、代語、勘辨、示眾之偈頌、四賓主頌等十數首。按臨濟宗首山省念以前諸大師，雖嗣法者非僅一人，然除正統相傳者外，類多不甚知名，與單傳無異也。自省念之後，始子孫繁衍，故為臨濟宗中最重要之人物也。

翠巖可真禪師語要一卷 續藏經本

宋翠巖可真語。可真福州長谿人，出家師事潭州石霜山崇勝寺慈明楚圓禪師，是為南岳下十一世之宗匠，與黃龍慧南、楊岐方会出於同门，而俱子孫衍繁，宗風甚盛，故世人称為石霜山三角虎。本書收其上堂語要二十餘條、頌古則，自魯祖面壁至禾山打鼓凡九則。又有南昌黃庭堅居士撰序文，以與黃龍慧南禪師对比云：維黃龍殿叅之客，必遣之曰：百煉真金，直須入翠巖爐鞴。今坐鎮諸方、龍吟虎嘯者，無不称翠巖室中之句，其称揚可謂至矣。而其喝一喝曰：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尤可以發聵震聾。其法嗣有大溈山真如禪師慕喆，喆下復出智海道平、泐潭景祥等，道平下出淨因繼成，繼成下出洛之文道川，宗風振於一時焉。

死心悟新禪師語錄一卷 續藏經本

宋死心悟新語悟新韶州曲江人俗姓黃氏壯依佛陀院德修祝髮進具後遊方至黃龍謁晦堂堂豎拳問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汝喚作甚麼新罔措經二年方領解然尚談辯爲所抵梧後聞知事捶行者而迅雷忽震即大悟趨見晦堂忘納其履即自譽曰天下人總是參得底禪某是悟得底堂笑曰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因號死心叟是南岳下十三世黃龍派三世以政和五年十二月示寂於黃龍山壽七十有二本書所錄有初住雲巖之開堂語上堂語等十一次住翠巖之上堂語十三再住雲巖之上堂語八終之以黃龍山上堂語十一小參示眾六偈頌二十六其偈頌之末有興法嗣超宗慧方二首又有題師臨歸寂小參示眾一首蓋皆整理時所加入也

死心新和尚語要一卷 續藏經本

宋死心悟新語悟新乃南岳下十三世黃龍三世有名之宗匠生平歷住雲巖翠巖隆興府其法嗣超宗慧方等集其語錄已著錄本書所收乃別記之語錄與語錄所漏者滙集而成共收上堂語十四篇小參數篇讚偈三篇皆採自五燈會元嘉泰普燈錄聯燈錄五燈嚴統禪宗正脈佛祖綱目禪林僧寶傳指月錄等故此書當與語錄並觀也其教人最懇切之語如清珠下於濁水濁水不得不清念佛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佛佛既不亂濁水自清濁水既清功歸何所良久曰幾度黑風翻大海未曾聞道釣舟傾亦可見其宗風之一斑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超宗慧方禪師語錄一卷 續藏經本

宋超宗慧方語。慧方臨江龔氏子，出家師事死心悟新禪師，是為南岳下十四世黃龍派四世也。以徽宗宣和年間歷住螺川之隆慶、吉州之禾山、洪州之雲巖，寂於高宗建炎三年，壽五十有七。本書所收，乃自住地隆慶開堂語，以至雲巖之上堂語，並偈頌、真贊二十餘首。其提撕極為懇切，又指摘衆人禪病，故云打破直要坐禪，佛祖亦須超越，若言秖這便是，大似水中捉月。又如其上堂舉佛子曰：看看秖這箇，在臨濟則照用齊行，在雲門則理事俱備，在曹洞則偏正叶通，在溈山則暗機圓合，在法眼則何止惟心。此五家宗派門庭施設，則不免直饒辯得倜儻分明，去猶是光影邊事。若要截斷生死，則需壞有限，此足以見其宗風也。

雪堂道行禪師語要一卷 續藏經本

宋雪堂道行語。道行處州葉氏子，依泗州普照英禪師得度，去參佛眼清遠，一日聞舉玄沙築著腳指話，遂大悟，成為南岳下十五世宗匠。始住南明，後住衢州烏巨山。本書錄其上堂語要二十餘條，普說法語數則，偈頌三首，以及剖學徒之語要。其法語之一云：千里之象，一絲繫其足，象為之不行；萬斛之舟，一石礙其底，舟為之不動。衆生處處著佛祖，以無量方便引之，不過及其所偏而已。識盡功亡，己物披露，演若達多，得喪祛矣。其語懇切而明顯，別具一種風味，與他人之專重啟發者不同。至其臨終示門弟子汪喬年偈，謂識則識自本心，見則見自本性，識得本心本性，正是宗門大病，風味正同，可與此參看。

密庵傑和尚語要一卷　續藏經本

宋密庵咸傑語。按咸傑為南岳下十七世、楊岐七世之宗匠，其出世說法，有弟子崇嶽集為語錄，已著錄。本篇乃抄錄其語要者也。即烏巨山語錄七篇、祥符語錄四篇、蔣山語錄三篇、華藏語錄二篇、徑山語錄二篇、靈隱語錄一篇、天童語錄一篇，皆抄錄其上堂示眾之語要。又附以頌古六首、贊佛祖三首。其徑山語錄云：諸佛說不到處，人人開口道着；佛祖行不到處，人人舉足踏着。既道着，又踏着，因甚麼從朝至暮不自覺知？良久云：只為分明極，不自覺知。此與道教莊子知北遊所云若合符節，惟此則注意啟發，彼則詳論其理，且得此一滴，亦足以知大海之味也。

該於咸傑之宗風

混源曇密禪師語要一卷　續藏經本

宋混源曇密語。曇密天台盧氏子，依資福道榮出家，十六圓具，習台教，棄參大慧於徑山，謁雪巢一、此庵元，入閩留寄西禪，無有參之泉南教忠，俾悅眾解職歸前，資偶峯香嚴擊竹因緣豁然契悟，述偈呈忠，忠頷可，謂為可見妙喜（即大慧宗杲）。後住臨安府淨慈寺，是為南嶽下十七世。以孝宗淳熙十五年十月望日示寂，壽六十九，臘五十四。本書所收者有上堂法語十七則，淳熙十一年十二月十日奉聖旨入淨慈寺語要並光孝寺上堂語要，又有偈頌三篇，其最警切之語為：諸佛出世打劫殺人，祖師西來吹風放火，古今善知識佛口蛇心，天下衲僧自投籠檻，莫有天然氣概，此可見其擺脫一切之態度也。

柏堂南雅禪師語要一卷 續藏經本

宋柏堂南雅語。南雅嬾菴禪師法嗣，是為南岳下十七世、大慧宗杲下二世也。住溫州能翔，掛化四眾。本語要所收，乃溫州淨社開堂語、溫州靈巖入院之小參語要、偈頌、佛事、香語等。其提撕學人之語有云：十分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既是無為，又作麼生學。既已心空，又歸什麼處。若是頂門眼正，未舉先知，早是鈍漢，更於言下爭鋒，有何爭鋒。此可以窺知學人接得之用處。又詩書中載其上堂曰：紫薇伸拳，畫破梢楊華，飛盡綠陰，交分明。西祖單傳句，黃栗留鳴燕語巢。此可以見其胸懷矣。

蒙菴思嶽禪師語要一卷 續藏經本

宋蒙菴思嶽語。思嶽，江州人，出家事大慧宗杲，是為南嶽下十七世法嗣。住福州鼓山及福州西禪寺，接化四眾，称為宋代看話禪巨匠。其西禪中陞座語云：諸佛浩浩法門，流出一切眾生窟々心地，應用無差，箇箇誰悟誰迷，誰得誰失。既絕迷悟，一如長劍倚天，不用辟魔膽落，明珠照夜，何須智鑑高懸。又如達磨來時，此土皆知梵語，及乎去後，西天悉会唐言。若論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大似羚羊挂角，獵犬尋蹤，一意乖疏，其言無用。可謂來時他笑我不知，去後我笑他唐言梵語，親分付，自古爾僧怕夜茶。可謂道破迷悟不二之法門者矣。

木菴安永禪師語要一卷 續藏經本

宋木菴安永語。安永閩縣吳氏子，弱冠為僧，木幾謁懶菴鼎需於雲門，是為南岳下十七世法嗣，而大慧宗杲下二世也。歷住乾元、黃檗、西禪、洋嶼菴、雪峰、鼓山等處演法。本書所收，乃其在西禪、洋嶼菴、雪峰、鼓山等之陞座、上堂語、秉拂、並贊偈等。其上堂語有云：機輪轉處，作者猶迷，千眼頓開，如何曉会，不見睦州和尚示眾云：諸人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既得箇入頭，不得辜負老僧。恁麼說話，面皮厚多少。木菴則不然，諸人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且安永於初見鼎需之時，一喝之下，便即契悟，而法嗣懶菴悟明又被安永打出，此可以見其傳法之家風也。

無準師範禪師語錄五卷 續藏經本

宋無準師範語，宗會智折等編。師範梓潼雍氏子，年九歲依陰平山道欽出家，歷參東庵、佛照、靈隱、松源、老壽、無證等，卒參破庵祖先得法。凡住清涼、焦山、雪竇、育王、徑山五道場，有旨召入大內說法，賜以佛鑑禪師之號。前後居徑山二十年，海眾雲騰，信施豐積，雖寺兩遭火厄，乃復旋興，為東南法席第一，以是為南岳下十九世之宗匠。以淳祐戊申三月十五日示寂，壽七十有二。本書收有五會語錄並奏對語錄，卷一有慶元府清涼禪寺語錄（宗會智折編）、鎮江府焦山普濟寺語錄（覺圓編）、慶元府雪竇山資聖禪寺語錄（如海、妙倫等編）、慶元府阿育王山廣利禪寺語錄（惟一、了禪、了心等編）；卷二有臨安府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語錄（普明、了南、超曇等編）；卷三有小參、法語；卷四有普說、拈古；卷五有頌古、偈說、讚佛祖、自讚、小佛事、序跋、附大丞相游似所撰之祭佛鑑禪師文；卷六有奏對錄（了南、了根編）及無文道璨所撰之徑山無準禪師行狀。按徑山師範為臨濟宗虎丘派破庵流中最重要之人物，不惟著聞於中國，且日本鎌倉時代嗣其法者亦甚眾也。

龍源介清禪師語録一卷 續藏經本

元龍源介清禪師語侍者士洵德高等編。介清福州長溪王氏子，十五歲依義興法藏寺一峰齊禪師薙髮，歷參淨慈之石帆衍、靈隱之退耕寧、徑山之虛堂愚、湖州道場之東叟穎及無等融等，後往育王謁寂窗照和尚，入室契旨，俾為侍者，復掌藏鑰（是為南嶽下二十世）。出世四明壽國，遷開壽道場，又董湖州道場寺，再建諸殿堂，道譽遍天下，有聖旨賜金襴袈裟衣，有佛海性空之號。以成宗大德五年六月三日（示寂，壽六十有三）。本書收有三會道場之語要，由上足弟子崇恩寺士洵等編録而成，凡四明壽國禪寺語録、開壽普光禪寺語録（德高懷珠編）及小參、拈古、頌古、偈頌、贊跋、小佛事等，俱收於內，復收有趙孟頫所撰之塔銘及華嚴淨日禪師之跋。其生平辯語有云「三春云暮，緣暗紅稀，動內境猶靜，內法迷，不以色蓋，不以聲騎，風前閑聽杜鵑啼」，此識可謂正眼圓明者矣。

兀庵普寧禪師語録三卷 續藏經本

宋兀庵普寧語，淨韶等編。普寧徑山師範之法嗣，是為南嶽下二十世。其平生說法，影響中國不如日本之大。以宋景定元年六十四歲時，至日本應北條時賴之請，自道友蘭溪道隆處入居鎌倉建長寺。弘長三年冬（宋景定四年）復歸宋，住婺州雙林寺、宝林寺，晚年住江心山龍翔寺，以景炎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示寂，壽八十。本書凡收其四会語要，卷上有慶元府象山靈巖廣福禪院語録（淨韶編）、常州無錫南禪福聖禪寺語録，更有侍者之聖福寺與京都北條時賴之問話等（清偉編）。卷中有鎌倉巨福山建長興國禪寺語録（道昭、景用、禪了共編）、弘長二年十月十六日北條時賴契悟之因緣録、臘八上堂、後退院上堂、法語，記歸宋之旨，又有歸宋後婺州雲黃山宝林禪寺語録（景用編）。卷下有示閔寄法孫以下法語八篇、序跋七篇、佛祖贊十一篇、自贊四篇、偈頌十一首、小佛事十三條。按此書卷首載無準師範送兀庵之手書，卷末宋端平二年八月無準之跋、同三年大寒金陵北山癡絕道沖跋、石溪心月跋，以及宝祐六年六月望日晋陵尤煜跋，俱在至日本之前，則最初刊本當遠不如後日之完備也。

方山文寶禪師語錄一卷 續藏經本

宋方山文寶語，俄雲編。文寶，淨慈斷橋妙倫禪師法嗣，為南嶽下二十一世，住台州府瑞巖淨土禪寺，故是書之全名曰台州府瑞巖淨土禪寺方山文寶禪師語錄。其中收有上堂、示衆等法語。其生平粹語見其所為見偈曰：道人得得出山來，盡把胸襟对我開，坦坦平平如鏡面，歷歷湛湛絕纖埃，忽然得個轉身句，衲捲寒雲便歸去，參八千文華頂峰，一笑裂開鐵面具，家山到後絕思維，拗折枯藤挂竹扉，糞土堆中消息好，芋香便是道香時。故本書卷首有智為之序，稱我祖法語，寔出世為上之大宝，雖称贊之極，而毫無溢美之處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雲谷和尚語錄二卷 續藏經本

明雲谷述，參學宗敬等編。雲谷名法會，嘉興嘉善懷氏子。九歲芟染於大雲寺出家，習瑜伽教。年十七，潛投天寧法舟道濟禪師處，業務之大有所省，是為南嶽下三十世。後結庵於棲霞之天開巖。袁了凡復邀其歸嘉善之大雲，建立禪庵，禪道為之中興。崇禎戊辰冬（按續指月錄謂為萬曆戊辰，誤，以萬曆之世並無戊辰也）主三陈巷禪会。乙亥正月四日示寂，壽七十五，塔於大雲之右。本書所收卷上有聖壽禪寺語錄（宗敬編）、本覺禪寺語錄（道傑編）、開元禪寺語錄（惟觧宗岩共編）、雲岩禪寺語錄（祖錄、道傑共編）。卷下有小參十則、告香普說一則、秉拂五篇、偈頌十四首、讚佛祖十三首、小佛事十篇、跋一篇。卷末附有戊辰九月朔日利記之跋。敘袁了凡設立功過格者，即此人也。

雲外雲岫禪師語錄一卷 續藏經本

元雲外雲岫禪師述，士慘編。雲岫，昌國衛人，師事直翁舉公剃落，究明洞宗，尽其源底。出世慈溪石门，歷象山智门，陞住天童寺，是为青原下十八世、芙蓉道楷下七世也。以泰定帝元年示寂，寿八十有三。本書由弟子士慘編錄而成，有中峰明本所撰之影贊、元大德四年六月陳晟之序，又收有智门语錄三十九项、拈古頌古、佛事、祖贊各十則、偈頌九十三首、序跋論疏五篇、径山万寿寺文琇所撰之天童雲外禪師傳，又有延宝三年十二月（當中國康熙十四年）道鏞和尚所作閱於雲岫遺篇之贊、序跋三篇，並大訢天錫之疏、慧日之哭雲外老人詩一首，又附跋二篇。按曹洞自芙蓉道楷以後，宗風不振，至此爭揚曹洞之佗禪，乃頓現生氣矣。

見如元謐禪師語錄一卷 續藏經本

清見如元謐語，法嗣道璞編纂。元謐，建昌南城胡氏子。二十一歲時求無明慧經剃度，以親在不許，後礼撫州金山鐘法師祝髮，終嗣法於無明慧經，是为青原下三十五世。以順治六年示寂，寿七十有一。是書收有明崇禎十年中秋日法弟黃端伯序、同十一年中秋李長庚序、示衆二十一條、頌古十五、問答三十四、偈二十六、讚九、佛事二以及行实。行实成於元謐生前，乃崇禎十二年元謐於新城龍湖寺为法弟海岸居士黃端伯及諸弟子語自己之閱歷也。此後道璞又記略其示寂及立塔之事。按寿昌慧經之弟子四人，以博山元來、鼓山元賢二派宗風最盛，元謐與東苑元鏡二派雖能昌盛一时，然終不如他二人之子孫繁衍綿延不絕也。

石屋清珙禪師語錄二卷　續藏經本

元石屋清珙語、門人至柔等編。按石屋蘇州常熟溫氏子，從興教崇福寺永惟出家，參天目山高峰原妙，嗣建陽西峰寺信和尚，是為南嶽下二十二世。後廣教府馳檄請住當湖福源禪師，堅臥不起，往返至再乃勉就。至正間朝廷降香幣，皇后賜金襴法衣。有聞天湖之風吟天湖之詩者，莫不心爽神慕。以至正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示寂，壽八十一，臘五十四。高麗王聞之，表達朝廷，敕諡佛慈慧照禪師，仍乞移文浙江，請禪師舍利歸國供養。本書上卷收福源入寺以降上堂小參之語要，下卷收有

山居詩五言律詩七言絕句歌，並自示衆偈、自贊以及辭世偈等偈讚。卷末附有四明延壽寺元旭和尚所撰福源石屋珙禪師塔銘。乃應法嗣至柔和尚之請而作也。按禪師以詩著名，故其機語頗為典雅，此其異他人者也。至其臨終所作「青山不著臭屍骸，死了何須掘土埋。顧我也無三昧火，光前絕後一堆柴」之偈，則兼有達人風致矣。

大藏聖教法寶標目十卷　卍字藏本

宋王古撰。古，華人，字敏仲，第進士。熙寧中為司農主簿，紹聖初累遷戶部侍郎，詳定役法，與尚書蔡京多不合，徙兵部。徽宗立，復拜戶部侍郎，遷尚書，後知成都。隋崇寧黨籍，謫衡州別駕，安置溫州，復朝散郎，尋卒。本書之作，在崇寧四年。其法於每經之下錄出因緣事迹，所說法門，俾覽題便能知旨。沙門梵真為對校，刻其板於永嘉，原為八卷。逮至元成宗大德十年，有前松江府僧錄大師管主八為續集補訂，遂為十卷。本書首有清源居士序及大德丙午子月既望江西吉州路報恩寺講經釋克己

序。次則言文前大科，分為四段：即初總標年代，括人法之紀綱。乃自後漢孝明皇帝永平十年戊辰至元大德十年丙午之年代朝代，傳譯人數，以及所出經律論之總數。二別約歲時，分記錄之殊異。乃將以上年代劃分時期，即自永平十年至唐玄宗開元十八年庚午，自開元十八年至德宗貞元五年己巳，自貞元五年至宋太宗興國七年壬午，又至真宗大中祥符四年辛亥，自宋仁宗景祐四年丁丑至元至元二十二乙酉。所論之事皆與以上範圍相同。三略明乘藏顯古錄之梯航。乃引開元貞元祥符景祐以及弘法入藏錄，分指遺編入，以示經律論之漸次

增多，四庫列名題，彰今日之倫序，即本錄也。凡一五零七部五六六八卷，壹依開元錄之入藏錄，分類法具於各經目之下，略述內容頗与明智旭之閱藏知津同，其性質誠便於初学之士也。

大明三藏法數五十卷 己字藏本

明一如等編。按成祖永樂十七年三月，詔僧錄司右善世一如等八人校勘藏經，於舊比对，聚僧寫錄，仍今散失，仍敕一如采輯大藏群經法數，類編一冊，成數十卷，名曰大明三藏法數，蓋自大藏經中集其關於法數之名目，並其所附之解釋，類別排次，初三卷乃總目錄，一一項目記入典據其名目，始自一心，終於八万四千法門，所輯語數凡千六百數，於從來流行之藏乘法數及諸乘法數諸書，皆有所增益，有序跋，後日寂照等所編之大藏法數七十卷，乃據本書校訂增補而成，学者得之，便稗益匪淺也。

大明三藏聖教北藏目錄四卷 昭和法寶總目錄本

明成祖勅撰。按成祖永樂十八年四月，詔南北兩京各刻大藏經，印一副。南京一藏六行行十七字，北京一藏五行行十五字。又詔石刻一藏，安置大石洞中，勅曰向後木的壞了有石的。正本書前有大明太宗文皇帝御製藏經讚，時在永樂八年三月初九日；後有御製藏經跋尾，時在永樂九年閏十二月。竊意此二文皆沿南藏而作，至後日刻北藏始加入也。讚後又有大唐龍興三藏聖教序、唐中宗製，大宋三藏聖教序、宋太宗製，皆錄前人所撰者也。以後即正文，皆依千字文編號，第一卷天字至念字，第二卷作字至川字，第三卷流字至辯字，第四卷精字至石字。各經之下皆注明與南藏編號之異同及互有去取之處。書後附御製藏經跋尾、御製續入藏經序（萬曆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所製）。又有大明續入藏諸集，自鉅字至史字，凡三十六部四百一十卷，此乃後日補刻者也。故全藏通共六百七十七函六千七百七十一卷，較南藏為多也。

大明三藏聖教南藏目錄一卷 昭和法寶總目錄本

明太祖勅撰。按太祖洪武五年集大德於蔣山校刻藏經，是為南藏。至永（成祖）樂十八年，又詔南北兩京各刻大藏。南板六行行十七字，北板五行行十五字，是兩藏雖同刊刻，而款式不同也。據此錄有注云：每經壹藏，共陸百叁拾陸函，共陸千叁百叁拾壹卷，共壹拾壹萬伍百二拾陸張，內全葉壹拾萬柒千柒百捌拾貳張，尾半葉貳千柒百肆拾肆張，板共伍萬柒千壹百陸拾塊。與北藏編次不同，內容則無甚出入，僅南藏多續傳燈錄、古尊宿語錄、禪宗頌古聯珠通集、佛祖統紀，而北藏則加入新楞伽注解、大明三藏法數等九部而已。本錄之後又附有請經條例，可以確知當萬曆年間印經之價值及規則。

大藏經綱目指要錄十三卷 昭和法寶目錄本

宋惟白編。惟白有建中靖國續燈錄，已著錄。本書之作，乃就藏經所收之大小乘三藏並聖賢集傳，略說其綱要也。其書後述云：崇寧二年癸未春得上旨，遊天台中秋後三日至婺州金華山智者禪寺，閱大藏經仲冬一日，丁丑援筆撮其要義，次年甲申仲春三日丁未畢之，計二十餘萬字。又云：今於四百八十函，函函標其部號，五千餘卷，則卷卷分其品目，便啟函開卷，即見其緣起耳。本書依千字文編號，卷第一自天字至崗字，起大般若經第一卷至第四七八卷，卷第二上自崗字至海字，起大般若經第四七九卷至摩訶般若經，卷第二下自鹹字至裳字，起光讚般若經至毘耶娑問經，卷第三自推字至賓字，起大集經至方等泥洹經，第四卷上自歸字至己字，起方廣大莊嚴經至不空羅索變經，卷四下自潔字至飛字，起自在王咒經至菩薩本行經，卷第五上自器字至正字，起觀察諸法行經至大智度論，卷第五下自空字至命字，起十地論至大乘百法明門論，卷第六上自臨字至終字，起長阿含經至正法念處經，卷第六下自宜字至隨字，起佛本行集經至比丘尼波羅提木叉戒本，卷第七上自外字至逸字，起四分僧戒本至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第七下自心字至二字，起俱舍論頌至十八部異執論，卷第八自據字至英字，起聖賢傳記至建中靖國續燈錄，各經之下皆略加解說，頗便初學之披閱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横川行珙禪師語錄二卷 續藏經本

宋横川行珙語、本光等編、行珙、永嘉人、姓林氏、年十五出家、後祝髮受具、登太白、謁滅翁文礼、文礼者、松源崇嶽之弟子也、故行珙為南岳下二十世、後被旨住育王、以元至元二十六年示寂、壽六十有八、是語錄乃由門下雁蕩山羅漢寺本光和尚編錄而成、其卷首有自序、上卷有宋度宗咸淳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入瑞安府雁蕩山靈巖禪寺語錄、咸淳八年十月二十〇日入能仁禪寺語錄、以及元世祖至元二十年八月二日明州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入寺語錄、與在寺六年後即至元二十五年退院上堂法語、下卷有室中舉古三十四則、拈古四十八則、頌古四十四則、讚十七項、二十〇首、偈頌五十八首、嘗謂地大水大火大風大、若一念無疑、地不能礙、若一念無愛、水不能溺、若一念無瞋、火不能燒、若一念無喜、風不能飄、如此即是無依道人、佛從無依生、若悟無依、佛亦無得、此亦可見其提撕人之方法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宗門感問一卷 續藏經本

明湛然圓澄述、圓澄有語錄、已著錄、本編之作、乃由於萬曆二十三年四月二十日圓澄三十五歲時、與參禪者相問答、發示以參禪之要、奚修道之要旨、即在以念佛稱超世之捷徑、以持呪唱獨脫之法門中、圓澄獨示人以參禪為修行之要術、告人參禪之要以何者為入手之門、直指明心與三學共行之關係如何等、凡設答問五十有二種、自序於紹興府會稽雲門顯聖禪寺、附有參禪釋難、或問、補遺三問答、答明聚子問二問答、又有達觀和尚招殃傳、蓋因紫柏尊者達觀真可禪師於萬曆三十一年冬以妖書之事罹難、遂致眾議紛紛、之圓澄應石簣居士之求、乃為作傳也、

明辯正宗廣鑑禪師語錄十卷 續藏經本

元以中智及語观通等編智及蘇州吳縣顧氏子自幼出家於穹窿海雲院祝髮受具一日見秋葉墜庭豁然有省謁元叟端於徑山遂得法焉是為南岳下二十世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穆兒請住徑山帝師錫號明辯正宗廣慧禪師以洪武十一年九月四日示寂壽六十有八是書有四会語錄门人观通溥震正除希顏忻悟至宝宝盈慧鏡道彝等編錄前首有洪武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宋濂之序蓋是書當智及生前所編錄也卷一為元至正二年十月十日在初住巴慶元路隆教禪寺語錄凡三十條观通等編卷二為至正五年十月一日入普慈禪寺語錄凡三十九條溥震等編卷三為至正十八年七月二十日入杭州路淨慈報恩禪寺语錄凡三十四條正除等編卷四為至正二十一年十月十七日入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語錄凡十一條希顏等編卷五為二十四年二月十九日再住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語錄凡五十九條希顏等編卷六為小參之語要十三條忻悟等編卷七為宝盈等編成之頌古五十五首及至宝等編成之讚語三十五首卷八為慧鏡等編成之偈頌長短句三十三首卷九為護位等編成之五七言百七首卷十為道彝等

編成之自題五首及題跋十二首卷末則附有宋濂所撰之塔銘焉。

晦菴彌光禪師語要一卷 續藏經本

宋晦菴彌光語。彌光閩之長樂李氏子，年十五依幽巖文慧圓頂，歷參圓悟、黄檗祥、高菴悟等及尊宿，後從大慧宗杲得契。慧擂鼓告衆曰：龜毛拈得笑咍咍，一擊萬重關鎖開，慶快平生在今日，孰云千里賺吾來。光亦以頌呈之曰：一拶當機怒雷吼，驚起須彌藏北斗，洪波浩渺浪滔天，拈得鼻尖失卻口。初住泉州教忠寺，十年之後移福州龜山，以為宗。紹興二十五年二月十五日示寂，是為南嶽下十六世。本書所收者有上堂語要十五、法語一、拈古二則。彌光為大慧門下重要之弟子，故各燈錄中蒐集其機語頗多也。

介石智朋禪師語錄一卷 續藏經本

宋介石智朋語，門人正賢等編。智朋育王山如瑛禪師法嗣，南嶽下十八世也。住於婺州雙林寺。其平生說法之處非一，由其門下正賢、宗坦、廷輝、淨琳、智瑾、志諶及悅堂祖誾等共編成語錄八會，首有咸淳四年正月十五日林希逸所撰之序文，蓋本書上梓時所作也。次即紹定二年二月三日介石初住之溫州雁山羅漢禪寺入寺語錄（正賢編）、臨安府臨平山佛日淨慧禪寺語錄、慶元府大梅山保福禪寺語錄、慶元府香山孝慈真應禪寺語錄、婺州雲黃山寶林禪寺語錄（宗坦、廷輝編）、平江府承天能仁禪寺語錄（淨琳、智瑾編）、安吉州相山崇恩資壽禪寺語錄、臨安府淨慈報恩光孝禪寺語錄（志諶、祖誾編），以及小參二十二則、拈古二十六則、示衆法語四篇、偈頌三十一首、讚佛祖二十七首、小佛事十條。當中頌有云：稍硬風頭早已乖，更將暖處自沈埋，又今千古成蹤跡，枉喫羅山白米來。此亦可見其宗風也。

海印昭如禪師語錄一卷　續藏經本

元海印昭如語、門人行純等編。昭如，臨海新塗楊氏子，為南岳下二十一世宗匠，寂於皇慶二年，壽六十有七，諡曰普照大師。本書首有元仁宗延祐四年七月曾巽申之序，次有三会語錄，即袁州太平興化禪寺語錄（行純編）、臨江瑞筠山慧力禪寺語錄（道彰編）、饒州東湖薦福禪寺語錄（從心編）。復次有頌古七則、偈頌二十八首、佛祖讚八首、自真讚三首、跋三條、法語四則、小佛事四條、李侗及曾德裕所作之塔銘二則。卷末則附法弟虛谷希陵以元英宗至治元年五月十五日所撰之跋語。按希陵評海印有云：久侍雪巖先師，盡得其末後句子，所以三会說法，縱擒自若，活殺自在，著著有出自之路。此可謂海印之真實寫照也。

晦臺元鏡禪師語錄一卷　續藏經本

明晦臺元鏡語、道盛編。元鏡，建陽馮氏子，號晦臺，出家嗣法於壽昌慧經禪師，住武夷山東苑，是為青原下三十五世之宗匠，示寂於崇禎三年，壽五十有四。本書之編錄，由於嗣法門人浦東夢筆山覺浪道盛和尚所收者，有元鏡於泰昌元年冬住建陽一枝山結制開堂之上堂、小參、示衆十數則、次拈頌、偈贊之內有拈古十三則、五位正偏頌、三玄三要頌及其他偈贊四十首，更附有黄端伯所撰之晦臺元鏡塔銘、覺浪道盛所撰之行狀。按壽昌慧經之弟子四人，即博山元來、東苑元鏡、壽昌元謐、鼓山元賢是也。惟元來、元賢二派子孫繁衍，元鏡一派後嗣頗難詳考云。

環溪惟一禪師語錄二卷 續藏經本

元環溪惟一語覺此編 惟一資州墨池費氏子 南嶽下二十世宗匠 以元世祖至元十八年示寂 壽八十 本書乃法嗣秀州海鹽天寧寺覺此和尚編錄 凡語錄九会 卷上有初住地建寧府瑞巖禪寺語錄(時在淳祐六年十月) 臨江軍瑞筠山惠力禪寺語錄 隆興府泐潭山宝峯禪寺語錄 隆興府黃龍山崇恩禪寺語錄 建昌軍資聖禪寺語錄 瑞州黃檗山報恩光孝禪寺語錄 袁州仰山太平興國禪寺語錄 福州雪峯崇聖禪寺語錄 以及咸淳九年三月十一日慶元府太白名山天童景德禪寺入寺語錄 卷下有小參 拈古 頌古 普說 法語 佛祖讚 偈頌 題跋 小佛事 自讚等 卷末附覺此所撰之環溪惟一禪師行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宗门寶積錄九十三卷 續藏經本

清本晳編 本晳字山曉 俗姓魏氏 長壽人 髫年有出塵之志 投近邑定慧寺薙染 年十九 下三峽至金陵 聽講 謁天童密雲於長干 又謁木陳道忞於雲门得契 後木陳再主天童 招充首座 即付以衣鉢 有清之初 隨木陳入京 覲見聖眷優隆 聖祖即位 始賜還山 歷住餘杭佛日 洞庭巴山以及天童 以康熙丙寅仲冬示寂 先是本陳慨宋元明四五百年間禪師輩出 而語錄淹没不彰 世人罕覩其全 遂起蒐錄之舉 会被詔命乃嘆 本晳竟其全功 本晳自受師命以迄康熙十五年 凡経二十餘載 又閱三星霜 自五燈会元 古尊宿語錄中 得所錄八十八人之語要 共成九十三卷 其採錄之規式 依古尊宿錄 收其上堂 示衆 小參 機緣 拈頌 法語等 雜著則以語繁而不收 諸尊宿皆標明屬於大鑑下何代 其所彙集者 皆南嶽青原以下 入藏之諸語錄本 書有康熙十八年元旦所撰自序 同年三月翰林院學士江蘇崑山徐文元(字公肅 號立齋)序 同二十年十一月河北宛平王熙(字子雍 一字胥庭 號慕齋)序 並浙江鄞縣甬江李鄴嗣(字杲堂)之序 又附有當代名士之序 以及凡例 纂其語要 世人多見 故續藏僅收其序與凡例 而不復收其語也

笑菴了悟禪師語要一卷　續藏經本

宋笑菴了悟語。了悟江南姑蘇人，出家嗣密庵咸傑禪師，是為南嶽下十八世，住於杭州靈隱寺，揚化宗風。本書所收者有其上堂語要七條、讚一首。按笑菴之語要業已散佚，然其遺語猶零星見於各燈錄之中，如增集續傳燈錄第二卷、續燈存稿第二卷皆保有一部分。本書亦自各書綴輯而成，如上堂語之終，有舉睦州因問僧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州曰：昨日栽茄子，今日種冬瓜。頌曰：昨日栽茄子，今日種冬瓜，一聲霹靂滿子和月落誰家。此猶可見出笑菴之真面目也。

樵隱悟逸禪師語錄二卷　續藏經本

元樵隱悟逸語，侍者正定編。悟逸姓聶氏，杭州從岑山絕岸湘和尚得度，嗣法於淨慈寺佛心老人愚極智慧禪師，是為南嶽下二十一世，陞住福建福州府雪峯山崇聖禪寺，以日本後醍醐天皇嘉曆元年六月（當元泰定帝三年）應日本之請東度，歷住建長、淨智、圓覺、建仁、南禪等。本書所收始自元延祐元年閏三月一日再住雪峰崇聖禪寺語錄卷上，為此時之上堂語、小參、開眼、香語，卷下有示門下學人之法語，又有佛祖贊、題跋、偈頌、佛事、自讚、偈語等。此人後半生事蹟在於日本，故在中國之聲名反不如在日本之大也。

性善惡論六卷 續藏經本

明傳燈述。傳燈著有生無生論，已著錄。本編乃撰於天啓元年，為天台一家圓教之極談，發性具之說，對儒者之疑問，依形作設八門，論評儒佛道三教，闡於人性之哲學的解釋。八門者：一真如不變十界冥伏門，二真如隨緣十界差別門，三不變隨緣無差而差門，四隨緣不變差而無差門，五因心本具無虧欠門，六果地融通無所改門，七隨淨圓修全修在性門，八隨淨圓證舉一全收門。又闡示一千三千十界互具之說，自一心至十界變作隨緣不變之義，述修行門因果門佛祖先哲之因緣，破四山外學說論山家派性惡說，說詳於本書卷首有香光居士王立轂序及無盡大師傳燈自序。書為問答体，仿荊溪金錍論之故智，取以儒家性善惡諸論相較，與此尤為詳密且深入也。

慈受懷深禪師廣錄四卷 續藏經本

宋慈受懷深語，侍者善清、善隨、宗先、普紹共編。懷深壽春六安夏氏子，年十四祝髮，後四年訪道方外，依淨照於嘉禾資聖，照舉良遂見麻谷因緣問曰：如何是良遂知處？師即洞明。出住資福，纏滿戶外，後被旨住焦山，以紹興二年二月示寂，壽五十有七，是為青原下十三世雲門下七世。本書所收為其六處住持之語錄，乃寂後數年由嗣法門人等編錄上梓也。共有四卷，卷首有郭駒所撰紹興三年十一月旦日慈受深和尚語錄序。卷一有政和三年八月十日禪師三十七歲時在長蘆受請入資福禪寺語錄（侍者善清編），政和七年九月六日禪師四十一歲時在蔣山受請，於同月二十四日入焦山禪寺語錄（侍者善隨編），更有宣和三年三月二十五日禪師四十五歲時在焦山受請入慧林禪寺語錄（侍者宗先編）。卷二收有東京慧林禪寺慈受深和尚偈讚（侍者普紹編錄），前住焦山之歷代尊宿真讚、前住慧林寺之歷代禪師真讚、念彌陀頌、靈巖披雲臺十頌、資福圳童行頌，以及示偈等，又有補遺則擬寒山二十首也。卷三首有紹興五年正月十五日所作之東京慧林慈受廣錄序，次即侍者普紹所編之東京慧林禪寺慈受深

和尚陞堂頌古之上，卷四乃頌古之下。投慈受嘗謂雲自何山起，風從甚𨳿生，好箇入頭處，官路少人行。此官路當即雲门之一字關也。

寶覺祖心禪師語錄一卷　宋　續藏經本

晦堂祖心語，侍者子和錄，门人仲介重編。祖心，南雄鄔氏子。宋詩紀事作鄔氏。參雲峰悅禪師三年無所得，辭去。悅曰：必往依黃檗南禪師。既至黃檗，四年不大發明，又辭去。再上雲峰，会悅謝世，就止石霜。因閱傳燈有悟，徑回黃檗。方展坐具，檗曰：子已入吾室矣。於是宣法於黃龍山，是为南嶽下十二世。以元符三年十一月十六日示寂，壽七十六，臘五十五，諡曰寶覺禪師。本書卷首有參學居士徐應禧之序，次則祖心之上堂語要、室中要問、代答、室中舉古、偈頌及元豐元年六月二十五日王韶之跋文，時晦堂五十四歲也。其上堂最精粹之語有云：不用愛聖，聖是空名；不用厭凡，凡是妄立。但得聖凡情盡，自然體露真常。還信得及麽？若信得及，去不妨向參學之中有少分相應；若信不及也，許爾是箇丈夫漢。此可以見其傾向也。

保寧仁勇禪師語錄一卷 續藏經本

宋保寧仁勇語參學道務門人圓淨錄仁勇四明竺氏子容止
淵秀齠齔爲大僧通天台教更衣謁雪竇明覺禪師覺意其可任
大法誚之曰央庠座主師憤悱下山望雪竇拜曰我此生行腳
參禪道不過雪竇誓不歸鄉即往泐潭踰紀疑情未決聞楊岐
方會移雲蓋能鈐鍵學者直造其室一語未及頓明心印岐歿
從同參白雲端禪師遊研極玄奧後出世兩住金陵保寧而終
本語錄收有上堂下座等法語又有頌古二首卷首則有無爲
子楊傑序蓋充仁勇弟子之請而作也按仁勇嗣續楊岐係南
嶽下十二世之宗風其上堂有風鳴條雨破塊曉來枕上鶯聲
碎蝦蟆蚯蚓一時鳴妙德空生都不會都不會三箇成群四箇
作隊勿勿泥泥飄飄颻颻向南北東西折得梨花李花一佩兩
佩將大自在景況羅列於前亦可見其禪機之活潑也

退菴道奇禪師語要一卷 續藏經本

宋退菴道奇語道奇居鎮江金山嗣臨安徑山別峯寶印是爲
南嶽下十七世昭覺克勤下三世也本書所收者有其舉古小
參普說頌古贊祖師等數短編可以略窺其家風考別峯印嗣
華藏民而民則嗣昭覺克勤克勤弟子凡七十五人其法流以
虎丘紹隆松原嶽爲最大如此庵景元靈隱慧遠育王端裕雙
名亦大華藏安民一派似覺稍遜也然道奇傳其三世法印如
僧問雪峯道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意旨如何師曰左眼半斤曰
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作麼生師曰右眼八兩曰僧堂前與汝
相見了也又且如何師曰鼻孔大頭向下曰只如鵝湖驟步入
方丈保福入僧堂此意又作麼生師曰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
花裏過來香固亦有獨到之處也

蓮修起信錄六卷 續藏經本

清程兆鸞撰。按本書以光緒二十年成，乃依往古之經訓語錄詩文等，復加已之著雜敘編纂為書籍，以喚起世人對修習淨土之信仰，並指示習淨土之方法。其於清代淨土教皆有之思想上有詳細之說明，於文獻上有詳明之著筆。本大六卷，而卷首則有淨雲菩薩、陈沐、清观、董敬等之叙文。第一卷為蓮邦寶訓，凡舉大勢至菩薩寶訓以下九條。第二卷之蓮邦寶訓，列舉釋迦、彌陀世尊寶訓二十館首。第三卷、第四卷為往生徵信錄，舉諸往生人以勸念佛往生。第五卷舉華陀大士箴方。第六卷為壓塵雜著，乃其若干人所作自獄空箴表以下，舉表、傳、說、詩等之淨土教文學多篇，實為考究清代淨土教文獻最重要之參考者也。

雲菴克文禪師語錄六卷 續藏經本

宋克文述，福深等編。克文，陝府閿鄉鄭氏子，出家大潙，聞僧舉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曰：清波無透路。文乃領解。往見黃龍慧南，初未契，遂往香城見順和尚，於勝首座言下大悟，方知黃龍用處。遂回見黃龍，後住隆興府廬山寶峰禪院，是為黃龍下十二世宗匠，號曰真淨禪師。以崇寧元年十月示寂，壽七十有八。本語錄見於續藏二篇第二十三套與二十五套，其中有住筠州聖壽語錄（法深編）、住洞山語錄、住金陵報寧語錄、住廬山歸宗語錄、住寶峰禪院語錄以及偈頌（福深編）。又附錄王安石及王安禮之請疏、蘇轍之序、程袞之後序、德洪撰述之雲菴真淨和尚行狀及雲菴真贊。擲黃龍慧南出前法席甚盛，嗣法者頗多，其法流最廣者，當推克文與晦堂祖心及東林常總也。

樂邦遺稿二卷 大正藏本

宋宗曉編。本書乃樂邦文類拾遺之意。先是文類自序中有云：其有集之不盡，當有與我同志者續焉。文類既成，乃隨時見纘助淨業諸文，又為輯錄，編成上下二篇。此書自序有云：纘集樂邦文類，行於世外，餘片文隻義，暨隨所見聞可附益扶淨業者，續又紀為樂邦遺稿，蓋做儒家典籍拾遺之說也。此書著作年代，據序中甲子春旦之語推之，知其在南宋寧宗嘉泰四年。其上卷有淨飯王與七萬釋種皆生淨土、十二光如來尊號彌陀佛國說三乘法、淨土水鳥樹林說法、佛問講彌陀經座主等以下至道門成仙不出輪迴凡五十六文。下卷有釋不可以善根得生彼國、海慧禪師示心淨土淨、大智律師示事理不二、女子坐亡骨生蓮花、圓辯法師說唯心淨土等以下至龍門蓮社詩凡六十一文。此諸文皆經論祖釋及諸家之說，拔萃者又往往附加自說。蓋僅為補前書之遺，故對於前書之門類或依或否，而不復加以區別也。

淨土或問一卷 大正藏本

元天如惟則述，明袾宏編。惟則，廬陵人。髫年出家，初參海印，後得法於中峰明本。有語錄四卷。本編以問答體釋明世人對淨土教義諸疑問，始於闡揚永明之四料簡，終於推崇禪淨雙修之全德。問答凡二十有六。其一至三皆釋明先覺大匠之所以願生淨土。四則佛身佛土之問題，如一心具四種土、一印頓圓無餘法、一塵一佛、佛佛皆本性之彌陀等，関於實際理論之思辨是。五六乃前問題附帶生出之問題。七至九乃修法與結果之問題。修法有三門，即觀想、憶念、眾行是也。修法所感不同之結果生九品之差。十及十一乃論國土問題，言同居之外別無實報三土，不離同居，特身境受用處處不相同。十二及十三乃此土彼土之比較，又論十方如來皆可親近而獨推彌陀之故。十四乃闡明欣厭取捨之妙諦。十五論往生問題，引長蘆之言，謂以生為生者常見之所失也，以無生為生者斷見之所惑也，生而無生、無生而生者第一義諦也。十六論淨土之遠近，言十萬億國在我心中，其實甚近，十萬億刹為對凡夫肉眼生死心量說耳。但使眾生淨土業成者，臨終在定之心即是淨土受生之心，動念即是生淨土時。十七及十八乃論下品者往生問題，言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生雖作惡業若臨終念佛亦能往生十九言不退之理由來五
因緣二十言一生造惡臨終念佛帶業得生又無退轉頗易為
有意為惡者所藉口此則詳釋其不同之點二十一言世人謂
淨業只是身後之事於今目前無所利濟於是舉現世當獲十
種勝利以促世人之精進二十二至二十四皆言念佛實修之
方法二十五言自機教相應之見地勸人專持名號二十六言
念念相續之修雖人人所願然世事百般雜起最易為所牽動
治之之策有三一曰報恩二曰決志三曰求見行之既久即見
自性天真之佛是即淨土禪也

淨土生無生論會集一卷 續藏經本

清達默集達默紅螺資福寺沙門蓋夢東禪師之法孫也以道
光二十九年為此書書名乃龔明傳燈之淨土無生論而來蓋
會集經教祖語以證明本書之大義也自序云今題曰會集者
謂釋題一科皆出徹祖之筆若不集之恐失傳也論中著述盡
採台宗之意若不會之恐失詳也今會而集之作斯名焉此言
本書之所以得名也又有白蓮氏敬跋語云題會集者乃紅螺
亮座主（即達默）為法精深婆心切切咸歎時當末劫法運
垂秋後進根淺機鈍智力微弱妙義難達上不契佛祖之聖意
下不領會於自心故此以善巧妙智採參經教攝集祖語云云
本書之結構大體分為三部門即一總標論題二請加述意三
分門立論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禪餘外集八卷　續藏經本

明元賢述，太沖編。元賢有建州弘釋錄、繼燈錄、居士分燈錄諸書已著錄。太沖道順和尚，乃元賢門下與道霈、道餘、道信並稱為四哲者也。太沖編錄此書既成，以呈元賢，元賢自題曰禪餘外集，以崇禎十三年八月既望，由常州知府湖州歸安縣居士陳瑄撰序，因梓行焉。全書共八卷，卷一乃諸書之序及跋，卷二乃諸種記文，卷三乃與諸方尊宿及學士答之書，卷四乃啟文、塔銘，卷五乃疏論贊，卷六乃祖贊，卷七乃詩，卷八乃詩銘等。按元賢在曹洞宗中與博山元來並稱，駐鼓山三十年，座下常數百衆，皆勉以真參實悟，問道受戒者數萬人，生平著述甚多。本書雖其緒餘，並頗足以見元賢對於俗學之涵養亦深，陳瑄稱之為率性之文，良不虛也。

淨慈慧暉禪師語錄六卷　續藏經本

宋慧暉語，了廣編。慧暉字自得，上虞張氏子。幼依澄照道凝染削，進具，年二十扣真歇於長蘆，徹有所證。旋里謁宏智正覺，許為室中真子。紹興丁巳開法普陀，從萬壽及吉祥、雪竇遷。淳熙三年勅主淨慈，是為青原下十四世。七年秋退歸雪竇，十年冬示寂。本書編者乃法嗣萬壽寺蘩溪了廣和尚。卷首乃法嗣靈隱寺崇谷妙光禪師並收四十八章圖。卷一至卷三乃上堂小參之語要，加石窗之下語。卷四乃示衆語要，為舉揚淨慈之宗乘者。卷五乃闡於諸尊宿之參問答語。卷六乃自育王萬庵和尚之下大以及明州太守粘普居士之下大，並紹興二十九年自贊，與石霜卷末。乃附法弟瑞巖石窗法恭之宋紹興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撰成塔銘也。按塔銘云慧暉金州郭城王氏，七十歲遷化，與五燈會元、嘉泰普燈錄所載淳熙十年卒壽八十七及上虞張氏子者迥異，必有一處為傳聞之誤也。

淨慈要語一卷 續藏經本

明元賢述元賢有建州弘釋錄該書已著錄本書之作乃集勸念佛放生之語要也淨慈者乃雲棲蓮池大師袾宏之法嗣掌石道人圓谷廣印和尚所命庵名也其義乃本念佛放生而來念佛求生淨土也放生慈心也故以淨慈命名其內容皆集淨土及戒殺諸書之要語以攝諸教諸行於念佛放生之中以救明末禪教徒之時弊當明崇禎七年端午後三日元賢五十七歲時自序於鼓山及十年修禊後三日當湖學人馮洪業撰淨慈要語跋行世卷上為淨門分淨土教源念佛正信念佛正行作福助緣念佛正願臨終正念兩土難易淨土辨疑八項意在勸人念佛且攝萬行於念佛三昧也卷下為慈門分戒殺生戒溺女勸放生戒殺辨疑殺生烱戒五項意在勸放生且攝眾善慈行於戒殺放生也此書之作用在通俗故文字淺明而體例亦不甚嚴格也

絕岸可湘禪師語錄一卷 續藏經本

宋絕岸可湘語妙恩等編可湘台州寧海葛氏子出家師事無準師範住福州雪峰是為南嶽下二十世蓋寂於至元二十七年壽八十有五妙恩號斷岸全州倪氏子師事可湘住泉州開元寂於至元三十年是編所收凡八會語錄及拈古頌古法語等即宋寶祐元年十月二十八日在上柏資聖寺受請入初住地之嘉興府流虹興聖禪寺語錄（妙恩等編）溫州雁山能仁禪寺語錄（正從妙恩等編）越州九巖惠雲禪寺語錄（正從妙恩等編）天台護國廣恩禪寺語錄（自永妙恩等編）臨安府崇恩演福禪寺語錄（自永妙恩等編）溫州江心龍翔興慶禪寺語錄（守靜妙恩等編）福州雪峰崇聖禪寺語錄（慈澄妙恩等編）再住雪峰崇聖禪寺語錄（宗永妙恩等編）此八會語錄之外又有拈古十世尊降生之頌古十五示學人法語十佛祖讚二十五自讚七偈頌十九小佛事十三跋文七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惠遠外傳一卷 大正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此乃依燉煌殘卷藏於大英博物館者所印。首部缺，次則記道安講涅槃經於稱光寺，崔相公聽講後還邸，迹爲家人講，先說生老病死之苦，次說五陰、求不得、怨憎会、愛別離諸苦。相公邸内賤奴善慶即慧遠，則謂道安上人說法不能平等，因爲相公說明四生十類及三等之人。相公稱善，於是善慶隨相公入寺，與道安法師問答涅槃。後道安自言所講涅槃經疏，勅從廬山遠大師處得來。善慶乃言己身即慧遠，又舉腕上肉環爲證，於是道安自座起礼拜慧遠。晉文帝聞之，勅迎遠公於大内供養。以後又記遠公之示現種種神變事。考廬山蓮宗寶鑑四有辯遠祖成道事，指摘廬山成道記偽作慧遠之事凡七件，如第三辯遠師出廬山三十年放浪白莊之事，第四辯遠應晉帝之召及爲崔相公賤奴事，第五辯道安臂有肉釧，乃移之遠公，事皆與寫本内容相合。豈同書異名耶，抑二書之内容同一來源耶，今不可考矣。此殘卷後記開宝五年張長繼書記，下至至元元年普度乃出蓮宗寶鑑，此蓋爲四百三十餘年前之寫本矣。

偃溪廣聞禪師語錄二卷 續藏經本

宋廣聞述，元清等編。廣聞，侯官林氏子，乃大慧下巨匠，居於徑山偃溪，號曰佛智禪師，示寂於景定四年，壽七十五。本書有侍者門人等尤焴及吳潤之序，並附南宋景定五年三月之跋。上下二卷共收：：会之語錄並普說、法語、偈讚等。其上卷有顯應山淨慈寺語錄（如珠編）、香山智度寺語錄（如珠編）、慶元萬壽寺語錄（光從、道鑑共編）、雪竇資聖寺語錄（師愛編）、阿育王山廣利寺語錄（復森編）、淨慈報恩光孝寺語錄（元清、淨志共編）、景德靈隱寺語錄（普暉、元偉共編）。其下卷有徑山興聖萬壽寺語錄（道陞編）、普說二（惟實、妙高共編）、法語十六、偈頌三十六、佛祖讚四十、自讚五、小佛事十一、題跋十二、林希逸撰述之佛智廣聞禪師塔銘及拾遺，卷末收偈頌：：首。

圓菴集十卷 明刊本

明居頂撰居頂字玄極黄巖陳氏子幼學出世法聰慧過人得西邱之正傳性相雙融行解兼至初住四明翠山次遷教之雙林所至振興洪武间選赴京師召對称旨授僧錄住靈谷説法傳經其道大行成祖亦屢加恩賚永樂二年無疾而化是集共分十卷前三卷為詩後七卷為文俱沈厚足資玩味惟傳本極希日本所存者在京都龍谷大學圖書館及京都帝國大學圖書館皆為寫本故此本雖不敢必為孤本然亦為罕見之珍品也集之卷四有送右闡教蘂峰禪師奉使日本頌序及送松巖

住上人侍師奉使日本國序知當時皇帝特遣大師遠涉大海以至日本其於兩國佛教溝通關係至鉅此亦佛教史中之珍貴史料也

善權法智禪師語要一卷 續藏經本

宋善權法智語法智陝府柏氏子壯於西京聖果寺祝髮習華嚴業謁南陽謹次參大洪智踰十年無所證後於天童宏智正覺言下豁然出居善權次遷金粟是為青原下十四世宗匠本書所收者乃上堂語七條贊天童覺和尚贊一首其上堂語有云真空不空寥寥無影樹頭月真色非色隱隱不萌枝上花威音路外芬芳風無依倚空劫已前照耀鶴不停機更須一色功圓便得同中有異同中異真（直）下承當休擬議夜來明月照蘆花鶴鷺並頭踏雪睡此真純乎傳洞上宗風與五燈会元所載三

界無法何處求心蟄蛇入草飛鳥出林雨過山堂秋夜靜市聲終不到孤岑同一風味也

禪宗直指一卷 續藏經本

清石成金撰。成金，揚州人，字天基，號惺齋，事親孝，重然諾，著有傳家寶四集，都百餘種，取家居尋常事演以俚俗語，意存激勸，頗行於世。乾隆初卒，年八十餘。本書內題《傳家寶禪宗直指》，內題之下云「明心見性，須知成佛成祖要法」。本書之主旨乃指示參禪工夫，見性得悟，以成佛成祖之要法。即第一密傳參禪要法（一作密傳參禪入門要法），謂佛法工夫第一要立堅志，怕落空，共立佛法工夫四十六條要法；第二密傳佛法通旨，謂世人以釋氏之法為廢人倫之紀綱，遂設為答問十條，以解釋諸種疑難，對於初學頗有裨益。並吾觀《傳家寶》中竟以袁黃立命之學據為己有，附會己事，則掠美之處亦在所難免也。

西巖了慧禪師語錄二卷 續藏經本

宋西巖了慧語，門人修義、景元、宗清，侍者繼嫆、宗應編。了慧，蜀之蓬州羅氏子，薙髮於玉掌山祖燈，所歷參石田法薰、妙峰之善，後從無準師範。準遷育王，了慧侍行，從容承稟，乃盡其要。遠範移住山，慧居第二座，自是聲動叢林。節齋趙觀文作牧蘇州，乃舉其開法定慧寺焉。晚年退居幻智庵，以景定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示寂，壽六十五，臘四十七。是書分上下二卷，卷首有育王山淮海元肇禪師之序。上卷凡五會語錄，即平江府定慧禪寺語錄（修義等編）、溫州鴈山能仁禪寺語錄（修義等編）、江州東林禪寺語錄（景元等編）、寶祐十年十一月十五日入慶元府太白名山天童景德禪寺語錄（宗清、繼嫆等編）、瑞巖山開善禪寺語錄（宗應等編）。此五會皆收其上堂、小參語要。下卷乃與學人法語五篇，中有日本證上人以斷橋法語求印證一篇。又收有跋語、偈頌、贊佛祖、自贊、小佛事、偈頌，中有送日本俊上人一篇。卷末附北磵居簡之法嗣物初大觀禪師所撰行狀，又有物初所撰跋文，乃景定四年正月所作，即了慧示寂之翌年也。

禪林寶訓音義一卷 續藏經本

明大建校。大建，浙江杭州府雲棲寺沙门也。以萬歷三十六年辭雪浪洪恩於蘇州望亭，參學長安諸師，有見於當時之禪林宝訓文间義理深遠，引證浩繁，初學者了会尚難，且閲於書之音義以傳寫多訛，遂據妙雲和尚所寫之定本，參互考證内外之經書以修校本書。至崇禎八年正月十五日乃書於雲棲寺淨業山房。同年二月五日本書上梓，乃自序其緣由以流通焉。卷末賦一詩頗有趣味，其言曰：音義卷終，謹跋以賦云（較妙雲師寫本）禪林音義咸抄本，烏焉成馬豈堪模，于今讐較錄梨棗，免使人傳遞寫訛。詩雖不工，而其玄成後得意之狀躍然現於紙上矣。

禪门鍛鍊說一卷 續藏經本

明戒顯述。戒顯居江西南康府雲居山真如寺，字晦山，乃徑山具德禪師之法嗣，南岳三十六世也。其鍛鍊禪眾使之見性悟道之手段，一依孫武用兵之法說破之。以明天啟元年正月十五日撰自序，復於黃梅四祖文室撰跋文而付梓焉。戒顯機鋒辛辣，是其特色，於自序中頗讚嘆棒喝之大慧宗杲。其所横做者内密雲圓悟、漢月藏父子並本師具德禮，皆在稱揚之列。其鍛鍊禪眾之法凡十有三：一堅誓忍苦，二辨器授話，三入室搜刮，四落堂開導，五垂手鍛鍊，六機權策發，七奇巧回換，八斬関開眼，九研究綱宗，十精嚴操履，十一磨治學業，十二简鍊才能，十三謹嚴付授。此十三者皆學人修道之南針也。

禪餘内集八卷 續藏經本

明元賢述太沖編本編之編錄後於禪餘外集以崇禎十六年四月八日得湖廣道監察御史曾谷之序梓行於世全書共八卷卷一乃禪師五十七歲當崇禎七年三月三日進鼓山湧泉禪寺語錄收有陞座小參茶話問答諸項卷二乃禪師五十八歲當崇禎八年十一月三十日進泉州開元寺語錄收有上堂小參茶話問答諸項卷三乃禪師六十歲當崇禎十年二月二十二日進苕溪真寂禪院語錄收有上堂小參茶話問答之語要諸項卷四乃詩山之普說並佛事香語卷五乃示學人法語卷六乃拈古頌古卷七乃偈頌卷八乃佛祖贊並其他詩贊此書在永覺元賢禪師廣錄之内亦即禪師之語錄一部也

西山亮禪師語錄一卷 續藏經本

宋亮禪師語覺心智清共編亮禪師四川潼川府郪縣稅氏子受具於文才院普明住成都大聖善寺就三學名流修學嗣遯庵住建康之清真慶元之靈隱晚年閑坐四明小靈隱以理宗淳祐二年二月十九日示寂壽九十臘七十三覺心智清皆其侍者共編此書卷首有天目文禮序次即亮禪師五十八歲當嘉定四年應黃尚書之請住建康府清真禪院語錄（覺心編）慶元府靈隱禪院語錄（志清編）偈頌十五首佛事香語二篇偈頌中有悼先師遯菴一首至於禪師之塔銘乃北磵居簡禪師以淳祐三年正月所撰述也外又有淳祐三年正月十五日無準師範之跋以及枯崖漫錄中卷下卷之内附於西山亮禪師之記載妙心寺無著道忠和尚之私考按亮禪師嗣遯庵宗演宗演嗣大慧宗杲故亮禪師實南嶽下十八世也

雪峰慧空禪師語錄一卷 續藏經本

宋雪峰慧空語慧空禪師福州陳氏子十四圓頂即遊諸方徧謁諸老晚契悟於草堂嗣善清禪師是為南岳下十四世黃龍四世以紹興二十八年三月十三日示寂壽六十三臘四十八乃楊岐派中巨匠大慧宗杲尊為東山和尚世人因稱為東山慧空禪師本書之作由於紹興二十三年應張宗元之請自秀峰至雪峰開法徇緣一載退隱東山卷首自秀峰辭衆上堂語起有入院陞座語上堂小參秉炬法語拈古頌古真讚偈語等門人慧弼和尚編錄也又附有興鼓山書中一段語頂相讚並羅湖野錄中関於慧空之記事更有癸酉至節妙喜老人大慧宗杲禪師之題語宋淳熙五年十二月朔日雪峰慧昇序文十年正月十五日覺性和尚述刊行緣由之跋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禪宗決疑集一卷 續藏經本

元智徹述智徹生於武宗至大三年以順帝元統三年受戒至元六年五月出俗同年十二月八日落髮為僧請益於南嶽下十九世雲峰妙高禪師示以參法歸一公案後居四川夔州府本其平日體驗之所得分門擧例以示修道者之如何用心一源湛流清門二離塵精進門三卻步復陞門四退墮策勵門五懈怠勉勤門六執礙決疑門七失正究竟門八徹底窮淵門九指本還真門十順息免患門十一上根利器門十二禪林靜慮門十三幽居正派門十四祇園聖衆門十五覺悟玄宗門十六歸實際門十七體用雙修陰翊王化十八雙林遺戒衆等遵依十九懺悔法門菩提行願二十憶昔出塵承兄警誡二十一復徹懈惰止境息迷凡二十一項本雖係一人之經驗然實可普用之於大衆資為借鑑也

叢林兩序須知一卷 續藏經本

明費隱通容述通容有五燈嚴統諸書已著錄此乃當其四十
六歲（崇禎十一年）住嘉興金粟寺時有法嗣百癡行元和
尚任西堂藏通容命其節取清規集西序須知以便執事遵守
考諸卷末知其於崇禎十二年凡閱二年之久而後成也所謂
兩序者即叢林中佛殿法堂兩班位也西序東序之知事乃據
位以臨馭大眾之眾職自百丈清規以降禪林威儀降替無常
或執意自矜或茫然忽略通容慮其黨同攻爭以至於亂也遂
遂復禪林之舊觀以曉東西班知事其書之內容即西序一首
座須知（西堂通用）二書記須知三藏主須知四知客須知
五浴客須知附內園頭六方丈侍者須知東序一監寺須知二
維那須知三副寺須知四典座須知五直歲須知觀此可以知
其大凡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淨土簡要錄一卷 續藏經本

明道衍編道衍有諸上善人詠已著錄本書編錄之意見於自
序中有云今年夏余客穹窿山中海雲精舍因閱淨土諸書以
銷長日遂將前賢所述讚頌之文策勵之言以事顯理之談以
真破妄之說圓妙明著者咸皆採摭或全其章或略其句僅若
干篇萃為一卷名之曰淨土簡要錄錄成敬鏤于板以廣其傳
矣故本書所錄者自廬山之慧遠天台之智顗等歷唐宋明與
淨土门有関者凡緇素三十餘家之文其所引用書目有廬山
集十疑論阿彌陀經通贊疏（窺基撰）華嚴疏（澄觀撰）
安樂集正念訣（善導撰）觀經疏（善導撰）萬善同歸集
教行錄金園集往生淨土決疑门閑居編見直指決疑集義學
編阿彌陀經義疏（元照編）樂邦文類傳燈錄龍舒淨土文
等是可謂包羅宏富簡當易讀之書矣

淨土必求一卷 續藏經本

清古崑集古崑字玉峰號懸西比丘生於道光八年卒於光緒十八年壽六十有五生平自稱幽溪傳法後裔極推崇幽溪之生無生論篤志淨土故自願嗣幽溪之法也其病中發願詞云想我此生別無所能只有淨土一門極力相信誠恐宿業深重現生不能如願豈不孤負佛恩枉被法服虛消一切信心供養佛袈裟下失却人身最堪痛惜故於九月二十三日在天台教觀啟建四十九日之期禁止言語不敢放逸每日早晨敬燃臂香三柱供養阿彌陀佛其對淨土之懇切可以想見本書乃古崑依經典及先覺語錄之要編集而成其自敘有云特採至切要之文述成最警策之論而為一生取辦之要書也本書內容目次為念佛法門功重老實感堅祖語奉行十念讀要解得持名要訣讀要解華死盡偷心困動嗔心立行懺悔讚四大祖師語有感稱名述懷四則并序讚佛偈四則並問答舌病難除戒午後食愧多貪恚願遵作師自恥好談慎說人過然臂香供梵網經懺悔滿七自慶述懷告眾六時經行出聲念佛念佛堂所用讚六則據其自敘此書乃以光緒三年佛誕日書於法源庵之報恩閣也

雷峰塔藏寶篋印陀羅尼經一卷 宋初刻本

此宋初開寶時版本杭州雷峰塔藏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唐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譯宋太祖開寶八年乙亥吳越王錢俶造塔置經其中至民國舊曆甲子年十三八月二十七日閱九百四十九年塔圮經現原本版心準工部舊營造尺寬一寸九分弱長六尺七寸經字二百六十八行前後題記六行通二百七十四行行十字至十一二三字不等卷端圖畫一佛二侍者蓮花座案左一女子膜拜稍左二人對立一項有佛光一合十南向再左則殿宇上有羅綱瓔珞中懸寶燈天花四散下有山河大地圖前題記三行云天下兵馬大元帥吳越國王錢俶造此經八萬四千卷捨入西關甎塔永充供養乙亥八月日紀所謂西關者吳越國治在杭州鳳皇山築城凡七十里門十其西關門在雷峰塔下是也圖後標題二行云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

卷尾標題一行云寶篋印陀羅尼經此經版本非一吳興顧氏收得紹興三十年刊本上虞振玉題識之此卷寫刻甚古在天水開基之世是宋版書之最早者紙以大輅椎輪稍欠精細其字句校今金陵刻經處重刊龍藏興字函本多有不合除知經前序品按寶祐咸淳臨安志西湖遊覽志湖山便覽淨慈寺志西河詩話等書雷峰本名回峰回雷雷三字古通宋道士徐立之居此世稱回峰先生可證或云以鄉人雷就居此得名非又吳越王妃黃氏於雷峰建塔藏佛螺髻髮名王妃亦名黃妃塔訛為黃妃塔淨慈寺志有吳越王俶建塔碑即係藏髮事語不具錄王重民輕土以佛菩薩心為心奉版歸朝俾江浙人民不罹鋒鏑之禍保全生命不能以數目計而自宋迄今錢氏食德無罔替子孫貴盛無倫孰謂天道往復有或爽哉彼不度量德力焦土殘民圖一己之榮枯者安能逮此雷峰千古可以知所擇矣

禪林類聚二十卷 續藏經本

元道泰智境等集道泰智境皆揚州路天寧萬壽禪寺善俊和尚之門人道泰居揚州雍熙禪寺智境為天寧寺首座先是善俊和尚有見於佛祖之機緣枯淡散見語錄中卻帙浩繁尋檢為艱深以為慨乃囑二人自五燈會元諸祖語錄之中採集機緣語要定其前後次第各以事實標目分共四一百二類成二十卷卷一各類為帝王宰臣儒士卷二為佛祖法身佛像卷三為伽藍殿堂塔廟丈室門戶橋路附井卷四為祖教問法卷五為說法禪定悟道大道卷六為示眾勘辨棒喝卷七為圓相對機主家風卷八為經教看經講經論議祖偈卷九為姓名頭首知事侍者法屬尼女行童卷十為人境心眼肢體真像卷十一為住山附開堂庵居戒律附出家參學禮拜省覲卷十二為遊山附辭送馳書緣化應化神異因果沐浴偃息卷十三為問疾醫卜藥餌遷化追忌卷十四為歲時節結日月風雲雨雪水火卷十五為衣缽服飾附把針鞋韈珍笠琴碁書簾帳舟楫卷十六為法器拄拂數珠缽錫杖笠鏡扇卷十七為器用刀劍弓箭卷十八為糧食齋粥餬餅五味茶湯附摘茶蔬菜卷十九為田地草木附竹花菓香燈搬柴薪卷二十為獅子像龍虎牛鹿貓犬

龜魚兔蛇飛走此蓋依所得之事物未嘗各個互相比較而即予以標目者其組織不甚精密然包羅宏富有志佛祖機緣者得此亦足矣

施食通覽一卷 續藏經本

宋宗曉編宗曉有樂邦文類該書已著錄此書之作蓋見於法食之施利益廣大而施食之法修行者多至其由來知之者少遂披閱教典悉抄錄有關施食之事上自經律數以迄近世諸師輔贊之文武加持靈驗之事例實即有關施食之文獻集也其文凡三十有三即佛說救面然餓鬼陀羅尼神呪經佛說施甘露水陀羅尼呪佛說救拔焰口陀羅尼經序（尊遵式）佛說救拔焰口餓鬼陀羅尼經佛化曠野鬼神像佛化鬼子母像比丘乞食分施鬼畜受食呪願偈二章（惠思）觀心食法（智顗）出生圖紀（智圓）施食正名（遵式）施食法（遵式）施食文（遵式）施食法式（遵式）施食觀想（遵式）改祭修齋決疑頌并序（遵式）施食須知（仁岳）施餓鬼食文（蘇軾）施食放生文（陳舜俞）崔伯易施食感應（夷堅志）士大夫施食文（史浩）水陸大齋靈跡記（楊鍔）水陸緣起（宗賾）水陸法像贊一十六首（蘇軾）修水陸薦枯骨疏（蘇軾）初入道場敘建水陸意（楊鍔水陸儀）水陸齋儀文後序（同前）斛前召請啟白文歐陽文忠公宿採石聞鬼聲佛印禪御加持水陸感驗誦破地獄偈感驗

誦破地獄咒感驗諸文皆是也最後有開封上菴林師文之開禧乙丑跋述閱讀本書後敬信之忱乃捐家資刊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神鼎洪諲禪師語錄一卷（續藏經本）

宋洪諲語洪諲襄水扈氏子自遊方一衲以度寒暑清苦自甘嘗興教者宿至襄沔間說破論僧後返長沙隱於衡嶽三生藏後應湘陰豪貴之請居神鼎山十年乃成叢林神鼎嗣首山省念為南岳下九世而潭州神鼎山第一世也以天聖元年（或作二年）示寂壽七十有八本書所收者為其神鼎山開堂語要小參舉古應機揀辨並偈頌二十三首神鼎常上堂云洞山曰貪瞋癡太無知賴我今朝識得伊行便打坐便槌分付心王子細推無量劫來不解脫問汝三人知不知此可見神鼎之宗風且其與汾陽善昭禪師同師首山省念故如法眷時有唱和書中因收有拄杖頌也

淨土疑辯一卷（大正藏本）

明袾宏述。袾宏即蓮池大師，又称為雲棲大師者也。著有雜錄、竹窗三筆等，已著錄。袾宏常以念佛一门橫截生死，普攝三根，於是單提淨土，著阿弥陀経疏鈔十餘萬言。生平对於淨土主張禪淨歸一，故上皇太后偈有云：衆生真慧性，皆以雜念昏。修慧之要门，但一心念佛。念極心清淨，心淨土亦淨。蓮臺最上品，於中而受生。本編之作，亦本其主張，而為即禪即淨之淨土教要旨，所務向难答辯也。故曰：如中峰（明本）大師道：禪者淨土之禪，淨土者禪之淨土，而修之者必貴一门深入。此數語尤為世不易之定論也。又曰：此淨土法门，似浅而深，似近而遠，似难而易，似易而难。他日汝當自知。全書僅七百八十九字，並頗可藉此全見雲棲之教風。本書卷首有豫章居士徽休陳所蘊之序，卷尾復有其跋，乃為書付梓時鼓吹流通而作也。

雪菴從瑾禪師頌古一卷（續藏経本）

宋雪菴從瑾禪師撰。從瑾，永嘉楠溪人，俗姓鄭，礼普安院子回落髮，謁心聞賁於瑞巖。一日入室，賁舉紅爐片雪問，從瑾擬答，忽領旨，留侍三年。入閩見佛智於西禪，令賁主江心，從瑾歸省，命充維那。嘗呈偈曰：一喝分賓主，依然又眼花，倒翻筋斗去，踏殺死蝦蟆。（是年住鄮下十六）以慶元六年七月二十三日索浴更衣，書偈投筆而寂，寿八十四，臘七十。本編所收禪師頌古凡三十八則，始於女子出定，終於黃龍三関、倩女離魂等公案，古則皆為頌出，舉揚宗乘，故從瑾亦一代禪匠也。並據覺浪所著禪燈正宗所載，道為淨嗣，亦同名同號，此頗足使觀者心滋駭惑，不可不先為辨別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薦福承古禪師語錄一卷 續藏經本

宋承古語文智編承古西州人操行高潔冥虛明參大光敬玄禪師乃曰祇是箇草裏漢遂參福嚴雅和尚又曰祇是箇脫灑衲僧後覽雲門語忽然發悟自此韜藏不求名聞棲止雲居弘覺禪師塔所四方學者奔湊因稱古塔主也景祐四年范仲淹出守鄱陽聞其道德請居薦福開闡宗風是為雲門二世青原下七世也以仁宗慶曆五年示寂有辭世偈本編所收者有薦福上堂語要小參語要並偈頌數首又附有五燈嚴統第十五卷薦福承古禪師語要石門文字禪第二十六卷題古塔主論三玄三要法門由嗣法門人文智編錄成書及宋哲宗紹興四年中秋日靈原惟清禪師為本書鏤板撰序文收於卷首因行於世焉

禪林疏語考證四卷 續藏經本

明元賢集超然注本書共分四卷卷一之內有新典門乃關於年分行事佛菩薩日等凡收諸疏二十一項目二十一篇又有修因門乃關於諸種法會凡收十六項目二十二篇卷二之內有弭災門乃關於消災之疏語凡收十七項目十九篇有祈恩門乃有關於祈啟之疏語凡收三十項目三十二篇卷三有薦悼門乃關於諸種葬送忌日等疏語凡收三十六項目五十一篇卷四乃附錄大藏恭閱八項十三篇及道場各聯又有續錄之先帝遐昇修懺之上表上佛號仁王護國經疏中元普度疏所謂考證者乃就此等各篇之字句加以考證註釋誠禪林疏語之好資料也初唐宋之間疏語設有專司選才學兼優者充其職異常重視也爾後斯道大衰陋文腐語互相因襲元賢禪師於修道之暇曾充是任凡三十餘年始成是帙超然道果和尚復注釋其語句典據意義其列次一依禪林疏語遂成學人必讀之書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石菴玿禪師語要一卷 續藏經本

宋石菴知玿語知玿福州東禪思嶽禪師弟子在白雲山一住十年六十歲時應福州鼓山之請舉揚大慧下宗風（思嶽為大慧弟子）故知玿實為南嶽下十七世宗匠也本書所收乃其居白雲山及鼓山上堂小參之語要其受鼓山之請辭眾上堂語云壁土誅茅作佛宮栽田博飯與君同夢中十載因緣盡又拄烏藤過別峯臨岐一別如何說此去平分江上月千里同風事宛然雲山離別何曾別別不別鷺鷥如入寒江雪下遠眾慈伏維珍重又上堂語有云語是謗默是誑不語不默轉增虛妄喝一喝春風吹落桃李華淡煙疏語籠青嶂此可以見知玿門風為何如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葉縣歸省禪師語錄一卷 續藏經本

宋葉縣歸省述智親重編歸省冀州賈氏子弱冠依易州保壽院出家受具後遊方參首山省念為汝州首山之第一世歸省更為其門下宗匠居汝州葉縣廣教院是為南嶽下第九世本語錄所收者始開堂語次上堂語要點檢門下學人之力量廣教勘辨語又有與首山之偈頌及示學人偈頌與真贊等數十首偈頌中收有木魚歌手巾十頌生日十頌等其所注意之問題為宗門風故曰此宗門中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殺人須得殺人刀活人須得活人句作麼生是殺人刀活人句道得底出來對眾道看若道不得即孤負平生珍重又曰廣教無門風縱橫處處通大地紅塵起失却主人翁此足以見其氣度矣

雪峯東山和尚語錄一卷 續藏經本

宋雪峯慧空語慧弼編慧空福州陳氏子十四圓頂即遊諸方徧謁諸老晚契悟於草堂紹興癸酉開法福州雪峰東山以紹興二十八年卒春秋六十有三此中收其上堂語小參語其上堂語最為警切促人反省如曰從前推挽不出而今出從前有院不住而今住從前嫌佛不做而今做從前嫌法不說而今說出不出住不住即且置敢問諸人做底是甚麼佛空佛耶燃燈佛耶釋迦佛耶彌勒佛耶說底又是甚麼法根本法耶無生法耶世間法耶出世間法耶衆中莫有道得底麼若道得山僧出世事畢如或未然逢人不得錯舉喝一喝下座此寥寥數語最足促人返求其本來面目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四十卷 續藏經本

宋法應集元普會續集法應孝宗時江南池州府報恩光孝禪寺沙門號曰寶鑑大師普會錢塘紹興路天衣萬壽禪寺沙門也先是法應和尚南遊訪道徧歷三十餘載之久採摭佛祖之機緣得三百二十五則頌二千一百首宗師一百二十二人皆示佛祖不傳之妙旨臨機直指之機緣人之本來面目頗時可以徹見最便於學者也是書有淳熙二年十二月八日法應自序又有淳熙六年十一月開國侯張掄之序後世亂板毀又以後宗匠之機緣頌古尚有闕略於是普會和尚續法應之所編纂隨見隨錄積二十四年加機緣四百九十三則頌古三千五十首宗師四百二十六人法應原題曰禪宗頌古聯珠集此則更題曰禪宗頌古聯珠通集是書卷一揭諸序並品目卷二卷三乃佛菩薩之機緣卷四乃菩薩機緣之餘及大乘諸經之偈自卷六以下至卷四十為祖師機緣始西天東土諸祖以至於南岳下二十世青原下十世諸宗師之機緣頌古蒐羅宏富樞識參禪學人絕好借鏡之資料也有元延祐四年九月九日杭州靈隱之淳朋和尚跋五年六月徑山虛谷希陵禪師題語及普會之自序並馮子振之序又有至治元年春天童山雲外雲岫禪師之題語並付梓焉

禪林寶訓拈頌一卷　續藏經本

清行盛撰超記編行盛號衷莉浙江杭州府錢塘縣武林慧雲寺沙门超記其侍者也行盛見當時禪風日衰真信日微妖魔偏野迂亂之說以自娛々他真風正信將有墜地之勢深為感慨乃蒐集禪林之龜鑑衲僧善行之楷模攝禪林宝訓各條之要凡拈頌四十二祖之德言義之玄旨道破者共七十四首侍者超記和尚編錄门人張文嘉（字仲嘉號淨慧居士）顧如晉同校其頌并乃於各條之下以七言四句頌出其要旨也以順治十一年正月自序本書撰述之緣由而梓行於世蓋見其门人張文嘉等為禪林宝訓合註彌動其性趣遂為此頌也

成唯識論俗詮十卷　續藏經本

明明昱述明昱萬曆時西蜀沙门也為唯識宗掉尾之大家著有二十唯識約意百法明门論贅言觀所緣々論會釋觀所緣緣論釋記因明入正理論直疏三文比量義鈔以及此書此書初有諸師之序跋等次題成唯識俗詮科圖解俗論之科文以後即論文之解釋每卷之首有天親菩薩造頌護法等菩薩造論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明西蜀沙门明昱俗詮等語句各卷之中大別為釋論題造頌人造論人翻譯人及釋論文五科釋論文更三分為宗前敬叙依教廣成釋結施願其用力可謂勤矣惟自唐武宗會昌法難後玄奘弟子窺基等所著之論述一時蕩盡中土遂至失傳明昱既未得寓目故所說頗多乖玄奘本旨此亦環境限人所生之憾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禪林寶訓合註四卷 續藏經本

清張文嘉校張文憲參閱文嘉浙江杭州府錢塘縣武林人字仲嘉師事武林慧林寺袁菊行盛禪師號淨慧居士取宋淨善之重編禪林寶訓及元大建之音義刪其繁蕪增其未備各卷之末附以音切以備學人之用其所以稱為合註者以與其弟程叔共成是業復得張文憲之校閱也順治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袁菊行盛為之序翌年夏日乃自序梓行焉本書撰述正當法道衰微之際觀行盛之序文曰巧佞橫生荊榛肆出間有貨招提而沽勢仗假賄賂而鬻名稱反嗤坦直以世務不閑迺逞偏私以傲遊無忌張文嘉云向使趨炎附勢逐利鑽名或貢高我慢背叛師友破碎大道紊亂先規問其名則巍然知識之稱皆對於目前之情形慨乎其言之故本書之出世有功於世道人心匪淺也

肇論新疏三卷 大正藏本

元文才述文才號仲華清水楊氏子少而穎悟於古今典籍無不精究尤邃於理學好古作善吟咏受具後徧遊講肆盡得賢首之學初隱成紀築室樹松將欲終焉故人稱曰松堂元世祖命主洛陽白馬寺學者奔川赴海聲譽日馳成宗建萬壽聖寺於五臺詔求開山住持時帝師迦羅斯巴薦之帝即鑄金印署為真覺國師總釋源宗兼祐國住持以大德六年九月示寂壽六十有二著有慧燈集懸談詳略及此書此書論題下自記云五臺大萬聖祐國寺開山住持釋源大白馬寺宗主贈邦國公海印開法大師藏經題曰宋代文才蓋誤本書卷上有自序宗本義物不遷論第一不真空論第二卷中有般若無知論第三（有九重問答）劉公致問論書答卷下有涅槃無名論第四文才俱詳為解釋其詞句俱頗懇切明確

心聞曇賁禪師語要一卷 續藏經本

宋心聞曇賁語。曇賁永嘉出家，嗣育王介諶禪師，是為南嶽下十六世。住台州萬年，又在江心演黃龍六世之宗風。國實太守以雪竇命其主之，辭以偈曰：鬧籃方喜得抽頭，退鼓而今打未休，莫把乳峰千尺雪，重來換我一雙眸。本書中收其上堂語要、舉古、並偈讚五首。按曇賁於日本佛教關係甚鉅，蓋曇賁傳雪庵從瑾，從瑾傳虛庵懷敞，懷敞傳明庵榮西，即日本臨濟宗之祖也。心聞曇賁示寂之年代不明，然就此語要中所載觀之，知必在其師介諶示寂之後也。據嘉泰普燈錄卷十三，知介諶寂於紹興十三年五月十三日，然介諶尚於紹興十四年正月十五日撰其師長靈守卓禪師行狀，竊疑十三年為十五年之誤也。則曇賁之示寂當更在紹興十五年之後也。

肇論新疏游刃三卷 續藏經本

宋文才述。文才作肇論新疏已，著錄此，則更釋肇論新疏者也。書分三卷，凡啟二門，初敘論之詮旨，後即釋疏之涵義。初門論證肇論之阿毘達摩，先釋阿毘達摩之名義，次則曰：此論之義本亦佛說，散在方廣，分中論主做經作之至簡至要，以攝第一中道之理，智引攝上根要略之機，此則惟在成立佛說與摩訶衍中之甚深理性平等一乘相，免故亦得阿毘達摩聖教之攝。次則舉小乘論之名曰：然論通大小，此論唯大，大通權實，唯實非權，五教之中唯一乘終教之攝，理實無礙之宗，在五宗之中。何以故？四論之中皆辯非有非無中道之理，以是之故。又引論中之文，謂其亦兼權說，更引證起信之真如門義之論斷頻敘之分與科判云：論之始終極一乘之窮測，盡性理之精深，雅包有空，開示權實，於是昭示四論之奧義，又歎美其文。後門則隨釋疏義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誰菴了演禪師語要一卷 續藏經本

宋誰菴了演語。了演，徑山大慧宗杲禪師之法嗣，乃南嶽下十六世之宗匠也。住臨安府靈隱寺。誰菴進山之時，宣揚宗風，故其上堂云：面門撥破天地懸殊，打透牢關白雲萬里，饒伊兩頭坐斷，別有轉身，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喝一喝，下座。此可見其提撕情形之一斑矣。本書所收有其上堂語要數十條，又有芭蕉拄杖子、趙州狗子等頌古示學人之偈頌、秉炬、入塔等數首。按大慧門下雖徒眾繁多，然以教忠彌光、西禪鼎需、東林道行、育王德光聲勢最盛，而了演之名則稱之者寡，蓋為大慧門下次重要之人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淨土救生船詩一卷 續藏經本

清寬量集。寬量，光緒時人，名源海，居南山六通蘭若。此所為詩集與他人所為詩集不同，乃修行淨土有得，純自心中發出之語。觀其自序有云：甲午之秋，再務南山六通蘭若，影不出山，立願敬寫華嚴經，功圓回向，滋潤蓮根，永固於是，頓忘塵見，既竭心思，得淨土詩凡四十八篇，廣搜博採各種經論，於神會中默相孚契符合淨土者，彙纂注解，目之曰淨土救生船。故詩中所詠，概為有關淨土之事，或言佛身佛土，問題提唱事理一心之旨，或持信願行三者並重之論，或敦詠持戒之得、犯戒之失，以及戒淫勸孝諸事，皆言詞懇切。如曰：尸羅嚴淨自操持，證入菩提戒為基，受者固多依者少，犯入地獄墮無疑。此詠持戒及犯戒也。又曰：從來淫泆罪如山，失卻人身萬劫難，綺語邪言須切戒，一生清淨自心安。此歌戒淫之事也。又曰：人間善事孝為先，割愛辭親最可憐，罔極深恩還未報，椿萱共渡救生船。此歌孝親之事也。彼雖自言由佛教得悟，而實則糅合佛儒兩家之思想矣。卷首有曲園居士俞樾之序及自序，觀記題辭云。

千松筆記一卷 續藏經本

明大韶述。大韶崇禎時沙门，住辨山千松禪院。本書收其文凡五篇，即千松筆記、禪宗合論、楞嚴擊節、金剛正眼、雜錄等。總題曰千松筆記。卷首千松筆記序有云：觀釋迦老子四十九年利生之談，把一片肝腸打迭得乾乾淨淨，以應羣機（中略）。釋迦老子一生活計不厭之談，示於衆生，不可於說字上更下注脚。為心佛可也。千松筆記中有云：諦觀如來千古之雄文，如觀如來千古之心。又云：文以表心，心為文顯，世人唯以文字而求心，孰知心露皆為文字。又云：皆如來一智而流出十二分教，以十二分教會歸於一心，其於一心之法门參禪，可謂盡致矣。書以崇禎二年八月成，惟續藏本缺金剛正眼，且闕於雜錄，又與明刊本不同，是則當取二本互相參照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痴絶道冲禪師語錄二卷 續藏經本

宋道冲語，智沂編。道冲，武信長江荀氏子。少資性絶人，稍長以進士業應詔不第，遂出家遊歷，講肆習經論。紹熙壬子出峽，迴翔荊楚間，時曹源生出世妙果，道冲造見，聆入门語有省。後以偈辞，遊浙，初應嘉禾光孝，道聞於朝，忠獻衛王以堂帖除蔣山。嘉熙己亥，曹豳帥閩，以鼓山來聘，未行，雪峰勝下，領事半年，而天童詔下，衆集如海，育王虛席，攝住持事，往來兩山，後遷徑山。以淳祐十年示寂，壽八十有二，是為南岳下十九世宗匠者也。乃侍者智沂等編錄。卷首乃南宋淳祐十一年五月五日木石之序。卷上一為癡絶五十一歲宋寧宗嘉定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入嘉興府報恩光孝禪寺語錄（智沂編），二為建康府蔣山太平興國禪寺語錄（悟開等編），三為雪峰崇聖禪寺語錄，四為七十一歲理宗嘉熙三年十月三日入慶元府天童景德禪寺語錄，五為七十六歲淳祐四年七月十四日入臨安府景德靈隱禪寺語錄，六為平江府覺城山法華禪寺開山語錄，七為八十一歲淳祐九年十月二十九日入臨安府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語錄，八為普說，九為法語，十為讚偈頌。卷下十一為普說（行彌紹甄編），十二為示學人法語（智圓元省元樞編），復附

有一、示寂前數日自撰之龕銘、二淳祐十二年六月朔趙若琚所撰徑山癡絕禪師行狀、三爛翁（即趙若琚）之二絕及秀野閑人徐敏子一頌、四寶祐二年四月八日枯山良傳跋、五淳祐十一年五月既望顔沈勳跋、六同年中伏日趙以夫跋、更有補遺、乃日本寶永六年木活本中補入讚偈頌十數首及自讚出中蒐錄諸尊宿關於癡絕之語句也。

廣智全悟禪師語錄四卷　續藏經本

元笑隱大訢語、門人延俊等編。大訢、九江義門陳氏子、參晦機元熙、熙一見器重、命掌記室、後經機震威一喝、渙然冰釋、天歷元年、文宗以潛邸為大龍翔集慶寺、高集名德開山、訢首膺其選、賜號廣智全悟大禪師、復驛召赴闕、見上奎章閣、賜坐咨問法要。及順帝御極、待益隆、後以老病求退、優詔不許、敕外臺護視、俟安居終老、以至正四年甲申五月二十二日示寂、著有禪林清規、蒲室集行世、是為南岳下二十世宗匠也。本書卷首有清順治十年十二月望日福徵槜李道一居士所撰笑隱訢禪師語錄序、卷一為元至大四年八月一日笑隱二十八歲自湖州路淨慈寺應請入湖州路烏回禪寺語錄、門人廷俊等編、延祐七年四月二十三日三十[redacted]七歲入杭州路禪宗大報國寺語錄、門人慧曇等編、以及泰定二年十月十七日四十二歲入中天竺禪寺語錄、門人中孚等編、卷二為天曆二年二月三日四十六歲奉聖旨入大龍翔集慶寺語錄、門人崇裕等編、卷三為真贊四十七、偈頌五十六、銘三、卷四為月江和尚語錄序、諸道歌序、大悲經咒序、定山和尚語錄序、以及題寶公菩薩大贊後、題古智和尚語錄題、中峰和尚語錄等、凡題跋二十三篇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別峰祖珍禪師語要一卷　續藏經本

宋別峰祖珍語。祖珍興化林氏子，出家師事佛心本才禪師，是爲南嶽下十五世，續黃龍下四世法統者也。住福州鼓山，宣揚黃龍家風。是編亦名法石和尚語要，本編所收者爲祖珍於鼓山、崇福、承天等上堂示衆之語要。立地成佛之香語，嘗曰：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又曰：佛不遠人，即心而證，法無所著，觸境皆如。又曰：尋牛須訪跡，學道貴無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豎起拂子曰：這箇是跡，牛在甚麼處？直饒見得頭角分明，鼻孔也在法石手裏。蓋自黃龍慧南傳晦堂祖心，祖心傳靈源惟清，惟清傳上封本才，本才傳以傳祖珍，此語確爲其一派正傳之佛法也。

無見先覩禪師語錄二卷　續藏經本

元先覩語，智度等編。先覩字無見，台州仙居葉氏子，從郡之天寧寺古田垕和尚薙髮，參天封之藏叟珍、瑞巖之方山寶禪師等，居華頂山，有首一坐四十年，得方山之法，接化四衆，賜號妙明真覺禪師。以元統二年五月二日示寂，壽七十，臘五十，是爲南岳下二十世宗匠。本書乃其法嗣處州福林禪院智度等編，卷首有元至元十七年二月黃溍（義烏人，字晉卿，延祐進士，歷任婺州判官，所至有治績，累擢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致仕卒，謚文獻）序。卷上有示衆、小參、法語、頌古、真贊，卷下有偈頌、山居詩、題跋、臨終遺誡、辭世偈等，附有天台山景德國清禪寺佛真文懿大師夢堂曇噩和尚所撰之無見先覩附和尚塔銘、法弟天台山萬年寺了達和尚之題語、無見示寂元統二年八月徑山元叟行端禪師之跋。是本乃依三百年後清順治十一年九月鴛湖妙用禪師之法嗣嘉興金明寺介菴悟進禪師之本重刊，又附有李道一居士之序也。

竹庵草錄一卷 續藏住本

宋可觀撰。可觀字宜翁，華亭戚氏子。年十六具戒，依南屏精微師，聞車溪聲振江浙，負笈從之。建炎初，主嘉禾壽聖。遷當湖。乾道七年，丞相魏杞出鎮姑蘇，請主北禪。淳熙七年，皇子魏王牧四明，請主延慶。時已八十九歲，不二載復歸當湖竹庵。九年二月十九無疾而逝，壽九十一。可觀五住當湖，皆退隱於竹庵，因以為目焉。是書所錄者凡十六項目：一金剛經義、二自答散出十問、三大教唯心、四法華開權、五止觀揀境、六普賢觀十種境界、七議十法界十如是、八本立教意、九三藏教名、十小本彌陀經五章、十一勸修西方說、十二諸宗立祖、十三受菩薩大戒請師。以上十三項目，乃先成者，又附三項目：即一跋六即頌、二經體統要、三金剛經三果正名。此十六項目皆為自大乘經中所取之重要問題，及天台教學上之問題，而以己見解述之。蓋隨得隨錄，非經精密之整理，故以草錄為名也。

傳授三壇弘戒法儀三卷 續藏經本

明法藏撰，清超遠楨錄。法藏字漢月，無錫蘇氏子。初隱於海虞三峰，掩百日不語，死關聞折竹聲忽然大徹。然是時尚未有師也，嗣頗以為師自悟為嫌，乃往謁天童，一見相契，命為首座。厥後以見解與師不同，為圓悟所斥，然其門人材眾多，故世人或稱三峰。以崇禎八年示寂。本書撰於天啟三年，乃在弘戒法儀中傳授沙彌十戒法、比丘戒法、菩薩戒法三壇正文。後至有清康熙二十七年，蟠龍禪寺比丘超遠方為楨錄，書終略述云：如戒本乃受戒之際，有關授者受者之言作法之事也。此戒本唯三壇受戒之正文，其餘之羯磨教授尊證開導諸師諸般佛事，皆依弘戒法儀之作法，觀其眾之多寡，期之長短，院之大小，時之否泰，隨宜用之，茲不重錄。而三壇受戒證明之事，有華藏世界清淨法身毘盧舍那世尊、圓滿法身盧舍那世尊、千百億化身本師釋迦牟尼世尊，大小二乘毗尼律藏五篇三聚解脫木叉、三藏十二分經、權實寶典、離欲真淨甚深法寶，南無大方廣佛華嚴經，謹運一心歸命頂禮觀音、勢至、文殊、普賢、善才童子、龍女、真宰、華嚴海眾諸大菩薩，律藏會上優波離尊者，西天東土歷代諸師，終南山中諸大律師，慧山清泉堂上元白諸和尚，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華山隆昌堂上見月大和尚（即讀體）浮山華嚴堂上文弱大和尚戀光照、攝證明受戒華嚴會上寄位於天臨降戒壇精嚴擁護、存於弘戒法儀之文、且準於傳戒正範之形式、並其中頗有與南山作法相反者、此亦讀者所不可不知者也、

竹原元菴語要一卷 續藏經本

宋竹原宗原語、宗原建寧府連氏子、久依大慧宗杲、分座西禪、丞相張公浚帥三山、以數院迎之、不就、歸舊里結茆、號衆妙園、宿衲士夫、交請開法、本編所錄、乃應劉師誠鄭居士徐君等請益之普說、或示衆語要、以及達磨五祖大慧之贊、並定上座入塔之佛事語等、按宗元為楊岐派下大慧宗杲法嗣、南岳下十六世宗匠、乃看話禪之提倡者、與曹洞家鼓吹默照禪之天童正覺禪師並稱、在大慧下機鋒極為辛辣、故其提撕學者謂參學者須信得及、始預參學之分、若信不及、徒費精神、終無所益也、其最懇切之語有云、大抵煩惱即菩提、無明便是生死根本、未達斯理、且須看箇話頭純熟、自然開悟、生死到來卻得力、故要理會此事、但向日用應緣行住坐臥、當將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話作一句舉看、又言這一些子恰如撞著殺人漢相似、你若不殺了他、他便殺了你、皆足促人勇猛精進者也、

武庵師體禪師語要一卷　續藏經本

宋武庵師體語、師體台州黃巖羅氏子、出家師妙智院守威、嗣此庵景元、演法鎮江府焦山、是為南岳下十六世、楊歧第六世也、淳熙六年己亥八月朔示微疾、染翰別郡守曾公、逮夜半書偈辭眾曰、鐵樹開花、雄雞生卵、七十二年、搖籃繩斷、擲筆示寂、可知其生年必在大觀二年戊子也、本書所輯者乃上堂示眾語要、頌古、佛祖贊等、其示眾語有云、目擊泄天機、梅天散花雨、稽首毗盧師、和南法身主、風光遍大千、捏在毫端聚、此與其示學者頌、依稀苕帚柄、髣髴赤斑蛇、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識爺、之語皆同一方式、其用文字之處、非門內人不易領略其味道也、

南山祖師禮讚文一卷　續藏經本

宋允堪撰、允堪錢塘人、未詳其姓氏、幼從天台崇教慧思祝髮、學無不通、專精律部、續南山宗、仁宗慶曆二年建戒壇於杭之昭慶寺、自茲以後、復依律建壇、蘇之開元、秀之精嚴、姑宏度法會、傳戒度僧、晚歲退居西湖菩提寺、撰會正記以釋南山律鈔、辯論精詳、更著十二部經法門贊序諸文、於是律宗稱中興焉、以嘉祐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寂於昭慶、建塔於菩提、仁宗賜號曰真悟大師、徽宗崇寧元年更謚智圓大師、本書所收有允堪及淨覺仁岳所撰之南山大師禮讚文與集南山禮讚文、本書之分部、先歎德、次奉請、次頂禮、頂禮分十段、一隋文治世京華降誕時、身二日嚴精舍棄家入道時、身三靈壇求戒預祈冥感時、身四京畿請業聽尋律藏時、身五紵麻蘭若操觚撰鈔時、身六九旬精進行般舟三昧時、身七西明行道天神捧足時、身八龍天依奉講楞伽授戒時、身九京南澧福築壇弘法時、十功成示寂往生兜率時、身頂禮之後、為懺悔、次勸請、次隨喜、次迴向、次發願、二人所撰之文各部之目相同、惟十段則異、此所舉者乃允堪之作也、後有元照之跋語、乃批評本書者也、

終南家業六卷 續藏經本

宋守一述、行枝輯、守一號鐵為、師事如庵了宏、是為律宗第十九祖、[illegible]北宋末有元照律師將南山律師之三大部悉為作注、推明南山元意、而上合於佛制、守一引伸其義為短篇文多種、門人行枝集錄為此書、凡文二十篇、一教觀撮要、二三觀廬露、三答日本芿法師教觀諸問、四重受戒𢽾、五戒體正義直言、六四諍要論、七衣制移言、八論分部、九論僧體、十科釋雜心論出三有對文、十一受緣重開、十二論心用雙持犯結制罪、十三辯二止并八九名義、十四重釋事鈔持犯篇通塞文、十五重答歐師塵想問、十六析並夢庵持犯四難、十七徵顯定道二戒、十八略辨正用相從、十九略議第七非律、二十辨略教結犯、各篇並作之年代、上起嘉定六年、下訖淳祐二年、至十二年之後、復有上翁妙蓮亦出於如菴了宏、作遣析負辨以攻擊本書、蓋二人互爭宗義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十牛圖頌一卷 續藏經本

宋師遠撰、師遠合川魯氏子、出家嗣大隨元靜禪師、住常德府梁山、是為南岳下十六世楊歧派五世也、本編之作、乃依以前清居禪師所作牧牛圖、賦十頌、十牛者、一尋牛、二見跡、三見牛、四得牛、五牧牛、六騎牛歸家、七忘牛存人、八人牛俱忘、九返本還源、十入鄽垂手、此乃以牛為喻、言修身證道以及心事修鍊之次第也、故以尋牛為第一門、共牛尋得之後、即下化衆生之事、入市鄽垂慈悲救濟之佛手、而修道之本旨遂矣、此十牛各賦一頌、編後又採錄慶元府天童山所用淨全禪師之法嗣杭州靈隱石鼓希夷禪師之和頌、並南康軍雲居之蓮菴德會禪師之法嗣著松壞衲之大璉禪師和頌、其涵義皆可互相發明者也

十牛圖頌一卷　續藏經本

明胡文煥撰。文煥，錢塘人，字德甫，號全菴，一號抱琴居士，有文會堂琴譜、古器具名、格致叢書、詩學彙選諸書。是書之作，乃因參究十牛圖多年始告成功者也。按明代十牛圖與宋代不同。宋代之十牛圖已見前。明代之十牛，始於蓮池大師作圖，普明禪師作頌。其次第：一未牧，乃未經牧養之時；二初調，乃初穿鼻之時；三受制，乃受制於牧童；四迴首，乃曉得轉頭之時；五馴伏，乃性漸順習之事；六無礙，已至無拘無束之田地；七任運，乃任意運動無不適宜也；八相忘，乃牛與牧童兩下相忘，不識不知之境界也；九獨照，乃不知牛之所在，止餘牧童也；十雙泯，乃牛不見人，人不見牛，彼此渾化，了無查滓也。文煥撰成，彙刻禪宗十牛圖序，復次序此頌，附以雲菴之和頌，終以偃墳國王賓頭盧尊者說黑白二鼠之譬喻，譚而為之頌。此十種境地，誠修心證道所必需，資為借境者也。

空叟宗印禪師語要一卷　續藏經本

宋空叟宗印述。宗印，西蜀人，出家事佛照德光禪師，是為南嶽下十七世楊岐派第七世也。常住慶元府育王寺。本書收其上堂語要二十四條，頌古一條。其上堂提撕懇切之語，為大道坦然，離名離相，剗除則失旨，建立則乖宗，從上佛祖古今知識，機鋒大用，盡是閑空鎖夢，過犯彌天。印上座裂破面皮，還免得麼？良久拍禪牀曰：不入驚人浪，難逢稱意魚。按空叟宗印乃大慧宗杲禪師再傳弟子，大慧之下育王德光之門，有靈隱之善、北礀居簡、徑山之妙琰、無際了派、大日能仁等，與空叟宗印為法兄弟。然靈隱之善、北礀居簡二人，復各自分派，似其聲振較空叟為勝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聞福道寧禪師語錄二卷　續藏經本

宋道寧語、善果編。道寧，歙溪汪氏子，壯為道人，於崇果寺執浴。一日將濯足，偶誦金剛經至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遂忘所知，忽垂足沸湯中，豁明己見。後祝髮蔣山，依雪竇老宿禪師，踰一年，偏歷叢林參諸名宿，晚至白蓮，聞五祖小參舉忠國師古佛淨瓶、趙州狗子無佛性話，頓徹法源。大觀中，潭帥席公震請住開福報慈禪寺，衲子景從。以政和三年十一月四日示寂。本編乃道寧住開福五星霜之語錄，法嗣大溈山月菴善果和尚所編纂也。其上下二卷中所收，乃上堂示眾之法語偈頌及末後之遺誡。卷末有其同门佛國圜悟克勤禪師之跋文，及南宋孝宗淳熙六年結制日南康雲居山真如禪院法孫祖澄自閩中鏤版重刊流通所識題語。按道寧居五祖法演门下，聲勢雖不如三佛之大，然五傳之後乃至[illegible]覺心，其法大行日本，則流行亦甚廣也。

鼓山神晏禪師語錄一卷　續藏經本

唐鼓山神晏述。神晏，大梁李氏子，幼惡葷羶，樂聞鐘梵。年十二時，有白氣數道騰於所居屋壁，師題壁曰：白道從茲速改張，休來顯現作妖祥，定祛邪行歸真見，必得超凡入聖鄉。題罷氣即隨滅。年甫志學，遘疾甚亟，夢神人與藥，覺而頓愈。明年又夢梵僧告曰：出家時至矣。遂依衛州白鹿山規禪師披削，嵩嶽受具。謂同學曰：古德云白四羯磨後全体戒定慧，豈準繩而可拘也。於是杖錫徧扣禪關，後造雪峰，豁朗玄符契。一日參雪峰，義存審其懸解，撫而印之。繼以閩帥常詢法要，創鼓山禪苑，請其舉揚宗旨。本編別稱興聖國師玄要廣集，所收者有上堂語要數則、師勘僧語、審問諸院老宿語、前後帝王問訊語、偈頌七首，並宋太祖乾德三年五月十日紹文之興聖國師玄要廣集序，以及南宋高宗紹興八年三月晦日鼓山士珪撰成之書鼓山國師玄要廣集後，乃記守賾、僧珽重刊小本以流通之緣由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希叟紹曇禪師語錄一卷　續藏經本

宋希叟紹曇語、自悟等編。紹曇字希叟，西蜀人，出家事侄山師範，住慶元府雪竇，是爲南嶽下第二十世。本書之編次，首有元至元元年進士趙孟何序，次有四会語錄，即南宋理宗淳祐九年正月八日慶元府天台之佛隴山奉勅進山上堂示衆語要，侍者自悟等編纂。南宋理宗景定元年六月九日應夢名山雪竇資聖禪寺入寺語要，侍者普和、惠润、希革編纂。南宋度宗咸淳五年三月三日慶元府瑞巖山開山禪寺特府帖入寺語要，侍者弥紹、道信、宗寿、道孚編纂。復有法語三、佛祖贊十七、偈頌三十一、小佛事十。後附有元世祖至元元年八月雪竇居敬之跋。按希叟之聲名在中國不如在日本之高，日本僧白雲慧曉禪師在中國時曾受其鉗鎚，歸國之後，印施其語錄，影響日本法界頗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希叟紹曇禪師廣錄七卷　續藏經本

宋希叟紹曇語、法澄等編。已著錄。本書雖亦有四会語錄，然其內容與編者校之語錄，頗有出入之處也。其編次第一爲南宋理宗淳祐九年正月八日慶元府天台之佛隴山進山語要，侍者法澄編；第二爲景定元年六月九日平江府法華禪寺進山語錄，侍者了舜編；第三爲景定五年四月八日慶元府應夢名山雪竇資聖禪寺進山語錄，侍者普和、希革、了舜、惠润共編；第四爲南宋度宗咸淳五年三月三日慶元府瑞巖山開善崇慶禪寺進山語錄，侍者彌紹、道孚、崇寿共編。此四会語錄分配於前三卷之中。第四卷有小參、語要、法語、序說。第五卷爲拈古並頌。第六卷爲經錄之題跋及偈頌。第七卷爲題詩及贊、小佛事之香語。本編之內容頗豐富於語錄也。

御製逍遥詠十一卷 縮刷大藏經本

宋太宗御撰。按佛祖統紀諸書，至道二年，詔以御製秘藏詮二十卷、緣識五卷、逍遥詠十卷，命兩街箋注，入大藏頒行。考此書在縮藏中收入護教部，卷一至卷五為五言，卷六至卷十為七言，卷十一為詞賦。其分卷與佛祖統紀所言小異。其取逍遥二字為名者，言遊心於悠悠虛無之道，用莊子逍遥遊之義，而出之以吟詠也。其內容乃假儒學老莊之言，以說佛教之理也。蓋有宋之世，三教一致之論漸起，佛教徒註儒書及老莊，以謀務揮其旨者，數見不鮮，而當時理學家雖以排佛為名，實則襲禪宗心性之學，故此書亦時代之產物也。藏六秀師稱此書曰：秀嘗恭覽秘藏詮等三文，知旨義與契經相為表裏，所謂現在佛以梵王帝釋身，稱性而說法也。其贊美可謂至極矣。

月江正印禪師語錄三卷 續藏經本

元月江正印語，门人居簡、妙心、大機等編。正印，寧波慈水劉氏子，年十三，禮月溪受業，後參徑山淨伏，機緣相契，蒙印可，赴育王，是為南嶽下二十二世。至正間，奉旨金山建水陸大会，命師陞座說法，特降御香、綵緞。晚年庵居，榜曰松月，自號松月翁。本書集其所住各山之語，有碧雲禪寺、瀫山禪寺、南禪興國禪寺、何山宣化禪寺、道場禪寺、育王廣利禪寺，凡六處之上堂、小參語，由门人集於一起，皆在上卷。至中卷、下卷則為拈古、頌古、普說、法語、讚偈、頌等。後日本僧清拙正澄等來中國，為之序跋，極為推許，稱之為參禪一指南書云。

徑中徑又徑四卷　續藏經本

清張師誠撰。師誠，歸安人，字心友，號蘭渚，乾隆進士，累官福建巡撫、署閩浙總督，平海盜蔡牽，為閩人所頌，終倉場侍郎。師誠歷任以清操自勵，所至輒辦治，有省緣堂全集、拜颺存稿。是書之作，乃於嘉慶十九年擇前賢淨土法論說，又覩周克復淨土晨鐘之刪定改編蓮池大師雲棲祩宏特名一法是為徑路之中徑而又徑語，遂據以為本書之名，並附淨土歌詠及自作數十首而刊行焉。本書卷首有聖祖仁皇帝聖製五燈全書序、世宗憲皇帝御選語錄卷十三序文、高宗純皇帝聖製詩文、仁宗睿皇帝聖製詩、皇上御製趙文敏書中峯和尚淨土詩冊跋，並清宣宗道光五年正月之自序、及清穆宗同治七年四月浙江錢塘許淨中之續序。正文凡四卷，乃蒐集淨土法說，關於起信法、立願法、勵行法諸題。卷一起信法之醒迷門、易行門，卷二起信法之疑誤門、辨魔門、徵驗門，卷三立願法之決定門、廣度門，以及勵行法之精持門、兼觀門，卷四勵行法之斷愛門、飭終門、助行門，附錄為淨土雜詠選錄，即有關淨土之五言古詩、五言律師、七言律詩、七言絕句，以及詞曲之歸元鏡摘要十二時頌等，更收有自作之詩也。

廣照和尚中後四錄一卷　續藏經本

宋瑯琊慧覺語，參學元聚集。慧覺，西洛人，父為衡陽太守，因疾傾喪，師扶櫬歸洛，過澧陽藥山古剎，宛若夙居，緣此出家，遊方參問，得法於汾陽善昭，居滁州瑯琊山，是為南岳下十世。師與雪竇明覺同時唱道，四方皆謂二甘露門，近後淮南遂化，至南宋末尚如在也。本編乃明道間之語，參學門人編錄，凡收上堂語要七十四、外道問佛等拈古五十〇。其教人嘗點出五種病：一不得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二不得孤峯獨宿，三不得張弓架箭，四不得物外出身，五不得滯於生殺，意恐其一處有滯，自成難為。此可見師提撕學人之法矣。

月林師觀禪師語錄一卷 續藏經本

宋月林師觀語侍者法宝等編。師觀俗姓黃，福州侯官人，出家事大洪祖證禪師，是爲南岳十七世、楊岐七世也。其語錄凡八會：一嘉泰元年七月十四日入平江府蠡口聖因禪院語錄（法宝編），在此住山凡四年；二同府承天能仁禪寺語錄（法琇編）；三同府万寿報恩光孝禪寺語錄（慶全編）；四臨安府崇孝顯親禪寺語錄（法清編）；五應李氏特請開創湖州報因佑慈禪寺語錄（有宗編）；六平江府靈巖山崇報禪寺語錄（惟珪編）；七臨安府西湖淨慈庵語錄（道果編）；八示寂地湖州烏回山密巖禪寺語錄（智門惠開編）。此八會語要之外，更有德秀所編之頌古七十七、讚佛祖及自讚十二、小佛事六、偈頌十三。卷末更附陈貴謙撰成之月林師觀祭文，以及南宋嘉定十年四月十三日七十五歲月林示寂後叙禪師身世之塔銘，與敬贊而終之以十月十五日平江府承天寺鉄鞭元部之跋。嘉定十一年正月十五日附有陈貴謙之序而刊行者。

釋門事物紀原初篇二卷 鴻盟社印本

日本大内青巒號曰藹藹居士，鴻盟社長也。本書出版於明治十六年五月，據中教正瀧谷琢宗序云：胡氏校正事物紀原行于世者久矣，其紀事物之原始一千七百六十餘條，而釋門之事不過於三十餘條，故我徒之於此書常有杞芝之思矣。今兹友人藹藹居士編纂本篇，自佛教東漸至於僧史無慮一百則，紀其原始，考證確實。又云：在于本邦者網羅細大，將從遺漏。此一百則之中，有自漢土叙起者，如佛教東漸第壹、佛像第二、經卷第四、註經第五、講經第六之類是也。有自西域叙起之事者，如佛舍利第三、大藏經第七以及十五宗（三論宗、法相宗、俱舍宗并成實宗、律宗、華嚴宗、天台宗、真言宗、淨土宗、臨济宗、曹洞宗、黃蘗宗、真宗日蓮宗、附宗融通念佛宗，自第八至第八指）等是也。總計自漢土叙起者二十四，西域叙起者七十六。蓋叙一創度之源流，不得不自漢土溯其原，而言及實際之事，如天子出家并法皇第十五、皇后皇妃出家第十七、僧徒參内第十九、以年号為寺号等第十六，或為漢土所未有，故不復叙及也。

如淨和尚語錄二卷 大正藏本

宋天童如淨語、侍者文素等編。如淨（字長翁）生而岐嶷、不類常童、長學出世法、參足庵鑑公於雪竇、看庭前柏樹子有省。後住慶元天童、是為青原下十七世、生平凡六坐道場、行腳四十餘年、寂年六十有六。本書凡收其四会語錄、上卷有清涼寺語錄（侍者文素編）、瑞岩寺語錄（侍者妙宗編）、淨慈寺語錄（參學唯敬侍者如玉編）、又淨慈寺語錄（侍者智湖編）、下卷自景德寺語錄（侍者祖日編）、小參、普說、法語（侍者義遠編）、佛祖讚（侍者德霈編）、小佛事（侍者清茂編）、偈頌（侍者德祥編）、卷末有祖泉之後序。按如淨自出世、屢主名剎、敕住天童、為中國曹洞禪之宗匠、又傳日本永平道元、為日本曹洞宗之祖、故如淨為兩國曹洞禪最重要之人物也、

異物志二卷 嶺南叢書本

清曾釗撰。釗字勉士、廣東南海人、按異物志本漢南海楊孚孝元所著書、久經散失、此則釗所輯者也、釗之言曰、隋書經籍志異物志一卷、後漢議郎楊孚撰、交州異物志一卷、楊孚撰、新舊唐書志交州異物志一卷、宋以後史志不著錄、殆亡於宋時、酈水經注引楊氏南裔異物志、藝文類聚引楊孚交阯異物志、初學記引楊孚臨海水土記、而隋志又皆無之、隋志有臨海水土物志、沈瑩撰、非此書、黃泰泉云、太平御覽以南裔作交阯、臨海水土記、後人亦改名異物志、然則三書、蓋流傳稱名之異、非隋時有佚也、考楊孚為漢章帝時議郎、而臨海置于吳太平二年、又續後漢書五行志注、引楊孚董卓傳、據此則議郎歷漢末至吳時尚存、蓋百餘歲人矣、而史志猶稱為漢議郎、其不仕吳可知、粵人著作、見于史志、以議郎為始、而又享大年、秉忠節如此、其遺書烏可任其散佚無傳、爰剌取羣書、以宋為斷、稱楊孚撰者、得若干條、編為一帙、其不著撰名、惟稱異物志者、雖灼知議郎書、亦

別為一帙，坿于後云云。是則此書之第一卷，題曰楊議郎著書者，皆羣書所引，明標孚名者也。第二卷題曰異物志者，皆羣書所引，而未明著孚名者也。又南海伍崇曜跋畧曰，右異物志一卷，南海楊孚孝元撰，國朝曾釗勉士輯。按是書義例，勉士廣文跋語亦已詳，其後沿襲異物志名者，則譙周、薛瑩、孫暢、曹叔數家，羣書引用，必著撰人，惟引先生書，直稱異物志而已。蓋異物志創自先生，惟先生得以專其名，亦見推重之意也。

宣德彝器譜三卷 喜詠軒叢書本

明呂棠奉敕撰。攷明史無工部尚書呂棠傳，僅逮末葉有呂棠，字小村，浙之鄞縣人，以畫翎毛聞於時，當非此書作者。卷末有杭世駿跋云，此明宣德三年工部檔案也。遼陽年中丞希堯從部錄出，以宣宗諭旨中有鑪鼎彝器四字，遂摘用之，係年氏所定，非實事也云云。亦未嘗及作者里居畧歷。按宣德彝器譜錄，除是編外，尚有廿卷本及八卷本，皆互有異同。此編共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載所奉敕諭、工部議物料

諸疏、鑄造鼎鑪黃冊、進彝器表，及乾清宮并分賜諸王鼎彝名目；中卷載乾清坤寧兩宮，及分賜諸王各妃嬪各郊壇祠廟鼎彝名目；下卷則載分賜各衙門及釋道二教，并補鑄褋款鼎彝名目，且於器名之後各系說畧，即所謂三卷本也。三種本數不同，著作人名亦有呂震、呂蒙、呂棠之異，而意旨則大多相近，以理揆之，杭氏之說，未必盡虛，要當確係工部檔案，錄之者編審纂訂，以臆冠著者名，其文益以重鈔疊錄，魯魚豕亥，遂令人迷離撲朔，不辨真偽耳。

宣德彝器圖譜二十卷 喜詠軒叢書本

明呂震奉敕撰。震字克聲，陝西臨潼人。洪武間以鄉舉入太學，永樂間累官至禮部尚書。仁宗即位，晉太子太保。旋卒。是書凡二十卷，卷首有吳郡祝允明序，謂宣德彝器圖譜二十卷，出自于忠肅公家。公於正統二年為禮部祠曹，得之於司禮太監張誠，誠於宣德間奉敕實監督鑄冶之事，當日與工開冶，目擊其詳，因與司空呂公震彙圖成譜，進之尚方。九重嚴密，世無傳覽，最為珍秘。此乃進呈之副本也。卷末有于忠肅跋，亦記得此譜之由，與祝序若合符節。末署景泰二年秋九月初吉。武陵于謙記。然撰諸明史，呂震以永樂三年，遷刑部尚書，六年，改禮部，十七年，兼領戶兵部事，仁宗即位，命兼太子少師，尋進太子太保，兼禮部尚書，畢生未嘗領工部，且圖譜首三卷，迭錄當時敕諭，最先下敕令鑄為宣德三年三月初一日，進圖譜日為宣德三年六月初三日，而明史呂震傳，又載震卒於宣德元年四月，則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震未嘗長工部，當不必撰此書以進呈，且震歿在前，開鑄在後，必非震作，尤無疑義。故以理斷之，或後人得當時譜錄，斷簡殘編，猶足珍貴，遂以己意葺飾完篇，復偽為當時人作，遂未慮及人事之參差如此耳。自三卷至二十卷，皆錄圖式，計尺寸，書製作之法，間及鑄造數目，陳列地點，總計凡八十六式，規矩合度，描摹精密，故知事雖未詳，書未必偽，要亦足觀宣爐之畧制，姑不必求作者之果為誰氏也。

繡譜一卷 喜詠軒叢書本

清丁佩撰。佩字步珊，道光間人，里居不詳。其取材第三章鍼剪一節云，鍼産於吾松，似為松江丁氏女適潁川陳氏者。所著繡譜一卷，凡六章，曰擇地、選樣、取材、辨色、程工、論品。章復為若干節，各冠以子目，縷述刺繡諸方，盡情合理，洵精於一藝者之言。而文辭典雅，筆法清新，尤非有詠絮之才者不能率爾從事。觀其自敘曰，工居四德之末，而繡又特女工之一技耳。古人未有譜之者，以其無足重輕也。然而閨閣之間，藉以陶淑性情者，莫善於此，以其能使好動者靜，好言者默，因之戒慵惰，息紛紜，壹志寧神，潛心玩理，是深知婦工刺繡非徒引線穿鍼，目營指運，以求技藝之過人，實亦以使閨人潛心靜志，具申禮防者耳。又如擇地章論靜一節云，閒與靜，為女子之美德，而刺繡者尤當首及也。故繼閒而論靜，靜則其志專，而心無物擾，靜則其神定，而目無他營。試觀瞽者必聰，聾者必明，遂知五官不能并用，必凝注於一，而後能運靈明於鍼與指之間，辨其出入疏密，濃淡淺深，庶無毫髮之憾云云，則又真能得刺繡之三昧者。莊子所謂鬥鷄承蜩，皆莫非凝注於一，又豈獨繡乎。

澄復虛齋畫緣錄一卷 清咸豐戊午桐鄉金氏刊本

清金鳳清撰。鳳清字叔芷，桐鄉人。素工六法，精鑒別。嘗記述所藏，為桐園卧遊錄，世多有之。是編體例與卧遊錄相同，而成書在前。卧遊錄自跋，有予曾刻畫緣錄，庚申兵亂，板燬於火語，即指是編。板燬故流傳甚鮮。前有程廷鷺序及自序凡例。略謂古人精思妙筆，偶與我遇，誠奇緣。曷可雲烟忽之。茲就藏弆者記其欵識題詠，述其蹊逕布置，為此錄，以資賞心遊目之助。不敘時代，隨得隨錄。不炫廣博，惟向真本討

為卷六，為冊四，為軸廿有六，所錄以明清人為多，元以上無一品，頗足祛自來藏家尊遠卑近錮習。其文筆娟淨，選擇精嚴，則與同二學一角編、韓泰華玉雨堂書畫記相伯仲。

鏡鏡詅癡五卷 連筠簃叢書本

清鄭復光撰，清楊尚文繪圖。復光字浣香，道光中歙縣人，精算學，幼即沉志於星算物理之說，論著多種。尚文字墨林，靈石人，富於貲，嗜金石，善繪刻，連筠簃叢書皆久佚之珍籍，是書亦為收入。其書求虛實之理，緣虛得實，以鏡象物，區其說為四：曰明原，曰類鏡，曰釋圖，曰述作。明原分目為六：原色、原光、原景、原線、原目、原鏡。類鏡分目為四：鏡資、鏡質、鏡色、鏡形。釋圖分目為五：圓理、圓凸、圓凹、圓疊、圓率。述作分目為十五：照景、眼鏡、顯微、取火、地燈、諸葛燈、取景

放字、三棱、柱鏡、萬花、透光、測食、測量、遠鏡。五卷之末，別附火輪船圖說。其原稿與丁拱辰演礮圖說微異，遂又作補說於後，并附圖焉。卷首有平定張穆序，謂復光雅善製器，而測天之儀、脈水之車，尤切民用云云。蓋可想其精思獨運，有非常人可及。況其說窮究物理，遠在百年以前。雖云導自泰西，而復光實得風氣之先。道光一朝新器迭出，才彥輩起，皆守而自為專學，出而供為國用，頗不比於後來之勦剿陳言，略盡逐譯之事者。復光此書在當時尤為僅見焉。

藝畫萃苑八卷 上虞羅氏藏舊抄本

無撰人名，惟前載崇禎丁丑懷碣山人序，云：書畫六藝之支流，文人學士往往施之評議，加以綴集，自晉迄於本朝，無慮數十百家，喜其採拾多而見聞廣也。余三十年來，每覩書畫必錄其文，積之篋中，日久成帙，炎暑無聊，因略為編輯，命之曰書畫萃苑，蓋即其人也。凡書畫各四卷。書自漢鍾繇薦季直表，至明潘牧詩翰；畫自閻立本洪崖仙圖，至明鄒復雷春消息圖，皆錄其

全文及款識題跋，而不加考證，與郁逢慶書畫題跋記同。四庫提要病逢慶書，但錄題跋，不辨真贋，甚摘其疏誤淆駁，而以採摭繁富，可互資參考，存錄其書。山人此編所錄，大率類情，其不能無葉公之龍可知，亦當援逢慶書解之耳。舊藏卞永譽式古堂，有長白卞氏家藏子孫永寶、翰墨緣三印，又有鷗硯齋圖書、白門蔡氏家藏、小濤秘藏、映山秘藏諸印。

硯林拾遺一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施閏章撰。閏章字尚白，號愚山，安徽宣城人。順治進士，由刑部主事出官湖西道參議，以裁缺歸。康熙中試鴻博，授侍講，以纂明史功進侍讀。為人純篤孝友，工于文學，晚年尤喜延譽後進，故所至士輒歸之。著書有學餘堂集、試院冰淵、青原志畧、補輯矩齋雜記、蠖齋詩話等。硯林拾遺者，則順治壬辰之夏，以使命赴粵，寓肇慶府郭外之天寧寺。肇慶古之端州也，而天寧寺又咫尺端江，聚硯為市，閏章旁諏參校，

證以舊聞，每有不符，遂益之以成是編。書雖不多，然頗有足以破世惑者，如辨舊坑曰：吾鄉秦正野嘗署肇慶府學博，藏大石廟廡下，發以贈余。有硯工李氏，跛一足，最良，使眎之，以水拭石，驚曰：水巖也。余問果舊坑否？工掉頭匿笑曰：坑何新舊？因問之，曰：京師貴人耳食舊坑之說久矣，我工人不識也。自有天地以來，即有此石，石有何新舊？漢以前不通中國，唐宋硯充貢，官為監鑿，滿貢數則封穴，毋得盜取，一坑既盡，更鑿一坑，故稱新舊，但眎水近遠，不以新舊高下也。

若舊阬浮上，更鑿之而深入，得水氣愈多，則新勝舊矣。今官家不禁，藩鎮有司，日役數千人，鑿取無算，蓋硯房盡發時也，復何舊阬之羨耶。語雖淺近，確中事理，讀之令人失笑。歷來論硯者，何見不及此。他言亦率此類，不似他書之專矜宏博考據之功也。

律條告示活套六卷 舊刻本

不著撰人名氏時代，前後無序跋，亦無刊行時年月。審其內容字體及紙質墨色，決為明代剞劂。劂卷目錄，凡一百八十四條，分作六卷。吏律卷第一計官員襲廕等一十三條，戶律卷第二計脫漏戶口等五十八條，禮律卷第三計褻瀆神明等一十二條，兵律卷第四計越城等二十八條，刑律卷第五計禁約盜賊等六十五條，工律卷第六計造作不如法等八條。舉第一卷吏律官員襲廕案告示活套，如下：巡按監察御史某為禁約事。竊惟世祿及於勳臣，乃朝廷報功之典；襲廕先於嫡長，實綱常倫序之宜。所係匪輕，不可不慎。今訪得按屬軍衛衙門官員，但知自便，不顧大體，有嫡庶紊亂，而所立非人者；有兄弟顛倒，而倫序不當者；有承繼已絕，預收乞養者；有宗派不明，而支庶犯堂者。緣此弊端起送之際，雖有鄰佑保勘甘結，收生洗浴姓名，皆是用財買求，虛應故事，上下通情，肆意妄為，及

至該部駁查，或乃拘舊案回搪，或冒奏奇意遮飾，千方百計，乘隙塞穴，奈何以官員襲廕之大事，為奸徒取利之因由，輕易與之，輕易得之，言及於此，誠為可恨，若不禁約，深為未便，為此合出告示，發去軍衛有司大小衙門，一體遵守，敢有仍前故犯者，事發定行拏問，決不輕恕云云，活套二字，係當時一種通行名詞，明代內版所刊之書柬活套，為時所重，現在尚有傳本，係星源汪文芳宗淮氏所輯，正此類也。

宋本百家姓一卷 傳鈔明刻宋本

宋謝維新編錄。維新字去咎，建安人，膠庠進士，著有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後續別外五集，此百家姓以趙錢孫李為首句，原為宋人所作，名氏佚，維新以南京寶祐間照京市俗本蒐錄成書，往再宋元明清四朝兒童入學專用此書，與三字經千家字文神童詩名賢集六言雜字等同為啟蒙讀本，惟年代悠久，傳寫舛訛，迭改以致古今字句或有不同，如今本柏水竇章之水，宋本作劉，計伏成戴之計，宋本作詁，他如賈路婁危之危作佘，郁單杭洪之杭作抗，包諸左石之包諸作諸包，全郗班仰之仰作卬，車侯宓蓬之蓬作逢，甘鈄厲戎之鈄作斟，祖武符劉之劉作玉，葉幸司韶之韶作昭，池喬陰鬱之鬱作尉，譚貢勞逄之譚作設，逄作逢，慕連茹習之慕作幕，宦艾魚容之宦作官，師鞏厙聶之厙作庫，查後荊紅之後作候，又今本蓋益桓公以單字姓已畢，維新所編之宋本此下又增入危遲商歸，

麀晉續隨敬祭貞偏术京十四姓又今本覆姓
万俟至司空其數三十宋本則另編公孫東方
閭丘第五水丘歐陽諸葛西門獨孤司空司馬
上官令狐公羊鮮于万俟聞人十七姓又於婁
後附樓公羊後附皇甫皆古今本之不同者宋
人編百家姓姓之次第尊以閥閱名位為尚鄂
國岳氏例宜編入其地位且可列之前茅也乃
竟屏棄不錄此與嫌其姓字改岳州為純州何
異且也秦姓在四百八數中之第二十今本覆
姓又以万俟為首不恤番族加於漢族之上讀
者可以知其成書時代及撰人派別矣儀徵劉
毓崧謂作者為宋初人似不必然或者作於宋
初有人改編於南渡和議後庶乎近之

重訂空谷傳聲一卷 楷寫精刻本

清汪鎏因前人舊作重撰其子伯勛填校訂鎏
字金門安徽全椒人此書傳光緒八年江南李
光明書坊楷寫精刻本卷前有薛時雨序言宋
趙與旹賓退錄載聲鼓字之技其法全用切
韻該以兩詩皆七言一篇六句四十二字以代
三十六字母一篇七句四十九字以該平聲五
十七韻而去側聲如一字字母在第三句第四
字則鼓聲先三後四叶韻亦如之又つ一二三
四為平上去入之別明人等音外集增傳響射
字法即師其意此空谷傳聲一卷吾邑汪金門
同年用鄉先生吳杉亭江雲樵兩君舊譜增損
之省三十六字母為三十二省平聲五十七韻
為陰陽平各二十音不用歌括兼備仄聲視趙
氏所述之法尤為簡要平聲分陰陽者用元周
德清中原音韻之例云署光緒七年季夏同
邑薛時雨識於金陵凡學此者祇須讀熟三十
二字母公韻平仄五聲陰平二十音總計五十

七音其傳聲之法凡一句用手一拍如公弓冏蕫四字公〇穎貢穀五聲公空翁三音烘風〇〇〇五音皆作一句一音用指一點二音二點須停頓三次方定一聲其切字法則上字定位下字定音以下開列公弓冏蕫等三十二字母直圖次列公〇穎貢穀陰陽平仄五聲橫圖次列公空翁至鈎彄三十二韻內分喉舌脣齒齶詳音直圖惟所取各字俱從通俗讀音多与古韻不合近年甯河苗 心蘭氏擬為電寫漢字及鐘鼓燈旗傳字法改革電報舊制以三字為位如多儲資料則各字不可傳雖圖形花樣亦能暗示与空谷傳聲之法同惜未能實用有為政用人闕繫上峰僅予褒奬不能采用也

信手拈來四種第二種寫本其他俱刻本

信手拈來七巧圖一卷不著撰人名氏及成書時代前後亦無序跋封面籤題信手拈來四字署云侗齋书嵩亦不知為何許人凡為圖一百二十每圖或取詩詞或據典故如第一圖繪服冕者一人題曰万國衣冠拜冕旒第二圖戴冠者一人題曰良相頭上進賢冠此下有幞頭者題曰願同東觀士長觀漢官儀有彝而戴西洋高帽者題曰泰西風氣盡全班有道裝背劍者為呂純陽題曰金丹一粒誤先生有首兜而趺坐者為南海大士題曰觀自在其次有題江湖滿地一漁翁一客荷樵各句者皆以七巧版肖其形狀為之圖第二種七巧圖寫本一卷署鳳喈氏畫解係由嘉慶原本七巧圖增加涼暖帽盒等三十餘品以成第三種圖刻本一卷無序跋書之源流無考為圖一百八十三式亦係由嘉慶本蛻化而來其間頗有新裁為原本所無者惟所列各品紛亂無序如原本之歸去馬蹄

香青鳥獻蟠桃兩句每句各為二圖分題詩句
馬曰歸去馬蝶曰蹄香馬曰青鳥獻桃曰蟠桃
此本則四圖異地分置仍帶原題遂致名不可
解唯其所列玉山工字花壓福慶等品原本所
無差為可取第四種圖閩人林慶豐編光緒八
年刻本印者用紫色有自序署七十叟雨田東
生氏以瓦全想字義五字作者名併其排字五
七言詩及多數序說取意都不可曉兩卷中所
謂字義圖一百有八各景圖一百五十有二尚
有可取者姑存其目可也

琴苑心傳全編二十卷 康熙庚戌刻本

清孔興誘輯興誘字起正號秀子曲阜人生當明清之
際博聞嗜古精擅操縵頗著聲譽所撰是書全編凡二
十卷據興誘識語稱欲編自丙子冬積稿至丁未歲閱
歷淹久抱卷自憶雖非專業亦可謂不自暇矣云云攷
其年當為崇禎九年迄康熙六年凡歷三十二年之久
則知其從事愁謹慎矣書前有衍聖公孔興燮曲阜
縣世職孔貞堪及顏光敏三序光敏序作於康熙九年
殆即刊成之年也序云俗士曲學承訛襲謬浸失古意
吾師心竊憂之乃研精殫思窮神極奧探聲器之源參
制作之本衷訂諸法芟繁補陋核其曲要綜其指歸編
摩成帙命曰琴苑心傳全編光敏蓋從興誘受琴者攷
光敏字遜甫一字修來曲阜人與兄光敷光猷並為康
熙進士光敏官吏部郎中好讀書詩文富重名兄弟三
人皆工琴其與興誘皆為清初山左琴家之卓著者也
是書卷首為歷代帝王聖賢名氏據稱表正所錄復予
增益近代十餘人卷一首琴議次聲音感觸次律呂卷
二首黃鐘次樂記家語次子說卷三述製琴定徽諸法

卷四述歷代琴制卷五首雜引琴義次論徽弦本制次傳琴次啟蒙卷六首撫琴式次五音審辨次彈琴之要及手訣等目卷七集辨指及左右指法撫弦諸論卷八輯左右手勢卷九以下羅列諸譜所載曲名仿樂府詩集例俱有解題於曲操之節句段次詳校詮釋每曲中皆綴以評語其考聲律詳制度錄諸家論著皆標注所出體例至為精當按琴書之中有專重指法撫弦者如松絃館澄鑒堂是有兼及文獻攷訂者如誠一堂五知齋是是書則為重文獻攷訂者其裁酌謹嚴清晰最可取法洵稱佳搆云

琴瑟合譜二卷 同治九年刻本

清慶瑞撰慶瑞字輝山黑龍江人少時學琴於錢唐李澄宇得其節奏澄宇更傳以瑟惟僅指說大概而已未能操弄也後慶瑞深以瑟學失傳為憾事乃潛心揣摩輒於宦遊之暇置琴瑟案上命侍妾五彈漸悟其相合之理於是自出新裁纂成是書意使琴瑟可以合操也書前有番禺陳澧岡州鄭績定遠方濬頤序及自序書共二卷卷上載五音定位鼓瑟指法彈琴指法及述古卷下載良宵引漁樵問答雁落平沙梧葉舞秋風春曉吟洞庭秋思釋談章塞上鴻八曲因為琴瑟合譜故皆雙行先一行瑟譜後一行琴譜其凡例云太古以瑟合琴者合五弦之琴非七弦琴也今此譜仍遵古製琴譜以外弦為一弦瑟亦以外弦為一弦是以琴之一弦合瑟之一弦琴之二弦合瑟之二弦琴之三弦合瑟之三弦琴之四五弦合瑟之四五弦琴之六七弦合瑟之六七弦其瑟之八九十弦合琴瑟之三四五弦如琴六七弦合琴一二弦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法要一聲高過一聲瑟之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弦合瑟之六七八九十弦亦要一聲高過一聲總而言之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弦合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弦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弦合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絃每合一弦要高一聲高至二十一至二十五弦乃極高之音當合琴之一二三四等徽此即上準之清音也云云按此為宋姜白石之説者姜氏之説實不足以盡七音之變瑟之一道失傳已久即元熊朋

来瑟譜清邵嗣堯撰瑟譜所用之弦皆不足以協琴之七音蓋欲通此事非依據律呂旋宮以為調弦不能盡其理致慶瑞是書尚不能即為定論也

白石道人琴曲古怨釋一卷 自刻本

馮水撰水字叔瑩桐鄉人好談音律以通算術物理故所詣精又擅琴藝著有琴均調弦變徵定位考等書是書為註釋宋姜夔琴曲古怨之作自序云嘗見唐卷子本幽蘭操舊譜之存無更古於此者然無減字譜其中指法半多不識譜之雖存等於無也次則姜白石古怨一曲猶出宋人之製欲求古譜得此其庶幾矣惜譜字多有舛誤無法習彈道光時戴古香先生律話中曾為註釋而錯誤仍多於取律避音之義尔未盡善今依戴註更

加釐正云云攷戴氏名長庚字古香休寧人所著律話中論琴曲譜釋等等姜氏古怨一曲原為側商調此調久亡水以戴雖註之而未能明側商之義故於律音多有舛誤據水所攷云側商之調久亡唐人詩云側商調裏唱伊州予以此語尋之伊州大食調黄鍾律法之商乃以慢角轉弦取變宮變徵散聲此調甚流美也蓋慢角乃黄鍾之正側商乃黄鍾之側予既得此調因製品絃法並古怨

又云側商者因黄鍾均之二變而以黄鍾均之商太簇立宮故謂側商水更即將此調七弦宮商之位作一圖慢角調七弦宮商之位作一圖各註明本弦何律附之于後水能於唐人詩句之中推尋音調究竟使久亡之調得以重現此最為發明也水讀書甚精密於戴氏所註多有糾正如第三段世事手翻譜均作芙二水云此曲大弦黄鍾為應避之音世字手字應是六字之誤事字翻字譜作二絃當是七字之誤亦如第一段將維二字作芙七也此可見其用心之勤識見之卓近代學人於琴曲整理具有成績者推寧遠楊宗稷水是書可與其所釋幽蘭媲美焉

琴清英一卷　漢魏遺書鈔本

漢揚雄撰雄字子雲成都人少嗜學不喜為章句訓詁長於詞賦成帝時召對承明庭奏甘泉河東長楊羽獵四賦多仿司馬相如所著有太玄法言方言等是書為清王謨輯本謨字仁圃一字汝上金谿人乾隆進士任建昌教授後辞去授徒自給勤勤懇懇日事著録嘗刻明人所為漢魏叢書復採漢魏以來有録無書諸引見傳注類部中分條纂集得四百餘種名曰漢魏遺書鈔是書即其一也按漢志儒家載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宋王應麟玉海漢志考於樂四云未詳其下註有琴清英則當為樂書四篇之一惟隋唐二志均不著録書蓋久佚今觀所有皆為故事然有不經道而足資攷覈者如云雉朝飛操者衛女之作也衛侯女嫁於齊太子中道聞太子死問傅母何如傅母曰且往當喪畢不肯歸終之以死焉傅母好琴取女自操琴於冢上鼓之忽二雉俱出墓中傅母撫雌雉曰女果為雉也言未卒

俱飛而起忽而不見傳母悲痛援琴作操故曰雉朝飛按琴家皆謂雉朝飛牧犢子作常為人牧無姓名年五十而鰥居因出薪于郊見雄雉挾雌而飛不覺意動心悲故作歌自哀與雄雉所云不同古籍迄於今日泰半亡佚不可復覩能存數條得資參攷亦為幸事由是而知輯佚之學有功學術殊偉也

槐蔭書屋琴譜不分卷 北平圖書館藏傳鈔本

清王著撰著字晉卿吳縣人生嘉道間精嫻琴藝妙擅指法所撰是書未曾付梓但流傳頗廣海內藏書家多有傳鈔書前有自序云庚子夏日裒集古人琴譜彙選一卷為誦餘計凡其十數段二十餘段者概置不錄以五六段七八段為斷所收雖不一格總期叶諸流水高山俗託為幽人雅士依四冊中約之又約得譜五十餘段云云全書所收凡十五操為秋風風雷高山流水塞上鴻平沙水雲南風漁樵龍吟風入松石上泉雁叫良宵引越裳操皆無逾十段者其意蓋為初學計又其簡便易於入手也書前載琴式及面背諸稱並諸雜論及

字母指法凡右手指法七十五法左手指法九十七法共百七十有二法字母完備解說明晰易於了解如云右手叅短鎖也抹挑一根絃上少息又急抹挑五聲最長鎖也一根絃上挑抹少息又勾剔抹挑又急息又勾剔又急抹挑抹共七聲左手奇大間勾也如空挑七作仙字隔二根絃大指按四絃九徽作翁字小間勾也如空挑隔一根絃名指按十徽勾五絃作翁字著於斯道頗

具素養如云風雷一曲此曲一氣重彈貫串到底立必懸落右取落指ラ为如雷之轟轟風之發發往來動宕音自奇特韻自鏗鏘此實爲體驗深到之言已獲得個中三昧矣

三教同聲一卷 明刻本

明張新撰新字嘉甫又號賓桐新安人常居京師擅長琴藝且精律理能取各書譜入絲桐所撰是書名三教同聲其意蓋在會合儒道釋也書前有萬曆壬辰鐵耕道者鄭邦福序畧云賓桐氏欲聯三教以同聲何其所志之宏也乃忽獻疑於予曰吾儒與道家者流其習於琴久矣乃佛氏以聲音色相爲邪道則談章之諸得無悖於本旨乎予曰不然琴之設無非禁人之不正以歸於正此其意旨原不謬於聖人况道流乎人患不達先王作樂之本耳達其本則解處泠然無往非正性之具即佛氏之風水樹鳥皆能說法梵音潮音皆是妙音於琴理又何礙也賓桐氏遂釋然領悟云云按此即是撰著之旨也書中所譜有大學清靜聖經釋談章等即取儒釋相配之意大學即大學經章釋談章即普庵咒乃普庵禪師咒語後人以律調擬之者也本爲梵唄之歌經譜入琴操音節極爲嚠亮動聽昔人常謂有馴狂象制毒龍之力蓋儒釋之道固異而聲音入經微則無殊也大學章句其聲在能得乎純正嚴肅所謂初學入德

之門也、明以來多有傳習、新所製極為精審、故就琴而論、亦不愧名手云

琴說一卷 北平圖書館藏稿本

清蕭立禮撰、立禮字履中、武進人、道光間客其姑丈某朝陽太守署中、撰作是書、首為琴說、內中雖為泛論撫彈規矩、然多精到之語、如云、以琴案近座、以當五徽當對其心、則兩手指法俱便、置於膝亦然、其身心欲正、無得左右傾欹、前後仰合、其足履地、若射步之壯、目宜左顧徽絃、不宜又視其手、手腕宜低平、不宜高昂、左手要對徽、右手要迎岳、指甲不可長、只留一米許、甲肉相伴、其音不枯、沾潤得宜、彈令斷絃、按令入木、劈托挑抹勾剔吟猱綽推鎖滾之法、皆令急盡其力、不宜飛舞作勢、輕薄之態、此皆斵輪老手之言、非畧知操縵者所能道出、彈琴最重姿勢、指法不得規矩、終身無成功之望焉、所論可抵元吳澄琴言十則也、次載琴學須知、琴式面背諸稱、上絃之法、及二十病十四宜彈等、皆抄撮諸家者、次為平沙落雁曲譜、撰者自稱為生平得意之作、觀其所製、蓋虞山派也、撰者復按曲中秋雁飛鳴遞落節次、衍為小序、頗得其中意趣與神味、如云、頃之孤雁在前者先落、傳註云、指其起手泛音中間或一二雁以次

而落指其次段緩起疊音或三五雁一齊爭落指其泛音急歷五四三或竟落而不鳴指其二段疊音或鳴而落指其勾剔雙長拂或落而又鳴若仰天而呼招之速下以為北間樂也指其三四段起手鼓拍諸所云云具見於此曲已深切領會其意按平沙一曲為明臞仙所作其描摹物理於多寡聚散起落飛鳴神態盡所極至明清以來傳習者雖衆求能體驗精到詣於妙境者蓋鮮撰者精此一曲亦足傳已

琴律細草一卷 刻本

清鄒安鬯撰安鬯字敬甫無錫人於學精粹博通蓋宿儒也書前有張文虎序攷文虎字孟彪號天目山樵治經餘於曆算樂律著有古今樂律考周初朔閏考光緒中卒讀序中語氣知安鬯尚為其前輩云書中首揭七音清濁七二數次徵分相距數次七弦論數次弦度相生數次弦度徵分表次泛音表其大端為本諸王坦琴旨所謂三弦為宮之說也自來琴家多以一弦為宮清聖祖所製律

呂正義則持三弦為宮之說即以首弦為倍徵次倍羽三弦為宮四商五角六正徵七正羽如此者宮居中央乃為正也王坦琴旨即反覆申述此意者彼以一弦為宮者則又有大不適宮之說旨則琴之轉調旋宮無論一弦三弦為宮皆可旋十二宮之調蓋律有一定聲無一定十二律固皆可以為宮也以此爭執殊無謂也安鬯能剖析毫釐推極所致其謂三弦之三徵十一徵王氏以為半半角出之遷就新聲究不相應分辨之密用力之勤可知焉

淳化閣帖釋文十卷 上虞羅氏藏清康熙刊本

此書無撰人名，乃清孫際昌以所藏舊本付刊。際昌，河間人，順治乙未進士，授户科給事中，轉浙江道監察御史，外任臨鞏按察副使。此書即康熙乙酉刊於臨鞏憲署者也。自序云：余任在省中，偶進書肆，見淳化釋文，矜為秘本，購載之笥，每覽帖則展而視之，遂無不識之字。究其來歷，皆非杜撰，因出示臨巫胡君獻瑤，俾授之梓。畢潘羅公森巫贊成之。按考論閣帖，始自米芾、黃伯思，至劉次莊而有釋文之作。明隆慶中，顧從義撰釋文考異，始參彙衆說，勒為定本。此本出舊鈔，殆即據次莊釋文，間附注同異於本文下。本無足取，際昌得之，書得辨識，遂詫為枕秘，既不知有次莊書，亦不知有顧氏考異，弇陋可笑，且刊刻不精，字跡漫漶，以其為清初舊本，過而存之。

寶典四十八卷 安邱張氏家抄本

清張在戊撰。在戊字申仲，安邱人，貞子。是編乃裒輯璽印之形制及掌故者。凡與寶璽印章稍有關係者，悉自羣籍錄出，分門別類，各成卷帙，共分考古、國寶、貽信、諸宮、后妃、外藩、瑞應、事神、褒賢、封拜、錫予、立制、因時、增設、字法、鈕式、佩綰、執掌、靈異、神讖、夢徵、清賞、封識、珍重、博識、相術、卜筮、形體、山川、物類、追贈、方外、異域、鎮惡、神攝、游戲、咎徵、變異、謬誤、遺失、盲濫、詐偽、僭竊、誣調、追奪、毀棄、貽笑、雜志四十八門。每門之中，凡所摘錄，均於條末記其引據書目，並載引用書目，舉凡史籍、筆記、政書、雜史、律例、緯書、詩文共五百二十餘種，引據之博，搜輯之勤，至可驚異。惟其書既未能另加纂述，又未各加考證，實仿類書體例，分類彙錄，以便檢查者，故名之寶典也。綜觀全書，取材固博，然泛濫無擇，蕪累之病極大。如編中褒賢、博識、卜筮、形體、封拜諸類中，與印章無關者極多，幾可全刪。即其門類，亦有未允當者，如卷二義揭王威一條，應屬咎徵；獻穆皇后一條，似應置諸珍重；涿郡太守張豐一條，似應置諸貽笑；說文璽王者印也一條，似應歸諸字法，在戊均屬之國寶門中，似皆

有待於商榷者、要之其書本在戊彙錄各書纂成長編、尚
未加剪裁者、故書首既無序跋、又無類例、皆不能謂為完
備也、且全書不標姓氏、如非其後裔告知、幾不知誰何編
輯者矣、山東通志、據青州府志於譜錄類著錄印譜寶典
一書、當即此書、彼時未睹原書、自不能得其內容矣也

韵府約編二十四卷　嘉慶綰秀閣刊本
清鄧愷撰、愷字未園、江南無錫人、與沈歸愚尚書
德潛為同年生、乾隆中嘗為教官旌陽邑、處萬山中、
民風故樸質無文采、愷至、始歌雅頌、大事振育、乃彬
彬有古君子風、既歸梁溪、放懷詩酒、春秋佳日、天朗
氣清、恒徘徊曲水之側、婆娑泉石之間、或松間擊節、
嘯歌聲發、上澈林表、或風雨掩戶、几坐殫思、悃悃如
有所失、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書乃其在旌陽日、
率諸生所纂、意欲使其邑人文字合宮咀商、一歸風

雅、節約佩文韵府而成者也、自謂詩韵始齊周顒、梁
沈約、繼之隋陸德言撰切韵、至印長衡輯古今韵畧、
前後凡一十六種、其間所收字數詳畧不同、惟欽定
佩文韵府乃集韵學之大成、故節約成篇、每字下標
分韵典、韵偶、韵句三項、以供吟覽云云、今其書韵部
每字頂行、字下註明字義、另行低一格、括弧著韵典
二字、字下分別單夾行、羅列各典、韵偶、韵句格式與
同、而各自提行、如一東韵筒字下註竹名、與筩同、一
行韵典、郎筒低一字、另行下夾行註李商隱詩郎筒

當酒壺韵偶竹筒對蕉卷韵句粉箋香墨寄書筒均另行如韵典條分縷析較若列眉使人一目了然不少渾淆傳世韵書中雖韵府之淵博似猶未能當其精到自鄶以下更無論矣獨其書流布過狹為堪恨耳

幼學故事四卷 刊本

清程允升撰允升西昌人仕履未詳是書為其家塾讀本課子弟之作也按課本諸書主在發蒙故士夫君子往往不屑諸著述之林然撰作之難莫過于是蓋不惟贍博簡賅之間平易艱深之際悉須斟酌得中發聲遣韵亦必琅琅上口使誦讀如流水乃能験記不失是以傳世諸作惟蒙經及此為合實用若十七史蒙求純正蒙求等書均失之呆板即龍文鞭影以捐成四字誨爾童蒙拗起亦嫌詰屈也更自鄶

以下可以無譏矣書都四卷三十六章卷一歷代帝王國號歌歷代世統歌天文地輿時序統系朝廷相猷八章卷二將畧科第文階武職父子兄弟夫婦師友婚姻外戚十章卷三列女人事年齒制作文史藝術貧富訟獄凶喪九章卷四釋道身體宮室器用衣飾飲食花木珍寶鳥獸等九章是日常應用典實無不盡在網羅錢恕齋元龍謂其門分類別比事屬辭經史子集紛披腕下如入五都之市百貨充牣挾所求而來者無弗如其意以去信然至錫山黄氏為之

箋注京江錢氏為之校刊乃益徵完善矣

運甓篇一卷 小種字林刊本

清吳受福撰受福江蘇嘉興人字介茲號晉仙一曰璡軒為同光間江左名下老宿是書乃其鄉人沈景修集磚塔銘楹帖小集蓋有清一代素重書法碑帖講求經王虛舟翁覃溪包安吳何子貞諸名公前後提倡其風歷二百年不衰翰墨之餘道州太史更集右軍禊帖平原爭坐位帖為楹聯以佐臨池一時文人羣起仿效於是漢碑秦碣無不成聯唐敬客書磚塔銘流在僻壤寥寥百十字遠非廟堂化度之比

故名本不顯而以其字畫挺秀同光之間人多學之至王可莊殿撰以之大魁天下名遂大彰受福本學塔銘退居無事乃集其銘文得十餘聯示其鄉人沈蒙叔廣文景修由是郵筒往還再接再厲乃成是集計景修四十付受福則至二百聯都五言七十二六言四十七言四十二八言三十四長聯八又餘篇數四五言如典曰克明德人歌大有年問名先顧義仰天不求人家有圖書府文留金石聲七言如人得大年春不老天生懿德樂無窮風月年年無彼此晉唐

字字有精神均淵雅可誦然鉤輈新屈者亦比比皆是然塔銘故枯窘亦無感其態也運甓云者謂採諸磚塔之銘耳或亦所以自勵示雖小道亦如陶侃之運甓也夫

聖教集對一卷 刊本

清張炳堃撰炳堃號鹿仙咸同間名宦以玉堂金門中人出為觀察使司文酒風流與何子貞王夢樓諸公相將所謂書理公牘暮接詞人者也工八法學懷仁集聖教字尤精妙因集帖為七八言楹帖若干付鉤帖字鋟板以佐臨池一時羣相傳寫與道州何氏集禊序爭二帖相輝映嘉湖沈景修敘吳受福運甓編所謂集碑帖字作聯語則何道州集禊序爭坐兩稿為最箸李次青丁心齋皆集蘭亭以繼夢樓鹿仙太史集懷仁聖教為七八言聯鉤帖字鋟板亦稱善本是也按懷仁此敘本集右軍字所成中闕一字懸千金國門以購者而映帶波磔如一氣呵成故或疑有文皇所補宋以前初不甚彰明清習者始衆而其神氣完足實遠駕傳模禊帖而過之以其體作屏聯尤妙字多辭藻集聯亦易故炳堃所集七言如內典相傳唐翰墨清言猶見晉風流生天成佛謝靈運曠世知音鍾子期添香對月永今夕對燭論文來故人八言如太華奇觀萬古積雪廣陵妙境八月驚濤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類書類

均似天衣無縫直欲駕何集禊帖而過之無論吳受福集塔銘矣。

彛史四十四卷 申報聚珍本

清王希康撰。希康字靈香，吳人，生道咸同光間。蓋身經紅羊之亂者也。是書爲其讀書類輯，大抵取古今故事形跡相類者，屬諸一目，而上自帝王卿相，下逮讖緯術數旁及山川谿谷，細至草木禽魚，無不蒐羅掇拾。其取材則羣經子史方技雜書，苟供採擷，無不迻錄。計分感治賢臣賢士孝行忠勇友愛義士高士賢母賢女神仙伎術德行敏慧勤學雅度才略剛正明哲清廉才辨曠達博聞勇力節儉禮賢交誼知

遇品藻優賞名譽異稟先兆誠感珍奇譎諫豪奢吝嗇讒諂姦凶隱語異徵物異祥瑞名勝災異聞奇雜志等四十四門，門各一卷，卷各收相類事若干條不等。如感治門收盤銘一條，據大學列湯盤銘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據大戴禮并列武王盤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淵可遊也，溺於人不可救也。及賢臣門收王佐才，賢士門收李杜齊名，孝行門收負米養親，忠勇門收食雪等是矣。一目之下，并收數事，最便於駢四儷六之酧應文字，故趙同鈞敘其書謂友

人出蓼莪蝦讀圖屬題余止知有王衰也雪香出所輯示余則王衰之外更有數人始歎雪香之博云云此書用途正在此等處所固未可或廢者也

宮閨聯名譜二十二卷 申報仿聚珍本

清董恂撰蔡爾康重刊參定恂字壺山吳興烏程人工鐵筆飛鴻堂印譜多收所作汪啟淑飛鴻堂印人傳亦擊其事固所謂苕水之高名菰城之重望也爾康字紫紱上海人光緒初年春申才士日留連於風月放懷於詩酒間者觀其敘董書署名曰縷馨仙史蔡爾康序於金陵秦淮之分香水榭云云即可想見其風格矣是書為恂所輯歷代閨媛名字之作紅羊亂作板毀爾康乃重訂之書都分二十二卷計卷

一天文時令卷二輿地卷三卷四卷五人倫卷六卷七性情卷八形體卷九服御采色卷十寶器卷十一動物卷十二植物卷十三數目助語卷十四三字卷十五四字卷十六十七十八雙名卷十九二十二十一補遺卷二十二附錄其內容吳錫封敘其書所謂綜三代之艷容六朝之麗色下逮唐宋元明苟有名媛上自宮闈下至里巷比其姓氏採而輯之是矣至其所謂天文植物云云亦非果天文植物藉以類別網領閨媛名字如李密愛姬雪兒隸天文門王獻之

妾桃葉隸植物門是也蓋亦宋王銍侍兒小名錄者流而收輯博備繫事精審又突過小名錄不知若干矣

四六纂組十卷 康熙中西爽堂刊本

清胡吉豫撰吉豫字子臧號立庵浙江武林人西泠山水靈秀地靈人傑才士輩出吉豫亦蜚聲其間尤工書啟四六文字康熙初幕遊西陵設硯劉大司馬署中會沈繹堂荃視學浙中聞彼都人士譽吉豫不去口渴欲一見乃介金男玠以締交馬繹堂謂其器宇不凡如渾金璞玉而論說當世事侃侃陳詞洞中肯綮真拔時良相才也云云是書為其纂輯四六斷句之作都十卷計卷一目藩王宰輔翰林宮僚至

內務府太醫院三十一目卷二總督漕督至甲第科名武職二十一目卷三出師奏捷加銜加級十八目卷四迎送祖餞等五目卷五恭維通語人品丰儀等六目卷六菲劣通語等十七目卷七輿圖輯玉卷八卷九姓氏聯珠卷十歷代官制沿革蓋以歷來四六書啟範本大率皆選全篇行文取範殊多不便故摘段采聯增新輯舊以成是篇取便剪裁翻閱也并自謂譬猶擷綵作繡綴腋成裘此纂組之義所由取也云按駢儷盛於六朝三唐尤尚四六至宋初楊億錢

惟演諸君宗尚樊南台閣風氣用為胚變歷元明清縉紳摛藻無一非此而腹笥儉者輒恒苦之豫吉書出真書記翩翩諸君之枕中鴻寶也其輿圖輯玉姓氏聯珠尹氏重編留青新集亦收之

歷代故事統宗十卷 萬歷乙未刻本

明李廷機撰廷機字爾張晋江人萬曆進士由翰林院修撰累官至礼部尚書入參機務性廉潔好學問遇事有執然深刻偏愎不諳大体言路以其與申時行沈一貫輩密相授受交章逐之遂乞休卒謚文節事詳本傳此書乃其在翰苑時所纂輯考訂事類紛繁卷帙博大亦鉅製矣是書共十卷內分天文時令地理人物身体飲食數目干支衣服珍寶器用彩色宮室花木技藝人事文史慶賀

婚親雜占鳥獸病喪鬼神神仙道教釋教拾遺詞藻歷代帝王考實等每門之下分若干條條分縷析取材極博全書凡十卷二十五門二百八十八類一千七百九十五條可謂大觀矣本編体例雖為類家羅列史事足供考古家之參考文章家之採擇卷首前有進士廣西按察副使蘇濬序謂翰苑李君於暇日掇拾故事彙輯成帙名雖故事實則鑑史其迹雖述舊而言則鼎新列門析類大而天經地義遠而皇王帝霸與夫修齊治平之道

人情物理之宜，纖悉具備，採之博而詳，擇之精而約，若網在綱，有條不紊云云。於是書体裁內容論之極當。又各卷之首，並附以序。世人稱此書之詳博是矣。惟按其取材編輯，頗似今之辭典，惟其徵引殊涉瑣繁，蓋其抄襲之文多，創發之義少，是其於取舍之方，猶未周洽，且各卷所屬，衆寡不一，有多至數十條者，有簡至二三類者，可知其只求詳備，未加考訂選擇，其体例內容，不無可議也。

墨卿談乘十四卷 明刊本

明張懋修撰。懋修字惟時，號墨卿，江陵人，為明季權相張居正之子。萬曆八年，特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後因明党互訐，為言路所劾，罷歸棄居，杜門著述。此書雖分門別類，頗似類家，多考訂古籍經義，取隨筆雜記体，前有雷思霈序及自跋。書凡十四卷，所記首天地，次經書，次史集，次人物，次議論，次禪玄，次文詩，次雜俎，次字畫，次器物，次草木，次禽獸，次虫魚，末三全子，每卷一門，每門之下，復列若干條，分題紀載，考証，或事物中之足述者，或經史中之可疑者，凡典章故事，學術藝文，以及草木鳥獸虫魚，莫不擇其奇異，辨其沿革，蓋議論考據之文多，鈔襲之文少，亦類書亦雜著也。按全書体例謹嚴，記述詳實，如經書類之論逸周書，緯書，成于哀平世，山海經非禹記，及考工記等，史集類之晉書載記辯訛諸條，均不泥舊說，獨具卓見，較之博而寡要，以抄胥為務者，洵有高下之判矣。考江陵父子，世稱奸佞，而其學問，皆頗可觀，此

書實類家雜考之上乘，讀者固不必以人廢言，分別觀之可也。

書言故事六卷 明刊本

明陳繼儒補訂。此書首頁署古閩蜚窾子彙輯，陳繼儒參補。繼儒字仲醇，號眉公，又號麋公，松江華亭人，為名諸生，隱居崑山之陽，杜門著述，工詩善文，短翰小詞，皆極風致，集小品文之大成，自稱山林隱逸，名重一時，精書法，兼繪事，或刺瑣言僻事，詮次成書，遠近爭相購寫，屢詔徵用，皆以疾辭，而名益高，有眉公全集及選評諸書行世。此書亦其參訂增補者，板刻雖劣，而內容体例極佳，亦類家之傑構也。前有吳郡學人黃始序。全書凡六集，分礼樂射御書數，每集又分卷數，計礼集一卷，為天文、地理、人道、人品四部，樂集二卷，為人事、君后、官職、武弁、麗人五部，射集三卷，為時令、仕進、庸劣三部，御集四卷，為賢才、文史、法教三部，書集五卷，為交情、吉礼、凶事、身体、衣服五部，數集六卷，為鳥獸、宮室、器用、花木、珍寶、飲食、雜劇七部，每部之下，復列細目，門分類聚，備極詳明，各條皆引古今事故名詞，注解考証，卷端並附刻名公錦箋表啟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札、實以類書而兼萬事雜誌者也、於初學[illegible][illegible]頗多裨益、且其体例、詳備、新穎、可見匠心、如所分文史部、法教部等、皆其獨創、足徵卓識、至其內容、誠如序文所云、其集事也簡而雅、其引類也切而當、其旨存乎翼後學而便於稱述、助人詳稽、益人神智、然則是編固足供學者參攷、[illegible]務博守約、厥功懋矣、

事林廣記十卷附圖二卷 日本刻本

宋陳元靚撰、元靚西穎人、自號廣寒仙裔、其經歷不詳、此書外尚著有歲時廣記若干[illegible]卷、[illegible]又是書不知始刊於何時、惟流傳極鮮、間有抄本、亦多不完、是編為日本學人遯菴由的重刊本、首尾完備、圖表尤多、誠善本也、卷前有貞亨元年遯菴序、全編凡十卷、由甲集至癸集、每集皆附圖說、如宋東京城圖、刻漏節令圖、均極重要可貴、其体例每卷一門、各門之下、復分細目、如甲集首天文圖說門、次地理圖經門、次節令記載門上、次節令記載門下、次律曆氣數門、次歷代提綱門、分上中下為六七八三卷、次正統年運門、次宋朝世系門、次京都城闕門、末挈晝晝夜門、全書紀述精審、取材廣博、凡天文地理歷史藝文、莫不詳考、蓋不僅類書之巨觀、亦學人考古証今、讀史治歷之鴻寶也、如地理門之歷代國都、並附[illegible]歷代國都圖、及華夷一統圖以說明之、又據書中所記、屢見大元聖朝、皆大字抬頭、並有今上皇帝中統五年、至元萬萬年等語、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足徵作者、乃宋元間人、故於宋朝史事、紀載尤詳、如宋朝世系、及京都城闕、皆因其得之見聞、較之史志、尤為詳備、其他典章制度、衣冠圖籍、亦能述其沿革、論其得失、如氏者、誠博物君子哉、

重廣會史一百卷 日本昭和三年影印前田侯爵藏宋刊本

不著撰人姓氏、亦無序跋、故不可確攷、第所引書最近者為新唐書、新唐書於嘉祐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奉旨下杭州鏤板頒行、而是書又有高麗國十四葉辛巳歲藏書大宋建中靖國元年大遼乾統元年廿五字印、則是書成於嘉祐五年迄建中靖國元年之間、殆無疑矣、至所謂重廣二字、必先是會史、繼又有所謂廣會史、而後有又增為重廣會史、此則據其字義可知者、其書絜採正史事文、分別部居、以類排比、間取左傳及諸子之文、然為數絕少、全書一百卷、其子目毫五百餘則、始於君王臨治天下之道、而終於三教九流之言、其體材略似冊府元龜及通鑑總類、意其編撰趣旨、亦為供讀史者之便覽也、即如閻若璩潛邱劄記、記聖祖問徐乾學使功不如使過一語之出處、乾學以問若璩、又逾二十年、積讀書之功、始知後漢書獨行傳及唐書李靖傳皆有是語、而指秦穆公用孟明一事而言也、茲編則於卷四十一第五條使功不如使過下、臚舉後漢書索盧放傳、竇憲傳、前漢書朱博傳、張敞傳、王嘉傳、魏高宗傳、新唐書李靖傳、鄭從讜傳、蓋引據繁博、遠在閻

徐數百年之前、可知撰者為淹通該貫之士矣、又其引據之書、亦有與今本不同者、本書卷一引莊子外篇天道曰、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亂、今本皆以無為為亂之亂字作常字、殊不知亂字可訓為治字、書予有亂臣十人、謂治亂之臣也、俗本肆意竄改、致亡古意、失之遠矣、則是書所引、似為善本、其於今本正史、亦不無可以補正之處、如卷一引新唐書道士司馬承正(按應作司馬承禎、避仁宗諱、改為正字、則是書為宋刊、又得一證據)傳曰、帝曰、理身無為則清高矣、理國無為如何、對曰

曰國猶身也、老子曰、存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為而成、無為之旨、理國之道也、今流行之新唐書於理身無為則高矣、理國無為如何十四字、減作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八字、奪老子曰三字、而易以故字、順字作與字、易曰以下三十二字則俱奪去、則其所引之得失、是非足以校正今書焉、是書宋史藝文志僅存其目、亦不著撰人姓氏、至晁公武、陳振孫、馬端臨、焦竑、以及清四庫館諸人俱未見此書、獨性元修宋史、何以見此書、意者晁陳馬

三人、生當南宋、且靖康一役、中原典籍流亡、殆盡、故不易見北朝之故物、而元以沙漠之主、統馭宇內、建都於燕、或猶有殘編賸本、傳布北地、供史館人之掇錄耶、此編則原為高麗肅宗明孝王顒所藏之物(辛巳歲即肅宗即位第六年)蓋供治政之檢尋者、其後何以歸日本前田侯爵處藏、未有記載、不易攷定矣、

事類數目考廿卷　乾隆間如蘭齋刊本

清陳永書撰。永書字懋亮，號寅軒，長樂人。乾隆三年副榜貢生。永書以數目之類為文事所必需，其義實與字通、韻府、裔瀛記、尚友錄無異，而人每誤為舉業之津逮，輕其用。丞編采四部，更參諸玉海、說郛、潛確類書所載，凡有一名一義一故實一典要，俱羅納一編。間亦有引稗傳及二氏之書，用相發明。以數次其先後，為卷二十，類目亦如之。曰天文，曰時令，曰律呂，曰地理，曰動植，曰帝王公侯，附曰聖賢，逸老附曰名臣，名士附曰氏族，后妃附曰雜品，婦寺附曰爵秩，曰政治，曰制度，曰人事，曰儆戒，曰倫紀，曰道德，曰書籍，曰文藝，曰食用。其編輯之法，除事先分其類，次則列數，數用陰文，識目用大書，虛圈以別其數，黑點以別其目。至其出處義旨，皆列於小注中，而每一事又不必盡詳其源流意義。其通見易知之典故，大都從略，蓋能得簡要之妙，而不蹈坊間類書之陋病也。永書亦偶有釋義，殿於各目之後，則或以古書原無解釋，或雖有而不詳，其裨益於讀者匪少云。

典制類林四卷　乾隆間刊本

清嵩武南編。武南字呂錚，華亭人。乾隆中為阜陽教官。其書剗取經史百家諸語，分類剗記，蓋擴周氏五經類編及江氏四書典林之體例而為之，以便初學作文者之摭採也。為卷凡四，為條凡一百五十條，又後析各分若干類，如集注所載田車等類、滿章所載蜡臘之類，或附或分，又不一定。凡不屬典制者，俱不列。他如四時應讀月令，九州應讀禹貢，一切器物有附見別條及不須據典者，亦俱不列。其分類屬對，則用駢儷體，序例云。此在類書中尚屬罕見，良是。然究無實用，且非全作駢體也，或作或不作，駁雜無倫，遂亡其義矣。惟引據羣書，除斷章取義、鉤玄提要以外，復擇其必要者略錄其正文，或上下聯文，不專為典制資藉而已。大抵其書洪帖括家之餖飣掇拾，或能奏效，而無裨於治學，猶不若五經類編切當有用，為學者之所必備者也。以其亦類書之流，而場屋藉以較優拙，功名資以為進階，乃一代之典籍也，故亦著錄於篇焉。

詩材類對纂要四卷　乾隆間刊本

清鄭兆龍中贊皇箋。兆龍溧陽人，贊皇元和人，仕履並不詳。是書或採古言，或徵前事，條析而類聚，為卷有四。卷一曰天文、曰時令、曰地理，卷二曰人道、曰藝事、曰文學、曰武功、曰外教、曰音樂、曰珍寶、曰宮室，卷三曰服御、曰器用、曰飲食、曰草竹、曰花木、曰材木，卷四曰果木、曰禽鳥、曰走獸、曰鱗介。其篇帙不甚浩繁，而記纂則務求簡要，最多不過十數言，在詩詞類書中所罕見者也。唯是引據均不記出處，其通見易知者則無論矣，生僻之句不註出，豈不貽數典忘祖之誚乎。自唐人定律詩之體，用對用單，乃有定格，或有不同，而非律之正格，特偶然之變格也。對偶之法，以類相駢儷而言，對為易，事對為難；正對為易，反對為難，昔人固嘗論之。是編則無論言對、事對、正對、反對，均有採選，使人更於流覽，澀取勝於坊間村究所編者多矣。

中道全書六十二卷　宣統二年刊本

謝維嶽輯。維嶽字龍山，邵陽人，讀書博覽，而持道中正，故自署其齋居曰中道，是書亦題曰中道，皆足見夙志也。其書為卷六十有二，為目一千有奇，計其大類則十有六：曰天文、曰地理、曰修身、曰倫紀、曰君道、曰臣職、曰學術、曰閨範、曰禮制、曰音樂、曰農田、曰水利、曰理財、曰刑律、曰武備、曰治術。上至天文，下逮地理，大若君道臣節、政治文事，細若禮樂性情、百行雜流，並以鱗次詳定焉。地理門包括山脈交通生物，儼然地志之例，與其他類書別列山水等目者又不同。蓋立旨即與徒為吟詠之資，藉飣餖之津逮者有異也。其書為闡揚儒教中庸之道，表微先賢執中之義，以為修齊治平之借鑑，故以二帝三王為綱領，孔孟程朱為宗旨，附以泰西水電物理之說，及晚清理財生殖之言，偶有按語，則為維嶽攄發心得，蓋綜古今中外先哲之嘉言，以推天下萬世一貫之至理。其言曰：中者天下之正理，內聖外王之事業，學術不本聖功，則天理未明，何能學不誤人；治術不本王道，則人情未協，難期治臻上理。中道行，則君以積謙而為聖明，臣以選舉而為賢良，與養則開源

節流以致厚民生立教則嘉言懿行以復民性云云無一不準乎至中之道而言也然亦不專汲汲於守舊之說如治術門中之變法憲法議院理財門之煤鐵工藝俱有新穎之見解豈可專以採先儒之名言作衛道之羽翼而遂淪之於語錄一類之書中哉

類纂精華卅卷 乾隆間刊本

清高大鼎吳壽昌吳壽國同纂大鼎字柱峯壽昌字泰文壽國字肇封俱為山陰人以為唐以來類書或纂鈔詩詠或專事諧聲叶韻大抵皆文勝於質而不免摘選之誚是書則文質兩重蓋於採選類纂兩事咸備全書分類三十凡天文節令地理山水帝王倫常肢體人物佩服飲饌宮室器用禮儀音樂職官政教文事武備技藝境遇釋道蔬果香品珍寶果木花卉禽鳥走獸鱗甲昆蟲取材偏重於淵鑑類函及分類字錦也如藝文類聚初學記北堂書鈔白孔六帖事類合璧玉海事文類聚文苑英華山堂肆考唐詩類苑諸書並稍有擇採每類下或略溯源流或旁徵故實對語自二字至四字選錄多寡不定最後復採擇前代工諫詩句與門類相合者五言七言各以類係次之無殊於汲鹿洞詩材吳淑事類賦其纂註大體簡略且唯以前代類書為藍本故類書缺者此亦缺之不能增以益之也是其缺點矣纂言之書必文簡體備按數而稽依聲而索始盡其功蓋不徒可資攻舉業之梯攜而亦為學為詩之梯航清初此類書甚多而坊賈所編動多剌繆似此

編者猶不多見焉。

辨僞一得二十卷 道光七年刊本

清吳巨禮輯。孫占春注。巨禮字仁山，廣濟人。六書真義晦闇已久，楊用修六書索隱衍紹許君之遺意，爲明以後字書之僅見。清興，著者林立，既博且精，而終歎其浩瀚，體大不易瀏覽也。是書傳考經史而不流於叢冗，審訂音義而無出於臆解。蓋彼祖若孫積數十年精力而成之者，不同於傳祿位沽名譽易升斗之著作也。書析卷以二十，卷各一類，以統攝羣目。凡天地山水國名郡縣居處人身體容貌言語人事服物器物草木鳥獸魚蟲是也。於古今之義韻形體正通同異臨文之錯綜變化，釐然備占春之註，就目前之事引目前之書，以注釋之，源委畢具，同異互分，補益其祖之書。匪斷斷而涉義淺，取理近，俾初學知象形諧聲同文殊義，其功亦不在陸氏釋文、李氏字略之下。惜所輯不甚多，且其分類隸目亦未盡諦，雖然瑕不掩瑜，究爲四聲之淵海，六書之雜組，類書中之少見者也。

枳記廿八卷　清鈔本

清呂元啟輯。元啟字迪之，號鵠溪，籍貫不詳。是書卷首有丁已立巷居士賀萬祚、李太沖序。據賀序，元啟蓋嘗從之讀書枳齋，居嘗萃六經、緒子，以逮史、漢、六朝，選言簡字，為黼黻詞壇之具者。其書分二十八卷，類亦如之，首天文，次地理，次時令，次皇輿，次宮掖，次官制，次臣節，次文學，次武略，次刑法，次食貨，次人倫，次娥志，次愿志，次交遊，次宵類，次禱祀，次宮室，次服飾，次飲食，次器用，次俎誹，次出喪，次祥祲，次女德，次多識，次方術，末殿以語林類。各大字為選

言，小字為釋義，而言不必有次第，故頗不易觀。其釋義亦有闕略者，間亦有不甚妥善者，即如佳兵，此訓為善用兵也。按別本老子「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則佳兵為利器也。此書獨取其前而遺其後，殆像未見之耶。又其編輯亦未稱審慎，如地理類列墓門一則，出喪類復列之，是重複也，且與地理類又何涉耶。方術二字見於後漢書，即前漢書之方技，凡醫卜星象諸流統入焉。此編於方術類納搏埴攻木之工，猶能牽強，而二氏之言并亦羅於一門，是真不類矣。是書尚屬罕見，據賀序云藏之篋中二十年而始懸都門，則予慫恿之也，是已有刻本矣。此編則為鈔本，訛奪頗多。其曰明興而不指題，是清人也。然卷首兩序皆有明末人行文纖弱之習氣，豈為明人而沒於清歟。

人壽金鑑廿二卷 光緒元年湘北崇文書局刊本

清程得齡輯得齡字與九號湘舟安東人其書取正史及諸傳記稗乘所載人事各以人之年齒次第編纂其初杭則為全祖望之年華錄也全氏書掇錄不甚精詳是編有顧廣圻序謂為出自謝山緒餘故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得齡則謂為淺見者所偽託絕無的證也據顧序得齡之書蓋就全氏書博搜深考為之補正九流四部期無譌漏是其書縱為偽託而究且藉之以為藍本矣書自一歲以至百歲分為子目而以初生及百千歲分列於卷之首末以為

神仙荒忽錄之用廣異聞耳大抵見於正史者無不備唯帝誕聖壽則以為至尊不列入他如孔子世家紀年亦不具列得齡云非有遺脫不敢采也其崇敬先王先聖之心猶可敬矣其編輯頗審慎惟其於羣史諸子及古人狀誌家傳詩文雜集以書之先後為序而不以時代為先後得齡序例亦云始擬用事文類聚例覺叢雜不倫改從藝文類聚例殊不知藝文類聚綱輯藝文而事文類聚撮錄史實與此書正相同蓋從時代之先後必細辨其生卒仕履其功綦繁從書之先後則據書直錄順易為力兩者迥乎

不同而援後者之例以事前者之書其次第尤為不倫殆為是書之疵矣惟其辨證剖疑亦有至見陶潛生年載在晉史而張縯又信斜川之說此為辨之黜邪崇正有獲翼正史之功也

舊事重提不分卷 上虞羅氏藏手稿本

清沈可培輯。可培仕履行誼，已見依竹山房提要中。此書前署舊事重提，嘉禾沈可培向齋氏輯稿草叢選，朱墨爛然，或行間留空白，或細書列眉端。其體例乃撮舉子史典實四字為經，以時代為緯。如首出庶物，列之盤古；龍馬負圖，列之伏羲；徧嘗甘草，列之神農；羿射九日，列之陶唐。各類至漢和帝止，明為纂輯未完之本。可培記誦淹博，此蓋其隨手掇拾，用備遺忘，或為家塾課蒙之具，故言可培著述者，概未之

及也。書中采擷典實，間附辨說，以何齋云別之，不過參稽異同，了無精義。考類書體例，分別部居，為多若以時代先後，尚屬剏格，果輯為完書，頗便尋檢，固初學獺祭之資也。

事物異名錄四十卷 乾隆廣東學院刊本

清厲荃撰，關槐增補。荃字靜卿，浙江慈谿人。自謂髫齡時從學族兄映川。映川為姚江毛氏作節壽序，中有請於兄公之句，不識兄公何謂，質之。答曰：婦人謂夫之兄曰兄公，出爾雅。退讀其書，喜其事物各有異名，欲類編成帙，以備省覽，而苦家貧無書。既館杭城關氏，抄掇十年，積稿乃盈篋笥。入都六載，續有所獲。南歸重主關氏。關氏子晉卿從遊，即槐也。乃相與比勘輯補，凡三易稿，乃成是書。其後出宰大雷，家人

請捐廉付梓，雖餖飣之學，無關實際，書囊無底，掛漏尚多，未敢藉此自衒，而與良友雞窗風雨，積二十年讐訂之功，亦不忍沒，姑從其請而為之叙云云。其著述顛末，刊印經過，大抵詳備。更據孫補山尚書士毅弁言，謂四明古歡堂本，乾隆四十一年丙申，曾刻於江南望江縣署。歲丁未，關晉軒學使督學蒞粵，尊甫東皋先生攜其書來粵，粵士爭先快覩，請開雕以廣其傳。是關槐蒞粵又經重刻，今本是也。書都分四十卷，自乾象、歲時、坤輿、郡邑、形貌、倫屬、爵位、品術、禮制

音樂、至宮室、飲食、服食、舟車、百卉等三十九部，每部皆先以正名為目，次標異名，下引書以實之。其無可統屬又不能另列一部者，於近似之部附之。所引書亦自群經諸子至辭賦歌詠，無不收入，總之條分縷析，體例亦極詳明，誠類書中未可多得者也。夫類書辭彙責備為難，古今曾無盡善之本，是是書殆盡美者矣。

事物異名二卷 格致叢書本

明余庭璧撰。庭璧字國用，號懶雲，浙江餘姚人。是書為其蒐葺事物重名之作，與清人厲荃、關槐作事物異名考大抵相類，惟異名考出處詳引原書，是書祇註出處，體例為小異耳。錢塘丁氏八千卷樓書目著錄，謂附羅頎物原後，胡全庵文煥刊格致叢書乃刻之，故是本之首刻有新刻事物異名字樣。書都上下二卷，卷上收天文、地理、時令、人品、君臣、釋道、身體、飲食、衣服、珍寶等十門，卷下收宮室、公廨、雜器、武器、

音樂、百穀、蔬菜、百果、百花、百草、竹木、藥石、飛禽、走獸、畜產、鮮甲、昆蟲、數目、文具等十九門。各門之內，以括孤界事物原名為目，而下綴異名，異名下又以雙行小字註明出處。如天文門天字下，綴太空、青冥、紫冥、紫虛、太皓、太素、大圜等異名，而太空下註出說文，青冥下註出楚辭，是蓋輯以備查供行文藻辭之書也。故以淵雅論，屬書實出此上；論繙查便利，似此書轉覺簡捷。且書中多引蒙古物名，如扇曰撒體兒，帽曰只立速云云，若干語亦可據以考訂明代民間蒙古

語言、又他書所不及也、

姓史人物考十五卷又卷首綴吟一卷 家刊本

清章履仁撰履仁字希純南城人乾隆貢生早不得志於科第自謂籍子弟員中十年而始餼又二十六年而始貢計則足者十有五矣尚不知變計即遂棄舉子業學古人杜門著書顧念非規矩唐宋大家上追史漢其言可廢不如以雕蟲小技自見如梁周散騎興嗣千文千字業遂不朽乃取萬姓統譜諸姓錄粘壁間考義正音加之刪訂得信而可徵者二千有奇萆為五言古詩歌詠天地造化至帝王運數蓋

以姓為經以史為緯者也故先以綴吟一卷分天地造化帝王運數綴吟補等三節於五言句下各加詳註與清丁晏三續百家姓畧同是為卷首自卷一至卷十五則為人物考即以綴吟吟字為目次各舉數人詳註出處皆經徵考如一姓收明一烇宗註延州人正統中任靈壽縣丞一洪鄧州人成化中任贊皇知縣均見何氏姓苑者是是其書翔實過萬姓通譜贍博過丁氏之書即五言文字似左太沖似陶靖節亦非丁氏所及苟見其書丁書固可不作者即其所

收異姓如一洪等人事蹟亦他書所罕覯者又是書丁氏八千卷樓目作史姓人物考實誤

西夏姓氏錄一卷　雪堂叢書刻本

清張澍撰輯澍字時霖號介侯又號介白原籍武威後徙籍華陽嘉慶二十三年戊寅科舉四川鄉試即著華陽縣人後成進士官玉屏知縣改永新縣治事簡而持法嚴好責善於上官世稱賢吏文章鉅麗有名於時著有姓氏五書續黔書蜀典養素堂詩文集又輯刊二酉堂叢書此書一卷或即姓氏五書之一惟不見各家著錄蓋取元史遼金史及續通志諸書中之有關西夏姓氏者撥輯成

篇其事繁雜而瑣細且發前人所未發非通蕃語及遼金氏族者不能得其要領前有自序謂西夏之先托跋氏名思恭唐僖宗時為夏綏銀宥節度使與李克用等破黃巢復京師賜姓李氏唐末天下大亂藩鎮連兵惟夏州未嘗為唐患歷五代至宋季繼遷附宋封為王賜姓趙以遼聖宗統和四年叛宋附遼復姓李至元昊始稱帝時附遼附宋亦時附金其時臣下姓氏亦有與中國同者其異者皆蕃語不能得其受氏之原也今撮錄之附於

遼金元之後、以備考覽云云、足見除此書外、尚有遼金元姓氏錄、惜皆不傳、此編首西夏國王李氏、其先為於弥氏、次李氏、把里氏、全書凡數百條、每條之下、各引遼金元三史紀傳、及續通志等、屬徵博考、洵屬名著、按西夏遠處西陲、雖屢建國、與內地交通、實不遠他族之頻頻、故國人鮮注意及之、其史蹟除各史之蕃夷傳志外、亦僅西夏書事等數種、近數十年來、史地學者輩出、且以研治西北史地為風氣、於是西夏古史、復明於世、而澍究之於百年以前、寧非絕學、又此書原為澍手稿本、為法人伯希和得之閩中者、今其原稿、藏之法京、上虞羅振玉先生、好古敏求、因請錄副、刊入叢編、今吾人得讀是編、羅氏復古之功、不可沒也、至其遼金元姓氏錄、未知尚有傳本否、孫氏販書偶記目所載、尚見有姓氏書目考証稿本、亦不知藏於何所矣、

籟典四卷　光緒己卯刻本

清章啟勳撰、啟勳字達溪、號二泉山人、江寧浦口人、為粵撫鄒壯節公鍔當鄒守開封府時、勳即從之襄助幕庭、雖博學多聞、而屢試不第、乃援例分發、補任新鄭尉、後投袁甲三軍營效力、復宦游幕嵩洛、客汴最久、生平由官入幕、又由幕改官、好讀書工吟詠、數十年不稍綴、著有感懷舅氏詩、及同舟異識等、此書四卷、納萬籟於一編、紀人物之音韻、誠屬創作、亦異書也、書分四類、前列序文、極夥、計分天籟地籟人籟物籟四門、每門復別為數編、尤以人物兩編、最稱精審、凡樂聲歌聲皆歸之人、車聲馬聲及鳥獸虫魚草木等、皆屬之物、凡古籍之言聲者、分門別類、據典引經、雖似詞典類書、實為精心創著、誠為各序中所謂讀莊叟齊物之論、觸類能伸、廣陳宣籟紀之篇、好古獨汲借六書之會意、參萬物之諧聲、八音競奏於毫端、衆籟齊鳴於腕下、按是編所錄、雖稽之古籍、必徵之聞見、最要者、為其物籟所列、以鳥語為言、亦引古証今、斯

為難矣。又按前人雖有籍紀三卷之作，而所見未富，亦未大暢厥旨，不若此書之為籍俱備也，可謂洗昔人緒論之餘，補來學觀摩之缺，洵奇籍也。

古今圖書集成考證二十四卷 原本

清蔣廷錫等奉敕纂。按全書共萬卷，此編則所附考証，其体例有如資治通鑑考異。廷錫字揚孫，號西谷，一號南沙，常熟人，由進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工詩詞，善書畫，著有尚書地理今釋諸書。據雍正初年所頒上諭云，陳夢雷處所存古今圖書集成一書，皆皇考指示訓誨，欽定條例，費數十年聖心，故能貫穿今古，彙合經史，天文地理皆有圖記，下至山川草木百工製造，海西秘法，靡不備具，洵為典籍之大觀。此書工猶未竣，著九卿公舉一二學問淵通之人，令其編輯竣事，原稿內有錯訛未當者，即加潤色刪增，仰副皇考稽古博覽至意。又云特命尚書蔣廷錫等董司其事，而蔣氏表文稱奉敕恭校聖祖仁皇帝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既云恭校，必非纂輯，故可知各家目錄於此書多著清聖祖纂，觀雍正上諭所謂費數十聖心，則雖非聖祖所親纂輯，要係欽定無疑。考之諸家記載，証以當時公牘，此書實陳夢雷手輯，以附耿逆故，遂遣戍不列其名。

於是以廷錫冒尸其位，今觀蔣氏傳記，僅云平生工書畫，皆無一語及圖書集成者。至於此編，蓋即集成之校勘記，其次第純依原本，惟所校者，均不過字句之微，以所引原書証明本書之誤，由乾象典至考工典，惟以全書萬卷之繁，茲本考証僅二十餘卷，亦其概略而已。

母教錄一卷 民国九年庚申石印本

清鄭珍撰。鄭珍字子尹，晚號柴翁，貴州遵義人。道光舉人。學宗許鄭，精通聲音文字之原，與古宮室冠服車輿之制，兼長詩古文辭。同治間以荔波訓導補江蘇知縣，未赴而卒。所著有儀禮私箋、輪輿私箋、說文新附考、說文逸字、汗簡箋正、鄭學錄、巢經巢經說、巢經巢詩鈔及是編行於世。是編為道光二十年庚子，鄭珍之母黎氏卒後，鄭珍于苫塊之次，就母昔日母訓之深中事理足當箴規者，摹吻需書，

彷李昌武杜師益談錄之例，輯錄成帙。原刻于望山堂，咸豐遭黃白號之亂，板毀于火。世平後，其書流傳已少。遵義趙愷與鄭氏有葭莩親，于鄉人家中傳鈔得之。又值辛亥之變，得而復失。其女婿趙珺君有手鈔本，因就其本復蒐序傳以成完璧。民国九年庚申，趙珺君之夫楊元楨以斷本石印，即是編也。趙愷跋謂距原刻已六十年，則原刻當在咸豐十年庚申之際也。其書都一卷，凡有所言，逐條而錄，不事排比分類，凡得六十有八條。鄭珍原序、莫友芝鄭母黎太夫人墓志銘及趙愷後跋，則分刻于卷

首末附之，文字皆摹吻而書，不事粉飾，內容或關家事生產，或關立身處世，或關待人接物，或為己身經驗，或為先人遺事，以至教子之道，為婦女之道，凡足為規箴者，莫不采收並錄，無所別擇，述于前人語錄，並意在用示後人，引以為範，非著書立論也，其言瑣屑冗雜，無關大旨，其所論議，多不脫婦人淺見，然亦間有理致，如論教子之道，役使奴婢之道，處家庭之道之類，皆從經驗中得來，深為有見，此頗足引以為範，固不可以家庭細屑，婦女之見而鄙薄之也。

陰符經考異一卷道德經考異一卷參同契考異一卷（民國十五年石印本）

單步青纂輯。步青字延雲，高密人，清光緒十七年辛卯科舉人，撰有秋菊園詩抄、古玉考，並纂輯高密單氏詩文彙存全集等書。是編乃步青讀三書時札記之書。陰符經一書，步青就皇極世外篇有素問陰符七國時書之言，定為七國時得道者假名所著，因就彭好古注本，參較王世貞藏本，撰為考異，僅十七條，不記出處，殊為滿落。道德經一書，步青以河上公章句本為學者所稱述，而坊間所傳其章則丈人之章，字句多王弼字句，彼此混釐，久而難分，因就畢沅校定本，以河上公章句為正文，諸家為細注，又以唐傅奕校定者多古文古言，其摭拾不同之處，悉為注出，步青平素所見者，亦就之加以補綴，故所著考異，頗為詳備，蓋用畢沅本自較完善也。其參同契，則將朱子參同契考異原本編列於前，復以俞玉吾、陳致虛、彭好古、朱元育與朱子異同之處，詳為論列，而參以別家說，互證旁通，又於古今丹經凡有依據參同字句者，亦採其要言，因彙纂為考異焉。統觀全書，皆先錄原文，後附考異，其道德、參同二書者，彙集衆本，詳為考較，於原書極有參考之價值，至

所撰陰符經考異，異同之處既少，復無他本可以依據，殊無足取也。

海錯百一錄五卷　光緒間刊本

清郭柏蒼撰。柏蒼有閩產錄異，已著錄。志閩中物產者，又有王世懋閩部疏、屠本畯海錯疏，他如三山志、八閩通志、閩書，則雖略記物產，而究不以之為主也。王屠二書，復不採俚鄙之言，故亦不甚詳。柏蒼閩產錄異一書，即多有增補。是編體例與錄異又有不同，專載海錯，凡為五卷。首記漁，次記魚，記介，記殼石，記蟲，記鹽，記菜蔬，以閩語為目而釋之。末附記海鳥、海獸、海草，大抵俱為閩海所產，皆附麗於海錯者也。每記一物，首辨名義，次志形狀，末則並其物類之性、烹調之法亦詳焉。其辨釋名義形狀，必考參諸書，證諸實驗，故每能刊正舊解。閩中海錯疏以鰣魚為鯧魚，柏蒼證於集韻，分鯧鯸鮐鰣為二魚，以為鯧非鰣，閩書誤以魟魚為牛魚，海錯疏、閩書又俱以解魚為鮐魚，柏蒼據臺灣志及史記貨殖傳辨之。又閩中子魚，以莆陽迎仙鎮通應候廟前水通應溪所產者為最美，俗呼通應為通印，將稚如王荆公詩亦誤屬長魚俎工通三印，蘇東坡且以通印子魚對披綿黃雀，是皆傳聞之誤，柏蒼引山堂肆考、捫蝨新話、塵史正之。古人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曰多識

周禮紀攷體之大。而不遺蟲魚之細。蓋皆備物致用之意。後來遂以其為識小不足重。所見隘矣。柏蒼於是編攷證頗稱精當。雅俗並舉。尤符述物志實之旨。與郝懿行記海錯一書所云。俱能訂正舊書謬戾。不失為多識之士焉。

拾籜餘聞不分卷 清康熙刻本

清孔毓埏撰。毓埏字鍾輿。曲阜人。至聖六十六代孫。康熙己未。襲五經博士。撰有述聖圖。是編共百二十餘條。皆其讀書札記及其見聞所得者。不分類例。不標門目。舉凡羣籍考證。書院名稱。考較字義。以及先世遺事。名人事跡。邑中掌故等。無不載之。毓埏天材卓犖。賦性豪邁。生平無他嗜好。獨坐一室。列左圖右史。覃思研精於書。舉所不讀。葉賓序其書。謂其發言遺詞。一皆引經據典。見鮮弗涉於偏。議論悉歸於正。或述舊聞。而攷其同異。或即方言。而審其源流。或援典故。而證其得失。於人之有美弗彰者。為之表微。而闡幽因陋習訛者。為之醒蒙而覺昧。若春秋之明辨是非。以為規箴。凡所以崇正學。而斥異端。敦忠孝而衛道德者。固盡其有裨於世道人心。良非淺鮮云云。綜觀全書。其所記有極新穎者。如謂施耐菴水滸一書。經聖歎批評。盡得其開闔變化之妙。凡作文之法。悉備靡遺。誠能熟讀玩味。以肆其端。則行文有成渠之樂云云。聖歎批評。學者類皆斥之為邪說異端。毓埏獨譽之。其識見真有與人不同者。又如駁明張孚敬祭器用磁一條。謂其褻瀆神聖。祭

器用磁，固明人之陋，謂為褻瀆，則未免過矣。又記先聖像一條，謂迄今仍為魏興和二年所塑，查聖廟屢經兵燹，聖像屢燬，載在史乘，確有可據，絶非興和原塑，可知是航班亦有失考者矣。

恐自逸軒瑣錄十二卷 咸豐二年刻本

清彭昌祚撰。昌祚字嵩甫，江西寧都人，道光壬午舉優行，後以舉人大挑知縣，所任各邑，皆著政聲，勇於任事，案無留牘。昌祚除工詩文外，並通醫術，此書乃記其數十年來見聞所及，久而成帙，共十二卷，取雜記隨筆体，分條紀錄，前有咸豐二年自序，其紀載前四卷，多明清以來軼事舊聞，次二卷多述江西各邑奇案異獄，次二卷記師友言行遺事，次記各地詩詞聯語，次記種竹栽花諸法，

末記醫藥各方，全書搜羅極富，皆異聞遺事，與專事抄襲者有別，尤以所紀江西粵東之風土人物，最足見其宦遊所至，無不留意，按作者自序，於閱微草堂五種，備極推崇，故此書体例意旨，實以紀氏筆記為典則，其字雖弗逮紀氏，然樸實簡潔，自足不朽，且昌祚因旅粵日久，道光間目覩英夷之亂，書中所記各條，均屬信史，於兩粵大吏論之尤詳，亦見作者蓋直質之士，又記昌祚與梁章鉅友善，時梁正任粵撫也。

經濟時務判選六卷　明刻本

此書或題名經濟時務註解判選，亦題名玉堂精製舉業備用經濟時務註解判選。明嘉靖時翰林編修胡汝嘉編，金陵書舍周以德刻。卷首庶吉士王爾彥序，略謂聖人制禮以防天下，復制律以輔禮之所不及。我太祖高皇帝稽古定制，令以教之於前，律以齊之於後。至于取士之科，經義以觀其政正，表策以觀其博，判以觀其斷。然非得人致治之盛心。況讀書萬卷，不讀律，則致君堯舜，應然術。茲集根極體要，註釋詳明，學者誠能究心於窮經之餘，學博則用廣，他日出仕，讞疑摘伏，不具克全矣。兼云：書皇明嘉靖四十五年丙寅桂秋吉旦翰林院庶吉士王爾璽書于金臺書館。書凡六卷，其目錄吏律選用軍職等二十七條，戶律脫漏戶口等三十六條，禮律祭享等二十三條，兵律宮殿門擅入等三十二條，刑律盜內府財物等三十九條，工律作造不如法等十五條，末附名例律以理去官稱日以百刻二條。茲舉吏律第一條進士沈鍊選用軍職判辭略示例如下，判云：選曹分部，彌知武冑之司；司馬論官，乃職兵樞之重。七校陳而圜營肅，兩軍之節制攸成；五官設而羽衛張，九伐之威靈已振。虎符名器，那濫授于私人；魚鑰嚴城，須克堪于禁職。今某秉轄西銓，遙連東第，典司右地，不法左方，弄掌上之機權，動乖天憲，謝胸中之冰鑑，安辨人才。毛舉細尤，真因二卵而棄干城之將；關通太大盜，卻以千金而用市井之人。執袴出兵，冠裳毀裂；熊羆在野，狐兔縱橫。不遵清廟之條，請就和門之鉞云云。註解從略。此外尚有唐順之、薛應旂等判，皆當代聞人墨卷。鍊號青霞，會稽人，以十罪參嚴嵩，廷杖謫塞外，劾嵩及李林甫、秦檜像而射之，事聞，嵩唆路楷、楊楷順竄鍊名白蓮教，以謀叛腰斬。明鄉會試二場及國學課程皆有法律判辭之制，定遜朝四庫全書子部法家類有名公書判清明集十七卷，輯宋元人案牘判語，實此書之先河也。

寶鑑編一卷 傳鈔乾隆刻本

清方汝謙撰。汝謙號牧園，江蘇通州人，署崇川籍。本編撰于自序，大意謂學古入官，學之義博矣，刑名爲學古之一端，而洗冤錄又爲刑名之一端，刑名尚可委之幕友，若洗冤錄則非幕友所能代，人命至重，于此不學，安問其餘哉。余需次里門，荷大中丞桂林陳公（宏謀）之知，聘主珠湖書院，讀書之餘，究心律例，輒苦洗冤錄之難于記憶，乃編爲歌訣，期于成誦，名之曰寶鑑編。他日蒞官視事，或少免于昏聵錯雜之弊云。末署乾隆辛巳（二十六年）五月下浣崇川方汝謙牧園氏，書于珠湖書院。書中目錄分仰面致命傷、合面致命傷、致命傷亦分輕重、傷輕卻當致命處、傷重不當致命處、未死驗傷、附保辜限期、已死驗傷、驗傷真偽、初驗覆驗、洗罨檢已爛屍、附四時屍變、檢骨、附骨節數目、滴血、檢地、毆傷屍手足傷、他物傷、殺傷、殺傷辨生前死後、自刎、自縊、勒死、溺水、焚死、湯潑、服毒、婦女孩屍等三十二條。

每條各以七言韻語，構成詩歌，或八句，或四句，以爲口訣，使人上口吟哦，易于記憶，不致臨事迷惘，造成冤獄，意至美，心良苦也。古歙吳文瀓識其端云：道光元年秋，曲阜孔一峰先生手錄是編，寄屬付梓，俾廣公便。一峰初任粵東，現爲吾徽父母，關心民隱，嘉其來意，巽裒小冊，尤便檢攜，亦公門修行之一端云。

刑名一得二卷 道光壬辰重刊本

清句如珍撰。如珍字一清，宜黃人。乾隆中屢困闈屋，遂出爲名公鉅卿之幕賓，所遊甚廣。乾隆四十七年從皖撫譚尚忠治皖，頗有所建革，既歸，遂掇摭寄於案牘中所發明者爲一帙，析爲二卷。卷上爲論命案、論姦案、論盜案、論搶案、論雜案、批呈。卷下爲論詳案、論叙供、論作看、論作稟、論駁案、論詳報、論軍遣、論枷杖、論六贓、論參罰。大抵刑名之學，律例多而義可互通，情節叢而理必通曉，而後始能情罪相符，輕重允當。故昔人議獄必先辨論案情，而斯事又非老於幕學者不可，以其經驗廣、見識遠、用律熟、折斷審。如珍自謂律例成案，幕學之根本；世務人情，幕學之見識。是篤論矣。此書於律例之義蘊、人情之曲折，剖析至微，思慮至密，蓋能深昧乎其所言者。如珍遊四方，歷二十餘年，其書足當初學之金針。雖律例有不同，而人情則無殊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法家

女四書上下二卷 坊刻本

不著編輯者姓氏。其書乃合四書而成，凡上下二卷。卷爲二書，其目曰：卷上曹大家女誡、仁孝文皇后內訓；卷下宋若昭女論語、王節婦女範捷錄。[illegible]而總其名曰女四書。考是編爲瑯琊王相字晉升箋註，莆陽鄭漢字濯之校梓。又是編於女誡、女論語、內訓三書之外，收王節婦女範捷錄一書，乃王相之母劉氏所撰。書名之下註曰：男王相晉升訂註，謂爲訂註，可知以前並無成書。而前者三書，本爲皆王相所箋註，據此以[illegible]則是編[illegible]即爲王相所輯歟。按王相字晉升，臨川人，著有尺牘嚶鳴集。是編上下二卷，皆其所箋註，惟所收[illegible]女論語一書，按女論語爲宋若莘所撰，若昭曾爲傳中釋，今是編謂爲若昭所撰，實誤也。是編體例，書名之下各附略傳，以下始及原文。四書之中，[illegible]二書已著錄，第四種曰女範捷錄，劉氏所撰。劉氏江寧人，善屬文，歸王集敬爲室，三十而寡，苦節六十年，卒年九十，所著有古今女鑑及是編所收女範捷錄行世。其書凡十有一篇，曰后德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曰毋儀篇、曰孝行篇、曰貞烈篇、曰忠義篇、曰慈愛篇、曰秉禮篇、曰智慧篇、曰勤儉篇、曰才德篇、其書因循女誡之体例、就各篇分別立論、惟論說之外、以舉例為主、然撰其大旨、不外闡明女子之道、大抵皆本前人之說、加以引申融會、亦往往論斥前人謬說、如才德篇謂男子有德便是才、斯言猶可、女子無才便是德、此語殊非之類、能詳論其說之謬、實深有見地、較諸徒拾古人牙慧、拉雜湊泊者、實未可同日語也、

筆史一卷 美術叢書本

清梁同書撰、同書浙江錢塘人、字元穎、號山舟、晚號不翁、九十外號新吾長翁、乾隆壬申特賜進士、官侍講、平生善書、尤工大字、善鑒別名人手迹、過眼輒判其真偽、此書乃其仿宋米芾硯史體例而作、共分四類、一曰筆之始、二曰筆之料、三曰筆之製、四曰筆之匠、考証博雅、皆撮抄典籍所記關於筆之故實而成、其末筆匠一門、于漢得一人、晉得二人、唐得五人、宋得四十九人、金得一人、元得十四人、明得十人、清得十二人、凡九十又四、其贍博可見、同書為梁詩正子、詩正官至大學士、以能作擘窠大字、為清高宗所推賞、同書克紹家風、能書名世、其所推許清代筆匠、當得其實、非耳食者比、而此筆匠十二人姓名、轉賴此書以傳、斯良足為文房鑒古之助矣、

古銅瓷器考二卷 美術叢書本

清梁同書撰。同書，錢塘人，字元穎，乾隆舉人，選庶吉士，累遷侍講，嘉慶間重赴鹿鳴，賞侍講學士銜。平生性耿介，不諧于俗，工書，能詩，尤精鑒賞，著有頻羅庵集行世。嘗得元人貫酸齋書山舟二字額，因以顏其齋，時人稱為山舟先生。此書乃其品評鑒定古銅器及瓷器之作，分古銅器考、古窯考二類，前有自序，稱辨証古銅瓷向無專書，即偶見於著錄者亦復寥寥，茲就披覽記載撮而存之云。其評論古銅瓷淵達博雅，所記鑒別古銅器之法，先辨其顏色，次審其式樣，再之以款識，申之以銅聲臭味，更攷新銅器及做古銅器之製法，于是真偽莫不立辨，其鑒賞精審，于此可見。其論古窯亦類是。蓋梁氏生長世祿之家，又值乾嘉文物鼎盛之際，所見者多，非同耳食者之比也。

前塵夢影錄二卷 靈鶼閣叢書本 美術叢書本

清徐康撰。康，字子晉，號窳叟，吳縣人，為人擅岐黄，精鑒別，以幕遊終。此編乃館虞山趙氏舊山樓時疏記所見聞，以為等諸塵夢之飄忽，故題曰前塵夢影。前有李芝綬、楊峴兩序，又有江標序，則始為刊入靈鶼閣叢書者也。書中文房紙研書畫珍玩，靡所不有，胥憑目驗，不同瞀說，而尤詳於隃康吳中本文物淵藪。康早歲即以精鑒名於時，所交遊又皆耆宿名輩，相與甄奇賞異，見聞益擴，是編成於暮年，追憶十才二三，然已足資談古之助，況所記諸物，百餘年來，幾經兵燹，殆已蕩然無復存者。近歲南中罹禍尤酷，清秘世藏，多半星散，是雖欲不塵夢等視而不可得。讀康此編，不禁感慨系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藝術類

古南餘話五卷 舒白香雜著本

清舒夢蘭撰、夢蘭字白香、杭人、傳詳集部詞曲類白香詞譜提要中、大抵為人平易明徹、得古詩人風雅之正、所為文亦如水清石見、荇藻依依、名初不甚噪、其白香詞譜既刻入半厂叢書、乃大顯、是書收舒白香雜著中、雜著續棠刻書目辛集曾著錄、計驂鸞集三卷、猴山集、秋心集、花仙小志各一卷、南征集一卷、婺舲餘稿一卷、和陶詩一卷、香詞百選一卷、游山日記十二卷、湘舟漫錄三卷、又聯璧詩鈔二卷未著錄、共得十二種三十二卷、湘舟漫錄與此皆詩話隨筆之流、而是書持論尤多清新獨到處、如卷一一夕與五黃散步溪橋間、仲實問風流二字究作何解、予曰、此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之象也、被有文無行人影射壞了、柳下惠曾晳莊子諸葛孔明陶靖節及宋之周邵蘇黃乃所謂真風流耳云云、非氷雪聰明別有會心者不能道、蓋風流者即二程子之吟風弄月而歸意趣、嵇阮之徒尚未澈中邊、他更毫釐千里矣、又云、怡恭親王昔重刻白香詞譜、問所訂有遺憾否、余笑對言有兩事惜難補作、似有憾、一欲代朱夫子補作一詞、一欲代姜鄱陽捐一監、聞者絕倒、實亦絕妙語、至論詞曰、天有風月、地有花柳、與人之歌舞其理相近、假使風月下旗鼓角逐、花柳中呵導排衙、不殺風景乎、天下不過兩種人、非男即女、今必欲刪却一種、自說自扮、不成戲也、故雖學如文正公、亦復有兒女想思之句、正所謂曲盡人情、真道學也、其語非流俗文士口吻、亦非道學先生所能道、真風騷旨格也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雜家類

景教碑文紀事考正三卷 光緒乙未刻本

清楊榮鋕撰輯、李英圖匡逢時參訂。榮鋕字甫、番禺人，經歷不詳，惟署名自稱景門後學，當係基徒教徒。書凡三卷，刊於光緒二十一年。卷端列影照碑文一。第一卷載翻譯景教流行中國碑文，次全石家攷論，次大秦考，次景教考，次開封府挑筋教人考，次火祆考原，次婆羅門考原，次釋迦牟尼考，次謨罕默德考，次摩尼教考略，於諸宗教皆詳考其始末，述其內容，識究職方，及諸宗教之精著也。其二三兩卷則以新舊約引証景教碑文。按景教即基督教，其東中土，盛於唐，當時尚有火祆教等，載在典籍者，如宋敏求長安志及唐會要、新舊唐書百官志、職官志與西溪叢話、冊府元龜諸書，皆有紀錄。長安志云：義寧街東之北波斯胡寺，貞觀十二年，太宗為大秦國胡僧阿羅斯立。又醴泉坊之東舊波斯寺，神龍中宗楚客占為移寺於布政坊西南隅祆祠之西。冊府元龜天寶中詔以波斯經教出自大秦，改西京波斯寺為大秦寺云。均可考証其源流。又碑文中稱其道曰景門，曰景風，曰景力，徒曰景衆，曰景士，其寺與碑雖建於唐，至明崇禎間碑始出土，今在陝西省城金勝寺內。清代各金石家考証家皆為考訂，本書卷一即景錄各篇，而楊氏宣揚景教，箋釋碑文於西國文字之遷貿，輿啚之分合，教宗之同異，剖析詳明。他如挑筋教即一樂教，與回教相似。余旅大梁時，曾考其遺址，惜已荒蕪無存。又此書流傳極少，光緒辛丑，王先謙為之重刻，然僅卷一、二三兩卷，則無取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靈素五解篇一卷 六譯館叢書本

清廖平撰。孫宗澤疏述。平字季平，四川井研縣人。初肄業成都尊經書院，即以經學名世。舉光緒己卯科鄉試，己丑成進士，歷任射洪縣訓導、綏定府教授、諸職。精通經傳，主公羊學，於醫學尤深力闢舊說，另樹新解，並辨正各家醫書之誤。所著醫書凡數十種。其次孫宗澤能承家學，嘗主講醫術。此編即述乃祖之說，註疏靈素，博徵羣籍，發明亦多。前有平門人黃鎔序，謂宗澤明達貽謀，幼聰繩武，孔孟既獲淵源，岐黃又承祖烈，援以經証經之例，取靈素五解篇，植綱張目，如磁引針，其餘鍼刺脈法類之零散各篇，互相為解者，並以附後。殆於靈素獨得真詮，亦於先生醫學叢書中之丕振家法云云。全書首列原文，逐句疏解，正譌校誤，引古証今，使此難讀之書，復明於世。末附散解脈法諸篇，誠初學者之津梁，究醫術者之善本。按靈樞素問，分政治醫診二大派，天道人事，異轍殊趨，釐定部居，剖析涇渭，庶政學收功於大統，醫術不適於玄虛，乃後來諸家注說，舉干支運氣，概收納於人身藏府，致脈診病詳，流於星士，故靈素有醫診專篇，互相訓解，正欲使人易於通解。其靈素篇以解名，亦訓釋之義，而歷來解家大抵分篇作[illegible]註，未能合之以資互証。此書援以經証經例，相得益章，其有裨醫術，非淺鮮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釋尺二卷 六譯館叢書本

清廖平撰、平字季平、四川井研縣人、光緒己卯舉人、己丑成進士、朝考三甲、以知縣用、因親老不欲遠行、請改教職、歷任射洪訓導、龍安綏定各府教授、及資州嘉定各書院山長、著有六譯館經學叢書、世稱經師、平博通今古、主今文學、凡考論六經、皆獨具卓見、尤好醫學、於古[illegible]今醫[illegible]書之良否、內外諸科之同異、皆能究其得失、正其謬誤、所謂以治經者治醫、惟其理論雖精、不切實用、此書名曰釋尺、分上下卷、徵引經傳、並及羣籍、以考尺澤及寸關尺諸名之所本、蓋考據校勘醫書舊說之謬誤、發前人所未發、誠創著也、前有自序、以內經所言尺字有二彙、一真一贋、真為尺字者、如尺澤、此穴名之真尺也、如人長七尺五寸、以及骨度篇所言之尺寸、此身体物彙之真尺也、其餘如尺寸皮者死、此人字之誤尺者也、又如尺之兩旁尺內以候腹、尺外以候腎、此足之誤尺者也、又如持尺循尺、尺膚皆皮之誤尺者也、故此書考辨尺字錯訛、舉若干事例、可謂讀書得間矣、是編於真尺外、得上所舉「人足皮」三字、誤為尺字者、仍註改還本字、以求合於內經古法、復輯其簡要、述其學說、以不改字者為上篇、凡改字者為下篇、誠可謂醫說上一大發明也、又書中考其致誤之由、以自難經立寸關尺之名、廢古三部九候頭足並診之法、獨診手部、故凡形体相似之字、皆誤改為尺以就己法云云、說尤精確不易、又平所著醫書、約二十餘種、皆有發明、其博[illegible]學[illegible]洵不可及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仲景三部九候診法二卷 六譯館叢書本

清廖平撰。平字季平，四川井研縣人。光緒己卯舉人，己丑成進士，以知縣用，請改教職，歷任本省各縣訓導，及綏定、龍安等府教授，後長資州、嘉定諸郡邑書院，及襄校成都尊經書院。深通經傳，主公羊學，著有六譯館經學叢書，凡數百卷，其說以孔子改制，及禮運、王制之[illegible]大同為[illegible]旨，復精醫學，亦多發明，多辨正舊說之謬誤，然其理論極精微，遠而難通行，嘗聞三台蕭龍友丈云，與廖氏旅齊魯時，互究醫術，冥思獨造，識解精闢，惟著述雖富，終始未以醫術問世，蓋以整理醫書、考証醫學為歸趣者也，丈固以醫術名世，與氏同鄉友善，甚言可據。此書二卷，首三部，次九候，於醫家獨推仲景，而黜修園其体例多引舊說，以醫証醫，所謂三部者，指趺陽、寸口、少陰，次第辨正，於古今診法之部位，與脈証之異同，闡發尤詳。蓋今日診法，僅存寸口一部，至九候診法，首太陽病、脈証一，次辨厥陰病脈証篇，末傷寒淺注讀法、[illegible]論傷寒下利之病，又本書不僅於診法力闢誤說，於古本醫籍之校勘考訂，尤三致意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經脈分合四卷 壽櫟廬叢書本

清吳之英撰。之英字伯朅，蜀南名山人，累世積學，之英舉茂才，肄業於成都尊經書院，為院長王壬秋及大吏丁文誠公所賞重，旋以優行薦朝考第二，歸訓導灌縣，時德宗孤弱，母后主政，而維新議起，氏以天下將大亂，乃棄官奉母，息心著述，謂學者趨平易，避煩難，故所為學皆戛戛獨造，博極群經，尤邃於禮，著有儀禮奭固等。此書四卷，乃論經脈醫理者，分合次與論次，並互相發明，全書分條敘述，凡數十條，每論皆以合象為証明，足見其研討之細。按此書多論人身脈絡五藏，以秦越人難經、皇甫謐甲乙經為主，兼及王冰素問注，以分合二十圖輯會經文，次三十八論附焉，文取簡易，事主理論，攷氏此書之作，謂禮之薄，道之汩，形之所由懋，因譔是編，以說經者說醫，蓋自來儒者，除詩文經術外，多喜究術數醫藥，以夸其博，然每偏理論，不切實用，此書亦然，他如廖氏六譯言醫之著尤衆，亦莫不然也，故此編雖可供醫學參攷，以之實行求明效，則多迂滯矣。

升菴雜刻二十二種 明萬曆刻本

明楊慎撰。慎字用脩，號升菴，又自號博南山人，四川新都人，聞著成都，蓋列其郡也。正德間舉廷試第一，授脩撰，歷充經筵講官，遇事敢言，後以大禮議起，被遣戍雲南，即終老邊陲，慎在當時，以博洽聞，凡經史小學雜家野乘，皆有撰述，共數十種，此書乃孫宗吾所編者，凡二十二種，曰轉注古音，古音駢字，古音複字，古音餘錄，五音拾遺，古音略例，古文韻語，古今風謠，古今諺，古雋，經子難字，雜字韻寶，夏小正解，莊子闕誤，謝華啟秀，詞品，詩話補遺，滇程記，滇載記，遺集，山海經補注，春秋地名考等。其中多種雖已單刻，而有數種亦頗少見，如李氏函海曾收錄莊子闕誤、山海經補注等，其叙稱難頗不易得，足証是編流傳殊鮮，據此集以言，小學音韻者最多，而亦以此最精，如首列之轉注古音，王任序云，公仲孫鳳亭君，謂此冊乃先太史手澤，遺我后昆，世守者，自謂生平心力，獨萃此書，非遇好古知音，勿以輕示云云，足見其致力之勤，與

重視也。按慎以博雅冠絶一時，凡其考證論説及
詩文，無不精粹，卓然名家。然往往恃其强識，不檢
核原書，致多疎舛，遂又爲陳耀文等詬病。周氏因
樹屋書影亦云：胡元瑞、謝在杭諸君子集中，與用
修爲難者，不止一人，然平心以論，升菴著述雖不
免小誤，大皆精博，於經子小學尤多發明，稱爲當
時通儒，誠無愧矣。

東賢事略一卷 陽村集本

朝鮮權近撰。近所撰陽村集中有東國史略
一卷、東賢事略一卷。東國史略起於新羅始祖
五年壬辰，訖定康王之年丁未，王統論以稍爲紀，近以
新羅神武定康二主之立，皆理亂常，不足取法，而反
勸元，敘經紀事以詳，讒議庸鄙，並起國統
以是。此紀新羅百濟高句麗前代史事，東賢事略則
紀高麗王朝賢士，許中贊珙，會中贊方慶，權
楚成旦，洪中贊子藩，趙判門下仁規，王密直

伯崔侍制瀣，洪侍中彥博，洪政丞之，皆王相傳
政丞之，忠烈王時人，其記許中贊珙相忠烈王討平哈丹
積勞致疾，天性恭儉，自幼盟誓不變，雖子遺
官，食不過一器，布被蒲薦，淡然自適，有古辰
之風。洪侍中彥博，於政之既庚午宗去風擾
節矣。恭愍王時官知貢舉，取李穡等，尤號
稱之。甲午拜門下侍中。辛丑紅賊陷入宗廟避之，以
獨以爲不可，勸王自將與民致死，俄而西去者寇還
本家，計南遷福州，於移躁請州，冬，乘輿將還

京、次豐王寺、上遊庭葆、將死棄噢、公不避斧
鉞、具冠服出拒戰、詬詆而死、年五十五、諡文正、
為麗季名臣、以視近世觀之獻韓龍一流、以
美新朝此固有愧心矣。

李相國年譜一卷 朝鮮刊本
朝鮮仲右編、是書不著編者名氏、亦不詳李相國為
何許人、據是書所記、以甲子司馬登己巳文科、官至領
相、壬辰之變、王室遷播、相國嘗入明國請師、明遣使
楊鎬援鮮、辛卯大難、是時朝鮮黨見分歧、初
東西分黨、西人攻東人、後遂分東黨又分為南北、北
又分為大北小北、闢黨多以杜植於黨派擊異己為事、
於國是反隱置而不問、相國每有所陳請、則一主於正、
當以為人之聽言、順乎耳則是之、逆乎耳則非之、順耳者
多佞言、逆耳者多讜論、切勿以入耳之順逆為喜怒
而西求北逐、然於可見為讜說之所移、雖白可諸
王政可滿、惜乎時人不察、莫肯以應之也、賦性恬淡、樓
志山林、模山範水、未嘗營求富貴、寓住驪山下、每携
琴登陟、自彈自歌、精於音律、引聲高吟、若中節奏、
忘其身之貴也、嘗歎東邦名勝、如三角之白雲、關
嶺之聖居、天摩承平之白鶯、州、陝川之海印寺、安陰
之黃石山、皆為平生遊歷之地、而嘗以楓嶽為第一仙
寰蘭塵、層岩叠翠、有移人之境、無纖細而不盡者、

印此乃以見漂洒之概。惟是書以乃人操耳傳而不書其姓名里第，其於體例終未當也。

南寧事實一卷 朝鮮刊本

朝鮮佚名撰。南寧君洪喬，字元老，先世為南陽人。父喜卿，官黃海道觀察使。父學德望，為當時名臣。喬生於東方，幼而穎異，八歲能屬詞，嘗從玄軒游，相以成。玄軒稱為遠器。值廢朝燕山君之亂，業成而不肯科舉，嘗在都，讀古文詞，不與人交游。己未秋以親命赴謁聖洋試，擢第一，以禮曹佐郎選刑曹，旋拜弘文館修撰，持司憲，平安道司戶暗辭乃行。命出使椴島，康察毛帥文龍情實。文龍歎其博洽，為之錯歛跡。以軍功官至平安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繫討南寧君，而平壤陽遣龍馬而將來議遣號，一路淘洶。辛以禮遇失和，遂啟戎釁，虜帥九王率軍直指京城。朝鮮為震，繼往失戰。宣宗祖退居南漢山城。喬與柳琳出而迎戰，九王聞明兵入援，急趨南漢。其勢甚盛。鮮軍氣為之餒，琳軍亂潰，喬孤力無援，竟以慘敗致箭而卒，以身殉國。實東邦之偉士也。[illegible] 是書係南寧後人所作，收神道碑銘、墓誌銘、祭文、輓詞等輯為一編，亦東邦文獻之選也。

己卯八賢傳一卷 朝鮮刊本

朝鮮佚名撰。當朝鮮中宗朝，時為明大順間，賢於燕山君之無道，銳意圖治，崇尚儒術，振興風化，朝野晏然，碧潭風采。然內宗女撓政由旁出，而信用新進急於求進，任趙光祖、金湜、金淨、奇遵等，改革積習，重建新政，乃為舊黨南袞所抑，因毀光祖而竭之，死者金湜、金淨等。時謂己卯八賢，蓋是年乃己卯也。館學諸生李若水、申命仁等，會於光化門外，申救光祖，力陳時政，伯千餘人，卒莫能救，於是光祖死，而卯三年，沈貞、李沆、金克愊等相繼用事，而朝政益不可問矣。是書蓋光祖之黨所編，敘於光祖、金湜推崇備至。是時欲議改為鄭光弼，外和內剛，以風節自期，南袞將構陷光祖，託諸南書房人物，著革黨處中，且欲破傷士類，所呼門求入，及進乃知為袞，說光弼謂此輩君遺一人，其窮無窮，光弼正色曰：悠悠宰相多被賊害，都市而害，大臣不預事，諸賓士林，本非全心可恕為此乎？袞大怒而去，然成因光弼無左謫，跋安謫同被遣戍，下交光弼後進，因而排擊金湜被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建居易君，為楊說題一絕於岩上云：日暮天陰黑，山空寺入雲，君臣千載義，何處有孤墳。時其作亭之解也。所敘文字亦極生動。

陽村先生文集四十卷 朝鮮史料叢刊本

朝鮮權近撰。近字可遠，初名晉，陽村其號也。其先出安東，政丞溥之孫、僖之子。生於高麗恭愍王壬辰年。恭愍王己酉年十八登第。爲世所推。受業於李穡之門，字之曰陽村，爲陽村字說云：陽村者門生永嘉權近之自號也。近之言曰：近也在先生之門，年最少而學最下，然所慕而致之者，近而遠也，故字曰可遠。天下之近而又遠者，求之內曰誠，求之外曰陽。誠非君子能從踐之，若夫陽也，惡夫是稱之所未知也。此陽村之號之所由來。近早負盛名，參與機要，當易代之際，進退爲難。明洪武二十一年己巳，即廢王昌元年，六月奉命使明，冬十月返命。王氏易位，李成桂入繼大統，是爲李朝。繼以先朝舊臣，旋被放逐。後以獻離龍一頌，入仕新朝，聲望頓減。申欽評其人云：公麗末名大夫也，當使貴時，負於民欲，而其文章名論，高下於物，陽村字今論許云，而離龍一頌，遂作閑閑窮居志式，又作不偶三司，年未享年六十，而得徽矣。是集爲其子踶所編輯，入仕李朝之文，亦在其內。如所錄進風謠等序，則托忠州書先之言，以頌李太祖之德業；桓王定陵神道碑，則記高麗之運祚之終，廢王昌非王氏之子，所以責王氏之過，即所以美新朝，爲諛頌之作。較其師李穡牧隱集，風格殊卑。然其爲論近矣。然李氏一朝開國典謨，高文典冊，率在於斯，而東國史略論、東史事畧等編，有關於東邦文獻，亦不可無之作也。

保閑齋集十七卷附錄一卷 朝鮮史料叢刊影印本

朝鮮申叔舟撰。叔舟字泛翁，慶尚道高靈人，參判申檣子。保閑其齋名也。生於朝鮮太宗丁酉，登世宗二十一年己未文科，官集賢殿副修撰，累擢高科，歷官要，世祖為君，遇靖難，陞與謀為亮功，敘相臣。世祖薨，遺命以院相輔幼主。睿宗朝佐翼功臣又策翊戴功臣之功，迎立成宗，歷仕三朝，累功臣，封高靈府院君，朝野倚重，凡國家大事大政議無不剖決，禮樂制作無不出於叔舟之手，卒年五十有九，謚文忠，配食成宗廟庭。振其行事，甚有功業者。而述其所為三事，一外交上之折衝，嘗出使於日本，中國深明日本國情，判定貿易事例，撰有海東諸國記，呈於政府以為經世儀軌。世宗朝出使明廷，與明廷士大夫相繼詩酒酬唱，挑為東印賢士，是集所收遼海篇即其與明廷士大夫唱和之詩文，備述兩國之情感，並定其大文衛之方策。二、對於滿洲第之決定，征伐女真，開拓疆土，至滿江外野人部落而所鎮撫，北邊漸安，蓋有此征戰也。其事。三、諺文之制定。朝鮮本用漢文，至是乃開設諺文廳，庶集學徒，從事探討，與謫居遼東明翰林學

士黃瓚往還，以諺文為紀，正確之漢音，而樹朝鮮之文字。撰述洪武正韻通考，凡經四年，是以作此十三回次，並伊經營諺文還未行於世，所著保閑齋集，多所成於內閣，以鑄字校刊行，插申颯序，當成化丁未成廟特命登梓，以廣其傳。後因倭亂蕩散，值叔舟五代孫申炅，乃之序。叔舟所聖祖書道之隆，洞察發露之盛，而何如哉。不五十有八載之間，文稿散佚，未有存者，不多得諷自知快矣。於海藏書家傳得其本，而編成來全書，以鋟廣。希宇冊，崇川邑長是之士，豈此，諮訪於延接之際，果獲丞帙，今後鋟之，以圖不朽於，今觀是集，多詩文酬唐之作，亦為叔舟功績之人，固不能以文章稱也。

遼海編一卷 信問齋呈本

朝鮮申叔舟明倪謙撰。倪謙以明景泰間出使朝鮮，時叔舟實理接務，謙以上國之賓，甚將斯邦，叔舟與之詩酒唱和，相得甚歡，既其還也，叔舟送至鴨江，江去王城已千有餘里，臨流握觴，淒煙荒日，觸物傷神，慶俟短歌，使謙亦口賦詩，據懽而歌，並作和詩，以志別悰，叔舟録其唱答之作成遼海之編。明初書和人文，既通往還，詩文雅集，可以概見，叔舟而詩文多往雅勝，其詩所傳中土，因行於燕肆，其而得其刊本，輯於集中，附有跋云，近多人購書燕肆，得一書名遼海編，乃使學士謙在本國時，與叔舟公酬唱之作也，翻閱有他作為百之十有九，昔高麗朴寅亮使宋題龜山寺詩甚平平，祝穆載方輿勝覽中，至今家傳而人誦，況之斯篇，僅作，視寅亮何但不僅過之，其流佈於宋、垂輝無窮也決矣，今取其中留別詩作，如鶴山殘雪欺春白，鶴野晴雲觸眼遙句，亦齊之傳之作也。

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鎮管官兵編伍冊殘卷二冊 朝鮮史料叢刊本

朝鮮柳成龍編，是書為朝鮮宣祖二十四年柳成龍為京畿黃海平安咸鏡四道都體察使時所造諸鎮兵役花名底冊，原書為十一冊，今僅存三冊，為慶尚北道安東郡豐山面柳西佑氏家藏，依照書成，龍所撥亂後雜錄，朝鮮總督府修史會，假其原稿照相付印，而航從雜錄則概從刪去，以成一書，當朝鮮李朝初期，各道軍兵分屬鎮管，屬臨主將號令，一鎮失利，他鎮猶得嚴兵堅守，以防本境，明宗朝為應時需，始為分軍之法，軍兵散屬於巡邊使防禦使，所謂制勝方略，編者考書，鎮管之制，益成空名，洎壬辰事起，其弊甚甚，再付鎮管制，成龍啟任斯職，據主軍備，訓練卒伍，仿戚繼光紀效新書，仍束部伍之法，營從五司，司從五哨，哨從三旗，旗有隊，隊如伍，使兵農雜錄其編伍，使兵各姓，成為是冊，實達州縣貫之初，朝鮮北邊警備尤急，此冊為備是寶，其實不可忽之情勢，不獨可以窺見鮮邊兵備，且可為朝鮮史參考判之證，書為

成乾道庚所從[illegible]所編，今仍藏於其家。其
姪夫方秀曾刻，取佀草文稿纂有宰行膽録，蓋可
知其詳云。

諸江先生鯨鯖瑣語一卷　明刊本

朝鮮李濂臣撰。濂臣字尊度，忠清道全義人。全義
李氏為忠清巨族，世多名德。李漢司德福，旁有忠清李
諸李氏族譜。記其宗系書對載，李氏先德建寺，向及朝鮮堂
國。[illegible]士林張集，傳寫懷物之作，致世說新語之
體，而文字似不及之。然所記風物，事有可取。如所記冠帶
衣服之制，因時而尚，遷改變易，而皆與世道相符。中朝
吉平士庶宮笠様臺，上檐厚重，高大蹕免
檐窄，時人謂之東坡臺。上切餅坪兔，又用鶉毛微作
四稜，常以四甲為一隆，蓋猶有古人樸實之意。辛亥士
子年向士子云服，出宮其袖，曰唐袖。自丁卯以後，大濶其袖
為田唐袖。此一唐袖，而前後互異如此。予嘗赴京，見中原人
衣服小其袖封，蓋衍其外施乙失笑矣。又記蘇退休
罷官湖南時，尚節府在相位，以全禮蘆雁二幅求詠，
蘇以二絕還云：楓落蘋香蘆荻花，疎鐙隨處泛晴
波。寒去昨夜風霜厲，却愛江南有葉蕭蕭孤影
落江湄。紅蓼花搖兩岸陰，漫向西風呼舊侶，不知
雲水落處深。其所詩文時吉用江南名物，可以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見嘉佑之言而文字宿蓄，為詩人之旨，非若書別風淮雨，譌訛百出，甚刊刻之粗劣以致也，而文字亦未能雅馴，此精博之作也。

增補四禮便覽八卷 印本

朝鮮黃泌秀撰。泌秀號惠菴，昌原人，郡正道黃鴻之子，李太王時入仕，官郡守。李縡著有四禮便覽，以冠婚喪祭四禮為綱，采錄古經及先儒之說，删繁就簡，參酌古今，考核其異同，措之吉凶，條理不紊，頗簡得當，人易奉行，遂為朝鮮人士禮門法律之斷案，無敢異言。縡又別有類會一編，專言變禮，比類相次，以與便覽相輔而行，惟類會一編遂而未見，泌秀因其於變禮有所未備，採摭先儒之成說，凡於常變有可發明者，類附於便覽各門之下，以效補亡之意。按李縡之便覽，以朱子家禮為主，以古禮司馬氏居家雜儀及先儒之說，參證於後，采世俗之所遵行者以附於每條之下。泌秀之所補增者，則就儀禮禮記二書而增入之，如冠禮下則增入曾子問、雜記二條，乃醮下則增入士冠禮一條，昏禮下則增入曾子問、經國大全數條，喪禮下則增入禮運、喪大記數條，皆所以援古禮以證今禮也。首有泌秀自序，謂便覽之書年久板刓，池君松坦，有志經籍，多所刊行，今欲重鋟，且足

書請余鑑訂乃於原本逐一詳校附之以曾所類次者
顧之以增補四禮便覽其敢曰有功於類會也竊恐有
僭越之罪謹次原由以質夫覽之者有所參恕云爾知
是書為類會而作今纂錄之以存鮮人之禮學焉

疑禮問解四卷附疑禮問解續一卷 刊本
朝鮮金長生撰長生字希元號沙溪光山人黃
岡繼輝之子宣祖戊寅以遺逸薦屢拜郡縣令
仁祖繼位拜掌令官至刑曹參判辛未殁謚文
元從享文廟幼受業于龜峰宋翼弼絕意舉
業勤勉學問最長禮學博通公私變禮時人皆
就之問是書為長生平日答門人之問及朋友間
于禮學往復問答各分敘前代禮書參採諸家禮
說分類收採如韜藉紫緋之義殿屋廈屋之制宗
法班祔晨謁之儀以及居家雜儀皆有所商討而
喪禮發明尤詳尤在於急遽嚴肅之地彙分品別
以便繙閱使人心有所疑事有可質不待聚訟一閱
卷而渙然冰釋後附疑禮問解續一卷長生子金集
撰是書於問解所未及釋者皆一一為之詮釋更
附古今喪禮異同議一篇為研究朝鮮禮學之好資
料集字士剛號慎獨齋宣祖甲戌生辛卯進士光
海君庚戌授參奉以政亂致仕孝宗時官吏曹
判書判中樞府事至丙申殁謚文敬孝宗廟庭配

享從子文廟天賞英梓幼承家學又從泉谷宋穀
賢龜峰宋翼弼習性理之書專究退溪栗谷之
後世人目金氏父子為儒宗一時名儒如同春宋浚
吉尤菴宋時烈魯西尹宣舉草廬李惟泰諸
諸人皆出其門云

正音通釋二卷 印本

朝鮮朴性源撰性源字士濬號圓菴密陽人肅
宗丁丑生舉進士精研聲韻之學兼通禮書
著有東華叶音通釋琴禮抄纂已並著錄朝鮮
文字用中國文字為正體而以鮮文為諺文諺文所用
之初聲本與中國不同而其方音又多譌變並與初
聲不同者亦間有之此其不明牙舌脣齒喉合闢出聲之
理故五音相混宮或為羽商或為徵尚無一定之音韻
亦由北言文為二務于義而忽于音之致也自世宗
作為諺書以叶音律解中華反切之義若其中聲
之異因因方言之不同而初終之聲華與鮮同故以
反以切無不脗合世遠教衰不復知有終初有聲
之義亦不究字母七音之法習音韻者而名以已
見為反切不合于時俗從傳之讀性源是編取三
韻通考懸以華音于字下一依崔世珍所撰四聲通
解之音而廣集字書以參訂之依華字聲母韻
母以定鮮音之五音清濁凡諺字初聲各有五音
之分每字各以初聲辨其屬于某音凡其聲母與

華音不同者，一從初聲之同華者定音，至識音為
俾或經書諺解間有謬釋者，並書俗書于頭，以
資參證。字音清濁輕重，皆注出之。至若四聲七音
分配經緯之次，一依中華韻書等切為主。正祖十一
年，秘閣印行，首弁正祖御製序文，而鮮人審音用
韻，咸以是編為規模云。

闡義昭鑑四卷 印本

朝鮮金在魯撰。朝鮮自景宗辛丑以後，戊申庚戌
戊辰等禍亂，以至乙亥之獄，實為朝鮮政變之大
端，忠義之士，竄逐屈死者，指不勝數。英祖三十一年，
命相臣金在魯等搜輯事實，依次編纂，所以闡
明建儲之義，以昭示後人，其纂修之例，以前後
筵教及政院日記所載，撮要而謹書之，疏啟筵奏
鞫案之去取存刪，一稟聖裁，而御筆書下者及聖
教呼寫處，則懸注于下，事實記載之外，逐段立論
以著闡義懲亂之法，前後凶逆之根柢脈絡，一一
昭載。戊申庚戌戊辰諸逆，取其事關辯破者，略書
梗槩。首有英祖手書劄批、御製序文，編首案次
金在魯、李天輔等進闡義昭鑑劄子，金在魯、李
天輔、趙載浩等進闡昭鑑序，大意謂從亂逆自
先朝而失志怨上，實繁其徒，蓄異心而畫地指天，
危國圖本，自辛壬以來，百端誣衊，靡所不至。大統
授受之正，可以建天地昭日月，而敢售其擠翳之
計，凶肚逆腸，密傳潛通，肆以我殿下三十年涌

饋之深，覆育之廣，猶不能化梟獍之性，于是處分
懲忌計，而禍亂始定，蓋當英祖未繼位之時，陸虎
龍兄弟及金一鏡等陰相結黨，因黨中偶遭誅者，
遂憤起為亂，波及建儲，故英祖敕撰此書，所以戒
飭朋黨援引之毒弊，又別有諺文解釋之本，意在
使一班人皆能知悉也。

明義錄三卷、續明義錄一卷 印本

朝鮮金致仁撰。致仁，字公恕，號古亭，清風人，在肅
子，丁卯生員，戊辰文科狀元，拜副提學，乙酉右相，
官至領議政。英宗以耆耋之年，靜攝中每以軍
國機務為憂，令王世孫攝，左議政洪漢麟等深
致沮阻，乃與鄭厚謙深相附結，乘上靜攝，竊弄
威福，及聽政議起，麟漢等大懼，百端沮格，為計
益急，內布耳目，外引黨與，或造言脅持，或游辭
探試，又覘殿宮官之衛上而不附己者，必欲置于
親暱，晝夜經營，情跡叵測，及正祖即位，始正諸
逆之罪，命竄厚謙于慶源府，竄麟漢于礪山府，而
鄭、洪之黨伏誅，丁酉春，乃命金致仁等纂輯其
事，是書卷首載尊賢閣日記、御製綸音，卷一
金致仁、金尚喆、李溵、鄭存謙、徐命善等進明義
錄劄、進明義錄箋，下纂諸臣傳教，都承旨洪國
榮疏，自乙未十一月癸巳至丙申六月甲子事實，卷
二自丙申六月丙寅至丁酉四月甲辰事實，立綱分體，
一依編年之例，廷臣懲討疏啟，諸賊訊鞫文案，並

附于下。當為當時之實錄云。續明義錄一卷，起自丁酉七月辛卯至戊戌二月壬子之實錄，亦金致仁等受命編成者也。朝鮮地處海隅，雖為小國，而朋黨之禍最烈。若夫南北之爭，東西之爭，老少之爭，相繼若線。史部之書，十九皆記黨爭之事，以致于國社顛覆，悲夫。

戒戒錄一卷 鈔本

朝鮮宋時烈撰。時烈字英甫，號尤菴，恩津人。仁祖癸酉生員。丙子之難，南渡扈從，和議成，時痛哭歸鄉里。孝宗即位，以掌令召，拜贊善、祭酒，官至左議政。肅宗己巳己亥因議禮遠竄賜死。是書所紀朝鮮東西黨之實錄也。乙丑之獄，鄭汝立謀叛為魁首，事洩被逮，諸賊皆言吉三峯為謀主。吉三峯者，崔三峯永慶也。永慶之死，李潑兄弟及九十老母八歲弱子死之。至今東人冤之，蓋以宣祖乙亥之年，沈義謙、金孝元分黨，右沈者謂之西人，右金者謂之東人。西人領首李栗谷、牛溪、渾、鄭松江、澈、朴庵諸人也；東人領首許草堂、柳西崖、金東岡諸人也。崔守之死，東人以是怨西人。柳西崖為相，以緩於攻西人，李山海、鄭仁弘、洪汝諄以屏斥西崖之黨，自是以山海之黨謂之北人，以西崖之黨謂之南人。至宣祖末年，柳永慶、柳希奮、崔天健、金蓋國、閔馨男、南以恭以北黨之人目之，與山海亦有所爭權，分為各立，始有大小北之號，黨人互相紛爭，互相排斥，曰是曰非，相持之案，終莫能定。時

烈甲午之歲，遊于龍門，適東西老少四色之人同會，
因與談古名賢所聞，始自己丑東西之戰，轉至宋
尹老少之分，未復合為沈金名立之由，皆東西老
少千台相持之案，末附尹氏伯、吳季檝、洪伯升、諸人
之傳，以見其義，雖曰我公未必人人皆謂我公也，故以
我我名其書，其於東西老小名家之論，收輯靡遺，
可以見朝鮮黨人之多焉。

會武原從功臣錄券一卷　刻本

朝鮮忠勳府編。英祖四年戊申，李麟佐等謀叛，海
恩君吳命恒等奉命討平，因勳策命恒等功臣，
封領議政李光佐等九千餘人原從功臣，各頒給錄
券一冊，首刊揚武討逆頒教文一首，次雍正六年七月
十五日副承旨官洪景輔敬奉傳旨，大意謂王家效
力，勞大小之右殊，盟府紀功，施重輕之罔闕，茲申寵
命，蓋遵彝章，念亂賊醞釀者有年，致宗社震驚於
向日，羌胡潛伏于轂下，排布已深，蛇豕竊發于草間，
報甚急，射天出計，迺十九史而古無衞國純誠，賴三千
士之予有，行居雖異，同懷逐鳥雀之心，兵獄俱張，聿
見築鯨鯢之觀，決策致討，縱在元勳，秉義殲兇，亦
由多助，始信人和之為上，快洩輿憤之𦍥中，嗟我卿士
大夫，暨茲吏胥臺隸，無貴賤而必錄，以酬其忠，分等
級而不差，咸與是賞，茲頒原從之券，乃在實封之
錄，肯及子孫，既垂延世之澤，勉保終始，益殫捍艱
之忱，末注揚武原從功臣功級等差，後由揚武錄
勳都監吳命恒、趙文命等結銜監造，是役自

李光佐以至士卒之名靡不備載北興寧社原從功臣錄寿寧國原從功臣錄寿保社原從功臣改修錄寿棠俱為研究朝鮮變亂之實錄焉

隨聞錄三卷 寫本

朝鮮李聞政撰聞政字君衛號農叟全州人監察九成之子官至副護軍謚貞簡是編所記景宗元年辛丑英祖封册之事關于老少論黨爭之實錄先是肅宗十二年丙寅以張氏為淑媛時正宮無子戊辰九月二十八日昭儀張氏誕生王子己巳五月廢黜中宮殿于安國坊私第兄弟家私備膳羞以供朝夕諸嬪張氏升為妃時校理朴泰輔與吳斗寅俞櫶李世華等四十人上疏極陳廢母事上大怒置泰輔等於死于是進用南人權大運為領相睦來善為左相金德遠為右相六曹政院及三司皆以南人除拜引原州儒生安徽等疏請命黜文成公李珥文簡公成渾文廟之享理兩賢位版賜死前領相金壽恒賜死前右相宋時烈其他一代名流或杖殺之或竄逐之殆盡無餘而太子亦嬰奇疾以病死及英祖立始權封欲難諸臣自禧嬪之立一轉而為己巳之變再轉而為辛巳之凶三轉而為辛壬之禍朝廷之事類一網打盡宗社

之危機，迫在旦夕，苟究其本由，一禧嬪而已，所禧嬪者，自謂遵守先王之義理，以為扶護國脈之計，而所扶禧嬪者為迎合主上，要奪朝權，由是而釀為黨爭，開啟，謂兩黨之言論，皆是一偏之私言，頗不足以取信，至于閭巷之言，無偏無黨，實出公正之心，故據所聞而錄之，參諸疏章之奏，與鞫招之詞，而是非真偽易明，則是編也，頗有資于研究朝鮮老少黨論之參攷焉，

敬庵遺事一卷 印本

朝鮮李憲洛輯，許文敬公名稠，字仲通，慶尚道河陽縣人，以洪武二年己酉四月生，幼受業于陽村權文忠公，厲志力學，中癸亥進士，又登乙丑司馬試，戊辰以蔭補中郎將，庚午獨谷成公石璘，松堂趙公浚試禮闈，公擢丙科，兩公甚器重之，官至左議政，為朝鮮之名臣，海東名臣錄稱其正大而剛毅，清慎而仁恕，為學泝濂洛，溯洙泗，倚居正筆苑雜記稱其簡嚴方正，公廉清勤，動慕聖賢，每鷄鳴盥櫛，冠帶正坐，雖終日不見惰容，砥砥嘗以國事自信，獨守不與人軒輕，時稱賢宰相，其德業事功為朝鮮名臣之首，而無遺集行世，李憲洛守河陽之年，祇拜文敬祠下，訪詢文籍，輯為是錄，曰世系，曰遺黛律詩，曰墓表，曰墓誌，曰東海名臣錄，曰實錄抄畧，曰諸家漫錄，曰琴湖書院奉安祭文，曰常享祝式，而名之曰遺事，首有德李彌序，言朝鮮士習，多尚馳騁于詞章，其能以古聖賢經訓律心而勵行者，獨文敬先倡之，

其後寒暄一蠹靜菴晦齋退溪諸賢繼出大闡洙泗洛閩之統而文敬首創之功是以不沒云

全鮮志二卷 鈔本

朝鮮黃義贊撰義贊長水人太極教徒太極教本部續修輿地勝覽先設邑誌總目而京城為首都所在京華地形之美宮殿樓臺之勝故誌其山川城池風土人情人物政治而以全鮮名焉大畧分百六類首漢陽沿革次山川形勝風俗城郭宗廟社稷文廟及名祠陵園墓宮殿坊洞戶口璿源紀畧橋梁學校倉庫市場銀行郵便警察教會吏典大殺宮內命婦世子宮內命婦外命婦大封爵從大職官階耆老所各司衙門病院公園樓閣亭臺堂榭齋軒舍觀高館壇院驛苑池寺剎姓氏風俗形勝山川土產物產烽燧道路古蹟金石冊板全州建置沿革官員城郭關防驛院廟殿文廟校齋祠院社壇公廨新設學校臺樓亭榭橋梁堤堰林藪防堡面別町洞場市戶口田畓坪數倉庫糶糴倅廩徭役上納進貢奴婢軍額軍器古蹟故事名宦名案人物儒贒南臺抄選遺賢逸士儒行篤學善行文科武科進士蔭仕壽職忠節孝子孝女孝

婦、烈女、慈善、塚墓、寺刹、朝鮮全誌畧、朝鮮舊誌、有漢陽誌、西京城則闕畧、是書之修、成于大正十二年、爲李王遜位之後、若美國領事館、佛國領事館、中華民國總領事館之名、皆載在編内、名曰全鮮、所以別于漢陽、蓋朝鮮最新之志書、若大治鮮史者、可以知其地域之廣輪、山水樓臺之佳勝、與夫考德行、察道藝、觀風俗、皆有取于茲焉、

大韓疆域考九卷　鉛印本

朝鮮丁若鏞撰、張志淵補、若鏞字美庸、號茶山、又號俟菴、羅州人、正祖時生員、中己酉文科、官至承旨、純祖時、横罹邪獄、流配康津、十九年後始還、著有易學緒言、尚書古訓、詩經講義、大學講義、孟子要義、朝鮮水經諸書、已並著錄、是書原名我邦疆域考、張志淵易以今名、卷一、朝鮮考、四郡總考、樂浪考、玄菟考、臨屯考、眞番考、樂浪別考、帶方考、卷二、三韓總考、馬韓考、辰韓考、弁辰考、弁辰別考、任那考、卷三、卒本攷、國内考、丸都考、安市考、慰禮考、漢城考、卷四、沃沮考、濊貊考、濊貊別考、靺鞨考、卷五、渤海考、渤國續考、卷六、北路沿革考、卷七、西北路沿革考、九連城考、浿水辨、白山譜、卷九、白頭山定界碑考、朝鮮自檀箕迄于羅麗、上下數千年間、若三韓四郡、沃沮濊貊扶餘靺鞨之區分土裂、如碁翻星錯、凡治亂盛衰、沿革廢興之迹、無從考稽、至高麗中葉、金富軾始撰三國史地志、乃有地志之書、然朝鮮地理考稽有數難、四郡三韓、迭相興替、疆土境界、究莫指

定、又自箕子至三國之際、文字未立、事蹟泯沒、且地名只以方言傳稱、故其山川城邑之號、版圖輿志之錄、南北異昔、前後殊名、頗難考證、若鏞是書、參互內外之史、析衡諸家之說、考據精博、蒐採詳備、自若鏞之沒、黄艸之碑出、而日本之史來、又分水嶺定界碑一案生、張志淵又采取近事之可參証者、增補原書闕、又摹寫當時沿革地圖數幅以貼卷首、撰作那考、白頭山定界考二篇以補其後、洵朝鮮地志書中之佳構也。

兩銓便考二卷 刊本

朝鮮李太王敕撰、是書於兵吏兩銓注擬之法、取兩曹掌故、稽古徵今、刪繁就要、分類凡三十餘目、如品秩、職銜、薦望、陞資、擬差、官規、授職、置處、陞降、薦舉、自辟外職、追贈、改稟、瓜滿、褒貶、繫任、總例、諸科、悉本諸大典中見行法例、一一載錄、受教與稟達之着為令式者、隨類合錄、而今昔異制者、一從今所遵用、故事之或無文獻而成規遵行者、不可全漏、或非故規而一二施行者、亦附類入錄、非有成制、而一時差錯、不可據以為例者不錄、先是太王二年、命群臣增修大典通編為大典會通、既竣事、又以太宰大司馬之職、掌理銓注、文武之進塗既殊、格例浩穰、觀諸選部掌故、眩于謄傳、聽乎胥吏口授、訛漏百出、乃稽之古制、合于時措異同、萃集東西兩選之事例、以為國家得人用人專委選舉品階資格之權衡、不惟致資于一時、亦將徵信于無窮、考朝鮮官制之沿革、胥賴是焉、首有南秉吉序文一首、秉吉、後改名相吉、字子裳、號六一齋、圭齋秉哲之弟、哲宗庚戌文科、

官至禮判、精通天文、當時第一、著有時憲紀要、推步捷例等書、已著錄、敕編大典會通、兩銓便攷、秉吉均役其事、故序其原委冠諸編首云、

大典通編六卷 印本

朝鮮正祖八年、奉敕、金致仁等奉敕撰、先是朝鮮典判之書、有六典、大成、經國大典、續錄、後續錄、受教輯錄、續大典等書、編帙既異、不相聯屬、而諸司謄錄、漫無統紀、尋流而或昧其原、稽往而或遺于來、是書以經國大典、續大典合部、而增補續典、後受教及今所見行法例、通為一編、分為六類、一曰吏典、二曰戶典、三曰禮典、四曰兵典、五曰刑典、六曰工典、六典條目、第一次從兩大典、而先錄經國大典、次錄續大典、次錄增補、兩大典及增補合錄之際、皆有標識區別、各段起頭處、經國大典則書原字、續大典則書續字、今所增補者則書補字、凡六典中作橫看圖者、依典錄通考例、並在直行、官職則每職下以小字著其品級、註原幾員、續增加減幾員、各衙門之載於兩典、而今革者、已詳于吏典、故諸典法令中稱某衙門處事係緊要者外、今革二字、不得逐一懸註、六典卷首屬衙門、則加匡以別之、至刑典中、如乙丑以後受教、或有前後牴牾處、一從後受教載錄、兩典法制中的

係變通者，則注今廢二字，通諸編為一編，簡而無漏，詳而不費，今昔同異，條綱例目，開卷瞭然，頗便攷稽，首有英廟御筆，每典，皆有勉詞二句，其分六類之意，蓋仿周禮六官之名，以為經理國家之大典也。

農家集成一卷 印本

朝鮮申洬撰，申洬字浩仲，號二知堂，高靈人，仁祖時登科，官至通政使，是編仁宗教撰，首有洬跋云，昔我世宗莊憲大王，以五方風土不同，樹藝各有其宜，不可盡同古書，乃命諸道觀察使，逮訪農人已驗之術，以聞，命臣鄭招，就加詮次，名曰農事直說，又下勸農教頒于中外，洬于鄉居，試之有驗，第以印本無傳，知者蓋寡，茲乃侵梓，參以俗方，又益以朱文公勸農文，及姜文良公所著衿陽雜錄，四時纂要，救荒撮要等，名之曰農家集成，農事直說，則於備穀種，耕地，種麻，種稻，大麥，種山稻，種黍粟，種蕎，種豆，種胡麻，種花木，諸法，皆以實驗證之，衿陽雜錄，分穀品，農談，農者對，諸風辨，種穀宜，農謳諸類，然僅就衿山西北連溪水田旱田言之，四時纂要，則分節氣為說，且於朝鮮民俗，記載甚詳，如云，正月朔朝四面有黃氣，四方普熟，青氣蝗，赤氣旱，黑氣水，無風陰而溫，歲豐十倍，有春旱，元日子丑燒箒足食，鷄鳴時把火遍照桑果木上下，則

無蟲。立春後庚子日取溫蕪菁汁合家大小並服之，可理時疾。此有關于朝鮮之民俗，亦有以見朝鮮農民之知識。後附種牡丹、種海棠、種松、種果木、催花諸法。朝鮮環山臨江，田土不沃，農學亦甚落後，關于農家之書，僅此編最為善本也。

救荒撮要一卷 印本

朝鮮世宗撰。書中所載，皆執外旁生之法，所以濟食糧之困乏也。孝宗以來，連年歲皆大侵，西原縣監申洬取是編，附以補遺，而刊刷之。其救荒之品，一曰松葉，具性可安五臟不飢，實與脂膏根皮皆云辟穀，惟葉正是斷穀。一曰榆皮，性滑，久服不飢，荒歲農人食以當糧，係皮取白曝乾擣末用，然不如取汁之易為且良，實與葉亦可採用。一曰穀末，白末一升可出末二升五合，皮麥去芒連皮炒過作末，可出末二升。一曰桔梗，淨洗爛煮，入袋沉水踏之，令苦味盡出，而糜爛成泥，和飯食之，雖無穀而食亦不飢。一曰葛根，淨洗去皮，爛擣去其根絲，取成泥，泥沉澱去水，和米作飯粥食之。一曰木麥，未熟莖葉柔軟時刈取乾之，並莖實細剉炒過，擣篩作末，和水食之，足以當飯。一曰薯蕷，取根蒸熟食之，或擣粉作麪食之，亦年可以充粮不飢，最佳。此數物者，固不如菽粟之美，然飢渴之極，易得為甘。若夫凶荒之年，菽粟之收不豐，流丐之人終日遑遑，叩人之門，以求涓滴而未必

有獲奴飢未極而氣先竭豈若從事于此求之于必得之地而取之于至足之中其事甚易而義無取也是書其最要者譯以俚諺俾民易曉蓋朝鮮地瘠而民惰一遇凶荒飢饉相望是編所錄辟穀之方亦可見其民食之艱難也

經史集說十五卷 印本

不著撰人姓氏是書分二十四門曰天道門地道門祥瑞門灾異門君位門君道門亂政門臣道門人倫門人品門官爵門外職門寶貨門音樂門道學門經濟門宴飲門飲食門衣禮門制器門器械門器用門時事門人事門禽獸門花木門果實門各門之下復分子目類集經史中詞句捜集頗為詳備然是書之意不在故實之徵集而重于倫理之修養如天地器用果實草木禽獸之類收采者少人事人倫人品君道臣道諸門收采者多而論人之處出言行操守儉約識鑒寬厚謹慎廉潔謙退人生之貪廉直汙人君之當立志立心修德謹終始敬天修省養賢用賢行人政察幾微振綱紀修法度正風俗所言尤詳蓋類事之書非經非史要非徵引無缺易于尋檢論者或謂此體一興利于剽竊轉販稗販實學頹荒然此類功具之書實有便于初學且古籍遺文舊事往往托以得存亦學人之所不廢是編雖為類事之書

而獨重于修養，是固由于受宋代理學思想之所致，至于以心性情誠敬為說明人倫正綱紀，頗有裨于世道人心，亦類書中之別裁也。

士小節八卷 寫本

朝鮮李德懋撰。德懋字懋官，號雅亭，完山人，府使以益之孫，正祖己亥合奎章閣檢書官，官止縣令，著有雅亭遺稿、羣書讀撮、盎葉記、西海旅言諸書，已並著錄。是書分三編，曰士典，曰婦儀，曰童規，士典之屬性行、言語、服食、動止、謹慎、教習、人倫、交接、御下、事物是，婦儀之屬，性行、言語、服食、動止、教育、人倫、祭祀、事物是，童規之屬，動止、教習、敬長、事物是，總凡百二十四章，皆就日常庸行之間立說，首有德懋自序云，人有恒言，不拘小節，竊嘗以為悖經之言也，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細行即小節也，尚書大傳曰，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故小節之不修，而能致其大義者，未之有也，論語揭鄉黨之篇，管氏紀弟子之職，皆小節也，朱子述小學之書，立教明倫，以至于心術威儀衣服飲食之禮，皆所以備小節也，而世人於小節不能踐之者十之七八，能行者不過十之二三，其所能行者少而為善甚難，其所不能行者多而為惡

甚易、此所以士亂日衛者也、是編首士典、所以期乎寡過、次婦儀、所以敘夫室家、終童規、所以訓夫子弟、摭昔賢遺訓以備箴警、紀今人近事以資觀感、雜解複委細意在範俗而規人、使夫託諸不拘小節之說而無所忌憚者、知所惕焉。

入學圖說一卷 刊本

朝鮮權近撰。近、字可遠、號陽村、安東人、高麗恭愍王壬辰生、己酉登科、太祖時入仕朝鮮、拜大提學、封吉昌君、著有禮記淺見錄、已著錄。是書所錄、皆集諸前賢之語、作為圖說、凡四十圖、天人心性合一之圖、天人心性分釋之圖、大學指掌之圖、中庸首章分釋之圖、中庸分節辨議、諸侯昭穆五廟都宮之圖、時祫之圖、一室之圖、語孟大旨、五經體用合一之圖、五經各分體用之圖、春王正月横看分釋之圖、河圖五行相生之圖、洛書五行相剋之圖、太極生兩儀四象八卦之圖、先天方位圖、先天方位圓圖、伏羲先天八卦、文王後天方位、陰陽六九為老之圖、天地生成之數、河圖中宮之數、洪範九疇天人合一圖、無逸之圖、十二月卦圖、周天三辰之圖、一朞生閏之圖、天地豎立看之圖、天地横看之圖、望前生明之圖、望後生魄之圖、土圭測影之圖、土旺四季之圖、律呂隔八相生之圖、五聲八音之圖、周南篇次之圖、變風十三國之圖、公族及大宗之圖、掛扐過揲之圖、其于天人心

性之說、庸學語孟之旨、六經體用之分、河洛易範之理、以至曆律之度、揲蓍之變、疑滯而難通者、悉皆爬梳剔抉、探賾鉤深、為圖為說、條而不紊、是誠足以為宋學之指南、開發後學未達之關鍵、首有近題字、謂是圖之作、所以詔初學入德之門、爰綴諸賢為學之語、而示學者以所向云、

東賢學則二卷 印本

朝鮮黃德吉撰、德吉字原人、已箓汝訔五代孫德壹之弟、是書分為二綱領、曰嘉言、曰善行、三節目、曰立教、曰明倫、曰敬身、立教之實三、曰國學之教、曰家塾之教、曰家庭之家、明倫之實五、曰父子之親、曰君臣之義、曰夫婦之別、曰長幼之序、曰朋友之交、敬身之實四、曰心術之要、曰威儀之則、曰衣服之制、曰飲食之節、每類之下、彙集諸儒之說、如李退溪、金東岡、金思齋、慶敬齋、鄭困齋、李栗谷、鄭寒岡、柳西厓、趙靜菴、張旅軒諸人之書、搜羅甚備、其大意謂昔楊文公令幼學日記故事、必先孝悌也、主忠信也、繼之以禮義廉恥、朱夫子乃載諸小學立教之目、具訓于蒙士、此學則之所以編也、學而必曰東何、世之近也、事之詳也、何近爾、何詳爾、近則習熟、習熟則順、順則其入也速、詳則明、明則信、信則其從也易、傳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蓋取其聲氣耳目之相近而詳說之、先從東始、繄我東方、殷太師肇教之鄉、歷三千有餘年、八條遺俗、猶有不泯者、式至于昭代、儒賢

往往筆出於言，至行復繩蹈矩，皆可為後世學則。徳言以其遺文及記事諸書，言行汗漫，散出未易究觀，因慕采其要，仿小學之例，而彙輯之，意在使學者察其言以求其心，考其跡以觀其用，固不待豪傑之士聞其風而立儒者矣。由是而上溯小學近思錄，程朱諸儒之說，四子書五經之旨，不難也。是則朝鮮學術之風氣，全由宋儒之說體認而出者也。

頤翁續稿五卷 頤翁再續稿三卷 印本

朝鮮南公徹撰。公徹，字元平，號金陵，又號頤翁，宜寧人，雷淵有容之子，壺谷龍翼之玄孫。英祖庚辰生，正祖壬子文科，官直閣經筵吏曹判書大提學，至純祖辛巳右相，經領議政，憲宗庚子殁，謚文獻。著有高麗名臣傳，已著錄。公徹所自編之詩文集，曰歸恩堂稿，曰金陵集。歸恩堂集所收有詩、應制文、箋、議、啟、疏、劄、書、序、記、題跋、雜著、祭文、碑銘、墓誌、墓碣、行狀、謚狀、年譜等。金陵集所收，古今體詩及書、畫題跋。是集亦公徹生前所自定，前集為詩、應製文、啟、疏、劄、議、序、記、祭文、言行錄、神道碑銘、誌碣、謚狀。續稿為詩、應制文、啟、疏、劄、議、序、記、跋、祭文、墓表、誌碣、謚狀等。純祖二十二年壬午刊行，首有公徹詩稿小引云：余學詩既晚，且不喜數數作，金陵初集所載僅二卷。七八年來，又苦幽憂之疾，絕不從事于於此。今續稿得若篇，錄之，蓋欲于晚唐初明參據一席，而才力駑下，因難生厭，自視亦不滿

意何可言擬不朽之業哉，欲使覽者知其發于性情，不假雕飾，而若續藁所錄，往往于江湖山林之間，望遠思歸，甚則形于言，言雖不多，亦足見其志也。是公撤朐負其詩，蓋以碑誌疏啟之作，不足發人之性靈也。

秋坡集五卷 印本

朝鮮宋麒壽撰。麒壽，字台叟，自號秋坡居士，又號訥翁，恩津人。中辛卯司馬，入史局為檢閱，由侍教至奉教，乙未陞侍講院司書，薦拜吏曹佐郎，官至都承旨。麒壽幼年嗜學，樂與先生長者游，旁通諸子百家，有志聖賢之學，與成東洲悌元友，非禮不履。時己卯禍慘，以學為諱，麒壽探賾益力，遂為通儒。既釋褐，名論日起，權奸金安老欲網攬公，餌公以名香龍墨，麒壽以宵人之遺，置墻壁間，安老已啣之矣，嗛其不附己，以事斥免之。安老伏彙，始得用，為朝鮮人士所稱。其遺稿世久散佚，十存一二，其裔孫濬運輯為五卷。卷一詩，卷二啟、墓碣銘、墓表、墓誌、行狀、行蹟、科策、遺教，卷三言行錄，卷四家狀、神道碑、墓誌，卷五師友推許錄、湖堂修禊錄、修禊帖詩、修禊帖跋，附退溪先生書三則。卷首附年譜一卷。中欽撰麒壽墓志，稱其寄迹朝列，而恒有物外之想，仕罷郝掃，憂喜以國家法甚敘，忠孝是先，手不釋卷，室無媵

壁、嘗于晚年，子婿登顯，常以盈滿為憂，取欹器
鼎銘、出師表、歸去來辭、四箴、心箴等文以為鑑戒，
不以衰晚自畫，有衛武公之操。先輩若鄭文翼公
光弼、金慕齋安國，輩行若李退溪滉、成東洲悌元、鄭
北窻礦、趙龍門昱、李東皐浚慶，皆舉觴壽以為
一時冠冕，是其可傳者不在詩文之末技，而是集
之輯，則又其子姓所以表彰先德者也。

邵亭文稿二卷 刊本

朝鮮金永爵撰。永爵字德叟，號邵亭，慶州人。憲宗
癸卯探花，例陞通政階，戊午進嘉善，官至副使。為
學力于治心，反而潛求於洛閩之書，以涵養省察為
本。嘗言少困于場屋，心不能平，一日見程子示有箕踞而
心不侵一語，自念名利未能去心，心豈有不遷，自此不復
有不平之心。又謂為文莫尚乎道，道莫尚乎六經，六經者，
吾夫子刪述之，傳諸曾子、子思、孟子，由孟子以後，周程子繼
其絕，至朱子而六經之旨大著。孔鄭訓詁，未可全廢，而率
多傅會；王陸學問，不無深詣，而流入禪寂。惟溯洙泗
之真源，揭濂洛之餘波，夫子以下，朱子一人而已。近來
為學之士，固滯者泥而不通，拘牽義理之末；高明者
驁而不返，詆毀章句之間。派分支裂，各立門戶，互相
指擊，良可慨歎。永爵之學，讀孔鄭之訓詁，究王陸
之學問，以朱門宗風卓然自立于心，率此攝彼，不
悖朱子之訓而後已。是編卷一疏議書，卷二序記跋
雜著，卷三祭文墓誌銘行錄，卷四經筵講義。其
講義因文陳戒，凡君德民生施措紀綱，知無不言，言無

不盡、要在發明義理、輔導君心、未嘗有意于文、抑以文而論、亦簡暢可誦、尤長于詩、根柢深厚、為一世所推讓、其奉使于中國也、漢陽葉名澧見而重之曰、其氣清、其容肅、其言雅、其情摯、非君子而能若是乎、論者以為知言云、

雅誦八卷 活字本

朝鮮正祖選錄朱子之詩文也、以先王教人、詩之教為大、周之閭門鄉黨、以及邦國天下、為化民成俗之道、故孔子刪詩、以代觀風之政、垂之為天下萬世法、朱子之詩、辭莊而嚴、旨簡而奧、有詩人之旨、如無極太極兩儀五行、以至百王千聖肇紀傳道之系、則有齋居感興、仁山智水、鳶飛魚躍、以至春風和氣、瑞日祥雲之器、則有武夷雜詠、遏人欲存天理、有取日之符、丹書精微、道中庸、有鵞湖之次韻、元元本本、率普涵育、有西閣之句、戰戰兢兢、夙夜儆戒、有趣真之篇、而論啟蒙者、義文之精蘊也、述休熙之者、乾元之善長也、觀書有感者、大而極乎道體之全、而細析夫理窟之微也、寄胡籍溪者、千古心法、大于玩義利之、而又將萬川之明月、要與人各明其德、以示傳道自重之義也、故選為八卷、卷一、詞賦琴操、卷二、五六言絕句、卷三、七言絕句、卷四、五言古詩、卷五、七言古詩、卷六、五言律、卷七、七言律、卷八、銘贊、題辭、謁三先生祠文、勸學文、以續雅誦、按朱子之學、最為精純、其所以發明義理、有功聖學、固

一代之儒宗也。至其詩，在南宋並非大家，且亦不以詩名，謂之足以續風雅者固誤，且以自比孔子之删詩者，尤為悖謬。由此可見鮮人學識之陋，然亦足見鮮人之學術思想，全從朱子之學所自出也。

燕巖集九卷　印本

朝鮮朴趾源撰。趾源字仲美，號燕巖，潘南人。文章卓絶，正祖崇尚文學，重用之，為當路所嫉視，登文科第，官僅止府使。當時朝鮮人未有知泰西地球之說者，趾源入燕，隨使至熱河，與有清諸名儒交游，博覽書籍，倡地球一日一轉之說，人驚服之。是集所收，為詩、奏、議、書、序、題辭、記、論、農說、祭文、哀詞、神道碑、墓碣、墓志、墓銘、事狀、尺牘、熱河日記等，金澤榮所編集者。趾源天資聰穎，善為文章，有司馬遷、韓愈之風，餘波沒淫于蘇軾，負抱經濟之才，不得施于當世，獨以文章自娛。自熱河歸，作有日記數十卷，頗以諧謔洩其感憤，正祖得而覽之，至是正祖見奎章閣直閣南公，公撒文病其體奇，定罰收贖，仍曰，是皆朴趾源之罪也。令南作書報趾源，使著進一部醇正文以自贖，趾源答書謝之。後數歲汝守沔川郡，是時方注意于農事，趾源舊有課農小草一書，詳記農事，乃就擊校訛，附以限民名田農說一篇進，所論皆精切明確，蓋擬自贖也。正祖

覽而嘉之。亡何，正祖崩，趾源亦老矣，而卒不竟其用。今
集中農說、錢幣議等諸作，皆寄憂時悶俗之志遠
矣。至雜著中書虎叱文後、許生傳等篇，亦皆別有寄託，
而詩亦多感慨悲健之作云。

石洲集十三卷　印本

朝鮮權韠撰。韠字汝章，號石洲，習齋權擘之子。
宣祖己巳生，壬辰行在上書，請斬李山海、柳成龍。
入仕拜教官。光海君時，妃兄柳希奮用事，韠以詩諷
之，旋被獄禍。韠為人廣顙修口，疎眉目，貌偉而氣豪，
言論磊落動人，間雜詼謔，性酷嗜酒，酒後語益放傲。
晚於蕭風神散朗，早歲棄舉子業，除官皆不就，寓居
湖上，家貧，妻子恒有飢色，而人或勸之仕，哦詩若
不聞，樂弛置自放，于人少許可，遊不到達官家。雖
以詩酒自放，然天資甚高，內行甚飭，讀濂洛諸
儒之書，見解通明，雖老師宿儒無以遠過。其於
詩也，聲發為章，意至而錄，清麗典雅，各臻其妙。
朝鮮士人循為百年以來所未曾有。宣祖聞其名，
命進所為詩，大加歎賞，至以布衣擢法價使，然屢
以危言忤權貴，竟中蜚語，坐詩案以死，亦文人之
多奇者矣。仁祖十年癸酉，參判洪寶公始刊其所
為詩八卷、外集一卷。顯宗甲寅，其友李東稷又收
其所為雜文及遺詩三卷為別集。若請誅賊子梁

渾琉尤有名之作也後附松菴遺稿一卷權侃作侃名士直字松菴謹于李東澴稱其人雅致過于其詩惜天嗇其年而又生平閒懶不肯致力于文章故所作率多散佚東澴以之遺稿于其孫燧僅得詩數篇附于石洲別集之末蓋傷其生死不遇而庶幾蠹魚之餘不至于湮沒云爾

滄洲遺稿十八卷 印本

朝鮮金益熙撰益熙字仲文號滄洲又號上齋光山人光海君庚戌生幼習小學家禮等書受杜詩於鄭畸菴韓文於張谿谷而博洽經史文藝大進中丁卯司馬癸酉擢增廣文科選補槐院旋入史局遺稿所載為應制錄古詩律詩排律絕句封事疏劄啟行狀雜著等益熙嘗看宋朝名臣錄嘗謂三代以後文獻之備莫如宋朝士君子立身當以是為法於是日取而講究體驗以之發言制事其為文也本諸經史參之韓歐而歸宿于宋儒之性理渾浩鴻邃明白典雅絕不為奇僻之體無用之作至于奏章之文條暢剴切辭婉而理到且善言得失曲盡事情行狀稱其匡拂君德論建治法懇懇乎章奏筵席之間事有可言不顧衆人之咻一身之患必罄竭無隱每於國家事必挈其要領中其肯綮上而立朝毅然不可犯而好賢愛才誠意藹然其取人以誠慤重厚為先而甚惡儇給便儇之流有古大臣之風其詩時以寓感遣興而

已，不尚組織工麗，而一歸于沖和平淡，得古作者遺意，未嘗有意若詞人墨客之所為，然其境界之高雅，又非詞人墨客之所能至也。

休庵先生實記四卷 印本

朝鮮白仁傑撰。仁傑，字士偉，號休庵，開城人。少從趙靜庵受學，就其宅借讀書室。未幾，文正公被禍，仁傑痛斯文之不幸，入金剛山，歷年乃還。中辛卯生員，登丁酉文科。明年，拜學諭。又明年，始薦授藝文館檢閱，陞奉教。是時大司諫金光準、大司憲閔齊仁潛受尹元衡、李芑陰嗾，而花承密旨構陷柳灌等於無形之罪。臺議不同，翌日兩司詣闕，辭以不得相容。及退，仁傑因啟請罷之，尹、李大怒，下仁傑詔獄，鞫問。鄭順朋記仁傑護己之恩，只竄安邊。他臺諫亦皆貶謫，不幾放歸田里。乙丑復敘，官至右參贊。遺稿甚多，初佚於兵燹，再燼于回祿，蕩然無存。是編為其五世孫時昉所裒輯，詩五首，疏啟八首，書七首，遺墨一紙，則取錄誌狀諸書所出，非全文也。附錄三卷，曰年譜，曰國朝寶鑑及己卯諸賢錄本傳、行狀、墓誌、神道碑、祭文等，尚恨有闕，疑未及付梓。周鎮又取年譜畧加增刪，而正其疎謬。其後仁傑八世孫東野遍訪諸家，冀有流傳文蹟，亦頗

有一二所得，於是總輯為二冊，吉光片羽，不足以盡其所學，然觀諸行狀年譜所載，知仁傑膺服趙靜庵之教，終身行之不稍衰，為人慷慨有氣節，慕道希賢，砥礪名節，忠君許國之念，白首不渝，是以可傳者也。

琴書存目六卷別錄二卷　夢坡室刊本

周慶雲撰。慶雲字湘舲，號夢坡，烏程人。博雅好古，精賞鑑，且豪於貲，故蒐度頗富，尤嗜操縵，居常多致力於琴[illegible]史之整理，及著有琴史補續、琴操存目，及是書，於琴學文獻傳播，厥功殊偉也。近世琴家有楊宗稷所作，多為曲譜指法之學，究慶雲則注重文獻考訂，可以並稱焉。書共八卷，存目六卷，前有江陰繆荃孫序，及自序。書中所收，皆閱琴學著述，自周代迄於清末，得三百餘種，皆載明著者

姓氏籍貫，[illegible]標板本，並參攷序跋，撮舉其大旨，但不評論得失，體例蓋[illegible]題，以往義攷也。書中於古代佚書，仿王應麟漢書藝文志攷證、章宗源隋書經籍志攷證例，采輯佚[illegible]文，又諸樂書中專篇論琴者，仿漢志分錄中庸弟子職例，皆採錄於篇，此法最善，如趙孟頫琴原，江永琴徽圖，琴五調圖等，原非成書，然因為琴家所極應知也，後世書目於此尚甚少注意者焉。別錄二卷，據自稱以律呂為琴學根本，初擬並採樂書，因乖體例，且嫌本末

倒置、爰將統論樂律諸書別錄一編、今按所收皆關律呂者、如元熊朋來瑟譜則不收、又其中亦時有外誤、如載魯鼒自適軒琴譜析微、又載魯式如琴譜釋疑等、惟皆屬小疵耳、按已往輯錄琴書目者有與古齋枯木禪諸家、第僅錄書目而已、甚為簡畧、是書能廣事搜羅、薈萃大成、俾明琴學源流衍變、其功誠不可沒也、

藝菊須知二卷　清刊本

清顧祿撰、祿字鐵卿、别署茶磨山人、吳縣人、有清嘉錄、已著錄、是書有道光十八年自序、謂年來閉關抱甕、聊事畦圃、亦能量雨課晴、蒔紅種碧、爰循唐氏東籬集原目十條、討論吾友之說、而損益之、輯為上卷、復採吾友餘緒、并予身歷心得者、增入若干條、分為下卷、顏曰藝菊須知云云、案東籬集明唐承爔撰、已著錄、自擇地至護花、凡分十目、然於藝菊之法猶多未詳、祿序云證諸友人之言以增輯之、其友梅花菴主及洞虛子均不詳何許人、增輯者凡十二條、首培子、次接木、次護腳、次區種、次置盆、次選竹、次浸草、次剔蕊、次採花、次乞種、次覓伴、末辨性、又附載菊宜忌各二十四則、其培子之法、謂古時已有、引癸辛雜志及馮簟溪菊小正為證、攷馮簟溪即馮京第、有蘭易、蘭史、簟溪集諸書、蘭易、蘭史四庫已著錄、謂馮京撰、遺第字、簟溪集據全祖望所為馮侍郎遺書序、則久已不傳、菊小正一名、祖望雖及見之、而今亦傳罕覯、祿引其一鱗片爪、猶彷彿可見其梗概、亦可貴矣、

葉戲原起一卷 叢睦汪氏遺書本

清汪師韓輯。師韓字抒懷，浙江錢塘人，自號上湖居士，雍正間舉進士，官翰林院編修，著有上湖分類文稿等。所輯葉戲原起一卷，見其家刊遺書中，大別約為兩部，首錄各史乘稗載凡語有涉及葉子戲者皆錄之，如錄唐蘇鶚同昌公主傳云，韋氏諸宗，好為葉子戲，夜則公主以紅琉璃盤盛夜明珠，令僧祁捧立堂中，而光明如晝焉，是旁及歐陽公歸田錄、馬端臨文獻通考、方密之通雅、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吳梅村綏寇紀略、顧寧人日知錄、周坦然觀宅四十吉祥相、王阮亭分甘餘話等，皆零星摘錄者。後部則為全錄汪伯玉數錢葉譜一卷、潘之恆葉子譜一卷、續葉子譜一卷、黎球運掌經一卷、龍子猶牌經十三篇一卷、馬吊腳例一卷等，則詳述葉戲諸法、牌名、骰色，至綦詳盡。然全錄者皆明代以前雜著，時人吊譜不與焉。統覽全帙，多鈔錄消遣之作，固無足重輕，然奕譜牌經，亦聊備一格而已。

蒙古西域諸國錢譜五卷 振綺堂叢書本

清歸安陳其鏕述。其鏕字駿生，以候補知縣從洪文卿侍郎出使英國時，洪欲補正元史，廣求西籍之關涉蒙古者，以筆述事委之于其鏕，此編即其筆述之一種，于光緒十六年授之于汪康年穰卿，汪復授之于鄞縣張美翊讓三，張因於治事之暇，詳為校勘釐為五卷，而世次表一卷，尤費苦心，書成，劉聚卿觀察世珩擬刻而未果，汪因自刊之，時去陳之歿已將十年矣。其鏕此編雖謂本之西籍，然無原著姓氏書名，則其非譯述可知。書中首以錢面文字為一卷，詳述自元成吉思汗以後各屬行用錢幣之文字，大約別為蒙古字、回紇字、阿剌伯字，及變通別體等，一一攷辨其音讀，併舉錢文史事為證。錢之花紋形式亦詳列焉。卷二卷三則就圖作釋，編為號次，兩卷共六百八十七號，一一詳其花紋輕重、鑄造年時地域，及朝代國號。凡相同者胥歸一類，如一號三號五號三錢皆蒙古汗錢為一類，八號十一號二十一號二十五號三十二號三十五號諸錢皆旭烈兀錢為一類

如此者共約六十類西域諸國之製大畧都盡矣卷四為敌事則述蒙古成吉思汗以後簡要史事始于也速該把阿秃兒迄于窩合台後人事蹟第五卷為世次表第一表為蒙古大可汗世次終于薩爾伯達耳世次為表凡十皆極詳明蓋自有錢譜以來未有如此精審核實者更無論于西域諸國之錢譜即以較之于元史亦多為彼所未詳固不僅可作錢譜讀且多可以證元史之繆妄也所可惜者則錢圖未詳雖編列號次詳記文字花式究不知真幣作何狀及藏于何所為美中之憾耳

鴿經一卷 檀几叢書本

清張萬鍾撰萬鍾字扣之山東鄒平人仕履未詳是編向惟有抄本武林王晫丹麓天都張潮山來編檀几叢書始收之按鴿之名始見埤雅謂其性喜合因以為名野產者成群逐隊海宇皆然幾無地無此物人家所畜則種類極賾第從無著之為書編之為譜者萬鍾是卷蓋開前人所未有固曰好事而苦心亦良不可沒書僅一卷其目分為論鴿花色飛放翻跳典故賦詩數綱每綱之中又有子目如論鴿則分之曰性言鴿之情也曰德言鴿之長也曰種類言鴿之品種也曰羽毛言鴿之色彩也曰飛言鴿之翶翔也曰鳴言鴿之音聲也曰宿言鴿之居處也曰食言鴿之飼養也曰眼言鴿之雙瞳也曰嘴言鴿之喙箝也曰脚言鴿之脛爪也曰鳳頭言鴿之冠毛也曰產地言殊方所生之鴿種也曰沐浴言飼鴿者之調理也曰作巢言畜鴿者之安置也曰療治言所以察鴿之疾病而為之藥餌也如花色則謂諸禽鳥中惟鴿備五色參差綜錯成文不亂是以有花色之別大凡

色者貴純、花者貴辨、羽毛既美、嘴眼合宜、便為佳品、翮之剛柔、非所論也、置于園林池館、馴順不驚、飛鳴依人、較霍家鴛鴦、殆曰過之、其名目有鳳尾齊、巫山積雪等二十餘種、此皆所謂文鴿不離庭軒者也、若六翮剛勁、直入雲霄、鷹鸇不能搏、千里可傳書者、則別為飛放之種、其名稱有六、皆不論羽毛嘴脚、但睛有光彩、翅有骨力、便為佳品、若飛至天空如輪轉動、或高不踰墻、遍簷而轉、或不離堦砌跳躍旋動、或進退維谷、聞聲即轉者、則又皆鴿中之異種、總名之為

翻跳、不以常格品優劣也、典故賦詞、則撮取載籍前言語鴿事者、補談助耳、總之是書不為淵雅宏博、然得于實事身經、故可存以備採云、

獸經一卷 檀几叢書本

清張綱孫撰、綱孫字祖望、籍署秦亭、仕履無考、其書僅僅三葉、不能成卷、前無序言、述獸之名稱情狀、仿禽經埤雅之體、聯屬成文、多用偶句、略以類別、不分章段、不注出處、於獸之故實、既未能廣徵博引、以求賅備、又不加注釋疏證異同、失之太簡、大抵與袁達禽蟲述相類、四庫詆達書為餖飣之學、此書病正相同、蓋皆染當時山人墨客纖佻餘習、務以掇拾撏撦為能事、而不自知其見識通學、王晫刊檀几叢書

專收小品、榛楛勿翦、筆涉猥邪、亦復存錄、若綱孫是編、尚無傷大雅、特不足當獸經之目、為多識之資而已、

端溪硯坑誌七卷　清嘉慶間刊本

清朱玉振撰。玉振字秋汀，浙江錢塘人。夙慧，讀書數行俱下。困於場屋，急謀衣食，棄儒就宦，初仕為廣東通衢司，繼任北寨司、吉安司，署香山、瓊山、南海等縣縣丞。雖風塵下吏，而襟懷灑落，公餘即以山水文籍自娛，雅善書，真、草、篆、隸無不精妙，又工丹青，解音律，以及醫卜等術，咸能之，故大吏奇其才，而座上亦客常滿。尤嗜蓄硯，人有乞者，亦隨手贈與，不吝也。為宦三十餘年，惟積硯石百二十方。乾隆甲寅，年六十一，以老病乞休，貧不能歸，遂就羊城置茅屋居焉。著書此編外，有秋汀吟草，然亦散棄之餘也。此編則因見吳蘭脩松岩端溪硯志，嘆其精核，惜其未備，特遍搜古來論硯之言，重加編訂，以補吳書之漏略，而以自著之硯石圖說附麗焉。書凡七卷，首卷為分野圖說、端州圖說、硯山外圖說、坑洞內圖說等，卷一為杭世駿、全祖望等六人端溪硯坑志序跋等，皆吳書所原有，及吳繩年硯坑開採記、袁樹端溪硯譜記，而已作硯田齋記附焉。卷二則採諸書論硯之言，詳辨坑產。卷三至卷七，皆錄前人論硯文，自宋蘇易簡文房四友譜，迄沈廷芳隱拙齋集，凡三十六家，而以古今詠硯之詩殿焉。按端溪硯譜，古今作者無慮數十百人，固多佳著，而得之傳聞，涉筆成書者，亦頗不乏。故言人人殊，欲其衷於一是也，難矣。此書博輯諸家之說，而羅列之，俾讀者自為參證，用意固甚善也。至附錄所輯古今題詠，不過姑備一格而已，歷來詠硯詩何限，此所錄寥寥，以云遺漏，則所缺多矣，固不足以此為全書宏博之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譜錄類

笳吹大樂不分卷 舊鈔菓子本

無撰人姓氏。舊鈔菓子本。以工尺為主。旁註漢蒙文歌詞。殆藏教所藏祀樂之譜。歌詞則詞臣所撰也。全譜除前後引子尾音無歌詞外。中間為曲凡六十餘。皆有詞曲名曰。牧馬歌。古歌。如意寶。佳兆。誠感詞。吉慶篇。肖者吟。君馬黃。懿德吟。善哉行。樂土謠。踏搖娘。頌禱詞。慢歌。唐公主。丹誠曲。明光曲。吉祥師。聖明時。徵言。際嘉平。善政歌。長命詞。窈窕娘。湛露。四賢吟。賀聖朝。英流行。堅固子。美封君。少年行。四天王吟。宛

轉詞。鐵驪。木槵珠。好合曲。童阜。天馬吟。大龍馬吟。始條理。追風赭馬。迴波詞。長豫平調。遊子吟。平調曲。哉生明。高哉行。三章。圓音。欄杆思。哉行。法座引。接引詞。化導詞。七寶鞍。短歌。夕照。歸國謠。僧寶吟。婆羅門引。三部落。五部落等。歌詞之義。有頌聖者。如明光曲曰。瞻彼日月。虛空發光。聖君聖母。焜耀萬邦。有讚佛者。如賀聖朝曰。慈悲方便。永斷疑情。極樂淨土。不滅不生。有感逝者。如四天王吟曰。悲哉北邙。令聞宣揚。北邙悲歎。青史不渝。有警生者。如圓音曰。身無常。花到秋。名無常。富不留。財無常。蜂釀蜜。業無常。海發漚。其他諸曲大抵不外教忠教孝言人生之易失。促佛來之速求而已。以文辭論。固昇平之雅韵。以樂曲言。亦盛世之遺音。笳譜本不多覯。此雖後世之作。非古先所遺。然物以罕而見珍。得此亦可識笳音梗概。故亟表而著之。以備世之留心大樂者考索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譜錄類

閱微草堂硯譜不分卷 石印本

清紀昀撰。昀字曉嵐，一字春帆，晚號石雲，乾隆進士，累遷侍讀學士，坐兩淮運使盧見曾案漏言遣戍烏魯木齊，尋釋還，復授編修，官至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太保，卒謚文達，年八十二。昀學問通達，貫徹百家，能辨析漢宋儒術之是非，詩文流派之正譌，為世所重。乾隆三十八年開四庫全書館，昀因大學士劉統勳薦入館，其後游升為全館總纂，校訂整理，每書悉作提要，冠于篇首，稱詳晰焉。又奉詔作簡明目錄，評騭精審，尤為讀書人所珍。是編則其裔孫堪謹所藏墨拓孤本，付諸石印者，都約百餘硯，皆昀生時所珍。首為乾隆御賜仿宋天成風字歙硯等，次為友朋投贈及購存之物，每硯皆有銘贊，詞雅書精，可稱雙絕。其中最可珍者，如小硯有遺戍者題識曰：枯研無嫌似鐵頑，相隨曾出玉門關，龍沙萬里交遊少，祗爾多情共往還。乾隆辛卯六月，自烏魯木齊歸，橐裏留一研，題廿八字識之。曉嵐。中硯有校書四庫館時所用，題識曰：檢校牙籤十萬餘，濡毫滴渴玉蟾蜍，汗青頭白休相笑，曾讀人間未見書。曉嵐自題。大硯有劉文正原藏黃貞父研，以相授者，銘題曰：黃貞父研，歸劉文正，晚付門人，石渠校定，啟櫝濡毫，宛聆提命。如鄭公笏，千秋生敬。紀昀敬銘。曰：研材何用米顛評，片石流傳授受明，此是乾隆辛卯歲，醉翁親付老門生。紀昀敬題旁款。一側為劉文正公舊研，八分字六，一側為黃貞父舊銘，行書曰：以靜能壽，以有容能受，君子哉吾石友。舊研則有宋太史硯，原為明高斗南鴻臚故物，後歸五公山人，又轉入東州孔氏，孔氏中落，以售于昀云。其他大略類似，蓋均物以人重，不僅僅以材良製精為貴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譜錄類

適情雅趣十卷 清刊本

清徐芝選局陳學禮校正芝字玉川金陵人學禮字養真會稽人事迹均未詳書凡十卷皆象戲之局由第一卷迄第六卷為殘局圖勢第七卷第八卷為殘局圖勢説明第九卷名金鵬十八變前集皆得先之局第十卷名金鵬十八變後集皆饒先之局蓋象戲對奕之譜由芝與學禮二人選校以成是否即出于二人之奕抑集諸家着法雖無從攷知然象戲無國手由來久有定評故其譜亦甚少見傳世者除橘

中秘象譜外此殆為列局最多者矣編中殘勢共二百七十四局每局之中或有數變亦有不變即已者局各以四字標題于眉而以得勢要着附註于下如標曰氣吞關右註曰黑棄兵車馬砲勝標曰曲突徙薪註曰白車攔黑車勝標曰三鎮連兵註曰三卒保和局標曰易馬隱樹註曰馬兵保和局其餘大約類此説明解釋着法雖時見巧思然亦有故意讓着以緩攻勢者若漏子失着敗局已成目覩如無見當為錄刊之誤如第一勢氣吞關右第五着車七進九以後已全盤皆輸更無挽回餘地乃應着曰象一退三及以下五着皆為贅言絶無情理可解他局中若是者亦時時見之金鵬十八變前集凡二十一局每局多則數十變少亦數變皆以得先順砲勝後集凡三十局局亦多變皆以饒先順砲勝按象戲鋒鋭車馬炮並重能者必以善用馬稱若車與炮皆横直衝盪敵易覺而豫策應計是編擅長于使炮雖奪先爭險時見驚着使敵無所措手第以常論言之或者尚未技臻絶詣歟特物以罕而見珍象戲少故亟著之以

待世之留心者攷論焉

宣和譜牙牌彙集二卷 清光緒間刊本

書無撰人姓字。惟首有二序。前序署曰乾隆二十二年琅槐河上漁人題于金杏園之雨窗。後序署曰光緒丙戌博昌散人雲庵題於都門旅次。前序略曰。宋宣和二年始製。以來後人踵事增華。玩弄法不下數十種。然原譜天九而外。殊無意味可尋。余于三餘之暇。不辭玩物之誚。舉曩日應試歷下所聞于天台道人者。與原譜輯為一卷。丁丑孟秋南遊騈邑。又見梅溪先生所著演兵雜劇。爰與隨見隨錄諸條。次為後卷。是則此帙固署名河上漁人者所輯也。而後序則謂為鄉人金谷園先生所輯。又謂與高子星齋韓子子棫重加釐訂。復於首頁署曰杏園輯雲庵氏重訂。是則此編據文應為所謂雲庵氏者重訂。第其既誤園名為人名。又誤杏園為谷園。則其言果可據否。亦殊難知矣。書分上下二卷。上卷之目為宣和譜陵霄舒蔓打天九奪狀元奪錦標竹林同心結口號七種。下卷之目為宣和西征記後天占卜法混元一氣圖十面埋伏圖八寶珠環圖良宵望斗圖天長地久圖一年四季圖遊戲文猜詩謎牌名對酒令八陣圖時令小品十四種。而按之帙中。上卷缺陵霄舒蔓一種。下卷多參禪過五關兩種。而宣和西征記者即河上漁人原序所謂梅溪先生著演兵雜劇與宣和本來無與。不知如何竟易其名。混元一氣圖等。則又蘭閨清玩牙牌譜中之數種。詩謎酒令亦復前後兩見。則雲庵氏序謂重訂者。殆亦僅訂其能訂者耳。未訂者尚多。斯目與書之所以不符歟。第牙牌譜世傳雖有數種。然亦各有擅長。若彙集而為一帙者。當以此為嚆矢矣。是則雖雜亂不完。固亦未可盡棄也。而其出于陸潤庠諸人手寫以印行。則尤足珍矣。

印徵二卷 清乾隆四十六年鈔本

清朱楓集印。楓字近漪，錢塘人，著有雍州金石記、秦漢瓦當圖記、古金待問錄諸書行世。此譜前有自序，稱素好六書，癖古銅印，更時與同庚老友丁鈍庵遊，數同賞玩前人印譜，惟恨顧氏印藪、甘氏印正，或付剞劂，或染翰鼓刀，以意為之，雖甚精工，終非舊物，後之人欲求秦漢人心畫所在，將何所取徵乎。兒子家濂宦遊之餘，知余素好，殫心求索于梁宛故家，購得古銅印百方，頗愜老懷，爰出笥中舊藏并友人童二樹所贈，輯為一集，名曰印徵，無事鐫刻，亦不求備云。則是此譜半出其子所購，而由朱楓拓之成譜者。其書上卷官印凡三十又二，下卷私印百四十方，印文下均記紐製，官印間署考釋。所蓄印雖不多，然以選擇精嚴，勝無疑偽者，在乾嘉間人譜錄中，殊不多覯也。

曹南牡丹譜不分卷 家抄本

清蘇毓眉撰。毓眉字遵山，號竹浦，霑化人，順治甲午舉人，官曹州學正。是編即毓眉官學正時所撰者。曹南牡丹最盛，素為齊魯之冠，其間名種異本至為繁多，向無記載，毓眉因撰為是編，悉載其名，以記其富。自序有云，牡丹，秦漢以前無考，自謝康樂始，唐開元中，始盛於長安，每至春暮，車馬若狂，以不就賞為恥，逮宋洛陽之花又為天下冠，至明而曹南牡丹甲於海內，五雜俎載曹州一士人家有種至四十畝者。康熙戊申歲，余司鐸南華，己酉三月，牡丹盛開，余乘欵段，徧遊名園，雖屢遭兵燹，花木彫殘，不及往時之繁，然而新花異種，競秀爭芳，不止於姚黃魏紫而已，多至一二千株，少至數百株，即古之長安洛陽，恐未必過，因次其名云云。統觀全書所錄種類至多，可與鄞江周氏洛陽牡丹記、薛鳳翔亳州牡丹記並稱，惜載其名，不記其狀，未免美中不足耳。桐城姚元之竹葉亭雜記亟稱之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譜錄類

促織經一卷 舊刻巾箱本

原本序題小厂撰不著名氏亦不著成書時代此与鵪鶉論畫眉解黃頭誌三書同在四生譜中當同是康熙五十四五兩年中所成撰者大意謂範經詠昆蟲甚夥而蟋蟀見于唐什詳于豳風為風雅士究心所在自李唐宮中為戲傳及民間人爭效之然辨形辨色之說究未通曉迨宋賈秋壑著促織經所謂形色始詳論焉明季坊間多創為歌吟著其名兼著其象繪其色

亦繪其聲惟錯舛紕繆不少余值小圃涼生酒酣夜生風飄梧葉露溼桂花蛩聲四壁凄凄切切因檢舊編挑燈刪定非敢自附于古之博物亦一時遊戲偶及云結銜署小厂偶書不著年月卷首附圖八幀書之目次為促織經相法收促織訣早秋養法中秋養法晚秋養法三秋下盆法鬥後養法治蟲身熱去飛翅下三尾法蛩病六不鬥八不鬥鬥口鬥間合對促織三拘初對芡法上鋒芡法下鋒芡法形像總論論頭

色頭臉腿項肉翅足色一種青色七種黃色五種赤色三種黑色五種白色三種紫色七種異蟲三十三種按促織亦作趣織訛呼促〻生于草土者身軟氣石者體剛淺草瘠土者性和氣石罅坑及地陽向者性劣色則以青為上黃次之赤次之黑又次之白為下書中所云大要如是其他各款不悉述

畫眉解一卷 舊刻康熙巾箱本

此爲小厂氏所撰四生譜中之一種前有康熙丙申五十五年仲春自序其目次首列總論四則次論頭搭眼搭皮眉鼻嘴嘴色下叹胸膛頸背翅肘腳掌尾身毛膽肩等二十一則共色樣二十八種下品二種次養法十二條雜記十六條附獨叫法初養法初鬥法入籠法孤叫法聚巢法脫毛法收養法各圖八幅按畫眉一物往籍鮮有記述祇方旭蟲薈引廣輿記畫眉產四川又引潛確居類書畫眉似鶯黃黑色其眉如畫巧于作聲如百舌末附棗語云畫眉吾鄉嚴州府亦有之又有色純白者陳淏花鏡附載畫眉南方最多狀類山雀而大毛色蒼黃兩頰有白毛如眉雄者善鳴喜鬥其聲悠揚宛轉甚可人聽雌則不鳴不鬥無所取人多畜雄者于廊簷之下貯以高籠籠內繫二水食罐中用南天竹幹一條作梁冬月使之棲止則足不冷日以雞子黃拌米再和些少細沙與之食便不時肯叫如

天氣漸炎常將籠浸于水盆內令其自浴則毛羽更鮮不死至深秋各戶之鳥聚集開場相鬥以決勝負是亦一種消遣法相畫眉古有訣云身似壺盧眉似琴頸如削竹嘴如釘再添一對牛筋腿十籠打盡九籠贏云云可與此書互資參攷也

黃頭誌一卷 舊刻康熙巾箱本

此非小厂氏所輯促織鵪鶉等四聲譜中之一種經也論也解也誌也其實皆譜錄也黃頭爾人絕少道之者惟陳氏花鏡言黃頭小鳥之勢者似麻雀而色更黃潤嘴小而尖利爪剛而力強人多以籠畜之大槩以毛緊眼突者為良鬥則兩翼相搧啄嘴啄脚扯自有許多相角之態頗足動人賞鑑每日以雞子黃拌米粉飼之則力猛切忌糯米作粉交夏須覓竹包內小白蟲與之食則更發長但此鳥較之畫眉雖易得而難養片時失與飲食即便餓死小厂此書首論黃頭之頭臉嘴眼眼色嗉頸胸膛背翅脚尾掌後剎毛聲色身形十九條各為點絳脣生查子卜算子鶍謁金門清平樂搗練子憶王孫望江南菩薩蠻長相思更漏子薄命女桃源憶故人浣溪紗好事近少年遊鷓鴣天青門引滿江紅等小令一闋述之次蛇頭蝴蝶等搧品四種種次兼脚順樜頭等鬥法十一種以上兩項各以五言截句詩一首述之次青雀粉青等色樣三十種各以七言截句詩一首述之次鬥賺褁粉等養法十六條次相法及鬥養各法等雜錄十九條附圖八幀卷端自序略云黃頭之為物古今未見品題所可異者畜之樊籠遇敵善鬥忽鼓翅以奮足旋挺胸而交咮大不類于隙觀儼爭雄于季郈爾乃入山麓設尉羅見百千而迸一經轉戰而不磨云云結銜署康熙丙申五十五年仲春上浣小厂偶書此鳥古今既不見有人記述則此書居然孤本有足存矣

燕梅花候記一卷 光緒石印本

原本題餘凝生撰餘凝生者遜朝正藍旗定藩宗室多羅貝勒毓朗之別署也先是餘凝以光緒十九年植紅梅一本於其齋南窗下次年又植一本於西皆唐花也越二年兩本皆花西梅繁茂而東梅清瘦二十三年冬秋月軒主人請勿以草束且云彼軒後種梅數十株冬皆弗束束則枝傷於秋花弱於春餘凝曰軒後梅與余西梅齊年乃軒後梅高僅四尺許春弗花且三

年不加長則仍以束之爲是主人曰否余梅背日而向陰故不花非不束之咎餘凝之梅主人請束其東勿束其西從之明年春東梅花西梅枯且死於是芟西梅幹之槁者留尺許既而芽怒發幹枝叢生如灌木枝多不可束乃構木幕席塗以灰泥若斗室然春盡去之二十六年京師遭亂避地北山二十八年歸則西梅盡傷欲死東梅不復芽矣次年自春初捕蟲春盡蟲絕西梅翁鬱蔥蘢高寬皆逾丈餘凝以爲前三年

冬未束而槁二十六至二十八年不束而轉茂乃作梅記爲來歲之程式好事者亦可借鏡云所撰梅候由光緒二十九年癸卯至三十三年丁未逐年春季雨水驚蟄春分清明四節氣花曆次第臚陳後附梅蟲紀略及古近體詩若干首雅人深致風流可愛若夫前紀所云種梅向陰則春芽遲背日則脈來緩芽遲則冬傷於寒脈緩則冬傷其暖又云燕地冬春暖則方冬而解裹寒則春盡雪猶作皆閱歷有得蒔花之三

昧也

北京順天養蘭經歷略法一卷 光緒排印本

清岳梁撰。岳梁字柱臣，内務府蒙古正白旗人。光緒十六年著。此書時官江蘇候補道、總辦神機營槍砲廠，加二品銜。書無序跋，其條目曰養法、曰製土、曰製肥水、曰捕蟲、曰細瓷盆養法。大意謂北京養蘭，多春秋兩種，春蘭不畏潮溼，冬日亦須澆水；秋蘭反是，當秋花落後，土不可乾，宜澆香油一次（謂脂麻油），霜降前移盆房簷下，以避霜雪，天冷入房，立冬、小雪時，太乾之盆，仍可澆水，惟不可多，冬至大冷，建蘭則不澆矣。水以雨雪為上，河水次之，井水有鹼鹹雜質，不可用。又謂京中培養此花，不能長久，大約有十弊，冬令澆水多，或花房太暖，春夏秋缺水，長用井水，春日出房太早，忽乾忽溼，肥多生蟲，夏令大曬，秋令太乾，連經透雨，不善換盆也。以下三季培養及製土各法，不悉舉。按，上古經傳騷選之所云蘭，蘭草也，蕑也，亦稱香草，又因禮記佩帨蘭茝，楚辭紉秋蘭以為佩語，亦稱佩蘭，宿根叢生，圓莖赤節，葉對節生，二柄或三柄，每柄三葉，中大，兩旁小，有細齒，似鳳仙花葉，入秋開紅白色小花，細碎成簇，京師新歲有以其葉同柏葉、千日細紅等纏作把子，貨呼為香草貨賣者，真蘭也。亂近今雅人種之、繪之之蘭，蘭花也，即建蘭花，葉皆如馬蘭，古今人所著譜錄俱屬此種，李時珍本草剛目（蘭花）引證眾說，辨別甚詳，今以考述岳梁氏經歷養法，並及於此。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鵪鶉論一卷 舊刻康熙巾箱本

原本序題小厂撰为经綸堂舊刊康熙巾箱本四生譜之一封面署云金先生著皆不具名氏自序略謂鵪鶉取其性馴而善鬥久与人習不待鉤絛樊籠之拘束或弄於掌上或納於囊中任其自然都成韻致此雖微質要与凡鳥不同記曰田鼠化为鴽田鼠各益於人鴽則人轉愛玩之高人逸士有時煮茗焚香彈碁酌酒風花雪月之趣鼓動生機自茲豪興有託豈獨遺於鵪鶉哉雖然有好有醜品類之不齊有棄有取審擇之必精余讀花經所載魚蟲鳥獸頗詳每欲逐一窮其情狀而素性尤喜鵪鶉爰廣輯舊聞參以時論彙成一編以俟博物君子供閒暇之清鑒助寂寞之笑談云末署康熙乙未五十四年仲秋上浣小厂偶書本書目次为蓄馭法鬥勢龍養法八條出籠調馴法五條回法四要四不鬥三貴相四大鬥及分論色聲頭臉眉冠鼻嘴叹眼鬚頸領絃毬嗉腿脚邊毛翅背胸膛腹尾毛骨等相法各一條共二十五條最後殿以鶉品四十五種並附圖畫八幀存本草集解引春秋運斗樞云立春雨水鵪鶉鳴鵪与鶉兩物也形狀相似俱黑色各斑者为鵪今人總以鵪鶉名之以之鬥搏起於中古今人各復好之矣此書所論鵪鶉之種類毛色乃至養鬥諸法最为詳贍著存其跡亦多能鄙事之一助云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香譜二卷 百川學海本

宋洪芻撰。芻字駒父，江西南昌人，黃庭堅之甥也。紹聖間進士及第，不欲仕，放浪江湖間。靖康中始為諫議大夫，坐事貶海上。與兄朋、弟炎、弟羽並有才名，當時號為四洪，而芻詩尤工，有老圃集傳世。香譜者，則所輯焚薰之事。都凡二卷，上卷之目為香之品、香之異，下卷之目為香之事、香之法，第香之品紀諸香產地、形狀、種類、功性，自龍腦香以次都凡四十一種，雖均錄之於書，大抵其物皆

信而有徵，即今日尚多可按籍而求，如龍腦香、麝香、沉水香、白檀香、丁香、木香、芸香、茅香之類，皆是。香之異所載，籍異聞，其物有無不可知，錄之但為典故談助耳。其名亦三十八種，如都夷香，食之不饑，見洞冥記；茶蕪香能肉枯骨，見拾遺記；月支香氣聞百里，九月不歇，疫病盡瘥，見瑞應圖；振靈香氣聞數百里，死屍在地即活，見十洲記。香之事，述香之故實，自說文芳也，春秋傳黍稷馨香始，以及內典之香嚴童子、古詩之開奩集香、蘇百和、袁衣香等，總共五十事，雖疏漏甚多，然可見一斑。香之法則配合方劑，共二十三法，以牙香方為最多，其次則藥香、濕香、印香、傅身香、衣香、酒香、窨香、薰香、餅子香等，各一二方，不等。大抵均宮府秘傳，不可得之人間者也。按香法古所重，尚至唐而益盛，降及晚近，香法之如縷不絕，唯賴是編尚存耳，可不珍哉。近人言香之書，亦大抵以是為祖本，惜乎單行甚少，不為人溥見也。

藏雲閣識小錄四卷 天津金氏刊本

清徐士鑾撰、士鑾字沅清、河北天津人、以咸豐戊午舉於鄉、官至浙江台州府知府、生平著述甚多、已刊行者、惟宋艷及醫方叢話而已、尤精于考鑒古泉貨、與戴文節熙、李竹朋、鮑子年等、均為論泉之友、一時郵拓商榷、往來稱為盛事、是書題名為識小錄、然實是論古泉貨之筆、都為四卷、第一卷總論幣制、雜採經史筆記之言、有關于泉貨制度者、彙而列之、題篇名曰論泉彙錄、第二第三第四各卷、皆考論古之泉貨、始於周景王之寶貨、迄唐之咸通元寶而止、原為稿本、已殘蝕流落、為其年家子里人張君壽壽得之于故書肆中、復為斠正補註、更以遺漏之二則、附于卷末、君壽有見、亦附焉、書成錄副自存、以原本歸于士鑾女智姚品侯君寶守之、里人金浚宣鉞為付剞劂、昔大興翁宜泉樹培著古泉彙攷、未刊而身歿、稿為人竊售、劉燕庭喜海得而為之釐訂、此書似焉、古今人又何嘗不相及哉、書雖名為攷訂、然自紓所見、時咸低格別行、作案語、不與古人前言相參、蓋積

勤累學之記、非欲著書示人者、其平茂樸實、極足珍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譜錄類

春谷嚶翔不分卷 夷門廣牘本

明周履靖撰、履靖字逸之、浙江嘉興人、畧歷見淇園肖影提要中、是編凡一冊、不分卷、均述翎毛畫法、卷首有履靖自作寫翎毛訣、以四字韻言、畧敘棲鳥翔禽飛鳴宿食、各具別態、與着筆先後姿勢異同、雖着語寥寥、頗致詳盡、其後即詳舉羽禽諸勢、爲目二十有六、曰起手勢、全形勢、棲勢、鳴勢、回視勢、踏沙勢、卧月勢、啼晴勢、調音勢、啄蟲勢、欲墜勢、欲升勢、哺雛勢、窺魚勢、鳴春勢、轉脛勢、將飛勢、理翎勢、墜飛勢、交棲勢、欲啄勢、搜毛勢、同啄勢、交爭勢、雙飛勢、雙鳴勢、鬥墜勢、孤墜勢、相顧勢、採英勢等、形態各異、尤以雙禽同啄、交爭、鬥墜、相顧諸種神酣勢足、其後又附草蟲圖式八十二種、具繪蜻蜓、蛺蝶、螽斯、螳螂、蟋蟀、蜂、蛙、蜘蛛等屬、要皆水墨丹青、點綴圖畫所不可或缺者、惟其中有畫蟹數四、屬之草蟲、似稍不類耳、履靖湖山隱跡、肆意丹青、是編所作飛翔鳴鬥諸勢、皆潛心體悟而來、非僅從臨摹而得、故其筆酣、其神足、習畫者手此一編、三復玩味、倘能登堂奥、亦必爲所作畫生色不少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譜錄類

羅浮幻質不分卷 夷門廣牘本

明周履靖撰履靖畧歷已見淇園肖影提要中是書凡一冊不分卷見夷門廣牘中卷首刊文字數則爲寫梅法楊補之作寫梅論湯叔雅作寫梅譜履靖自作屬語不多以四字韻言出之曰寫梅五要發幹在先一要體古屈曲多年二要幹怪粗細盤旋三要枝清最戒連綿四要梢健貴其遒堅五要花奇必須媚妍梅有所忌起筆不顛先輩定論着花不粘枯枝無眼交枝無潑樹嫩多剌枯處花攢枝無鹿角身無體端蟠曲無情花枝冗繁嫩枝生蘚梢條一般老不見古嫩不見鮮外不分明內不顯然筆停竹節助條條穿氣條生蕚盤眼重聯枯重眼輕體無女安枝稍散亂不抱體彎風不落英聚花如拳花不具名稀亂勻填其病犯之皆不足觀寫梅秘與全備斯編云云其後即圖梅花式有兔嘴猿耳蒜頭鷹爪等名與斜覆正背諸態攢三聚五之勢旁及斜枝插梗老幹焦梢行筆用墨諸方最後殿以成圖者四幅曰鳳掘玉珮月移踈影雪飛庾嶺槎牙屈玉首三幅別以風雨晦冥俯仰異勢末幅則僅折枝枯幹不着一華均得神似履靖本工繪事尤精梅竹園中所蒔以千百本計俛仰其間描摹動靜雖一枝一辦自得生趣不同凡匠是編中可得其大概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譜錄類

九畹遺容不分卷 夷門廣牘本

明周履靖撰、履靖字逸之、浙江嘉興人、詳傳見淇園肖影提要中、履靖精繪事、尤精蘭竹、是編為其所著畫蘭譜也、書凡一冊、不分卷、見夷門廣牘中、篇首有自著寫蘭訣文、曰寫蘭之妙、氣韻為先、墨須精品、水必澄鮮、硯滌宿垢、筆忌純堅、先分四葉、長短為玄、一葉交搭、取媚取妍、各交葉畔、一葉仍添、三中四簇、兩葉增全、墨須二色、老嫩盤旋、瓣須墨淡、焦墨萼鮮、手如掣電、忌用遲延、全憑寫勢、正背欹偏、欲其合宜、分布自然、含三開五、總歸一焉、迎風映日、花萼娟娟、凝霜傲雪、葉半垂眠、枝葉運用、如鳳翩翩、葩萼飄逸、似蝶飛遷、殼皮裝束、碎葉亂攢、后須飛白、一二傍盤、車前等草、地坡可安、或增翠竹、一竿兩竿、荊棘枝枝、能助奇觀、師宗松雪、方得正傳、逸之妄論、故號梅顛、其後即附所畫蘭譜、花葉蕭疎翩躚有致、為式四十有七、各具子目、均雅馴可紀、如斜暉、落照、迷煙、弄影、挹雨、垂香、乘露、舞風、籠烟、傲雨、獨幽、并蒂等是、凡四十六目、附四十六圖、他一目則雙

勾、計繪法凡二十五種、故獨附二十五圖、與他目異也、

淇園肖影二卷 夷門廣牘本

明周履靖撰、履靖字逸之、浙江嘉興人、好金石、嗜古成癖、精書法、篆隸行楷章草八分、各有造詣、通繪事、臨摹古人之外、復取法真物、姿態生動、獨具一格、生平隱居不仕、結廬幽境、編籬引流、雜蒔梅竹、讀書作畫其間、怡然自樂、自號梅顛道人、物外散樵、鴛湖釣徒等、所著有夷門廣牘、梅塢貽瓊、梅顛稿選、均甚罕覯、是書分上下二卷、收夷門廣牘內、上卷為文字輯錄古人畫竹諸法、凡五節、皆錄李息齋所著、曰寫竹法、畫竹譜、竹態譜、墨竹譜、履靖所認為不移之論者也、然其中亦間有集諸家說註詁辨駁處、如寫竹法中有墨竹始于唐、然不知其所師承、舊說李夫人、因模竹影於窗間紙上、時頗有倣傚之者一節、履靖註曰、劉道淳畫評云、寫墨竹於古無傳、自沙門元靄及唐希雅董羽輩始為之、舊說五代郭崇韜李夫人、西蜀名家、嘗月夜獨坐南軒、模竹影於窗間紙上、是後人間、往往有效之者、廣畫集謂孫位惟龍水偏長、人物多矣、節公松石墨竹長、又載成都大慈寺灌頂院有張立畫墨竹壁一堵、且孫位張立皆晚唐人、蜀中有墨竹、以是可知非沙門元靄輩始為之唱、亦非始於李夫人明矣、山谷墨竹序云、墨竹起於近代、不知其所師承、初吳道子作畫、連筆作卷、不加丹青、予意墨竹之師起於此、山谷之序、出於臆說、雖無考據、於理為近、故取以為質焉、類是、卷下則為寫竹口訣、寫竹竿口訣、安枝口訣、寫竹口訣、下手訣、竹忌二十八病、寫雪竹口訣、寫勾勒竹法等八節、每節下雖未註作者之名、然寫竹口訣凡二見、當亦係輯錄之作也、其後即附畫竹諸形勢方法、如大幹法、小幹法、禿梢法、虎鬚法、雀爪法、久雨枝法等等、與畫竹所忌為數八十有八、皆以圖出之、則履靖所自作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譜錄類

擬莆陽樂府二冊 道光五年刻本

清蕭重撰、重字遠村、又號梅村、天津靜海人、以廩貢生任福建莆田縣巡檢、雖風塵末吏、而讀書著述不輟、亦雅人也、卷前有道光乙酉邑人陳池養、鄭世倌、汪竹莊諸人序文題詞、及重自序、內署會川蕭重遠村、陳序謂蕭遠村徵君、以畿輔名士、來尉吾邑、政餘讀書、志行不少貶、歷因取唐宋以來邑之傳人軼事、作為樂府若干首、知人論世、義正詞醇、汪祥生題詞云、莆陽富文獻、先生博今古、一官寄山城、終日搜縣譜、間將舊掌故、翻成新樂府、小或及虫魚、大以闡君父、可惜良史才、鬱鬱困茲土、吟齋號「小還」、詩卷題「夢雨」云云、於氏此編均極推重、良以有關莆陽之典制風物也、其自序小引、謂莆陽稱文獻之邦、文章甲第冠八閩焉、余曾据摭舊事、作「莆口紀聞」一冊、多邑乘所不載、秘之枕中、未敢以示人也、今因仿展成先生明史樂府之例、擬作數十章、語質而意淺、聊以紀其事跡、非敢屬褒貶也、按此書不分卷目、凡二冊、分題記事、附以長注、凡莆陽之人物史事、山川風物、以及舊事軼聞、靡不吟詠、尤偏重於人物風俗、與明清兩代地方遺文、皆邑乘所不載、洵可補史志之闕略、攷莆陽誠閩中文獻之邦、在宋時人材學術盛極一時、偶讀宋史、即可見其概略、余嘗欲撰一「莆陽人物學術考」而未成、茲篇所述、言簡事賅、多為外人所不知、蓋地方文獻風物、非親履其境、得之見聞者、莫之詳也、而不意風塵下吏中亦多高士、觀其紀載翔實、有典有法、並足徵其史識、誠難能而可貴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漢口叢談六卷 道光壬午刊本

清范鍇撰鍇字白舫號聲山浙江烏程人少有儁才工詩尤善詞合姜史蘇山為一手浙東西無出其右者先生罕嗜欲除博覽羣書外惟好遊輪蹄幾徧域內與人應接無多言至學術得失古今成敗則反覆辨難風起雲湧不可遏或木訥亦能虛以受人與常芝仙交甚投契芝仙善畫白舫善詞一畫一詞世稱雙絕皆隱君子也熊士鵬題其苕溪漁隱圖云苕水冷冷雲水瀦瓜皮流入范蠡湖分明自號鴟夷子又作煙波一釣徒蓋贊其高潔也先生聞蜀中山水奇特嘗與臨洮陸秀三携酒下楫於巴山瀼水間流連忘返借山水以自娛也初與黃穀原同居漢上其相莫逆如芝仙後穀原喬遷武昌先生即卜築於燕山之東時士鵬亦棄官隱東坡日夕過從相與研討武漢掌故頗有進益則以平日漢上聞見輯為是編凡分九門曰山川曰建置曰坊巷曰廟宇曰會館曰人物曰風俗曰題詠曰雜記敘述簡括引據亦頗典核而其山川之名稱紛歧者則考正之其人物之不採入邑乘者則補述之其嘉言懿行足振澆漓之風俗者則類紀之漢上勝蹟固賴以存而遺文佚事表彰尤多如明末獻賊掠漢錄及清初夏逢龍叛亂記等篇較諸史傳所載其詳不啻十倍談漢上故實者要必以是書稱首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雜記類

西河記一卷 二酉堂叢書本

晉喻歸撰、清張澍輯、喻歸豫章人、官至侍御史、張澍字伯瀹、自號介侯、武威人、讀書過目輒記、文章鉅麗傾一時、乾隆甲寅舉於鄉、性亢直、疾惡如仇、好責善於明友、閒人多畏之、會試滯京、久貧甚、館某鉅公家、主人出其內人夜搊蒲、先生使其戚譙讓之、卒以譏去、又館和外藏家、橋主人名優娛客、公怒又去之、最後南昌熊侍郎枚延課其孫、常諄是歲第進士、入翰林、充實錄館纂修、嘉慶四年己未也、辛酉散館、改

外職、選黔之玉屏、自是為縣宰三十年、處己廉、與人忠、而剛介特立、論事屹然、少可亦時時責善於上官、守其直、終身不易也、在黔中久、以思親引疾歸、數年起為蜀之屏山、調署興文、復回本任屏山、旋署大足、銅梁、南谿、丁父艱歸、再起為江西之永新、以上漕銀緩去官、尋復開復、補瀘溪、又丁繼母袁氏艱歸、遂不出、所著有詩集二十六卷、文集三十五卷、補輯漢皇德傳、魏周生烈子以下、關隴著述數十種、風俗通及諸葛武侯集若干卷、纂十六國春秋、輯晉遣喻歸拜

張重華為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假節、重華謀為涼王、不肯受詔、使親信人沈猛與歸言、歸折之云云、是書紀重華事、蓋作於此時也、考隋唐志、西河志二卷、元和姓纂又西河記三卷、東晉喻歸撰、其書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多所援輯、而太平御覽尚引用數條、蓋佚於南宋時矣、澍據唐宋諸書、撮而錄之、標明所出、雖寥數十事、而於城邑之建置、士子之習尚、婦女之服飾、言之頗詳、並於各條下多附案語、以訂譌補闕、其婦女服飾條據北堂書鈔引云、西河無蠶桑、婦女著

碧纈裙、加細布裳、著纈襦襖、以外國五色錦為袴褶、按一本引布裳下有且為戎狄姓五字、凡偶有歧異、必為考正、不厭求詳、此書出而劉慶之涼記可以廢矣、

灌江定考不分卷 乾隆癸亥刊本

清王來通撰。來通字達然，四川灌縣人。少負儁才，功名可引手致。其朋儕皆取科第躋膴仕，先生獨蚤棄科舉之學，一意以棲遯為樂。視人世勢利榮進淡如也。先生賦性坦易，不自崖異，處稠人中皆以為可親。豪於酒，遇飲輒醉。春秋佳日喜出遊，所至主人觴焉輒留，未嘗拒。先生少孤，事寡母至孝，處兄弟怡怡無間言，撫姪若子，與朋友交然諾不渝。依山為屋，朝夕誦讀，聲琅然出戶外。中年習道，年八十餘，顏色如少壯，見者疑為神仙。生平儉樸，疏食而濟人急，則不

計貲。不苟言笑，為人排難解紛，片言羣服，德望素孚。所著有灌江備考一書行於世。按益州古稱陸海，以峯巒矗立，江流不暢，常氾濫成災。至秦李冰治蜀，命其子二郎鑿灌縣之離碓山，分江東北流，疏渠引水灌溉成都十餘州縣田疇，名都江堰，為萬世利。史記河渠書稱蜀守李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饗其利。至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云云。李氏父子之功實不在禹下也。蓋是堰為川西萬姓粒食所繫，漢唐宋明歷代修葺不替。清康熙二十年春，四川巡撫杭愛又重修。乾隆八年霪雨彌旬，山水氾濫，堤堰大壞，蜀中官吏聞之，乃檄諸紳商，先事商討，諮詢計慮，俱有同心，即募貲若干金，從事修築。工成，深恐此偉績良規未能昭示來茲，特為掇拾舊聞，紀錄新知，刊為此卷。凡分五門：曰修堰記，曰治水記，曰碑刻，曰實蹟，曰佐水人物。考敘詳略雖不盡合體要，而於歷代修堰之法，皆廣為掇拾，條分縷析，而

考實之，俾覽者瞭如指掌。至成都州縣之溝洫，雖千支萬派，亦能溯源窮流，究其會歸，盡得其脈絡曲折之詳，誠足訂千秋耳食之謬，補灌江備考之闕矣。

西石城風俗志一卷 戊申聚珍本

清陳慶年撰、慶年字善餘、江蘇丹徒縣人、初肄業南菁書院、即以著述名、為王益吾先謙所器重、補光緒戊子科優貢生、嘗選授江浦縣教諭、清末徵辟經濟特科、皆辞不就、癸卯鄂撫端方保奏內閣中書銜、中年佐張文襄幕、筦兩湖學務、晚歲辦江南圖書館、搜采圖籍、為功極大、其著書校籍、都千餘卷、最著者如古香研經室筆記、漢律逸文疏証、補三國志儒林傳及京口掌故叢編、風俗史、通鑑紀事本末要略、五代史略、遼史講義、又主修兩淮鹽法志、生平於鄉邦文獻蒐輯極勤、撰述亦多、如石城鄉人叢記、鄉土志及此書等、因氏居丹徒西石城鄉、故於本鄉記載尤詳、此編專紀石城風俗、分為五類、曰婚姻、曰喪葬、曰祭祀、曰賓客、曰節令、每門之下、指事類情、復區以細目若干節、卷首末有自序及跋語、首列位置圖及村莊圖、次分條紀敘、凡石城風俗之沿革、昏喪礼俗之異同、均於此可見、雖曰一鄉、凡丹徒全境之俗、尚由是足徵、按陳氏著述等身、大都有裨經史、尤以研討史地者為多且精、誠近世史家也、在世時吳人皆尊之為宗師、觀所著渟蓄演迤、騰踔百家、王益吾比之如得汪容甫、而勝於俞理初輩、亦非虛譽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萊史五卷 民國十五年鉛印本

明趙士喆撰。士喆字伯濬，掖縣人。崇禎壬午趨貢，由軍功荐舉，准以知縣選用。明亡後，遁跡於登州、松椰山，二子俱隱。高風亮節，為一時欽仰。卒後，鄉謚文潛。撰有皇綱錄、建文年譜、逸史三傳、正統論辨、歷年詩史、石室讀談詩、瀋宮詞、觀物齋詩文集等書，大半均已著錄。是編乃記萊州一府之史乘者，起自唐虞，迄明天啓二年。舉凡有關萊州之大事，及歷朝大政，均以朝代為次，按年記載之。唐代以前，僅記朝廷大政及萊人士之動向，唐代以後，則於萊州之沿革、郡縣之分合、職官之進退、萊人士科甲、官職、學術等，皆詳為記載。士喆素崇春秋，於書法體裁，為例至嚴，故是編雖為一郡之史，而斤斤裁正，不妄許可，極可見其史裁之佳。至考據精核，文詞典麗，一種維世憂民之意，隱隱楮墨間，真有仁人之心者。書前後無序例，或有闕佚歟。其書向無刊本，近中其裔孫琪彙集其先世詩文著述，編為東萊趙氏楹書叢刊，因並為排印傳世云。

榆園雜錄二卷 清咸豐刊本

清郭榆壽撰。榆壽號稗蘭，濰縣人。是編乃榆壽彙記其邑中掌故文獻者，不立門類，不序先後，隨得隨記，或考之經傳，或親為採訪。舉凡有關濰邑之山川、古蹟、人民、習尚、金石遺文、名人詩文、掌故佚聞等，為志乘所漏略，或不及載入者，悉皆搜羅記之。其自序謂予留心吾濰文獻久矣，嘗檢遠近著作，並荒村古廟、斷碣殘碑，凡事有關吾濰者，屬友人摘而記之，如三烈墓表、見安拙石集、楊石民傳、見張杞園集，既已分別錄出矣。園居無事，因再屬友人史加參酌，分為兩卷，名之曰雜錄，蓋亦識考稽之勤慎云云。統觀其書，敘次簡賅，搜求詳備，實可補志乘之不及。造語雖不若田雯黔書、孫廷銓顏山雜記之務求雋異，然既可據以訂正史乘之闕，又可為邑中掌故之資，其書實不可廢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類

荊南苗俗記一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魏祝亭撰。祝亭有藏俗記，已著錄。荊南辰州與黔省鄰界，毗連崇岡萬疊，綿亘二百餘里，中悉為苗人穴窟。此篇即記該地之習俗。苗民巖居穴處，仍存上古遺風。其民健悍、嶝峭仄逕，能縱身飛越，蓋習慣使然。其跳月苗會之風，夫死立嫁之俗，黔滇之苗猺皆然，非僅荊南一隅以此也。然是區自乾嘉以後，文教普及，習俗漸移，今其地恐亦改舊觀，要是記所載，或不盡相合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蜀九種夷記一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魏祝亭撰。祝亭有荊南苗俗記，已著錄。東方夷有九種，蜀西西南夷亦九：曰西番，曰玀猓，曰伯夷，曰猺獞，曰犵狚，曰僰人子，曰狪狪，曰漁人。計自我邊金鈎河距滇南大利郡瑪谷哀延三千里，崎壁懸巖，林深箐密，盡屬猓羌部落。是記即誌此種之夷情。凡性格居處、服飾婚嫁、游弋飲食、疾病死喪等，均分地而誌。蓋十里不同俗，況數千里遼廣之區乎。其中記一種夷人，名喚僕使，其男女均睛赤面黃，夜或化鬼魅及豕與犬，取伊類甫葬尸，割其肉煮食之。葬不以櫬，支竹笆舁野外，掘尺餘坑瘞之。刃其手足骨，懸諸巖壁，歲三周延僧屠牛以祀，取骨棄林莽間，會稱不棄則魂弗能升林窩極樂國。林窩譯言天也。俗頗奇特

為他書所未見其葬法與夷中天葬相似蓋藏蜀毗鄰夷人董受夷中宗教所染化矣、

猺獞傳一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諸匡鼎撰、匡鼎、浙江錢塘人、事蹟不詳、巴楚黔粵之間綿亘數千里之間、或據崇山峻嶺以為阻、或藏陶復陶穴中、不與中原通、其中多存圖騰社會之遺風、尤有茹毛飲血被髮文身者、或名之曰苗、曰猺、曰獞、曰猓、玆其未開化之情形大略相同也、是篇專誌猺獞兩種、後謂猺有生熟白黑之分、而獞亦有生、熟、犵獠、大良等名目、致其性情習俗、大都強悍健壯、淫蕩迷信、其生猺更甚、或以古人地近交中原文化之感化、漸化摩義、為強悍為溫和、是篇能將其性格、土俗、行動、服色、居住、游藝、歷敘無遺、可謂熟諳猺獞情形者矣、

維西見聞記一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余慶遠撰。慶遠字璟度，湖北安陸人，慶長弟。以維西在滇徼外，屬麗江通判治，雲南通志但云明時內附，清康熙間為達賴剌嘛所據，雍正七年設流官，於建設沿革之由既不詳，而天時土宇風俗之類亦志不載。其兄慶長於乾隆三十四年為麗江通判，慶遠至廨居，有時知土官之老者能識往事，諳華語，進而訪之，頗得其詳，更參以目擊之事，因成是書焉。先述其沿革，次為天時、氣候、地域、形勢、種族、民俗、宗教、信仰、物產、用具。又維西種族有六，曰麼些，曰古宗，曰那馬，曰巴苴，曰栗粟，曰怒子，而其地自吳三桂叛後，久為達賴剌嘛所盤踞，故其宗教頗受西藏紅黃諸教所浸潤，因之習俗與藏中大同小異。其中如人髏飲器、人髏數珠、人骨笳等，均藏俗也。蓋維西毗連藏地，且為滇藏犬牙相錯之區，人種與宗教相糅，實為邊界咽喉，黃沛翹之西藏圖考曾傳錄是篇，蓋亦以是地情形與藏事深有關繫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苗疆道路考一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嚴如熤撰。如熤有苗疆險要考，已著錄。苗疆之區，自乾嘉用兵以來，多年之力，始克逐漸改土歸流，化險峻為平夷，感野蠻為馴善，而謀戰守之方，則以審往路為最要，此苗疆道路考之所由作也。如熤出入苗區多年，已諳其城堡村寨險要，各篇後考各處相通之巷路、常人往來之民路、轉輸軍實之要路，均詳誌之。蹊徑間發之羊腸，亦載其曲直，以各州廳為主，而連環周復，並註其水草、險夷、崎嶇高下情勢，凡軍處駐屯之所，更考出入攻守之勢，轉運之便利與否，以備用兵之南針，其經營之力，殊堪稱道也。

敖漢紀程不分卷 咸豐七年刊本

清蘊秀撰。蘊秀字棪之，滿洲長白人。道光十一年以父蔭得備侍衛，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九日奉旨偕國子監祭酒勝保前往敖漢，賜奠該旗郡王達拉瑪濟里第。故事凡蒙王貝勒之喪，皆命旗籍大員往祭，如麟慶之使鄂爾多斯及科爾沁旗是也。麟慶曾有驛程日記之作，是書亦仿此例，按日而記，以成是書。敖漢為內蒙古昭烏達盟旗，與熱河圍場甚近，故驛站連亘，踏途平坦，雖經萬壑千巖盤紆巒嶂，而風景宜人，漠南美境，記事亦曲折生趣，讀之不啻臥遊諸山，飽覽景物。其中沿途吟詠，亦多可誦，堪為滿員中博雅之士矣。祭畢即返，仍循原路，故不複載，其有詠景之詩耳。蘊秀善詩文，有靜一齋詩存二卷，同刊

云云

西藏攷不分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按趙之謙仰視千七百二十七鶴齋叢書中有西藏攷一卷，與是書相核，迥乎不同，定非一書。其記中朝控馭西藏之經過，訖乎乾隆元年以後之事，若朱爾墨特之亂、巴勒布之征服，均無紀載，疑爲乾隆初年或與西藏誌先後之作也。書中分爲事實、四至、疆圉、山川、形勢、寺廟、園亭、天時、寒暑、年節、時令、房相紀年、性情好惡、冠裳衣飾、飲食、婚姻嫁娶、死喪、孝服、占卜、禮儀、宴會、交易、刑法律例、歷封爵秩、土官名色、兵防甲胄、設隘防邊、文書徵調、催科差徭、貢賦、有名房屋等二十四目，尚爲詳備。所載與西藏誌、西藏記、西域見聞錄等書大致相同，間附按語，亦屬可取。其中有名房屋一則爲他書所無，而

於土俗年節等篇，記載甚詳，似為目擊之談，蓋著者或曾身履藏地，故能深悉民俗，與他人抄撮成書者有間矣。

西征記一卷 清鈔本

清張寅撰。寅字曉谷，官盩厔令。清康熙五十四年乙未，西戎澤旺阿喇蒲坦犯哈密，聖祖命鄂海分路進剿，委州縣印官十三員軍前効用，併帶解採買騾馬赴邊。寅押運糧糈騾馬出關，赴哈密軍臺。於是年六月二十九日起程，十一月至哈密，未及停驂，北年二月復有安臺之令，五月四日到臺。升高而望，雪山北峙，氣森蕭如嚴冬，荒煙絕塞，寸草全無，乃於鴿子煙墩畔鑿井取水，布置柵欄，前設亭，後置廚，亂木蓬鬆，殊多野趣。又於哈密得鴿犬各一，夜鳴以相聞，姑有室家，每於樓中，輒按其多寡，較其遲疾，權行至鞭哩鐵塞多畢。回臺暇日，特唐詩一卷，微吟長嘯，放眼平沙千里一色，或晴烟繚繞，或陰霧晦冥，雪飄如白練滿天，風怒則黃沙遍地，清宵良月，則煙靄樓空，帝闕遙雲，家山夢到，凡有所觸，皆寫之於詩。詩如近雁歸時，亦有佳句，如贈別詩云：悵望故人去，唐關動遠氣，馬嘶悲遠旅，雁叫惜離羣，瑟颯金湖月，蒼茫赤峽雲，胡笳聲四起，孤夜不堪聞。有唐

人遺忘、書後附某人跋、據其原詞修美、乃為刪汰
枯被、輯為是編、非貴立言當也

潞郡舊聞四卷 活字本

清靳榮藩撰述、榮藩字价人、號綠溪、黎城人、童子時縣府試俱第一、乾隆甲子舉於鄉、戊辰成進士、以知縣用、歷官廣東瓊山、河南新蔡、直隸龍門、遷安、及蔚州、遵化、各直隸州、或建書院、或興水利、均著政績、癸卯授大名府知府、又兩充河南省鄉試同考官、榮藩性穎敏、嗜學、博覽強記、尤邃於史事、又熟於明清故事典制、嘗注吳偉業詩四十卷、名吳詩集覽、別摘異聞別解、為談藪二卷、海內稱為精本、自著有綠溪語六種、及綠溪詩古文雜著若干卷、均板行於世、此書四卷、曰疆域、曰人物、曰藝文、曰軼事、末附摟神、前有高洪序、及常氏撰靳氏事略、高序云、先生著述多種、久已刊行、而吳詩集覽、尤為噲炙人口、獨是編向未付梓、得見者鮮、客歲於黎城求得原本、其藝文一卷、業已散失無存、雖抱璞不完、然古人斷簡殘字、得之尚可寶貴云云、按是書体例、取地理雜考、及傳記体、首疆域、分天文、山川二部、次人物、首記由古迄今之名人學者、

可知此書晚出

次列女仙釋次軼事次雜記說藪而皆有關潞郡之典章舊聞風土民習惜藝文一卷已佚深可惜也按潞郡即舊上黨郡昔推名郡此書取自漢以來凡經史子集所載足備史乘者隨紀見聞以為徵文考獻之助全書所引各籍均注明出處而以漢書之列傳最多亦足見[illegible]其[illegible]熟于史事矣是編條例記載皆着筆不苟誠地理雜考之佳搆也

武林第宅考一卷 光緒錢塘丁氏刊本

清柯汝霖撰字巖旦號春塘平湖人道光辛巳舉人以大挑任錢塘教諭士風丕振歷任武義富陽烏程諸縣教諭光緒己卯重赴鹿鳴加五品銜著述頗夥如古韻廣証三家詩異字通証儀禮古今文釋春秋官制考春秋世家圖考周易鄭注釋義周易解誼諸書皆為經部巨著蓋以經師儼然為兩浙之名家焉是書則為汝霖史部之作時在錢塘任教諭與在烏程時所為之吳興第宅考同為槁本未刊錢塘丁丙蒐輯鄉賢著述得其書遂付刊於武林叢書是書先列宅第之名下註地址其有事迹著述為人所不熟知而可攷者略敘於下體例簡明其書題曰攷實則攷語頗不多見然偶有析義辨誼則能一語破的如高士徐復宅南豐類槁云在高士坊証於府志高士坊在清平山南嶺上而宋史本傳謂在萬松嶺與施彥執北隅炙輠錄同汝霖以為北宋時清平山一帶未有城隔猶統名萬松嶺殆得其實矣自來考証風土率省古蹟蓋不第懷古幽情抑條存先哲趾迹雖其堂構之偉榱桷之美以及泉石樹木亭廬茅舍之建未可細按諦考然存其目志其地

正足資後人之望古書楊衒之感滄桑而記伽藍孟元老念前塵而識夢華大抵皆有觸於衷汝霖之書雖無序以明其說要亦不脫此意也矣

泉州開元寺志 民國重刻本

明釋元賢纂開元寺創自唐之垂拱泉人黃守恭捐產為寺然宋以前文獻無徵可考則自宋始宋許列撰紫雲高僧傳後之作者又有元釋大圭作開士傳大圭元代為寺住持此二書蓋為開元藝文之嚆矢而元賢所修多依以為矩矱者元賢是志作於崇禎間距許列大圭之書已三百餘年凡元以前以開士傳為據後此則考之舊碑及萬曆丙申陳止止之志稿且復博采羣書益以鄉邦傳聞目覩之事排比錯綜厘訂次第為目凡四曰建置曰開士曰藝文曰田賦雖敘述甚簡而體例具備攷佛法東來名都大邑琳宇實繁而泉南一郡遠踞海澨而佛法大興為南中之冠開元尤為其中名剎其建築垂今猶供憑覽世以其大雄寶殿石柱及階下之華版頗富印度之風攷之此志大殿始建於唐垂拱宋全元明俱有補修此柱與版為何時所修志無明文僅志建置紫雲大殿條曰崇禎丁丑大參曾公樓總兵鄭公芝龍重建殿柱易以石然則崇禎以前為木柱而此即崇禎所修者耶然按諸載籍泉州為五方雜處之地且濱鄰海隅多有客卿明代之後錫

蘭之人來往尤繁且以錫蘭王子而置府第於泉州是其能得風氣之先固爲意中事則其建築濡染異邦之法殆亦未嘗不可按福建又有瑞雲塔據今人考証類似希臘之式而世傳之說固有可信矣此編自崇禎付梓後久已絕版民國十六年泉人黄仲訓等捐資重刊蓋隨寺葺新而並問世者焉黄氏爲宋捐產爲寺黄守恭之裔孫祖孫繩武流風被於南中亦可謂虔心於佛法者也

紫陽書院志十八卷附四書備義五卷 雍正三年刻本

清施璜撰璜字虹玉安徽休寧人少好學既長聞四方有名賢輒徒步千里往從之游相與討論同異過梁溪訪高彙旃於東林講席過宛溪與施尚白詰對累日應聘金陵與孝感熊文端公論學尤相契文端再相虹玉貽之書曰國家歲漕東南粟輸京師累費鉅萬如使畿甸及中州齊晉之地相水利以興稻田則數百萬之粟可取之如反掌也文端深然其說居恒以接引

後學爲己任歿祀東林書院所著有誠齋問答性理發明太極圖西銘釋註五經臆説訂學庸或問辨學彙言四禮要規新安塾講錄五子近思錄發明小學發明等書紫陽山在安徽歙縣治南五里宋理宗嘉定元年秋太守孟公卽學宮作晦庵祠堂七年甲戌太守趙公師端改建文公祠理宗淳祐六年太守韓公補奏改書院御書紫陽書院四大字榜於門是爲建立書院之始然舊無院志施璜始草創成編釐爲十卷

義例未甚明晰、後吳艮齋澥堂兄弟為之別其條理、剖其門類、損益以成章、訂為十八卷、卷一圖考、卷二建置、卷三祀典、卷四朱獻靖公本末、卷五朱子文公本末、卷六至卷十三列傳、卷十四表奏、卷十五會規、卷十六會紀、卷十七土宇、卷十八藝文、附四書講義五卷、搜採廣博、綱目完備、亦地志中之佳本也、夫紫陽之所以馳名海內者、蓋以朱韋齋先生少年嘗讀書於此、後官於閩、以紫陽書堂刻為印章、文公居崇安潭

溪、復以牓於廳事、紫陽之名、因之而著、所謂地以人傳者是也、朱子之學、既淵源於紫陽、則究心宋代理學者、是書固未嘗不可供參稽也、

將就園記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黃周星撰、周星字九煙、江寧上元人、其先為湘潭人、崇禎庚辰進士、榜姓周名星、後復本姓黃、即以周星為名、先生父母貧甚、賣腐為業、與周氏鄰、富而無子、先生始生、即為周氏所撫、弱冠成進士、不自知為黃也、周氏父母相繼去世、一日忽有聾婦詣門、呼先生小名、曰汝本吾子、先生駭甚、婦言十數年來、漂流異地、夫亡矣、子女皆盡、無所依靠、將藉汝終老焉、因具述前年

與周氏授受狀、且曰抱汝至此者、某媼也、今尚存、可試問之、先生呼媼詰之、言盡合、於是抱其生母大慟、而復姓為黃、時人多詆先生忘周氏撫育恩、其後生子一承黃祀、一承周祧、外議稍息、甲申變後、先生隱居不仕、常往宜興從湯默齋先生游、默齋先生勸之講學、先生曰、吾負不忠不孝名、何學之講耶、康熙戊午年、有以博學鴻儒薦先生者、先生避之湘潭、庚申有司又迫遣之、先生嘆息曰、苟活三十七年矣、老寡婦其

堪再嫁乎、遂自投於潯陽江而死、有匏狗齋集行世、是編作於庚戌之冬、成於甲寅之春、所紀首位置次、外景次、十勝、叙述有法、不漏不支、周星文章淹雅、在清初號能復古、而性情曠達、喜談恠異、多近小說、有乖體例、未免為白璧微瑕矣、夫中國私家園林之盛、始於石崇、晉室東遷、中原士大夫多渡江而南、且因國事蜩螗、流於放誕、常借山水以自娛、晉書王羲之傳云、羲之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名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癖、云云、愛好山水、成為一時風氣、於是江南私家園林、應運興起、歷隋唐宋明而達於極盛、士大夫遂以無園為恥、命運窮蹇如周星者、亦聊建一別墅以誇世、此江南園林之所以富甲天下也、

始興記一卷 嶺南叢書本

宋王韶之撰、清曾釗輯、韶之字休泰、琅邪臨沂人、父偉之、為烏程令、因居縣境、好史籍、博涉多聞、初為衛將軍謝琰行參軍、偉之少有志尚、當世詔令表奏、輒自書寫、泰元隆安時事、無小大悉錄之、韶之因此私撰晉安帝陽秋、既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即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叙事、辭論可觀、為後世佳史、遷尚書祠部郎、安帝之崩也、高祖使韶之與帝左右密加酖毒、恭帝即位、遷黃門侍郎、高祖受禪、加驍騎將軍、本郡中正、黃門如故、後坐璽封謬誤、免黃門、韶之為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廞作亂、珣子弘、廞子華並貴顯、韶之懼為所陷、深結徐羨之傳亮等、少帝即位、遷侍中、驍騎如故、景平之年、出為吳興太守、羨之被誅、王弘入為相、領揚州刺史、弘雖與韶不絕、諸弟未相識者、皆不復往來、韶之在郡、常慮為弘所繩、夙夜勤厲、政績甚美、弘亦抑其私憾、太祖兩嘉之、在任積年、稱為良

守加秩中二千石十年徵為祠部尚書加給事中坐去郡長取送故免官十二年又出為吳興太守卒時年五十六文集行於世釗字敏修南海人道光五年拔貢生官合浦縣教諭調欽州學正篤學好古讀一書必校勘譌字脫文遇秘本或雇人影寫或懷餅就鈔積七八年得數萬卷所著有周易虞氏義箋七卷周禮注疏小箋四卷論語述解一卷讀書雜誌五卷是書散佚已久清道光間曾釗剌取羣書以類相從輯成

此卷按韶之始興記隋唐史志及諸家書目皆不著錄惟酈道元水經注引用二條蓋其書至隋唐而佚矣考始興郡三國吳置初屬廣州晉成帝時度荊州宋元嘉二十九年復屬廣州三十年度湘州明帝太豫元年為廣興郡之卒於元嘉十二年其時尚屬荊州領曲江桂陽陽山湞陽含洭始興中宿七縣面積遼濶位置衝要以意度當年所記必成巨帙而曾釗所輯僅寥寥數十條其亡佚多矣然六朝地志傳世至稀

是雖殘本固亦吉光片羽也

羊城古鈔八卷 嘉慶十一年刊本

清仇池石撰。池石字湉洲，號泰山，廣東順德人。性蕭洒，工吟咏，其詩古文詞，洋洋焉，浩浩焉，蓋於學無所不窺，而近而親炙之者，幾不知其津涯之所自也。與同邑温汝能交甚投契，嘗館其家。汝能所輯鄉志，去取多宗其論，有傳述先世者，常假手為之。是書成於乾隆丙午，以無力付梓，故遷延未能行世。己酉之秋，池石携稿赴羊城，拜門汝能於客次，遂就正焉。嘉慶乙未冬，汝

能乞假歸里，池石復以書往訪之，並言生平心力所注者，羊城古鈔一書，願有以助成之。汝能嘉其來意之誠，遂延其抵齋，互為商榷，乃甫閲月而池石病，病而歸，歸而不起。其書宛然，其人已古。汝能不忍使其含恨於九泉之下，遂為之檢訂，為之繕寫，用付剞劂。凡分十八門，曰星野，曰城池，曰山川，曰祠壇，曰學校，曰坊表，曰寺觀，曰郵政，曰塋墓，曰沿革，曰事紀，曰名宦，曰人物，曰仙釋，曰古蹟，曰靈異，曰雜事，曰雜物，羅浮山附。統核全書，凡所引用，皆錄原文，並詳所自。其有原文所未備者，間參己意，亦必有所根據，絕不敢妄逞臆說。其編次則以類相從，俾各互相證明，用訂謬誤。其綱目備而不煩，其體例簡而有要。雖曰古鈔，無殊創作，固不宜以其纂輯而輕忽之也。

粵行三志一卷 梨本

清王士禎撰。士禎字貽上，號阮亭，又自號漁洋山人，山東新城人。順治乙未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謚文簡。士禎原名下一字與世宗憲皇帝廟諱相同，故傳刻其字者皆改為士正，乾隆丁未奉諭旨追賜今名。有漁洋山人著述行世。是書凡分三志，一曰南來志，一曰北歸志，一曰粵遊志。南來志紀燕京至羊城之沿途情事，北歸志紀廣州至新城之沿途情事，粵遊志紀會城內外之古蹟山川，蓋三者互有關係，故併而為一焉。案康熙甲午冬，士禎以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奉使祭告扶胥口之南海祠，十一月十九日庚辰發京師，彰義門取道任邱，經交河、阜城而入山東境之德州，十二月初一日取道兖州，經界河、臨城而入江南之徐州，十四日取道合肥，經桐城、潛山而入湖廣之黃梅，乙丑年正月三日渡江，取道德安，經建昌而抵江城，十日舟發南昌，十六日晚次廬陵，十七日易

小舟上航，二十七日晚次南雄府保昌縣，入廣東境，二十八日登舟，經湞水入北江，四日過英德，七日晚次佛山，八日舟過珠江抵五羊門，此南來之經過也。事畢北歸，四月一日登州由原道追南昌，五月六日下鄱陽，經長江至南京，二十六日渡浦子口，經臨淮、徐州而追新城原籍，六月十六日抵家，此北歸之經過也。南來北歸途中，傳車所過凡都邑名蹟，以次簡括，並考其建置沿革，而自燕北至嶺南諸水，俱溯源窮流，條分縷析，俾覽者瞭如指掌，即桑欽、酈道元無以過之。至粵遊志乃士禎留羊城時所作，共九篇，廣州一地事務雜陳，而是志僅紀此寥寥數條，未免掛一漏萬。惟叙述明晰，雖片辭隻字必殫其精，文筆雅潔，實駕桂海虞衡志而上之，固遊記中之瑰寶也。

手鏡錄一冊 石刻拓本

清王士禛撰。士禛字貽上，號阮亭，又自號漁洋山人，新城人。順治乙未進士，由揚州司理累官刑部尚書。卒後人避世宗諱，改名士正，乾隆中賜名士禎，謚文簡。撰有帶經堂集、漁洋詩文集、精華錄等書，前提要多已著錄。是編凡五十條，乃其訓子為官之文。蓋士禛仲子啟汸官唐山知縣時，士禛以唐山下邑，土瘠民貧，因訓以潔己愛民者，遂名之曰手鏡錄。書首有士禛自序，其全冊書不載。原冊流傳於

真州蘇氏，旋歸錢塘金守楷。守楷於是屬甘泉王臨川鈎摹勒石，俾免散佚。守楷跋謂：按惠定宇撰漁洋山人年譜註補云，其仲子啟汸之官在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七月，而是編士禛自序末署二月十二日書於京邸，則手鏡錄撰成當在三十七年云云。守楷刊成於道光己亥。統觀其書，於廉潔奉公、用人刑賞等，無不詳細言之，所云皆切實近理，而不涉於迂闊。蓋亦士禛留心實政閱歷之言，誠可與其詩文並傳不朽也。

明禮部職掌一卷 明刻本

明保定巡撫張鹵呈進。皇明制書有禮部職掌一卷，略云：禮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禮儀、祭祀、宴享、貢舉之政令。其屬有四：曰儀部，曰祠部，曰膳部，曰主客部。儀部郎中、員外郎、主事，貳於尚書、侍郎，舉其儀制而辨其名數，內分朝賀、朝儀、相見禮、冠服、婚禮、宴禮、傳制、進春、頒詔、表箋、貢舉、學校、旌表、印信及雜行各目。祠部郎中等掌祠祀、享祭、天文、漏刻、國忌、廟諱、卜筮、醫藥、僧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職官類

道等事，分祭祀、犧牲、曆日、頒曆、儀注、藝術、僧道、祥異、喪葬各目，其前並冠以壇廟陳設諸圖。膳部郎中等掌邦國牲豆酒膳，辨其品數，分膳羞、廚役、俸給、藏冰、器皿、行移各目。主客部郎中等掌諸番朝貢等事，分朝貢、賓宴、賜給各目。以上春官屬部四，洪武二十九年改為儀制、祠祭、精膳、主客四司，其後又加清吏二字。此編仍書四部舊名，亦藉以知是明初所撰之本也。唐宋禮部僅掌祠祀、若音樂之司、唱導之職，分隸於太

常鴻臚元時併于礼部而祭祀則又分掌于大禧宗禋院番貢則專隸宣政院明則合典樂典教內而宗藩外而諸番上自天官下逮醫師膳夫之屬靡不兼綜四司之外又有教習駙馬主事會同館主事鑄印局大使副使教坊司奉鑾左右韶舞左右司樂憲宗成化後公孤宰輔多由宗伯任之見續通志及明會典等書春曹清要實六卿之冠冕焉

明吏部職掌一卷 明刻本

明保定巡撫張鹵呈進皇明制書有吏部職掌一卷略云吏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官吏選授勳封考課之政令其屬有四曰選部司封司勳考功選部之官制在京分宗人府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六科太常寺大理寺應天府光祿司太僕寺國子監華蓋武英文華三殿大學士文淵閣大學士東閣大學士左右春坊司經局翰林院尚寶司欽天監回回監太醫院左右中

前後五軍都督府中東西南北五城兵馬指揮司留守各衛各門千戶所牧馬千戶所僧錄司道錄司神樂觀等其所屬為宗人府宗人令左右宗人正左右宗人戶部寶鈔提舉司抄紙局印鈔局寶鈔廣惠庫廣積庫贓罰庫承運庫甲乙丙丁戊字五庫軍儲倉龍江鹽倉檢校批驗所礼部儀礼司行人司鑄印局教坊司兵部典牧所會同館大勝關刑部司獄司照磨所工部文思院巾帽局鍼工局營繕所皮作局顏料局寶源

局鞍轡局軍器局龍江提舉司龍江抽分竹木局大勝港抽分竹木局之類在外之官制分各各布政使司各府州縣各按察司鹽運使司鹽課提舉司鹽提舉司中都留守司并各都指揮使司經歷司斷事司各王府官宣慰使司宣撫司安撫司招討司長官司之類其司封部分封爵司勳部分勳級考功部分考覈等目不備錄按明史藝文志清乾隆四庫全書尚有李默等吏部職掌四種體例未詳此則張氏進呈之官書之正本也

別本明吏部職掌不分卷 明刻本

此明代官書各部院衙署行政條目之一也考明保定巡撫張國彥進呈明制書有吏部職掌一卷係正本此外明史藝文志有李默吏部職掌四卷張瀚吏部職掌八卷遂朝四庫全書存目有明黃養蒙方九功王篆等正續吏部職掌各卷數以上四種并此別本而五此本目錄凡四司二十二科第一文選清吏司分八科一開設科添革官員等四十三條二僧道科起復官

員等十八條三陞調科進繳傳帖等十九條四還職科還復官員等五條五給假科官員給假等五條六給憑科陞降文憑等四條七缺科清理員缺等四條八揭帖科揭粘單簿一條附錄取選規則各項分數京衛經歷等二十條第二驗封清吏司分六科一誥敕科誥命王府等二十六條二實授科授吏行頭等十三條三撥吏科司審堂棟等八條四還役科吏典為事一條五截替科官吏俸給等四條六勘合科行移勘

合等五條附錄額設吏典一條第三稽勳清吏司分五科一考牌科考滿授勳等三條二丁憂科官員丁憂等七條三起復科服滿起復等二條附萬曆九年題准曾經考察論劾罷黜及為事問革官員詐稱丁憂起復起送赴選事發問罪等十條四侍親科官吏侍親等二條五貼黃科類奏貼黃等二條第四考功清吏司分三科一有司科任滿考績等二十八條二京官科京官考滿等七條三雜職科京官三考等三條以上各科勾當公事之條目也按明史職官志吏部掌天下官吏選授封勳考課之政令其屬文選驗封稽勳考功四清吏司文選掌官吏班秩遷陞改調驗封掌封爵襲廕褒贈吏算稽勳掌勳級名籍喪養考功掌官吏考課黜陟惟不列各科職事周知庶務當於此本取之矣内附萬曆九年事字跡不類知此書撰刻于神宗以前續補於後矣

明戶部職掌一卷 明刻本

明保定巡撫張國呈進皇明制書有戶部職掌一卷略云戶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戶口田糧政令其屬有四曰民部曰度支曰金部曰倉部洪武二十三年為天下庶務浩繁欽改為十二部曰浙江江西湖廣陝西廣東山東福建北平河南山西四川廣西各令清理一布政司戶口錢糧等事仍量其繁簡帶管直隸府州每一部内仍分為民度金倉四科以領其事其有應合行移内外衙門文書俱各案呈本部參詳允當以憑施行下列浙江等省十二子目部郎中員外郎主事各掌該部所屬戶口田糧等項民科分州縣圖志田土農桑災傷戶口度支科分經費及行糧馬草金科分庫藏關倉科分關及内外倉廒等目考明初戶部所屬設民度金倉四部洪武二十三年改為浙江等省十二部二十九年改十二省部為十二省清吏司成祖定都北京裁北平添雲南貴州為十三司本部屬

官最多有照磨檢校提舉典史大使副使幾四十餘員國初又置司農司判錄司諸職分掌部事後皆廢不復置別有倉場總督宣德五年以李昶為戶部尚書專理京通倉務自後或用尚書或用侍郎皆不治部事嘉靖時以戶部侍郎總理西苑農事後裁萬曆以後增設督理錢法侍郎及督餉侍郎至三四人見續通志及明會典可補此書之闕十二省清吏司增減為十三省更可知此書之撰進乃在洪武二十九年以後永樂之初也

神機營營制銜名冊一卷 排印本

清神機營用明代舊名設立於咸豐十一年係因英法北犯鑒於京師城防空虛之故選練旗丁為馬步隊二十五營派議政王會同醇郡王暨率都統瑞麟侍郎文祥崇綸署都統福興副都統遮克敦布等管理營務嗣訂立營制規章詳會典及會典事例此冊係光緒二十一年奏准變通隊伍改編軍制以後之額缺銜名管理王大臣係和碩慶親王奕劻多羅端郡王載漪吏部尚書熙敬都統和碩額駙扎拉豐阿都統公桂祥都統二等子恩佑御前侍衛前鋒統領副都統鑾儀使芬車等七員全營翼長副都統明惠禮部侍郎堃岫副都統秀吉等三員總理文案處總理營務處印務處糧餉處叢對處稿案處軍火局南北軍器庫槍礮廠機器局等處編制皆載會典西苑電燈公所頤和園電燈公所輪船公所三處不在會典編制之內且非本營正式隊伍銜名從略不錄其所屬二十五營編

制及首領官銜名列舉如下討威霆制勝馬隊
兩翼共十營左翼中營原健銳營馬隊改專操
色楞額左營原左翼前鋒護軍營馬隊改專操
蘇嚕岱右營原左翼驍騎營馬隊改管帶和陞
額前營原驤字馬隊改管帶慶恒後營原內火
器營馬隊改管帶克勤右翼中營原外火器營
馬隊改管帶永强阿左營原右翼前鋒護軍營
馬隊改管帶佟瑞右營原右翼驍騎營馬隊改
管帶卓淩阿前營原駿字馬隊改管帶克淩額

後營原圓明園馬隊改管帶松恒威霆制勝開
花礮隊原震字馬隊改管帶富興威霆制勝步
隊中營五營中營原威霆制勝隊改專操明惠
中左營原左翼驍騎營擡槍隊改管帶維松中右
營原右翼驍騎營擡槍隊改管帶景亨中前營
原圓明園擡槍隊改專操定昌中後營原幼丁
隊改專操廣忠威霆制勝步隊兩翼八營左翼
左營原捷字隊改專操秀吉右營原精字隊改
管帶祥麟前營原健字隊改管帶海昌後營原

漢軍排槍隊改管帶特克慎右翼左營原勝字
隊改專操祥普右營原銳字隊改專操色普徵
額前營原利字隊改管帶國勝後營原漢軍礮
隊改管帶成璽威霆制勝步隊親兵小隊原中
營步隊改營總吉昌此冊係本營送呈鳳山禹
門者鈐有鳳山及劉記小印鳳山姓劉氏鑲白
旗漢軍繙譯舉人即宣統三年在廣州將軍任
內被戕者也冊開皆光緒二十一年改編以後
營制本營每歲春秋有移駐南苑之例土人遂

以為駐軍之處曰苑而稱西郊駐軍處之電燈
公所曰西苑電燈公所稱北郊駐軍之仰山窪
曰北苑非天子之上林濫以苑囿名之殊爲不
當也又營員履歷中有注三音哈〻四字者此
係關外滿洲一部分人之名稱清語好漢也

皇明百官述二卷 百官表一卷 書目編

明鄭曉纂。有明建官，沿於漢唐，初設丞相，從因汪廣洋之獄，罷而不設。設內閣，閣臣多選自翰林院。閣臣之權重，而翰林之職，遂隆。翰林院之制，設於吳元年五月。置翰林國史院，正三品，設學士、承旨、侍講學士、侍讀學士、直學士、典簿、待制、修撰、應奉、編修、典籍、檢閱。尋改翰林院。洪武十四年改正五品。革承旨、學士。十八年定設學士、侍讀學士、侍講學士，為正官。孔目、首領、侍講、侍讀、五經博士、典籍、侍書、待詔屬官。修撰、編修、檢討史官，又有初書照。弘文館，及各官從，專以文章，以方名儒為文學博士，又以謹身殿、文華殿設學士一人，罷華蓋、文華、武英三殿、文淵閣、東閣大學士，各設學士一人。待詔無定員。文淵閣設典籍一人。詔翰林修撰以庶吉士，初於中書六科，庶吉士十八年又有翰林院承勅庶吉士。永樂二年，始改為翰林庶吉士，選進士記名之。無定員。而留者，二甲為編修，三甲為檢討，不得留者，則為給事中、御史、主事，或出為外官。自初專以翰林從考制。至年清代，其制未改。此一語所記翰林院設革始明，尤為詳。是書前列百官表，後述百官建置沿革，其派甚古。百官表中分京、外、官、品、階、勳、散等。分三百九卿，四之職，武職以及雜品，各隨類以清晰。是其所注耳。

治鏡錄集解二卷 道光十三年重刊本

清張鵬翮輯，隋人鵬集解。鵬翮有忠武志，總目已著錄。人鵬字扶九，號芸閣，山東萊陽人。雍正癸丑進士，散館授檢討，官至河南按察使。翮輯有士鏡錄、自鏡錄、治鏡錄三書，摘采成規，附以己見，逐條列舉，以為修學臨民者告，取鏡為名，意在借鑑，資為砥礪也。此書初刻有嘉興府知府徐宗禮跋，集稱大中丞知書撰於康熙二十九年，鵬翮撫浙以前也。人鵬於雍正十一年提督四川學政時，因其書言簡事賅，懲戒甚明，復取諸說，為之集解釋義，史顯著矣。首為當官功過格，己功格六十八，過格四十六，附縣令箴；次為補刑要覽（附刑獄圖說），凡不打五，禁打二，莫輕打七，勿就打五，且緩打五，莫又打三，應打不打三，禁甚於打三，情不打三（附補遺）。大抵以上自宰輔，下至邑令，於催科主寬，勸毋恃敲朴，聽訟涵平和氣，致誣罔，而劾貪污，約吏胥，懲豪猾，旌賢孝，卹孤貧，賑災歉，所以安輯人民，皆勸風化，諸端言之甚切，行之匪艱，然尋常談論，每易為人所忽，不克見之實踐，故以能行者為功，反之則為過也。至於斷獄，不得已而用刑，須存哀矜之念，舉列各不打，不使草菅民命，亦古人祥刑之遺意，可謂仁人之言，其利甚溥也。自序以世傳當官功格一書，勸人為善，引導良善，特惑於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職官類 官箴之屬

因果報應之說，不合於正誼明道之旨，乃為之易其說。是此書雖沿用舊名，而實已別加編製，專務行實，不尚虛誕，頗能見其大旨。可知一代名臣，蘊蓄自有真也。

平平言四卷 光緒十八年刻本

清方大湜撰。大湜字菊人，湖南巴陵人，以諸生佐胡林翼軍，積功保知縣，累遷至山西布政使。是書為居官法戒而作，以州縣為親民之官，一人行止，關涉萬衆休戚，位雖微而責頗重，故於牧令分內事言之獨特詳也。據凡例稱，所錄或述前人所已言，或發前人所未發，古事近事之可為法戒者，隨手編載，生平所親歷，有與古語古事相印證者，間亦附錄，蓋其摭採羣籍，參以見聞，本諸經歷，著其得失，任便錄載，卷各為目，總得二百七十五事，特未加釐次，不免失之繁雜，而言質意深，亦足發人悟省，可謂有切實用之書。惟以平平二字為名，猶言尋常之談，無其高論，尚見虛懷。究嫌傷於纖巧，有違鄭重之旨。其書大體以勿擾民為主腦，一切興革，須待以漸，不可好名，好名則虛靡無實，不可無名，無名則勸懲罔效，持見頗能據其遠大者。至對於刑錢諸事，所示處理之道，亦皆領要可行，既杜苛擾，復免冤誣。服官者自當奉之為圭臬。至以州縣官例用門丁，積習牢不可破，不知一切弊政，率由門丁內外勾結所致，遂主張不用，為十弊之說，反覆申明之，尤足以破當時之錮見。惟引事及於搜神記等志怪無稽之書，亦不免好奇之失也。

古官制考四卷 道光戊子刻本

清王寶仁撰。此書卷前有嘉慶丁丑自序，不言其經歷。卷內署太倉王寶仁撰。考之太倉州志，寶仁字東壁，太倉州人，嘉慶二十四年舉人，任六安訓導，極久，卒於官。自幼聰穎好學，嘗聞錢大昕、王鳴盛兩先生緒論，銳意治經史，尤留意鄉邦掌故，文獻與同志編輯婁水文徵，又按州志藝文志，寶仁有舊香居文稿十卷，獨無是書名。全書四卷，卷一首雜考，述建官之始，次考列代建官之數，次攷夏商周命列國卿大夫士之數，次敘官，述太昊、神農以至虞夏。卷二為伏羲氏官制，而[illegible]獨詳神農、黃帝。卷三論陶唐氏、有虞氏官制。卷四論夏后氏官制，是本書所謂古官制者，乃由上古以迄虞夏，引徵曆博，考証精詳，誠稽古代典制者之傑構也。按上古之世，年悠世邈，書闕有間，其制度僅見於尚書、左傳及諸子百家，又皆一鱗半爪，欲為之會通貫串，整理鎔裁，洵戛戛乎難矣。故歷來史家凡考古官制者，多始自春秋戰國，作者此編取六經子

史之言上古職官者薈萃成編其考覈論斷亦多特識鑿空之功蓋足多矣至其研討[illegible]精湛與夫足[illegible]流傳之少猶其次焉者也

翰林壁記一卷 明刊本

唐丁居晦撰居晦於唐開成四年正月自御史中丞改中書舍人五年二月二日賜紫其年三月遷戶部侍郎知制誥其月卒贈吏部侍郎事具本傳按居晦爲當時翰林學士中以文學著名者此書記唐中葉翰林諸人略歷分朝列敘頗便參考前有小序謂尚書元稹承旨學士廳記舊題在東廡之右歲月滋久日爍雨潤牆屋罅缺文字昧沒不稱深嚴之地院使郭公王公皆以茂器精識參掌

院事顧是言曰吾儕釐務罄盡心力細大之事人謂無遺而茲獨未暇使衆賢名氏翳不光燿失之不治後誰治之遂占工賦程不日而成貫列豪英千千萬齡無缺無傾工告休命予紀完葺之美舊記所載今皆不書開成表號之二年五月十四日記又云學士姓名此本據院中壁上寫垂無大歷天[illegible]寶學士姓名云云次記姓氏每人之下皆附經歷始於開元止於咸通凡有唐一代之學士名臣多具於此實人材會萃之區又後來重視翰苑

之始。其所記凡開元後八人，至德後四人，寶應後六人，建中後八人，貞元後十二人，永貞後二人，元和後二十四人，長慶後七人，寶歷後二人，大和後二十人，開成後十四人，會昌後八人，大中後二十九人，咸通後三十二人。其後未為相者，則於姓名上冠以相字，或使相二字。丁氏之名見於開成。按此期正李唐極盛時代，人材尤多，最著者如陸贄、李吉甫、白居易、李肇、李德裕、元稹、高重、柳公權、崔湜等，均聚於是。又此書雖屬題名，實極重要，可考當時之典制，可見一代之人物，後之學士年表、翰林題名諸書，皆仿此也。

續翰林志二卷 明刊本

宋蘇易簡撰。易簡在宋時，以文學名，最受上賞，自太平興國庚辰首登上第，不由館殿直升綸閣，從釋褐凡七年，召入翰苑，官至翰林學士承旨、朝請大夫、中書舍人、上柱國，賜紫金魚袋，事具本傳。此書乃繼李肇翰林志而作。按肇志於禁庭之事詳矣，是編專述五代後唐翰苑中典制遺聞，極為明備，足與李書後先媲美。本志分上下卷，取雜記體，不列細目，凡館閣待詔之儀度、翰林學士之職掌，大之如各代典制之沿革異同，小之如個人恩遇之軼事，內院衙署之變遷，事無鉅細，靡不記載，誠詞林故事之要典也。按自李唐而後，翰林學士之地位最為清要，責重且專，為儒學文士之官職，朝野亦重視之。考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之職守，自開運元年詔改以學士與舍人分為兩制，各置六員，學士為儒學侍從之臣，中書則掌表章詔制。然每有曲宴，學士皆得預從，故當時有內相之稱，又稱兩制詞臣。上嘗謂宰執曰：詞臣實神仙之

職也、其尊榮可見、而五代諸帝多好文學書法、於是詞臣更為親密、此書撰於皇宋淳化二年辛卯、後其子蘇耆復再續之、可資參閱、亦稱名著、

皇明太學志十二卷 明嘉靖刻本

明郭鎜撰輯、鎜晉高平人、嘉靖三十六年賜進士、朝列大夫歷任國子監祭酒司經局洗馬、翰林院國史修撰、同修大明會典、經筵講官等史職、此書即任國子監時纂修、以明初邢讓等曾修國子監通志、至今年久、缺者已多、此書凡十二卷、前有自序、畧謂聖祖武功定天下、建学崇儒、成祖並設北雍、教学益備、迨今頒敬一箴、四箴注、乃知心学媲美唐虞、伏覩先聖先賢、撤象立主之義、啟聖專祀之祠、從祀黜陟之典、皆至仁達孝之所推也、建学以來、百八十年、因循廢缺之事過半矣、司業王公自南均來、相與議增修之、慨然以為己任、據南北兩志而並攷之、又搜索於文移制度之間、未載者增之、已載者酌之、撰成是編、以為後來者之考鏡云云、观此可知明代教養之旨、可見此書纂述之由、蓋明初定都南京、故太学亦分南北、是以序中謂據南北兩志而並攷之、故是編實較國子監志諸書尤為詳盡、為卷十二、為類六、曰典制、曰謨訓、曰礼乐、曰政事、曰論議、曰人材、每門之前、各冠以序、尤以礼乐、政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人材諸類、綱羅閎博、考訂詳審、凡太学殿廡之建置規制、聖祠奠菜之告祭儀節、及乐制樂章、律呂舞器官师典守、銓除題名、皆紀事綴聞、以備考核、識大識小、罔弗詳賅、洵属记明代学校選舉之專著矣、於以見有明重道崇儒、作人訓俗之盛、宜其名臣大儒之輩出、於是志即可覘其端也、

滇南事實不分卷 道光己酉刻本

清黃夢菊撰、夢菊字漱莊、金谿人、乾隆庚子進士、歷任雲南會澤恩安嵩嶍諸縣知縣、所至有聲、後調吏部、是編即輯錄其在官文告政令、雖僅郡邑一隅之事、要可見清中葉西南地方情形、全書不列卷數、又按年分日記載、多係從政原文、頗閱地方掌故、政聞、卷首有潘世恩、龔守正、馮桂芬、楊士達諸名家序、於夢菊之文章政事、皆極推許、潘序云、金谿黃夢菊為余庚子礼闈所得士、以名進士出宰雲南之會澤等縣、以親去職、比服除、除為選人於吏部、手集居滇南時公牘告諭、都為一帙、顏曰滇南事實、請余序、閱其書勸農桑、疏溝洫、重学校、正風尚、大旨以興教化敦本崇實為務、類非俗吏所能為也、云、由此即可見全書大略、按書中皆按年分地輯錄、均有關當時地方之重要法令、建置共約五六十條、各條之後、均注明在會澤恩安等任內字樣、其紀政績勸人民、又皆諸邑地志之極要文件、固不僅個人之陳迹也已、故此書之

長在可考當時西南邊陲之地方情形、亘類似吳恕恒之「滇南寶陽紀事」、潘氏稱其非俗吏所能為、洵非虛譽、然則是編其有俾風土民情、固足信今而傳後、又此書雖近刻、武林丁氏以之入於善乙目錄、即以其內容精湛、板本亦頗罕見、均足貴也、

憲綱一卷 明刻本又鈔本

此明洪武中御史臺呈進、迭經各朝修定者也、亦皇明制書之一中官書、不著撰人名氏、開卷英宗諭旨云、皇帝敕諭禮部、都察院、朝廷建風憲、任之耳目綱紀之寄、所以肅百僚而貞百度也、憲綱之書、肇于洪武、厥後官制不同、所宜因時改之、而中外憲臣往往有任情增益者、我皇考宣宗章皇帝臨御、臣下屢以為言、遂敕禮部同翰林儒臣考洪武舊制、而申明之、並以洪武、永

樂以來祖宗所定風憲事體著在簡冊者、悉在其中、永示遵守、而益之以訓戒之言、凡出臣下所自增者、並削去之、書成、先皇帝上賓、未及頒行、朕嗣位之初、切以風憲為重、敕有司嚴選、務在得人、外之憲臣復以憲綱為言、朕今于先朝所考定中益以現行事宜、爾禮部即刊印頒布中外、該司遵守、尔都察院、其下各道御史及在外按察司官欽遵奉行、其洪武以後憲綱凡係臣下自增者不用、敢有故違必罪不恕、欽哉、故

諭正統四年十月二十六日隨列憲綱事類目錄凡憲綱三十六條糾劾百司朝會禮儀祭祀禮儀點差御史官吏取受囑託公事禁再糾劾互相糾劾出巡期限出巡隨從分巡迴避巡視倉庫追問刑名親問公事理斷詞訟沮壞風憲裝誣風憲擬斷公事約會問事巡按失職照刷文卷審理罪囚直言所見舉明孝義巡按卷宗聲訴冤枉官吏訴罪迴避讐嫌禁約迎送講讀律令選用風憲選用吏典比律事理公用物件各目次列憲體十五條內分出巡相見禮儀四條巡歷事例三十六條刷卷條格六條此書並錄于明史藝文志政書類若王廷相之申明憲綱錄劉宗周之憲綱規條則其附庸耳也

明兵部職掌一卷 明刻本

皇明制書有兵部職掌一卷係定巡撫張鹵進呈本其書略謂兵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軍衛武官選授之政其屬有四曰司馬部職方部駕部庫部司馬部郎中員外郎主事掌武官勳祿品命內分官制勳祿武官資格除授官員襲替官職陞用總小旗貼黃缺官更名復姓誥敕軍務開設衛所整點軍士聲息賞賜各目職方部郎中等掌天下地圖及城隍鎮戍烽堠之政內分城隍天下都司衛所上十二衛五軍都督府所屬衛所軍役關津設置巡檢司斷發逃軍囚徒烽堠圖本各目駕部郎中等掌邦國輿輦車乘及天下傳驛廄牧內分鹵簿儀仗守衛軍士食錢牌面驛傳遞運所應付腳力符驗急遞鋪馬政廄牧關換折糧力士校尉各目庫部郎中等掌邦國戎器儀仗辨其出入之數內分軍器勘合給聚根捕逃軍勾補軍士雜行俸給印色紙劄軍士鹽糧皁隸各目考明代夏官大司馬

之職太祖洪武元年始置兵部六年增尚書侍郎各一人併置所屬總部駕部職方三部十三年增置庫部為四部二十二年改總部曰司馬部其他如故二十九年改定四部爲武選職方車駕武庫四清吏司遂成今制此編書司馬職方駕部庫部之名知其爲洪武二十二年以後二十九年以前之書也

明刑部職掌一卷 明刻本又鈔本

皇明制書刑部職掌一卷保定巡撫進呈本略云刑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刑名及徒隸勾覆關禁之政令其屬舊有四部曰憲部比部司門部都官部洪武二十三年因天下庶務浩繁欽改爲十二部曰浙江江西福建山東北平四川山西湖廣廣東廣西河南陝西各令清理一布政司刑名等事其雲南布政司隸於陝西部仍量其繁簡帶管直隸府州併在京衙門每部仍分憲比司門都官四科以領其事凡遇刑名各照部分送問發落憲科之律令分職制公式儀制人命名例盜賊詐僞鬭毆伸冤問擬刑名除撥官吏會計糧儲月支俸給各目比科之律令戶役田宅倉庫課程錢債市廛類進贓罰收買紙劄處決重囚詳擬罪名歲報罪囚各目司門科之律令宮衛關津郵遞軍政廄牧營造河防編發囚軍合編充軍阜隸獄卒各目都官科之律令捕亡婚姻犯姦雜犯斷獄提調

牢獄拘役囚人各目真犯死罪律十惡變亂成法謄朧奏啓棄毁制書印信强占良家妻女背夫在逃改嫁等四十條及洪武大誥中僧道不務祖風等二十四條雜犯死罪律盜倉庫錢糧等九條大誥中官民犯罪以重作輕等三條應合抄劄律姦黨謀反大逆造偽鈔殺一家三人採生折割人為首等及大誥中攬納戶等七條按之清乾隆朝欽定續文獻通考所載明洪武元年置刑部六年設總部比部都官司門四

屬部二十二年改總部為憲部二十三年分四部為十二省部二十九年改為十二省清吏司永樂元年以北平為北京十九年革北京司增置雲南貴州交趾三司為十四司宣德十年革交趾司遂為十三清吏司之制此編著十二省部則明初之制也

明工部職掌一卷 明刻本又鈔本

皇明制書有工部職掌一卷亦保定巡按張鹵進呈之書云工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百工山澤之政令其屬有四曰營部曰虞部曰水部曰屯部營部郎中員外郎主事掌經營興造之衆務內分營造內府造作儀仗城垣壇場廟宇公廨倉庫營房獄具工匠各目其儀仗一項戟稍節角之類歸軍器局造清道御仗之類歸營繕所造金鼓旌旗之類歸針工局造香爐香盒之類歸寶源局造拂子鞍籠之類歸鞍轡局造立瓜

卧瓜鐙仗響節之類歸巾帽局造虞部郎中等掌天下虞衡山澤之事而辨其時禁採捕內分野味皮張翎毛軍器軍裝窰冶瓶瓦陶器鑄造打造銅鐵鑄錢顏料紙劄石灰各目水部郎中等掌天下陂池川瀆之政令內分河渠橋道船隻車輛織造段疋誥敕鐵券尺寸冠服器用斛斗秤尺各目屯部郎中等掌天下屯田之政令內分屯種開墾農具牛隻墳塋抽分夫役

雜行農桑各目按明太祖洪武初置工部以將作司隸焉六年設總部虞部水部并屯田為四屬部又置營造提舉司十年罷將作司二十二年改總部為營部二十五年置營繕所二十九年改四屬部為營繕虞衡都水屯田四清吏司乃成定制此外又有文思院皮作局鞍轡局寶源局顏料局軍器局節慎庫織染所雜造局廣積通積盧溝橋通州白河各抽分竹木局大通關提舉司柴炭司提督易州山廠諸處皆明代工部所屬其儲偫物料之所曰神木廠曰大木廠以蓄材木曰黑窯廠曰琉璃廠以陶瓦器曰臺基廠以貯薪葦皆隸之營繕清吏司此工部職掌一卷係明初洪武時制定後乎此者所以不備耳

明都察院職掌一卷 明刻本

皇明制書都察院職掌略云都察院右左都御史副都御史僉都御史職掌專糾劾百司辯明冤枉提督各道及一應不公不法等事其屬有十二道監察御史凡遇刑名各照道分送問發落其差委監察御史出巡追問審理刷卷等事各具事目請旨點差十二道分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後改北京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西湖廣山西等省各道監察御史之職掌糾劾百司問擬刑名出巡刷卷追問審錄各事其十二道照刷卷宗衙門浙江道協管中軍都督府留守中廣洋府軍左神策應天和陽等衛直隸廬州府江西道協管前軍都督府府軍前豹韜龍江龍驤天策等衛直隸淮安府福建道協管戶部金吾後飛熊等衛直隸池州府北平道協管吏部金吾前旗手等衛直隸蘇州府廣西道協管通政使司鎮南衛五軍斷事官直隸安慶府徽州府四川道協管工部府軍衛直隸松江府廣德

州山東道協管兵部羽林右衛典牧所直隸鳳陽府徐州遼東道都司廣東道協管刑部虎賁左衛直隸應天府河南道協管禮部太常司羽林左衛國子監翰林院欽天監光祿司儀禮司教坊司直隸揚州府陝西道協管後軍都督府江陰蒙古左右府軍後鷹揚興武横海等衛大理寺行人司直隸和州湖廣道協管右軍都督府武德水軍右廣武虎賁右留守右等衛五城兵馬司直隸寧國府山西道協管左軍都督府

留守左英武錦衣水軍左驍騎右府軍右龍虎等衛直隸鎮江府太平府以都察院職掌多与明史職官志及欽定續文獻通考等書不合各道有雲南貴州無北京其數十三實永樂北遷以後之制證之南京都察院三都憲有右無左則制書中之各衙門職掌皆南都最初所定規章也

明通政司職掌一卷 明刻本

皇明制書通政司職掌略云本司官職專出納帝命通達下情關防諸司出納公文奏報四方臣民實封建言陳情伸訴及軍情聲息災異等事凡有帝命必當詳審覆奏允當然後施行致明史職官志通政使司通政使掌受內外章疏敷奏封駁之事凡四方陳情建言申訴冤滯或告不法等事於底簿內謄寫訴告緣由齎狀奏聞凡天下臣民實封入遞即於公廳啓視節寫

副本然後奏聞即五軍六部都察院等衙門有事關機密重大者其入奏仍用本司印信凡諸司公文勘合辨驗允當編号注寫公文用日照之記勘合用驗正之記關防凡在外之題本奏本在京之奏本並受之于早朝彙而進之有徑自封進者則參駁午朝則引進臣民之言事者有機密則不時入奏有違誤則籍而彙請凡抄發照駁諸司公移及勘合訟牒勾提件數給由人員月終類奏歲終通奏凡議大政大獄及

會推文武大臣必參預。初洪武三年置察言司。設司令二人掌受四方章奏。尋罷。十年置通政使司。以曾秉正為通政使。劉仁為左通政。諭之曰。政猶水也。欲其常通。故以通政名官。卿其審命令以正百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避。當駁正者勿阿隨。當敷陳者勿隱蔽。當引見者勿留難。十二年。撥承敕監給事中殿廷儀礼司九關通事使隸焉。惠帝時改司為寺。通政使為通政卿。通政參議為少卿。寺丞增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各一人。成祖復舊制。成化二年。置提督謄黄右通政。不理司事。錄武官黄衛所襲替之故以徵選事。萬曆九年革。以上所載與制書職掌互有詳略。綜合參稽。備存國故。未容偏廢耳。

明大理寺職掌一卷 明刻本

皇明制書大理寺職掌。其書略云。本寺所屬二寺官職專審錄天下刑名。凡罪有出入者。依律照駁。事有冤枉者。推情辨明。務必刑歸有罪。不陷無辜。其目有審錄囚人。參詳罪名。請旨發落。月報囚數。處決重囚各款。附載合律照駁之程式二件。一照駁。一准擬。又番異程式一件。按明代大理寺官制。有卿及左右少卿。左右寺丞。其所屬有左右二寺。各有寺正。寺副。評事等。卿掌

審讞平反刑獄之政令。左右寺分理京畿十三布政司刑名。凡刑部。都察院。五軍斷事官所推問獄訟。皆移案引囚詣寺詳讞。情允罪服。始呈堂准擬具奏。否則駁令改擬。曰照駁。三擬不當。則糾問官。曰參駁。有牾律失入者。調他司再訊。曰番異。猶不愜。則下九卿會訊。曰圓審。已評允而招由未明。移再訊。曰追駁。屢駁不合。則請旨發落。曰制決。凡獄既具。未經本寺評允。諸司毋得發遣。誤則糾之。初太祖吳元年。置大理司卿。

洪武元年革三年置磨勘司凡諸司刑名錢糧
有冤濫隱匿者稽其功過以聞尋亦革十四年
復置大理寺又置審刑司設左右審刑左右詳
議等官共平庶獄凡大理寺所理之刑審刑司
復詳議之十七年改建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審
刑司五軍斷事官署於太平門外名其所曰貫
城十九年罷審刑司二十九年置罷大理寺
永樂初仍置大理寺其左右復如洪武時均齊
二寺評事如刑部都察院十二司道各帶管直

隸地方審錄萬曆九年更定左右寺分理天下
刑獄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四川貴州六司道左
寺理之江西陝西河南山西湖廣廣西雲南七
司道右寺理之以能按律出人罪者為稱職本
寺國初猶置刑具牢獄推問現審弘治以後止
閱案卷囚徒俱不到寺

明五軍都督府職掌一卷 明刻本
前明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簡稱五府公署
舊址在今闕右刑部街地方現存巷名其職掌
一卷亦係定巡按張國進呈本皇明制書之一
其書略云五軍都督府左右斷事官職專總督
左右中前後五司官問斷五軍所轄都司衛所
軍官軍人刑名其五官稽仁稽義稽禮稽智稽
信等則分問各司該管地方都司衛所刑名等
事其日分問擬刑名起解贓罰月報軍官處決

重囚詳擬罪名各款離行則有工役囚人官吏
俸給公用紙劄牢獄等其左右中前後五司分
問各衛門左司在京驍騎右英武鎮南龍虎留
守左水軍左瀋陽左瀋陽右府軍左羽林左等十
衛在外浙江山東遼東等三都司右司在外京
府軍右水軍右留守右虎賁右廣武武德等六
衛在外陝西四川廣西貴州雲南等五都司中
司在京旗手和陽廣洋留守右神策應天府軍
虎賁左等八衛及牧馬所在外直隸衛所河南

都司前司在京豹韜龍江飛熊金吾前府軍前
天策龍驤等七衛在外湖廣江西廣東福建等
四都司福建行都司後司在京錦衣興武金
吾後府軍後橫海鷹揚江陰蒙古右留守後蒙
古左等十衛在外北平山西二都司及二行都
司云考明代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掌軍
旅之事各領其都司衛所以達於兵部每府官
有左右都督各一人同知僉事各二人凡武官
誥敕俸糧水陸步騎操練軍情聲息軍伍勾補

邊腹地圖冊籍屯糧器械舟車薪葦之事並移
所司而綜理之初太祖下集慶置行樞密院自
領之尋改置大都督府洪武十三年又改為五
軍都督府以中軍都督府斷事官為五軍斷事
官十七年五軍各設左右斷事二人二十三年
陞五軍斷事官總治五軍刑獄分為五司司設
稽仁稽義稽禮稽智稽信五人各理其軍之訟
事五軍都府爲明代特置如上官制亦特殊規
定者也

武備輯要續編十卷 道光刊本
清許乃釗撰乃釗字信臣又號貞恒
浙江杭州人道光十五年進士改庶
吉士授編修十九年充江西考官二
十年督河南學政二十九年督學廣
州咸豐三年擢內閣學士幫辦江南
軍務授江蘇巡撫時粵匪縱橫青浦
南匯太倉嘉定相繼陷以克復稽遲
罣吏議鐫職仍幫辦江南軍務八年

克復秣陵關以三品京堂補光祿寺
卿十年以蘇常失陷落職仍詔赴揚
州軍營會疾作乞休以昔有武備輯
要一書於城守事宜猶備但守城不
及守鄉之說為古人名訓而鄉守無
專書乃取程芝雲團練簡說一編為
主而廣為搜輯得二十餘書其中有
互異者分類增芟覈為八卷卷一為
首事卷二為保甲卷三為選練卷四

為友助，卷五為號令，卷六為藩籬，卷七為器具，卷八為食用。其水鄉守禦及有關鄉守之論者，為通論，各為一卷。大體仍本城守之舊，每卷之內，分細目，所采前人之說，上自唐宋，下訖當時公卿所議，至為廣博。而以宋蘇軾之弓箭社條約、明呂坤之鄉兵救命書、周敬修之守望約、團練條規等，各為一篇，分類比附，並詳明原書及箋人評語，間自加按，或標眉注，可謂集鄉守團練之大成。其重要之處，皆加圈點，取其開卷了然，文取通俗，以資人人均曉。書成，清遠華人郭某乃得一部，行其法，盜三至輒創其總。土寇熾，青疇地數，獨清遠無警，督撫奏聞，得旨通行，足見是書之切實有效也。其自序云：凡陳說利弊，無可歸類者，君為撰述二卷，今有目無書，蓋

以其差雜刪而未刊歟。

水陸攻守戰略秘書七種三十四卷 咸豐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序，署辟統道人集，爲浙江布政使麟桂所刊行者。內分諸葛武侯兵法心要五卷、劉伯溫百戰奇略十卷、施山公心略二卷、陳資齋天下沿海形勢錄一卷、無名氏塞外行軍指掌一卷、李盤金湯十二籌十二卷、圖一卷、鬭方備要二卷，共爲三十四卷。諸葛武侯、劉誠意伯二書出於依託，疑爲明季人作；行軍指掌言準噶爾、沿海形勢錄言臺灣，則皆清人之作也。前五種早有單行之本，均已著錄，而天下沿海形勢錄極言臺灣之地勢，圖皆指實，不爲海外荒遠之論，尚屬可取。塞外行軍指掌內分二十餘目，均行軍切實之論，述征準噶爾運餉之困難，亦屬實情，惟論征準噶爾之策，有宜檄喀爾喀扼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東南、鄂羅斯扼其東北，更徵撥鄰近部落扼其西北，勿令遠颺，則過爲迂闊而不盡外情之論也。每書之前有麟桂跋文一篇，論及內容，尚屬精要云。

武經標題七書正義九卷 唐師化刊本

明趙光裕撰。光裕字光榮，又號玉齋，浙江上虞人，遷居杭郡庠生。考崇禎忠節錄有趙光裕，河南靈寶人，陳州學正，與此同名而非一人也。甚好談兵，以武經各自為注，不相貫通，乃取武經七書彙前人之說自為註釋，以簡要明顯為主，分為九卷。卷一孫子，卷二吳子，卷三司馬法，卷四李衛公問對，卷五尉繚子，卷六三略，卷七六韜，卷八武經節要，卷九陣法、馬步操法。其法、其武經節要乃會集前人之說而節其要，取七書之綱領而會通其義旨，因一由約求博之法也。惟所列陣法，亦輯錄舊式陣圖之論，似所頗見也。

戰守新法不分卷 稿本

清袁祖禋撰。祖禋字黃武，湖北興邑人。素讀詩書，兼嫻弓馬。光緒十一年醇親王奏請議立海軍，招新法創造利器之人，祖禋應募赴神機營製造各火器。十八年奉派赴吉林將軍長順委為經理靖邊各軍槍礮事宜，以墜馬傷右手而歸。此書為初至神機營製造各器繪圖附說，以及當時呈請之文，彙輯成篇，計分為羅盤圖說、行戰槍礮圖說、指南儀圖說、轟船五雷圖說諸篇。所稱羅盤，即礮用之測量器，圖尚精密，說亦詳明，惟標明分寸口徑法則新舊相參，非全用西洋之說。後附上醇王諸文，內守口宜設大礮說、黑夜宜立警法說、水內宜設小礮說、製器宜練精兵說、設雷利弊說、雷礮守口利弊總說，均中竅要，而

刹犁彙陳，淺顯易曉。首列自序一篇，將當時王大臣閲其演試各器，詳列原委，並附問答、贊揚之詞，未免近於誇誕也。

戰守心法四卷 光緒丁未刊本

清袁祖禮撰。祖禮字黄武，蘄州人。早年即讀兵書，兼攻天時輿地之學，尤饒巧思，頗有發明，如水戰轟船之法，陸戰避礮之方，及一切克敵制勝之器。光緒十二年，遂以其精研所得，進呈醇賢親王。蓋其時議立海軍，王董其事也。祖禮所呈者，有守口之羅盤礮，行戰之叉子鎗，測量之指南儀、水管儀、尺寸儀，及轟鐵甲堅船之五雷、避巨礮之鱗甲牌。醇王親試其器，俱靈效不爽分毫，遂委以訓練神機營。醇王薨，祖禮乃將所著繪圖演說，綴輯成編，其題曰御覽者，蓋由於光緒二十年由督辦軍務處進呈者。書分四卷：卷一為自記，卷二至卷四則為所製各器圖說，不僅具詳製法，而於啟閉操縱之宜、安置測量之法，抑且備焉。其自記記祖禮發明之緣起、試演之經過，具見其匠心獨運，要非常人可及。卷首尾有序跋，多通大抵皆於其器深致贊佩之意。昔明之末，頗競事制造新器，然心雖出自愛國，而事同於兒戲，直可坐言，未能起行。祖禮此編，雖未用於軍前，而實試於營苑，不得以

紙上談，視之，觀祖禮。惜乎其書未克見於疆場，以爲平生大恨，固可知其懷抱，非以薄技乞食於政府者矣。

九響單響毛瑟鎗分類圖說 光緒二十九年三十年刊本

清曾朝祐撰。朝祐熟諳軍務，光緒間補用直隸州知州。是編九響圖說刊之於先，單響刊之於後，蓋應當時營務處之請，撰以發送各營實習者。九響圖說首列例言，次爲名目，次爲圖式，次爲啟法，次爲關法，次爲說略，末爲啟關器具式，而單響無例言、說略及啟關器具式三目也。名目綦繁，綜計爲綱百六，爲目百四十目，復分小綱，次以小目，犂然咸備。其圖式上又將名目稱謂分別註載，有一件繪至數式者，有僅繪一式者，因其繁簡而定，剖析分毫，頗便觀覽。圖之下又略加解說，載明各件地位分寸，並詳使用之法。圖之末則具載製鎗原由及用鎗諸法，又比較各鎗優劣利弊，足資治軍者取舍之參攷。至其鎗內各件名目，大抵悉照鎗彈表所定者，其無可參訂，則審其效用，查其形體，略參己意，適者爲名稱，適足補鎗彈表之闕。且火器之用，萃重準法，此編獨於啟閉之節說之不詳，復繪之以圖，斯又爲諸書所未逮。清末有志修整軍備，頗以採摭西法爲急務，然所求率多嘽餘之物，即此嘽餘亦

多語其皮毛不曉真際是書卷首柴作舟序已痛言及此並謂啟閉未審厥機名義未指其實其為囫圇吞棗誠可想見曹氏蓋亦欲示其真際期人盡得悉其用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諸葛武侯兵法六卷 鈔本

清張澍撰。澍字介侯，甘肅武威人。嘉慶四年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時年甫十九，博聞麗藻，一時驚為異人。散館授知縣，選貴州玉屏知縣，數年引疾歸。嗣以兩江總督百齡奏辟，留修河工，以勞敘選四川屏山，攝興文，旋丁父艱歸。再起令江西之永新，署臨江通判，以上漕銀後去官，閑後補瀘谿，再以憂去，遂不出。事蹟詳清史稿本傳。以晉陳壽原輯有諸葛氏集二十四篇，其後隋書經籍志及唐書藝文志均有著錄，而卷數各有異同。及明王士騏輯武侯全書二十卷，不免蕪累，楊時偉病之，更撰為十卷，亦無采擇。清朱璘輯武侯集，張鵬翮之忠武侯志，則膚俗詩文，濫竽篇牘，侯諸書作反多遺漏。澍以前諸家無適當之作，故

後搜采散逸考訂事蹟刪其蕪雜好其未備計文集四卷附錄二卷以武侯終身於行軍之中故名為兵書卷一為武侯之表奏書札卷二為言論軍令雜文碑記卷三為便宜十六策乃經國之要論卷四為兵家之要義分目以統述卷五為時人與武侯之問牘卷六為後人論贊之作末附武侯年譜凡武侯之文片語必蒐以

事實而錄之尤注重於兵事其考訂之功不為不勤矣其所采引尤多數書如玉海太平御覽北堂書鈔等書可謂細大不捐矣

操練洋槍淺言一卷

清王鑫撰鑫字璞山湘鄉人咸豐二年粵匪犯長沙練鄉勇防城擊賊屢立軍功由縣丞晉知縣擢選同知直隸州知州增練兵勇慮爲陣法朝夕訓練勦賊於湘楚之間屢有勝負累功以守巡道用加按察使銜積勞卒於軍予諡壯武鑫撰有練勇芻言五卷凡兵家之權謀形勢規章禁令

悉盡書中後取各國士兵通般所撰之操練洋槍淺言刪裁於以時度舊式之刀矛改用洋操一般募自田間者皆不知用法不得不著書立說以爲操練訓練之用蓋槍擊之理甚爲深微而法有定式技易明曉乃首示以習放之法及各國槍械異同之並列各國槍表以辨其名目速度並謂令中之法須先練身氣眼手心神方

是應用與化故新書所載陳勝陳以等語，同一探本之論，並與吳大澂槍法準繩之說，大指相同也。

湖北武學二十二種五十三卷　光緒刊本

湖北武備學堂編。當有清末季，軍政維新，而提學使張之洞尤提倡新學，故設立武備學堂，聘請西洋教習，以為徹底改革整武之準備。因取西洋火器練兵專書，加以譯述，以便教授學生之用。與摩壽豐輯之武備新書十種，同一用意也。並以海軍英國最強，而陸軍則德軍稱雄世界，故是書

所採譯者，皆為德人之作。計所採法六卷，地勢學三卷，溝壘圖說四卷，行軍測繪學四卷，戰法輯要六卷，洋槍工程學六卷，礮臺說略二卷，操靶通法二卷，軍械圖說一卷，快槍圖說一卷，修路說略一卷，行軍電指要略一卷，行軍偵探要略一卷，行軍造橋圖說一卷，武弁職司一卷，營壘徑新一卷，槍法圖解一卷，雷火圖說一卷，馬

隊戰法一卷、步隊戰法一卷、破隊戰法一卷、三隊合戰法一卷、護隊輯要一卷等二十二種，除體操法卷六採日本師範學校本譯述外，餘均譯自德國武備原書或梅開爾所撰者。各卷俱附圖或文字成題，兵士均可瀏覽，凡軍家要技大都無遺矣。其譯述者為德國泰老、何福滿、福克斯、湯乃乃爾等四人，中國蕭誦芬、詹貴珊、蔣煦、楊其昌、閔廣勳、鴻錫庚等六人。各書分譯成於同時，印行也。

孫子遺說一卷　岱南閣叢書本

宋鄭友賢撰。友賢河南滎陽人，事蹟不詳。考鄭氏為滎陽大姓，唐宋以來如鄭珣、鄭瑜等均知名於世，友賢豈其苗裔乎。通志藝文略曾著錄是書，叢書集成本作唐人，實誤。孫子一書自古迄今注釋之家，即見於隋書經籍志及直齋書錄解題者，已不下百數十種，而世以十家注為顯，友賢謂

兵家孫子之言包四種，籠百家，以奇正相生為變，雖十家注釋極見精確，而皆詳其耳目所聞見，而尤不能盡其變化之妙，盡孫氏之微旨深意，故復摭武之意旨，而十家所不解者，得有數十則，託諸問答，以探其意，或取史乘以為證，或辯論以發其旨，然細讀所論，皆為前人所述，釋已甚透徹，如釋因糧於敵而用於國，及守則不

足攻則有餘數則均承舊說加以演
述未有可取兄之處蓋孫子原文
本微而顯千家之註已足抉微索隱
而後人雖返復伸論亦不過疊牀架
屋求其有所發明殊難為功也

戚參將兵略　鎬略世法本

原題明王世貞訂正世貞有四部稿諸書前四庫已著錄
明嘉隆之間名將輩出俞大猷戚繼光劉天和等為尤最
其事業各足千秋然在當時已有軒輊之議李攀龍輩右
天和顧冲菴輩右大猷而汪道昆王世貞輩右繼光道昆
嘗練義烏兵共繼光破倭寇擢司馬郎世貞則嘗貳兵部
與繼光亦有往還其所以右之特知之熟遂不覺佩而歆
之也繼光經略薊邊坐鎮海壖皆有勞勤惜所遇不合功
未大成其所著書則棣映後武為治兵南鍼而劉俞之所

不逮焉是書意在表闡戚氏治兵之要取練兵實紀列其
正心術至明保障廿二事而冠以將略總論將略分章總
為卅餘條唯絜要汰繁不若原文之詳悉也每條之後各
有按語其氣質不類出諸鳳洲之手鳳洲雖與繼光善而
於所著書固未言嘗訂正戚書故是否為世貞鑒定之書
猶不可知明人好標榜藉增身價豈是書亦為妄託耶
唯其全書末之註語義蘊深長似有諷指曰唐安史之變
功不出哥舒翰等而出於武舉之子儀部曲之光弼大可
思矣其意以為與其閫戶位之大將無寧賞拔格識(志)遠之

偏裨不增官而擇入旨哉言乎又曰十羊九牧從來所戒
公閻平既褒武弁而搶攘復增文臣掣肘可勝道哉明季
政治之紊國是之壞端在於茲矣

兵法彙編 半畝園叢書本

清吳坤修編 坤修字竹莊新建人咸豐中以軍功官至安
徽布政使署巡撫嗜藏書多珍笈刊擇其於吏治民生有
關者三十種刊為半畝園叢書又著有三恥齋集是書居
全叢書之第九目雖先賢兵書凡十有一種六韜六卷附
逸文孫子一卷吳子一卷司馬法一卷太白陰經十卷歷
代兵制八卷何博士備論一卷守城錄四卷陣紀四卷九
邊圖論一卷海防圖論一卷皆兵書之通見者惟其所選
之本皆精善者如六韜孫子等書為孫星衍選刻者星衍
攷證六韜孫子最為詳明雖所論容有未安如論六韜之
真偽要為清代兵書之善本其增益俗本之訛奪不勝枚
舉焉惜其書搜羅不全或係另有偏見亦未可知明代兵
書以戚繼光書為翹楚可謂闡孫吳之精微補諸書之未
逮諸兵書多不涉實際攘袂坐談無裨於事繼光之書則皆
閱歷談雖為兵家細事亦不廢之樹後武之圭臬明何言
曰戚將軍者書為後武津梁剔其贅餘足以樹尺寸乃是
編遺之而不採胡宗憲海防圖論固可資防海之借鑑其
許論九邊圖論為言明代邊事者此則採之不知其何以

見其細而遺其大也

水師說略附巡船章程 黃陵山館集本

清杜俞撰俞湘鄉人光緒十三年俞駐軍彭山江口時雀苻不靖遂嚴偵緝明賞罰克日而安謐無事其地瀕大江藉水師之力為獨多焉是即其時所擬釐為四條首為營制次為防地再次為器用末為章程此為地方緝盜之用故規制較諸防海防江水師具體而微營制一船僅十二人而人各有應理之事不為虛糜務重實際其章程一條設意周密雖小事亦不模糊安良戢惡革弊謀利蓋以兵職而兼理地方細務者故鄰大河之地皆可仿效之以為治民者之輔用也又附江口巡船章程及彭剛直公長江百條巡船章程十八條亦是時制定則為水師說略第四條之外別立章則以嚴勒官勇曉諭民船者彭玉麟長江百條為其治水師之約法玉麟治水師輔曾國藩諸人敉平洪楊之亂厥功最偉觀其約法嚴明宜乎能推艨艟之師而下堅守之城此特選其有關參徵者凡卅四條亦借鏡之意也

司馬法譚兵 韜略世法本

明戚應驥編。應驥字雲卿，定海縣人。是書為韜略世法之一。首有蔣薦序，謂司馬法於治國安邦之中，寓建威銷萌之義，自定爵以下，專言戰伐，大屬權謀，後人遂以為穰苴之說。要其動必稱古，有可奉為蓍蔡者，有可竟加陶汰者，有可師其意不必泥其辭者，因是議而融通焉。又何古何今，何司馬何穰苴之足較也。則以其書不論為司馬為穰苴，而其旨俱有足取者。首引隋唐以來之舊說，次章解句釋字，剖義宣於司馬法之義蘊，解之不厭詳細，曲盡隱微，又或略舉史事以相印證，列經傳諸子之言以相發明，參稽之功不可沒也。仁本第一六德以時合教句下注曰：時至於今，嚴華夷之防，殲抗旌之寇，迅掃如同振落，天誅難以復留，勇闖折衝，此其智也，彼哉譚宜置之高閣矣云云，似對明季時事而言。崇禎朝外有建州之敵，內有米脂之寇，天下鼎沸，國是蜩螗，蓋有志之士不覺其熱誠赤忠表於楮墨之外。纂註古書，夾敘時事，此在明末甚屬多見，非沽名市譽而已。明社既屋，其殉國之烈，思光復之殷，未嘗非此輩著述有以闡之。第其妄逞異端，徒附名流者，是則有用心而殊不此若也。

武備圖圖錄 清隱山房續編本

清沈汝瀚輯有武備圖繪已著錄是編首有小序曰戰守二事古人言之備矣我朝列聖相承遐邇向化戰之之術無所用之而守之之方是身任地方者專責則又不容不知所謂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無備也因取古人守禦之法凡若干條輯之蓋其書專言防守析為八目曰修備曰籌守曰設防曰訓練曰號令曰扼險曰制勝曰應敵修備一目隱寓堅壁清野之意籌守凡器具之儲備兵夫之配置軍事之建設胥皆言之其要者又莫如恤下情嚴禁約二條也設防自安輯窮民以逮防範火藥事無巨細皆在預防之列訓練一目則撮戚南塘練兵之法分為練膽練心練耳目練手足練技藝練行伍六事制勝首言靜暇逸治嚴五字之義復條舉操勝制敵之道各以史事實之應敵則多言防守之具焉其書大都切合事理不類書生空譚為靖衛民社所宜知者也

武備圖繪 清隱山房續編本

清沈汝瀚撰汝瀚字海如晚號玉波逸叟光緒間退補主人嘗輯汝瀚書刊清隱山房叢書嗣又取平臺除氛錄臺防學治錄泉務學治錄沈氏遺書武備圖圖錄及此編刊為續編武備圖圖錄專言防守雖有應敵一目略備防守之具而仍不如是編為包括多圖繪明且攻守俱備也首繪濠城橋閘次為攻城之器又次為防守之器末為城外佈置陷馬之器則種類紛如精妙絕倫焉按圖圖錄多採是書中之說如拒火拒馬拒雲梯拒攻堞皆是唯無圖耳嘗疑其為圖圖錄之一變然汝瀚序固未有言也且圖繪之器圖圖錄多闕之殆係別為一本以單行者矣軍器之圖明代類書如三才圖繪兵書如戚繼光練兵實紀紀效新書皆有之溯而上之則又有曾公亮武經總要然皆偏重於槍礮城池而未嘗措意於微小之物是編細若抵萬叉竿鉤鐮推刀之屬俱圖說並備而於槍礮之大者轉無一語一圖以及之則其言人之未言補人之未逮亦不可以識小而目之矣

魯軍制九問一卷 金華唐氏遺書本

宋唐仲友撰。仲友字與政，號悅齋，浙江金華人。紹興中，登進士第，中弘辭科，通判建康府，上萬言書論時政，以經世之學雄乾道淳熙間。後提刑江西，為朱熹劾罷，乃益究心經制之學，著書至六百卷。顧以忤朱子故，程朱之學既大行於世，其書乃不甚彰。清修四庫全書，採訪遺集，始自永樂大典中輯出帝王經世圖譜十六卷。後道光中，金華張作楠又自華亭姚氏諸家訪求遺籍，得如干種，刊為金華唐氏遺書，仲友遺書因得行世。是卷入遺書第三種。王伯厚困學紀聞引悅齋語，即出於是焉。執夫唐氏經解錄，以為即經子難答之一篇，而未窺全豹，作楠始見其全也。書論春秋以來魯軍制，設為九問而解答之，所繫總敘於前。其九問，曰問魯本幾軍，曰問魯作邱甲何故，曰問邱甲之制何如，曰問鞌之戰何以四卿帥師，曰問魯作三軍何故，其制如何，曰問魯作三軍，三家已分公室，叔弓所將何軍，曰問魯舍中軍何故，曰問舍中軍後魯有幾軍，叔弓所將何屬，曰春秋內大夫率師何義。解

答，則自三軍邱甲四軍分合制度，至三桓之分魯，皆有考訂。設法其說，亦提綱挈領，婉轉相通。惟宋人說經之作，恆多言之成理，而不盡持之有故，以攷古制，未必不然，亦未必果然也。

歷代車戰考一卷 油印叢編本

民國陳漢章撰。漢章字伯弢，一字倬雲，浙江象山籍，光緒戊子科舉人，清季勵行新政，設京師大學堂，因徵入學，卒業文科史學門，鼎革後，歷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中央大學副教授，兼史學系主任，年六十八，歸卧鄉里，隱象山東鄉，以述作自遣，未幾卒，世論惜之，遺著百餘種，已刊者，有綴學堂初稿、綴學叢稿初集十種、列女傳斠注等。以少受業於德清俞先生樾、定海黃先生以周門下，故說經訂史，恒漢宋兼采，不偏於一端。以車戰所關利害甚巨，因著為是書，自敍畧謂，近世兵家言，多謂戰車泥古不可行，然古人車戰，未嘗不敗，後世車戰，未嘗無勝，要在得其人而變通之，文獻通考、五禮通考語焉不詳，無以考見勝敗之蹟，爰蒐輯經史，斷自三代，以迄於今，各系案語，且空論車制，不見於戰事者，不贅，明此事不容紙上談也云云，讀其書，自毛詩言車攻，至清通考所載車戰之文，無不收入，雖不無不備，所為按語，亦非無見地，惟自今日而古車戰，以作史料觀則可，若求致用，終不免

紙上談兵之譏，且言車戰必先知戰車，漢畫象及戰國銅器獵壺獵鈁所圖戰車形制，僕御射乘載攻戰情狀，均甚詳明，乃無一語及之，亦不能謂非缺點也。

諸葛孔明異傳奇論兵法評林　明萬曆間刊本

明章嬰評註、嬰字未詳、蘄川人、正德間隴入關欽成諸葛孔明異傳奇論六卷、凡七十六篇、李夢陽嘗為文序其書、嬰是編蓋據其書而為之評註、卷首有萬曆戊戌嬰序及李光耀序、李序稱關公稚望傳書六卷、顧書訣有間未詳、於是增魚以日明豕之河、分注錯經、後公証異云云、是嬰不獨評注而已、抑且斟校闕書矣、惟據李夢陽舊序、六卷凡七十六篇、此乃為五卷、除七十六篇之外、首又冠出處總論、馬前掌課、八陣圖、八陣圖義、本十流馬、武末殿以書

表、嬰序云、復次名賢論讚為之弁、而輯其書表諸作以殿之、襲六為七、聿成大觀、則為嬰所增輯者也、其輯書表、除出師表、草廬對策、上後主遺書諸篇外、又附漢後武侯丞相詔、及漢贈謚忠武侯詔、惟不羼雜其他、與武侯無關、或非武侯所撰述之文、較後來刻武侯全集者之冗繁無當、固有勝也、所為評註、多精闢、因戒備一章、以東夷諸章、而及明代之邊事、因考黜一章、而及任官使人之宜、又李夢陽於原書序中言、獎蒙進吳贊羽德曹、為非出武侯手筆、疑有僞託、嬰於推誠一章中附論及此、而以為此適為武侯

之所以開誠心布公道也、辨解極詳、考此所錄七十六篇前五十篇即將苑、或又名之心書、後廿六篇為武德、武備、誠、詢謀、密機、軍政、強兵、命將、任賢、兵戒、治國、君臣、視聽、納言、察言、治氏、舉措、考黜、治軍、賞罰、喜怒、治亂、教令、斬斷、思慮、陰察、按清志有武侯十六策一卷、崇文總亦有武侯十六策一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蜀諸葛亮撰十六策、序稱謹便宜十六事、一治國云云、茲後二十六篇中第十一篇即為治國、自治國下推至陰察、適為十六篇、然則殆即武侯之十六策耶、武侯之書、欽定四庫提要多疑其為僞

託、十六策一書亦云、然惟清之張澍輯武侯全集、以為十六策或在陳壽刪芟之外者、與嬰之謂此二十六篇為武侯撰、蓋無不同、第澍所云者、為十六策、而嬰斤斤以辨者指推誠一章而言、見前、在十六策之外、是夢陽所云非出諸武侯之口者、或即指二十六篇之前十篇而言耶、大抵兵書託於武侯者多、語見欽定四庫提要子部兵家將苑一則其輯相增損、又復多有不同、姑存兩家之說、以為治武侯著述者之參證耳、

歷代兵略 民國十七年鉛印本

鄧毓林輯註。毓林民國十七年為陸軍大學教官，是編以孫子十三篇注家林立，惜於原書奧義未能發揮，遂取其書加以詮註，並印證中外戰史。案歷来註孫子者大率均摭拾一二史事以相穗發，殊鮮精確之見，甚且辨其版本之真贋，詞句之純駁，而於其大旨轉無以詳也。是書先錄篇文，次為總詳，再於句分注，注之後繫以史事，無論古今中外凡有可以參證篇文者皆輯聚而為之佐證，且參之以見解，間能矯正前人之誤。如孫子作戰第二云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此二句昔人或讀作其用戰也勝久，毓林謂與孫子原意不合，當作其用戰也勝，方與下句文意相串。亦有將此句屬於然後十萬之師舉矣聯讀者，毓林亦謂非是，稱孫子初段以為十萬之師日耗國帑甚鉅，二段基於初段理由，下一斷語曰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次即接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句曰力屈，曰國用不足，皆所以戒久戰之害也。其斟校之精審類皆如是。其述往事而附以圖，尤能發人興會，使人覽圖而知昔日進郤圍守之情，亦為諸注孫子者所不逮焉。

兵鏡二十卷 明刊本

明吳惟順、吳鳴球同輯。惟順字長卿，鳴球字玉宣，俱新都人，事蹟無考。惟卷首汪瑞五輯父序稱長卿牟姿軒爽，學不減司馬，目中不可一世，而玉宣風流蘊藉，負文武才，通儒也。蓋亦可想其風範矣。是編卷一為軍制，卷二為選將，卷三為任將，卷四為將職，卷五為選兵，卷六為講武，卷七八為行軍，卷九十為計戰，卷十一為營陣，卷十二至十五為攻守，卷十六為軍令，卷十七十八為天文，卷十九二十為地理。每篇各標綱目，其有未盡之旨，則別列一欵，用繫其說，又擬為條畧，做行軍須知之例，支分縷析，條畧之外，復備圖說。其書大抵仿孫子十三篇之意，類輯而溫分之，井井有條，尚為明代兵書不可多得之作。惟是汪序謂登壇必究紀效新書、虎鈐經、武備志、武編、兵垣、兵畧，或失之簡略，或失之浩繁，是書則抽陰符之秘，洩玉版之精，不繁不簡，準古酌今，而集其成云云，誠不免過諛。其自題兵鏡吳子十三篇，已蹈明人虛妄好名之惡習。第其紀邊事頗多珍秘，卷首華亭張鼐序云：遼左鼎沸，寇遍門庭，而三巳又報叛矣。頃者征東征西之詔，分布寰中，而茲集寧無裨

於當時、則是書私意未嘗不欲為朝廷作一行軍之徵證、是雖為兵家之言、抑亦晚明史籍之可資參考者、吳復援張鼐有吳淞甲乙倭變志二卷、鹽堂考故一卷、前四庫已著錄、而其遼籌及必讀綱鑑二種、則一列為禁書、一列為違礙、蓋亦留心遼邊戎情者、又禁書總目軍機處奏准全燬書目有兵鏡明吳若禮撰一條、浙江省查辦奏繳應燬書目有兵鏡吳維順輯一條、是否為一書、已不可考、然後者即為此編、殆無大繆、僅維與惟一字之異耳、至軍機處奏准抽燬及毋庸銷燬書目中著錄之兵鏡、備考前四庫已著錄而不全、今其書猶存世、是為清順治間鄧廷羅輯、與此又不同、顧其體例頗相似、疑其或不無因襲、是編之處也、

兵法集鑑六卷 咸豐丙辰正定府衙刻本

清史策先輯、策先字吟舟、棗陽人、咸豐中宦於正定、其書取歷代戰爭之可為殷鑒者、裒集成編、其間角力角智討寡變生得失之林、咸備、大體依據史書、卷一自軒轅戰蚩尤於涿、至三國關羽斬顏良文醜止、卷二自曹操擊烏桓至南北朝魏攻壽陽豫州刺史堰肥水破之止、卷三自魏入侵齊淮陽至唐狄仁傑以德服契丹止、卷四自張仁愿擊突厥至李克用破梁止、卷五自吳越王錢鏐擊吳至南宋破金兵於仙人關止、卷六自洞庭湖岳飛擒楊么至吳三桂擊走李自成止、都凡數百餘則、每則之後、又各采前人之說附之、用資發明、兼論其得失、然采先不稍雜、已見無明人妄論是非之病、僅於序文中略示一二、其曰承平日久、士大夫以風流文雅相尚、鄙武夫為噲伍、一旦潰地有警、身膺閫寄者、率皆未歷行陣之人、措置乖方、何惑乎勞師糜餉、禍患無已時哉、於世之不諳兵法而妄操兵符者、極事痛詆、又謂自來名將不用古兵法者、霍驃騎張睢陽岳武穆三人、非不用法也、能神明於法之中、始能變化於法之外、惟不為法所泥者、乃可與言夫法之妙用云、

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斯為古訓綜覽史冊雖予杖舉趙括讀父書而敗於秦斯即徒囿於定法不能通權達變所致兼先之言蓋得孫吳之旨矣

經武淵源內編六卷外編六卷萬曆丁亥刊本

明李材編材有將將記二十四卷觀我堂摘稿十二卷及門弟子李復陽為其所編之李見羅書二十卷前四庫俱已著錄是編則欲闡明儒家無所不該而橫戈躍馬之胄後世以別技專門目之者亦無不在包羅之內第後來知本之學不明故使儒者之功用不著耳遂摭采六經語孟之及於兵者彙為內編而綴以韜鈐子史春秋內外兩傳之謀計征討列之外編而合以孫吳單識諸法內編卷一為周易纂卷二為尚書纂卷三為毛詩纂卷四為周禮纂卷五為禮記纂卷六為論語纂孟子纂外編六卷則為春秋纂所謂韜鈐子史則為材纂輯之餘於凡有可與兵家相証者復多條注於下如謂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即孫子以虞待不虞者勝之意莫敖敗鄖即孫子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之意管子答桓公南伐之問即孫子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之意鄭伐楚幕有烏乃止即孫烏集者虛也之意類乎此者頗多每能發其雷同之迹材序曰聖人六籍括綜包羅靡有頗漏而世所稱兵法特儒者分內事之一其道之淵源蓋

在此而不在彼云云。於諸材所註語甚多相合，材之將將紀卷二十二至二十四亦摭錄經文，旁及子史，頗與此相近。前四庫提要謂其議論拘腐，蓋其書專重御將，使為迂說，無稗實用，而此編則志在考辨淵源，用彰儒道，與前者又稍有不同，故未可以前四庫語等而視之也。

禦海備覽附江海備覽一卷平猺十策一卷 道光癸巳刊本

清陸嵩齡輯。嵩齡字伽陵，吳縣人。據自序略曰：道光乙酉簽判蘄春，以捕盜受軍門天鵬先生知，欲從西征而未果。壬辰春，湖南永匪跳梁，上平猺十策，以憂中復不得行，然枕戈報國之忱未嘗去懷，爰采古今捍禦應變之法，與丁君星舫校核去取，編類分卷，名曰禦海備覽云云。又據平猺十策自署官銜為前署湖北知沔陽州事，其行歷之可考者如此。禦海備覽析為八章，章各若干目，凡前賢已試之良規善法，如守防制拒選器用人各事備焉，而如戰略一端則未嘗言之，蓋其意為供膺民社者謀防之道也，故論設防，則如防門、防堠、防奸、防詐、防叛，論嚴守則如保甲、緝盜、儲粟、清野，靡不敘其方法，或又舉史事以相印證。其第八章所述方略，纖悉不遺，尤稱詳審，即以之為州縣治政良規，亦未嘗不可，非專卒意於防守一事已也。江海備覽分水戰、舟戰、舟製三目，舟製都二十種，皆水上攻防之具，或附圖。嵩齡以為禦海備覽專言守，不言戰，而浙閩吳楚諸郡邑泰半在水濱，其要又不下於守城，故復舉江海戰法略著一二。然嵩齡官於鄂中，大江通貫，其地多險

要其所以狃著水戰者疑亦緣於與所事為近習之故耳惟其扼險者勝恃險者敗一語可稱名言平猺十策則為御導之宜募揞牒之宜嚴鄉勇之宜優恤猺苗之宜防撫設閒之參用堵禦之宜堅密賊巢之宜急攻軍器之宜利用脅從之宜寬典及招撫之宜行權據序云尚有地圖一紙茲則不載矣

奇門行軍要略四卷 道光間刊本

清劉文瀾纂文瀾字墨池廣東高明人事迹無考惟知其酷嗜術數一道搜索異聞異見極多嘗注奇門纂圖鈎原四千三百二十局左圖右書每局吉凶趨避皆有權輿尤言兵而次及呼人是編則據御製奇門寶鑑篇中之言軍旅者參以諸家兵門秘語纂輯而成或摘要擷華或提錄全文其詞語微奧及義旨晦隱者均綴以詮語而一切人事盡略而不言蓋與其奇門纂圖注有不同也其最簡明者又屬格局一事奇門專重之是書各格皆於七十二候四千三百二十時演定立成遇事查對節候即可按圖索驥如何局何日何時合何吉凶格於行軍倉卒之餘一目了然不致有遂次之病他如奇門所用秘標條列卷端奇門起例須細考超補接閏各法則立成定局無須臨時推求皆稱善法也復案自宋仁宗以洗為維德纂六壬則曰神定經纂奇門則曰符應經入明而有李氏奇門林氏奇門閩仲文又以李林二書參以己意而曰閩真人遁甲神書明代以奇著見者略如此三種其他則駁雜不足取蓋紛繁了無頭緒且多隱僻不相聯貫此編本諸古人真義

而化為簡易傳授極素紋次明晰自不與俗本同也

經世奇謀八卷 明刊本

明俞琳輯琳字女良安徽婺源龍溪里人其書編輯大旨見於卷首南京戶部貴州清吏司郎中長垣柴寅賓序據柴序琳亦官南都吏部郎又謂非識不能剖奇非智不能審奇非膽不能決奇非機不能握奇古之人有行之者或見端於漸形或得算於紛紜或巧發曲中于咄嗟呼吸之頃皆所謂奇謀得其意而倣焉可以經世要在人善用之耳顧往跡散在簡乘前此未有彙採為集嵗有豢筠俞君覩往哲應事突出一奇輒欣欣嚮往手自排輯久之摩勒成編云云蓋為隸事之書為卷有八卷一備患類紓禍類卷二知幾類敏悟類應猝類卷三拯危類諷諫類卷四擊奸類御下類能言類卷五忠謀類賢使類卷六能吏類制服類卷七用間類弭敵類智女類卷八防詐類補遺類類之首各冠以琳所為說次析若干目目各為四字標題而志其人名於下再次則臚列事蹟如備患類戍邊禦謂任安戍東邊禦荊人驕奢死亡謂魏公子牟語秦應侯等是也惟所標題不盡妥適即如備患類曾母投杼謂秦王使甘茂伐韓宜陽茂恐有誘之者舉曾母投杼事以語秦王

使題爲曾毋役仟猶彷彿曾參殺人之謡又何涉於備患乎大抵是書撮錄史書類書而成而鮮有發明明代類書視往代爲多第泰半不免摭拾陳編或供程試之參索而不足以云能稽古考異斯編要亦近之惟其制勝用閒餌敵三類多采輯兵事猶不無可取云

礮法圖解 鈔本

清丁乃文撰乃文有礮法舉隅已著錄又有子樂準則礮法舉隅一書設例述法而未細言其理是編則專言其理乃文戊寅自序云各生之學既知其法之所當然必須知其理之所以然理明法顯而後知有理之所必然法之不能行者方能變通其法仍不外乎理之之固有茲將各法設題圖解於後刪繁就簡悉從至捷之法顧各生互相研求更有進焉則是書爲乃文執教之講義又不得言矣都列爲三十款或以遠界求起度或以起度求遠界或述

遠界求昂度均可用倍度正弦爲比例之理末又取丁雞良論力推原以及礮子行述有增力與阻力惟均徐疾成方之說以是推之同於以積比線比（或以線）積而求得用藥之比例（見於第卅款）反復錯綜相基相因變其方式務求其理之詳盡并附圖以解析之尤足爲說明之助礮法之後並附光緒五年以後至光緒二十四年日月食推算法分京師及江南二地每次均分初虧食既食甚生光復圓食限離黄道度數方位乃文精諳天文算法殆亦即乃文所撰者耶

武略便覽十四卷 同治刊本

清王祥儲、王岐山合撰。祥儲、岐山均安徽太平縣人。祥儲於咸豐間曾在本縣辦理團練，是編旨趣與胡文忠公讀史兵略大致相同。惟兵略上起春秋，下訖明季，網羅所及，各從朝代。此則不以朝分，而以事紀，微論公私戰陣，兼究方略，即及西儒湯若望著火攻挈要，講求築礮製藥之法甚詳，焦勗譯而出之，名曰則克錄，當時珍同秘本，亦不惜多方購致，藉為借鏡之資，以辦理團練經歷所得，參以舊籍所載，以實用為主，要之同遭時艱，心存君國，俱欲師武臣力，勘定禍亂，出民水火，在官在野，其揆一也。

握奇圖解不分卷 刊本

清汪宗沂撰。宗沂有汪氏兵學三書，已著錄。又撰有是書，古握奇記之於風后，兵法尚奇，故云握奇。以天地風雲為正，則龍虎鳥蛇為奇，以天地為正，則風龍為奇，以龍虎為正，則鳥蛇為奇，以前列之八陣為正，則後隊之遊軍為奇，總而言之，凡正陣遊陣皆為正，而時靜時動，變變化化，不可測度皆為奇也。故曰以正合，以奇勝，此握奇之指也。原書有八陣總圖、天圓圖、地方圖、虎翼圖、飛龍圖、遊軍圖，安溪李光地有注解本，載榕村全集中。宗沂博學而善談兵，更為握奇圖解，凡圖之奇正虛實變化不可測度之處，均詳加解釋，總合軍隊行列坐作進退之法，蓋取古之法而權今之用，可謂泥古而善化者矣。

借箸篇不分卷　刊本

清江峯青撰。峯青字省三，號湘嵐，安徽婺源人。光緒丙戌進士，官至江西審判廳丞。另著有甲寅政局條議。是編為其從兵之作。大意為將之本有三：一曰廉，以儉為養，毋剋扣軍餉；二曰公，謂賞罰予奪，一秉大公；三曰信，如商鞅徙木，令出惟行。以上三者，操之在我者也。其治軍之要有三：一曰

親，二曰訓，三曰練。治兵如家人父子，甘苦與共，然後能親。兵與將親，乃可言訓練。訓先於練，練者，析術集之長，必先有忠愛之心，而後可用也。以上三者，皆施諸平日者也。然今日火器發鋒鏑，非奇何能取勝，則臨陣制勝之術有三：一曰伏，二曰散，三曰變。所謂伏者，陸依山林陂池為蔽，水依支河汊港為蔽。所謂散者，非不整，且聚陣也，

整而羅列之勢，聚而群分之。所謂變，則虛者實之，實者虛之也。篇幅不多，頗能揭治兵之要旨，而述其運用之方法，殊為兵家實用之書也。

軍凡三卷 稿本

清鄒作舟撰。作舟字班卿，安徽績溪人。廩貢生，植行純粹，邃學淵深。有清末季，久客津門，參北洋大臣戎幕。籌筆多暇，搜覽時局，著為私議，名曰危言。又裁為政綱目、人道綱目等書。復講求經世之學，於兵法深所致力。討論兵地，已為精熟。以世之說兵者，眾或者博而寡要，散而無紀，溺於高深者窮陰陽，修孤虛、旺相、占星、望氣、衍禽、死生，其歸也誣；權謀之說，務變詐機險，其歸也妄。因作是篇，分為上中下三篇。上篇為束伍、度支、職守、節約，中篇為居行，下篇為攻守。取古人之說，就其貴用，與其誣妄並去之。故兵因機制敵，因勢立治，筆之於簡，辨攻守之勢，言簡意賅，務去龐雜，遂略攻守之旨，循戚氏節制之方，張虛令世戰

術。曰執軍器，曰利其所以為兵之本固不可變。是篇猶不失為有用之書也。

景祐遁甲符應經三卷 舊抄本

宋楊維德撰維德附宋史方伎韓顯符傳字里未詳顯符稱其能傳渾儀法是書卷首有宋仁宗御製序末載明永樂間欽天監五官司曆王巽序書中以遁甲論行軍趨避之用如言九天之上九地之下即孫子形篇所謂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亦即李筌所謂以直符

加時于後所一臨玄為九天後二所臨玄為九地地者靜而藏利天者運而利動巽云玄術精密考較詳明錢遵王讀書敏求記亦極稱道之宋史藝文志鄭樵通志藝文略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均著錄是書而阮元揅經室外集云不著於宋史者實誤惟直齋書錄解題於符應經上增玉函二字蓋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書而異名並作二卷與通考所載卷數相同乃書卷之分合偶有異同不足辨也

倘生百識不分卷　道光刊本

清朱鳳鳴撰。鳳鳴字曉山，號蟲仙，安徽阜陽人。少負奇氣，潛心性命經世諸書。道光八年舉人，揀選知縣。咸豐七年欽差大臣勝保督師剿匪皖豫之交，招鳳鳴襄助軍務，旋殉難。是書作於道光二十二年。時英寇猖獗，直犯金陵，遠近惶恐，人懷遁逃。鳳鳴目擊時艱，亟謀防禦，乃博采群書，考以

已見，草成百條。凡防堵之要策，鄉兵之訓練，均詳列其法，所以勸諭鄉鄰併力結寨，以保身家者也。

疊戰陣圖說不分卷　道光刊本

清陳階平撰。階平字雨峯，安徽泗州人。以行伍屢得軍功，道光四年為鎮筸鎮總兵，尋擢湖南提督。十五年轉廣西提督，後調江蘇。當其鎮筸鎮時，仿宋將吳璘取勝遺意，名為梅花疊戰陣法，以教練士卒。後繹演為五疊，分佈以便軍行山谷。可聚可散，可分可合，可進可退，勇者不能獨出，怯者

不得落後，悉本古來伍之法。大旨以三隊進攻，兩隊圍守，前茅中權後勁，血脈既貫，骨節悉靈。是法用於原野山隘之交，均能彼此策應。凡犄角奔擲、銳進斜飛之法，盡在其中矣。當道光中葉，苗疆初靖，故於武備尚能講求。干戈之外，後加火器，故是編列諸疊陣之前，繪圖附說，以明其進退虛實。蓋是法曾奏聞，並得旨褒獎，命

認真訓練而當局亦甚稱善卷首有

兩廣總督江甯鄧廷楨序於是書亦

頗揚備至雖不足抵禦槍林彈雨然

較諸綠營舊法則確勝十倍矣

元戎濟陣風雷集不分卷 抄本

明焦玉撰玉東甯人事蹟不見於史

乘惟書首有永樂十年自序云少涉

獵儒書精研將畧一日遊天台上清

玉平洞天遇道士以師禮事之迨三

年自號止止道人授火攻一冊別後

不知所之乙未太祖高皇帝起兵和

州渡江取采石太平手按劄火試館

上獻上令徐達試之閱透屆舉云云

觀其所云頗多依託且書中有新安

胡公平倭一語考胡總宗憲新安人

嘉靖朝平海寇有功豈有洪武永樂

時人而能預知百數十年以後之事

意為明世宗篤信道教當時士之流

遍滿京師而是書出於道家疑為彼

時之作而偽託前人之名者書中分

重地固守山險攻戰細作敵營挾平

陸攻戰支鋒黑夜白晝馬上攻戰夜

戰燒船焚叢柔騎攻敵鋒堠防守名門各器并水陸防守分形式二十七款及火藥方等。蓋素諸之時火器盛行，故胡宗憲籌海圖編等書均繪有佛狼機等器，是書所載亦大致相似，蓋是從為同時之作也。

營武摘要一卷 鈔本

清梁寶常撰。寶常仕履里貫不詳。揆其所論，或引據兵書，或直抒己見，皆經歷之談，其為營伍中人無疑。其書述軍營諸事，又專以紀律為要，故採撮材料亦以此類為最多。大抵不出戚繼光練兵紀實、紀效新書。繼光治軍以紀律嚴明著稱，雖其子違犯軍令亦在不赦，則寶常取其書以為治軍之準則，固非無微意矣。其論操練一事，以熟為本，欲求熟又須訓練不輟，亦隱然寓有戚氏練耳練目練心練膽皆使熟嫻之義。蓋戚書為治軍之實錄，明以後兵書多胎息其說，據為定論。明以前兵書簡古，如孫吳司馬自為兵家之鼻祖，其餘則或出於偽託，或涉於術數陰陽之言，求如戚書之簡明實在殆亦罕覯。寶常再三推重戚氏，亦莫非此意。寶常果為武人，其治軍之狀亦未嘗不可藉此而能臆測矣。是書為鈔本，多鈎勒之迹，未審是否為稿本。然其書不甚為人知，以其立論明實，勝於空泛不經者良多，特列於類末云。

八陣發明　陸子遺書本

清陸世儀撰。世儀有避地三策，已著錄。是書未詳卷數，據行實爲六卷，而全軍大陣總說後則稱八卷，今存卷首之闡微篇云：去古既遠，異說如林，愚故於首卷正其謬，而復於次卷闡其微。篇則闡微篇已是第二卷矣。是書爲太倉唐受祺爲之校印，八陣第一圖已佚，原說亦有殘闕，餘則俱如原稿之舊。世儀生值易世，中原喪亂，痛心已極，其避地三策蓋已言之，遂於書中有言兵者必取而讀之，凡人自兵間來者必從而採訪，或遠觀軍容，或逆度勝負，積久

而於武侯八陣若有所悟。世儀以爲八陣起於衆而不已，衆而不已則亘山谷，包險阻，前不知後，右不知左，指揮約束之有旌旗金鼓之力所不及者，是故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中外奇正，四頭八尾，而八陣之法生焉。故八陣所以用大衆也，尤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如是而已，非有怪異奇巧坐得必勝之術，如世俗陰陽鬼神之說也。其說崇正闢邪，究原溯始，爲論八陣者所罕言也。計其闡微一篇爲說三十有八，要而分之，則不外總說、分說、大陣說、八陣分單說、變陣說五類而已。每說各附問答，用以闡發說

中未盡之意。自唐而下雜論八陣之言不勝枚述，世儀皆不取，獨於李衛公之書撮要繪圖以相推証，是能識八陣簡妙之理者，出於俗說之上矣。

防海節要一卷附圖說 光緒十年刻本

清施在鈺撰、在鈺字礪卿、江蘇崇明人、是書據德人希理哈所著防海新論為藍本、加以刪節而成、原書記南北美交戰攻守情形、皆由單報錄出、信而有徵、不同虛構、其間應變出奇、戰術為之一新、據自序言、李雨亭制府擬其大要、彙輯成編、未列圖說、因即原書中有可節取者、借鑒者、觸類引伸者、衍其語氣、就其先後、依次補錄、南皮張香帥總制兩粵、集思廣益、講求防務、呈閱是書、為補遺漏、因增列各說、註明圖式、做鈎捉之法、並加記識、使哨弁士卒一目了然、蓋其時海防之說、正為昌興、在鈺此著、趨重實際、可資做法、故為時所重也、計首為總論、論砲台、論守砲壘之要、論攔阻船路之法、論水雷六項、皆防守之要施也、次補錄原書、分論守險、往攻、眾應、偵探、舟師、水台、砲基、陸台、露台、攻船、攻堡、皆換、鎮定、合攻、乘勝、衝鋒、招降、避重、圍困、應變、攝服、土性、防伏、校準、辨向、襲後、守夜、話筒、護船、過堡、趨避、乘潮、橫鏈、延誤、拖排、砲彈、鐵甲、阻攔、浮台、露台、沙袋堡台、安砲、高砲、堅堡、圓台、泥台、轉台、炸彈、近水、河水、斷路、分襲、合攻、炮門、攻守、接應、船守、水沖、擊尾、衝力、衝船、附錄將命單報等項、皆交戰之法術也、又次德國斯米德水雷說、次德國李丹崖承霞水雷艇及各種水雷說、粵局試演德國魚雷記畧、末為圖說、全書論列、在當時俱稱最新、而行文淺白、俾將卒均可領解、果仿而行之、於防務亦大有裨益、雖前後重複、傷於雜亂、然為求實用、不厭求詳、姑置勿論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兵家類

武經七書直解廿五卷 明萬曆九年重刊成化本

明劉寅撰寅有三略直解前四庫已著錄謂其始末不詳據太學進士題名以為劉寅峄縣人又據張綸林泉隨筆謂為太原據此編卷首寅自序則為太原人也首又有成化二十二年襄城李敏序萬曆九年內江何海鳴序稱寅為拱辰海鳴序稱拱宸劉先生是拱辰又為其字矣惟其事迹仍不可考僅吳友芝邵亭知見書目引趙英序謂其累歷顯任並著能聲而已其自序曰洪武三十年太祖高皇帝有旨俾軍官子孫講讀武書通曉者臨期試用寅觀孫武舊註數家矛盾不一學者難於統會吳子以下六書無註市肆板行者闕誤又多難讎口授於人而竟不能曉達其理於是取其書刪繁撮要斷以經傳所載先儒之與旨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格言訛舛者矯而正之脫誤者訂而增之幽微者彰而顯之傳會者辯而析之越明年藁就又明年書成凡二十五卷一百一十四篇總若干萬言云云其書敘次從宋國子司業朱服校定先孫吳而後六韜之例孫子三卷吳子二卷司馬法三卷李衛公問對三卷尉繚子五卷三略三卷六韜六卷然吳子司馬法三畧之書纔

足又皆書為一卷問對尉繚子六韜之書纔則俱作上下二卷實則合孫子三卷又為十二卷也攷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卷七有武經直解十二卷亦萬曆刊本與此編書纔所合之數適相符江蘇第一圖書館又有日本元治甲子補刻寬永癸未新刊萬曆五年翁鴻業刻張江陵重訂直解十二卷本然則守敬所見之書殆即江蘇圖書館庋藏者又無疑矣廿五卷本與十二卷本有何異同無可參證故不敢遽加懸測但寅之序既言為廿五卷得從其說而據以著錄特附述其異於後耳三畧尉繚子司馬法三種前四庫及未收書目已錄其概要茲故不贅於孫子則就十一家注選其理明而辭順者以釋其不切於理而訛誤者均不引錄其攷古代車戰以為只是革車即長轂車為前人所未言者又於舊註得失之間恒取張賁註以為折衷頗能校正誤繆補苴罅漏且數舉儒家之言以與相發明言簡旨顯為解孫子者別樹一幟又孫子曰多筭勝少筭不勝而況於無筭乎寅以為筭即指五事七計而言不可別立一意說謂孫子本意道天地將法五者為治國之常事故曰經主孰有道至賞罰孰明七者為制勝之權

法故計國利而制權殆為孫子始計之大旨斯論真卓卓者矣於吳子則多致其與孫子相合之迹於尉繚子謂為商鞅之學於三略謂本太公遺書而雜有黃石公之說於問對則訂正殊多據左傳及通鑑綱目二書也六韜一書或疑其為漢以後人所偽或謂其書純駁相棣不盡為原文而亦非全為後人所可偽託寓於六韜直解中深以後說為然文伐一章寅實已微示其意以為文王雖興兵而伐密伐崇亦順帝之則故詩稱之所謂詐謀詭道豈文王之所用心文王以服事殷孔子稱其至德顧不義之事文

王肯為之乎又曰以文王之世周召方興二南之化而太公以此詐謀啟之春秋戰國之時又將如何此書之所以難盡信也今以此篇文辭考之的非三代聖君賢相授受之言恐是周史依倣而為之耳其說蓋在班固後所僅見者也惟其曰先儒亦曰尚父本有道者謀言兵二百三十一篇豈近世有為太公術者所增加歟云云攷漢書藝文志道家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分為謀言兵班固自註云呂望為周師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為太公術者所增加也然則寅所謂先儒當即是班固而二百三十一

與二百三十七有六篇之差或為寅誤記矣至其二十五卷之首所冠之兵法附錄凡三十餘則取儒家之言闡兵武之道謂易師卦為言行師之大法書甘誓為言嚴賞罰書仲虺之誥泰誓及費誓言成湯武王及魯伯禽用兵之道他如詩傳孔孟並漢唐以下名儒之言各有采錄如真德秀之謂用兵先修自立之具歐陽修之謂用兵不在衆而在謀俱為儒而知兵之言可資論武者之迴味於附錄之前序文之後又附讀兵書法十六則武經所載陣圖說十則武經所載國名二十則裨益讀兵書者蓋非淺尠且

藉是書又可以推證三事一張綸林泉隨筆謂太原劉寅六書直解是謂其為六種也前四庫著錄三畧一種阮元未收書目又收尉繚子司馬法二種合四庫所著錄者纔三種據是書則實為七種綸謂為六書或係誤寅序吳子以下六書無註之義遂遷謂其為六書殊不知其語與上句猶銜接前四庫及未收書目撈集不力固為遺漏之要因然千頃堂書目及明史藝文志先著錄寅七書直解於兵家乃失之眉睫而遠援綸之不實之說疑阮元提要實又轉引前四庫之說也蓋疏忽甚矣二千頃堂書目謂寅孫子直解三卷吳

子直解三卷尉繚子直解五卷司馬法直解三卷六韜直解六卷三略直解三卷李衛公問對直解三卷是為廿六卷也明史藝文志之證於寅序及寅書則為二十五卷其吳子為上下二卷故較千頃少一卷餘盡同然千頃目據於何本未可知此編既有寅序而其傳刻授受之迹又頗可考則仍以此編為是也三此編二十五卷直解之外別取儒家諸書先聖先賢之所著述有切於兵法者編為附錄一卷載之於前是又千頃諸目所未及言者也惟後來莫友芝郘亭知見傳本書目著錄為二十五卷附錄一卷殆能得其真者第友芝所據以著錄者為成化本而於洪武萬曆祖本翻刻異同未有說明是猶未能盡然也寅之書刊於洪武初今殆不可得然錢塘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兵家載有六韜三略尉繚子三直解為明初刊本是可為刊於洪武之證其後成化二十二年襄城李敏得其書於張懋而畀保定府知府金城趙英刻之迄萬曆九年又有臨清兵巡副使賈仁元刻其書而山東巡撫何海鳴序之據郘亭書目云成化本有趙英序此編僅錄李敏序並寅原序何海鳴序而無趙序疑為重刊時芟之矣又前四

庫及未收書目所據者為洪武為成化抑為萬曆固無明言斷難臆測然據之可知其書又嘗零散行於世紀阮之後至道光中始有邵懿辰批簡明目錄云有洪武成化萬曆諸刻其書晦泯久矣晚近善本迭出誠非前人所能見及而剝蠹發潛使湮沒久之之書一旦畢而暴之天下陳其宏義供後人攷索又談武經者之厚幸正不僅補紀阮諸人未逮而已也

戰機覽快覽恨　滿洲中央圖書館藏鈔本

明陳伯友撰。伯友字中怡，濟寧人。萬曆辛丑進士，授行人，擢刑科給事中。累抗疏言事，廷議多排東林，遂不出。後以年例，即家除河南副使。天啟中，廣遷太常寺卿、御史。張樞劾其依附東林，遂削籍。崇禎初，復原官，未及用而卒。有《盡心編》一卷、《證語》二卷、《海鷗居日議》二卷，前四庫已著錄。又有《通鑑刪正》、《將相偉略》、曾孫橋鈔，俱見於光緒《山東通志》。是編為鈔本（曾孫楷鈔）首題曰：明通議大夫太常寺卿濟寧陳伯友中怡氏編，則其書編於天啟中，而由其裔孫鈔錄者也。其書先列覽快，自句踐雪恥至岳飛大敗金人，凡恨自天差（卅則次而覽）釋司踐至陸秀夫負宋帝沉水，凡卅一則。末又附亂幾鑒二冊，則專載宋金元三朝兵事攻伐無已，迄未寧止，故曰亂幾。大抵其所引錄，俱未註出處，然本於正史者尚可灼然而見。伯友於每則之後，皆附評語，以今論古，志其快恨之情，顧於兵機亦有深能語其隱旨者。如田單既克燕七十餘城，而攻狄不下，後單厲氣循城，援枹鼓之，狄人乃下。伯友謂其機全在厲氣循城一事。於淝水之戰，則謂苻堅以百萬之衆，投鞭可斷江流，向非移陣少卻之請，未序在後之呼，則勝負之數未可知矣。兵可易動乎哉。於燕昭王既拔齊七十餘城，惠王一疑而前功盡棄，謂為任將不專。於趙括代廉頗為將，謂為趙王之失。以頗非怯，持慎以觀變為解。類此蓋俱能究辨其得失利害，而不僅識其勝敗榮辱，以資後人快恨而已也。其分快恨之別，隱然又寓有史法。如曹操赤壁之敗、金兀朮朱仙鎮之敗，謂可為抵掌稱快；而於劉先生連營之失、兀朮黃天蕩之遁，則謂之為蜀漢及南宋之恨。蓋從歷來論史之說，非伯友特有所愛憎也。亂幾鑒不附評語，唯摭拾宋金史事，又不全關於兵機。大致於秦檜之請和、韓侂胄之主戰，錄之最詳，故並檜之出處、侂胄之私德亦及之。蓋皆處於亂世，而其行誼又實關於國運者也。是編尚未見別有刊本。此編既題為其曾孫所鈔，則已在清代。第如信陵君竊兵符以救趙，評曰一則闕而未鈔，殆偶遺之耳。

古今名將傳十七傳 明天啟間刊本

明陳元素評點。元素字孝平，號古白，長洲人。萬曆諸生，工詩文，名流多從之游。卒私謚貞文先生。案宋張預有百將傳，前四庫已著錄。是編為元素就舊刻百將傳推而及於明，並為評點註釋。首有天啟癸亥元素自序，略述其既為人校刻武經，復欲併梓百將傳，以為自周至明禍亂時有英雄代生，將材當不勝僂指數，惟須繙廿二史，始能搜求其遺，容迫不及待，乃以舊本標目評點付之梓，其明代諸將據云錄自李溫陵之書，稍加增損，總題曰名將傳，蓋言其不止於百也。於明代諸將凡四十餘人，附人亦在內，然閒有不名為將者，則以其才其事實近於將，遂亦謂之將。自劉基至傅友德為一卷，皆從太祖滅元掃羣雄之將；自姚廣孝至程信為一卷，皆靖難以後諸將；自馬文升至劉綎為一卷，則多守邊之臣；王守仁以平宸濠之變，亦附於其中。惟其目錄與內容頗多不符，而既錄俞大猷、戚繼光、王瓊、王守仁，而遺胡宗憲不載，不悉何故。宗憲平賊之功不在俞、戚之下，誠非公允矣。元素所為評語，如論司馬穰苴之用兵，謂其約束嚴明，士卒親附，故能不戰而屈燕、晉之兵，至謂孫武斬隊長以立法，穰苴斬莊賈以徇軍，其用心相同。又如於秦王之殺武安君，識其不能明哲保身，此與從來專論秦王之非者又有不同。獨於明代諸將評隲甚少，殆有所諱矣。黃道周嘗註斷是書，別有單行本，增益頗多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兵畧集成　清道光間刊本

清林福祥評輯。福祥字桂楣，廣東香山人，仕履不詳。卷首有道光癸卯自序，略曰：祥自束髮讀書，先大父即授以左氏春秋，比長，又授以涑水通鑑，因訓祥曰：此古文而兵書者也。古今理亂之故，世變安危之機，汝其於是求之。祥謹誌之，弗敢望。弱冠後，既久頗有心得，爰擇其可作古文讀、可作兵書讀者，輯成一篇，謬加評語，顏曰兵畧集成，始於春秋，迄於有明云云，則亦讀史兵畧之流亞也。每選一文，先識其年代，其評語有眉批、有筆斷，語簡意該，發人深省。於楚人敗鄖師於蒲騷，謂即兵法出其不意、攻其不備；於荀卿論兵，謂六術五權三至，有體有用；於唐傳析衝府上下魚書，謂遂啟安史之覬覦；於唐莊宗伯鄉之捷，謂軍整而暇，是節制之師。其言皆精當。至其分析左氏筆法，如畫龍點睛，殆非熟讀而深研之不可。其辨正前人著論者，亦復不斷。李廣程不識也，邊史遂以廣為不知兵，蓋以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治軍極略，與不識之嚴整迥不相同。福祥謂將兵之道，變化無方，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李廣之畧、不識之整，各有作用。郭汾陽、李光弼亦以一寬一嚴同時知名，司馬公以廣為不知兵，是淺乎廣也。又如唐太宗征高麗，前人以窮兵黷武咎太宗，或謂無殊煬帝。福祥則謂此不特刻薄論古，實不明天壤大義。其說與之大不相同。攷唐書太宗本紀，十九年十月九征高麗，戰士死幾三千人，戰馬死者什七八，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朕有是行也。則太宗亦不無懟悔之意，後世所云，大抵俱推述此意而為之說耳。蓋貞觀一朝，四夷讋服，威望莫比，豈容高麗不臣，故不惜以兵。惟太宗不必親征也。福祥言四夷皮膚也，郡縣手足也，京城心腹也，不可以皮膚而勞心腹也。其言殆亦此意。案唐書褚遂良傳，太宗征高麗，遂良復諫曰：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一二猛將，四五萬衆，取之如反掌耳。（太宗謂魏徵若在，不使朕有是使諮於遂良，此言當時固有諫之者，惜太宗不用耳。）是福祥之言本於此也。然自遂良以下論太宗伐高麗事者，皆不見此，唯責太宗以玩武之咎。福祥之說，足紹遂良之意，而能言其真者矣。福祥是編成於鴉片役之後，亟以固吾圉、制外夷之道為念，蓋有深意者。雖體例未如後來讀史兵略之嚴，東集木若之該，而開山之功，自不可沒矣。

兵志八卷　滿洲中央圖書館藏鈔本

是書原未題撰人姓氏據卷四末董其昌跋語曰此書為王陽明先生纂錄未有刊本予從清臣處借閱錄之云云是為王陽明纂錄者也又卷之首有王懿榮黃國瑾識語懿榮語曰兵志八卷寫本原裝五冊無目錄卷第今依原題分八卷并為補目記某卷錄某書若干條有董文敏跋昌字方印審定真蹟無疑據知為王文成纂錄董文敏家鈔本卷中有康石遺風悟言室吳郡陸秀岩鑑賞之印李振宜藏書御史之章謝林村氏珍藏書畫塤影圍蓉震澤宋伯學士董氏玄宰諸印國瑾語曰予從康生編修借鈔按王文成公年譜宏治十年丁巳先生年二十六歲寓京師學兵法留情武事凡兵家秘書莫不精究是書當作於是時云云據此不僅陽明纂錄為可信其師友授受藏之事李滄葦書目有兵志五本鈔本足見李振宜藏書印為非贗品並亦可得致之國瑾按其年譜而云作於弘治雖無的證然殊近情理存備其說可耳唯清臣一名不悉為何許人致無可溯其源流其書確為罕見蓋文敏鈔之於清臣而懿榮得之國瑾又為錄副之懿榮死於庚子拳事所藏書皆散佚幸有此編庶不致湮沒其書實書林之珍寶矣其書每卷起處題曰兵志二字旁行小注錄某書卷一錄左傳七十六條又補錄八條卷二錄國語十七條卷三卷四共錄國策九十九條卷五錄吳越春秋十四條卷六錄越絕書十一条卷七卷八共錄史記八十条皆錄其有關兵事者惟據懿榮語每條文旁加圈點取便瀏覽此編已無之則為重鈔時刪去矣王陽明起身文科而精於武事宸濠之變生於不測當時臣吏驚惶不安陽明提一旅之師從容剿擊卒成大功說者疑陽明能應變自如籌畫得體第不知其潛心兵機早始於通籍之先年譜固足以證之然猶不知其輯錄古史兵事自相揅揣使胸臆有所領會而為後來運用之參助得是編於是可以瞭然陽明之勳業有所自而先哲儲才於先當機而用豈臨事而周章傍徨而莫定胸無成竹學無[illegible]蓄者所能望其項背哉是書未經刊行故從來著錄家罕有著錄者登之簡端以補兵家之篇抑亦可以匡昔賢著錄之不逮也

新定兵機使用不分卷 滿洲圖書館藏鈔本

不著撰者姓氏其書雜輯宋以後兵書宋曾公亮武經總要明茅元儀武備志戚繼光練兵實紀皆各有采錄其中城防一類中有乃釗案語又有嚴樂園方伯單硐石砌圖攷許乃釗字貞恒號信臣又號諷臣晚號遂翁道光中進士官至江蘇巡撫有敏果齋兵書七種督撫奏上之得旨通行以此編比照對勘相合極多則為許乃釗無疑嚴樂園即嚴如熤其圖在邊防備覽中是此編又嘗采如熤書然則此編成於道光以後又可知矣茲編不分卷第亦無目次為圖凡四冊第一冊首列歷來所釋之八陣圖次城樓敵臺又附防守之具第二冊為旗幟第三冊為鉦法又附采太祖長拳式第四冊則為一切水陸防守軍器其佛狼機圖式與戚繼光練兵實紀圖略同火攻諸器與則克錄即火攻挈要又大同小異俱可以探其淵源其書題曰兵機便用而書中於韜鈐無一字及之第圖錄器物形狀與功用而已意者其非完書歟然即此四冊亦未嘗不可自成一編而供攷究攻守之具並其製作施用之法者比證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兵家

廣百將傳廿卷 明刊本

明陳元素原本黃道周註斷周亮輔增補元素原本已著錄道周字幼玄號石齋福建漳甫人天啟中進士崇禎初官右中允因事降調復起為少詹事後劾楊嗣昌等謫戍廣西越年復故官以病歸福王時官禮部尚書南都覆唐王以為武英殿大學士與清師戰兵敗不屈死事迹具明史本傳亮輔字獻菴仕履里貫不可考是書乾隆時亦列為違礙之書前四庫提要兵家存目有道周廣名將譜十七卷書名卷數與此俱小有不同惟略引道周序則即此編卷首之序也四庫云不著撰人名氏卷首題黃道周註今據此編冠有元素原序卷首又題元素原本是道周就元素書而加註斷攷元素古今名將傳都十七卷四庫所著錄道周註斷者亦曰十七卷而疑非足本案其書既曰廣則必推廣元素書可知此編二十卷以之與元素書比照顯可悉其增補之迹是道周書非為十七卷四庫所謂蓋不虛也然亮輔增補者四庫未言及今考卷二十末自湯和胡大海至劉顯劉綎止都十一人皆無註斷且又皆洪武永樂嘉靖時人疑即為亮輔所增補者四庫未言非

夫考蓋俱在卷廿中未之見也又卷首冠圖凡廿幅以明劉繼孫軍破逸兵四隊終之道周所為註斷四言一句頗高古四庫據其序云云而謂為坊肆依託道周之名不知何所據明代兵書圖多附託劉繼然無確證難加斷語故仍從舊題云

馬步要訣 精刻本

清青慶撰慶字墨卿長白人其經歷不可攷據自序曰余自戊申春奉命視學江蘇值徐海歲科並試庚戌歲試蘇太兩屬其仕履可知者僅此而已是編即因校閱徐海武生童時獨於射法不甚精善因略著射法之梗概以發其端分步射騎射二類步射又析十二目曰初學竹板弓曰初入門曰步法曰搭扣曰拔箭曰開弓曰撒放曰弓式曰箭式曰觀星曰沉氣曰長弓力騎射又析五目曰放馬曰馬上搭扣曰收馬曰觀定馬耳曰留神馬道沉氣一目較黄百家征南射法正體一說又為廣泛而平淺明晰尤易為練射者所須會綜裒其大旨則可以內志正外體直一語括之然其騎射一法所論太簡蓋步馬二種射雖一理而其難易實有别不可並語青慶於是編蓋忽之矣然於評校文課之餘猶能發皇武事是亦難能可貴未可以求全而責備之也

孫子兵法衍義十三卷 明崇禎己卯刊本

明施進原撰進原字深之會稽人天啟乙丑武進士自序云崇禎庚午虜據四城愚以嚴冬徒一旅入衛復京兩載風霜四切屬對壘倖既久例應量移極部以賤名久塵御覽渦以微疴請告遂爾投閑迄今則後來未嘗為官矣其書首冠序例並師友引用書目等表依孫子十三篇各為一卷首錄每篇全文加以總釋次而分句闡解解之先則參求六經蒐討子史凡闕合本文有裨時事者著其大概復采諸家註疏必擇其析理精確者歷代將略自成周以迄有明周文穎事亦以次錄入取備考証無分先後進原所為說頗不苟同有超人之見孫子始計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從來釋之者多偏解進原以為智猶有斷理之義斷理斯能決機而後可能制勝於千里之外信不在賞罰之際而在舉動之先仁為最大勇為最小嚴則內而持身外而接物而信仁勇嚴四者又莫不以智為幹因智而變通孫子以後用兵著書類皆以尚機權為一貫之說而如進原此譚猶未有也又如九變杜牧張預諸家謂即後篇九地之文於此止言五事者舉其略耳進原曰九地在

後九變在先先見或舉其略安有見於後者而舉其畧乎又張賁劉寅以圮地至死地句為衍文以上篇高陵八句繫諸合軍聚眾之下絕地無留之上而後句法文理貫合進原又謂將受命至聚眾九字亦誤因上篇文而重出今止截高陵八句以合絕地一句為九變始為全文更為簡淨別將受命九字當在軍爭篇下圮地四句當入九地篇中孫子書始無一言不足一言有餘蓋又有補正張劉二家之說者焉其析辨孫子義解類如此復有於行文中論明季國事者則如論閩侃不守都城為得計而及於明代土苗之變又於始計中論明代邊務謂今天子自守邊於勢為壯然以居庸為背紫荊為吭扼吭附背勢反在虜累朝有鳴鏑之警在今日為尤甚備禦長策愚竊謂尤所急得矣云云蓋以成祖之都北平為失計也進原又於軍形篇中記建文夾河之役不曲加諱飾天啟去永樂已遠靖難之事漸而弛禁士大夫遂多有言進原於此編中雖屬一鱗片爪而亦足闕史實此又在進原衍解孫子精義之外別有可珍者矣進原又於孤虛旺相之說屏棄不采以為奇遁之術不過僞眩耳目故不載焉而如郭京六甲神兵

竟全侯國明成祖靖難之役濟沱河攻吳傑不忘惡日遂
以取勝之類則務求闡明以明術數之言為無稽也亦可
謂論兵之特識卷首有蓬原題曰著兵法術義凡四閱歲
三易草言言心血也又曰時事急需文武兵寶可見其致
力為此之勤劬而自珍也惟論兵之餘每又閒雜屯田鹽
法漕運河道海軍諸事頗嫌不類蓬原自謂生平精神所
注考究有年故因文發意舉古酌今云云然不免為蛇足
兵又書中於始計篇改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校作較蓬原自註云避諱改熹宗名由校則避熹宗諱也

此有關於攷訂板本故附書於末云

兵書三種本 光緒乙未石印本

清左宗棠編宗棠字季高湘陰人道光中舉人咸同間以
軍功累官總督拜東閣大學士封恪靖侯卒謚文襄其事
迹具清史列傳宗棠武功與曾國藩書立意不同蓋一備
於約束詰誡之言一詳於營伍攻禦之事也三種首為宗
棠撰兵法入門次為魏禧左氏兵謀次左氏兵法末又附
洋務新論兵法入門首有宗棠同治九年序其書專為州
縣未諳軍旅者言故敘述頗近瑣微如營陣祇舉切用者
數陣於諸葛武侯李衛公諸書未遑細講亦以不能通俗
故也又不列火攻以其妄殺易犯造物之忌而列破火氣

法是誠仁將之言也綜計為目二十有八自選兵選鋒而
逮於行軍自攻守而逮於尋泉辨迷靡弗詳備邊防保甲
並著於編宗棠以為習戰之方莫先於行伍治衆之法莫
先於分部一言扼要又武侯八陣圖自唐以來談兵皆有
解說而未盡其妙宗棠謂即六十四卦之方圓震巽恒益
居中六十卦環繞於外蓋下以廣其思無貳以持其久小
心而威不至猛善入而令下如流大將能體此四卦之義
則仁信智嚴勇一一兼備斯為命世之才魏禧左氏兵謀兵

法二書已別有著錄此爲宗棠刊附於後合其兵法入門故曰三書末附洋務新論首論鄰交次論利器次論敵情次論藩邦次論製器末論吏務宗棠初以四品京堂統軍幃幄運籌著功頗巨其熟語兵家言蓋始於此而茲編所言又足可以見其治軍之梗概宗棠兵書世所罕見所宜爲論兵者寶愛矣

軍箴四卷 鉛印本

唐文治撰文治字蔚芝太倉人光緒光緒末進士官至商部侍郎文治著有人格至善推行孔孟之說爲世風澆漓之勸是編仍著其意而特重治軍之言蓋目覩戰亂日亟人民塗炭不可安居發言見於篇欲所以感服當世也故趙爾巽謂其書纂述之迹顯而大義炳日星隱而悲緒彌山海也其書凡分四卷卷一法守七條冠以總論卷二戒律七條殿以後論卷三孟子格言十條卷四先賢遺範則紀關壯繆岳忠武戚武毅及曾文正事蹟論戒律引諸葛武侯論將材之言以爲能行仁義能爲善而愛民可謂將才而於法守七則德發尤不厭詳細其大旨則不外先聖恕之一字先賢遺範記關壯繆取材於關夫子年譜記岳武取材於乾隆間黃邦寧所輯岳忠武王文集記戚武毅取材於王鑑榮所輯止止堂集愚愚稿記曾文正則取材於同治時李瀚泉所輯曾文正公雜著壯繆忠武武毅事迹史載極詳文正以文臣而投袂治軍克平洪楊大亂其勳業固不後於武毅後人輯其嘉言懿行者亦頗不少其涉於治兵者則僅蔡鍔輯曾胡治兵語錄而已此編錄其軍

歙曹文正浙江處州陳國端軍門書牘語皆世所少見者文治曰風氣已變器械已殊而精神所在不分今昔斯言良是蓋世無可泥之法不敝之制況時勢嬗革非膠柱所能舉之能準則先賢矩矱存乎其人即已得之故以為文治錄先賢遺範猶視其苦心諷勸猶為有效也

步操釋義 光緒己丑刊本

清史龍雲撰自署為泚北人其書刻於安徽皖南鎮署龍雲殆即官其地耶首有光緒十五年自序粗舉中外步操練法之源流其末曰茲擬步操釋義數語略陳管見以供鈞裁則其書當上之大府者也其目凡十有八曰操法規條曰操法口令曰活動筋骨各法曰一哨操練各法曰一營操練各法曰一哨定準發槍法曰一軍合隊法曰操法問答曰行軍各法曰交戰各法曰攻守各法曰衝禦各法曰步隊發槍各法曰供用軍火法曰避敵彈丸法曰一營

攻樹林法曰馬步隊合戰法曰馬步砲隊合戰法間又附有圖式其所述大抵皆本於德國軍操法而釋之使簡易便於觀覽首重規條口令二事蓋二者即兵法所謂之紀律及號令是也號令出諸口士卒應諸心律嚴而賞罰明則無不治之軍亦無不勝之軍則今與古不同者僅刀矛槍礮之別也其治兵之理奇正之說則通千古殆莫能或異證諸此編益為可信云

武經開宗十四卷 日本寬永刊本

明黃獻臣撰。獻臣自題莆人。武經七書至明而註釋者益多，其源流則莫不始於太祖詔諭軍子弟讀七書，劉寅直解又其先者焉。獻臣茲編體例大致師法寅書，卷一至卷九為七書，其敘次亦先孫吳司馬而後問對尉繚三略六韜，卷十為戚南塘，卷十一為名將傳，卷十二為弓馬，卷十三為陣法，卷十四為全圖。其書首為總釋，次於原文字解句析，而後殿以評註，所為論不苟異同。李衛公問對太宗問奇正之道曰：宋老生之役，建成墜馬，數敗事，後卒大潰

之，是正兵乎？抑奇兵乎？衛公曰：自黃帝以來，先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譎，以義舉者正也，建成墜馬，右軍少卻者奇也。獻臣曰：建成墜馬，右軍少卻，致老生追逐而來，偶合出奇之道耳，自非太宗天授，幾何不為老生所勝耶。陽明先生曰：因敵虛實而用之為奇正，靖以出師為正，少卻為奇，大不然矣。其言至精。兵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然建成之墜馬，乃偶然不慎，雖合其說，而不得謂之為奇也。獻臣之說，是與陽明之語並糾衛公之失矣。於六韜文伐一条評曰：十二節似出於陰謀取勝，想文王所以師太公，太公所以為文王師，何遂區區至此？然而聖人不行奸，而未始不知奸，纚纚言之，以令闇主悟此，不為人所圖耳。其說與劉寅七書真解所云又有不同。寅謂文伐一条為周史依倣而為之，非聖賢所能相授受者，蓋謂其為偽也。獻臣則未嘗疑此。不僅六韜一書，四庫著錄三略、問對皆為後人附託，獻臣於之俱無辨，然其書以闡宗釋義為本恉，故無須以其有無辨別其真贋之說為優劣耳。戚南塘一卷凡采擇練兵實紀卷九練將之說二十二条，其剛慢害勝、人害正名分、教士卒四条則闕而未詳，所采亦就其根本

扼要之言，略為撮錄，故恒不及原書十之一二，特取其精意以為兵武之津逮者也。古今名將輯名將自太公望至鄭芝龍，都及二百人，約舉事迹，略著評語，雖所述特簡，而供習韜鈐者之參閱古今，則猶勝於無。況其中如明代有胡宗憲、陳元素，名將傳亦不載，則正足見茲編網羅又有為人所不及者矣。弓馬法及陣法俱各分若干目，大抵俱是舊說，而獻臣絕少識語。至全圖則為就七書中所叙可以圖繪者總為一卷，計孫子凡廿九事，吳子九事，司馬法五事，問對三十一事，尉繚子四事，其後殘佚，不知尚有

何圖也、是書中土夙少傳本、此編為日本寬永間山中氏所刻、於書眉上並有批識、故又題其書為七書義解宗評訂識、其識語於獻臣詮解頗多補正、未能折衷者則識以存疑、不僅獻臣之諍友、抑亦武經之功臣矣、

滿洲語兵操口令無卷數 舊鈔稿本

此遜朝操練旗軍國語口令、關於秘密之鈔件也、係滿洲草書、塗乙原稿、無漢字、一、向前八排合向前一隊[滿文]云云、以下並各條滿洲語皆從略、二、向前八排合向後一隊、三、向前八排合向左一隊、四、向前八排合向右一隊、五、向前八排分向前八排、六、向前一隊合向後八排、七、向前一隊分向左八排、八、向前一隊分向右八牌、九、向前一隊合向前一隊、十、向前一隊合向後一隊、十一、向前一隊合向左一隊、十二、向前一隊合向右一隊、十三、向前八排合向前左邊斜、十四、向前一隊合向前歸方城、十五、向前八排向後合八排、十六、向前一隊合向前八排、十七、向前一隊合向左一隊、十八、向前一隊合向右一隊、十九、向前一隊向前撤一排合向前一隊、二十、向前一隊向前由左撤二排合向左一隊、二十一、向前一字歸斜方城撤兩隊向前、二十二、向前一字

改向前八排撤兩排向前二十三向前一字向後撤一排合向前一字二十四向前八排向左撤一排合向左一字二十五向前一字向前向左排撤二排合向右左一字二十六向前一字歸方城二十七向前一字向左撤一排合向左一字二十八向前一字向後撤一排合向後一字二十九向前一字合向左右右左一隊三十補向前一隊合向右一隊上列操法共三十式內惟第二第三兩條之末及第十六第二十六第二十八全條刪去不用夫旗籍操軍以滿洲語口号傳令既嚴國体仍機密仍存國本善矣第如漢語一字以國語繙之往往六七字不為多傳呼時牽連拖累步伐難於止齊實不如漢語之單簡清晰循聲合拍事過境遷存為國故而已此冊面頁題[Manchu script]譯言滿洲語單字意義貫解

琵琶譜三卷 嘉慶己卯刻本

清華文彬文桂同輯文彬字秋蘋文桂字子同錫山人為昆仲皆精琵琶錫山華氏固為望族其兄文模又善撫琴蓋風雅萃於一門也前有華文模序作於嘉慶己卯書共三卷上卷所載為直隸王君錫傳譜所謂北派也內收西板十二曲正調中分文板武板文武板就緩急而言也大曲一曲正調雜板一曲尺調卷中卷下為浙江陳牧夫傳譜所謂南派也收西板四十九曲正調分文板武板隨手八板雜板大曲五曲有正宮變調六調正宮轉調按琵琶原有南北派之別傳授迥異是書並列兩存俾資研習用意至佳書中於指法工尺板眼均一一註明其空絃及子中志纏等絃及相品亦均注列各調均製有圖式極便學者所收諸曲頗為揀擇如平沙落雁昭君怨普庵咒等皆非俗聲焉又書首載琵琶面背圖式左右手指諱號圖及指法字母其指法字母乃屬創製詳明可取如云合輪指也先以禁名中食四指次第彈下然後大指挑上謂之單輪其聲清健圓活連而勿斷為妙緊板處用單輪寬板處用雙輪或用

長輪散板亦然浙派先以食中名柒次第彈下然後大指挑上又云咨單輪也咨雙輪也参長輪也㕘滿輪也四絃齊輪曰滿輪勾剔輪也先勾而後輪咨扣輪也先扣而後輪㕘掃輪也先掃而後輪㮶吟猱輪也隨吟猱而輪琴雙單輪也琴雙雙輪也琴雙長輪也俱先雙而後輪其複雜與妙猶同琴指琵琶自漢唐以來代有妙手燕樂之中以為主器但從未聞有專譜之製蓋精者多自珍秘不肯輕於授人也今華氏昆仲以所心得特為刊布公之於世善意誠可嘉也

擬瑟譜一卷 正覺樓叢刻本

清段仔文張懋賞同撰仔文字東溪錦江人懋賞字錫九臨清人皆精嫻音樂客江南學政邵嗣堯幕嗣堯字子昆猗氏人康熙進士為官負清望撰有易圖定本是書前有嗣堯序云員上谷苦於瑟失其傳既而府學廣文劉應瑞於尊經閣得大成礼樂集一本中間載瑟甚悉然而未得其要段孝廉東溪抱琴自西川來張子錫九攜瑟自臨清來兩人於琴共得數十曲至瑟則相視茫然未得其門全謂諸樂起於黃鍾今即以琴之黃鍾定瑟之黃鍾不倘愈於取筝之全為瑟之半乎嘗試以瑟琴中陽四仙翁為瑟中陽六仙翁而瑟與琴應矣又試以琴之諸曲施之於瑟合矣云云是書即依嗣堯所云陽四陽六合弦之法而成全書共載四曲為大成樂章思賢操普庵咒平沙皆載文詞於傍註絃數律字及指法其旨自載鼓瑟指法及定絃小引指法大畧與琴同定絃小引所述為定弦之法其以一絃為黃鍾中散依次迄十二絃為應

鍾中聲、此所謂外中聲也、十三絃為君不彈、因外中聲之音極下難審、乃從第十四絃往内定起、此所謂内清聲、其音皆準於琴十四絃為清黃鍾、與琴散一絃同音、十五絃為清大呂、與琴散二絃同音、依次迄二十絃為清蕤賓、與琴散七絃同音、二十一絃為清林鍾、與十六絃太簇相叶、即依次二十五絃為清應鍾、與二十絃蕤賓相叶、此即所謂隔六也、按此法依琴絃以為聲、仍不能協合七音、故非由律呂旋宮求之不可得也、十二律七音、蓋

具天地自然之妙用、古今無殊焉、

巧對錄四卷 刊本

清梁章鉅撰。章鉅字閎中、一字茝林、晚自號退庵、系出安定梁氏、宋時分居長樂、乃為長樂人、自明世迄茝林十六傳、皆郡縣學博士、紀文達所稱書香世業者也、嘉慶中登進士第、入翰林、還以詞臣出綰銅符、游至方面、歷疆内方輿幾半、建牙開府者數四矣、一時疆臣中、如林文忠則徐、陶文毅澍、皆與莫逆交、久彌永、淡遠有古大臣風、且轍轘所至、不廢著書五十餘年、所撰有論語集註旁證、孟子集註旁證、夏小

正經傳通釋、倉頡篇校證、稱謂錄、古格言、三國志旁證、文選考證、國朝臣工言行記、樞桓紀略、春曹題名錄、南省公餘錄、退庵隨筆、讀漁洋詩隨筆、玉臺新詠讀本、制義叢話、試律叢話、東南嶠外詩話、歸田瑣記、浪跡叢談、續談、三談、退庵文存等六十八種、七百九十七卷、林文忠誌墓文謂仕宦中著撰之富、無出其右者、信夫、是書為其輯楹聯叢話、楹聯續話時、朋好錄貽之巧儷駢詞、徒以其雖亦對句、實非楹聯語、雖通而體自制、乃別裁存之、久亦裒然成帙、因更所説

部諸書及見聞所憶彙輯成編者也自謂宋人詩話喜言巧對然不過數聯而已其專對成書者始於隋杜公贍之編珠今其書已不存明楊升庵所作之謝華啟秀人人皆知其書惟中多偏枯割裂又或注出典或不注出典不免為通人所識云云蓋集古今巧對之大成者也茝林箸書寫謹嚴於淵雅之中正如其為人為政升庵一才子耳何能望其項背遑論解人頤諸書矣

楹聯叢話十二卷續話四卷 宜稼堂刊本

清梁章鉅撰章鉅字茝林號退庵福建長樂人嘉慶七年登進士第入翰林十四年散館改禮部主事充軍機章京歷官湖北荊州府江蘇淮海道山東按察使江西按察使江蘇布政使護撫篆還因病開缺病起授甘肅布政使直隸布政使廣西巡撫中英鴉片戰起按兵桂林虎視海口英人頗為膽寒林文忠則徐得其聲援不少性鎮靜定識定力卓然不搖每當眾議紛紜之時出一言輒中竅要平生特立孤行

空無依傍位躋通顯處處泊然為政亦但持大體不尚苛細而樂獎人才出諸天性有古大臣風家居日開藤花館招里中名宿觴詠流連宏獎風流正如南樓老子興復不淺也箸有南省公餘錄等書數十種是書為其在桂林撫署時所輯經二年而成都十二卷十門曰故事曰應制曰廟祀曰廨宇曰勝蹟曰格言曰佳話曰集句附以集字曰雜綴附以諧語凡古今佳聯雋句幾盡網羅而故事一門考輯自孟蜀新年納餘慶佳節號長春以來楹帖故事如吳越王聯

真西山聯朱子聯尤源源本本如數家珍宜可以楹聯沿革視之章鉅自謂叔為斯編博訪遐搜參以舊所聞見或有偽體必加別裁郵筒徧於四方討源旁及雜説云云蓋紀實也續話共四卷又其刻叢話既半遠近知好仍示佳聯提兵海上往返奔波八千餘里復多所獲至道光癸卯乃復輯刻之也其體例門類均仍舊貫而所收韻語固前後輝映續話視叢話并不多讓也

楹聯集錦八卷 退補齋刊本

清胡鳳丹撰鳳丹字月樵浙江永康人早歲宦遊漢上歷官至觀察使司工詩文辭尤嫻駢儷既解組乃設書局於杭垣以刊刻逸書為己任於鄉賢之作尤所措意凡所刊校無不精湛居鄂日曾顏其退食之所曰退補齋書局既成因即以名焉可見其志事蹟已詳史部地理類古蹟門馬嵬志等提要中箸有青塚志馬嵬志漂母祠志諸作又輯有金華叢書六十六種是書共八卷無序跋本亦不箸撰人氏名惟

丁氏八千卷樓書目作鳳丹作按丁氏本浙中藏書故家松生兄弟知武陵掌故尤熟況時人之作耶當不誤也計卷一五言收五言集對吳屏齋太守集禊帖集爭坐位帖吳平齋太守集爭坐位帖等四目卷二五六言收六言集對吳平齋太守集禊帖集蘭亭序何子貞太史集禊帖等四種卷三七言收丁心齋觀察集蘭亭集聖教序張鹿仙觀察集聖教序等三種卷四七言收何子貞太史集爭坐位帖張海門侍讀集華山碑等三目卷五七言何廉昉太守集蘇詩集

義山碑字、集米海岳語、集磚塔銘、集爭坐位帖等五目、卷六七言收集古詩句、卷七七言收集蘭亭序、丁心齋觀察集蘭亭、張鹿仙觀察集聖教序、何子貞太史集爭坐位帖、張海門侍讀集華山碑等五目、卷八八九言長聯收集雜文語句、九言集對、長句楹聯等三目、蓋收當時書家詞客集聯為一帙、正如蜀工襭錦、故顏曰楹聯集錦、以不足為著述、故不繫己名、然以翻查殊為佳本、至集中無撰人諸聯、恐即出鳳丹手也、

師竹廬聯話十二卷　無錫竇氏家刊本

清竇鎮撰、鎮字叔英、江蘇吳縣無錫人、少遭離亂、手不釋卷、奮力於通經致用之學、而困躓場屋、應鄉闈十三度皆不售、乃寄情山水、徧遊江浙名山大川、發為詩文、益有逸邁不羈之氣、復精繪事、工書法、得米蔡真詣、所著有小綠天庵文稿兩卷、詩鈔四卷、詞鈔一卷、師竹廬隨筆二卷、國朝書畫錄一卷、附刊一卷、但善書楹聯、自出新語、不襲陳言、復仿梁茝鄰楹聯叢話為聯話十二卷、其門類一曰名勝、二曰園林、三曰

祠廟上、四曰祠廟下、五曰學校、六曰廨宇、七曰庵院、八曰會館、九曰佳話、十曰輓詞、十一曰格言、十二曰雜綴、皆搜集數十年來見聞所及、上自名公巨卿、下逮騷人逸士之作、罔不畢錄、其中佳聯固不勝屈指也、名勝中、如彭玉麐登泰山之我本楚狂人五岳尋山不辭遠、地猶鄒氏邑萬方多難此登臨、江寧屈子祠、北丘月潭聯曰、四百八蕭寺、繁華都付與無情烟雨、三十六洞天、縹緲我於此小憩林泉、園林中、如九江琵琶亭聯曰、燈影憧憧、悽斷暗風吹雨夜、荻花

琵琶魂銷明月繞船時、隨園集句聯舉頭望明月遙胸生層雲、祠廟中如金陵淮湘水軍昭忠祠彭玉麟聯、江淮河漢、浪駭濤驚、三千里掃蕩縱橫、君等能當天下事、矢石戈矛、血飛肉薄、十六年忠貞節烈、國殤惟有楚人多、學校中、如江西信江書院文起樓聯之酒仙詩佛同千古、月色江聲共一樓、庵院中、如金陵妙相庵某詩僧書聯云、剪一片綠雲補衲、留三分皓月看經、王紫仙聯云、燹前樓閣未全灰、祇剩得半折磬、一卷經、五更鐘、六月涼風、三冬積雪、雨後園林無限好、最愛是百本蕉、千條柳、萬竿竹、數聲啼鳥、幾寸游魚、格言中如莊有恭撫浙時書客座聯曰、常覺胸中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等、凡千餘則、雖意趣各殊、然大多可誦、謂為聯話中之蔚然大觀者可矣、

樂府遺聲不分卷 汪氏家刊本

清汪汲撰、汲字葵田、號竹林人、晚年自稱古愚老人、河北海陽縣人、生平事蹟不詳、其鄉人談泰於嘉慶元年、為作古愚消夏錄序曰、葵田先生、恭際聖朝、年開八秩、是則其生年當在康熙五十五年也、晚年杜門讀書、採摭甚勤、所著古愚消夏錄、自序云、余生也魯、未嘗學問、近膺宿疾、不出戶庭、值茲溽暑炎風、坐住消磨、何如讀書稽古、幸免虛度光陰、錄中凡事物彙原等一十七種、樂府遺聲即其中之一種、上自魏晉、下迄六朝、樂府題解郭氏所不收者、悉皆入焉、所收者共三百四十曲、分列樂府牌調、綴以作者姓氏、就曲中立意、而為系統、如書中云、古佳麗女功才慧貞節三十曲、劉宋許瓊之王家少婦、秦女卷衣、靜女詞等曲入焉、又如古怨思二十二曲、唐高適之西宮春怨、遺所思、獨不見入焉、然前後零亂、實不成章節、其分組亦僅就曲意而定、固無體例可言也、雖遺漏尚多、然摭拾之勤、不無可取、於後人孜研樂府者、亦頗有裨益、且以垂暮老人、而讀書不肯空過者如

此殊足為後世法也。

蓬萊軒諸史四夷外國傳地理考證三十五卷 民國四年浙江圖書館刻本

丁謙撰。謙字益甫，浙江仁和舉人。光緒九年，選象山復設教諭，在任二十餘年。至民國，任事於浙江圖書館。謙喜研地理之學，沉潛最深，著有蓬萊軒地理叢書。此書即其中之精萃，浙江圖書館取以印行者也。始於漢書，訖於明史。凡各史四夷外國傳中，關於地理敘記，不易領解者，則酌加摭拾，為之考證，正譌補漏，以為通史之佽助。計一為漢書匈奴傳二卷，西南夷兩粵朝鮮傳一卷，西域傳一卷，共四卷。二為後漢書東夷傳一卷，南蠻西南夷傳一卷，西羌傳一卷，西域傳一卷，南匈奴傳一卷，烏桓鮮卑傳一卷，共六卷。三為三國志烏桓鮮卑東夷傳，魚豢魏略西戎傳一卷。四為晉書四夷傳一卷。五為宋書夷貊傳一卷。六為南齊書夷貊傳一卷。七為梁書夷貊傳一卷。八為魏書外國傳一卷，西域傳一卷，外國傳補一卷，共三卷。九為周書異域傳一卷。十為隋書四夷傳一卷。十一為新唐書突厥傳一卷，吐蕃傳一卷，回紇等國傳一卷，沙陀傳一卷，北狄傳一卷，東夷傳一卷，南蠻傳一卷，新舊唐書西域傳一卷，共八卷。十二為新五代史四夷附錄地理傳一卷。十三為宋

史外國傳一卷、十四為遼史各外國地理一卷、十五為金史外國傳一卷、十六為元史外夷傳十七為明史外國傳一卷、西域傳一卷、總為史十七、為卷三十五、凡所考證於原書脫誤之處、率準諸事理參之衆說、折衷而訂正之、至於部居所在、以及山脈河流、亦輒取成說準以地望、並以今地斷定之、大體抉摘爬梳、胥有根據、頗多發明、固不失為精湛之作、雖間有臆說、流於武斷、亦未能盡協於理致訾議、然諸史記載、本多倘恍迷離、不可辨識、得此一編、溝通證明、略具梗概、亦有裨於學、取其所長、斯為可矣、

越縵堂讀史札記三十卷 北平圖書館排印本

清李慈銘撰、慈銘字悉伯、號蓴客、浙江會稽人、光緒庚辰進士、官至山西道監察御史、慈銘博涉乙部、而歸總於正史、嘗謂於兩漢晉唐晚明諸史、最所致力、凡有心得、均着書眉、或筆之於越縵堂日記、惜未能撮錄成書、慈銘卒後、家人盡以所藏書及批校書、售於北平圖書館、館員遂錄其校語、勒成專書、次第刊布、名曰越縵堂讀史札記、凡史記二卷、漢書七卷、後漢書七卷、三國志一卷、晉書五卷、宋書一卷、梁書一卷、魏書一卷、隋書一卷、南史一卷、北史三卷、共十一種、三十卷、茲檢其書爬抉剔梳、考偽訂誤、於錢大昕為近、其於史記一書、於始皇項羽高祖三紀校正特詳、若書表列傳、則翻閱所及、稍有點讀而已、雖非精心之作、然發疑正讀、所得已多、至於班范二書、義例謹嚴、號稱良史、慈銘用力亦最深、故得文獨多於他史、又晉書雜采衆史而成、固刪消未淨、牴牾孔多、且宏獎風流、直掇說部、有乖史體之正、慈銘勘校、是正不少、可見沉潛之功、下此各史、似非所專意、是以校語寥寥無幾、如魏書以王先謙合校之故、祇就所任列傳、略誌校語、其餘不著一詞、發揮

已見。隋書校語。多在高祖煬帝二紀。與禮儀天文地理三志。餘亦無說是也。統觀全書。凡原文脫誤及註解舛違。皆為說以糾其失。可稱精確不磨。至發紓論議。亦能切中事理。尤徵好學深思。惟閒有沿誤曲從。未克盡歸至當。又立說多有為前人已發者。亦嫌因襲。然其文乃讀史之時。隨手題記。意本不在著書。故不及參稽。固不可執此以議之也。

諸史瑣瑣三十四卷 明崇禎間刻山草堂集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四庫總目已著錄。又總目正史類存目。著有敬撰史記瑣瑣二卷。提要謂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載山草堂集不詳卷數。亦未見全本。此其集中外篇之第十八種也。取史記疑義略為考正訓釋。然多臆撰云云。茲已獲得原書。可見其全。足彌前目之遺憾矣。敬所撰諸史瑣瑣。凡史記二卷。前漢書四卷。後漢書六卷。三國志四卷。晉書六卷。南史四卷。北史四卷。舊唐書四卷。共為三十四卷。每史之前。皆撰有序論。申述撰作意旨。及標識成書年月。知其書撰非一時。蓋成於天啟末崇禎初也。其序漢書云。漢書中雋語危言。可資後生文筆助談士揮麈者景多暇料簡以授兒曹。命名曰瑣瑣。序三國志云。記載之書。以事辭相尚。事不博綜。辭不華腴。不足供文人之求適談士之口。序晉書云。從古方內人物。惟晉一代最奇。莫不嶔奇歷落。足以發士林之莞爾。供談苑之鼓吹。余晚節宴閒由斯賞會。大抵江左風流。莫盛於晉。隋唐以降。尋常世故惟之與阿。無足簡料。茲味其所言。於纂錄之旨。可以窺知大凡矣。所鈔之文。均以原書次第為序。先錄原文。於前遇

有難解及新奇字句，則採舉舊註於次，加以詮釋，或彈糾其失，或補充其義，亦每有精確之語。然好逞臆說，以求相勝，往往轉致支離不可解。大抵明人於史，非研覈書法，即獵取詞華，敫之此書，尚知注意於訓詁，有裨考史，雖有違失，猶異恆流，亦可謂難得而可貴者矣。

七經精義註疏綜要四卷 晴西書屋原稿本

清無名氏撰。按此書不署撰人，亦無序跋，故其作者年月，兩無可考。觀本書文字頗多丹鉛塗乙，蓋猶未定稿本也。全書四卷，分門析類，以總類書於首頁，卷內每門之下，復列細目，取雜考体其考據多閱七經之史地典制，識精構也。嘗檢各家書目，均無此書。僅武林丁氏藏書中，有七經精義殘存三四卷，為武林黃淦著，嘉慶十三年刻本，然其名無註疏綜要，與是書亦異。是書卷一分天文、時令、地域、倫常、君德、治道六類，每類又各十餘條。卷二分官制、民籍、田制、貢賦、學校、武備、刑法等七門。卷三為礼儀、冠礼、昏礼、祭礼、朝覲、聘問、會盟、饗食、射礼等。卷四為樂律、儒術、工技、宮室、器用、珍[illegible]寶、車旂、衣服、飲食等。其考証精核，足發明經術及史地者，如治歷以置閏考、急閏市、城郭、附識征考、四鎮五岳考、濟漯考、三江考、淇澳二水名考、命名考、賜命考、侯國官制考、周礼無公孤之官說、論語太宰像吳考、三代授田考、經界即[illegible]阡陌考、水利成均

說、辟雍泮宮考、侯國學制考、天子視學有四考、冠禮昏禮總考、左傳西社考、社稷考、望祀考、魯禘考、三雝考、會同考、弓矢源流八佾考、門闕考、觀闕考、方策考、車名考、明衣考、等。觀其目畧，即知全書內容。雖註疏經義，而皆以格物致知，由經入史，並以辨章學術、考究名物為根本。故本書雖仍不脫昔日義緒論之習，竟能實事求是，猶存乾嘉間樸學考據遺風，斯可貴矣。

說卦傳輯注一卷 清道光刊本

清李兆元撰。兆元字瀛客，號勺洋，掖縣人，乾隆甲寅舉人，撰有十二筆舫雜錄、漁洋秋柳詩箋、律詩拗體、蘇李詩注、太白詩注、十九首詩注等書。是編乃取周易中說卦一篇而彙集其注者。兆元自序，略謂邵子先天圖出於附會，茲取河圖洛書八卦方位，以證天地定位數節之義云云。考帝出乎震一節為八卦正位，元儒陳應潤已有此說，然河圖洛書之偽，清代學者胡渭辨之已詳。兆元注謂帝出乎震一節釋河圖之方位，天地定位一節釋洛書之方位，是其自為解，仍不出後人附會之說也。兆元於易實非有真知灼見者，故其解說不免附會之辭。特著錄之，而闢其說之謬如右焉。

毛詩品物圖攷七卷 日本刊本

日本岡元鳳撰、元鳳、字公翼、浪華人、自晉魏以來、說詩而辨厥名物者、亡慮數十家、梁有毛詩圖三卷、唐有毛詩草木蟲魚圖二十卷、宋有馬和之毛詩圖、久既失傳、而周代去今二千餘年、世禩變遷、異稱殊訓、名物之稱、疑似混淆、其義叢脞、學者鮮能折衷、日本治毛詩名物之學者、則有稻若水氏、有毛詩識小之作、然未遑圖畫其形狀也、元鳳是編、折衷毛鄭諸家之說、而親驗諸遐陬絕漠之物、若白山之鳥、常陸之獐、皆親至其州而徵之、攷證詳明、使畫人橘國雄寫其圖狀、至若有貓有虎之貓、獻其貔皮之貔、以及赤豹黃羆之屬、其物之未詳者、則皆闕而不錄、元鳳本業漢醫、于本草經極精詳、所攷草木之狀皆甚精確、是以是書不獨其形色逼真、即其援引亦甚繁富、有益于詩學匪淺、以視世之治詩名物、蒙視壁聽而不徵諸目驗者、所得固已多矣、著而錄之、以彰其學焉、

毛詩詞例舉要詳本一卷 排印本 无

劉師培撰、師培有毛詩詞例舉要、刊入國故一卷二期、凡一十四例、民國二十四年、南氏校刻劉氏遺書、得舉要稿本于劉氏之家、全書三十一例、視國故所刊者不同、文字亦增至十倍焉、原稿鈔行寒宋、不易辨別、其弟子開縣彭作楨為之寫正、全書約三萬五千餘言、其中有因不能認識而未寫者千餘字、風雅頌名及散為作楨所補者凡五百七十七字、因以國故所刊者為畧本、而稱此為詳本焉、所考毛詩傳釋、有連類並稱者、有舉類為釋者、有增字為釋者、有傳備兩解者、有因此及彼者、有似偶實奇者、有似偶實奇者、有據本義為釋者、有前傳探下為釋者、有後傳補上為釋者、有後詞足成前訓者、有詁詞首舉經文者、有訓詞不涉字義者、有訓詞不限首見者、有訓同而義實別者、有兩句似異實同者、有兩篇同文異義者、有兩篇異文同義者、有後章不與前章同義

者、有訓詞以上增益之字者、有訓詞以下增益之字者、有以正字釋經文假字者、有釋詞先後不依經次者、有綜釋全句兼寓訓詞者、有綜釋二字僅舉一字者、有連舉二字僅釋一字者、有二字聯詞分釋合釋者、有二字聯詞同義僅釋一字者、有二字同章同意僅釋一字者、有經文上下同字傳詁見下者、星區州處、條理綿密、洵治毛傳者必讀之書也、

毛詩札記一卷 排印本

劉師培撰。師培，字申叔，儀徵人。著有尚書源流攷，已著錄。是書訓釋詩義，多就本書觸類旁通，以正疏家之失。如釋召南行露篇，豈不夙夜，傳云，豈不言有是也。傳以有是釋豈不者，明此篇不字与無義同。推之周南漢廣篇，不可求思，傳訓不可為無。豳風鴟鴞篇，無毀我室，傳訓無為不可。周頌清廟篇，無射于人斯，傳直訓無為不。鄭箋云，我豈不知當早夜成昏禮與，謂道中之露大多，故不行耳，似非毛旨。又大雅思齊篇，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毛傳云，宗公宗神也。釋云，公無神訓，傳以宗公為宗神者，公即小雅天保篇于公先王之公也，彼傳訓公為事。又鳧鷖篇，公尸來燕來宗，傳之訓宗為尊。合以傳意相證，知此傳亦同。惠于宗公，猶云順所尊事，神為國家所尊事，故傳逆下文即以宗神為釋。又周頌絲衣篇，胡考之休，師培引載芟篇胡考之寧，傳訓胡為壽，證此傳胡考亦与壽考同義，而明陳奐傳疏以胡考之休為胡不成休之誤。蓋師培于訓詁之學，研治極深，故能推彼傳例，以釋詩旨，而正疏家之失也。

詩史初稿十六卷 排印本

張壽鏞撰。壽鏞，字伯頌，鄞縣人。以詩始于文王，迄周定王二十一年之乙亥，歷禩五百，其間政治之得失，風俗之盛衰，皆可于詩見之。是編于每詩之時事，及其感發美刺，皆詳為徵引。其例有六，一曰遵序，以序出于毛公，能得詩人之旨。二曰宗毛，謂齊魯韓毛四家，唯毛氏之傳既有全書，其說又大致依序，而深有所依據，最為可信。三曰依譜，鄭君作詩譜，實遵序宗毛，以意為之者甚少，故可信。四曰攷史，詩之事實，與左傳國語合者最多，以左氏親見國史，公穀得于傳聞也。故詩之史實，則以左國為本，左國所無者，則採史記，史記所無者，則采竹書，以求得其真。五曰分紀，自本紀始于遷史，周紀溯及后稷，一紀之中，間紀年歲，而實與編年之體不同，是編取其意，于一紀之中，凡有年月可攷者，皆表出之。六曰匯參，是編不限門戶，自三家以迄有

清，其說之善者，皆悉采入，所輯頗為富博，而尤重于論世考世稽時，因事明義，章齎篇繫，於先秦政教禮俗之善否，且于此以徵詩人之意義焉，誠不可少之作也。

毛鄭詩斠議一卷　排印本　光緒十七年刊本　无

光緒間甘泉□□鉛□

羅振玉撰、振玉、字叔言、浙江上虞人、以毛鄭詩世鮮善本、木瀆周氏所刻、蓋據唐正義本、而斠以宋以後諸本者、於正義以前本無所攷斠、段玉裁所訂詁訓傳、據古籍所引、詳為讎正、其書善矣、而于鄭箋闕然、振玉取史記漢書文選、初學記注及倭刻原本玉篇、玉燭寶典、唐釋慧琳一切經音義諸書所徵引、以斠今本、於今本之脫誤者、多所是正、又旁傳箋之例、隨文加釋、不以己見于彼、便略于此、如板詩及爾同僚、及爾游衍、箋兩見及與也、抑詩無不柔嘉、輯柔爾顏、箋兩見柔安也、一篇之中、不憚繁複、又皆先釋字義、後釋句義、今本于字義訓釋之複見數出者、多刪削、沖遠作疏、不能詳攷諸本、沿誤至今、頗有文選注眾經音義諸書所引、足以正之、又有句字顯誤、而正義仍為疏釋者、若豳風鑿冰沖沖、傳沖沖鑿冰之音、正義本誤作鑿冰之意、且為之說曰、沖沖非兒非聲、故曰意、凡此之類、其謬甚明、不待據古籍而審為誤者也、振玉均一一為之刊正、詢足為毛鄭之功臣、其益于學人非淺也、

古毛詩一卷 傳鈔本

清王嗣鄂撰、嗣鄂、字協之、鹿邑縣人、著有毛詩析疑十五卷、以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若孔子之翼易、左氏之傳春秋、皆其例也、漢書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為故訓亦與經別行也、是編用段玉裁毛詩訓故傳定本、分傳與經、各自為卷、以復毛公之舊、惜僅此一卷、首有俞樾題云、此一卷最佳、惜止一卷、若是全書、可以奪段氏之席、又云、毛傳古本、述經不述經、原無可攷、此所辯者、有述經、有不述經、不歸一律、使後人不能理、此編篡亦一病也、

毛詩析疑十五卷 清刊本

清王嗣鄂撰、嗣鄂、字協之、鹿邑人、著有目耕堂筆記、已著錄、嗣鄂幼穎悟、讀書一過、輒皆上口、於諸經皆有所發明、乾嘉而還、北地經學家、宜推為後勁、是編大旨、以為毛公作詩傳、先撮舉此詩大旨、如趙岐孟子注之有章旨、此即是序、序是毛公所撰、並不偽、但其慇撰久遠、不無後人附益之語、故其書雖主述毛傳、而不為之迴護、其為說以序傳之異同辨序、以經文之辭氣辨傳、據詩之有序、不獨毛傳為然、即三家詩亦皆有序、而世之主古文者、于毛序之不可通者、則亦遷之曲為牽附而不能已、至主今文者、則又力排毛傳、所是其說之是者、亦屏之而不取、豈真毛序無睹三家處乎、要之互有短長、不必軒輊于其間也、亦乃學者限于門戶、各炫己長、而攻彼短、亦賢智之過也、嗣鄂雖述毛、而於序義之有可疑者、或取三家遺說之可攷者以補

之義，取後儒創解之近理者亦并取之，是其能破門戶之習，庶乎近于實事求是之學者歟。

毛詩評注三十卷 排印本

李九華撰。九華，蠡縣人，自序言八歲時受毛詩，稍解其意，未之深究，然自是即喜讀詩歌，把卷吟哦，意若有會，則于篝燈夜讀時，戲做焉獸草木之圖形以自嬉，古代之都人士女，亦每以意繪之，雖未能工肖，而興之所在，不稍厭倦。後讀漢宋以來經學家言，而尤傾服于李恕谷先生之諸經傳注，是書音韻，一本于恕谷先生之詩經傳注，注釋則用毛鄭，亦間采清儒之說，每章之後，冠之以評語，然以後世評詩之法評詩，殊嫌膚腐，如評關關雎鳩章云：先習後地，有情；若作河洲雎鳩，其鳴關關，意味便短。又云：窈窕二字，形容淑女，說盡矣，郤又不盡妙。又評翹翹錯薪云：玩後二章之子于歸，此亦所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也，不可云云者，即所謂求之不得也，託興甚遠，言外自有德音來括之意，講家滯于不可二句，即解為難于以私，夫見色而欲于以私者，小人之心也，于

之不可，又作豔羨，小人或亦有之，而有此遠慕深情乎，全書之評，皆類此，既于經旨無所發明，亦非解經正法，而以此求之詩人之意，失之陋矣。

毛詩箋疏辨異三十卷　手稿本　毛

清李兆昺撰，兆昺字公進，又字汾生，山東歷城人，漢北海鄭玄先治齊詩，其後始得毛詩而善之，為之作箋，其書雖以毛傳為主，然於名物訓詁，亦間采三家以證成之，箋義未能盡合于毛也，至唐孔穎達等為義疏，專宗鄭箋，多右鄭而左毛，兆昺是書專以毛傳為主，其箋疏之不合于傳者，皆一一為之辨正，如頌詩序云，美盛德之形容，是毛以形容為義，鄭箋云，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則鄭以包容為訓，與毛意不合，證之以魯頌則形容之義為長，而鄭說非也，又如葛覃薄汙我私，傳，汙，煩也，箋云，煩，煩撋，案毛義煩者煩辱之意，謂汙垢也，謂私衣煩汙宜澣也，箋以煩撋為訓，與毛不合，而疏引王肅云煩撋澣濯其私衣，甚失傳意，兆昺謂鄭之失在好改字，強經文以就己意，而疏又曲合鄭說，不顧傳文，此毛義之所以難明，故於箋疏與傳異者，皆摘出之，一一為之疏通證明，辨析湊入精微

洵毛公之功臣也、是編前無序例、首載鄭氏詩譜、又注云、散入各篇中、書中改易之處甚多、始名毛詩辨異、後乃更以今名、殆猶未定之本、據後所記年月、是書經始于光緒十五年己丑、脫稿于光緒十七年辛卯、重校于光緒二十年甲午、六年之間、手稿三易、所得固已深矣、著而錄之、以存其所學焉、

詩譜一卷 通德堂經解本 元

漢鄭玄撰、清黃奭輯、按唐書藝文志、鄭玄箋毛詩訓詁二十卷、又譜三卷、孔穎達作正義于國風雅頌卷首、皆引鄭譜、歐陽修乃云崇文總目祕書所藏無之、又云所得絳州本首尾殘缺、蓋其書亡于北宋之世、清王謨漢魏叢書有輯、殊多闕漏、是本較王本多禮運曰以下百九十四字、又多附錄十一條、皆據正義輯錄、朱彝尊經義攷所載鄭氏詩譜、乃歐陽修所訂之本、非原譜也、

正續字學舉隅二卷 同光朝翰苑分書精刻本

字學舉隅正編，清長沙黃虎癡、臨桂龍啓瑞同撰，詳臨文便覽校誤提要，此不重述。續編則係天津王維珍所撰，書中首列者曰續辨似，變更正編體例，只辨二字之形似分韻開列，例如一東韻童字，分日、目、月、亻、彳、木、禾之偏旁八，一二曈、瞳並音同，上曈曨日欲明也，下自珠子也，三四朣、膧亦並音同，上肥貌，下膧朧月初出也，五六僮、㡖上音童僮僕也，下音衝行貌，七八橦、穜並音同，上木名，花可為布，又帳柱也，下

禾先種後熟曰穜云云，下迄稷、稷之辨，凡四百十字。次列辨音，此門為正編所無者，計輯錄敦、苴、純、湛、齊、填、賁、數、辟、單、繆、厭、句、從、告、罷、雎、洒、差、共、適、解、沮、膠、噍、鑿、假、行、比、契、樂、參、說、湯、折、夭、施、熯、銜、蠡、方、不、令、射、中、鄧、汪、董、長、與、卷、惡、沾、余、沂、洚、挑、澹、枹、副、請、謾、霓、醒、黽、殷、幾、酤、台、懊、沈、屏、渾、強、那、空、澌、析、植、大、文、平、田、相、斤、刺、茁、茹、調、裯、員、女、先、食、繇、將、垠、擕、誹、其、著，一百一字。內敦、苴二字皆十一音，純字十音，湛至賁皆九音，數至單皆八音，繆至雎皆七音，洒至鑿皆六音，假至不

皆五音，令至懊皆四音，沈至著皆三音。此外正編之正譌、摘誤兩門，續編無之。雖汪敘疇氏嘗撰續編別本，內有類似正譌、摘誤者二篇，然不及王氏此編之善，第以王氏所續多取冷僻之字，承學之士畢生未必一用。觀其卷首自序，若優俤劉莅等字句，深致宵寐匪禎札闥洪休之誚，不如龍氏正編之所取得當也。

古禮樂述一卷 台州叢書後集本

清李誠撰。誠字靜軒，浙之黃巖人，耽研經術，與子春枝皆卓然深詣。有清浙東經學詞章雖較遜於湖杭等處，然名儒輩出，如齊召南、戚學標、宋世犖、洪頤煊皆精粹學者也。誠是書僅一卷，標題曰夫婦一，當作一篇，以後尚有，如此固非全帙，或為未完之稿也。闕其書旨，在就古代論禮之言分類考辨，折衷一是。今觀此夫婦一篇，體裁倣綱目，引據繁富，皆根據易、詩、禮、春秋、穀梁、白虎通諸書，疏解多取鄭注及焦循、孔廣森、段玉裁等家之說，間有誠自己所注，其中於詩甚具精見。如詩召南標有梅，謂此詩序以其在召南，故云男女及時，其實詩詞明云失時，故朱子謂停其間，而云女子懼其嫁不及時，亦為小序所蔀。說詩者但當從詩詞誦之，此蓋未嫁之怨女不能及時而嫁，遂不覺有急於求售之意，則上之無政亦從可知矣。所釋甚得旨趣。清人治詩最大成績為訓詁名物之探索，而能於此之外覓求其意義者，僅姚立方、崔述、方玉潤三數家而已。今誠是書，惜乎不能窺見全豹，否則當為一傑著也。此外如於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娶妻不娶同姓諸事，皆能旁徵博引，準諸情理以為解，不拘於舊說。疏解經籍固應空諸依傍，斟酌已見，一味抱殘守缺，究不易闡明真意也。卷末附載其子春枝冠義、母拜說、天子諸侯大夫冠禮論、冠年考，亦堪稱矜慎之作云。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說文解字韻隸十二卷 民國二十三年哀殷堂石印本

清丁棣五撰、棣五字伯才、日照人、諸生、少棄舉業、從學於同邑許瀚、廣羅群籍、日孜孜攻讀、用力最勤、惜早逝世、疏校說文段注、未及成書、僅寫定此書而已、其書用王引之古韻二十一部、將說文解字中三千餘字、各按韻隸之、其韻部次序為之、幽、宵、侯、魚、歌、支、脂、至、祭、元、諄、真、耕、陽、東、蒸、侵、談、盍、緝、凡字中韻部及某聲之須考證者、棣五皆詳加案語於其下、其所依據、大半以段玉裁說文注、及桂馥說文義證之說為多、蓋其書體例與王念孫說文諧聲譜略同、部類頗極確正、而審音辨體、擇善而從、時或自下己見、在清代講說文聲韻諸書中、以此書最便檢討、眉間又多為其同邑許瀚校訂評語、尤多精卓之辭、惜原書無敘例、文內亦多移正之處、當係尚未論定之籍、此本為王獻唐由棣五孫希農處假得原稿、付諸石印者、故書內一切悉仍其舊、俾不失真、惟王獻唐序、謂初學研求古韻、偶拈僻字、忘其本音、即不知隸屬何部、因為此書編成通檢、以字典部首區其類別、以筆畫多寡定其次第、以原書卷葉明其隸屬、欲知某字韻部及本書卷次、檢目即得云云、今檢此書前後並無此目、或編成未印入歟、抑尚未編成歟、不可知矣、書前王獻唐序、於古韻分部之說、論之極長、亦頗可參攷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偏旁溯原二卷 家刻本 方丁无

清吳錦章撰錦章興山人嘗官于湘中晤懷寗鄧少白數從講問少白故陽李申耆弟子通漢學工篆籀於六書形聲辨覈極嚴故錦章與之研討六書之學是書專論隸書之變謂今之楷古之隸也體從篆變而改易增減以求美觀故偏旁多失六書之義即如大字在下改為四點而烏馬為燕魚無羔等字皆非從大也目字在上作四而蜀買罵罪罷等字皆非从横目也氺即水之省而彔康暴隶等字皆非从水也田字作田而雷思毗胃等字皆非从田也爪之省為爫而爵舜覓𦣝等字皆非从爪也夫不成字凡从夫者皆隸之變西不成字凡从覀者皆隸所變如春字本从艸从日屯聲作芚日泰字本从水从収大聲票字本从𡝩省聲作𤐫栗字本从卤从木作㮚是也又有隸變之字形同而音義各殊者如奉之與秦則隸書不別悻倖之字从𡴘執睪之字从㚔是也但觀隸形何由知其偏旁所从而應屬某部形聲會意乎世俗不知作楷字烏字下四點作大字正寫魯者智字正寫作日爵舜覓等字正寫作爪自謂从古未肯尋繹六書根本妄希古雅之名而不知其大謬也錦章是編取眼前常用之字而偏旁介乎疑似之間者為之詮釋注明頗為有用之書學者由此推之取今字之偏旁改變者與許氏說文參校之自可尋流溯原援古以證今是為正俗書之謬誤而得六書之真諦矣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讀篆臆存雜說一卷 家刻本　　方丁无

清吳錦章撰。錦章，興山人，嘗官湖南。於許氏六書之學致力頗篤，曾撰六書類纂六卷，自謂使初學聞之，知小學一道，到力非難，讀二徐段氏書，即以此編佐之，端緒分明，入門較易，頗自負所學。然考錦章師承所自，系從懷寧鄧少白講學，少白故耆申李子高弟，通六書，守家法，故錦章能詳篆籀形體之變，以古文大篆已久亡佚，獨賴許氏一書，猶見三代六書遺意，然自東漢至今，已二千祀，展轉傳寫，勢不能無譌脫，或以後代文字憑肊妄增者，固屬不少，而許書原有之字，或無心漏落，或妄事芟除，往往有經典習見，無可通假，及偏旁說解時引用，而正篆或缺者，亦有自篆變為隸，古籀等字或有與小篆並存，或有廢此用彼，廢彼用此，甚至古本一字，今分為二字三字，聲義迴殊者。錦章則參酌段嚴姚鄭諸家，綜核羣書，存其字之雅正者為一編，蓋許氏說文之書，自漢以來，其學不顯，中歷唐宋，遭妄人之所改易，增其所不當增，刪其所不當刪者屢矣，以故古篆日漸散佚，至清段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嚴諸家，始據經典及類書所引補入數百字，頗能傳許學于既墜之後，是編據家之書，為之疏証，裒為一冊，存古之功，不可也。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古文字攷一卷　排印本　　方丁元

劉師培撰、師培、字左盦、江蘇儀徵人、著有逸周書斠補、揚子法言校補、荀子補釋、左盦集諸書、已並著錄、嘗以說文令長說假借、例隸引申後鄭謂倉卒无其字、例敄互用、輾轉蕃延、麋引而長、阜息封孳、綴聯同貫、似類之旨、芈積容函、一字數義、文无別紐、引申之謂也、捨殊本字、丐役異文、聲通旨別、此貣彼施、迻遣賊違、託詒而往、形此誼彼、趣易庇居、互用之謂也、蓋自造字以來、剸異分理、字有專名、名弗逵程、肇耑段借、不外引申互用二端、說文中字本字若詁與本訓弗相瀕者、大氐異文所丐、侂世儒滿晳、昧段為真、疇異杜林訂譌為朝手、近則戴震郝懿行王念孫、并徵古言、朱駿聲猶諸究本、稷曰引伸即轉注、又以况詞聯語无正文、僉與實牾、師培是編之作、將以明古字之原、與引申之用、宗正字以職諒恍、汰互用以昭均一、所以討鞠名原、反本復始者也、蓋羣類紛縜、有其本真、文字不妄作、亦必先有其義、而後授之以形、今字失守、字改失形、久假不返、本義昧惑、檢柙勿施、曷

有其拈、是書攈覽攝持、撥本符實、於文字之體用、亦足以一統紀樹矩常者也、

幽夢室字說一卷 石印本　　方丁 无

胡吉宣撰、吉宣字子珣、安徽慈谿人、是書考釋甲骨、金文之字、凡十五篇、曰釋望、釋箽、釋監、釋隹鳥、釋中、釋毓狀、釋蔡、釋叒、釋殺、釋之、釋芈、釋我、釋凡舟、釋入、附說文足部字攷原一篇、吉宣于古文字之學、研治甚深、是書時見新義、如釋監、金文頌鼎作䀇、攷吳鑑作䀇、象人俛而目注視皿中之狀、故爾雅釋詁訓覘、說文云从臥䘓省聲、从臥無所取義、䘓省聲尤可疑、从血之字多矣、何獨知為䘓省、此與家从豭省、哭从獄省、宕从碭省等同一謬誤、又釋凡舟二字、製字本同形、二者相互取譬、其形製命名皆類似、故凡亘為古槃字、而槃亦謂之舟、从凡之芃鳳風汎、皆為浮泛義、从舟之般受服槃等字、皆非从船之本義、足證舟凡二者聲義之互通、又謂說文足部足从止口、固不可通、徐鍇曰口象股脛之形、段玉裁釋○猶人也、舉口以包足已上者也、並不確、古足字當作止、从口从止者即正字、當从丁得聲、正字甲骨文作足足、金文作正正正、並古丁字、蓋古正足一字、說文足止二文互譌、于是足字之本義遂晦、此皆能援據古文、探文字之真源、訂許書之譌失者也、

漢學諧声二十四卷

清戚學標撰。學標、字鶴泉、浙江太平人。是書以声子從声母之例、分纇說文、自序謂許君書名說文解字、固統字之形与声解之、後學晗習篆古、苟自矜異、惟形是求、至某字讀某、一從徐氏所附孫韻之音切、於本書云从某某聲讀若某、概置不問、有顕相違背、而安之為固然者、如是何取于讀說文耶。六書之體、三曰形声、言声不離形、形者声之本也、茲書論声、一本許君、由本声以推變声、既列本注、旁采古讀以為之疏、證、於徐氏所坿孫韻音切悉芟去之、復就原書別為之次、俾人可循声而得。其曰漢學者、許君漢人也、其學漢學也、學標尊許書、故曰漢學也、按是編以說文形声字、上測秦漢之音、其法甚善、惟其中誤解會意之字為形声、如血上所从之一、本會血意、而學標以為一声、七字从一為指事、學標亦謂一為声、而血七諸字、悉附入一下、凡此皆極牽強、殊足為是書之累也、

說文引經互異說一卷 湖北局刻本

方丁

清陳瑑撰。瑑、字聘侯、一字怡生、江蘇嘉興人、道光舉人、陳詩庭之子、少受業于段玉裁之門、精習文字、音韻、訓詁之學、著有六九齋撰述稿、已著錄、嘗以學者通經、必先識字、不有說文、何以究蒼雅之遺文、篆籀之微恉哉、顧說文之存于今者、誤盭脫落竄入改易、許君原本、僅十之六七耳、惟所偁諸經、雖亦經傳寫移易、而證以他書、漢經師之訓詁、七十子之微言大義、往往而在、因撰說文引經考證、又以說文偁經、往往有兩部互異者、亦有一部互異者、撰說文引經互異說、疏證其文有似異而實同者、文異而義同者、字異而音同者、音近而義通者、徵引詳且博矣、然考說文引經之字、有說本義者、有說會義者、有明假借者、異文有正假之異、有古今正俗之異、如書克明俊德、大學引作峻、詩綠竹猗猗、大學引作菉、其字本非一字、特以音近相通、此正假之異者、論語不亦說乎、孟子引作悅、此古今正俗之異也、瑑以為漢經師之本、互有異同、其文異而義皆可通於說文之例、未能分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別殊為未善。然其捜輯富錄，不失為參攷之資。而雷浚撰說文引經例辨，辨陳氏之書有六失，大肆評擊，體無完膚，甚至謂為不知而作，則又過苛之論矣。

說文舉例七卷 家刊本

方丁无

陳衍撰。衍字石遺，福建侯官人。治經之有釋例，由來舊矣。說文釋例之書，始于宋鄭樵通志六書畧，自鄭氏以降，代有作者，至清王筠釋例之作，而益精密。然門類甚多，論者以為太繁。衍是書力求簡明，首六書之例，次合古籀之例，次引經之例，次讀若之例，次通人說之例，次方言例，次同意之例，次部居之例，次古今字之例，次列字次弟之例，次闕字之例，次說解各例。每類之下，復列子目，頗淺明而便于初學矣。然猶嫌門類過繁，如象形而不言象形例，舉舛字从夂中相背，不言象形而實象對卧形，桉此以說文例之，从兩形者為會意，不得云象形矣，又會意例中有三合字而後得聲例，舉薖藻等字以實之，然此以形聲字準之，當為兩形一聲之字，而非會意矣。通人說與本義異同例，舉亞醜也，象人局背之形，賈侍中說以為次弟也，此與一字象兩形複見矣。又訓器物之形例，訓器物之用例，則與象形重複矣。說文之書，其六書之條例，載于自序，此外本無例之可言，顧以流傳既

久譌誤實多，後人不能盡通其指，乃為之歸納其類，以為治許書者之助。是釋例之書固不可無，然分裂愈細而立說愈難周密，往往有割裂他人之書以就己書之嫌，衍之為此者，以王氏書病其過緐近晦，故先究許書之例，乃執以治許書，而不知其立例過繁，而文雖益顯，亦涉過緐近晦之病焉。

通詁二卷 李氏函海本

清李調元撰。調元字雨村，又號贊菴，四川綿州人。乾隆進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授吏部主事，充廣東鄉試副考官，又奉命督學廣東，任滿回京，擢直隸通永道。調元學既博洽，復富藏書，好古敏求，凡經史百家稗官野乘，皆有撰述。吾蜀學人博聞強記，著作等身者，楊升菴先生後，李氏一人而已。此書分上下卷，類似詞典考據，前有自序，其述是編原起云：書何以通詁名？詁史通所難通之語也。史以括紀事，通以包編年，例仿爾雅，又取釋名，立言必簡而該，疏注必雅而典，好學者或偶而失之，善忘者可俯而拾也。篇分二十，卷釐上下，雖小學要必歸於適用，彙大成正不在冗繁。摘之正史之中，幾於散錢無串，廣之別乘以外，實已毫髮無餘。易曉者畧焉，原非罣一漏萬，艱澁者盡矣。何妨舉一反三云云。可見撰述本書之主旨條例，蓋以經史中少見及難解名詞分類條列，考其出處，明其意義，亦詞典亦考據也。上卷分投蜆，莊櫃，同產，涓人，折裂，受釐，立均，期門，令甲，收介，下卷分琨蔽，雋

永、諸于、虎落、舳艫、山鞠、慈鳩、一全宅、安酗、藉等，共二十門。觀此目錄，即可窺其大略。或以形聲，或因音轉，大皆所謂難通之語。按，氏於六書之學，研討極精，撰有方言藻諸書，以明音訓。此篇又本爾雅、釋名之遺，綴拾成帙，可謂集錦者矣。又是書非通經史小學者不能讀，亦可見其艱深，而為治小學古文詞章者之津梁也。

王筠校本說文解字篆韻譜五卷 東方圖書館藏稿本

清王筠校。筠字伯堅，號貫山，又號篆友，山東安丘人，道光辛巳舉人，山西鄉寧縣知縣。南唐徐楚金作說文韻譜，取便檢討，鼎臣為之序，稱命鍇取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按李舟切韻，唐書藝文志十卷，佚世無傳本，而此書猶存其梗概。欲知切韻分部，以此為提徑。然韻譜自宋以來，刻寫互異，脫譌者實多。近世傳本有三：一四庫著錄本，是浙江巡撫所進；一翁方綱校本，乾隆癸巳于孔葒谷齋中借得鈔本，以校四庫本于寶善亭者也；一為李雨村刻本，云据據舊抄而校刻者也。其後筠復為之校定，所校挩文凡二百八十六字，羨文凡百三十四字，複出者凡二百六十七字。更有孫愐唐韻、李舟切韻所隸不同者，目以錯見，凡百八十八字。然後此書始可讀。其校本已著錄矣。是書李雨村刻本，漢陽潤臣以貽筠，筠据翁氏校本以校之，首尾校字殆遍。其篆文之誤者，皆据大徐本改之，而別錄脫文羨文于后，韻字錯見者，皆注其本字之下，蓋即韻譜校之原本也，足見前輩讀書用力

之精勤如此，非後人浮光掠影者所可企及也。因重為之入錄，以見名跡之可珍也。

說文商義殘本一卷 傳鈔本

方丁 无

清鄭知同撰。知同字伯更，子尹之子，精研許書，著有說文逸字附錄一卷，已著錄。嘗以說文之書，自漢以來，屢經改易，而失其舊者三：曰逸字，曰偽字，曰誤字誤注。三者不先治，則本書益以難讀。清代小學之家如嚴可均之說文校議，段玉裁之說文解字注，桂未谷之說文解字義證，王篆友之說文釋例、說文句讀，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於許書之旨，十得八九，厥功甚偉，然疑義尤有未盡者，欲為商義一書，全稿未成，而知同歿矣。故鄭氏遺書未收此種，而諸家著錄亦未有及之者。民國十七年，無錫丁福保輯說文解字詁林，按得鈔本，為之刊入。此本僅存數十條，前後亦無序跋，想是初稿，書中皆摘諸家注本，為之商確，亦無甚精義，猶是未成之稿，姑錄之以存其目云。

說文逸字附錄一卷家刊本

清鄭知同撰。知同字伯更，貴州遵義人，鄭子尹之子。子尹嘗以說文本有之字，鉉本多有亡逸，因據他書所引，補一百六十五文，為說文逸字二卷。此外尚有有本書寫誤之旁，有繫傳竄衍之字，有大徐誤增之文，而諸書所引，有以他籀冒許書者，有因譌改而與今本不應者，亦有今本譌改而與所引不應者，甚有小徐篆韻譜如今本羼入新附並俗書者，子尹多未收入。同知據本書偏旁、大徐新增說文、繫傳、五經文字、九經字樣、汗簡、古文四聲韻、玉篇、廣韻、集韻、類篇、漢隸字原、龍龕手鑑、韻會、經典釋文、孟子音義、古易音訓、晉書音義、列子釋文、一切經音義、華嚴經音義、止觀輔行傳、顏氏家訓、初學記、太平御覽、史記索隱、後漢書注、李善文選注、楚辭補注、六經正誤、爾雅翼、說文篆韻譜等書，補入三百字，附于父書之後。蓋子尹之所以不收者，以此非盡逸文，缺之以昭嚴慎。同知懼讀者不明其義，謂本書疏漏，執為議端，因述其說為附錄，以明子尹所以不收之故。是子尹同知父

子，於許氏之學，拳拳服膺，此其致勤極慎。既未由蹈穿鑿不根，亦無失于株守曲護。其有功于南閣甚鉅，譬諸高郵王氏父子之說經，可謂前後交輝者矣。

經義質疑八卷 嘉慶乙亥重刻本

清陳梓撰。梓字古銘，(字俯恭，又)別字客星山人，又字天中，古民。(餘姚人。事見慶國朝先正事略附先生於張楊園事略中)書八卷，為易書詩春秋禮(附大戴禮)儀禮，共七百餘條。自負為紫陽楊園以一人，故敘兩家言獨多。贊殯問外，加以評斷。儀禮用陸稼書本，附以評行論說，間綴注語，而以呂晚村號本字句校其從違。斥吳澄讀易剩，為小人剝廬；說春秋等於娼家讀禮，屠兒禮佛；並斥程端學春秋本義辨疑或問三書自信太過。臨文不諱，兩出禮記，以玉藻上冠致字二字，遂謂與曲禮不同。然通典一百四引曲禮作詩書不諱，教學臨文不諱，同於玉藻，又當何解。(合諸王肅學乾隆十三年博學鴻詞孝廉方正皆不就其)總之其書議論樸茂，無無奪及自身讀哀楚詩，甚至歎家運衰微，妻孥為累。蓋參合舊作劄記雜記諸集而成斯帙，名曰質疑，實雜詞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釋說文讀若例一卷 方丁

清陶有銘撰、朱孔彰代作、孔彰、字仲我、光緒舉、[illegible]駿聲先生之子、精于六書之學、著有說文粹一書、說文讀若之字、不下六百數十條、清儒如張行孚、洪頤煊、全穀元皆有論著、討論可謂詳盡矣、孔彰是編、專就音轉為說、大意謂說文讀若之字、一音之字居十之八九、二音之字得一二、三音之字間見焉、說文既有形聲矣、復著讀若何也、蓋古今多轉音、云从某某聲者、古來造字之聲也、云讀若某者、今人仍字之音也、茲觀其例、一音之字、有从本字之聲者、如瑂讀若眉、哤讀若尨是、有从同得之聲者、如瑎讀若諧、逝讀若誓是、有从未省之聲者、如瑣从𤔔省聲讀若𤔔是、有古音可互證者、如亼讀若集是、有古文可互證者、如㓞讀若創是、有俗書可借證者、如遞讀若池是、二音之字、有區別二字以證音者、如琙讀若畜牧之畜是、有引經傳以正音者、如琫讀若詩曰瓜瓞菶菶是、有引經即以本字證本音者、如辵讀若春秋傳曰辵階而走是、有引方言證音者、如飢讀若楚人言恚人是、三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音之字如丨、上下通也、引而上行讀若囟、引而下行讀退是要之讀若之字有音兼義者有音變而義不變者、有音變而義隨變者、專就音韵以釋讀若、信足補諸家之所未備者矣、

釋說文讀若例一卷 家刊本 方丁元

清全穀元撰、穀元字蓮溪、江蘇鹽城人、光緒乙酉拔貢生、官四川知縣、說文一書自二徐後著述不下數十家、然引證雖富、而讀若之例人每易而忽之、蓋讀若者、所以明其音之有正變、義之可通假者也、故有以讀若取本音者、有以讀若取轉音者、有以讀若取同義者、有以讀若用本字以明正音者、有以讀若用孳生之字以明通假者、穀元是編、依其類而釋之、大要有三、謂許書讀若之文雖難悉數、要而言之、曰取本音以正俗讀、曰取轉音以存師讀、曰取音義之同以明古今之通借、如口部哤下云、哤聲讀若尨、肉部肤下云、决省聲讀若決水之決、凡此皆俗讀失傳、故許君舉本音以正之也、若蝓从虫俞聲讀若庾、旭从日九聲讀若勖、凡此皆師讀有自、許君並存之、以明當世之轉音也、若毨讀若選、䖵讀若昆、此古今字之通假、肰讀若然、𤔔讀若亂同、㥯讀與隱同、亓讀與箕同、此孳乳字之通假也、是三者雖未能盡說文讀若之例、然循是以求、則古今聲音通假之例可明、而說

文可通也、

說文引羣說故一卷 家刊本

清鄭文焯撰、文焯字叔問、號大鶴山人、山東高密人、光緒間僑寓吳縣、著有南獻遺徵、瘦碧詞、大鶴山房詩文集等書、已並著錄、漢許叔重撰說文九千字、博采通人、其見于各篇者共一百一十餘條、自孔子以逮漢儒、其人共三十七、有孔子說、楚莊王說、韓非說、左氏說、淮南王說、司馬相如說、董仲舒說、楊雄說、京房說、衛宏說、劉歆說、杜林說、賈逵說、桑欽說、傅毅說、官溥說、譚長說、王育說、尹彤說、張林說、黃顥說、周盛說、逯安說、歐陽喬說、甯嚴說、爰禮說、余巡說、莊都說、咸宗古人、不雜臆見、可謂有功小學矣、世之治許書者、率喜據多本而務碎義、至以唐宋書中所引妄改舊文、毀所不見、並于許學淵源莫之殫究、厥義不昭、終以自蔽、文焯以為治許書者、不即許書博采諸說條疏其得失異同之故、亦終不能明許例、許書之例尚不能明、而况其神恉哉、乎是書刺取許書中二十七人之說、各為之故、當漢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令說文字未央庭中、其時學人、咸能以古文

正倉頡讀。而班志僅列小學十家。諸人著述已逸。惟
說文略見稱引。文焯疏通其異同之故。亦許氏之功
臣者矣

說文字原引一卷 光緒刊本

方丁

清何其傑撰。其傑。字俊卿。山陽人。其自序謂甲戌秋自都歸時。大孫炳森已就外傅。間來問字。輒檢說文示之。顧開卷繙閱。每多惛然。輒汗下。信如黎氏永椿之言曰。少讀說文若難尋檢。誠哉。因思檢字必先析部首。適鄉先達尹氏杏農刊有番禺周氏說文字原。晨夕尋繹。意尚不甚愜。妄引而伸之。藏之行篋。蓋是書為幼學而作。其注釋音切。以孫愐音切為據。其字原間有不同者。悉改之。遇有疑難。恐仍有模糊影響者。則兼引唐韻等字以列于注。徐楚金之繫傳。段玉裁之注釋。有必須引證者。間以採入。統觀是書。大都錄自說文。說文繫傳。說文段注。其傑自注之語甚少。又說文本有譌誤。段氏已為之改正者。如上字篆文作上。古文當作二。而其傑仍依周氏本作丄。頗為無識。其傑于許氏六書之學。似未能達其神恉。故於說文字原之書。毫無發明。然其自序本謂讀說文苦然尋檢。始就周氏原。朝夕尋繹。是已自言不通六書也。是編之得失。又何足責焉。

說文校案一卷 自刊本　　方丁元

奚世幹撰。世幹字挺筠，江蘇南滙人。口啞不能道言語，而通小學。嘗欲纂輯說文解字通考，茲事體大，僅存纂例，全書未成也。每讀說文，有所創獲，成校案一卷。蓋說文自東京以來，其書不顯，中經隋唐，為他人所改竄者多矣。如說文所引經文，多與今本不同，或一句兩三引，或最括成文，或以詩為爾雅，以傳為經者，往往後人所附益。許氏叙偁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今多出者，疑皆後人所增。至若篆體，唐李陽冰、宋郭忠恕皆有改易，是以其書錯亂百出。清代漢學大昌，許君之書日顯，金壇段玉裁覃思研精，妙達神恉，往往奮筆刪定妄人所增，以復許君之舊，然尚有未盡刪者。校讐之家，鈕玉樹有說文解字校錄，嚴可均有說文校議，嚴章福有說文校議議，沈濤有說文古本考，朱士端有說文校定本，田吳炤有說文二徐箋異，皆于許書有掃蕩羣靈之功，信足以羽翼洨長矣。世幹是編，於諸家校錄之外，時有所獲，雖成書無多，然頗能補諸家之所未備，亦見其

運思細密者也。

說文解字辨證十四卷 己未刊本

方丁元

陳衍撰。衍字石遺，福建侯官人。著有石遺詩話、清詩選、說文舉例諸書，已並著錄。是書為衍董理說文之作。其自序謂有清二百餘年，漢學昌明，人以不識字為恥，治說文者家數林立，若段若桂若朱若王若苗，其尤著者，宜乎明辨以析，如指諸掌矣。然往往癥結尚存，或聚訟莫宗，一是讀書之道，熟乎此書之體例，乃足以研究此書，知其致誤之原因，乃有以糾正所誤。衍治說文數十年，先成舉例七卷，而於全書九千三百餘字說解十三萬三千四百餘言中形聲義之可疑而未經前人辨析，與已辨析而猶在可疑者，加辨證焉。辨者辨其所以非，證者證其所以是也。然觀是書之所辨證者，僅就段桂諸家之書，加以辨論補苴，發明之處甚少，不如其舉例之為精。如說文左右字作ナ又，佐佑字作左右，今俗字已不從說文，段注已明言之矣，而衍于右字下不引段說。說文訓皮從又為省聲，衍謂無似為處，何得從為省聲，當是象形，又所以剝取之，其說是矣，而不知古文皮字作笈，从革从又，正象以手剝取獸革之形，皆是其粗心處。與自序所謂全書九千三百餘字說解十三萬三千四百餘言中形聲義之可疑而未經前人辨析，與已辨析而猶在可疑者加辨證焉之言，不能符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說文闡載二卷 家刻本　　方丁

清謝彥華撰、彥華字石僊、南康人、自序謂好讀許書、參觀段嚴諸家之說、會心不遠、其樂無極、疑者莫釋、質證情殷、今者精力老耄、學殖荒落、積年一得、敝帚自珍、証以前聞新說、有先得我心者、有相發明者、有管窺所見者、加以案語、次弟條記、知其酷嗜保氏之學、尤精且媍、是書之大指凡六、一曰定篆文之舛、如中从口丨、而舛作中、為从𠬪爪、而舛作爲、鬼从田人、而舛作田儿厶、卒从衣一、而舛作𠂹之類是也、二曰正說解之誤、如名从夕而誤訓夕冥、外从夕而誤訓夕卜、史从冂而謬訓持中、長从厈而謬訓倒亡之類是也、三曰審字義之原、如自瞑鼻、顛頁、斧斤、杼者路段假之類是也、四曰釋字形之真、如兩手治絲為𤔔、兩手去毛為𦍌、牛鼻貫環為𢆉、載筆待用為𦘒之類是也、五曰審聲讀之正、如句取丩會意、非以丩為聲、庸以用為聲、非以用會意、音从甘聲、非訓口含一、正从丁聲、非一以正之類是也、六曰辨部類之訛、如启各从口聲、不當隸口、𡰥為古文蓑、不當隸吅、習訓日無色當隸晦暗闇、盈从血皿聲、當隸血部之類是也、全書未竣、而彥華歿、是編為女鎬所輯刻、都一百十三字、存目者猶三之一也、彥華喜用古文、以正今篆、如訓為之當从𠂇象、卒之當从衣一、皆碻當不可移易、然以鬼从田人、革為兩手去毛、启各之从口聲、名外之不从夕、是猶村俗之肊說、不可為訓、是書非彥華定稿、游辭多未刊落、要在學者分別觀之可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中興蘇浙表忠錄十八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王帝霄編。帝霄字詠沂，秀水人。是書纂輯咸豐以來洪楊之亂江浙兩省死事諸人事蹟，凡分江寧、揚州、鎮江、常州、蘇州、松江等府，官紳士民事略，每人名爲立傳，間附評語，撰錄極爲詳盡。據起寧熙序，王司馬詠沂少出客廣東粵東撫幕，與諸相見恨晚，期月間，始知其人，知予平所纂表忠錄，因知司馬於蘇浙之間，身從兵燹，今搜求稍闕，續以暇見重聞，傳作傳，斷信而有徵，表忠外，兼及多難之烈，詞備意遠之念，捷習個常。因悵咸豐七年，貽庵試南闈，時值沿江防堵，道途戒嚴，踰年金陵陷，又踰八年，蘇杭等郡以次淪陷，數千里一片狂氛，遂感憤時局，投筆入營，目覩各處冠裳抗賊，其事遺忽弱，欣搞記以彰忠節，耐思掛一漏萬，眙士林未敢卒業成書，初不料重蒙萃集原稿其餘，私喜作者用意與部意不謀而合也。按洪楊亂後，記江浙忠義者有淘耕之士所不乏書，此即其一種也。當時祇為其文，未加審情，今其間有訂本源傳，雖事涉瑣聞，而未肯附會，然亦可為詳覽之資也。

毘陵科第考八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趙元之原編，錢鑄卷、莊南村等續編。毘陵人物自漢至南宋，進士之屬於重元之原編，自明洪武至清康熙丁酉，大都甲榜三百五十餘人，乙科七百餘人，廉授科係出錢鑄卷續補，以後唐宋遼湘齋與進士舉人數，補至男備，乾隆壬申以後，屢編屢續，至道光庚子，呂堯仙復開局重修，復加校訂。又二十年，遭咸豐庚申之變，版片悉燬，嘆無存。莊南村少博，蹟得舊編，重加校讎，次其遺登，補其闕佚，自丁未至同治戊辰仰曾二十餘科悉載錄之，庚子以後三十年之官閥，悉增匡之。錢氏所撰凡例，錄於卷首。鄉例一仍其舊，凡分明御科、國朝御科、唐宋元甲科、明甲科、國朝甲科、科第盛事、臺榜盛事、辟薦、膴典、官階盛事、衛文、榮遇、郎官光榮、家世盛事，都爲八表。全拔科開始之年丁卯，而書中御科已載至光緒五年己卯，正爲後人續補者。毘陵人文，甲於三吳，是書所載，洪亮吉、洪符孫父子均出致登御科，多至子孫雲父子同宦，王謙王謂先帝回光列館書，要均可為毘陵館邑掛所刊

御批。乾隆六十年乙卯，全保仍注曰：榜姓周，究不知據。嘉慶道光元年辛巳科，湯雲名榜姓謝，仍名湯苑箴，是蓋果從科第之厭，又有冒名代替之弊，遂竟有冒名而復有冒姓者矣。此清代科場此所當宜知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東越文苑六卷　清道光間刊本

明陳鳴鶴撰。鳴鶴字汝翔，侯官人。閩越人士，知名於世者，始於有唐。楊慈謂閩越之人舉進士由歐陽詹，然唐神龍中，有薛令之由進士為太子侍讀，與詹同時，有林藻先詹一年舉進士，皆能文章，不下於詹，而其名皆未甚顯，則以歐陽詹為昌黎所稱道也。是書採東越人文，斷自薛令之、林藻、歐陽詹，迄於有明柯維騏、林世璧諸人，以德行文藝為主，釋道附之於後。本閩中人物最要之書。鳴鶴與徐𤊹友，𤊹與上有時，隸侯官，均工詩，侯官鳴鶴與同邑林妙、林初文友善，二君家多藏書，故鳴鶴得稽宋元以來秘本，採集先哲，於八閩文獻自唐以來迄乎明代摭拾略備，且為最早之書。據原本係傳喜堂，清鄭苏御撰輯全閩詩話，未見此本，其他諸書亦徵引甚罕。何君道甫為閩中績學之士，家富藏書，郭柏蔭氏與其事青部有烏石山志之役，道甫出其所藏刊本東越文苑，俾詒傳鈔，柏蔭據稽屬書為之增訂，於道光己亥為之刊行於世。鳴鶴尚撰有泡菴詩選及晉安逸志二書，俱見朱彝尊日下舊聞。又薪有閩中

之中秀一卷。凡作舊大小明楊集，柏蔚至取以补入省志藝文。此亦考閩中文獻者所足徵也。

國朝文概題辭小傳六卷 趙隱昔撰本

清平步青撰。步青事蹟見前。步青於咸豐庚申春官再放，退處里門，負庭無俚，而主人十室中，度書版野得以字見。步青篤於文史之學，於清代作家，尤有新跡之氣，然翻意為文概一書，自是購之厥肆，假之朋友，至丁卯凡八年所見無慮數千家，有清人文無慮千餘家，手錄文目，則訪書見及坊間易購者置之，凡得數百家，留司江右，此事亦尚為之，七甲歸田時，復訂為將分題彙錄，而遺墓閩夫人之喪，從悼懷於懷，比趁悽遭。又為人所論，心神俱灰，無意僅述，推此數百家之文，始為世人勤見之書，其論各辭實兼小傳，紹述遺事，形其風格，有為近人所未知者，亦掛可情。蓋遂錄成册，對於既推隱昔[仲文等]中書凡六卷，有清一代遺集之作，争偏重文事，各立門戶，陳為[陽文]蔡之指揆而非存藝苑之掌故。其以文存人，足以攷一代人文之盛衰。此黎洲明文海而後，尚之佳構。步青字藝洲，謝山之學，考證故事，精於源流，於明清兩代遺聞掌故，攟求至篤，據其自序，云其例亦清鑒詩錄四集人各若干小傳，綴一小跋，意不續補，而不雷同，通如其人，例輯不知何許人，詩最亦未之見人

別一係各為一路，如是人已難，況於意不讓，而句不同柳難之難矣。夢青步偏，和未能見其原書，然以其所僅起辭能得雪鈞意，首尾照應，已有梨洲空此筆猶之者，倘也人所集漢儒子集，已多生造甚，然書中所拼，其卻也半萬斯同之石園集，楊椿之孟鄰堂集，尚未之見，以斯言並述之類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華南先德述一卷 清乾隆間刊本

清方學成撰。學成字武工，號松台，桐城人。華南方氏為周卿士方叔之後，至漢方何字文進，儉，善篆書，與蕭何之七世傳至望，字景高，漢光武時，拜河南太守，以功有主高廟存漢祀之忠，卒葬郾陵，其後方紘拜河南郡守，曾玄孫萃豪國，避地江左，居丹陽郡，仕歙令，遂家江南。至唐方德璋，肅宗時官明經博士，改仕從雲袁，會寶應元年，詔割麻城之東置旌德縣，縣令高叔夏卜地營建，德璋議所居雲霓為縣治，故縣名旌德，以嘉其義。元明之際，有諱踪者，德居華坦，潛德弗仕，生子四人，皆累徙而居，是為華南方氏之始祖也。至學成曾祖諱觀，德七，字少溪，性豪爽不羈，與人但率真易，不復知人間有機械事。孫其大父君訓，字名訓，年十五，勤學自勵，有志於道，不幸疾，以客遊河南郾城，為逆旅所害。居訓子身千里尋遺骸，不可得，則招魂南來，設位而哭，號李二曲之招魂哀誠，無異還也。父更鋪，字士宗，東其家風，刻苦力學，棄儒業賈，屢客寧邑，自倡其風氣，重范蠡之事業，治鄉黨，而譽望益起，無實刪穿會，風致

朗當作善慨、誠十人莫及也。母鄧太君淑性幽閒德容
端靜、善中饋婦職、御下寬和、揚於鄉黨。與相鄰數載、故字
成於先德者之外、後為先妣鄧孺人事畧。其志蓋在此
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永康應氏先塋錄六卷 清同治間補刊本

清應正祿編。正祿字恒齋、永康人。永康應氏[illegible]族、自德
建休建居仲記於十數世、代有聞人、自南宋遷居永康、自
其曾祖以遠傳、二十代作傳、科第連綿、冠蓋鼎盛、稱望
族。先[illegible]、為世所稱。世居邑之大田里、族属繁衍、人
稱其地曰沙應。宋至元明、有名傳岩者、自大田徙居之仙居。
又自仙居徙括之縉雲。其後有靈芝產墓之祥。史名其
地曰芝英。至明正嘉隆間、宗世大隆、或以孫神宗旌以瀆
其墓、或以王家範族、以大其地、風俗之美、化於一鄉、永康
應氏蓋為台中望姓。正祿瀏覽遺之短簡、作了姓之楷
模、考以仰評、徵之宗乘、幽微闡發、其間微言諸範所
以秉法後人、足以為模式、處書而出之、其區內數分為從
族、義行、高義、士品、宦蹟、閨範六類、每類之中、又畧分
子目、後附雜記、芝英應氏宗規、所以教化宗族、啓迪後民
用意甚善。書刻於咸同、自洪楊之亂、永康僅存、書
版燬焚殆盡、至同治時補刊、後得存版、乃重為輯
補、以補原書之缺。事增於前、已非原書之舊矣。記先
德之書、率撰以其行狀、或述其遺事、此則分門別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卷　部

先人嘉言懿行，乃識別而出之，以詒後人楷模，體例至善，至於事之中，別具一格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卷　部

楊氏先德錄一卷　清光緒丙子刊本

清楊翰編。翰字伯飛，號息柯，新城人。是集楊氏著籍北平，祖自晉徙盧龍保定清苑縣。九世祖珂生廷漢，萬曆庚子科舉人，知山西平遙縣，有惠政，縣志載入循吏。祖儀，令陝西高陵。父延擇，字聞甫，又字書祥，晚號太癡生，乾隆乙酉拔貢，以州判分發四川，得補大寧縣，擢太僕，升興文縣知縣，至判卧問得清，居不作事，世事畢舉。氏弟學而登之，并補蓬州知州，有兩德衙風操，朋毀一人，製偽作難，釘賊騎下，訊鞫因尋，歸時無長兩載行此，謝之未法。施進行難而轉向，即之以傷家人，完行者其志，撫騎狀，識逐定人於神州，以循良第一，擢升茂州直隸州，成而通衛藏，夷氏畏土司，虐路歸服，大府於計，新升科，撫有方，邊境得安，民利賴之，役以疾乞休，築園錦城西偏，引泉鑿池，蒔花竹，日與名流觴詠其中，文采風流照映一世，究心文字音韻，尤精琴則，賦性和易，其學人於以忘人愛而慕之，享年八十有二，子指由指林，延兩修居官所有辰法，亦請與備述，有聲於時，指其先人遺事狀，刻先德錄，志其家世，兼述其德，以昭後也。

十髮先生年畧一卷 鈔印本

陳寶書纂。十髮先生爲程頌萬氏，（字子大，寧鄉人。）少與道州何維樸詩扎論書畫相唱和，得藏何子貞太史手書詩稿四卷。從兄於舊官京師，為學迺博，尤務考證，常手書書以內行，植式廷巖取典，辨考證為要，於萬服膺其說，極力正學。又與南豐刊字京鎬仲論古文，學使江標聞其名，喻言於萬，招試者與優者，案不往。以捐職得湖北通判，上書督部張之洞，極郊禪壽使湖，有仕學易議，古用遺籍二篇，並嘗赤詩，得喜解來佝门兄，設之詩繇叢之，以事學堂，事交國事從隱居鹿上，以書畫自誤，與陳三立伯嚴、俞明震恪士、以詩文切磋，嘗閉戶而咽，有面姻唱和詩一卷。於先生以其偶相化為主，嘗以語讀郭子今世士夫，鬱於情依恢料移虛欲從，人化於物，至陷大亂，歸於詩歎而不知痛，而於服制僭擬，備紀祇爲，座扇服享，先王所以恤情鬱別一等弟髮，則愚知，卒人之所以爲意也。狀者序則知為合古不代此係是書為其婿寶書所撰，時在同治乙丑閏四月，迄於民國甲子年八十歲。惟是傳不無譌之姓氏，且不詳其里第，而與師友則略列至詳，如四不佃擇其文，則不知為何人撰，譯於

鈔所寄之也

聖門名字纂詁二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洪恩波纂。恩波字晴川，桐城人。是書王文簡公〔引之〕有

周秦名字解詁，春秋名字解詁，解字重通之意。此書乃是編

除子產伯玉子思等三十人外，聖門弟子名字詮釋者都八十一人，因重

申並八十一人字逸不傳者廿一人。爰據舊注義，分別類居，定以五

體。一曰同訓，亦字子哲，常字子恒之屬是也；二曰對文，沒字子明，

偃字子乳之屬是也；三曰連類，括字子容，側字子反之屬是也；

四曰指實，冉字子華，路字子開之屬是也；五曰辨物，鍼字子

車，鍾字子魚之屬是也。因是五體，例以六例：一曰通作，從字

子郗，鯖字子魴之屬是也；二曰辨語，高字子克，狄字子哲之

屬是也；三曰合傳，信言之子成，世庚言之子旗之屬是也；四

曰轉語，轄字子蓋，達字子姚之屬是也；五曰發聲，不狃不狃，

無畏無畏之屬是也；六曰說詁，乙喜字乙張，偃名偃之屬是。

也取古文通段，而不專宗聲，參以考訓，可以補王俞二家

之缺。凡數十條，如上篇謂仲弓、子弓、子路，詮字引漢陸寬仲

子，五[illegible]不齊與何意相反而相成，證[illegible]名字義，其用晦

而明，高柴名字義為柴因土宰，以指季次，次乃依自天

其下篇釋晉宋宗二子名箴、蹶、燾，為鍼之重文，不違許

義。解字尤見新穎，罕父子旗，豈為素之譌，顏襄之襄

讀作穰，秉冉之冉，乃冉懷字訓詁，亦頗精確。然其孔

門弟子言以記其年歲，〔實其所行〕反依以釋言訓詁，考其命名之

義，究於學行何補？其用亦甚微矣。

詒穀老人手訂年譜一卷 清同治間刊本

清錢瑴達撰。瑴達字鐵寶，號穀人，生於蘇州葑門磚橋上塘狀元第。幼穎悟，長於詩詞。舉業中輟，與問梅詩社、芙園之設，至起五相唱和，詩無不明，當問梅詩社多一時知名之士。嘉慶乙丑進士，撰福建學政，官至工部尚書，出入樞垣凡十五年。巡撫使選，受其知，早與諸侍同詩、鑄屋，每年通不懈。於得上達，治事之外，不廢學問。初詣辭麗展之文，後乃沈潛經術，尤精易理，不屑為饾飣之學，謂文章辭藻不究心。若古文大學，多辭歸樸，集稿於風閣詩稿，每只就冷以為系此學出，以漢學倡導後生，而於身心踐履斷不切究，故以程朱之學挽回之。視學閩中，務在表揚宋儒。凡真西山、李文貞、羅豫章、蔡九峰諸儒後裔，不諳未識拔以為多士觀感，並刊其先人所藏儒門法語二十二史感應錄，通俗生意，俾端趨向，提倡正學，是為砥柱。是譜為瑴達手訂，存於乾隆五十七月，迄於同治壬戌十月，維時病勢日劇，遂令作筆其子慰祖等為行狀附於年譜之後，以補譜之未備。觀其一生行事，謹無特錄要行，然不愧翁同龢所謂門下士也。

自紀年譜一卷 清道光間刊本

吳慰端清居士撰。是書不著撰人名氏。自題端清居士，又號散櫟老人。據其自序，舍題家詞館，游揚卿班，後歸安達白，而又自號懶九。按其所叙，惝惝高天，談日館，惟一生任官以於當晚畢其事，此時精神雖頹，往事尚能記憶，應因追溯，傳述以紀居祀之恩，俾後世子孫藏之中笥，知家風在於懷，感與愧并之意。起乾隆七年，迄道光辛巳，在甲辛一周矣。其先年堂有壽子界（一百五十餘），詩則清班。譜中所記，雖無甚建白，然晚亦集道不悔。若指晚之全書青院，以提倡後進於揚風雅為重，嘗有休沐詩云：名場數得脫羈馬，宦海六壬戌秋山居，因自號散櫟老人。三年七十有九，譜中謹記其年月日乃叙，如記館試、部下、新正典試、年丈、侍從諸叙，精鑑述、隨文隨指，主人或應於不暇。又記嘉慶二十年西南宮試於成，後部陽湖，乞使州府集年錄，後罷再出湖口，抄江寧，許秋岩先生府署盤桓十餘日，後至鎮江抵蘇州，得保南游同年。又得太倉消保易園先生，復至江寧再到九江時，其時揚之亂以前，故人士尚得翩江西下，儀徵江卿與收為酬唱往還。而所述保諸叙指館述之事，今已無此境象矣。

蕭質齋先生年譜一卷（清同治間刊本）

清王其慎編。質齋名培元，更名培英，字鍾之，一字延世，河西檢州人，後遷居金陵。咸豐二年壬子進士，授編修。是秋，粵匪林鳳翔、李開芳由河南山西竄犯畿輔，犯天津，時文安吉謙奉旨督辦天津團練，奏請培元襄營務。五年正月，忠親王軍破連鎮賊壘，擒林逆械送京師，賊平。天津撫院在事例容獎，以知府用，補授濟南府知府。先是，任此職者多奉詣上官，取乃與歷城知縣程小泉俯就，仍曰某與君不可如此，越職則咎，且速禍，用宦以為然。時興臨閻敬銘以清介自持，興利除弊，披剔積習，蕭寧宦儀，僚吏束身自檢，不敢為惡。其稍有貪墨許索，多任，敬銘無不立予嚴懲。於是貪墨斂迹，政清事簡。敬銘於僚屬素少許可，而獨推重培元。同治七年四月，閻君以事去職，謝行謂培元曰：君勢孤甚，譖之者多。又曰他人多求在京者作札關說，君獨無之，正人也。培元曰：非敢自謂正人，任親者正人耳。次年果得東答武陽道，副淮檢迹隱堂，在魯東有能吏聲，極其情所程。年譜培元一生事跡于此，如此而已。晚喜明湖之勝，遂家歷城，二十年卒，年八十八，葬於城東十里鵲華之陽。以能吏而兼能詩，此咸同間吏治尚清，不盡出於捐納之途，若培元亦人而不失風人之旨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方文通先生年譜畧一卷 清光緒二十九年刊本

清方敦吉纂。文通名士超，更名潛，字魯生，號碩存，安徽桐城人。賦性醇粹，刻苦力學，有志於聖賢性理之學。躬身至孝忠孝。父青文，歸櫬以廬墓，悽愴雨之御，傷其養母。少孤苦小，又困境屢試不售，遂絕意仕進，專力於實學。同治元年語河李廣方正之科，鄉里以士想應，力辭不就。隱居教授，四方從遊者日眾。先後主講山東勝西書院，及安邑得文等書院，教人以源明學術，為窮理修身之學，其訓迪後進，成材甚眾。學者稱文通先生。嘗以佛老之說，蠱惑人心，唐宋以來，諸儒雖而闢之，而不能杜其根，乃不惜深入其中，取其與吾儒所以異同者，舉而辨證之，於儒不免出入陸王之間，於與儀文論於仁故作評，吳廷棟持後辨論，遂服膺朱子主敬致知之訓，粹然一歸於正。文集集中於其心精力果，學求自得，非天下之大勇者能為也。郭嵩燾一於學尚實學，振興人文，政由於其學術淵源，卓然有以自立。信罟之實學，以覺講課，其身者少不而又推重如此。並有辨心性者，以述性述述錄，初廣集，示天集數十卷，後名曰毋不敬齋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書行於世。是譜乃其子敦吉所編，述其行事，但於其學術，則甚簡畧耳。

魯齋府君陽穀殉難事實一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述）文龍編。魯齋名文穎，漢軍正藍旗人。父達綸，字佐圃，道光癸未進士，歷官陝西洵陽等縣知縣。文穎生而岐嶷，性至孝友，及長，留心經世之學，讀書五行俱下。以道光庚子登順天鄉試，乙巳成進士，以知縣即用，掣簽山東（道光二十八年）補蒙陰縣知縣。咸豐元年調署陽信，二年三月回原任。是年調補商河（二年）調赴軍營，八月初六日回商河任。四年調署陽穀。所至有惠政。是時粵匪之竄直隸者，道出東路，全仰聊城相繼淪陷，陽穀適當其衝，前任以病求解任，大吏思國圍才，咸以文穎薦，乃檄文穎馳赴任所。文穎毅然就道，或諷文穎辭，往必及難。文穎曰：君事也。督修城備火炮，堞垣修葺可恃。行人文穎召練御勇，籌資餉，而將軍善祿擁兵不救。文穎於任二十餘日，到任二十九日城破，與賊時老父在堂，諸兒息童宦，文穎不顧家室之累，以身殉國，而其忠已。其父兩文穎死事之烈，乃輯其遺稿、手書日記，並所存詩詞，命次子文龍為之整理，刊行於世，以志其哀。山東巡撫聞，敕館為之撰傳，是以宣揚而勵化風也。

傅雅三先生自訂年譜一卷　鈔本

清傅詩撰。詩（原）名詩寔，初試時吏誤書名冊，誤脫一字，因以單名行。先世原籍宿松，曾祖客遊於陝，遂占籍山陽。龍書之餘，兼習騎瑞，家益中落，祖考皆力（躬）穡，至詩益勵於學。嘉慶（二十四）年入學，道光十二年舉於鄉，年三十五，屢試春闈不售。五十一歲以大挑選縣丞，分發候補，學官十四年。後年逾六十，受知於胡文忠公林翼，奏知湖北通城縣事。是歲太平軍陷武昌，通城，城陷於賊後，詩以是被議，同治十二年以軍功補官，因歸祀事，三載修譜興叙，獄訟不作，民狎其治。詩以老耄謝病，退家居陽，卒於光緒丁丑，年八十。臨危以讀書訓子弟，家以襄陽南北之甲，其地多其風，醇古之家業也，門戶大大，然詩之不仕，將數十餘銷磨以去，家中人口太多，復姻交日，不如仍歸山陽，從此年業地價不減，再從得包穀雜若干，兩者俱不甚不遇，又云人家從以和氣為第一，大家同居不能和睦，作山陽一閣，不甚和氣人家，權此族言（曰）詩不快，一說為識，樸之士。詩尚樸，勇以讀書為先，附於年譜之後，首左文襄西征事，詩採辦轉運軍糧，凡過里甚近，軍賦多寡，松（潘）商和買，計日運進，要有

而尹泉、佳信不聞、吳氏成子、御馬分明、勇出其計謀、保
智郭柳蒙之陳張其古橫、剛方淳核、精細、通審慎穆、不
動聲色、有所不識、學用益成、同時並傳於史、以曉中書所有
是職此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余孝惠先生年譜一卷 尊小學齋本
清吳師澄編、孝惠名治、字翼廷、號蓮村、一號晦
齋、又號寄雲山人、常州府無錫人、孝惠蓋其
門人所私謚也、少從李申耆遊、治身任天有用之學、甚
深惡之、慨然有濟世之志、當是時江南方承平、風俗
淫靡、市井之子、徵逐酒食、士大夫亦徒以文藝相尚、
居獨憫然以人心世道為憂、思有以維持補救、挽回劫運、
以為聖賢經傳、非愚蒙所能通曉、宜以淺近之言、發
明聖賢之意、坐平善書、不勝枚舉、其犯律所
著得一錄中、而戒溺女、禁淫書及勸設粥場等事、尤
為澤中時勢者、當時急務、東南大吏頒佈其說、下所
屬遵行焉、曾以梨園之作、原以激發忠孝、沿習既久、
寖失古意、如演水滸、則以盜賊為英雄、演西廂記
則以伊邪為韻事、為風俗之害、於是印偕梨
園曲白訓言、本役勸農同胞案、英雄尿綵林鐸、
硃砂志等劇、十餘種、拿為無甚聲之今樂、教
習試演、具有正本徵象、救世苦心、今皮黃劇中之硃
砂志、即其原本也、治宗習章學部、全名御尊演、

印氏感慕之，實獨自往來茅山天竺者，市人累之奇若，口宣講，自稱木鐸老人，人因為當之而無愧云。至其所刊刻善書及制石造像書像，設鐘鼓等具，[struck through]觀之似愚而實具有教化啟迪諸及教育之旨，與今之言平民教育者何異。微以該傳神怪，妙利陳腐，遂屬道於士大夫之口耳。

蘋叟年譜一卷 嘉業堂藏書本

清楊蘋叟撰。蘋叟湖州南潯人，咸豐乙卯舉人，屢試春官報罷，參曾李之幕，以軍功積至司道銜，督漕運宦，常州府、松江府知府，晚僑寓吳門，卜宅於醋庫巷，少受業於陳奐甫之門，通公羊劉氏之學、周官王制制度，曰於以庚申之亂著述毀於火，比復自行間，浮沈人海未遑佔僳，往往丹鉛無成時，懷物仍不廢吟咏，並有蓬鴻軒詩集四卷、文集二卷，又詩續一卷、文續一卷，自序謂不過不足觀，蓋蓄志量不在此也。惟其賦性耿直，與世多忤，雖以曾文正公之賢，猶與之而析，故當左恪今陵以後，終未見大用，此遇李孫荃中丞，始稍稍見用於世，然年已垂垂老矣。江寧汪士鐸嘗贈言云：人不可有学向氣，屑僵塞不得志，正坐此也，然以其倔強之氣，得以不同於世，保守令名，晚年閉戶卻掃，不與世接，留神造門，輒迴避不見，以御里故人，未敢衛於借仲之列，小孤為嶋嶼，立意自恃於仁也，其所反此為吳清卿大澂與之商討金石，評論甲乙，嘗攜釋周壽

文刊於文俊中卜吳俊卿昌碩，以藝苑鳴於時，卽其弟子。其稿為蘋使所自定，至光緒十三年丁亥年六十九歲而止。其門人無錫劉继增依蘋使日記校為後編，跋於民國二十三年丙申年七十八，同里劉承幹為刊行之。

方柏堂先生事略攷略五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陳濬然纂述。桐城方柏堂名宗誠，少受業於方植之之門，以兄弟為師友，習服程朱之學，而以致用為歸。四十以前講學鄉里，四十以後出遊四方，晚宦棗強知縣，治獄極民，著有惠政，曾文正稱其嫻於宋賢之書，兼講愛民之道。清季闡宋儒之學者，良峯當數柏堂。其攷異山東蕩略、吳下書之某如無他略，獨於讀古之儒書，并參漢以來文章之學，以為明體達用，必研究宋儒之書，其道本由，而欲發揮義理、情事，紀載忠孝節義之奇傳，則文章亦不可不稍加意焉。教授十餘年，未嘗稍輟其業，即避亂深山，亦無一日廢學。自遭亂後，親歷天時人事、政變之由，行己立身、酬變之道，凡數萬言，曰保命錄，既空言無補，而論世之以業而尚有可采者，如政足劑史學之不講，人才之衰，非一日矣。當今急務，有民社之責者，自以成就人才，翊俗為第一急務，此書備以為可教，端書教育之不懈大章。其訓子弟曰：平生讀書之教，亦不敢出宋五子之範圍，讀朋行未遠，存養功疏，而小學近思錄

四書集注之書，未嘗去手，蓋居敬存心、窮理精義，
知性達天，不外是也。而宗祠一書，可以脩身齊家之大
本，閱日一書可知治國平天下之大法，大成講類文集二書
博學高明，精細詳盡，古今之蘊奧，天地之經緯，無
所不包，畢該究之，以馬聖經傳之，此論語子書宗
之析衷。希聖希賢，全體大用，一以貫之，不難矣。近世為
漢學者，讀四書僅無得於大義，故精學神，而無益於
實用，此等何如專篤於此，以求畢世家學也。其脩身
治學之道，不於此二書見之。是書分譜系、學問、行
誼、讀識、治績、五倫，在年譜中尚屬創格，蓋隆子
學譜之例也。

賜餘堂年譜一卷　清乾隆四年刊本

明許重熙纂。賜餘堂者，明錢士升之齋名也。士升字
抑之，號御冷，又號塞菴，晚自號息園老人，嘉善人。
為吳越王錢氏之後。萬曆丙辰進士，少師事欽論文
豈高忠憲為友，而欽忠節廓園，則又同里之同
年生也。丙辰志豐源於道南，晚不集東林標榜
之氣明。天啟初，以養母告歸，皆然於欽閹之禍。迨
思陵踐祚，起南少詹，尋宗伯，請國計民瘼，時形
章奏，而尋性甚識，故克望於杖下。並鈎玄所
特簡，抗疏三辭，卒入閣辦事，即擢四議以獻，大指
謂寬以御眾，簡以臨下，虛以宅心，平以出政，蓋當時
之度勢謂忠書誠，乃為此格心之論，無如陽諾而陰違
之。其勢文文起與烏程有隙，未三月而罷去。士升繼
與之得伸其志，會武生李璡請括江南富戶，宗
擬乎刑部，禮向大忤烏程，烏程遂改擬以日以亂本
也。旨以去就爭之，遂引咎乞休，甲申後依避跡
室杜門卻歸，處國之外，日對青山，蒲寺白社，禪
筆畢所積稿，凡七百餘篇，而書南宋書以見志，蓋

仍不廢取用之思也。吳郡許重熙，字子洽，為士
升門下士，熟於掌故，著有五朝注略一書，為世所稱。
是書編制頗有體例，先書大綱，後紀其事，甚為詳
允。惟記至崇禎十六年，年六十九，存能纂周易揆
成，是時士升尚未歿也。

盧江錢氏年譜續編六卷 民國鉛印本
清錢儀吉編，錢駿祥續編。駿祥字新甫，官翰林院編修。盧江錢氏自明初字
如開北，易姓以來，篤厚博大，先有秋昆至正嘉朝，臨
太常永州儀樹洪居，父子兄弟同為名臣，至明季學士
先生以諸生動觀諸直聲震於一時，諸友清代東叢少
司寇蘀石少宰伯，相繼為文學侍從之臣，而房子姓
科第仕宦接踵而起，若衍石甘泉兄弟尤以儒學文
章冒明一時，洎後成才之士，代有聞人，至盧江北不
推錢氏。錢衍石氏儀吉，懼後人之或忘先訓，於是
有盧江錢氏年譜之輯，自有九年起，至清嘉慶
三年止，錢氏十餘氏之說行嘉言、官職宗範，靡不備具。
惟自乾隆十八年至六十年稿已闕佚，嘉慶迄乎清季
又閱百年，中更喪亂，遺稿散佚，不可搜輯，久之無
徵。駿祥亦族中積學之士，懼先澤之放漫，乃考譜
乘之舊聞，證於家之著述，撰為續編，至宣統三年為
斷，按年紀事，悉依前例，並補輯所佚之缺帙，以完
其舊。按年譜之體，從譜一人行事，此則譜其本支，
凡其本祖孫子，遠支則稱先生，司馬氏資治通鑑治

唐朝編年之史，此列一宗編年之史，在年譜中獨具別裁者也。

歷代循良能吏列傳彙鈔 二十卷 清道光間刊本

清喬用遷編。用遷，孝感人。循吏之傳，昉於史記，其後名史，咸載循良，賢能治民以盱吏治，雖立名不同，而用意則一。晉宋梁魏、舊唐元史，皆稱良吏；南齊書稱良政；遼史則稱能吏；金史稱賢能之士。載諸方策，甚詳且悉。情高安朱文端公軾，至有歷代循吏傳，輯於漢而終於元，皆本諸舊史，薈粹成書，嘉言懿行，見之於他書者，較之正史稍有增潤。用遷自筮仕以來，即留心吏治，詳覽史籍，見往古廉能之士，以為取法。凡史所載，及文端之書，均為職司民牧者所宜取法，依而摘錄，惟正史諸君悼論，文端所刊，與各傳名臣，合為一書，彙共十於十三種內。本民牧者，嚴書雖多，檢閱不易，乃為擇取各史所立循良能吏各列傳，及分類纂論，依次彙錄成帙，以便檢查，而資考鏡，體例甚為完善。惟有前後互見者，均於前冊備錄，後冊則不重錄，仍列其名。凡二十卷十冊，第一冊至第二十冊，多錄正史原文，第二十四冊則文端所輯歷代循吏傳，其已見於正史者，則錄其名，其在正史以外者，則全錄其文，以備採擇。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鈔例舊録明黃汝亨之廣史皆而已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越耆舊傳一卷　樂嘉紀事彙刻本

清湯紀尚撰。紀尚字伯述，蕭山人。是書傳作者紀篇之士，自毛氏西河、徐氏、茹氏易苑文詩、邵氏爾雅、樊氏孫孟子、王戩、高氏易禪、王氏紀蘭、徐沈文均作有傳。君之慶王煦治爾雅、蕭山沈豫治春秋、黃璞治周易、徐鯤明小學、畏堂樓古本手傳師，其他研治文史者，未容無人，不可勝數。是編記為先生全成、楊魯蕃，章學誠游人行事。學誠為以史名家者，不可不記。章學誠字實齋，乾隆戊戌進士，官國子典籍。書中亦紀覽及南雷、蕺山諸之論，明李堂祁彪佳及唐魯二藩本末，往往出正史外，評隲不失，攬園菁華，足以博聞錄。如義校、邵晉涵、戴震等，皆以氣節折之。當日諸君達者，如樓鑰錢、李黃宗羲，爲史通義、內外篇，闡述通志稿，秀水鄭虎文推為良史才。按章先生學誠卒業今古，而青田名未去蹤，以錢林之獻徵存錄至誤章為張，則其謬也甚。其他名書記載實齋事蹟，亦漶焉不詳，有此一傳，實有功於章氏之學，而紀尚之文亦足以與章氏同垂不朽矣。

太鶴山人年譜一卷 惜硯樓叢刊本

清端木百祿撰　陳謐補輯　國瑚字鶴田，一字子彝，又字井伯，晚年自號太鶴山人，青田人。少好學，篤志經史，有用之書。當清仁宗時，阮文達元撫浙東南，得國瑚之文，以詩示朝右曰：吾得青田一鶴。為章由是名聞於時。乾隆戊午中浙江鄉試第十五名舉人，會試不第，選歸安教諭。癸巳三月，文達特陛辭宣宗，宣宗留之入閣，錄異才三數人，國瑚與在選中。宣宗知國瑚深明易理，召相吉地，官內書加六品秩，然淡於名利，不事奔競，李改

力於周易象數之學，雖以精於卜筮稱用。世謂國瑚直閣中，再半歸，多教諭，年六十一，始會進士，在京師，居浙邸紫藤精舍，坐與士大相接，閉戶著書，讀易以外，薄酌詠歌，無他嗜好，不欲為一時高士。卒年六十有五。國瑚之治易學，貫通於象數，闡發性理，冶漢宋於一爐，以得聖人之立體，無一解一字之虛設，視焦理堂、紀慎齋諸家為尤過之。是為有清說易家之殿，當阮元之道，視學浙中，拔選高材異能之士，肆業詁經精舍，一時人文萃焉，多浙西學人士，而溫台諸郡與其選者，僅國瑚一人而已。其子百祿，為纂輯是譜，謐為陳謐，得其家集，為補輯之，於百祿原文，不易一字，惟增定壽亭前後兩識入正文中，餘均如字字隸原文之下，末附詩文集序、墓表、及墓圖序，皆於太鶴學行有關，而於百祿原作不相雜次，體例極為謹慎。

三穎堂日記一冊 影印本

清趙彥偁撰。彥偁字居举，丹徒人。彥偁手書日記，始於道光十九年己亥，終於光緒辛巳秋，凡二十二冊。咸豐同治間避居江北，間有散佚，尚有叙華而真來。其孫鴻標先印道光己酉歲一冊，同邑柳詒徵跋稱彥偁積學攻文，見聞至鉅，細排自書之儀儀，絕河年之一冊，戊二三冊，跋意不憚，其間於朝章國故與能敘錄，鏖爲政而譚藝，稱其觀似佚閒襲友氏生物力之消長，可備史料，不在越縵、湘綺之下。其文字之謬戾，深累，尤可與三家頡頏。今觀其書，讀書甚勤，見聞亦綜，惟仍不出於文辭一途，於考據樸學則似甚疏。其惜抱之文字法派，奉持談間，亟以短快爲淺，其長篇鉅作，則不及。謹慎，其論文字，以平實簡淨，言之有物爲主，不以胭膩爲然，其膩蕭頤先生款稿，藉取名實章，一字甚着，陷山人，南乾隆中進宿，華世久佚，彥偁記其學術文字，及其師友小記，標要約之，亦可備考覽。虞於全祖望鮚埼亭集，讀之甚勤，推云鮚埼內外二集，外集之文，尤有上元孫汝田補偏，實則明季集部，多以內外兩集，內集記尋常通文字，外集則記有關時忠之作，彥偁仍讀謝山之書，然於內外集之義，則尚有所未悉也。其為小詩，亦清雋可喜，如斷句云：水淨浣歸馬，日暖聞杜鵑，遠樹豆春包，新秋多於雲，皆佳句也。

五臺先生陸公紀年事畧一卷 崇禎祠志刊本

明王彥淳輯。彥淳事蹟不詳。五臺先生名光祖，字與繩，嘉興平湖人，陸宣公之後裔也。嘉靖丁酉舉人，丁未成進士，授濬縣令，以清介自持。邑先為廬桃，富而善訟，賦役[illegible]於邑令，令大紳之，假手其以重辟，屢勸令避不敢擇其罪。先祖抵作主出之，權戴義請納贖千石。聽先祖曰：吾仲三尺爾，豈為其耽避耶。竟取與見。自是平反之聲聞於縣邇。出為戶部主事，起陞兩京廷尉，晉少司空。初與大學士張居正同年友善，及居正在政府，先祖引諍規諷甚力。已江陵丁憂奪情，先祖移書規勸，為結一綱所障，言職江陵，辛起南少司馬，轉少宰。時諸從進啖文改江陵罪以逢當路，先祖獨謂江陵病機小有撥也，且振扼偶儷之功，亦安可泯。眾鶩其異，出遷南司空，力請歸。又三年起南司寇，旋改南太宰，先後與大臣列巨璫張鯨不法狀。帝當功責，然鯨卒敗。庚寅召入，為大司寇。辛卯夏，冢宰闕人，廷推先祖。帝曰：此先朝硬鞅郎也。遂拜為冢宰。先祖既掌銓衡，澄清士流，抑僥倖

跋，案末正此欽，尊列朝紀事，為陸萬陶所目，欲以事冊主註諸書家。本諸葉向高寺為其門人彥淳所編，要亦時之重録也。

遂文進國民記八卷 寫本

明鄭曉撰。永樂靖難之役，以叔攘(?)之事，同姓相戕，而死事從亡之臣，前後相繼，雖由於食人之祿，盡人之職，然亦由於明初諸儒節義，教學儒林所致。其後若明季記難之士，其事尤烈，未始非由於此也。此亦集之較載甚善。詞(?)及識(?)獲，其子女則謫為奴僕，發入教坊，既非待人臣之道，尤非教忠之禮，既爲無窮甚事至慘。是書搜羅遂文一朝臣庶，往者詳書，上而若徐輝祖、方孝儒、黃子澄、鐵鉉，細而若知府劉昌(?)年、嬰(?)史穆、譚儀、平(?)羅氏，以及武弁孫狗皮、太監吳亮，無不人各一傳，詳其生平。書前以遂文進國(?)，乃應勅撰錄之事，於遂文狗難諸臣各(?)分字類，按錄所書，仁宗即位之歲，十一月御論神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正犯，悉受顯戮，其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習匠功臣家爲奴，今有存者，悉宥爲民，給還田土。洪熙元年，詔從寬典，於是天下始敢稱方孝孺諸死義者爲忠臣云。其記寧海與天台(?)擇(?)者，補方氏遺孤，保護周旋，以收方氏之有遺育，謝文肅(?)之詩，所謂拯拔一線於此，譯之力也。譯後過孝儒故居，有詩哭悼云：蜀□衛(?)內過(?)住城，撫(?)景令人感慨生。黃鳥向人空百囀，清猿隨(?)客只三聲。山中只有金鳥(?)宿，天下誰居(?)一國名。寄語令成(?)千載後，要歸華表不勝情。其津當(?)服，益立誰者(?)人也。其事爲習(?)傳嚴，史(?)是可述。

新刊皇明名臣言行錄四卷　明弘治間刊本

明楊廉等集。廉字方震，豐城人。自朱子作名臣言行錄，其後李衍武有名臣續錄，有別錄，有道學名臣錄，又某依之作有金居臣言行錄。蘇伯衡有元名臣言行錄，皆因朱子而思彷彿，朱子等集之旨，不獨記行習之言行，而於國家盛衰之故，亦詳多備見，是書本彰文忠之名臣續錄，然彭氏之書，所行人數一倫，未能專取博采。遂偏孔子，廣取以諸補所原書所收止三十八人，今增至五十五人。前列引用書目，每人之下，均注其出處，每半頁十行，行二十字，刊刻甚嚴，而體例謹嚴，亦校揭明代名臣言行，頗多簡博，可備考據之徵。按記朝某官至西湖，有畢雲駐西北，先駐小中，時魯直原字文不詳所聞遂出，皆以為慶雲，時分疑賦詩，可獨從錄不能日，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不郡當地之，事見行狀，甚之病，惜廉挾筵所於後因於以為某，事見新撰之獻云，又記三楊云，宣德正統間，名臣稱三楊，士奇為西楊，士敏為東楊，士溥以姓同，一因居第以別之，士奇因出西江而立宅，居於城南，郡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因以南楊號之，定焉。東王翔柳庵，西王則泉坡，蓋言外也，事見水東日記。凡當時相見之異，皆得徵於其所自。蓋可於是書見之。

謝作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王語菴先生自敘年譜一卷 明崇禎間刊本

明王思任撰，男鼎起、霞起同訂。思任字季重，山陰人。（生於萬曆丙子年，卒於崇禎中）年十三即從涵衛岳先生館於楊李黃葵陽宗伯家，從筆雲異，葵陽不喜而姊蘆之，為文益進。性喜諧謔，諧言文字無不以諧出之，出語每妙絕。有天才，所為文字別具一格。萬曆甲午以詩冠群彥，乙未成進士，一時人文之盛稱之，遂與老宿錢鶴灘、湯海若爭傳信焉。初為知縣，意輕五斗，免祝晉郵，除還官途，三仕三黜，自二十一釋褐，七十二始經通籍五十年，三為知縣，一為司李，一為教授，而有兩幕，三為主政，一為備兵使者，直至監司，將留宮詹，晉秩少宗伯，而因事不聞，而諧已不彰矣。五十年內，作事非拙，乃遂沉沉夢蘧，放浪山水，且以暇日閉戶讀書。自庚戌游天台、雁宕、白岳，手眼乃作淋漓，見其謂其筆悍而膽怒，眼俗而舌尖，游意描摹，畫情刻畫，為尤宿所不能為，而其幼時每出語不凡，八歲口吟云見此秋山圖，真是江南好，舟行綠水波，人在畫花鳥，一時親黨歎為奇作。年二十五至京西磨石口，遊龍泉寺、香山寺、本寂無語菴，四月四日生，踏其後日勝情，入碧雲寺踏卓錫泉上中峰看看月，彈數寺看雲，臥佛寺看娑羅樹，玉泉山看胭脂湖亭看水，至甕山看蓮花而還，興極一時，文采之證，此乃少作，而風格已成。其詩問多肥政，或為諧慕之所本也。惟以至崇禎十二年年六十五歲而止，其後八年未能知之矣慎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歷遊記一卷 明刊本

明王思任撰。思任事蹟見前。思任天資超逸，其所為文無不以諧謔出之，在明代文字別具一格。是書為思任遊歷之作，敘所歷，輒記之於文。如登岳及南遊五湖，陟金焦，登北固，而西踰五臺，遊燕京，凡所游歷之地，其所經而紀游之作，尤勝於人口。是編凡記太湖、北固、金山、敬亭山、齊山、子房山、岳山、靈巖、歷下、孔林、歷下、嶧山、九華、五臺、洪陽，思任所經遊記當不止此，而僅刻此，僅得而已。文致少遜，讀其詩，清新奇逸，刻畫入神，凌駕於唐

生氣。若不令人向壁火坐。其論太湖之景云：萬木秋秋色萬壑樹橫竹匾，櫻桃明媚，以翠含烟，紫鴛唐鼓。大有素廣陵北山園意。讀其文如此，如置身於五湖三洲，以後在萬山撲面，仟歷十丈中矣。其記歷下亭云：被樓獨往歷下亭，一看荷蕩千畝，照光湖空虛中湖黑，若旨為我讓，獨留數弄，廣，想仰之。墨之脈脈，無以持贈人。亦湖可笑，詩乃乞出門鎖鑰於其萬乃倩隔晚為光明焉。歷下為嗜湖歷之地，無奈隔數百年，而明湖景物，蒲樓蓮蕩，山色映湖光，彷彿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在目中矣。惜其刻畫甚精，而敘次無從，但見其辭藻之縝密，而不能引人深遠，以至明季人文過於求異之通病，既劉侗之帝京景物略，亦不免此，甚不能為諱晚病也。

孔門實紀十二卷 清道光間刊本

清邵廣善、梁定攀編輯。廣善字寶山，定攀字桂昉，瀏陽人。清道光間，瀏陽文廟祀記，壬寅春丁祀後，邑紳邵數十尚以聞邑重葺孔廟及社稷樂一新，乃屬廣善等纂輯廟林、學校、先聖、聲律、祀材，於成紀，據孔氏大成通志括為是書，題曰孔門實紀。卷首歷朝封號，卷一孔子年譜，卷二孔子世家，卷三聖祖列傳，卷四四配十二哲列傳，卷五先賢列傳，卷六宋朝先賢列傳，卷七周秦漢晉唐先儒列傳，卷八宋儒先儒列傳（卷九朝），卷十元朝先儒列傳，卷十一明朝先儒列傳，卷十二本朝先儒列傳。其孔子世家一卷，自成紀揭名廣大成通志內錄出，四配、東西哲、先賢、諸子，附庭先賢先儒，祀氏兆宋之周、程、張、邵、朱，歷起千餘年役，闡而知之，可謂教言之列，朱子既升堂，而周子諸人尚在西廡，因移之四子，以志別白之意。廣善所據孔子年譜，訛誤甚精審，無可指摘，尚有後序。其他先儒列傳，詳於今而略於古，如黃道周、劉念臺、湯斌、陸隴其諸傳，皆詳載行事，取諸本傳，不諱其處，是其一失。清康乾而後，各邑修葺文廟，皆有修紀，以述其事，然率多陳陳相因，實無所取材也。

玉麒麟二卷 明季刊本

明夏樹芳輯。樹芳字茂卿，江陰人。事蹟見茶董。樹芳風慧夙成，能搜異函，長於纂輯，兼工詞賦。詩才藻則有清暑集，參禪悟則有冰蓮集，法喜集，譚玄理則有栖真集，無一專集。人皆以目叔而快。嘗取閨閣才人、巾幗慕士，撰有女鏡一書，言尚意深，造詞雅馴，有取劉向列女傳之旨。而想逸，後桂壹辯云聰穎道人、北戍衛士擅其長傳，集為一書，故曰玉麒麟。昔宗王誕聖，麟吐玉書，後稱韓王，並誌以麟徵瑞。江夏黃童，孔氏如祥麟威鳳，無不深秀於初年，成名於幼歲。昔郭有道愍海內士，多存幼童，然皆成英彥者六十餘人，其書一具，遭亂不傳。樹芳是書，蓋秉斯意，據其自序云有志于此，其據奇偏，理學先生于邸次，相業記名於輦轂，小兒呈才，嘗稱辯而名動玉京，檢討曰衣，試壹科而居其友策，似是麒麟陸地之人占之，自草至行之精而寓向九真之端，然寂其書，上起兩漢，下及南宋，檢括遺事，舒以新議，集為兩卷，名曰清異，名曰唐宋，前後次序，畧無倫次。且題玉麒麟，名亦不甚雅馴。此明代坊刻之書，漫無考據，而其沿傳甚罕，祇足炫世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皇明名臣言行錄新編四十四卷　明萬曆間刊本

明汪國楠編。國楠婺源人，萬曆乙未進士。此集明代名臣言行錄，首用明湖楊居皇朝名臣言行錄二卷、後續徐居近代名臣言行錄二卷、彭韶名臣贊錄、及楊廉皇明名臣言行錄。談氏之書係錄傳贊，楊氏所輯皆較好者爲善。是書每章雜採諸書，更爲增補擴其目而已。此凡群城文恪公撰名臣及理學二錄，以是錄不復錄。未審某辟節睦已而實屬一代之合。楊錄二帝例爲新編，從杭董嚴，徐公不多傳錄，出沈書較

斷諸霄燕霞煤，各連襟技，而統諸書一，予執取沈書爲之，斷以沈書爲定，繼之以傳僞間增數點，又取楊徐二錄又刪于沈北，附其後。儒萬諸人，以字伯誣諸一跡，已配全韻，跳，而傳記無徵，異諴切身，己列字伯不雪嶠劉宮洗不負白得崔于表，房宗正公海寧孫其交承，保之德航，寧名挑隔，再與盤文恪沈公學行之壽而已。是書表快之富，至于出楊書數條，惟獨人增於前，而事多隨增，如記徐達爲祖常召至夜飲，左右侍之使醉，既醉則命內

使數輩送臣舊內宿焉，中夜酒醒，問曰此何處耶，內侍曰此舊內也，即起趨丹陛，北面叩拜，三叩頭出，高祖聞之喜，事見侍傳錄，此條即爲楊書所無，因各傳本實，加增處正不少也。

王文勤公年譜一卷 鈔本

清王傳燦編。文勤名慶雲，字家鐶，又字贊闓，又字雁汀。福建閩縣人。家世業農，至其祖始以儒術起家。慶雲幼即工於學，克自樹立。英年登第，名噪鄉里。上之東坡提學宮，所撰判義，為世所傳。年自初至作說附論斷。綜其所作為人傳錄，不幸遭焚，今此存錄者傳一表。早歲擬爲補注，丹墨細楷，為目彩極真。時艱於騰之年，入詞林專意詩賦論議，獨領館職。授吉郡。甲午任粵省，有同僚謂不日回京，不意丁艱旋里。丁酉卯秋，被讒以擢去，稿遂無存。此早歲文字散失之由也。然慶雲所志不在詞章，為人路啼直，好詩，亦不爲稿。嘗兩全王，所用以況也，所置鄉書亦不甚備。生平居官治家，交友馭下，務求平易，近情不主崖異，不習矯飾。自道光丙午，到京供職，後十七年日記未嘗間斷。日之所為，夜則記之，心有未安，輒筆之自省。所言在漢儒記，於細微田畢，所流澗源，有全鄉利用之功，由農事佐農，新生作財，所抑心竭力。凡所論說，皆可於座隅中見之。後至工部尚書。浙開兩總督。李鴻文勤其子傳燦為撰是譜，有閩道咸以來國家掌故，以傳王氏之私乘也。其孫婿陳寶琛亦有爲於時，故於文勤之功尤表揚之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明史列傳不分卷 傳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是書爲舊鈔本，凡棠賢、姜漢、馬芳、麻貴、蕭如薰、張臣、朝鮮列傳。蕭大亨議朝鮮國事，傳敘杜松振末。李成梁杜松孔有德查應署、李日歷日列傳，而非全錄列傳。是本僅有麻貴以還舉倭而大獻李如禎諸人傳，從半全缺。目後附識云：此非本所定目也。姜漢、馬芳、麻貴、蕭如薰、麻鵬舉、張臣六傳，已見黃本，不復錄。李成梁傳與黃本不同，因錄入。蕭大亨有平北虜之功，明史不為立傳。是書記云：萬曆二十年，朝鮮王移信使三五，且舉兵請倭知倭內將一人，遂擒平秀吉，以壯聲勢。尚書蕭大亨謂倭情叵測，虛聲于東，安知不肆毒於西；陽過於此，安知不陰犯於彼。自內及外，先事設防，所當亟講。又二十四年朝鮮言，海西女人忽刺溫向日本請信，無據和議，並應浸北犯遼府不克，大抵人言以東。又攻而據寬奠堡兵馬，遼東以更吃緊，謹明請速。大亨謂朝鮮屬國也，海達貢者也，世受國恩，宜各守其隍，無相侵犯。乃海西拿犯朝鮮，陳屬告我，應使使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荷諭而定羅其話者，可補明史之缺。其書體例，與史傳相殊，而所書諸事，又多為清廷諱避之事。殆非明季遺民之所為，或稱正館明史稿之殘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懸閣讀記二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鍾孫仁箸。是書記其母鍾太夫人之事蹟。太夫人會稽吳郡村之女。郡村以善釀，行京師，有酒棧于都城前門外回回營。全樓由其起家，不盡信，遂為望族。以待字之年，來歸鍾祖德。其重孫仁曰：兩家俱為全盛之時，資裝殷阜，嫻於整門，帨奩八拾，厚世叙等，賑窮指叙，重大家入門伊始，能示家範，不鈔繁華，大都既成，洗粧操作，侍羅珠翠，率常拜御，居常婀娜，筋沒適當如所謂修墊也。孫先言不永。其得荀指之歎。爾居事諸于園林之日，蒔盛似圍，有梅五樹。樓前有池，側植青蓮，池濱栽楊柳二三十株。近樓有古松一樹，樹與樓齊，登樓而望，遠江帆度，山寺雲來，俯瞰御牧，留為詩而畫。其人歸，與祖祁，仿其樓，遂名曰凌香之樓。中年以後，閱史，德祖讀書其中。太人依以鈔蘭。當風清月夕，輙臨窗憑眺，風吹香襟，每衣作簷蔔氣。少聲聞于鈔吹，篝火謳窗鳴。其人賜撰書案，壁間懸以鷹之。岩荷風動，涼柳影橫斜，圖閒之中，不知隱改，驚誠照之豐明識，不是過也。此漸□□，麿會為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江楊足亂，江南烽燧，海禍斷地，家室已破，仍從避異族，就此本官湘江右。直至後者曰：累湘之書事，壞者亦至。無復依庭矣。其人手執玉考，篤於情誼，當劉股以療夫疾，能一以撫子，懿德而風，年登古稀。書傳信有以致也。其後也，德祖以豪暮之年，遠賦鼓盆之慽，感哲悼之語，於言表。爲採事蹟，夢月之圖，以志其言。其子孫仁撰而書記，以示將母之思，可謂孝思不匱者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查氏七烈編三卷附詞一卷 清乾隆間精刊本

不著編者名氏。按大清一統志，江西撫州府查國英妻周氏，臨川人。從國英客京師，國英殁，周氏偕叔氏國才存恤。崇禎十七年三月闖賊入城，周謂國才曰：我以清白之身，從爾兄地下，誓不為賊所污。國才妻陳氏、及國英女二姑、國才女三姑、四姑，向周泣曰：願從夫人就義，我等所相從也。又國英姪四姑嫁於黃亭，其女黃氏適王國東家，及國才妻康氏，氏之女曰康福姑嫁王屋，皆隨周氏殉節。周名蕙，號羅輞夫地，以從殉匡。賊引眾入見，歡色收養，繼去死，以刀擲之於信，乃去。周偕凡人從而從難，其國才妻康氏及其女四姑，聞此莫不驚歎，稱一門七烈。及纂修明史，凡殉死烈者，以郵義彰表此，具詳之列傳。而查氏一門忠烈，獨未之聞。故其事再錄而不載。查氏原籍撫州，寄籍天津，遂為天津著姓。其後多有達人，文彩昭耀於一時。如佛莨名溪為之歌詠，若慕唐英陸其年輩，或為之立傳，或爲詩詞，以表揚其節。其前哀挽述文，都為一集，題查氏七烈編，周信此九人日七烈一語，撰成此書言其之也。刊刻甚精，皆不註編者名氏。前有乾隆五年趙國麟序，稱余宦天津與慕園為晨夕之間。慕園查少尹之長子也。其祖母周孺死於甲申之難，偕秋查門七烈。慕園以七烈編屬序於國麟，則是書為慕園所編也。

王陽明先生圖譜一卷 影印本

不著編者名氏。陽明之學，在存天理去人欲，進以知行合一之說，要歸於致良知。其學初固淵源於朱子，其後參禪學，故與朱子異同。觀其釋德洪汝中問難，謂利根人直從本原悟入，本體明瑩，原是未發之中，一悟本體，即是工夫，人己內外一齊俱透，初無善惡可言，即慧能之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也。其次謂利根人不常有，其根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教其在意念上實落為善去惡，工夫熟後，渣滓盡時，本體自明，即神秀之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也。實出此禪歸儒。陽明分別而言於良知，視朱子之即物窮理更進一步矣。昔時記陽明之言行者，有孫應奎之傳習錄、閩北江之文錄、黃學正之書閩私抄，是冊為舊鈔本，記陽明言行，每事系以圖，前有嘉靖丁未臨海王宗沐序，稱陽明沒後三十年，其學亦稍稍失指歸，高弟子威惠鄒公範，相與傳圖勤不敢失先生平生經歷之所及，與功用之大旨，譚而載之，所述行事，與明史本傳略有異同，原本流傳甚罕也。日上海書坊獲得舊本，取而影印，筆蹟似明人所書，而圖則似後人所加。若東漢時人每傳圖以載其事，而寓勸戒之心，是圖蓋不失漢學之遺意云。

玉山人文小傳四卷 清稿傳向刊本

清劉象春編輯。象春字香山，崑山人。記崑山人之文藝，細而於明季迄於康正之末，大而若顧亭人、黃開瓢甚，次若巖穴之士，凡有一技可取、名留可傳者，無不入錄。凡百數十人。而復有所得其附為附集小傳一卷，其他何方識字僧雲居淑而，年三十餘，於經庫才名噪甚。而筆皆能道之。附藝外書作詞曲、鏤刻、繪畫形，以奪天工，惜皆散失矣。又再徇存一二，有西廟記散文一卷。獨唐六如贈與人口，居宮將唱深墨梅花，橫斜尺幅，以寄其蕭疏高曠之懷。自有別傳於知。西廟記而始何方琬所作，又如記欲聖歎字中，王璞之三生書作詩，所居皆山，見郭清幽有致，然壁間白日長帳一枕，窗下此風涼，細草含遠色，幽花生靜香，拌歌者爽氣，楊胶封釧湯、渦西鄭家、黃桂一長法苑，自業其之趣，而畫善之狀，可以想見。又稱曾吳嘯字漢、漢風以草行為御製排更，善檀泥像，遊善丹青，一花半葉，點綴新鮮，搖動如生，不肯書刻。御曲篇學之士，懷才不遇之人，皆能傳於後世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本朝京省人物考百十五卷 明天啓刊本

明過庭訓纂輯。庭訓字成山，壽州人，萬曆間進士，歷官至左僉都御史，督理屯田巡撫山東等職。明代史學最盛，內廷有歷朝實錄，凡入直者，均可抄錄，以備省覽。於是有識之士，取以纂輯成書，以備國史。若紀錄彙纂者，陳建通紀、沈氏兩朝從信錄，其補紀傳者，則有鄭曉吾學編、雷禮列卿記等書，然僅記名臣，而不能偏各省。鴻才碩德偏有遺漏而未詳者，人亦地重，地因人而重，以各省人物又不可勝載，庭訓乃更蒐名，抱班馬之志。其先自過孝子庭傳至龍溪先生，所得藏書，一一致於傳，再搜於大，其後採集於孫簡肅、馮洽、徐西泉，博侄厚籍，手錄而排纂之。日與同志，博訪人物，凡有言行，其後成進士，宰江陵，參酌於郡邑，與兩京庶言官，待罪久，得與餘閒，輯成此集。分列內外編。又其後於漢魏之際，萬曆日益廣，品藻日益精，覺分內外似有未盡，乃居乃校其所京省人物，竟刊成帙，以德行為主，而經濟次之，若有才而無行者，雖有傳狀，亦弗登錄也。大抵取材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於皇明列朝典彙、宗藩野史、以及雷禮列卿紀、名臣言行錄、獻徵錄、與各省通志、筆乘、翻閱所得、即隨筆劄記、詳略各視其人、事因舊文、不加潤色、以素宣尼述而不作之義、其如有所得、即於原稿之外、另補遺、以各省府縣屬為地人物、其諸王著、但能以忠德為主、則懷才不羈之士、誕馳聘於當時、而事見擯於斯編、依擬之定許、何以謹嚴取捨樸語、於鄉例照為出入耳、

皇明同姓諸王傳三卷 吾興少傅本

明鄭曉撰。明代封爵之制、於洪武三年制平大難、命徐達西征、報功以後、詔曰朕聞昔帝王過子正傳位、衆子封王、朕今有子十人、即位之初、已立長子標為皇太子、諸子之封本待報賓功臣之後、然尊卑之分、所宜早定、乃以四月七日、封第二子樉為秦王、次棡晉王、次棣燕王、次橚吳王、次楨楚王、次榑齊王、次檀潭王、次杞趙王、次檀魯王、從孫守謙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四置相傳、官屬及諸禮儀、各有等制。六年書賜諸王昭鑑錄、又賜祖訓錄、八年初定諸王宮人、裁兼其定諸王及下之歲俸等次時年進訓導華伯長應詔上萬言書、言分封太侈、因封太熾、求防太遠、上大怒曰小子離間吾骨肉、速逮且即訴可依書見見手、速取來、丞將手射之、且喷其面、逮至、康紀獄中、其學宗室、而當待居民、於此可見、建文即位、詔王國所在州國事、能王文武吏士、皆聽節制、不得節制宗隸向宗將軍之居儀宴、品級冠服儀式、王府官不得外調升遷、其設如周禮、以杭各長史僚佐印、迴推每事可一概而論也。是書究記各封係制、節記諸王、亦為

詳悉。未附異姓王孔有德等四家一表。叫有明伐名論、皇明列卿紀，亦記洪熹事蹟，蓋
古所傳抄，別有所本，如取名本詳校，異同頗多，書頗多
林氏論明代追傳，於明代積習之因，以蓋林於明季論
云之福故，慨乎斯言，若其書所書甚為伯且以讀公封爵死
獄中，寧王宸濠之亂，武宗親征，福王之開之廣邑，此
均明代叙事從王之未遑者，其傳寫宗室國不舊也。

皇明異姓諸侯傳二卷表一卷　鈔本
明鄭曉撰。首明初勳臣，諸定江東，遂擁有華夏，
奉而京承帝即位，遷都燕京，從龍之臣，風雲際會，
翊承統，雖不得分土胙民，而饒壽寵綸，史冊備載，其神
其後，能稱者如黃之狀，報效忠良，其事之悖，尤過矣，詳承
奉以請誅之役，詳戮草除絲民，其禍之烈，殆甚九門靈
壁大捷之功、燕京驚民，均加揀用，廟清宇內，主功畢達，
突罰之中功罪所來，正統景泰天順間，以平定難屬，
仍從奸黨，己巳丁丑，利符萬眾，事或詳案，存亦無幾，
正德間，錢寧宸濠之功，東去宗禮，故並所在多有，明
代賜爵異姓初年之大較也，自洪武迄於嘉靖，封公者十八人，
侯八十三人，伯八十八人，王一人，外戚公一人，侯五人，伯十一人，凡二
百七八，乃不詳錄而奪爵除封，亦編遇所累釋，僅如曇花
一現而已，其發其子孫者，僅四十四人，四以名目封公者一人，伯八
人，不得嗣世乃七人，亦寥寥已。曉考其階狀，序其世次，為
異姓諸侯傳二卷，先為異姓諸侯表，異恩澤侯表
二卷，記其封爵功績，封邑，爵祿，進封，世除，僅封為
各為傳，先述其歷朝封爵，記其源委，次述事蹟

行事者各以傳，編制謹嚴，可補明史之缺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皇明名臣記二十八卷（[illegible]本）

明鄭曉撰。曉既著同姓諸王、異姓諸侯等傳，復撰是編，於永、洪迄隆，常遇春、李文忠迄於李東陽、楊一清、席書、張孚敬，凡百數十人，二十八卷。曉撰是編，記明代功臣之言，類存忠厚，其記劉基之不刪數，慷慨，有大明郎論大下者先罷形於色，與人交開心見誠，至義所不可，無少假借。上寧公誠作以心膂，公自謂不世之遇，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劃立就，人莫能測其機，寧居能而兼基之寧常功。上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諫，上每霽雷公，吾知老先生不名，又曰伊吾子房也。以與同何謀章溢、金華宋濂及吾同出處者，行其志並以功名顯於世，楊文懿首子房不見間章，玄齡從獅獲撒出動業達邦，文章傳世，可謂千古人豪，或謂不速仕胡元，寧門家叔何異管仲尹之處秋，德固可之多才也。其論解縉才高志銳，受知二朝，皆遭讒忌，竟殞其身，黃淮僥脫（倖）僅，不一二年遂辭，遂丘園，尤不免於媢嫉之，（惟）溫功高見忌，服藥殞身。此書意乃記諫，餘而而不書，餘俱萬曆間爲明初文臣，詳論時政，剴切深

解。其代亦坐大廟典，於有功於藝林，至曉[?]其行事。
曉紅手[?]書，文章簡淨，頗明代沿史掌[?]
甚無牽強之處，無矯擬其言者所未盡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皇明直文淵閣諸臣表一卷　吾學編本

明鄭曉撰。按明代內閣之制，初設中書省，以太師太傅兼左右丞相，汪廣洋以領首相被罪，興大獄，死徙數萬人，遂罷中書丞相之職，而以五府六部分理庶務，監察御史、評士廢，洪武三公之位，逮又四年，四輔官罷，文淵閣入參機務，閣中書之職，閣印，印文獨異諸司，凡封進諸章奏啟事用之，不得下諸司，即下諸司，以翰林院印，諸司徑上內閣，亦稱翰林院，翰林院之入內閣，由此始也。先朝重宰，號內閣元輔，歷二三十年，亦不得領吏部尚書，嘉靖時王文恪以內閣領吏部尚書，此為內閣兼領六曹之始，因之內閣職業，重於中書省，體統尊於三府矣。府之為職廣，而內閣之權甚隆矣。降至嘉隆，內閣亦多外間，如陸山[?]、楊溥以下請出任外職，其乃閣也，無[?]不盡出翰林也。內閣之制，由是始混矣。明代典理銓衡，然隨員司，論功考察，吏部之職，尤隆。吏部初不隸中書省，故明初所得人才甚盛，迄於嘉隆而後，六科給事中尚能仗風節，主持正道，[illegible]傳進之徒，尚懾於清議，不敢為非，此公道尚在人間，[illegible]主於非由設置之善

也。晚明善書，先為閩氏表一卷，次為兩京豐鈴兩書表一卷。明代閩氏首推三楊，其他諸府位次，再為育之。晚按年排次，亦有為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純德彙編八卷續編一卷 清嘉慶間

清董華鈞重訂。華鈞字平一，別號梅坡，慈溪人，漢董孝子黯卅孫。幼有至性，讀書負異人之資，學伏異其才，年未弱冠，拔入邑庠，後以多病，未竟其業，乃揚歷計，以修葺宗譜、表彰先德為事。董孝子名黯，字叔達，句章人，生於漢時，家貧少孤，事母盡孝。母嗜美味，奔獻於母，母甚肥悅。比舍有王寄者，富而不孝，二母各言其子。寄聞而銜之，伺黯出，登毆其母，致死。黯飲痛不言。母既葬，斬寄首以祭母墓，自囚告於有司。和帝釋其罪，召為郎，不就，以壽終。初孝子母寢疾，嘗思大隱溪水，不得以時，於是築室溪傍以便日汲，厥疾用瘳，遂名其水曰慈溪。其事不見於書。會稽典錄始載其事，唐刺史崔君為修廟撰文，並塑像以祭，乃其見於此惟此伯南宋乾道以後四明諸志，並錄其事大祭。孝子善行，乃大彰於世。而其間孝子後人，編輯孝子遺事，而統緒彙編。萬曆壽稿、洪朝選

修補、葉鈞潛子自作、秀騎子子慶巳、廣
東搜採、古人題詠、其中倍增於前、重加纂輯、
製字條例、卷首序文需付、卷一活動圖象、卷
二本傳、言乘、卷三祠廟楞料、卷四祠典文移、
卷五古蹟、卷六記序、卷七題詠匾聯、卷
八世系、續刻題詠則附之於後、黄氏本支、由瀆
迄清至今不墮、孝子遗（補）不能彰於其身、此可云
食報於將來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方國珍寇溫始末一卷　坊硯樓叢刊本
清葉楡撰、楡字篔林、平陽人、當元明之際、有秦
亂記佚、行劉海工有司夜矢捕之、台州黄巖氏方國珍為
怨家所告、訴其通寇、國珍殺怨家、遂與兄國璋弟國瑛
亡入海、聚眾數千人、劫掠海上、元順帝至正十五年、糜之納諭不能
禦、寇閩門衅之、遂據有溫州、後明將湯和南征溫台、國珍降。
此書本平、是書記國珍犯溫之事、於卷附朴氏之寇敗禍
亂之萌生、皆一一可尋其始、擴劄紀實、序以補正史之誤
者有三、元史納諭以宣數、台州氏夫擊國珍、今考是
書所載不從台州一邵、且屬溫州之民、與溫州無涉、其謬一也、泮州府志
未嘗賂方寇據溫在至正十八年、而是書於在十五年、與
實台志同、足以證溫志之誤、二也。平陽周宗道為元守土方
寇執之謂政被執伐、其不屈赴明以適方、明史謂宗道先歿
明而後為方所收、如是則宗道猶終身元之命、不見於且
與方寇之反覆、是明向、然無以異、納諭失於一言之誤
所閩此似此、是書可以不辨也三也、是書皆出於方國珍亂郡
始末、同邑劉紹寬得其鈔本、以亂郡之名、嫌有未妥、乃
改今名、因取元明兩史、及溫州郡志與他書之涉及

乃事者、並加校改其間、似此之語比為之悉心校正、附注於原書之下、於原本、有羽翼之功也。

平湖陸氏景賢祠志四卷　清光緒六年刊本

不著編者名氏、前有馮夢禎萬曆乙巳年序、稱此部君爲宣公之後裔、則知是書爲平湖陸氏族人所編輯、附入通志、唐書稱贄著述甚富、今多不傳、傳者惟奏疏數篇、論陳時政、皆本仁義、其後蘇軾上贄奏議劄子稱其有王佐才、至謂智如子房、而德宗以猜忌刻薄、排斥終躓、不能行其所學、乃放逐以死、古今痛之、其墓在忠州府風山玉虛洞之南、嘉興平湖葬處、并為之祠、明宣德間、大理卿胡濙、即宣公城南故宅、建書院回祀其中、歲以春秋致祭、洎乎萬曆間、族人主墨吳祠、向以陸正、陸秀夫、陸宗秀、陸楷諸人、祔祭於祠、正字行正、一字正甫、宣公之後、生於宋寶慶、擘壁能長耳、篤行寡言笑、讀書一覽不忘、閒居不入廛、靜坐恆至夜暮不輟、盛暑重衣、行亦日中、未嘗汗流、蓋其修養之功深也、治提要儒之學、旁通律呂象數之書、棲居巖穴、不求聞達、其他若先祀、皆出於善行君子、有功於世、其子孫歲時尸祝奉祀、並錄其行狀傳表、輯乃是編、卷一祠命條款、卷二志乘、卷三郵宣公年譜、卷

莊簡公行年事略、虎田祠記、悽搢紳氏宗業，亦為完備。其後附其族孫清之齋南小派、並雅仁遺墨，其德本已。

忠義集八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周之冕編。宜興陽羨人。忠義集者，記其遠祖晉平西將軍周處之事蹟也。處字子隱，陽羨人，少時為鄉里除害，比立朝，摯竭敢諫，據告終其節，被勒命還鎮捉逆孝侯，忠勇昭著，子孫即崇兆秀，創祠庠祀，在荊溪東南隅，坐北向南，香煙繚繞，至今勿替，其功德可謂顯矣。昔秀明帝詔程周札周筵，畀世忠義，封忠義之祠，甚未之久，宋郭陽洪邁，不刻孝侯之像，今在廟中，吳華覈氏有汎勵周處誄，詳考侯事蹟，至明為外稍撰孝侯遺事，題曰忠義集，並廣吳華之覈所繪之圖附為十三圖，推崇孝侯之節，備至盡忠赤之氣，光耀人寰。經歷累代，自姓名至實錄，世家孫之冕，鳳唐孝侯之節，惜未嚴冕氏之書，乃唐集舊聞，輯為傳狀之屬，以及詩文題詠之作，均稍假録，釐為八卷，仍題曰忠義集，以不違冕氏之志。雖非冕氏原作，故亦不題續補等字，以示與冕氏有異。書名述於參混，要其微瑕。惟是編所輯兵燹故址多人所評，而孝侯風土記，其書久佚，之冕輯為一卷，載於編中，是均有功於藝林者。

全臺遊記一卷 惜硯樓叢刊本

清池志徵撰。志徵字卧廬，温州人。志徵於光緒壬辰癸巳間遊幕臺灣，著有日記，記其見聞，因文字過繁，乃删成是編。臺灣東西長千二百里，南北橫五百餘里，正面對小琉球，琉球嶼背後與閩五虎門相對。當此島未闢時，宋朱子熹言五虎門謂五百年後海外千餘里有數百萬人煙。至明鄭成功納土，恰值其數。此當時朱子登以山川發源形勢決之也。至清共設三府一州十一縣，皆濱海邊地，而不及全臺三分之二。中間平時廣濶，可墾良田數千萬畝，如大河流三貂山餘等處亦可置郡治一二所。稻粱茂，參年每三熟，似菓菜蔬亦較內地數倍，此皆菁華積累未洩之故也。大凡地之興衰，必身歷其境，目觀其事者，不能記載詳允。昔郁永河有裨海紀遊一書，由郁氏之作迄乎清季歷二百年，不可無紀，志徵之書紀臺灣風俗道里甚詳，羅列亦詳，可考信。臨湖若有番社紀聞略、臺灣雪鴻記。番社紀聞略專記生番風俗；雪鴻記則記臺灣南北歌根舞情、

勤松楮雜記，而所記殊域之事，尤為甄得紀。以甲午中日之役，倉卒內渡，原稿遺散失，使其書若在，其所未存風物資料，不尤勝於游記歟。

桑梓潛德錄五卷續集四卷三集六卷 清光緒間刻

清張其鑾編。續集施鳴岐編。三集莊俊甫編。毗陵耆舊之作，前有明毛給事憲毗陵人品記，傳汝南人物表陽耆舊之表，纂輯加詳，讀成之於吳大理亮也。書凡十卷，自周迄明，名卿碩彥，個嘂無遺。修邑志者所取材，從自有明迄乎乾隆嘉慶百年，厯名臣政績，事在史乘，若巖穴潛修之士，隱没而不彰者，不可無記，其紫庭與同志徐輝御選遺事，纂輯成書，題曰桑梓潛德錄，分孝子善士列女三類，人品記所及一郡，此書則僅錄武陽二邑，而補列女一門，凡已入邑志者，不載，體例至慎，與人品記小有異同，而用意之美越勤年而其染率其鑾素有至行，宜入孝子傳，於是其鑾本人施鳴岐與同志等後繼其事，為續刻之舉，其門類一遵前書，而增人數倍，為卷十八，下至城獲押嘉有一長足取者均行入錄，此則前錄所不及。鳴岐增而廣之者。其鑾之書成於嘉慶二十年辛巳，而鳴岐之書成，個嘂殺俠，相而御俘之獻之舉，道光間纂入邑志者，誹誹可考，詢光緒間邑志重輯人物傳記於是，徵全而未錄。邑人莊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俊甫氏慨資料之殺佚也，乃函於湯碩園刺史堆薛壹生諸君，取邑志所採傳記資原稿，纂錄而編次之，顏曰三集，釐為六卷，所以補邑志之闕也。於是有徵，上及康乾，下及同光，武陽兩邑潛德幽光，咸其顯也無閟之士，百厯年累備，而張施莊三家纂輯之苦心亦不可沒也。

盧城平話四卷 傳鈔本

明呂貞九撰。貞九，天津人，其自號赤隱，不知何意。所著有盧城平話四卷、皇明小史十八卷、宮史五卷、事物初略三十四卷，又有罷遊集。宮史入四庫全書史部政書類，提要云：舊本題盧城赤隱呂毖校次，始末未詳，蓋明季宦官也。是書記明季遺事，載魏忠賢、傅櫆諸人事甚詳，則知為呂所內監。宮史前署名云校次，則其書本非呂撰，蓋節錄劉若愚酌中志為之。與小史、初略、事物、罷遊集等書，疑皆館臣所不合采所不為也。昔王秀年有舊藏本，俞理初嘗為寫序可證，並有盧城平話跋，載於癸巳存稿卷十四。又童等君今白茉堂詩中，印本七件自註，所敘名目與清河居士盧城赤隱等書相符，書詞甚俚，近小說，皆明季內監所偽造也。清河居士未審其姓名，理初所見王秀年藏本已佚，此書係立素處寓其文，去今已百數十年，屢遭兵燹，其書已將付劫灰，是書為傳鈔本，所述內容與前童兩家所記略同，似從由舊本抄出，亦足珍也。

甲申核真略一卷 傳鈔本

明釋法遁撰。法遁，原名息岫，姓楊氏。是書刊禁書總目，錢士馨甲申傳信錄頗宗其說。如諱莊烈帝無呂對曹化淳及杜勳無縋城見帝相唱酬兩條，據許稱史晶為可信。息岫闖變後求死不得，幾赴行在，圍存，為賊縶繫，初未刑辱，而南都定逆案，信從言入之從逆諸臣中，故作此書以辨其寃之所對兩書之辭語，不信為被誣諸臣雪寃。其言得之目見，似為真覈。乙酉從故鄉行遁，丁亥卒於揚州。其書閱已竣，且序作後甲申三月十八日，寇陷都門，但以左良玉、吳三桂討伯而以列罵清，近於時情，惧其再變，與衛允文諸閣臣具稿封東平伯何益，睹其急變，是否此也。書前有種蕙主人印記，似從卿舊藏。至本傳僅見寫本，係所抄印，收藏季振宜冀覺所刻，割記佚史，皆未刊其書，晚清各殺他書為勘。是明季稗乘中紀述甲申見聞，較為翔實之書也。

讀史拾瀋 二卷 鉛印本

清平步青撰。是書瀏覽稗乘，所有異本考覈甄工，
近於諸家，增記二十四史條。錢氏養新錄，唐以前以史漢東
觀漢記為三史，唐以後乃易以范書。唐時以史、前後漢三
國、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周、隋書為十三代史，又以自三
國至隋為十史。唐校宋人以史記、漢書、後漢、三國志、晉書、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北齊書、後周書、隋書、南史、
北史、新唐書、五代史記為十七史。元人益以宋史為十八史。明
初益以元史為十九史，後於十七史外益以宋遼金元為廿
一史。國朝益以明史為二十二史。又乾隆中益以舊唐書，四庫
從開薛氏多代史輯補，後行於世，遂為二十四史。今人行文
成裁宋證稱十七史，明稱廿一史，皆未合。按近人益以
柯紹忞之新元史，又稱廿五史，此條可以史廿四史擴林
記舊之陋。又社東武四先生，即隆武四年，從嘉小腆紀
年附後丁亥十月明朱成功領隆武四年戊子之統號於海上
時道謁未通，奥中也從大學士路振飛、曾櫻、何楷隆
武四年領號用文開國閣印錄之，後因顧炎武集有路舍
人家見東武四先生詩，東武四先生乃隆武四年之誤，此條為

資考南明史也

倭犯松江始末 一卷 明史列傳本

不著撰人名氏。明嘉靖三十一年壬子，命大猷敗賊四王
直於烈港，毀其巢，倭黨流突蘇松，據東宮之
寶山，遂及松江。當其時賊眾不滿百，而百戶宗元碼
等所部與賊遇，殺一人，賊奔潰，二百戶死之。
遂據楊氏宅，搶掠日飽去。此倭犯松江之始。次年
癸丑二月，復遂大舉入寇，至青陂頁，青賊自南滙
君王，為倭兵陽直室所敗，復名其地為得勝港。是
時明正兒倭事久未平，乃遣趙文華祀師，旋平
杭林海賊，擒賊將辛五郎，及王直等，海上債帑新矣
排城殘精，倭未飽其利而去，又百海中飛艇所擊，
無遺類。董邦政戰生擒倭四十二名，景辰右
文銜至三十八年己未，賊據崇明三洲，為官兵所截，
七百徑往揚州，而松江之倭蹈淅他，地方亦漸平息。
是書先為記事，後列虞鐘、王直、徐海、蔡光、麻池人
之傳，其書虞鐘擒辛五郎事，其事甚考，文筆
亦甚有精彩。較近滬上搜集淞滬遺事，此書記
明嘉靖間松江上海被兵之事甚詳，可貴備遺聞之徵也。

日講官進呈稿 六冊 鈔本

不著編者名氏。當民國初元，袁世凱當政之時，倣清府有內史之設，所謂內史，即秘書長也。當時內史監為阮忠樞，內史則有謝愃、閔爾昌、吳闓生諸人。吳依傍經筵進講之例，每日擇漢唐以來足以法戒之事，俾善書者鈔寫以進，俾便覽其誥批一閱字，實未面閱也。內史應值之地，在中南海，內史早入暮歸，在衙中進午餐，可以繕寫林果儀閱書史。日講進呈之制，頗屬應故事，但無待退值屬寶校正白為僅。愃字仲琴，武進人，諸生，少參袁氏之幕，恒與之抗禮。袁氏畏而敬之，比帝制之興，即返回上，著述終老。閔爾昌 字葆之，揚州人 杞居揚長子學師，[illegible] 氣召卸，[illegible] 一時之選，是制至徐世昌任總統時，循德行不輟。徐氏去位，是年亦就廢矣。此為民國十三年三月至六月進講之稿，亦上徐氏在位之時也。當時袁氏何以有此進講之制，彼亦未可能盡識其意，不過效法帝王範，以恰如帝制之心而已。

風土記一卷 忠敏堂本

晉周處撰。處周魴之子，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吳時仕至東觀左丞，入晉仕至御史中丞 晉書本傳稱處著默語三十篇，及風土記，並撰集吳書。今默語、吳書俱不可考，而風土記亦未著錄目。隋書經籍志之開子記風土記三卷。唐書藝文志晉平西將軍周處風土記十卷。鄭氏通志仍云三卷。至宋史藝文志僅曰常州風土記一卷，是此書自宋南渡後已亡佚無徵，故馬氏通考亦不著錄其書。宋志所錄或非處作，或亦原修者書也。元陶宗儀說郛內曾錄，僅得二十條，而中三條實非參考，曾為陶氏之作，參訂未審，僅存其篇目而已。清乾隆間修四庫全書，特命詞臣搜輯永樂大典，凡可成帙者，咸還舊觀，而此書獨缺焉不傳，為之深惜。明顧起元省志蒐羅而未及也。本邑沈勤輯得四十二條，較陶氏之書為詳，然視他類書所引者，尚不及三分之一。又王謨輯所自，無以取信之。是從紹村輯忠義集，又有志稿李侯，見有存逆。凡有關於風土記之文，鉤稽字，均行入錄，搜羅十年，裒然成帙，然尚今子其書，據付全書參考，細加校訂，稍為刪之，訛者

訂之，得者千百，未敢自信問於世也。然茲涇川趙紹祖
氏為之增入數條，其嘉之誌，又撰風土記於遠者一編，有之見
所未及者，乃編為一書，共得一百三十條，釐為一卷。李氏之
書於三吳歲時風俗考核至詳，不僅為周氏一家之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防禦條款一卷 影印本

不著編者名氏。是書為明末一閩藏鈔本，然不列書名
及撰人名氏，只目題曰防禦條款。上虞羅振常氏得其
傳鈔本，更題為明代禦倭軍制，[illegible]為明李遂撰。遂字
邦良，豐城人。從歐陽德學。嘉靖五年進士，歷官鳳陽
等處巡撫，以破倭功，官至南京參贊尚書，卒諡襄敏。
是書所載職銜與明史本傳相合，知其為遂所撰。明
代沿海之亂，自洪武初即有方國珍、張士誠餘黨糾集
島人入寇，山東、廣海州縣，其後飄忽無常，幾無寧
歲。其通使者多復往來不絕，且時有彼邦擄掠
送還，並歸還所擄人民，謂其謂入寇者，多為海盜，不必
由其國主指使，故明廷仍許其通使也。嘉靖以前，所撥
皆在沿海，至世宗朝方施海禁，去巡撫，撤天下鎮守中
官，又多奸民為嚮導，遂深入內地，勢尤猖獗。三十二年
奸民汪直勾誘倭大舉入寇，蘇松浙閩，沿海各省
以及湖廣等處，無不惶駭其害。三十六年，以倭勢甚
添設提督軍務巡撫鳳陽御史一官，以為剿撫之
計。至[illegible]四十年，添設廣東職。是編所輯條例

蓋刊於三十六年初設巡檢之時，前列告諭條例、軍哨名姓、符牌號數、軍內節制、行軍號令等款，號令森嚴，紀律詳密，可以窺見明代防禦之軍備。當時名將戚繼光、俞大猷，戚氏兵書流傳於世，俞其名獨顯，而不知當時制勝之功，尚有李遂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小石山人紀事畫冊一卷　道光間刊本

清鄭祖琛撰。祖琛字夢白，吳興人，少隨父宦粵，與仲兄筠居先從徐學墨池、徐清山、姚鏡塘等，乃攻古文詞。從李白習課業、鍾園生、涵碧伏大、鍾克咨之。刻香三十為度，每當秋月盈庭，桂影婆娑，太夫人命教步騁吟，不覺月橫斗落，線遷西移。其後從以至漢南小谷口，更植叢桂於庭，此小石山人紀事畫所由作也。嘉慶間通籍，歷試杭州，成進士，浙學使事偏定秀亭，四面池蓮甚盛，名曰有十八蓮花，祖琛執贄於阮元芸臺之門，得與詠蓮之盛。有詩記其座主器重，獻染屬毫賦八叉之句，時論榮之。比成進士，宦陝西四按，探雪南巡撫，清世既深，起歷在廣，目睹心喜，學大可喜可愕之事，寓於目而騁於懷者，每其生平所歷之境，各繪一圖，而系言以紀其事，體例雖有異於年譜，而命意不殊也。盡自湖舫燭像，以至西園寫照，凡七十幀，係四十九年之蹤迹，據其大要，而標類之。其間家庭之和順，朋友之歡娛，仕宦之遷移，山川之閱歷，皆以發出其之情，郵托倫之志，紀遭逢之盛，寓懷舊之懷，非徒博物吟詠而已。其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知[illegible]傳給、[illegible]生動，惟是書依刊紀事，而無其圖，前有李嘉端序，與麗華跋，亦佳文也。

讀黃合志一卷　清乾隆間刊本

清方學成撰。學成著有究暇齋[illegible]述八種，已著錄。此書為學成與錢[illegible]、吳[illegible]、朱儒、黃松石之作。於康熙[illegible]信伴淞山，探五十二峯、二十四溪之勝，各有題詠。意寫於目，而會於心，嘗以元人有看山似讀畫之句，每歎古人用意之精。然看山大川，豈畫理所能盡？言其畫[illegible]心移月，每讀一境，通一時定心空靈，妙景奔會，其古奧似立體也，博大如六代也，汪洋恣肆若莊列，幽峭荒詭似韓騷。天閒齋諸子性情，由經實變化，日出不窮，則庾鮑謝兩奏，醇厚似兩漢，芊綿麗密似六朝，諸謝灑逸似陶，縱橫磅礴似唐宋大家之文也。蒼松石三詩雜，乃水泉香際，飛瀑清泓，有如詩則顏謝孤高，杜康伯獻沈宋之沈雄，李杜之浩蕩也。撰出理奇[illegible]目窮心，雖有數詩之勞，而有會心之快，各以所獲[illegible]筆成文，許之詩篇，許子起巖為序一篇，學成為記七首，吳子朱儒為圖贊三事，詩則韶崇與懷李松古韻一人，落筆二人也。即此醉酒傳其勝而錄焉，共二十首七首，又跋佈女三首，以辛丑秋七月十一日首途，十七日

畫覽黃山之勝，興盡返里，乃成丙子記七首，仿柳侯八記之體，文字清深，刻畫尤工，讀之清澈肌膚，似不食煙火食者矣，亦近代中之創作也。

滕國傳略二冊 傳鈔本

不著編者名氏。是書上冊為魯王元年諸人傳記，朱大典、張國維、王之仁諸人；下冊為魯王監國時諸人傳記，熊汝霖、孫嘉績、錢肅樂諸人。末附勝國遺臣諸人傳記，朱之瑜、李長祥、葉廷秀諸人，就採訪別史稱錄，足補勝國諸史之缺。傳文賅要，論贊精平。諸傳諸人，有以節行，李四秀稱為甲乙。惟於是本，不著撰人名氏，為倦圃曹溶先生寫定本。先中寫字鈔筆，知為遂先中傳錄本，中姚審遂傳名默梅史曰，乃知此微居手。微居應乾隆丙辰大科，年已七十七。據何仲璵傳有云：乾隆辛酉五六月間，余於友人幽上得一帙，曰廣蒐編，乃何不顯子素足所撰也。記洪武起詐事甚詳，時予方搜羅舊事，因書而證之。則作此書時年已八十二矣。其後不知歸於何處。微君嘗述不下千卷，府志所載猶未詳盡，為可惜也。王者貴沈祀蘆傳論云：以士黃石齋之門，以文節死義也。重然，然而石齋門人有諸執石齋以殉其師者何人也那？惟忠誠藍陳之政，史志王葛郭張之行所始，皆同人，此於謹以黃謝之請全忠節為志論者，奈寧江古今之說，傳述皆亦伏虞之御表策也。

從此作傳論之名，非柱高士傳書以花卉，惜不詳其姓
氏，則不知謝畫萼眠法氏，而山陰戴南枝，似未臻其逵
瑕不掩瑜，未足藉是一眾也。

勅增逆黨錄一卷　傳抄本
不著撰者名氏。是書為明崇禎二年，客魏被罪以後，明
王逆黨案正典刑，并其名氏，以昭垂憲。據大學士韓一本等
奏恭欽聖諭：朕覽吏部文書，見家復定附逆諸人
罪款，然必先正魏忠賢、崔呈秀、客氏首逆之罪，次及附
逆之人，所分附逆等條，又各有所懲儆。今載之逆祠
頌珪諸疏、御等應與王永光輩于諸券內詳閱。如
本來者公，而勢不得已，或素有才力而為人所一微循，
當原其初心，或可赦其從動；惟是首開論端，傾心
擁戴及頌美頌德，真肆罪不置，淆亂本詞攻擊，而陰行
贊導者，批依律。無杖無徇，姻婭天下後世之心。此書
懲治之後，復為繕進，俾教不究。一本乃據聖諭開進
各官姓名，本擬罪相參對，分首逆、首從同謀、交結近
侍、交結近侍次等、逆孽軍犯、交結近侍又次等論
附擁戴等款，分別治罪，有正法重辟、正法監候、未向
凡擬等條，各注於案當。雖次前款，或尸居民位，事
繇逆據，雖附閹為逆，而未必戎首，依考功之法
不許例一款，將諸員開列名姓，並擬罪等閒佳以

設法戒，據是書所載，並可見當時即位之禮，亦法之（一有香冠一事以為……此係書庫……叢書未得入是集）

卯臺人之樓罘正標題及送臺名氏，見諸明季稗

乘，此本即錄其舊，猶可珍，

（使人無自新之路，倖居臺版之實，此事積以考察，故一因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吾學編十四編六十九卷 明嘉靖間刊本

明鄭曉編。曉著有古言、今言等書，已著錄於四庫全書總目。是書取材於實錄，兼採野史稗乘，並錄有歷朝事實，而無名人傳狀。正史詳於人物，而略於典制，通考詳於典制，而略於事實。鄭氏是編，以朱子綱目編年之法，而為正史之書，於典制人物，兼著並括，與其名為別史，無寧名為史彙。明代士夫著為史乘，若雷禮、朱國禎所為大政記、大訓記，此書甚夥，惟鄭曉是編尤繁，是書篇帙有明朝事實考據，備覈簡括得宜，前有叙錄，凡□十有四編，每編之前均撰叙錄，以記典制之源流，政治之利弊，在明代史中最為可信。其記述國初民間有失實之處，記同姓異姓諸王每據傳聞異，以其書有四夷北虜諸民族情報，向入禁書目，後人所知明代史蹟，坎備於排崇，是書的一代朝章典故，存為一編，清敘人節覽，較為萃實，至不可無者也。據雷禮序云，與王同在館司，每政暇繙此，以所撰述相質，見所編吾學編諸目，叙自戊申太祖開國，迄於弘治正德，凡關係大政者，以類編目，以歲係月，各為一記，遠及四年，訛革除損缺，亦擇集遺文

撰為遼國紀，首於國姓諸王，分封列傳及后妃諸臣，御制列傳，宰輔三等，各為表傳，列功罪為鑒世勸懲。又表四國以崇藩屬，大宰以重銓衡，紀文武兵法以垂鑒範，紀遼國世臣以彰忠義，述大元地理以居形勝，作禮志述三禮、百官以稽祀典，別職掌，考四夷、北虜以遏亂階，作時令考正朔，飾遺佚，俱本於核事情，於中心若相契然。時分書未成，獨曰伐叛為政，可以究郭志及公作大司寇南歸，手稿文字印上，無傳世於學官，故甲遼謂恕先方旋囑子孫修履準履向以成書付梓，求序於李。昭代言無行事蹟附華於一旦，是足以龜鏡於來，不待備記南一方之文獻而已。宏序述其書纂輯之甚詳，故遂錄於大要於此，以見其書體例之完備也，之有定序矣。

目次

大遼紀十卷

遼國紀一卷

國姓諸王表二卷　傳三卷　附長皇三王孔子世[illegible]

異姓諸侯表一卷　傳二卷

直之將閣臣表一卷

西京四鎮表一卷

扈從紀三十卷

遼國月紀八卷

大文志一卷

地理志二卷

三禮志二卷

百官志二卷

四夷考二卷

北虜考一卷

完顏氏著述八種 二十六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方學成撰。學成字武生,歙人。少業儒,重留為覺
為葉但并姓,祖居祠之庭稱,均以鶯望德澤,見稱於時。
學成習其祖德,箴畜力學,年未弱冠,亦能文章。其所存詩
古文詞皆斐然可觀。嘗紀其德,撰葉南先德述,以[illegible]其母
志狀先妣鄭孺人事略,於其拜公仲為之狀序,合為一卷。
性喜游歷,又都黄山之勝,為世所稱,乃與歙邑許玉載同邑
吳定偕家爾登高勝遊,官書因黄山作合於漫之遊,當以看
山如讀書而言之,又精而言之,以其所以讀書之道而用
之遊山,心目所及,跋踪所至,筆之於書,成讀黃合志一卷。
為序一、為記七、為圖贊三十,詩與歸向凡三十,皆結鑄於人
名士精意;黄山為海內之奇觀,闢[illegible]勝地,前所未[illegible]
之作,更由以人探勝矣。玉其酬唱之什,記遊之作,刻有
梅軒韻會一卷、唱酬紀勝一卷、倚聲按拍之集,刻有
青玉閑詞一卷。其學成有游覽之性,登山觀水,唱酬
流連,不失文人雅致,而倚聲合拍,陶鑄[illegible]
曉於[illegible]抒其情懷,非只所長耳。

目次

讀黃合志一卷
葉南先德述一卷
青玉閑詞一卷
梅軒韻會一卷
春風堂試帖一卷
唱酬紀勝一卷
黃山詩存十八卷
紀堂四六二卷

頤素堂叢書十七種十七卷 清嘉慶道光間刊本

清顧祿編。祿字總之，吳縣人。三吳為人文薈萃之鄉，有平泉山林之勝，詩文收藏之富，固已著於篇章，見於吟詠，而其人物嘗有林下風度，而其一觴一詠，飲食日用之具，吟傳性情精核，登眺遊覽，時有風人之遺，所謂識得人生之趣味，不盡作以名利所牽縛者也。祿之行事雖所不詳，然觀祿遺稿序傳之，才情錦環疊，懷蘭成以升林語，祿之句芙得棣萼聯吟之集，欲以冊影綿字殊光，麟鳳所集，雲霧鵬胸，固已馳騁於文壇，又至於俗事，兼其藻思，則標有雕蟲集，會其情懷，則標有紫荊花院排律。遂搪三吳才士篇志搜尋，參西煙草之所由始，標為煙草錄，標以東北上，後標有有閩日紀，寄寓其心志，敘仲春悅之風，裝有買田二十約，寄之作耕成數十里，遂山水名勝，可鎮之勝，築室一區，以面南不受之吟，面北屋其[illegible]以受南薰，面生座右，面西座左，宅不為大廈，因地制宜，皆通於田，斯可得耳。其所見乎室叢楓葉最盛，秋光萌黃，萬木數紅，望之如珊瑚灼海，識為壽祝，乃約與二三友人，於後登山作看楓之約，以寫山人之雅致，登臨之玉集，乃作看楓約一篇，以寄其與偕中所引誠書，多半為祿所自撰，或節錄前人而有以於逢捨，或題曰雪香花館主人，或題曰草堂先獻，蓋吟一時之儔侶，淋情酒，寄於花山崖水濱之間者也。

目次

雕蟲集 一卷

紫荊花院排律 一卷

煙草錄 一卷

御舟見藝紀 一卷

題香續錄 一卷

閩日紀 一卷

山窗多識 一卷

買田二十約 一卷

西春秋 一卷

看楓約 一卷

壺中攬勝 一卷

虎阜登游圖 一卷

敬花牌譜 一卷

閩花箋譜 一卷

羽族植譜 一卷

新昌新語 一卷

廣新集 一卷

毘陵徐氏新刻五種 五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徐崑等撰。崑，字岡山，陽湖人。乾隆癸卯舉人，考授

中書舍人，丁未發浙江，以同知用，補溫州府同知，攝湖州

撫臣猶此其流等，擢金華知府，有惠政，以能吏稱。

子鈞，字廣集，晚號陶村，幼穎慧，好學，能詩文，以諸生

叙授御史。崑撰有勝齋偶筆、畫溪詩集。崑少作此

家傳、鈞撰有小有餘自娛集。崑以名吏而兼能詩

~~述宦於浙，尋官雁蕩，引全華蘭諸勝。~~自乾隆丁未

以來，迹宦浙中，僅述跋、武林吉雲、苕溪跋越、清海沉卸歎

桂道，而天台未及一遊，雁蕩實通鼓江，僅出未到。陸

行抄閩、湖瀕而回，其閩山海交錯，日經險巇，回可年章

年，未嘗登覽，偶登鼓山，力疾而過，甚乘之偷勝之興，

而心與事忤，幽空故新相見以。道乾隆乙丑，清居寓海

茅齋一樣，凡生意日，無復游覽之興，自問其所到，

十不及一，耳目所睹，記此其量能眩而自為。有衛歸

臥，負疴自適，有兩儀黃多情，鼎軒贊與，其嘗相

問，桃花烟等時告所作及見聞之新異者，為撮記

題曰游齋偶筆，所記異物如閩果、松……廟、九龍池

池、蓮茶園、仍內島、小飛來沙洲、盧元賓人臥遊，覺引人入勝。惟所記稍乖，殊多無稽之談，得爲是書之累。其書久未刊行，至光緒間，裔人家杰乃刊行之，至是總名，壯悠毗陵作氏叢著云爾。

目次

遊蘇偶筆 二卷

查溪詩集 一卷

序傳 一卷

小古軒自娛集 一卷

香雪崦叢書四種二十三卷 民國間木刻及鉛印本

清牛步青撰。步青字書霞，別字棣山，山陰人，因清同治間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官江西知縣。道性婷慧，審音協圍棋，贊色之業，能鐵版御之娛；乃以其身目爛心意於一無所緣，惟好讀書，通大義，蓄書二萬卷，日夜誦讀，於詩文戲字，援引乘舛，輒刺取他書，訂誤糾繆，一書有辨不知年未已也。盛昇評漏，既文寡觀傷，不以力痛，歸諸之日空費日力。姍不自著書而糧人田，爲笑而不答。大不稱鄉名士習，人益惜之。又以家州江上寒窗，高睛塞士二人寒窗讀書。又曰：先生結綺亭，長比於讀書何以？后東塾畢人暮士。於託世人文，少許可，獨謂棋語記事臣衛，石齋行誠結安。則院初保經，刻蓄書十餘種，嘗於出其寵棋語者寫棋。按牛青揖生於晚清，書刻刊於民初，所記讀書遺聞見聞。著書之士，此書其書，惟所刊之書，雖在民國而係傳之筆。前歲覺見其寵外相傳，一生見向果集於此。出版〔清〕清河而取擇之稿，爲修撰各書寵東古文化會，僅有殘本。自其重以來，江南舊家書籍間出，於是牛氏之書始倡付於滬上。共有四種：曰寫小相傳，曰棋語芳寵，曰詩史拾

案曰：清代指屬其尊孝姆謝爲未刊入例，而民國汲本書行於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惜硯樓叢刊八種八卷 民國鉛印本

林慶雲編。慶雲，瑞安人。慶雲舊有飄風雜記之編，復有惜硯樓叢刊之輯。惜硯樓者，得方雪齋所藏硯，因自名其樓，首列方氏所著敬業堂詩校記一卷。方氏所著有集韻考正、韓集箋注正、校本字鑑、于氏易注訂詵、王右丞詩箋注札、仍齋新記等書，敬刻於未著書。敬鄉樓叢書中，此(今存)曾刻於古學彙刊。此編得其重校，次黃漱蘭詩草一卷、黃紹庭拱辰學進文一卷、黃氏與有錢唐薦書一卷，記咸豐十一年全錢塘道之變，咸稱實錄。惜未刊行，衛原所作孫詒讓跋、陳介石之詩序，為向六齋無均文集所未著錄也。慶雲又別寫田葉小師也齋文錄一卷，次葉嘉榆方國珍寇溫始末一卷，乃有關東甌元季史事，而其據精賅，足以補史之闕文。次端木百祿所撰其父中書君太鶴山人一卷，而以池志徵全臺游記殿焉。皆自刊刻地方文獻，關風教甚處，斯其長數。御植叢本仙居叢書、個罷御堂名賢遺著，皆為哀然巨觀，其書搜羅殊不甚廣，然略為表彰東甌之書，可與敬鄉樓叢書並為梓里佳構也。

目次

方雪齋敬業堂詩校記一卷
黃漱蘭詩草一卷
錢唐薦書一卷
黃紹庭拱辰學進文一卷
宋衛原葉小師也齋文錄一卷
葉嘉榆方國珍寇溫始末一卷
端木百祿太鶴山人年譜一卷
池志徵全臺游記一卷

遼居雜著甲編九卷乙編十一卷丙編四卷 石印本

羅振玉撰集。上虞羅氏寓居津沽、築樓一所於耕山街、隱心著述，校理典籍。已而以罪遷徙居遼東、浮海而居、著書萬卷、金石古器物依之、皆由西海，乃以遼陬、故得其間，因以名之。其後事變屢興，羅氏或參王事，或據遼張，以其著之年，而丹鉛不輟。是其撰述，為遼居雜著。其關於金石文字者、若矢彝考釋、鉨印姓氏徵補、雪堂所藏古器物圖說、漢熹平石經集錄續補、史韻學也。其訂補前人舊述或未完成之稿，有關史學者、若重校定和林金石錄、增訂高昌麴氏年表、增訂唐折衝府考補、遼帝后哀冊文錄，皆能校精審，發前人所未發，有補學術，益人知識。其校訂群書，則有敦煌本毛詩校記、帝範校補、宋槧本文苑英華殘本校記等書，校勘之學，別具卓識。凡成書三編，未能行世，遂成函矣。羅氏見聞極博，搜集亦廣，皆其深居遼東，累生見聞，著錄所藏，撰集成冊，蔚為偉集。若集古遺文、殷墟文字以及諸氏之款識，此蓋於其所見甲骨金文衰年成書。同時林因人，見若東方學會叢書、

七經堪叢書等類，則乃集其所刊史事經籍，有所綜考訂，則羅氏於學術已數十年矣。當時評羅氏之學者，證之遺事，然考其生平，見聞之廣，為近代所罕觀，而鑒而不精，立名不佚，大非當人所可及也。

目次

甲編

矢彝考釋一卷

鉨印姓氏徵補正一卷

古鏡銘集一卷

鏡話一卷

蒿里遺文目錄續編一卷

重校定和林金石錄一卷

敦煌本毛詩校記一卷

帝範校補一卷

宋槧文苑英華殘本校記一卷

乙編

漢熹平石經集錄續補一卷

增訂高昌麴氏年表一卷

高昌專錄一卷

增訂唐折衝府考補一卷

遼帝后哀冊文錄一卷 附錄一卷

雪堂所藏古器物圖說一卷

上虞羅氏枝分譜一卷

本朝學術源流概略一卷

松翁未焚稿一卷

金州講習會論語講義一卷

丙編

遼居雜著錄文續編一卷

唐折衝府考補拾遺一卷

古器物識小錄一卷

車塵稿一卷

陸氏三種四卷 清康熙間刊本

清陸毅撰。毅字匪莪，太倉人。據自序，稱其入值臺省，由於特恩，其在柏不及二載，先從歷協理陝西、山西兩道，中為二城巡視，粮餉無所表見，以病乞身。懷出歸里，再向同兒，考錄於懷北，抓記於茲，共名曰偶筆，凡自知錄二卷，入臺偶筆一卷，巡按讀記一卷，新記日下風俗、臺省制度，以及巡按采風、理財審獄之事，兼衡門考習。自巡鹽為大卷，巡城不卷，受大卷此八門目，小卷則節而不足道。其巡城之役，上之搢紳豪傑，窮坊究巷，下之閭閻興革之端，一事一動，皆足以有便於民，甚未可以世俗之見窺之。故於燕京士俗、剔除陋規，記載尤詳。其記房稅之弊，起自三藩變起，軍興多費之時，旁行設立，然一各戶停科門面一間，每行一歲而已，而民已不勝其苦，庸由此條而以窺見衛所房租之所由起。又記元宵令節，凡衢市張燈，而宮燈之獨累於隅內，謂之燈市，前後三日，金吾弛禁，燈火烝晝，以巡城御史作監之，每夜生夢棚中，望見士女游嬉，車馬雜沓，嚴

蕭之也、近於褻矣、姚子佺仲印席、口占云青郊
御史石鳳威風、御史巡城更不同、一對皮鞭施
地黑、兩行蠟燭照天紅、高詠街坊何妨寫望
口書南不許過、若蓋上蘆屋蓋遮了、而留兩曲
浙巡河東、兩行蠟燭印蒂翩中切身也、戲謔之
詞、足爲風俗佳話、書是記鼓諸人物、燕葉風光、以
及寄科法獄之事、尤足有所資採、說者謂其書近於
談房、或有人摭其眉語、謂其近於迂曲、其出此書
足以見康熙間風物民俗、實有所裨益云、

目次

自知録二卷

巡城瑣記一卷

入蜀隨筆一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０３７
作者＝
页数＝８３８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